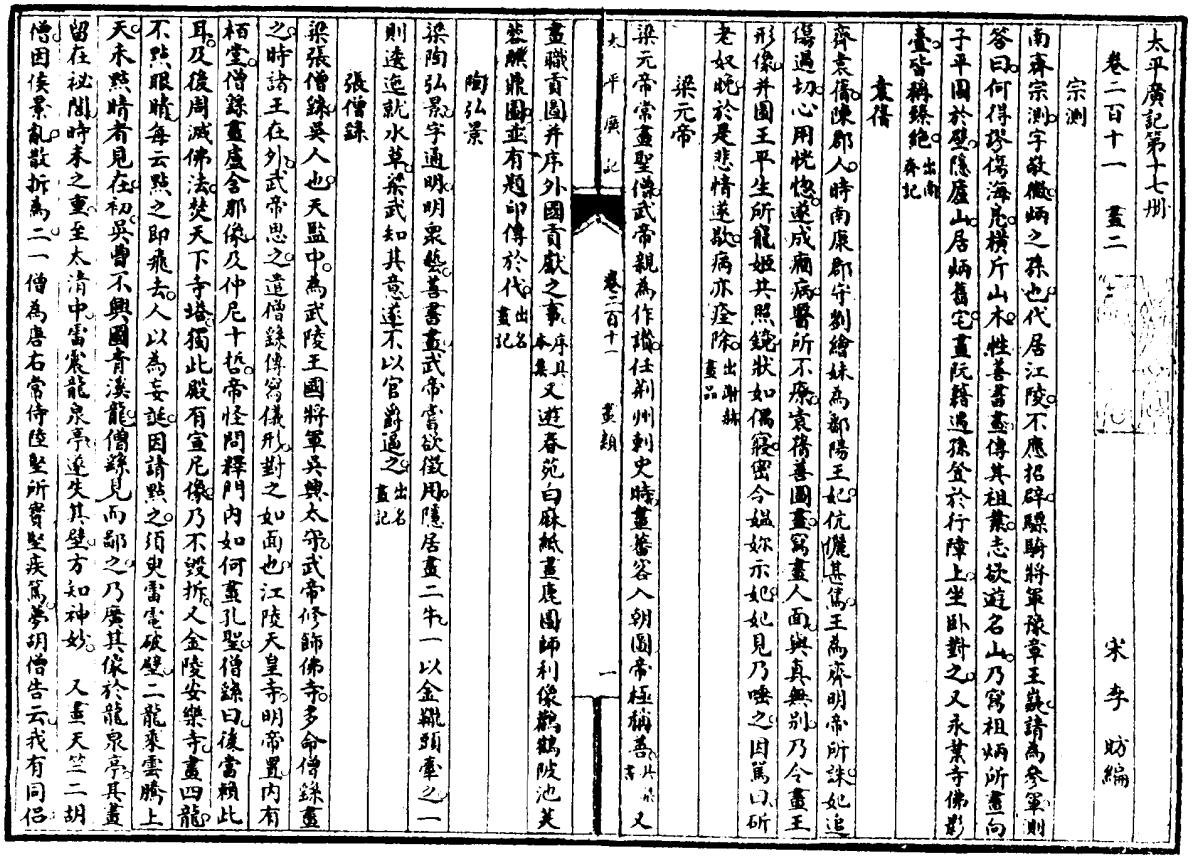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三編

六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uxiu.com

#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七〇冊目錄

文學類

瑣談

太平廣記五百卷(下)自卷二百一十一至五百……宋　李　昉編……筆記小說　〇七〇　〇〇一
蘇黃門龍川畧志十卷別志二卷……宋　蘇　轍撰　劉　信校正……宋元人說　〇七〇　六二九

# 太平廣記

下

# 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第十七册

卷二百十一　畫二　　宋 李昉 編

## 宗測

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為參軍測答曰何得謬傷海鳧橫斤山木性善書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向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永業寺佛影臺皆稱臻絕（出南齊記）

## 袁倩

齊袁倩陳郡人時南康郡守劉繪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過切心用恍惚遂成癇病醫所不療袁倩善圖畫寫畫人面與真無別乃令畫王形像并國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偶寢密令媼妳示妃妃見乃唾之因罵曰斫老奴晚於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出謝赫畫品）

## 梁元帝

梁元帝常畫聖僧武帝親為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出梁書）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序具本集）又遊春苑白麻紙畫鹿圖師利像鶺鴒陂池芙蓉醮鼎圖並有題印傳於代（出名畫記）

##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明眾藝善書畫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出名畫記）

## 張僧繇

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將軍吳興太守武帝修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傳寫儀形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像於龍泉亭其畫留在秘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　又畫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拆為二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告云我有同侶

離析多年。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購得之。疾亦尋愈。劉長卿為記述之。其張畫所有靈感。不可具載。（出名畫記）

又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栖梁上。穢汙尊容。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出朝野僉載）

### 高孝珩

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大司徒同州牧。博涉多才藝。嘗於廳壁畫蒼鷹。觀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絕。為周師所虜。授開府封縣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齊君臣。自彈琵琶。命孝珩吹笛。（出名畫記）

###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閤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常畫馬於壁。夜聽閙啼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王子沖善棊通神。號為二絕。（出名畫記）

### 劉殺鬼

北齊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鬬雀於壁間。帝見之以為生。拂之方覺。常在禁中。錫賚巨萬。任梁州刺史。名見北齊書。（出名畫記）

### 鄭法士

隋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絕。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障蔽。鄭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是吾之畫本也。由是鄭深伏。光明寺改為大雲寺。在長安懷遠里也。（出名畫記）

### 閻立德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帔以裘為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實可圖寫。貽于後。以彰懷遠之德。從之。乃命立德等圖畫之。又趙郡李嗣真論畫。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閻立本。洎其兄工部尚書大安公立德之畫曰。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為中興。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折旋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出談賓錄）

### 閻立本

唐太宗朝。官位至重。與兄立德齊名。嘗奉詔寫太宗真容。後有佳手。傳寫於玄都觀東殿前間。以鎮九五岡之氣。猶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創職貢圖。異方人物詭怪之狀。立本畫國王粉本在人間。昔南北兩朝名手。不足過也。時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而斃。太宗壯之。使立本圖狀。鞍馬僕從。皆寫其真。無不驚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圖。亦輝映前古。唯職貢鹵簿等圖。與立德同製之。俗傳慈恩畫功臣。雜手成色。不見其蹤。其人物鞍馬冠冕車服。皆神也。李嗣真云。師鄭法士。實亦過之。後有王知慎。師範甚有筆力。閻畫神品。（出唐畫斷）

太宗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臨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至高宗朝。閻立本為右丞相。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又以年飢。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經明。（出大唐新語）

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又梁張僧繇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恥之。於是聚錢數十萬。貨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于代。（出國史纂異）

### 薛稷

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褚河南。時閻立本擅畫名。稷每畫蹤閻令。祕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會旅遊新安郡。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西方像一壁。筆力潚灑。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妙之跡。李翰林題讚見在。又聞蜀郡多有畫諸佛菩薩青牛之像。並居神品。（出唐畫斷）

### 尉遲乙僧

唐尉遲乙僧。土火羅國胡人也。貞觀初。其國王以丹青巧妙。薦之闕下。云其國尚有兄甲僧。未有見其畫蹤。乙僧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間功德。又凹垤花。西面中間千手千眼菩薩。精妙之極。光宅寺七寶臺後面畫降魔像。千怪萬狀。實奇蹤也。然其畫功

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國之象無中華禮樂威儀之德（出唐畫斷）

### 王維

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成一圖輞川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常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庾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畫斷）

又維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三破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出國史補）

### 李思訓

唐開元中諸衛將軍李思訓子昭道爲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時人云大李將軍小李將軍是也思訓格品高奇山川妙絕鳥獸草木皆其能中舍之圖山水鳥獸甚多繁巧智思筆力不及也天寶中玄宗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國朝山水第一思訓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畫斷）

### 韓幹

唐韓幹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畫馬怪其不同詔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廄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其後果能狀飛龍之質畫噴玉之奇九方之識既精伯樂之相乃備且古之畫馬有周穆王八駿圖國朝閻立本畫馬似模展鄭多見筋骨皆擅一時之名未有希代之妙開元後四海清平外域名馬重譯累至然而砂磧且遙蹄甲多薄玄宗遂擇其良者與中國之駿同頒馬政自此內廄有飛黃照夜浮雲五方之乘奇毛異狀筋骨既同蹄甲皆厚駕御歷險若舉輦之安馳驟應心中韶濩之節是以陳閎貌之於前韓幹繼之於後寫渥洼之狀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於天上韓故居神品陳兼寫眞居妙品上寶應寺三門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薩西院佛像寶聖寺北院二十四聖等皆其蹤也畫馬高會善薩西院鬼神等神品（出唐畫斷）

又幹閑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

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出獨異志）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腳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眞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眞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腳有一點黑缺方知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出酉陽雜俎）

## 卷二百十二　畫三

### 吳道玄

唐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跡東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畧宗師張僧繇千變萬狀縱橫逸之兩都寺觀圖畫牆壁四十餘間變像即同人相詭狀無一同者其見在爲人所觀之妙者上都興唐寺御注金剛經院兼自題經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賢西面降魔盤龍等人小殿前門菩薩景公寺地獄帝釋龍神永壽寺中三門兩神皆妙絕當時宋宗玄云有舊家人尹老年八十餘嘗云見吳生畫中門內神圓光最在後一筆成當時坊市老幼日數百人競候觀之轉閑施錢帛與之彝及下筆之時望者如堵風落電轉規成月圓諠呼之聲驚動坊邑或謂之神也又景公寺老僧玄縱云吳生畫此地獄變成之後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又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旻張旭相遇各陳所能裴劍舞一曲張書一壁吳畫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獲觀三絕又畫玄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龍心若造化故杜員外甫詩云妙絕動宮牆也又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迴日帝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吳生常持金剛經自此識本身當天寶中有楊庭光與之齊名潛畫吳生眞於講席衆人之中引吳觀之亦見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衰醜何用圖之因斯歎伏其畫人物佛像鬼神禽獸山水臺殿草木皆神妙也國朝第一張懷瓘云吳生畫張僧繇後身斯言當矣（出唐畫斷）

又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

笑曰。歷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此。（出獨異志）

又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請筆硯。於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到院祈求。乃塗却畫處。（出盧氏雜說）

又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趺心花。為時所重。聖善敬愛亦有古畫。聖善木塔院。多鄭廣文畫并書。敬愛山亭院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進士房魯題名處。後有人題詩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顔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牕。寺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畫。（出盧氏雜說）

### 馮紹正

唐開元。關輔大旱。京師闕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剏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濕。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簾廡間出。入于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雲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於畿內。（出明皇雜錄）

### 張藻

唐張藻衣冠文學。時之名流。松石山水。擅當代名。唯松樹特出古今。能用筆。常以手握雙管。亦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枝。氣傲煙霞。勢逾風雨。其槎枿鱗皴之質。隨意縱橫。生枝則潤合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其山水之狀。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石尖欲落。泉噴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遠也。極天之淨。國障在人間最多。今寶應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題記。精巧之跡也。松石山水。並居神品。（出畫斷）

又後士人家有張藻松石障。士人云。兵部李員外約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為衣裏矣。唯得兩幅。雙柄一石在焉。嗟惋久之。（出名畫記）

### 陳閎

唐陳閎。會稽人。以能寫真人物子女等。本道薦之。玄宗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寫御容。妙絕當時。玄宗射豬鹿兔。按鷹等。并按舞圖。真容皆受詔寫貌。又太清宮肅宗真容。匪唯龍顏鳳姿。日角月宇之狀。而筆力遒潤。風彩英逸。合符應瑞。天假其能也。國朝閎令公之後。一人而已。今咸宜觀天尊殿內。畫上仙圖。及當時供奉道士等真。皆其蹤也。又曾為故吏部侍郎徐晝本行經幡二口。有女能織成。妙絕無並。唯寫真天神人物子女等。妙品上上。（出畫斷）

### 韋無忝

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其名。時稱韋畫四足。無不妙也。曾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又玄宗時。獵一箭中兩豬。詔於玄武北門寫貌。傳在人間。其妙之極也。夫以百獸之性。有雄毅逸群之姿。有馴擾之良。不距既殊。毛鬣各異。前輩或狀其怒則張口。善則垂頭。若展一筆以辨其性情。奮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韋公能之。異獸圖。破分人家。往往有之。京都寺觀無畫處。其畫獸等。妙品上上。（出畫斷）

### 盧稜伽

唐盧稜伽。吳道玄弟子也。畫迹似吳。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經變佛事。是其所長。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泉貨。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出名畫記）

### 畢宏

唐畢宏。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之。改京兆少尹。為右庶子。樹石擅名於代。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出名畫記）

### 淨域寺

唐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游目記云。王昭隱畫門西裏面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內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賢門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烟可懼。東廊樹石險怪。高僧亦怪。西廊萬壽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形勢若脫。（出酉陽雜俎）

### 資聖寺

資聖寺中門窗間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讚。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載讚。東廊北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蹀。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嚵上菩薩頂

上。萇癸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詞人作諸畫連句。栢梁體。吳生畫男子執槍出奇時變勢萬端。蒼蒼鬼怪層壁寬。覩之忽忽毛髮寒。棱伽効之力所殫。李真周昉優劣難。活禽生卉推邊鸞。花房嫩彩猶未乾。韓幹變態如激湍。惜哉壁畫勢未殫。後人新畫何漫汗。（出酉陽雜俎）

## 老君廟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妙絕。古今無比。杜工部詩云。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迴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出劇談錄）

## 金橋圖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

餼。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駐留焉。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旆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于太原。（見后上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韋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鴈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槖駝猫猴猪㹢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焉。（出開天傳信記）

## 崔圓壁

安祿山之陷兩京。王維鄭虔張通皆處於賊庭。泊尅復。俱囚於楊國忠舊宅。崔相國圓因召於私第。令畫名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莫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深。頗極能事。故皆獲寬典。至於貶降。必獲善地。（出明皇雜錄）

## 卷二百十三　畫四

## 保壽寺

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授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汚。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換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力士。因留寺中。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于雲韶院。（出酉陽雜俎）

## 先天菩薩

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咒。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嘗於奧室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於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後素。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蔓。畫樣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為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出酉

陽雜俎）

## 王宰

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皋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故杜甫贈歌云。十日畫一松。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又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陵江雙松一栢。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並上上品。（出畫斷）

## 楊炎

楊炎。唐貞元中宰相。氣標王霸。文敵楊馬。畫松石山水。出於人之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館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發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取其家書迴。以示楊公。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一蹤以子孫寶之。意尚難之。遂月餘。圖一障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世莫覩之。其跡妙上上品。（出唐畫斷）

## 顧況

唐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畫者王默為副（出尚書故實）

## 周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節制之後好學屬畫窮丹青之妙遊卿相間貴公子也長兄晧善騎射隨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執金吾時德宗修章敬寺召晧謂曰卿弟昉善畫朕欲請畫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經數日帝又請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觀覽寺抵國門賢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隨日改之經月餘是非語絕無不歎其妙遂下筆成之為當代第一又郭令公女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衆皆稱美後又請昉寫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畫於座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令公問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何者最似云兩畫總似後畫者佳又問何以言之前畫空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問後畫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二畫之優劣令送錦綵數百疋今上都有觀自在菩薩時人云水月大雲西佛殿前行道僧廣福寺佛殿前面兩神皆殊妙也後任宣州別駕於禪定寺畫北方天王常於夢中見其形像畫子女為古今之冠有渾侍中宴會圖劉宣武按舞圖獨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問禮圖降真圖五星圖撲蝶圖兼寫諸真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軸至多貞元末新羅國有人於江淮盡以善價收市數十卷將去其畫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馬鳥獸竹石草木不窮其狀也（出畫斷）

## 范長壽

唐范長壽善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人間多有月令屏風是其製也凡山川水石牛馬畜類屈曲遠近牧放閑野皆得其妙各盡其趣梁張僧繇之次也僧彥悰續畫品云博贍繁多未見其能也其畫並妙品上又時號何長壽齊名次之（出畫斷）

## 程修己

唐程修己其先冀州人性好學時周昉任趙州長史遂師事焉二十年凡畫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傳其妙寶歷中修己應明經舉以昉所授付之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賢士忠臣之象不得其真遂召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土採拾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審幽無不顯矣又嘗畫竹障於文思殿帝賜歌云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窗乍覩繁陰合再盼真假殊未分當時學士皆奉詔繼和自貞元後以藝進身承恩稱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鳥人物古賢功德異獸等並入妙上品（出畫斷）

## 邊鸞

唐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觀其下筆輕利善用色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後以困窮於澤潞貌五參連根精妙之極也近代折枝花居其首也折枝花卉蜂蝶并雀等妙品上（出畫斷）

## 張萱

唐張萱京兆人嘗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子女等名冠於時善起草點簇位置亭臺竹樹花鳥僕使皆極其態畫長門怨約詞攄思曲盡其旨即金井梧桐秋葉黃也粉本畫貴公子夜遊圖宮中七夕乞巧圖望月圖皆綃上幽閑多思意逾於象其畫子女周昉之難倫也貴公子鞍馬等妙品上（出畫斷）

## 王墨

唐王墨不知何許人名洽善潑墨時人謂之王墨多遊江湖善畫山水松柏雜樹性踈野好酒每欲圖障與酣之後先已潑墨或叫或吟腳蹙手抹或揮或掃隨其形象

為山為石為水為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圖成雲霞澹之風雨掃之不見其墨汙之跡也（出畫斷）

## 李仲和

唐李仲和漸之子漸嘗任忻州刺史善畫番人馬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其父相國令狐綯奕代為相家富圖畫即忻州外孫家有小畫人馬障是尤得意者會憲宗取置禁中後却賜還（出名畫記）

## 劉商

唐劉商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少年有篇詠高情攻山水樹石初師張藻以造真為意自張貶竄後惆悵賦詩云苔石蒼蒼臨澗水溪風裊裊動松枝世間唯有張通會流向衡陽那得知（出名畫記）

## 厲歸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厲歸真者不知何許人也曾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內功德塑像是玄宗時夾紵製作甚妙多被雀鴿糞穢其上歸真遂於殿壁畫一鷂筆跡奇絕自此雀鴿無復栖止此殿其畫至今尚存歸真尤能畫折竹野鵲後有人傳歸真於

羅浮山上昇。（出玉堂閒話）

## 聖畫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召畫工。將命施彩飾。會貴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價。願輸功可乎。寺僧欲先閱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中。寧有迹乎。寺僧以為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圬其壁。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其殿。且謂僧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啟吾之門。亦不勞飲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可以泥錮吾門。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如是凡六日。闃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啟。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唯西北墉未盡其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無敢繼其色者。（出宣室志）

## 廉廣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山。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即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詰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廨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為妖。幸察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即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絕。雲蒸霧起。飄風倏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即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與君一小筆。欲為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

龍竟為泥壁。（出大唐奇事）

## 范山人

李叔詹常識一范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將去。有一藝。欲以為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緻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出酉陽雜俎）

## 韋叔文

唐進士韋叔文善畫馬。暇日偶畫二馬。札絹而未設色。赴舉過華嶽廟前。恍然如夢見廟前人謁已云。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覺下馬而入。昇殿見王。王曰。知君有二馬甚佳。今將求之。來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己但有所乘者爾。王曰。有。試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畫馬。即對曰。有馬毛色未就。曰。可以為惠。叔文曰。諾。出廟。急於店中添色以獻之。來春改名而第。（出聞奇錄）

# 卷二百十四　畫五

## 貫休

唐沙門貫休。本婺州蘭溪人也。能詩。善書。妙畫。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因縱筆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其諸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門人曇域曇弗等甚祕重之。蜀主曾宣入內。歎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却令分付院中。翰林學士歐陽炯亦曾觀之。贈以歌曰。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捎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或然夢裏見真儀。脫去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嵯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麤。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文中暈深翠。硬節杖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筍織蒲團鎮長坐。休公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

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畫比休公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于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絶覷你凡人爭是人凡棺寺裏維摩詰舍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為第一（出野人閒話）

## 楚安

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而點綴甚細至於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峰巒寺觀煙嵐人物悉皆有之每畫一小圓扇內安姑蘇臺或畫滕王閣其有千山萬水盡在目前然須一季已來方就一扇其時諸王宰輔競相有請得之者奉遺甚厚有不得畫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適意而已歸寂後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筆蹤或謂之墨寶也（出野人閒話）

## 應天三絶

唐僖宗皇帝翠華西幸之年有會稽山處士孫位隨駕止蜀位有道術兼攻書畫皆妙得筆精曾於應天寺門左壁上畫天王一壁部從鬼神奇怪斯存筆勢狂縱莫之與京三十餘年無有敵者景煥其先亦專書畫嘗與翰林歐陽學士烱爲忘形之交一日聯騎同遊茲寺偶畫右壁天王以對之渤海在旁覩其逸勢復書歌行一篇以紀之續有草書僧夢龜後至又請書之於廊壁上故書畫歌行一日而就傾城人看闐咽寺中成都之人故號為應天三絶歌行今亦錄附曰錦城東北黃金地故跡何人興此寺白眉長老重名公曾識會稽山處士寺門左壁圖天王威儀部從來何方鬼神怪異滿壁走當檐颯颯生秋光我聞天王分野四天下水精宮殿琉璃瓦綵仗時驅拂琳裝金鞭頻策騏驎馬毘沙大像何光輝手擎巨塔凌雲飛地神對出寶缾子天女倒披金縷衣唐朝說著名公畫周昉毫端善圖寫張僧繇是有神人吳道子稱無敵者奇哉妙手傳孫公能於此地留神蹤斜窺小鬼怒雙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寶冠動總（上）生威容趍蹌左右來傾恭臂橫鷹爪尖纖利腰纏韍虎皮斑剝紅飄飄但恐入雲中步驟還疑歸海東蜥蜴拖得渾身墮精魅將來雙眼空當時此藝實難有循在寶坊稱不朽東邊畫了空西邊留與後人教敵手後人見者皆心驚盡爲名公不敢爭誰知未滿三十載或有異人來鬭生匡山處士名稱朴頭骨高奇連五嶽曾持象簡累爲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長老遇奇蹤今日門師識景公興來便請泥高壁亂搶筆頭如疾風逡巡隊仗何門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滿虛空兩面或然如鬪敵聖王怒色覽東西劍刃一揮皆整齊腕頭獅子咬金甲腳底夜叉

擎絡鞮馬頭壯健多筋節烏觜彎環如屈鐵遍身蛇虺亂縱橫遶頸髑髏乾子裂眉麤眼豎髮如錐怪異令人不可知科頭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兒況聞此寺初興置地脉沈沈當正氣如何請得二山人下筆咸成千古事君不見明皇天寶年畫龍致雨非偶然包含萬象藏心裏變現百般生眼前後來畫品列名賢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間是物皆求得此樣欲於何處傳嘗憂壁底生雲霧揭起寺門天上去（出野人閒話）

## 八仙圖

西蜀道士張素卿神仙人也曾於青城山丈人觀繪畫五嶽四瀆真形并十二溪女數堵筆跡遒健精彩欲活見之者心竦神悚足不能進實畫中之奇絶也蜀主累遣祕書少監黃筌令取模樣及下山終不相類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畫八仙真形八幅以獻孟昶觀古人之形相見古人之筆妙歎賞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無以寫神仙之質也賜物甚厚一日令僞翰林學士歐陽炯次第讚之又遣水部員外郎黃居寶八分題之每觀其畫歎筆跡之縱逸覽其讚賞文詞之高古視其書愛點畫之宏壯顧謂八仙不讓三絶（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葛永璝出野人閒話）

## 黃筌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眼睛筆跡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絶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則更校有力試為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絣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掐鬼眼睛并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為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拇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出野人閒話）

## 雜編

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素奇巧皆入神之跡（雉尾在東廊觀音院大工部從中繼衣神人抱朴鷄一身扁而銳之勢若飛動也）國朝李嗣真評畫云顧畫居第二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此圖當在張弘靖侍吏部家）平東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猶在（出尚書故實）

僧道芬會稽人榮陽人鄭町處士梁洽處士項容青州處士吳恬一名汾字建康已

上並畫山水道芬格高鄭町雅淡梁洽美秀項容頑澁吳恬險巧有畫山水錄記平生所畫在絹素者凡百餘面傳之好事自云初夢有神人指授畫法恬好為頑石氣象深險能為雲雨氣象又有王默師項容風顛酒狂松石雖有高致流俗所好醉後以頭髻抵於絹素王默早年受筆法於台州鄭虔貞元末於潤州殁舉柩若空時人多言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顧著作知新亭監時默請為海中都巡問其意云要見海中山水耳為職半年後解去爾後落筆有奇趣乃項生弟子耳彥遠從兄監察御史厚與余具言此事然余不甚覺默畫有奇也（出名畫記）

有別畫者與人同遊寺看壁畫音聲一幅曰此涼州第幾遍不信召樂官奏涼州至畫處用指更無差異（出盧氏雜說）

故德州王使君倚家有筆一管約一寸麤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兩句若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是也似非人功其畫跡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鋌文有王氏筆管記是也類韓文公畫記倚玄質子紹孫高雅博古善琴阮余舊宅在東洛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韋旻郎中畫馬七疋東壁有張旭草書數行旭世號張顛宅之東果園兩京新記是馬周舊宅（出盧氏雜記）

滎陽外郎贊宰萬年日有荷校者以賊呼之言嘗給婦人盜市馬畫贊責之命取以視則古絲煙曛幅聯三四蠻罽裁縹斑鼊皮軸贊曰是畫也太尉李公所實惜有贊皇圖書篆記人有七萬購獻半盆者得漕渠橫梁梗船倅職因出妓於閩又落民間言是寇偉其不鑒以卑價市之為妓人自他方歸所訴請以所覩價書罪贊不能決時延壽里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遊公卿門召至辨之瞪目三嘆云韓展之上品也黃沙之情已具丹筆之斷尚疑會有齎籍自禁軍來認者贊以且異姦盜非顧計器因并畫徑送後永絕其耗（出唐闕史）

晉以前目所不睹難以平議晉以來蹤跡存者可得而言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異才間出是為三祖後世雖有作者難可加焉昔蕭武帝博學好古鳩集圖畫令朝臣攻丹青者詳其名氏并定品第藏於祕府以備閱玩及侯景之亂元帝遷都而王府圖書悉歸荊土洎周師來伐帝悉焚之歷周隋至國朝重加購募稍稍復出無何遂盈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圖畫潛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長共成一事仍舊縹軸不得而別也因而竊換張氏誅後為少保薛稷所收稷敗後悉入岐

---

王初不奏閒竊有所感因又焚之於是圖畫奇跡蕩然無遺矣（出譚賓錄）

## 卷二百十五　算術一

### 鄭玄

漢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算渾天不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免一說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出異苑）

又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玄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年十一二隨母還家臘日宴會同時十許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通了玄獨漠然狀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玄之所志也（出玄別傳）

### 真玄兔

漢安定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並善算術皆成帝時人真常自算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算時常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塚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雜記）

### 曹元理

曹元理嘗從真玄兔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碩數子為吾計之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臠元理復算曰甘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蓏殽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貲業之廣何供具之褊廣漢慚曰有倉卒客無

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為設廣漢再拜謝罪入敢盡曰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項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出西京雜記）

## 趙達

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飢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衄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忽暴起一洲形如鼇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飢遂止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出洽聞記）

## 貞觀秘記

唐貞觀中秘記云唐三世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訪之淳風奏言臣據玄象推算已定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滿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無辜且據占已長成在陛下宮內為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恐傷陛下子孫不多今若殺之為仇更生少壯必加嚴毒為害轉甚遂止（出感定錄）

## 一行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鄭公公瑾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大殿改撰歷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參校一行乃撰開元大衍歷一卷歷議十卷歷成十二卷歷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歷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之詔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進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時量日影皆數年方定安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朗兗太原等州並差互不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才八萬餘里修歷人陳玄景亦善算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為大也其後參校一行歷經並精密迄今行用（出大唐新語）

## 邢和璞

邢和璞好黃老之道善心算作頴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段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斲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空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側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幍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合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為予各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眾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疏長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耶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先之千里矣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泰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少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終身之事邢言若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飱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罷歸至閬州舍於紫極宮適顧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斷龜茲板今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為託其夕病鱠而終（出酉陽雜俎）

## 滿師

西京太平坊法壽寺有滿師善九宮大理卿王璿嘗問之師云公某月當改官似是中書門下甚近玉階璿自謂黃門侍郎未可得也給舍又已過矣後果改為金吾將軍常侍玉階滿公又云王鉷一家盡成白骨有所魅皆驗

## 馬處謙

扶風馬處謙病瞽厭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予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誡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荊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合杜光庭先生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

果七十二兩蕪四斤八兩即七斗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全紫亦五十二而殞（出北夢瑣言）

### 袁弘禦

後唐袁弘禦為雲中從事尤精算術同府令算庭下桐樹葉數即自起量樹去地七尺圍之取圍徑之數布算良久曰若干葉衆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葉復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差小止當一葉耳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椀弘禦量其廣深算之曰此椀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敬達聞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貯大籠籍以衣絮鏁之庫中至期庫屋梁折正壓其籠二椀俱碎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府親見（出稽神錄）

## 卷二百十六　卜筮一

### 管輅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邱塚中牛當懸向上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擔豕人鬥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輅鄉里范玄龍苦頻失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東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己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而視之則狐也自是不復有災又有人捕鹿獲之為人所竊詣輅為卦云東巷第三家候無人時發其屋頭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亦來自占輅令歸之病乃愈又治內吏失物輅使候人靜於寺門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暮果獲於故處（出異苑）

又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置器中使輅筮之輅曰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出異苑）

### 淳于智

延瑗家多喪及病淳于智為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門數十步有一人持荊馬鞭便就買取懸東北桑樹上無病三年當得財如其言後穿井得錢及銅器二十萬（出獨異志）

###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因垂命林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炙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炙病者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色黃秀還顛噞噞然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炙處病者自差（出洞林）

### 隗炤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妻賫板詣之使者惘然沈吟乃悟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甖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也（出國史補遺）

### 郭璞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之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塚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天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訪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甚大非常有頃遂滅（出搜神記）

### 蔡鐵

宋南郡王義宣在鎮府史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曰白色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出渚宮舊事）

### 吳中察聲者

後魏末有異士至北間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耳聞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繆言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為桃枝之所拉殺焉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為文宣王（出三國典略）

### 王子貞

唐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為卜之曰明年有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著青紬襦遂邀為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犂耳為主人作之乃持斧繞舍求犂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所致也（出朝野僉載）

## 張璟藏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豬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庭。（出朝野僉載）

## 湊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為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庭稱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為面欺。左授湊州刺史。初任湊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著紫袍。至是夏。終服紫衫而終。（出御史臺記）

## 蔡微遠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出朝野僉載）

## 車三

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官。至華陰縣。官令車三見。誑云李益。車云。初不見公食祿。諸公云。應緣不道實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愛華陰縣。車云。得此官。在但見公無此祿。如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沒。李蒙、士南等並被沒溺而死。（出定命錄）

## 李老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廕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為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試畢。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後來見我。果為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人曰。君為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為使入城。更為君推之。生至州。果為刺史委任。生忌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即合遷官。生曰。其今向秩滿。後選之。今是何時。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敕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即先見。遂遷授浚儀縣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暮。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為君言之。不必慙諱。君先代曾為大商。有二千萬資。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為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伏焉。（出原化記）

## 開元中二道士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舟。以九宮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行水上。事即散。又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有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日知、左丞張庭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謀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出朝野僉載）

## 蔣直

天寶十二載。永嘉人蔣直云。郡城內有白幕。太守李江忽丁憂。李欲歸江北。蔣又云公至縉雲郡。卻迴。當有一緋一綠一碧人來相推按。然終無事。後果採訪使張愿着緋。大理司直杜喬着綠。判官張璘着碧來推。遇赦而止。（出定命錄）

# 卷二百十七　卜筮二

## 沈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員外謂之曰。聞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給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內喫。後此無祿。公亦未改。不得給事中。其時去社纔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兩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給事中。（出定命錄）

又天寶十四年。王諸應舉。欲入京。於越州沈七處卜。得純乾卦。下四位動變觀卦。沈云。公今應舉。得此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本是嘉兆。然交動羣陰。咸陽下成乾卦上變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見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迴。果至東京。屬安祿山反。奔走卻歸江東。（出定命錄）

## 潁陰日者

陳濟為潁陰太守。屬安祿山反。遣縣尉姓孫向東京。孫不肯行。陳怒促之。至東京遇

祿山請往潁陰取陳澍頭祿山補孫為潁陰太守賜緋并領二十餘人取澍澍聞便欲至請晚出城走錄事參軍扣馬令迴澍憂悶服痢藥託疾令一日者卜之曰從今五日當有家使來取公然有五百車祿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時公無恙矣然當去此求住不得後五日孫到陳於是潛以庫物遺諸衙內人至夜後偽作敕書追入京令向西兩驛上差人逆來夜半敕書至明早召集諸官宣敕便令手刃就館中誅殺孫并手刃二十餘人殺錄事參軍其孫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夜半齊到明日平明盡殺之令上注知州事便發入京以官絹五匹賞卜者（出定命錄）

### 王栖巖

王栖巖自湘川寓江陵鷺白湖善治易窮律候陰陽之術所居桃杏手植成數十列四藩其宇時人比董奉栖巖笑曰吾獨利其花核袪風導氣耳安敢迹古人餘業每清旦布蓍為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為生則閉齋治園大歷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參驗其年栖巖驚曰家去幾何父往矣不然將仆於途老父出栖巖顧百錢乃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栖巖甲子乃歎曰吾雖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鑒死復何恨乃沐浴更新衣與妻子訣少時而卒（出渚宮舊事）

### 路生

趙自勤嘗選訪卜於長安縣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曰即是重口後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歷至十二日敕出為左拾遺拾遺之字各有一口又補闕王晃七月內訪卜於路生路云九月當入省官有禮字時禮部員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僕替人九月陶病請假敕除王禮部員外後又令卜云必出當為倉字官果貶溫州司倉既而路生以其二子託晃晃又問畢竟當何如路云某所以令兒託公其意可知也

### 鄒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躔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為隙他年必為深釁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為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為丞郎魏謩為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

府解侍郎為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避容回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為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舊事相讓耶回乃尋東獨坐之擢三臺肅畏而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誡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出雲溪友議）

### 五明道士

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善陰陽歷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御下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衆怨咨時王庭湊為部將遣使於鄴既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為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東旋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乎庭湊聞其言之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謂曰患難將及不可久留既覺庭湊疑懼即辭魏帥而迴比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弘正為亂兵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湊庭湊再三退讓衆不聽擁脇而立之翌日飛章上奏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度為元帥趙人拒命二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位詔曰念彼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赦而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逵入侍因以壽春公主妻焉庭湊既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十三年卒贈太師子元逵繼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長子紹懿立二年荒淫暴亂衆議廢而殺之立其弟紹鼎紹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山王卒子鎔立即趙王也後恣橫不道為下所殺立四十一年自庭湊至鎔凡五世六主一百餘年滅初庭湊之立也遣人詣鄴取五明置於府為營館舍號五明先生院公曾從容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祿壽更為推之道人曰三十年顧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嗇氣常以清儉為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幸事已多素無勲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為壽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無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為趙王也（出耳目記）

### 黃賀

唐昭宗時有黃賀者自云鞏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游趙家於常山以卜筮為業而

言吉凶必效。時趙王鎔方在幼冲。而燕軍寇北鄙。王方選將拒之。有勇士陳立劉翰投刺於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必面縛戎首。王壯而許之。翌日。二夫率師而出。夜擊燕壘。大振捷音。燕人駭而奔。退立卒於鋒刃之下。翰即凱唱而還。王悅。賜上廄馬數匹。金帛稱是。俄為閽人所擿。曰此皆陳立之功。非翰之效。王母何夫人聞之。曰不必身死為君。未若全身為國。即賜錦衣銀帶。加錢二十萬。擢為中堅尉。初翰曾詣賀卜卦成而謂翰曰。是卦也水火未濟。終有立也。九二之動。曳輪貞吉。以正救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明出地中。奮發光揚。恩澤相接。子今行也。利用禦戎。大獲慶捷。王當有車馬之賜。其間小釁。不足憂之。行軍司馬路㬎。曾夜適廁。有盜伏焉。路忽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言。請無驚懼。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傷害。即匣劍而去。㬎由是晝夜警惕。以備不虞。召董生筮之。卦成。賀曰。惕號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徵辭。人有害公之意。然難已過矣。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㬎亦終無患也。又贊皇縣尉張師曾臥病經年。日覺危殆。良醫不復進藥。請賀卜之。卦就。董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五日必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夢白鳥飛翔。墜於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賈卜算之。賀即決卦。慘然而問師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

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鳥墜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論者。任葉城鎮將。曾夜宿郵亭。馬斷韁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人詣肆而筮之。賀曰。據卦睽也。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事。無乃喪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繫而送之者也。廻未及舍。已有邊鄙惡少牽而還之。賀所占卜。皆此類也。時人謂之易聖。公劉嚴曾詣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勿以春日為恨。初不曉其意。及老悟蓋遲之謂也。（出耳目記）

## 鄧州卜者

有書生住鄧州。嘗游郡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占之。卜者視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視。視畢。拂龜改灼。復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稔。書生歸。云遊某山深洞。入值物藪。如中疾。四支不能動。昏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頸。臨口鼻。細視之。乃巨龜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日。其家卜時吉焉。（出酉陽雜俎）

# 卷二百十八　醫一

## 華佗

魏華佗善醫。嘗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即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何謂不言。於是具以父從來所為乖誤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遂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熱截右足。拄瘡上。俄有一赤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獨異志）

又後漢末有人得心腹瘕病。晝夜切痛。臨終。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視。得一銅鎗。容數合許。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即成酒焉。（出志怪）

## 張仲景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為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歎顒之知人。（出小說）

## 吳太醫

吳孫和寵鄧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魄屑。當滅此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魄太多。及差。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痣。（出酉陽雜俎）

## 句驪客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出酉陽雜俎）

## 范光祿

有范光祿者。得病。兩腳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識君。那得見詣。答云。佛使我來理君病也。光祿遂發衣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腳及膀胱百餘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出齊諧錄）

##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樂遊苑門。逢婦人有娠。帝亦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而文

伯診曰一男一女男在左邊青黑色形小於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請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為張融所善歷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之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乞飲留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視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振海內仕至濮陽太守子秋夫為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甚淒苦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斛斯家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為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願見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芻作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其言為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為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出談藪）

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絕衆醫以為肉癥徐文伯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出談藪）

##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於醫術曾有一嫗患滯瘀積年不差嗣伯為之診疾曰此屍注也當須死人枕煮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冢中得一枕枕已半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服之得大利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瘥後沈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答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蚘者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歎其神妙（出南史）

## 腹瘕病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視之得一白鼈乃試以諸藥澆灌之并內藥於腹中悉無損動乃繫鼈於床腳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鼈鼈乃惶駭疾走避之既繫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以白馬溺灌鼈須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頓服升餘白馬溺病即豁然除愈（出續搜神記）

## 李子豫

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出續搜神記）

## 徐之才

北齊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窺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為割之得蛤子二箇如榆莢（出太原故事）

## 甄權

甄權精究醫術為天下最年一百三歲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出譚賓錄）

## 孫思邈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陽人為新都尉因染惡疾居于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沈于潁水而死照鄰寓居于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強仕沈疾困憊乃作蒺藜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時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亦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為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澤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為五臟之君君以恭順為主故

心欲小。胆為五臓之將。將以果決為務。故胆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為大胆也。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又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憂畏為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為勍敵。妻妾為鬼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尚藥局。以永淳初卒。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祀無牲牢。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出譚賓錄）

### 許裔宗

許裔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裔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玄。甚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經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別脈。莫識病原。以情億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其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疏乎。脈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譚賓錄）

### 秦鳴鶴

唐高宗苦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出譚賓錄）

### 盧元欽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唯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出朝野僉載）

又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為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出朝野僉載）

### 周允元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出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思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為詩以悼之。

### 楊玄亮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玄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為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悟而說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漸無效。（出朝野僉載）

### 趙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己以其聚眾。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貫。後漸無驗。遂絕。（出朝野僉載）

### 張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蘇澄云。（出朝野僉載）

### 郝公景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群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為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僉載）

### 崔務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

骨折處銅末束之（出朝野僉載）

## 卷二百十九　醫二

### 周廣

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秘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之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頓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大華宮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㹠蹄羮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為周作傳敘述甚詳（出明皇雜錄）

### 白岑

白岑曾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為淮南小將節度高適脅取之其方然不甚效岑至九江為虎所食驛吏於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出國史補）

### 張萬福

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後登為庶子年至九十（出酉陽雜俎）

### 王彥伯

荊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之候脈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實因膾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出酉陽雜俎）

又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出國史補）

### 李祐婦

李祐為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款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其城官軍有剥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為亂卒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絶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出獨異志）

### 元頏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元頏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蟇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紿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醬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喫膾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請退謀朝飡他妙多斯類也（出北夢瑣言）

###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大和初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者聞而召焉請革評其脈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於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悅形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見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往請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革

曰此固非死蓋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仁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卧空牀上以練索縛其手足有微火於牀下曰此火發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生聽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界吏報數數飛牘於崔蓮子復生乃何術也仍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救大奇之且失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熬遂與革革得之以神藥傅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太和壬子歲調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高損之以其元舅為天官即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出續異錄）

## 梁新趙鄂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絶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并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捩汁折齒而灌由是而蘇崔聞而異之召至

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即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齕行到家旬日唯吃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知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出北夢瑣言）

又省郎張廷之有疾詣趙鄂纔診脉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仍謁梁新所說並同皆言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為時相堅虐一杯訴之不及其夕乃卒時論謂之二妙（出聞奇錄）

## 高駢

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竹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鎮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恒如飢渴監刑者即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術唯善醫大風駢曰可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禮術士為上客（出玉堂閒話）

## 田令孜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藥不過數味亦不閑方脈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鑊日夜剉斫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來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齎金守門五七日間未獲給付者獲利甚極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徵忽見親知白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僕人馳往乘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廻將及近坊馬蹶而覆之僕既懼其嚴難不復取去遂詣一染坊丐得池腳一缾子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家甚厚飲子之家聲

價轉高此蓋福醫也近年鄴都有張福醫者亦然積貨甚廣以此有名為蕃王挈歸塞外矣（出玉堂閒話）

## 于遘

近朝中書舍人于遘嘗中蠱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漸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苶如是于即為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為某鈐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遘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朝請勿食某當至矣翊日果至請遘於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鈐俟之及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粗如釵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復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數觴而別（出玉堂閒話）

## 顔燧

京城及諸州郡闤闠中有醫人能出蠱毒者目前之驗甚多人皆敬之以為一時幻術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顔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覺心肝有物唼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瘁皮骨相連脛如枯木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衆甚多看療此

病顧試召之醫生見曰此是蛇蠱也立可出之於是先令熾炭一二十斤然後以藥餌之良久醫工秉小鈐子於傍于時覺咽喉間有物動者死而復蘇少頃令開口鈐出一蛇子長五七寸急投於熾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時而成燼其臭氣徹於親鄰自是疾平永無嚚心之苦耳則知活變起虢肉徐甲之骨信不虛矣（出玉堂閒話）

## 卷二百二十　醫三

### 申光遜

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仲敖寓居于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於卧內冠簪相見曰非慵於巾櫛也蓋患腦痛爾即命醇酒升餘以辛辣物洎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溫酒調又於枕函中取一黑漆筩如今之笙項安於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飲蠻獠之類也（出玉堂閒話）

### 孫光憲

火燒瘡無出醋泥甚驗孫光憲嘗家人作煎餅一婢抱玄子擁爐不覺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曉不痛亦無瘢痕是知俗說不厭多聞（出北夢瑣言）

### 漁人妻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疾轉相染著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每多得鰻鱺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為漁人之妻今尚無恙（出稽神錄）

###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咒之術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為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出稽神錄）

###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傔力者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征江西為飛石所中因有腰

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張命守舟于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於酒肆同立者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此人好心宜為療其疾即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歸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纜尤覺輕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復不以為勞後訪二書生竟不復見（出稽神錄）

### 張易

江南刑部郎中張易少居菑川病熱困惙且甚恍惚見一神人長可數寸立於枕前持藥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嚥之一丸落席有聲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驚問何為具述所見病因即愈爾日出入里巷了無所苦（出稽神錄）

### 廣陵木工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攣縮不能復執斤斧扶踴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吾授爾方可救人疾苦無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居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出稽神錄）

### 飛蠱

江嶺之間有飛蠱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鳴啾啾唧唧然中人即為痢便血醫藥多不差旬日間必不救（出朝野僉載）

### 菌毒

嶺南風俗多為毒藥令老奴食冶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兩月全遠者或二年三年無得活者惟有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有以菌藥塗馬鞭頭馬控上拂著手即毒試著口即死（出朝野僉載）

### 田承肇

王蜀將田承肇常領騎軍戍于鳳翔因引騎潛出解鞍憩於林木之下面前忽見方圓數尺靜地中有小樹子一莖高數尺並無柯葉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翫弄

以手上下摩娑頃刻間手指如中毒藥苦不禁於是鞭馬歸營至臂膊已麤於椽時有村嫗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將不救嫗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戲處噴毒在樹木間捫者樹枝立合致卒犨曰是也急使人就彼斷之果獲二蛇長六七寸斃之嫗遂禁勒自膊間趁漸漸下至于腕又併趁入食指盡食指一節趁之不出蹙成一毬子許肉丸遂以利刀斷此一節所患方除其斷下一節巨如一氣毬也（出玉堂閒話）

## 蛇毒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帖之艾炷當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齧處久之引去毒氣即止

## 冶葛鴆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鴆鳥食水之處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為鴆食蛇之故（出朝野僉載）

## 雜說藥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豗薺苨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猶知解也何況人乎被蠶齧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燒鞭勒灰塗之蓋取其相伏也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出朝野僉載）

## 異疾

## 絳州僧

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命終告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眾於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鉢中此毒恇懼遶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靛水療噎疾（出廣五行記）

## 崔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出朝野僉載）

## 劉錄事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嘗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庭觀其下筯劉初食鱠數楪忽似小哽因嘔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寘於茶甌中以楪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楪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鱠（出酉陽雜俎）

## 句容佐史

句容縣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鱠所鱠悉成水累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令小史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誡之若有買者但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人至揚州四五日有胡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即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出廣異記）

## 崔融

唐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蟲蝕極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出朝野僉載）

##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癭者初微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甁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塤篪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癭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為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眾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當為我決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癭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躍踴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癭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乃昨日癭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還往常與覘船舸將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餱粮以養

孫息昨者太一誅蛟搜索盡與故借君夫人蝤蠐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為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後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後朝因留黃冠烹雞設食食訖貰酒欲飲黃冠因囀喉高歌又為絲匏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太定中也（出續玄怪錄）

### 李生

天寶中有隴西李生自白衣調選桂州參軍既至任以熱病旬餘覺左乳痛不可忍及視之隆若癰腫之狀即召醫驗其脈醫者曰臟腑無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癰不可為也又旬餘病甚一日癰潰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飛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 魏淑

大歷中元察為邛州刺史而州城將有魏淑者膚體洪壯年方四十親老妻少而忽中異疾無所酸苦但飲食日損身體日銷耳醫生術士拱手無措寒暑未周即如嬰孩焉不復能行坐語言其母與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齋其妻乃以釵股挾之以哺須臾能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漸長不半歲乃復其初察則

授與故職與驅氣力且無少異後十餘年捍蠻戰死于陳（出集異記）

###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為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出三水小牘）

### 王布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錢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絕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細如麻綖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遂珍重而去勢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步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其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當獲譴矣

布方作禮舉手而失（出酉陽雜俎）

### 侯又玄

荆州處士侯又玄嘗出郊厠于荒塚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具言且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見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成人面

又江表嘗有商人左臂有瘡悉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瘠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試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出酉陽雜俎）

### 李言吉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親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瞼忽癢而生一小瘡漸長大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每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出聞奇錄）

### 蒯亮

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為割之得一黑石碁子巨斧擊之終不傷缺復有足脛生瘤者因至親家為猘犬所齕正齧其瘤其中得針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出稽神錄）

## 卷二百二十一　相一

### 袁天綱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犍為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門胤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年中為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劍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為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為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為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貫童子語

浮面赤為將多殺人願深自誡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執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佳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為武官復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為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巂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為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即迴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疏既逢楊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為侍中出為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于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敕追詣九成宮于時

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骨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之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為宰相李為起居舍人卒高宗間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過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為占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終儼後征遼東沒賊因於地穽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為別果有敕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府僑居于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為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綵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但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壽位皆如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詣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為戚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李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須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絁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焉帝歎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意不以重祿待之其在潤州也充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德諸人竦聽其人又曰李舍人雖

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略無成就者頃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眾皆泚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婿唯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中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常詣一親表飲遇相者謂之曰公後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為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為廪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徧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見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出定命錄）

張囧藏

張冏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為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灞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尚為三衛豈望官爵老父奈何謂僕為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冏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效坐臥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蓽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進擬數日太宗氣疾又發又服蓽撥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去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冏藏過其門見焉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祿宜保養教誨之後仁軌為陳倉尉冏藏時被流劍南經岐州過馮長命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凜然變色却謂馮使君曰得貴人也遂細看之後至僕射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不問姓名不知誰耳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冏藏曰公不離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從給事中出為青州刺史知海運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諧之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赦免死除名於遼東効力入為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丈人清河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張冏藏其時嘉瑒年尚齠齔張入見冏藏立嘉瑒於中門外張謂冏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何如冏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還不過省郎言畢冏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與十郡已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冏藏冏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含木舌不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高敬言為雍州法曹冏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虢州刺史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為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勲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嗔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出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追入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冏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詣冏藏冏藏云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出入數度為相後皆如言（出定命錄）

## 張柬之

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眾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擇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出定命錄）

## 陸景融

陸景融為新鄭令有客謂之曰公從今三十年當為此州刺史然於法曹廳上坐陸公不信時陸公記法曹廳有桐樹後果三十年為鄭州刺史所坐廳前有桐樹因而問之乃云此廳本是法曹廳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廳為刺史廳方知言應（出定命錄）

## 程行諶

程行諶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侮之後有一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諸君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時行諶妹夫新授絳州一縣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惡老人見云夫人壻今已病去絳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憂悶便發去州八十里凶問果至程公後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錄）

## 魏元忠

相國魏元忠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皆宋人咸負材器少相友善年將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見之異禮相接自謂曰古人稱方以類聚信乎魏公當位極人臣聲名烜赫執心忠謇直諒不回必作棟幹為國元輔貴則貴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為慮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謂鄭公曰足下金章紫綬命祿無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無貶黜壽復過長元忠復請曰祿始何歲秩終何地對曰今年若獻書祿斯進矣罷相之後出巡江徼秩將終矣遂以其年於涼宮上書陳事久無進止糧盡却歸路逢故人惠以縑帛却至涼宮已有恩敕召入拜校書復遇

中丞大夫。中間忤旨犯權。累遭謫責。下獄窮問。每欲引決。輒憶相者之言。復自寬解。但益骯髒。言事未嘗屈其志而抑其辭。終免於禍而登宰輔焉。自僕射竄謫于南郡。江行數日。病困。乃曰。吾終此乎。果卒。（出定命錄）

## 卷二百二十二　相二

### 裴光庭

姚元崇。開元初為中書令。有善相者來見。元崇令密於朝堂。自諸官後當為宰輔者。見裴光庭白之。時光庭為武官。姚公命至宅與語。復使相者於堂中垂簾重審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與裴君言。非應務之士。詞學又寡。寧有其祿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僕之所述者命也。才與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後裴公果為宰相數年。及在廟堂。亦稱名相。（出定命錄）

### 安祿山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數座。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臥。化為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帝曰。渠猪龍。無能為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為韓公張仁願帳下走使之吏。仁願常令祿山洗腳。仁願腳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竊窺之。仁願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願觀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而加寵薦焉。（出定命錄）

### 孫思邈

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為齊州刺史。邀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記憶。遂放。（出定命錄）

### 孫生

有孫生者。不載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為司戶。崔渙為萬年尉。貶桐廬縣丞。孫生曰。此二公位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為杭州刺史。某雖不覩。然尚蒙其恩惠。既後房以齎冊文自蜀至靈武授肅宗。崔果為杭州。下車訪生。則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為牙將。以綵帛贈恤其家。（出廣德神異錄）

### 衡相

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時李林甫為太子諭德。往見之。入門。則鄭少微嚴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謂李公曰。自僕至此。見人眾矣。未有如公貴者也。且國家以刑法為重。則公典司寇之職。朝廷以銓管為先。則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筆。當節制之選。加以列茅分土。窮榮極盛。主恩綢繆。人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數四。握中樞之務。載盈二九。縉紳仰威。黎庶瞻惠。將古所未有也。顧嚴鄭曰。預聞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禮奉。否則悔吝生矣。時嚴鄭各負才名。李猶幹譽未達。三公有轔轢之心。及聞相者言。以為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復問。李因辭去。後李公拜中書。鄭時已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謂鄭曰。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說。乃微有中者。無何。鄭出為歧州刺史。與所親話其事。未暮又貶為萬州司馬。嚴自郎中。亦牧遠郡。（出定命錄）

### 又

李林甫少孤。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時林甫年十歲。與諸兒戲于路旁。有老父數而目焉。人問之。老父曰。富貴誠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後當為中書令。凡二十年。所歎與凡小戲誰辨也。（出定命錄）

### 馬祿師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璿與縣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生云。三人俱貴達。大李少府位極人臣。聲名振耀。南省官無不虛任。三入中書。小李少府亦有清資。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沈。晚達。亦大富貴。從今後十年。家有大難。兄弟並流。唯公與一弟獲全。又十年之後。方卻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曰。當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時。為其斷割。後璿離長安。任作秘書郎。則天既廢皇后王氏。破滅蕭璿。是其外姻。舉家流竄。兄弟六人。配向嶺南。唯璿與弟瑗配遼東。無何。有處置流移使出。嶺南者俱死。唯遼東者獲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餘年。至神龍初。方蒙洗滌。其時李嶠作相。於街中忽逢璿。使人問。是蕭秘書耶。因謂之曰。公豈忘武功馬生之言乎。於是擢用。時小李少府作刑部員外。判還其家。蕭公竟歷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餘政。（出定命錄）

### 李含章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敕下。便

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後官更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實食封五百戶。又圓微嘗作司勳員外。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臺入省。公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合在鑾轝中侍。後當大貴。無何。為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劍南節度留後。入劍門。復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勲業。崔初入蜀。常於親知自說如此。（出定命錄）

## 尚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時。遊戲。曾脫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見之。曰此兒已後當亦脫碧著紫矣。後衡為濮陽丞。遇安祿山反。守節不受賊官。將軍某乙使衡將緋衣魚袋。差攝一官。衡不肯受。曰吾當脫碧著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果有敕。命改官賜紫。於是脫碧著紫。衡自又云。當作七十政。今歷十餘政。已為中丞大夫矣。（出定命錄）

## 柳芳

柳芳嘗應進士舉。累歲不及第。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紱。亦有纖內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纖故。客咸輕焉。有善相者。衆情屬目。獨謂芳曰。柳子合無兄弟姊妹。無莊田資產。孑然一身。羈旅辛苦甚多。後二年當及第。後祿位不歇。一座之客。壽命官祿皆不如君。諸客都不之信。後二年果及第。歷校書郎。畿尉丞。遊索於梁宋間。遇太常博士有闕。工部侍郎韋述。知其才通明譜第。又識古今儀注。遂舉之於宰輔。恩敕除太常博士。時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錄）

## 陳昭

僕射房琯。相國崔渙。並曾貶任睦歙州官。時有婺州人陳昭見之。云後二公並為宰相。然崔公為一大使。來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後為選補使。巡按江東。至蘇杭間。崔公自說。（出定命錄）

##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鑒。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坐。奴見火炬甚多。侍衛亦衆。有人持繖蓋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灸掌損。遂遣滅却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祕書監。張嘉貞之任宰相也。有人訴之。自慮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為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為不離台座。及敕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襆。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為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東節鉞。守珪蹴踏不意如此。下階拜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為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為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都不恨之。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某亦不發憤自達。乃遺其財物。使療病。（出定命錄）

##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馬詮作書薦與蘇州刺史李無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輅。李無言遣日暮引入宅。無言乃著黃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無言。與相抵對。梁子謂客云。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祿。又聞黃衣語。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豈看未審。無言信之。乃以實對。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惡奏。君視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為睦州刺史。無言贈錢二百貫。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為公作一法禳之。公當須嗔責某乙。云是妄語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無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請。無言閔默而從之。明早。李公當衙決梁子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無言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內知。俄而梁子叩鈴請見。無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彊與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貫。以充家資。取之必無事。無言在州東取得二十貫錢。而死。梁十二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盧不之信。不與是錢。至某年。盧果因蒲博賭賽。莊宅等並盡。（出定命錄）

## 馮七

進士李湯赴選。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日者馮七謂之曰。今年得留東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選得留官。不合惡技書正字。雖一兩資亦望得之。奈何一尉。馮曰。君但記之。從此更作一縣尉。即騎馬不住矣。又問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兒母在家。馮曰。君從今便不復與相見矣。李到京。選得留。屬祿山之亂。不願作京官。欲與技正不受。自索湖州烏程縣尉。經一年。廉使奏為丹陽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馬不住。離亂之後。道路隔絕。果與兒母不復相見。（出定命錄）

## 馬生

天寶十四年。趙自勤合入考。有東陽縣瞽者馬生相謂云。足下必不動。縱去亦却來於此祿尚未盡。後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

敕賜紫乾元二年九月馬生又來自勤初誑云龐倉曹家喚至則捏自勤頭骨云合是五品與趙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壽並官政多少與前時所說並同也（出定命錄）

## 卷二百二十三　相三

### 桑道茂

李西平晟之為將軍也嘗謁桑道茂茂云將軍異日為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之望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尹時桑公在俘囚之中當斷之際告西平公忘少殺人之言耶西平釋之（出傳載）

### 韋夏卿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為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為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承主上恩而速貴為公卿語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言（出傳載）

### 駱山人

王庭湊始生於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別墅常生之後常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之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脇善陰符鬼谷之書歷居戎職頗得士心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陽迴及沇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裂土非常人有從者竇載英竊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者復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兆也庭湊既歸遇田弘正之難中夜有軍士叩門偽呼官稱庭湊股慄欲逃載英曰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湊意乃安及為留後他日歸其別墅視家庭之樹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其門百步見一人被衣冠折腰於庭湊庭湊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眾皆異之因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德播為上賓載英列為首校訪駱山人久而方獲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構一亭去則懸榻號駱氏亭報疇昔也（出唐年補錄）

### 李生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南赴闕取路至西川李術士一見植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至闕也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牓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素辯博能迴上意事遂寢（出前定錄）

### 王鍔

王鍔為辛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一旦擊毬馳騁既酣鍔向天呵氣氣高數丈若匹練上衝杲謂其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妻之鍔終為將相（出獨異志）

### 竇易直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

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閽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出因話錄）

### 李潼

韋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曾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云待冲來待冲來李聞待冲來髣謂虎至顛蹶墜下山趾絕而復蘇數日方愈及軍將廻謂李曰君厄過矣（出傳載）

### 賈餗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以餗宗黨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贍由是益所延納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相者在耽座下及餗退而相者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惜哉是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頷之以至動容及太和末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矣（出杜陽編）

### 婁千寶

浙東李褒聞婺女婁千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遂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廳

從事問曰主府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尚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千賓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蛺翠湖柳垂陰尚書畫鷁百艘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轂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繼雖即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三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諳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賓弘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婁千寶曰賓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後賓少卿罷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羅郎中沒於海島故以學道為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物故是無他拜盧繼巡官按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北李服古官稍久矣為少年也任轂判官纔為補闕休官歸閩田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範郎中止於九江二公皆自南宮出為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尚書三十年來兩為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峰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李二生所說焉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問千寶已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所譖也若領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公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搆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將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去其失望也乃歎曰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千寶元芳又曰婁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尚書尋亦終于鄆州鍾離侑少詹昔歲閒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雲溪友議）

###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鹽鐵頗有宰弼之耗時路嚴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嚴笑曰見是貴戚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嚴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為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嚴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嚴每見朝賢大為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眾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劇談錄）

### 夏侯生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鎮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崇龜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終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出北夢瑣言）

### 薛少尹

荊南節度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常訪之一日薛亞謂董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為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

梗澀未及西泝淮師冠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矣（出北夢瑣言）

### 周玄豹

後唐周玄豹燕人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程為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俾明宗易服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為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為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檟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至八十而終（出北夢瑣言）

### 程遜

晉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嘗招相者視之相者告曰君終有沈溺之厄其後使於

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謂李固傳云固足履龜紋而位至三公卒無水害同事而異應也（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第十七册終

---

太平廣記第十八册

卷二百二十四　相四

宋　李　昉　編

### 王正君（相婦人）

漢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未取又薨後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過相正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冊元帝為太子穉君乃因魏郡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出論衡）

### 黃霸

黃霸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為封侯者夫人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即娶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出論衡）

### 賣䭔媪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為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

刺史達奚怒屢加咎責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䭔媪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媪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媪之初賣䭔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取為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并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為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媪亦為夫人後為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出定命錄）

### 蘇氏女

蘇某信都富人有女十八為擇良壻張文成往見馬蘇曰此雖有才不能富貴至得五品即當死矣魏知古時已及第然未有官蘇云此雖形質黑小然必當貴矣以長

女嫁之其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當不嚙宿食諸妹笑知古曰只是貧漢得米旋煮故無宿飯其後魏爲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宮供（出定命錄）

## 武后

武士彠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奧澈不易知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主也（出談賓錄）

## 李淳風

武后之召入宮李淳風奏云後宮有天子氣太宗召宮人閱之令百人爲一隊問淳風淳風云在某隊中太宗又分爲二隊淳風云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諫不可陛下若留雖皇祚蹔缺而社稷延長陛下若殺之當變爲男子即損滅皇族無遺矣太宗遂止（出定命錄）

## 楊貴妃

貴妃楊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張見之云當大富貴何以在此或問至三品夫人否張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則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貴盛與皇后同見楊國忠云公亦富貴位當秉天下權勢數年後皆如其言（出定命錄）

## 姜皎（僧姜相）

姜皎之未貴也好弋獵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云公大富貴姜曰如何得富貴僧曰見真人即富貴矣姜曰何時得見真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即見真人姜手臂一鷂子直二十千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爲臨淄王見鷂子識之曰此是某之鷂子否姜云是因相隨獵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至姜門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天子來姜笑曰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云三郎來姜出見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錢馬所須無敢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親舊盡送唯不見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上皇忻然與別便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出定命錄）

## 常袁

---

常袁之任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袁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爲傳某嘗於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黃徹焉袁命就學老僧遂於闇室中致五色綵於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歲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闇中之視五綵洞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吉甫云黃徹之占袁許之亞也（出傳載）

## 劉禹錫

賓客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趠之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意氣殊倦韋覺之乃去却與僧語僧不得已吁嘆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中（出幽閒鼓吹）

## 鄭朗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色謂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出摭言）

## 令狐綯門僧

令狐趙公綯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鎮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與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懿宗面許功成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却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麾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摭言）

## 僧處弘

僧處弘習禪於武當山王建微時販鹾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弘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沽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建在蜀弘擁門徒入蜀爲構精舍以安之即弘覺禪院也江西鍾傳微時

亦以販鹺為事。遇上藍和尚。教其作賊而赴洪抹。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出北夢瑣言）

### 范氏尼

天寶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顏真卿妻黨之親也。魯公尉于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慎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諠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魯公為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之言。吾命懸於賊必矣。（出戎幕閒談）

### 任之良

任之良應進士舉。不第。至關東店憩食。遇一道士亦從西來。同主人歇。之良與語。問所從來。云今合有身名稱意。何不卻入京。任子辭以無資糧到京。且無居處。道士遂資錢物。并與一帖。令向肅明觀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詣觀安置。偶見一道士讀經。謂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田上表請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燈。上皇覽表依行。仍令中書召試。使與一官。李林甫拒。乃與別敕出身。（出定命錄）

### 殷九霞

張侍郎某為河陽烏重胤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己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勳。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孜為館驛巡官。且形質低瘁。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真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為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途。亦至崇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紱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隨學道。即二十年內。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濶。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啟之。書窮之辰。當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為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親知。追想其風。莫能及也。（出劇談錄）

### 相手板庾道愍

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愍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託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出酉陽雜俎）

### 李參軍

唐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皆呼為李相笏。鹽鐵院官陸遵以笏視之。云評事郎君見到。陸遵笑曰。是予姪否。曰是評事郎君。陸君曰。足下失聲名矣。某且無兒。乃更將出簾下。看必有錯。陸君甚薄之。以為詐。陸君先有歌姬在任處。其月有娠。分娩果男子也。

### 龍復本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公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笏。宋閱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迴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為清河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公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也。（出劇談錄）

## 卷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 因祇國

周成王五年有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來獻女功一人善工巧體貌輕潔披纖羅繡縠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又獻雲昆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瓔珠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羅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皆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耕十頃能致嘉穎（出拾遺錄）

## 葛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為羊賣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貴或隨上綏山綏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隨者皆得道不復還故里語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出法苑珠林）

## 魯般

魯般敦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為妖遂殺之般又為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齎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士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班亦為木鳶以窺宋城（出酉陽雜俎）

## 弓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進之弓人歸家三日而卒蓋匠者心力盡於此弓矣後公登獸圈之臺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東餘勁中石飲羽焉（出淮南子）

## 燕巧人

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之端為沐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而霽日出視之宴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矣燕王恩養不能觀也（出藝文類聚）

## 雲明臺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煙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柘欀檖龍杉寒河星柘岏山雲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淵羽璧條章霞桑沉唐員篆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寒流黑魄闇海香瓊珍異是集有二人皆虛騰椽木運斤斧於雲中子時起功至午時已畢秦人皆言之子午臺也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有疑（出拾遺錄）

## 淫淵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以成淵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雁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酈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淫泉寶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太守張善善博識多通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為塚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為江海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為舟楫金銀為鳧雁以琉璃雜寶為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出塚間精靈之偉也皆生埋巧匠於塚裏又列燈燭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巧人於塚裏琢石為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讚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怨碑史記略而不錄矣（出拾遺錄）

## 新豐

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如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衢望塗亦競識其家匠人朝寬所為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憐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出西京雜記）

##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樽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震則樽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震動激揚伺者因此覺知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儀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發機而地不動京師學者初咸怪其無徵數日驛至果地動於是皆服其神妙（出後漢書）

## 王肅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出酉陽雜俎）

## 凌雲臺

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眾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

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殞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出世說）

### 陳思王

魏陳思王有神思為鴨頭杓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向之又為鵲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鵲尾鏇之鵲則指之

### 吳夫人

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為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沐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析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者百斷百續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多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及吳亡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遺）

### 區純

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出晉陽秋）

###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金鉼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鉼而注於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也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為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有一牀一鉢鉢圓而牀方中有人馬言三才之象也器如欹形滿則平溢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

### 蘭陵王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欲所勸胡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僉載）

### 僧靈昭

北齊有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遂與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刺還上飲若不盡船終不去未幾靈昭忽搯心疑有刃刺須臾吐血而終

### 七寶鏡臺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鎖纔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咸啟婦人各出戶前（出皇覽）

## 卷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 水飾圖經

煬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授伏犧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水鸕魚銜錄圖出翠媯之水並授黃帝黃帝齋於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授蒼頡堯與舜坐舟於河鳳凰負圖赤龍載圖出河並授堯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堯與舜遊河值五老人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白面長人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鑿龍門疏河禹過江黃龍負舟玄夷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遇兩神女於泉上帝天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為黑玉赤文姜嫄於河濱履巨人之跡棄后稷於寒冰之上鳥以翼覆之王坐靈沼於牣魚躍太子發度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麾陽侯之波成王舉舜禮榮光幕河穆天子奏鈞天樂於玄池獵於澡津獲玄貉白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過九江黿鼉為梁塗修國獻昭王青鳳丹鵲飲於浴溪王子晉吹笙于伊水鳳凰降秦始皇入海見海神漢高祖隱芒碭山澤上有紫雲武帝泛樓船於汾河遊昆明池去大魚之鉤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漢桓帝遊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譙水擊水蛟魏文帝興師臨河不濟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酒勸預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蒼文玄龜銜書出洛青龍負書出河並進於周公呂望釣磻溪得玉璜釣卞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鈐齊桓公問愚公名楚王渡江得

沛寶秦昭王宴於河曲金人捧水心劍造之吳大帝臨釣臺望葛玄劉備乘馬渡檀溪澹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淄丘訢與水神戰周處斬蛟屈原遇漁父卞隨投潁水許由洗耳趙簡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龜莊惠觀魚鄭弘樵徑還風趙炳張蓋過江陽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羅水巨靈開山長鯨吞舟若此等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雜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闊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為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其妓航水飾亦雕裝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機使之奇幻之異出於意表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盃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約岸水中安機如斯之妙皆出自

黃袞之思寶時奉敕撰水飾圖經及檢校良工圖畫既成奏進敕遣寶共黃袞相知於苑內造此水飾故得委悉見之袞之巧性今古罕儔（出大業拾遺）

### 觀文殿

隋煬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為書堂各十二間堂前通為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廚前設方五香重牀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曲象簟秋設鳳綾花褥冬則加綿裝須彌氈帝幸書堂或觀書其十二間內南北通為閃電窗零籠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之妙金鋪玉題綺屏華榱輝映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當戶地口施機擧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擧前行去戶一丈腳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昇閣扇即開書廚亦啟若自然皆一機之力擧駕出垂閉復常諸房入戶式樣如一其所撰之書屬辭比事條貫有序文略理暢互相明發及抄寫真正文字之間無點竄之誤裝翦華淨可謂冠絕今古曠世之名寶自漢已來訖乎梁文人才子諸所撰著無能及者其新書之名多是帝自製每進一書必加賞賜（出大業拾遺）

### 劉交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後竟遭撲殺（出朝野僉載）

### 張崇

唐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悉備（出朝野僉載）

### 十二辰車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輾轉不滅（出朝野僉載）

### 銅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為銅鳩氈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出朝野僉載）

###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出朝野僉載）

### 楊務廉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出朝野僉載）

### 王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出朝野僉載）

### 薛昚惑

薛昚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出朝野僉載）

### 馬待封

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窮伎巧於是指南車記里鼓相風烏等待封皆改修其巧踰於古待封又為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戶后將櫛沐啟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巾櫛至后取已木人即還至於面脂粧粉眉黛髻花應所用物皆木人執繼至取畢即還門戶復閉如是供給皆木人后既粧罷諸門皆闔乃持去其粧臺金銀彩畫木婦人衣服裝飾窮極精妙馬待封既造鹵簿又為后

帝造粧臺如是數年敕但給其用竟不拜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欹器酒山撲滿等物許之皆以白銀造作其酒山撲滿中機關運動或四面開定以納風氣風氣轉動有陰陽向背則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杯竿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踰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屬宮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其數奇於是變姓名隱於西河山中至開元末待封從晉州來自稱道者吳賜也常絕粒與崔邑令李勁造酒山撲滿欹器等酒山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大龜承盤機運皆在龜腹內盤中立山山高三尺峰巒殊妙（盤以木為之布漆其外龜及山皆漆布脫空彩畫其外山中虛受酒三斗）繞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山圍之池中盡生荷花及葉皆鍛鐵為之花開葉舒以代盤葉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葉中有杯承之盃受四合龍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酒若遲山頂有重閣閣門即開有催酒人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盞於葉龍復注之酒使乃還閣門即閉如復遲者使出如初直至終宴終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有穴潛引池中酒納於山中比席闌終飲池中酒亦無遺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龍注酒其中虛則欹中則平滿則覆則魯廟所謂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誠盈滿孔子觀之以誡焉杜預造欹器

不成前史所載若吳賜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紀聞）

## 卷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 華清池

玄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雁仍為石梁及石蓮花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於池中仍以石梁橫亘其上而下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之而蓮花石梁尚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池數十間屋宇環迴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檀香水船致於其中至檝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池中壘瑟瑟及檀香木為山狀瀛洲方丈（出譚賓錄）

###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合丘禺藁山（合丘禺藁山見山海經）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illegible]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觀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動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繃褓曷能為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出杜陽編）

###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貓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角鬣爪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技試為我出志和于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喂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鷂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於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面且紅上每覩芳盛歎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蝴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不獲者上令張網於宮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而內人爭以絲縷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於粧奩中其夜開寶廚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為蝶者宮中方覺異焉（出杜陽編）

## 絕藝

### 督君謨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製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君

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鏃法。列子。且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氂角之弧。朔蓬之幹。射貫蝨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己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為父子。刻臂為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出酉陽雜俎）

### 李欽瑤

天寶末。有騎將李欽瑤者。弓矢絕倫。以勞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隸臨淮與史思明相持於陝西。晨朝合戰。臨淮布陣。徐進去敵尚十許里。忽有一狐起於軍前。跟蹌而趨。若導引者。臨淮不懌曰。越王軾怒蛙。蓋激勵官軍士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豈有前陣哉。即付欽瑤以三矢。令取狐焉。欽瑤受命而馳。適有淺蕪三二十畝。狐奔入其中。欽瑤逐之。欻有野雉驚起馬足。徑入雲霄。欽瑤翻身仰射。一發而墜。然後鳴鞭逐狐。十步之內。拾矢又中。於是攜二物以復命焉。舉軍懽呼。聲振山谷。時回鶻列騎置陣於北原。其首領僅一二百輩。棄軍飛馬而來。爭捧欽瑤。似為神異。仍謂

回鶻非回鶻之蝎。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異記）

### 蘇州游僧

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游僧曰。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木為楔。可以正之。寺主從焉。游僧每食訖。輒取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椓其間。未旬日。閣柱悉正。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十瓮。恐為蛟龍所伏。以致雷雹。（出國史補）

###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蘆。云翻葫蘆易於翻鞠。（出酉陽雜俎）

### 僧靈鑒

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常自為彈丸。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扇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丸之。陰乾。鄭彙為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寅常與靈鑒較角放彈。寅指一樹節。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寅自一發而中之。彈丸反射而不破。靈鑒控弦。百發百中。皆節陷而丸碎焉。（出酉陽雜俎）

### 張芬

張芬曾為韋皋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弓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寸節。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研如人模成。（出酉陽雜俎）

### 河北將軍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彎弓數百斤。常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出酉陽雜俎）

### 西蜀客

又張芬在韋皋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取蠅。拈其後腳。略無脫者。（出酉陽雜俎）

### 陟屺寺僧

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貼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狹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

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為也。（出酉陽雜俎）

## 卷二百二十八　博戲

### 弈棊

### 羊玄保

宋文帝善弈棊。常與太平羊玄保棊。玄保戲賭。得宣城太守。當敕除以為虛受。（出談藪）

###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棊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宿寓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皆闔户。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户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棊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毎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

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新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新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祕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新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新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新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棊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出集異記）

## 一行

一行本不解弈棊。因會燕公宅。覩王積新棊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手。晉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或言王積新對玄宗棊局畢。悉持出。（出酉陽雜俎）

## 韋延祐

韋延祐圍棊與李士秀敵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饒兩路。延祐本應明經舉。道過大梁。其護戎知其善弈。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棊人。就中弈棊明經者多解。（出嘉話錄）

##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棊。上敕待詔顧師言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棊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煖玉。更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棊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出杜陽編）

# 彈棊

## 漢成帝

漢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棊以獻。上悅。賜之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出小說）

## 魏文帝

彈棊。魏宮內用裝棊戲也。文帝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出世說）

又文帝嘗云。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妙工有二焉。合卿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今彈棊用棊二十四。色色別貴賤。又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餘者間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出世說）

## 藏鉤

舊言藏鉤起於鉤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傚之。目為藏鉤也。殷敬順敬訓曰。彄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鉤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為飛鳥。又令為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賦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為戲矣。（出酉陽雜俎）

## 桓玄

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鉤。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在。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屬病瘧。在廨。桓遣信請顧起病。令射取虎探。即來坐定。語顧云。君可取鉤。顧答云。賞百匹布。顧即取得鉤。桓朋遂勝。（出渚宮故事）

## 高映

舊說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占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段成式常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之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因視盜也。（出酉陽雜俎）

## 石旻

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彄注之必中。張遂賁鉤於巾襞中。旻良久笑曰。盡張空拳。有頃。眼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段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貌。辯其相當擾疑其見。給竟不及畫。（出酉陽雜俎）

## 雜戲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竪棊於

非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出西京雜記）

小戲中於弈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段成式讀座右方為之蹙戎（出酉陽雜俎）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之樗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乃為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彩十全白為四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梟為二撅為三（二六者雜彩也）貴彩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彩則否新加進六兩彩（出國史補）

貞元中有杜勸好長行皆有佳名各記有輕抄夏中用者為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輕健而名之（出嘉話錄）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天后嘗夢雙陸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於廢慶弔忘寢餘及博徒用之於是彊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棊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芃首出如彈棊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為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出國史補）

## 卷二百二十九　器玩

###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戎獻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滿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出十洲記）

### 周靈王

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陽臺渠胥國來獻玉駱駝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火齊鏡高三尺暗中視物如晝向鏡則聞影應聲周人見之如神靈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遺）

### 王子喬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有人盜發之都無見惟有一劍懸在壙中欲取而劍作龍虎之聲遂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云真人去世多以劍代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

###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巒稚東有龍場千里玉瑤為林龍常鬬此處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堅凝如漆而有紫光可為寶器（出王子年拾遺記）

###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為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剛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滅一名斷水以之畫水開而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兔為之側轉四名懸翦飛鳥遊蟲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為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止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者（出王子年拾遺記）

### 漢太上皇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太上皇遊豐沛山澤中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了無疑色工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星精為輔佐以殲三猾水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為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削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工砥鍔終為鄙器上皇即解腰間匕首以投於爐中俄而烟焰衝天日為之晝闇及乎劍成殺三牲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路授余云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書記其年月及劍成工人規之其銘面存叶其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呂后藏於寶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如龍蛇改其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改曰靈金內府（出王子年拾遺記）

又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皆用七綵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其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昧十二年一加磨礱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出酉陽雜俎）

### 漢武帝

孫氏瑞應圖六神鼎者文質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王者興則出衰則去說苑云孝武時汾陰人得寶鼎獻之甘泉宮羣臣畢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壽王曰非周鼎上召問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壽王對曰周德者始於天授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暢於天下漏三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今漢繼周德口顯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求鼎於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寶自至此天所以遺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論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啟使飛廉折金以精神於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烹不舉自臧不遷自行拾遺錄云周末大亂九鼎飛入天池宋世書論云入泗水聲轉謬焉（出小說）

### 輕玉磬

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也（出洞冥記）

### 李夫人

漢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簪玉倍貴焉又以象牙為篦賜李夫人（出小說）

### 吉光裘

漢王莽時西戎獻吉光裘入水數日不濡入火不焦元凤不道之時服此裘以視朝馬（出十洲記）

### 西毒國

漢武帝時西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安在暗室中嘗照十餘丈其光如晝（出西京雜記）

### 桂宮

漢武帝為七寶床雜寶案雜寶屏風雜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出西京雜記）

### 西胡渠王

漢武帝塚裡先有玉箱琭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後有人扶風郿市買得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出異苑）

### 漢宣帝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

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紋織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雜記）

### 劉表

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論）

## 卷二百三十　器玩

### 蘇威

隋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日月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左右所污不以為意他日月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中有聲如雷尋之乃鏡聲無何而子夔死後又有聲而威敗其後不知所在（出傳記）

###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繞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書後世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

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燄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書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得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填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粮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所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向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

欲兒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兒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長眉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麤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勣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其骨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患疾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病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衒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

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以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兒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兒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出異聞集）

## 卷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 張華

晉張華生挺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捃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里閭所說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萬代博識無倫記事採言多所浮妄宜刪翦無據以見成文昔仲尼刪詩書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見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繁於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鑄爲硯又賜麟角管此遼西國所獻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言陟釐陟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斜側因爲名焉（出王子年拾遺）

### 晉惠帝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出異苑）

### 許遜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爲患旌陽沒水拔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萬仞師出焉（出朝野僉載）

### 陶貞白

梁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出尚書故實）

又貞白隱居貝都山中嘗畜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去人望之如二條青蛇本傳具載（出芝田錄）

### 張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於鎮州東野外見二白兔捕之忽却入地絕跡不見乃於入處掘之纔三尺許獲銅劍一雙古制殊妙於時長史張祖宅以聞（出朝野僉載）

### 唐儀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為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復前飾（出朝野僉載）

### 唐中宗

唐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常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出朝野僉載）

### 宋青春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衆所推西戎嘗歲犯邊境青春每臨陣必獨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咸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里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以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靈青春死後劍為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翰鎮西涼知之求易以他寶廣琛不與因贈之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出酉陽雜俎）

### 武勝之

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為宣州司士知靜江事忽於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夫戲投以石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劍上有篆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出廣異記）

### 李守泰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為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閣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為少年制之頗將愜於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扃閉戶牖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於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鑒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於揚子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於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真龍即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即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於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出異聞錄）

### 陳仲躬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習學不出月餘日有鄰家取水女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墜井而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尸仲躬異之閑日窺於井上忽見水中一女子其形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凝睇之際以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歎曰斯為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水不減忽一日水竭清旦有人叩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裝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訊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

每為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圖初方墜於井。遂為龍所驅使。為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甚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為太一使者交督。天下神龍。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為河南旱。勘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即命匠命一親信與匠同入井。囑曰。但見異物。即收。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濶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貯匣內。焚香以奉之。斯所謂敬元頴也。二更後。元頴忽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昔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小之差。元頴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許敬宗婢蘭苕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故不可取。遂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耳。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頴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將辭去。仲躬復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某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見。明旦。忽有牙人叩戶。兼領宅主來。謂仲躬便請移居。并夫役並足。未到齋時。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

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本。一無遺缺。並交割訖。從三日。其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為大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遺宅之劾也。其鏡背有三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如其位。於鼻四旁題云。夷則之鏡。（出博異志）

### 曹王皐

唐嗣曹王皐有巧思。精於器用。為荊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羯鼓棬。欲求通謁。先啟於賓府。賓府觀者咸討議曰。豈足尚耶。對曰。但啟之。尚書當解矣。及見皐。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鋼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皐曰。諸公心未信乎。但取食柈。自選其極平正者。令置棬於柈心。以油注棬中。棬滿而油無涓滴滲漏。皐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棬。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之家。眾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士人。宜償幾何。士人曰。不過三萬。及遺金帛器皿。其直果稱是焉。（出因話錄）

###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衆人大驚。其取鏡鑒形者。即時皆倒。嘔吐狼藉。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為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於故老。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出原化記）

## 卷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絕。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為畫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遇寒食。於人家庭柜粽䉶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出芝田錄）

### 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求買。初還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隨至其家。愛玩不捨。遂至百萬。已剋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搗帛石。以劍指之。石即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嘆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鋩頓盡。疑有所觸。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之而去。（出廣異記）

### 揚州貢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煉者。六七十煉則止。易破難成。往往有鳴者。（出國史補）

### 鄭雲逵

唐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莊居。橫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幘。被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君居上界。豈藉此乎。其人

求之不已鄭間使良久疾斫之不中劍墜黑氣著地數日方散（出酉陽雜俎）

## 張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温介云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盡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出酉陽雜俎）

##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鏡至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出酉陽雜俎）

## 浙右漁人

唐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於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縈脉動竦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于旁舍遂聞之於德裕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出松窗錄）

## 元稹

唐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遥望其江之滸有光若殘星焉遂令覘信一人往視之其人棹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其人乃擕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二如錢大而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澤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内巾箱之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出三水小牘）

## 李德裕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嘗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桑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叟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某今年老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已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設非洛匠無能有斷之者公如其言訪于洛下匠已殂矣子隨使而至玩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嘴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出録異記）

## 甘露僧

唐潤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衛公德裕廉問日常與之遊及罷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實衛公之所寶也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公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出桂苑叢談）

## 令狐綯

唐丞相令狐綯因話奇異之物自出鐵筩徑不及寸長四寸内取小卷書於日中視之乃九經並足其紙即蠟蒲團其文匀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難以言述又傾其中復展看輕綃一匹度之四丈無少秤之纔及半兩視之似非人世所有返輒太守懼追吏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書褚葦只須此筆乞先見相公書跡然後創製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錢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稱甘鼎鑊之罪仍乞械繫候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廷叟事云覩相公神翰宜此等筆相府得之試染翰甚佳復書云筆大可意宜優賜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贈叟而遣之（出芝田錄）

## 周邯

唐周邯自蜀沿流嘗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於探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邯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時方出云其下有關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寶物聞汴州八角井多有龍神時有異手出於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猶豫未果其友邠澤有利劍常自神之解劍授奴遣之入井邯與澤於外以俟之悄然經久忽見水精高躍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拿之復入劍與奴自此竝失邯悲其水精澤恨其寶劍終莫窮其事他日有人謂邯曰此井乃龍神所處水府靈司豈得輒犯可祭而謝之邯乃祭謝而去（出原化記）

## 真陽觀

新淦縣有真陽觀者即許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莊田頗爲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據江西八州之地時觀内因修元齋忽有一香爐自天而下其爐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内出蓮花一枝花有十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即十二屬也爐頂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著雲霞之衣相儀端嚴左手指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刻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時凡有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即蜚於田所放大光明邑民驚惶即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留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尋之却至舊觀道俗曰之爲瑞爐故

丞相樂安公孫偓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嫋下醮壇前其瑞爐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舉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發矣（出玉堂閒話）

### 陴湖漁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周數百里兩州之莞蒲萑葦迨芰荷之類賴以資之唐天祐中有漁者於網中獲鐵鏡亦不甚澁光猶可鑒面闊五六寸攜以歸家忽有一僧及門謂漁者曰君有異物可相示乎答曰無之僧曰聞君獲鐵鏡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挈將往所得之處照之看有何物如其言而往照見湖中無數甲兵漁者大駭復沉於水僧亦失之耆老相傳湖本陴州淪陷所致陷籍亦無載焉

### 文谷

僞蜀詞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喜曰今日方與二客為約看予桃核盃文方欲問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劉雲次乃昇官客沈默也劉謂之曰文員外亦有此因令取桃核盃出視之盃闊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也劉云予少年時常游華嶽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覩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

即以半片見授予寶之有年矣道士劉雲出一白石圓如雞子其上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簡衣帔纖悉皆具云於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闊一寸餘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云於巫峽山中得之文谷一日盡覩此奇物幸矣（出野人閒話）

## 卷二百三十三　酒

###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從山中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語其節至家醉臥不醒數日家人不知以為死也具棺殮葬之酒家至千日乃憶玄石前來沽酒醉當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問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闋矣於是與家人至玄石墓掘冢開棺玄始醒起於棺中（出博物志）

### 擒奸酒

河東人劉白墮者善於釀酒六月中時暑赫劉以甖貯酒曝於日中經一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師朝貴出郡者追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可至遠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帶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盜盜飲之皆醉遂備擒獲因此復名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出伽藍記）

### 若下酒

輿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釀酒醇美俗稱若下酒張協士所云荊州烏程豫北竹葉即此是也（出十道記）

### 崑崙觴

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舟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間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出酉陽雜俎）

### 碧筩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筩歷下效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冰（出酉陽雜俎）

### 九醞酒

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酒為酣暢其夜醉眠華常飲此酒醉

眠後輒敕左右轉側至覺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時為張公轉側其友人無人為之至明友人猶不起華咄云此必死矣使視之酒果穿腸流床下滂沱（出世說）

### 消腸酒

張華為醇酒煮三薇以漬麴糵糵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穫麥而食之糵用水漬三夕而麥生萌芽以平旦時雞初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雞鳴麥以釀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當時謂之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為長宵之樂二說聲同而事異焉（出王子年拾遺）

### 青田酒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樹與實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枚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盡一核所盛復中飲矣唯不可久置久則味苦難飲因名其核曰青田壺酒曰青田酒（出古今注）

### 黏雨酒

石虎於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上有銅龍腹空盛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雲霧名曰黏雨臺使以灑塵（出拾遺錄）

酒名

酒名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桃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郎官清河漢之三勒漿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毘黎勒訶黎勒（出國史補）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麴蘖杵米為粉以眾草葉胡蔓草汁溲（南人呼野葛為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為酒故劇飲之後既醒猶頭熱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飲既燒即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即揭瓶趣虛泥固猶存沽者無能知美惡就泥上鑽小穴可容筯以細筩插穴中沽者就吮筩上以嘗酒味俗謂之滴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市徧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時寘酒罌密固其上瘞於陂中至春漲水滿不復發矣候女將嫁因決陂水取供賀客南人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雜錄）

李景讓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眾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其然（出盧氏雜說）

夏侯孜

崔鄲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眾人皆延之時譏公夏侯孜為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譏公曰若不曾歷給舍京兆尹不合銜丞郎宴命酒紀來命下籌且吃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飲之良久方起（出盧氏雜說）

孫會宗

唐孫會宗僕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為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淹咄咄而出不相識頃即席說於主人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止側身於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夢瑣言）

陸扆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出北夢瑣言）

酒量

山濤

山濤字巨源飲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試之使人私默以記之至量而醉（出晉書）

周顗

周顗字伯仁飲酒量至二石及過江雖日醉每恨無對偶有舊對北來顗遇之為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醒顗使人視之客已腐脇而死矣（出晉書）

裴弘泰

唐裴均之鎮襄州裴弘泰為鄭滑館驛巡官充聘於漢南遇大宴為賓司所漏及設會均令走屈鄭滑裴巡官弘泰奔至均不悅責曰君何來之後大涉不敬酹後至酒已投紀籌弘泰謝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慢也叔父捨罪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器隨飲以賜弘泰可乎合座壯之均亦許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飲皆竭隨飲訖即寘於懷須臾盈滿筵中有銀海受一斗以上其內酒亦滿弘泰以手捧而飲飲訖目吏人將海覆地以足踏之捲抱而出即索馬歸驛均以弘泰納飲器稍多色不懌午後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飲必為酒過度所傷憂之遣暮令人視飲後所為使者見弘泰戴紗帽於漢陰驛廳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計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明日再飲回車日贈遺甚厚（出乾䐑子）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踘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容（出摭言）

嗜酒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飲沉醉從事趙達問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曰醉人謂清酒為聖人濁酒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出異苑）

劉伶

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如此渴甚求酒於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

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酌酒御肉塊然復醉（出晉書）

### 酒臭

義寧初一縣丞衣纓之冑年少時甚有丰彩涉獵書史兼有文性其後沉湎於酒老而彌篤日飲數升略無醒時得病將終酒臭聞於數里遠近驚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釋典戒酒令人昏癡今臨亡酒臭彰其入惡道耳（出五行記）

## 卷二百三十四　食

### 吳饌

吳郡獻海鮸乾鱠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徑尺數盤并狀奏作乾鱠法帝示羣臣云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為異今日之鱠乃是真海魚所作來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虞世基對曰術人之魚既幻其鱠固亦不真出數盤以賜達官作乾鱠之法當五六月盛熱之日於海取得鮸魚大者長四五尺鱗細而紫色無細骨不腥者捕得之即於海船之上作鱠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縷切隨成隨曬三四日須極乾以新白瓷瓶未經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風入經五六十日不

異新者取啖之時開出乾鱠以布裹大甕盛水漬之三刻久出帶布瀝却水則皦然散置盤上如新鱠無別細切香柔葉鋪上筯撥令調勻進之海魚體性不腥然鯔鮸魚肉軟而白色經乾又和以青葉皙然極可噉又獻海蝦子三十梃梃長一尺闊一寸厚一寸許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蝦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竹籃中于大盆內以水淋洗蝦子在蝦腹下赤如覆盆子則隨水從籃目中下通計蝦一石可得子五升從盆內漉出縫布作小袋子如徑寸半竹大長二尺以蝦子滿之急繫頭隨袋多少以末鹽封之周厚數寸經一日夜出曬夜則平板壓之明旦又出曬夜以前壓十日乾則拆破袋出蝦子梃色如赤琉璃光徹而肥美勝于鯔魚數倍又獻鮸魚含肚千頭極精好作之法當六月七月盛熱之時取鮸魚長二尺許去鱗淨洗停二日待魚腹脹起方從口抽出腸去腮留目滿腹納鹽竟即以末鹽封周徧厚數寸經宿乃以水淨洗日則曝夜則收還安平板上又以板置石壓之明日又曬夜還壓如此五六日乾即納乾瓷甕封口經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徹有如黃油肉則如糗又如沙棊之蘇者微鹹而有味味美於石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獻而肉強不及此法出自隋口味使大都督杜濟濟會稽人能別味善於鹽梅亦古之符朗今之謝諷也

（出大業拾遺）

又吳郡獻松江鱸魚乾鱠六瓶瓶容一斗作鱠法一同鮸魚然作鱸魚鱠須八九月霜降之時收鱸魚三尺以下者作乾鱠浸漬訖布裹瀝水令盡散置盤內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鱠撥令調勻霜後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之佳味也紫花碧葉間以素鱠亦鮮潔可觀吳郡又獻蜜蟹三千頭作如糖蟹法蜜擁劍四甕擁劍似蟹而小二螯偏大吳郡賦所謂烏賊擁劍是也（出大業拾遺）

### 御廚

御廚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京都人說兩軍每行從進食及其宴設多食鵝鴨之類就中愛食子鵝鵝每隻價值二三千每有設據人數取鵝燖去毛及去五臟釀以肉及糯米飯五味調和先取羊一口亦燖剝去腸胃置鵝於羊中縫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却羊鵝渾食之謂之軍羊殁忽翰林學士每遇賜食有物若畢羅形麤大滋味香美呼為諸王修事（出盧氏雜說）

### 五侯鯖

婁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旦五侯家各遺餉之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餉之鯖而食甚美世所謂五侯鯖君卿所致（出語林）

武云護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為之鯖也（出世說）

又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出西京雜記）

### 劉孝儀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座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餚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向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恨孝儀曰實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為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尾但未是尾耳（出酉陽雜俎）

### 䱇議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䱇之就腊驟于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蚶

嬀眉目內缺𩟄滌淪之氣唇吻外緘非全人之慎不榮不悴背草木之不材無聲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出酉陽雜俎）

## 䱉表

後梁韋林京兆人南遷於襄陽天保中為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為䱉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䱉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屛息憑籠臨鼎載戰載兢臣美愧夏鱧味慙冬鯉常恐鮐腹之譏懼貽鼈巖（五甘反）之誚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蒙鈞拔遂得超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桂紆蘇佩欓輕訹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齏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無任屛營之誠謹詣銅鐺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致謝（出酉陽雜俎）

## 熱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賜食之謂之熱洛河賜安祿山及哥舒翰（出盧氏雜說）

## 名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其湯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又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蒸麞麞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為驢鬃駝峯炙（出酉陽雜俎）

## 敗障泥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飯食每說無物不堪吃唯在火候善五味當取敗障泥胡盝修理食之其味佳（出酉陽雜俎）

## 尚食令

馮給事入中書祗候宰相見一老官人衣緋在中書門立候通報時夏諶公為相留坐論事多時及出日勢已晚其官人猶尚在乃遣人問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見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見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入給事偶未去官人見宰相了出謝云若非給事恩遇某無因得見相公某是尚食局造䭔子手不知給事宅在何處曰在親仁坊曰欲說薄藝但不知給事何日在宅曰來日當奉候然欲相訪要何物曰要大臺盤一隻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鐺炭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棗爛麵少許給事素精於飲饌歸宅便令排比仍垂簾家口同觀之至日初出果秉簡而入坐飲

---

茶一甌便起出廳脫衫靴帶小帽子青半臂三幅褲花襆袜肚錦臂鞲遂四面看臺盤有不平處以一楔填之候其平正然後取油鐺爛麵等調停袜肚中取出銀盒一枚銀篦子銀笊籬各一候油煎熟於盒中取䭔子豏以手於爛麵中團之五指間各有麵透出以篦子刮郤便置䭔子於鐺中候熟以笊籬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郤投油鐺中三五沸取出拋臺盤上旋轉不定以太圓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狀（出盧氏雜說）

## 大餅

王蜀時有趙雄武者衆號趙大餅累典名郡為一時之富豪嚴潔奉身精於飲饌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執役當廚者十五餘輩皆著窄袖鮮潔衣裝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陸俱備雖王侯之家不得相倣焉有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擀一枚大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家有廣筵多於衆賓內獻一枚裁剖用之皆有餘矣雖親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餅之號（出北夢瑣言）

## 能食

## 范汪

晉范汪能噉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須臾而盡（出晉書）

## 宋明帝

宋明帝諱彧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噉豬肉炙常至二百臠（出宋書）

## 苻堅三將

苻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胡乂護磨那為右鎮郎奄人申香為拂蓋郎並身長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出前秦錄）

## 菲食

## 茅容

後漢茅容字季偉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殺雞為饌林宗初以為己設既而容獨以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勸之就學竟以成德（出陳留耆舊集）

## 陸機

陸機詣王武子有數斛羊酪指示陸曰卿江東無敵此曰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出世說）

## 羊曼

晉羊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必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即漸罄。不復精珍。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有羊固者。拜臨海太守。備饌。竟日皆精。雖晚至者。猶有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也。（出晉書）

太平廣記第十八冊終

---

# 太平廣記第十九冊

## 卷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宋　李　昉編

### 宗世林

漢末。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為人。不與交。及武帝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既忤旨見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門。必拜牀下。其禮重如此。（出世說）

### 禰衡

禰衡。字正平。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之交。時衡未二十。而文舉已五十餘矣。（出本傳）

###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遠來視子。今有難而捨之去。豈伯行耶。賊既至。謂伯曰。大軍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獨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賊聞其言異之。乃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乃偃而退。一郡獲全。（出殷芸小說）

### 管寧

魏管寧與華歆友善。嘗共園中鋤菜。見地有黃金一片。管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華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管讀書如故。華廢書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出世說）

### 竹林七賢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内山濤。三人年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謂之竹林七賢。（出世說）

### 嵇康

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延。安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出語林）

### 山濤

山濤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濤與二人異於常交。問之。濤曰。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趙狐。意欲窺之。可乎。濤曰。可。他日二人來。勸濤止之宿。具酒食。妻穿墉視之。達旦忘返。濤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耳。濤曰。伊輩亦以我識度為勝。（出世說）

## 王安期

晉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旨音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出世說）

## 王敦

庾亮見王敦問曰聞君有四友何者為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我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劣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躡庾公之足乃止（出世說）

## 孫伯翳

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嘗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宜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出談藪）

## 湘東王繹

梁湘東王繹博覽羣書才辯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雲為布衣之交（出談藪）

## 唐霍王元軌

唐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謙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而詰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出談賓錄）

## 王方翼

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長孫無忌親許敬宗既陷無忌懼持滿為己患乃誣其同反追至京拷訊嘆曰身可殺辭不可辱吏為代占而結奏遂死獄中尸在城西親戚莫敢收視者王方翼嘆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骴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焉高宗義之而不問（出新語）

## 吳少微

吳少微東海人也少負文華與富嘉謨友善少微進士及第累授晉陽太原尉拜御史時嘉謨疾卒為文哭之其詞曰維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謨卒於京師少微時在官署聞之投袂而起疾行乎衫席匍匐於寢門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

子昌所明昌有律昌可得而見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尸公中書徐元二舍人兵部張郎中說未嘗值我不嘆於朝夫情悼之賦詩以寵亡也其詞曰吾友適不死於戲社稷臣直祿非造利常懷大庇人乃無承明籍遺此敦祥春藥礪其可畏皇穹故匪仁疇昔與夫子孰云異天倫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陳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鼓興幹河岳氣詞毒鬼神可悲不可朽東轄沒荒榛聖主賢為寶吁茲大國貧詞人莫不嘆美既而病亟長嘆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官職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慷慨而終（出御史臺記）

## 張說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辯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為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寮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謇諤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于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讜逐咸久因加甄收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出明皇雜錄）

## 柳芳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為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多續成之（出國史補）

## 杜佑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也如故人子弟佑見贊為□□□□因□之曰□□有一言為入郎久□□□□□蔽為珪穆□納之友□□戚也（出嘉話錄）

## 李舟

隴西李舟與齊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於夔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諂黷欲修書遂迴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為蒼生之望不為不幸為足下之謀則名遂身退斯又為難僕知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望增嘆僕所病沉痼方辛子弟力衰與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僕耶足下素僕所知其於得喪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唯強飯自愛珍重珍重（出摭言）

##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與元相國稹友善。以詩道著名。號元白。其集內有哭元相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有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出北夢瑣言）

### 許棠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是戴潛遣一价。䘏其家矣。（出摭言）

### 陸龜蒙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於蘇臺。龜蒙幼精六籍。長而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為廬江吳興二郡倅。丞相李蔚盧攜景重之。羅隱寄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當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於家。與皮日休為詩友。（出北夢瑣言）

### 顏蕘

顏給事蕘謫官。歿於湖外。末閒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詞云。寓於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為詩文之交。一紀無渝。龜蒙卒。為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於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即解攜而去。莫我知也。後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予今日以前不變。不知後日見予骨肉孤幼。復如何哉。（出北夢瑣言）

## 卷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 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亙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龍舟。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戲。又於宮中作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宮之欄楯。皆珠玉飾之。（出述異記）

### 漢武帝

漢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焉。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鈴鑷。飾以流蘇。走如鍾磬。動若飛幡。後得貳師天馬。當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毛有綠光。皆長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孫□□□□□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出西京雜記）

### 丁媛

長安巧工丁媛者。為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屬。又作卧褥香爐。又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媛始更為之。設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爐以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刻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能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其輪大皆徑尺。遞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皆寒凛焉。（出西京雜記）

### 淋池

漢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珮。花葉雜萎。芬芳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人肌理。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相為戲。楚詞謂折芰荷以為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十葉。根浮水上。實沉泥表。泥如紫色。謂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時命水戲。遊宴永日。工人進一巨檣。帝曰。桂楫松舟。嫌其重朴。況乎此檣。豈可得而來也。乃命文梓為舟。木蘭為柂。刻飛鸞翔鷁。飾其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為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誰云好手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為樂豈為多。帝大悅。起游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諫者多。遂省遊蕩奢侈。埋毀臺池。焚舟荷芰。隨時廢滅。今臺址無遺。池亦平焉。（出拾遺錄）

### 霍光妻

漢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名入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躡。六十日成一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斛。緋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黃金百兩。又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薄曰。吾為若何成功而報我若是哉。（出西京雜記）

### 韓嫣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競拾取焉。（出西京雜記）

### 袁廣漢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童八九百人。於北芒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內。搆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旄牛青兕。奇禽怪獸。

積委其間移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育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屬閣以從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袁廣漢後得罪誅沒入官其園鳥獸草木皆移植於上苑中矣（出西京雜記）

## 霄遊宮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宵遊宮以漆為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恍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帶玄綬衣珮雖加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方秉炬燭宴幸既罷靜鼓息罩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期門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坐但覺耳中若聞風雷之聲以其疾也一名雲雷宮所行之處或以氈綈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也雖惑於微行暱宴民無勞怨每來與近寵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旁國之窮老皆呼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箴言指諫於是焚宵遊飛行之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直如轉丸焉（出拾遺錄）

## 沙棠舟

漢成帝常以三秋暇日與飛燕遊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貴其不沈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為虯龍雕飾如真象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文桂為柂枻每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則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乃以金鎖纜雲舟使佽飛於水底引之值輕風時至飛燕殆以風飄颻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遊倦乃返飛燕後漸見疏常怨恚曰以妾微何時復預纓裾之遊漾雲舟於波上耶帝為之憮然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風臺飛燕結裾處（出拾遺錄）

## 趙飛燕

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佳晨貴姊懋膺洪冊上貢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至金花紫綸帽金花紫羅面衣織成下裾同心七寶釵七寶綦履玉環五色文綬鴛鴦襦雲母屏風琉璃屏風雲母七寶扇琥珀枕龜文枕金錯繡襠琉璃瑪瑙彄珊瑚玦黃金步搖金博山爐七支燈迴風扇椰葉席金蒲圓璫孔雀扇五明扇九華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卮（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真黃鴛鴦襦及被（出西京雜記）

## 郭況

漢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童四百人以金為器皿鑄冶之聲徹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鑄冶之聲盛也於庭中起高閣曆衡石於其上以稱量下

有藏金庫列武士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梁棟間光彩射目晝視如星夜視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萬千都城之富難匹其內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為瓊廚金庫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為一時所知也（出拾遺錄）

## 後漢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遶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淺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來涼氣也其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絃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逾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長一丈南國所獻也其葉夜舒晝捲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日出見葉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嘆曰使萬年如此則為上仙矣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粧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為浴湯宮人以之沐浴浴畢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內豎為雞鳴於館北起雞鳴堂多畜雞每醉樂迷於天曉內閹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仍以炬燭投於殿下帝乃驚寤及董卓破京師收其美人焚其堂館至魏咸熙中於先帝投燭處溟溟有光如星後人以為神光於此地建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稀除焉（出王子年拾遺）

## 石崇

晉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甥也嘗以一珊瑚樹與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視崇崇視訖舉鐵如意擊碎之應手丸裂愷甚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尺條幹絕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比者甚眾愷悵然自失（出世說）

## 王敦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上廁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盆貯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飲之群婢莫不掩口（出世說新書）

## 魏高陽王雍

後魏高陽王雍居近青陽門外數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亘飛簷華宇膠葛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綺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競響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

而絲管迭奏。連宵盡日。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及雍薨後。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士康宅亦近清陽外。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為綠水歌。艷姿善為逐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歌綠水文鳳之曲焉。（出伽藍記）

### 元琛

後魏王侯外戚公主。阻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阿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績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耶。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中。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者十餘。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環鎖。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鎖。玉鳳銜鈴。金龍吐旆。素柰朱李。枝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其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庫藏。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厭。見之惋歎。不覺成疾。還家臥三日。不能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之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為羨歎。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及爾朱氏亂後。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邱里閭。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堂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也。（出伽藍記）

### 隋煬帝

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啟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者輕車

之比。此實天心。非關人事也。（出朝野僉載）

又唐貞觀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殿內諸房。莫不綺麗。后妃嬪御。皆盛衣服。金翠煥爛。設庭燎於階下。其明如晝。盛奏歌樂。乃延蕭后與同觀之。樂闋。帝謂蕭后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妾常侍從。見其淫侈。隋主每當除夜。（至及歲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沉香甲煎之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內房中。不燃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千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內所燭。皆是膏油。但乍覺烟氣薰人。寔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紀聞）

### 則天后

則天造明堂。於頂上鑄鐵為鸑鷟。高二丈。以金飾之。軒軒若飛。數年。大風吹動。猶存其趾。更鑄銅為大火珠。飾以黃金。煌煌耀日。今見存焉。又造天樞於定鼎門。並番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鐵山為腳。鑄銅為二麒麟。以鎮四方。上有銅盤。徑三丈。蛟龍人立。兩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鐫文於柱。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後開元中推倒。銅入上方。（出唐新語）

### 許敬宗

唐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於其上。以為戲樂。（出國異記）

### 張易之

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為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宮。迥秀被出。降為衛州長史。（出朝野僉載）

###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贓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歎曰。觀其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

中書令韋氏之敗被誅（出朝野僉載）

### 安樂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起鈒鏤窮寵使娟真珠瑪瑙琉璃琥珀頗梨珊瑚車渠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庫藏之物盡於是矣（出朝野僉載）

### 又

安樂公主改為悖逆庶人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為山以象華岳引水為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斜橋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為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言之難盡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游觀車馬填咽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出朝野僉載）

### 又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蕩谷掃地無遺至於網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焚寶器於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屬於是採捕乃止（出朝野僉載）

### 楊慎交

景龍中妃主家競為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出國史纂異）

###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俱竪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綺羅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縣年少婦女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下踏歌三日夜觀樂之極未始有之（出朝野僉載）

### 玄宗

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鴈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迴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為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籠組繡為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值（出明皇雜錄）

### 虢國夫人

楊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於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酬虢國中堂既成召匠圬鏝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為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虢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出明皇雜錄）

## 卷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 韋陟

韋斌雖生於貴門而性頗質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於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於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於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歎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尤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搘頤竟日懶為一言其於饌饈尤為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值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箸每令侍婢主尺題往來復章未嘗自札授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為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

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遣使人止之今立於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十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出酉陽雜俎）

### 芸輝堂

元載造芸輝堂於私第芸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而更以沉香爲梁棟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晶爲押絡以眞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帥首即鮫綃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當時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其餘服玩奢僭卒皆擬於帝王家芸輝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於白蘋其花紅而且大有如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大惡遂剖其花亦無所見因秘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龍髯拂

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以爲柄刻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於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致引水於空中即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焠焠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而進內載自云得之於洞庭道士張知和（出杜陽編）

### 又

載之妻王氏字韞秀縉之女也初王縉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裝盡爲紙筆之費王氏父母未知或知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厭薄之甚元遂遊秦爲詩别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春風妻請偕行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淋離别淚攜手入西秦載既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姊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載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或多閽阻王氏復爲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載於是稍減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於閑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絲絛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閑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體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韞秀常分饋服飾於他人而不及太原之骨肉每曰非兒不禮於姑姊其奈當時見辱何載後貪恣爲心竟招罪累上惡誅之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亦高載被戮上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歎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斃之載寵姬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卻塵之褥出自句驪國云却塵獸毛爲之其色紅殷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二三兩摶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求之唯賈至楊炎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時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褒美其略

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纖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於相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心腹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從之天下齎貨求官職者無不恃載雄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瑤英爲里人妻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自一婦人致也（出杜陽編）

### 裴冕

裴冕代裴鴻漸秉政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冕性本靡好尚車服名馬侈數百金鑄者十匹每會客滋味品數多有不知名者（出朝野僉載）

### 于頔

于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荆南打獵大修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錦鞍韉此郡因而空耗（出傳載）

### 王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爲欄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眞珠悉投於中汲其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爲大兵梟戮赤其族涯骨肉色並如金（出獨異志）

##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三萬爲雜以珠玉寶貝雄黃朱砂煎汁爲之過三錢則棄其柤（出獨異志）

## 楊收

咸通中崔安潛以清德峻望爲鎮時風宰相楊收師重焉欲設食相召無由可入先請崔公之門人方便爲言至於再三終未許楊意轉堅稍稍亦有流言或勸崔曰時相不可堅拒不得已而許之楊喜甚遽令排比然後請日祗候先是崔公親情闇人亦與楊通舊欲求事請公言之終難啓口將赴楊之召謂親情曰修行今召我食明日爾但與側近祗候此際必言之倘或要見爾便須即來及崔到楊舍見廳館鋪陳華煥左右執事皆雙環珠翠崔公不樂飲饌及水陸之珍臺盤前置香一爐烟出成樓閣之狀崔別聞一香氣似非烟爐及珠翠所有者心異之時時四顧終不諭香氣移時楊曰相公意似別有所矚崔公曰某覺一香氣異常酷烈楊顧左右令於廳東間閣子內縷金案上取一白角楪子盛一漆毬子呈崔公曰此是罽賓國香崔大奇之宴罷返歸竟不說得親情求事據太宗實錄云罽賓國進拘物頭花香聞數里疑此近是人見楊門人說相公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精巧可愛云是于闐王內庫中物（出盧氏雜說）

##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更罄內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縷金爲笊籬箕筐製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爲床楮以金龜銀鹿更琢五色玉爲器皿什物合百寶爲圖案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卻寒之簾犀簟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真珠以成也卻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卻寒鳥骨之所爲也但未知出於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鷓鴣之斑其匣飾以翠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精巧華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有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枕頭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幙色如瑟瑟闊三尺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沾濕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巾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絕倫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垢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奈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精巧奇妙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不知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諸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漢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角綴五色錦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者仍雜以龍腦金屑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木狀其上悉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觀者眩其目時有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乎曰非也予幼給事於嬪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質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數異焉上日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有綠花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中縷健如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三四分撤即復故其諸品味他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餐飫如里中糠秕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具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則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賨爲禳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賨具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於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其藥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雖日加藥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遂自製挽歌詞令朝臣繼和及庭祭日百司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駱駝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從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輿刻木爲數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衆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珠瑟瑟爲帳幙者千隊其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焚昇霄百靈之

香。而擊歸天宗金之聲。繁華輝煥。殆將三十餘里。上又賜酒一百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及靈輀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誦。自後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進歎百年曲。聲詞哀怨。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取絹八百匹。畫作魚龍波浪文。以為地衣。每舞竟。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無有少改。可及善囀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曲。須臾間。變態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麵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俄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以為酒。及啓。皆實以金寶。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入。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出杜陽編）

### 李璋

李絳子璋為宣州觀察使。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觀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亦從坐。（出杜陽編）

###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東洛。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具宴為託。僧曰。某與為門徒久矣。每覩其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於精辦小筵。亦未為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奴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餚饌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於口。各相眄良久。咸若啗檗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飪為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既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餚饌可謂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剝掠俱盡。昆仲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於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百。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低頭慚靦。無復詞對。（出劇談錄）

## 卷二百三十八　詭詐

###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眾。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眾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竄。捕訪擒獲。斬之於市。并其黨十餘人。（出朝野僉載）

###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群烏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餅於地。群烏爭來食之。其後數如此。烏聞哭聲以為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出朝野僉載）

###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家貓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貓犬同時產子。取貓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貓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為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知連理木合歡瓜。麥分歧。禾同穗。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並是人作。不足怪焉。（出朝野僉載）

### 唐同泰

唐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將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并州文水縣於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文水為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偽。不復採用。乃止。（出國史補）

### 胡延慶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不問。（出國史補）

### 朱前疑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頭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繫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內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對云。昨夜有聖人現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憂慮。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視。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出唐國史）

## 寧王

寧王嘗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鐍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嚬上訴。冶態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値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述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深腷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能爲新聲。當時號莫才人囀。（出明皇雜錄）

## 安祿山

玄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爲子。嘗於便殿與楊妃同宴坐。祿山每就見。不拜玄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出開天傳信記）

##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衆。先於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劚。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即於埋處劚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爲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尒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黃綾爲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去其一重。一回布布施。獲十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爲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出朝野僉載）

##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時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即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仗內。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猶詐云太子賜瓜。啗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麤米飯及黃臭韭虀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出朝野僉載）

## 劉玄佐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出國史補）

## 張祜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於人口。曰崔張眞俠士也。是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得堰名冬瓜。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劍。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酧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蹤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爲己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出桂苑叢談）

##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內晏清。多變服私遊寺觀。民間有奸猾者。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匹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就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襲。引二三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時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遺之而去。逡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閒。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聽。於是啟櫃罄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日早於朝門相覓。可奉引入內。所酧不輕。假服者遂躡衛而去。僧自是經日訪於內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人之黨焉。（出玉堂閒話）

## 王使君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郴州刺史王某者。不知何許人。將赴所任。抵於湘川。謁凝。凝召預宴於賓佐。王啓凝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遽問云。既是吾族。

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謂左右曰。促名郎君來。遂呼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則受以從姪之禮。因從容問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罷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悅。既退。凝復名其子謂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的非吾之枝葉也。遂徵屬籍尋其派。乃有通郎。已於某年某日物化矣。凝覩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誤受君之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二壯士退。乃命坐與餐。復謂之曰。當今清平之代。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慚赧。飲食為之不下。斯須踧踖而出。（出南楚新聞）

## 劉崇龜

劉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饆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實對。食潑生。朝中聞而哂之。及鎮番方。京國親之賓乏者俟其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卒於鎮。和歸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於市。為當時所鄙。（出北夢瑣言）

## 李延召

王蜀將王宗儔帥南梁日。聚糧屯師。日興工役。鑿山刊木。略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釋氏。軍中皆右執凶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於刁斗。時有健卒李延召。繼年役於三泉黑水以來。採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如來。乘輿跨象。出入巖崖之中。飛昇松柏之上。如是之報甚頻。某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此感應。今乞歸兵籍。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証無上之果。宗儔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身於行伍之間。遣理於幻泡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能彌。何太猛利。大願難阻。真誠可嘉。准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監截一足。訖。送真元寺收管灑掃焚修。以欲矯妄免其役及跕斷足時。則怖懼益切。於是逃延十餘日。衷號宛轉。遇其錄然。宗儔聞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閑話）

##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敝服襤褸。常巡成都市廛。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為其言語悲嘶。形容顦顇。居於早遷橋側。後有勢家於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榭。遂強買之。及闢其主寶。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

---

千萬。鄽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槩呼求事官人為乞措大。（出朝野僉載）

##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叩扉者。啓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霜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盃漿。二子延入賓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籬內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斤。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其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効斬魔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輩悉具畚鍤。候擇日發土。則可以目覩矣。然若無術以制。則遁匿黃壤。不復能追。今俟良宵。剪方為壇。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戒僮僕無得泄者。問其結壇所須。曰繳纏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色綵纏素甚多。洎几案罏香裀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者。假以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然皿須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於親友。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為務。今有囊篋寄太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勝。緘鐍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於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無得窺隙。某當效景純散髮銜劒之術。脫為人覘。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畚鍤來。及夜而發之。冀得靜觀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舉。不得已。闢戶覘之。默絕影響。步至樹下。則擲盃覆器。飲食狼藉。綵纏器皿。悉已攜去。輪蹄之跡。錯於其所。疑用繳纏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乃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信於人。驚愕憂慚。默不得訴。（出唐闕史）

##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藏鏹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於其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封。則蒲紙加蠟。昧墨斜行。為其先考所遺者。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大禍。然吾已請於陰隲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出於春明門外。逆旅備縑帛。隨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橋。步及石岸。見黃衣者。即置於前。禮祝而退。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即挈縑以歸。急理家事。當為窮討。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合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止於春明門外。矜嚴不寐。俟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灞橋。雅恐無所覩。至則果有一物。形質詭怪。蓬頭黃衣。交臂束膝。負柱

而坐俛首以厭少年驚喜捧縑於前祈祝設拜不敢卻顧疾驅而回返帳相慶以為幸免矣獨有僕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復有擲書者僕夫立擒之乃鄰宇之導青衿者啟其緘札蒲蠟昧墨如初詞曰汝災甚大囊之壽泉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滸其家則狀始末訴於官司詰問具伏遂寘於法時李常侍曩為萬年令訟牒數年尚在（出乙史）

## 李全皐

護軍李全皐罷淮海監臨日寓止於開元寺以朝廷艱梗未獲西歸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爐火之事全皐乃延而禮之自此與之善一日語及黃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黃金二十餘兩為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甚喜其說顧囊有金帶一條可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既備周火之日後日躬自看驗居數日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日數既滿齋沐而後開視黃金爛然的不虛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徵一旦道人不來蒸爐一切如舊疑駭之際俄經再宿久待訝其不至不得已啟爐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而止道人絕無蹤跡（出桂苑叢談）

## 文處子

有處子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常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復為識者所誚追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為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賃以燒藥因火發焚其第延及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谿谷之中其虎隨之不離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蹲樹跑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及樹下乃徐去遂就樹擒之斬於燒藥之所（出王氏見聞）

# 卷二百三十九　諂佞一

## 安祿山

玄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安祿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閑國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萬歲後代朕君汝者安祿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祿乃拜玄宗嘉其志誠尤憐之（出譚賓錄）

##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執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寘生雀數枚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強從之敬奇既去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出大唐新語）

## 陳少遊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迴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為理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時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里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須千餘貫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於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貴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於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覲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宴分時少遊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

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貨累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一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疏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為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幕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奪包佶財物八百萬貫復使參謀溫述送款於李希烈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韜戈惓戢佇候指揮後鑾輿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內百姓以進後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惶而卒（出譚賓錄）

## 裴延齡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設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雖在一庫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建欠負耗賸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宗從之但貴欲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臣議以為若市草百萬

圃則一方百姓自冬歷夏搬運不了又防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汙池卑濕處蘆葦叢生焉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廄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為內廄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於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既慚且怒又因對敭德宗殿院一楹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楹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名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為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廚皆極簡儉所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廚之用其數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楹上曰經義如此人未曾言頷之而已後因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須於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對曰賢者

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即出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延齡既銳情於苛刻剝下附上為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出譚賓錄）

## 薛盈珍

姚南仲為鄭滑節度使時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為盈珍搆讒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讒構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滿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譚賓錄）

## 畫雕

裴延齡恃恩輕躁同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雕羣烏噪之以獻德宗知眾怒益信之（出譚賓錄）

## 馮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蔫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為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閽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閽者以道明言啟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出雲溪友議）

##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閩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以下桑梓多係於閩時以為中官藪澤宣猷既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閹冢墓所謂灑掃者也故時號為敕使看墓（出玉泉子）

## 李德裕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為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床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卻令監淮南欽義即至具以前時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卻與之欽義心感數倍後竟作樞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欽義所致也（出幽閒鼓吹）

## 韓全誨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女數十以進密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洩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為城社視崔胤皆掣肘因伏臘宴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詭訣會汴入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仗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協謀以誅閹官未久禍亦及之致族絕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常謂所親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謂賓佐曰賊為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

此人也（出北夢瑣言）

蘇循

唐末尚書蘇循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進晉王畫軟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出唐書）

蘇楷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者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德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奸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大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閩樞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污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士人目蘇楷為衣冠梟獍（出北夢瑣言）

樂朋龜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遊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唐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門皆申中外之敬泊東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為宰相開筵學士泊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泊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至即席坐定中尉白諸官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忝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暗地謝酒即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爲羣彥所薄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史及老莊行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忝之可也（出北夢瑣言）

孔謙

後唐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温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魏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孔謙魏州孔吏目莊宗圖霸以供饋軍食謙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剝削萬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為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景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奸倖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温韜甞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証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蔚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畜為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凶帝在藩邸時惡其為人歿皆誅之莊宗皇帝為唐雪恥號為中興而温韜毀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出北夢瑣言）

## 卷二百四十　諂佞二

趙元楷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君集馬病顙瘡元楷以指霑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為御史所劾左遷刺史（出談賓錄）

閻知微

唐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為之副焉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歸道獨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之元珍諫大國和親使殺之不祥乃得釋後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為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出朝野僉載）

鄭愔

唐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附張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韋庶人後附

譙王竟被誅（出朝野僉載）

薛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羲等皆外飾忠鯁內藏諂媚脅肩屏氣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並騰遷雲路咸自以為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異鵜鶘棲於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壞後之君子可不鑒哉（出朝野僉載）

李嶠

唐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錢二百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張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為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詩曰轍跡光西崦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微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畫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

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折遣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後至開元中詔毀天樞發卒鎔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乃賦詩以詠曰天門街東倒天樞火急先須御火珠既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推先有謠云一條絲線挽天樞言其不久也故休詩及之庶士莫不諷誦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折（出大唐新語）

### 李義府

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焉按有實長流嶲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出談賓錄）

### 侯思止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恒州參軍高元禮而無賴詭譎無以踰也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即授焉元禮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儻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恩賞甚優（出談賓錄）

### 盧藏用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衒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趑趄詭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隴州（出談賓錄）

### 趙履溫

唐趙履溫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回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於事上傲於接下猛若虓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為人所食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

---

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為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骨肉俱盡（出朝野僉載）

### 張岌

唐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幞隨薛師後於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罪人也（出朝野僉載）

### 吉頊

天后時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於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諾之即以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問其故對曰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既幸免其父極刑進頊龍馬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請求耳

### 宗楚客

唐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毐之寵遂為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出朝野僉載）

### 崔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祠詞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為最後易之赤族佞者並流嶺南（出朝野僉載）

###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為中書令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湜為兵部侍郎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玄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鴆乃賜湜死年四十初湜與張說有隙說為中書令議者以為說構陷之湜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並二女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出朝野僉載）

### 用番將

唐元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訥。又八年而用張嘉貞張說。五年而杜暹進。又三年蕭嵩進。又十二年而李適之進。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懲適之之患。遂易舊制。請以番人為將。欲固其權。嘗奏於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國家富強。而諸番未滅者。由大臣為將。怯懦不勝武事。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番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求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上大悅。首用安祿山。安祿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順能軍。用高仙芝善戰。祿山卒為戎首。林甫之罪也。（出談賓錄）

### 張說

唐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為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出朝野僉載）

### 程伯獻

唐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甚於己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出談賓錄）

### 楊國忠

玄宗謂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蓋欲傳位於肅宗。及制出。國忠大懼。言語失次。歸語楊氏姊妹曰。娘子。我輩何用更作活計。皇太子若監國。我與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虢國入謀於貴妃。妃銜土以請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關。或勸請誅國忠以悅眾心。舒翰不聽。祿山發范陽。每日於帳前數曰。楊國忠頭來何太遲也。國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國忠又為劍南節度。勸玄宗入蜀。授其所親官布蜀漢。（出談賓錄）

### 太真妃

太真妃嘗因妒忌。有語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輜車載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為申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泫然。遽命力士召之歸。（出貴妃傳）

### 李林甫

玄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俟冬間。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罷。退佯為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病足。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何用擇時。設有妨於刈穫。獨免過路賦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駕幸長安。不復東矣。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出國史補）

###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誅鋤海內人望。自儲君以下。無不累息。初開元後。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獻可替否。以爭天下大體。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張九齡上所拔。頗以後進少之。九齡尤謇諤。數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達。任人不疑。晚得林甫。養成君欲。未嘗有逆耳之言。上愛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貴自樂。大臣以下。罕得對見。事無大小。責成林甫。林甫雖不文。而明練吏事。慎守綱紀。衣冠非常調。無進用之門。而陰賊忍殺。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上左右者。雖褻入廝養。無不賂之。故動靜輒知。李適之初入相。疎而不密。林甫賣之。乃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耳。適之善其言。他日從容以奏。上悅。顧問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也。王氣所在。不可發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適之。因曰。自今奏事。先與林甫議之。無輕脫。自是適之束手矣。非其所引進。皆以罪誅。威震海內。諫官但持祿養資。無敢論事。

獨補闕杜中猶再上疏。翌日。被黜為下邽令。林甫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鳴。即黜去。雖欲再鳴。其可得乎。由是諫諍之路絕矣。晚年多寃讐。懼其報復。出廣車僕。金吾靜街。前驅百步之外。居則以磚甃屋。以板幔牆。家人警衛。如禦大敵。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騎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於路。至是騎從百餘人。為左右翼。公卿以下趨避。自林甫始也。（出談賓錄）

## 卷二百四十一　諂佞三

### 王承休

蜀後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與韓昭為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為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於秦州採拔美麗。且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充衛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折衙庭。發丁夫採取材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宮殿之制。象以嚴

刑峻法婦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彊取民間子弟使教歌舞伎樂被獲者令畫工圖皃及錄名氏急遞中送韓昭又密呈少主少主覽之不覺心狂遂決幸秦之計因下制曰朕聞前王巡狩觀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傒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洽惠風今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聞望幸用安疆埸聊議省巡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諫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誠慎之鞀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過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籙正位當天受聞逆耳之忠言每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發跡閬苑起身歷艱辛於草昧之中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宿風霜申武力而拘諸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雄崇地及雍涼界連南北德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漸廣人物秀麗土地繁華當四海輻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

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為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觀覽於前王經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遵色荒毋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閑遊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往巡邊壘且天水地遠峻嶺難行險棧欹雲危峰插漢微雨則吹摧閣道稍泥則沮滑山程豈可鳴鑾那堪叱馭又復敵京咫尺塞邑荒涼民雜蕃戎地多嵐瘴別無華風異景不可選勝尋幽隴水聲悲胡笳韻咽營中止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虜於孤峯朝朝疑慮覩望旗於峻嶺日日隄防是多山足水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地奈積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足連知路遇嵯山程通怨水秦穆圉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簇擁萬眾星馳當路州縣摧殘所在館驛隘少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為難縱若就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依擾蹕觸處凌遲以此商論不合輕動其類倉龍出海雲行雨施豈教波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稼所以鑾輿須止天步難移況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關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何制宜自當初打破梁原城池擄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甚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若彼預有計謀此則更須征討況鳳翔久為進敵必貯姦謀切慮妄構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主始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相似秦趙爭強彼此難屈若不去即使同魯衛不睦戰伐尋興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今陛下累曾游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跋涉山川驅馳人馬秦苑則舟船幾溺青城則嬪綵將沉自取驚憂為何切事却還京輦不悅軍民但聳眾情莫彰帝德憶昔先皇在日未嘗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為此際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皇之鑾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甚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有南遊之弊寬仁大度篤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忍教致却宗言將道斷使烝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專若何慮以危亡但恐乖於仁孝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環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於清虛之境列歌舞於閬苑之中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或賞遊足觀奇趣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躬有何裨益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必大

事未了且當國生靈受弊盜賊橫行縱邊廷無烽火之危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擁聰明博達識量變通深負智謀獨懷英傑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復把山河之險但不遠聽深察安居慮危闢四門以求賢總萬邦而行事咸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竝行賞罰必當平分雨露遍及瘡痍令表裏以寬舒使子孫以昌盛布臨人之惠化立濟眾之玄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鴟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眾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強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貞觀萬象明於太宗采藥石之言聽蒭蕘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似周武孳孳而昌知辛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廷爭之人因我唐朝益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蓋是外處凌殘往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偷安今諸州虐理處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也陛下廣布腹心特令聞見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靈以至

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如舜。豈彼主之相匹。豈子仁之比倫。有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諂媚。不恣躭荒。出入而有所。可徽。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為四海之君。臣願陛下且住鑾輿。莫離京國。候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厚流赴海。眾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長安。是微臣之至懇。舉國之深願。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藉官榮。不沽名譽。情非訕上。理直憂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忖度。須向邊陲。遣聖母以憂心。令庶寮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事有不虞。悔將何在。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勿出遠邊。後主竟不從之。韓昭謂禹卿曰。我取汝表章。候秦州迴日。下獄逐節勘之。勿悔。至十月三日。發離成都。四日到漢州。鳳州王承捷飛驛騎到奏云。東朝差興聖令公統軍十餘萬來。九月到鳳州。少主猶謂臣下設詐。要阻其東行。曰朕恰要親看相殺。又何患乎。不顧而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冷煙。幽徑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嶽巔。驅馳非取樂。按幸為憂邊。此去將登陝。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仗拂寒煙。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程開成紀。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徐光溥並繼和。亡其本。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夜過一磧山。忽聞前後數十里軍人行旅。振革鳴金。連山叫噪。聲動溪谷。聞人云。將過視人傳。擺有鷙獸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馬亦咆哮恐懼。箠之不肯前進。眾中有人言曰。適有大傷前驚歇。自路左叢林間躍出。於萬人中攫將一夫而去。其人銜到溪洞間。尚聞唱救命之聲。況天色未曉。無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淌汗。遲明。有軍人尋之。草上委其餘骸矣。少主至行宮。顧問臣僚。皆陳恐懼之事。尋命從臣令各賦詩。王仁裕詩曰。劒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生靈。從來戶口資饞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巖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食盡意如何。爪牙眾後民隨減。溪壑深來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跡。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詩各有旨也。朕亦於馬上構思。三十餘里終不就。於是命各官。從臣翰林學士徐光溥。水部員外王巽亦進詩。至劍門。少主乃題曰。緩轡踰雙劍。行行躡石稜。作千尋壁壘。為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迴看城闕路。雲疊樹層層。從侍臣繼成。都尹韓昭和曰。閉關防外寇。孰敢振威稜。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奥所賴。雙劒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烟霞鎖百層。王仁裕和曰。孟陽曾有語。刊在白雲稜。李杜常挨託。孫劉亦恃憑。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長天路。濃巒蔟幾層。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賦一首進之。今亡其本。過白衛嶺。大尹韓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為安邊。此去秦亭尚數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煙。為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屯劍戟。後憑巫峽鎖烽煙。軒皇尚自親平寇。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宮尋勝處。正應鶯語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龍旆飄飄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踏巉巖石。冒冷朝冲斷續煙。自學漢皇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洎至利州。已聞東師下固鎮矣。旬日內。又聞金牛敗卒塞硤而至。其時蜀師十餘萬。自綿漢至於深渡。千餘里首尾相繼。皆無心鬭敵。遣使臣追促。則迴槍刺之。曰。請換取龍武軍。相戰不惟勇敢。況且偏請衣糧。我等抹退不堪。何能相殺。實無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於棧閣。懸險溪巖壁之中。連夜繼晝。卻入成都。康延孝與魏王繼岌踵而入。少主於是樹降。東軍未入。前王宗弼殺韓昭。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州使李周輅。歐陽晃等。王承休握銳兵於天水。兵刃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繒帛。於西蕃買路歸蜀。沿路為左衽虜擒。并經溪山凍餓相蹂而死。追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興田宗汭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詰之曰。親握銳兵。何得不戰。曰憚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蓋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輸款。曰其初入蕃部幾許人同行。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償此萬人之命。遂盡斬之。蜀師不戰坐取亡滅者。蓋承休韓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出王氏聞見錄）

## 卷二百四十二　謬誤

### 益州長史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甘子為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叙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知名當代。（出大唐新語）

## 蕭穎士

唐天寶初。蕭穎士因遊靈昌。遠至胙縣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穎士發縣日晚。縣僚飲餞移時。薄暮方行。至縣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婦人年二十四五。著紅衫綠裙。騎驢。驢上有衣服。向穎士言。兒家直南二十里。今歸遇夜。獨行怕懼。願隨郎君鞍馬同行。穎士問女何姓。曰姓胡。穎士常見世間說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於黃昏之際媚人。穎士疑此女即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蕭穎士。遂鞭馬南馳。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所見婦人從門牽驢入。來其店。叟曰。何為衝夜。曰衝夜猶可。適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唾殺。其婦人乃店叟之女也。穎士慚恧而已。（出辨疑志）

## 郗昂

唐郗昂與韋陟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而去。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故倉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為對。昂有時稱。忽一日犯三人。舉朝嗟歎。唯韋陟遂與之絕。（出國史補）

## 張長史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為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而問門人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下常有狐爲魅。以張為狐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寤。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執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寘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執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郡訴之。太守召令責之。怒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言其薄女。遂歸。（出紀聞）

## 蕭俛

唐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住。忽患寒熱。早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命僕人延坐。為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俛赧然而去。（出乾䐉子）

## 崔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遜。清辭戶部侍郎李巽。留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渾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清稍悟之。慚靦而去。（出譚賓錄）

## 何儒亮

唐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至。需欲家宴。揮霍云。既是同房。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盡在焉。儒亮饌畢徐出。及細察之。乃何氏之子也。需大笑。儒亮歲餘不敢出京城。時人因以為何需郎中。（出國史補）

## 于頔

唐司空于頔。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為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出國史補）

## 又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蟇陵。今荊襄之人呼堤為提。晉絳之人呼釜為付。皆訛謬所習也。（出國史補）

## 苑咄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咄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因見咄名。曰秀才之名。雖字不同。且難於尚書前為禮。如何。會咄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遑遽將名入。胄喜曰。苑大來矣。屈入。咄半庭。胄見貌異。及坐。揖曰。足下第幾。咄對曰。第四。胄曰。與苑大遠近。咄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咄曰。家兄也名論。公庭將吏。於是皆笑。及引坐。乃陳本名名咄。既逡巡於便院。俄而遠近悉知。（出乾䐉子）

## 李文彬

唐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紀于泉。時有京兆府司錄賀蘭泊卒。文彬因謁紫微。紫微問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適過府門。聞紀于泊卒。泉曰。莫錯否。文彬曰。不錯。泉曰。君大似共鬼語也。拂衣而入。文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出聞奇錄）

## 蘇拯

唐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郎中蘇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

也拯既執贄尋以啓事溫卷因令陳游緘封游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倉皇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慎也（出北夢瑣言）

### 竇少卿

有竇少卿者家於故都素於渭北諸州至村店中有從者抱疾寄於主人而前去歷鄜延靈夏經年未歸其從者尋卒於店中此人臨卒店主問曰何姓名此僕只言得竇少卿三字便奄然無語店主遂坎路側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竇少卿墓與竇相識者過之大驚訝問店主店主曰牌上有名固不謬矣於是更有識竇者經過甚痛惜有至親者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謬其家於是舉哀成服追齋相次迎其旅櫬殯葬適近親戚咸來弔慰葬後月餘有人附到竇家書歸程已近郡報上下平善其家大驚不信謂人詐修此書又有人報云道路間覩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之遂使人潛逆之竊窺於路左疑其鬼物至其家妻男皆謂其魂魄歸來竇細詰其由方知埋者是從人乃店主卓牌之錯誤也（出王氏見聞）

## 遺忘

###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扣刺史鄧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箠以甲間搆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惛惑矣（出朝野僉載）

### 閻玄一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慚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慎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出朝野僉載）

### 郭務靜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出朝野僉載）

---

### 張守信

唐張守信為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瑤假借之瑤不知其故則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於瑤將妻之以女瑤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聞也郡縣未知之守信為女具衣裝女之保母聞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保母曰女壻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竊惑焉守信乃悟遂止之（出紀聞）

### 李睍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遷後稍進漢州雒縣令逢年有吏才蜀之採訪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鄭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謂益府戶曹李睍曰逢年家無內主渡洛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弟既相狎幸為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寮女之與妹縱再醮者亦可論之幸留意焉睍曰諾復又訪之於睍睍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嘗適元氏其夫尋卒貧窶亦厚從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諾令睍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興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地若斯雖曾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歎曰李睍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為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睍進曰凡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應睍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為復何姓睍驚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為地矣睍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壻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悵恨之（出紀聞）

### 張藏用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名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剋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為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怒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出紀聞）

## 卷二百四十三　治生

### 裴明禮

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巨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

中。末洽浹。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既積。預聚雜果核。具犂牛以耕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廣栽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古臺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出御史臺記）

## 何明遠

唐定州何明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為業。貲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或不從戎。即家貧破。及如故。即復盛。（出朝野僉載）

## 羅會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識之雞肆。言若歸之積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嘗有士人陸景陽。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氈褥烹宰。無所不有。景陽問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為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途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出朝野僉載）

## 竇乂

扶風竇乂。年十三。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閣廄使宮苑使。於嘉會坊有廟院。乂親與張敬立。任安州長史。得替歸城。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齎十數輛散甥姪。競取之。唯乂獨不取。俄而所餘之一輛。又稍大。諸甥姪之剩者。乂再拜而受之。敬立問其故。乂不對。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斤。密貯之。潛於鍛爐作三枝小鍤。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乂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乂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鍤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幕布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長三尺餘。乂遂持斧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間下者二尺。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自此幣帛布裹百結。日歉食而已。遂買蜀青麻布。百錢箇尺四尺而裁之。雇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

---

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於崇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於廟中。然後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買油靛數石。雇庖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篩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功爛擣。候相乳尺。悉看堪為挺。從臼中熟出。命工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垛之。得萬餘條。號為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爐重桂。巷無車輪。乂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污之地。目曰小海池。為旗亭之內眾穢所聚。乂遂求買之。其主不測。乂酬錢三萬。既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遶池設六七鋪。製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為竇家店。又嘗有胡人米亮因饑寒。乂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問。異日又見亮。哀其饑寒。又與錢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謂人曰。亮終有所報大郎。乂方閑居。無何。亮且至。謂乂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文。大郎速買之。乂西市櫃坊鏁錢盈餘。即依直出錢市之。書契日。亮與乂曰。亮攻於覽玉。常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搗衣砧。真于闐玉。大郎且立致富矣。乂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銙二十副。每副直錢三千貫文。遂令琢成。果得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鬻之。又計獲錢數十萬貫。其宅并元契。乂遂與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凶甚。直二百十千。乂買之。築園打墻。拆其瓦木。各垛一處。就耕之術。太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樓。常下瞰焉。晟欲併之為擊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乂欲買之。乂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候晟休沐日。遂具宅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所見此地寬閒。其中可以為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悅。私謂乂不要某微力乎。乂曰。無敢望。猶恐後有緩急。再來投告令公。晟益知重乂。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獻晟。晟戲馬。荷乂之所惠。乂乃於兩市選大商產巨萬者。得五六人。遂問之。君豈不有子弟嬰諸道及在京職事否。賈客因語人曰。大郎忽與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東。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萬貫文。乂因懷諸賈客子弟名

謁晟。晟認為親故。晟忻然覽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乂又獲錢數萬。崇賢里有中郎將曹遂興。堂下生一大樹。遂興每患其經年枝葉有礙庭宇。伐之又恐損堂室。乂因訪遂興。指其樹曰。中郎何不去之。遂興答曰。誠有礙耳。因慮根深本固恐損所居室宇。乂遂請買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有損。當令樹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錢五千文。以納中郎。與斧釿匠人議。伐其樹。自梢及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厚與其直。因選就眾材。及陸博局數百。鬻於木行。又計利百餘倍。其精幹率是類也。後乂年老無子。分其見在財等。與諸熟識親友。至其餘千產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常住法安上人經營。不揀日時供擬。其錢亦不計利。乂卒時。年八旬餘。京城和會里有邸。弟姪宗親居焉。諸孫尚在。（出乾𦠆子）

## 貪

### 滕蔣二王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為錢貫。二王大慚。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為贓污。有終身為累。莫敢犯者。（出朝野僉載）

### 竇知範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人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有罪過。先須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千百文。長五寸半。其貪皆類此。範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傷頭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出朝野僉載）

###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積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此類。（出朝野僉載）

###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騾。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匹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工之值。（出朝野僉載）

### 段崇簡

唐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云不得稱無。上戶。上戶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脅之。人懼。皆妄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內。得絹三十車。罷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計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 崔玄信

唐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壻裴惟岳攝愛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即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裴亦鏁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免。（出朝野僉載）

### 嚴昇期

唐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踴貴。故江南人呼為金牛御史。（出朝野僉載）

### 張昌儀

唐張昌儀為洛陽令。恃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有一人姓薛。齎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即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若此。（出朝野僉載）

### 李邕

唐江夏李邕之為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出紀聞）

### 裴信

唐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飲為飯佶姑曰前何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憩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出國史補）

### 元載

唐元載破家籍財物得胡椒九百石（出尚書故實）

### 張延賞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催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旦案上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出幽閒鼓吹）

### 盧昂

唐盧昂主福建鹽鐵贓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牀乘之御史中丞孟簡按鞫累月乃得以進召市人估之或云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出國史補）

### 崔咸

唐中書舍人崔咸嘗受大僚之知及懸車之年與表口上崔時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使令制議行值無厚善者一章而允請三數月後門館日闃寂家人輩竊罵後甚悔語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出幽閒鼓吹）

### 崔遠

唐崔遠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閑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近來總四掩也遂復起（出幽閒鼓吹）

### 江淮賈人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湧畫圖為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又以懸於市揚子留後余粲杖殺之（出國史補）

###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為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片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出稽神錄）

### 安重霸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使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獻中金三鋌獲免（出北夢瑣言）

### 張虔釗

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飢乃發廪賑之事上聞甚嘉賞他日秋成倍斗徵歛常言自覺言行相違然每見財不能自止時人笑之（出北夢瑣言）

## 卷二百四十四　褊急

### 時苗

漢時苗為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出獨異志）

### 王思

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出魏略）

### 李凝道

唐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惱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齩其胷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靴鼻撥其膝遂怒大罵將毆之走馬遂無所及忍恚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出朝野僉載）

### 堯君卿

唐貞觀中冀州武強丞堯君卿失馬既得賊枷禁未決君卿指賊而罵曰老賊吃虎膽來敢偷我物賊舉枷擊之應時碎腦而死（出朝野僉載）

### 蕭穎士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年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以待調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

於死。（出朝野僉載）

## 裴樞

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開元二十一年春。開河漕以贍國用。上深嘉納之。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處分親故中舉人否。其親指樞。邕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即應聲曰。姨子失言。因舉酒瀝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絕跡匿形。不顧人世。其親決責令拜謝邕。樞竟不應。永泰二年。賈至侍郎知舉。樞一舉而登選。後大曆二年。薛邕方知舉。樞及第後歸丹陽里。不與雜流交通。及韋元甫除此州。計到郡之明日。合來拜其親。元甫至丹陽之明日。專使送衣服書狀信物。樞怒言不納。後三日。元甫親擁騎到樞別業。樞戒其僕不令報。久停。元甫車徒不得進。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須與軍吏監軍相識。遽此深責。未敢當也。親乃遣女奴傳語。延元甫就廳事。置酒。元甫陳以公事。樞方出歡話。（出乾𦠆子）

## 崔珙

唐崔珙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荆為庶子。公務謁珙。珙不為見。荆乃

求與珙素厚善者。使候問之。珙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怒曰。珙誓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為文詞言語何限。豈可以珙弟兄作假對耶。荆尤不喻。親族咸憂慄不安。甥族中有穎悟者。採取文集許之。乃掌制日貶崔球為撫州郡丞云。因緣鴟序。鼓扇流風。荆因爾成疾。（出芝田錄）

## 韓皐

唐韓皐。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皐恐。問曰。僕何故轉。習不告。皐劫之曰。與君一時左降。渭急乃告之。皐又欲訴於政相渭執之。奪其靴。翁晌晌久之。乃止。（出國史補）

## 杜佑

唐楊茂卿客遊揚州。與杜佑書。詞多捭闔。以周公吐握之事為諷。佑訝之。時劉禹錫在坐。亦使召楊至共飲。佑持茂卿書與禹錫曰。請丈人一為讀之。既畢。佑曰。如何。禹錫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須擺闔以動尊貴之心。佑曰。休休。擺闔之事爛也。獨不見王舍乎。擺闔陳少遊。少遊刎其頭。今我與公飯吃。過猶不及也。翌日。楊不辭而去。（出嘉話錄）

## 皇甫湜

唐皇甫湜。氣貌剛質。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直。為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東洛。值伊瀍仍歲歉食。淹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行跡。庖突不煙。裴度時保釐洛宅。以美詞厚幣。辟為留守府從事。湜簡率少禮。度亦優容之。先是度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度信浮圖教。念其殺戮者衆。恐貽其殃。因捨討淮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備極壯麗。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白居易。請為碑。湜在座。忽發怒曰。近捨某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某文若方白之作。所謂寶琴瑤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也。然何門不可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賓客無不驚慄。度婉詞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為大手筆見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怒稍解。則請斗酒而歸。至家獨飲其半。乘醉揮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度尋繹久之。不能分其句讀。畢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因以寶車名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置書。遣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書大怒。擲書於地。謂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為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為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疋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既恐且怒。歸具告之。僚屬列校。咸振腕憤悱。思臠其肉。度聞笑曰。真

奇才也。立遣依數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輦負相望。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湜領受之無媿色。而卞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僕暨里中小兒輩箕斂蜂窠。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於砧几。爛於杵臼。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常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手杖不及。則嚙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闕史）

##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性介狹。蒞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大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出因話錄）

## 李德裕

唐太和中。為賓客時。李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因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塵上蒙覆。既啓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覽焉。但恐迴吾精絕之心。所以不欲看覽。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論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類。（出北夢瑣言）

## 李潘

唐禮部侍郎李潘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蓋記其所為亦常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緝者視之當為改正潘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潘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表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傳流者少也（出幽閒鼓吹）

## 盧罕

唐李訥除浙東路由淮楚時盧罕為郡守訥既到適值遠日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訥初見忻然造覽狀乃將名與謝諱同訥建子也雅性褊躁大怒翌日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聞之亟命駕而往舟且行矣罕知其故遜謝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謹答之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小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出玉泉子）

## 王珙

唐給事中王樞名家子以剛褊自任黃寇前興常州京國亂離盤桓江湖甚有時望及詔徵回路經於陝時王珙為帥頗恣暴然樞將來必居廊廟亦加禮待之樞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於內廳處張宴席列女樂欲容白樞曰某雖鄙人叨忝旄鉞今日多幸遇軒蓋經過苟不棄末宗願厠子姪之列樞畢不許珙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命將吏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悉投黃河盡取其囊橐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不問時樞有一子行至襄州亦無故投井而死（出北夢瑣言）

## 高季昌

□□□□□□□董掌奏記府主褊急□□□□□□□□□詬梁闕勸梁太祖□□□□□□□□□□官入中原授大理□□□□□□□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鎮令公必作天子□□□偃仰乎詬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謂曰我□□□□書記所見甚長且廣南湖南與梁王齊肩所以□□□□使我乃梁王將校安可輒同兩處差都押衙可□□□□董且召宴歡迎而謂曰集性急請一切勿言仍遣衣段數十匹以安之董雖稟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聞說自□□我本無此見誠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於禮合儀所遣衣段乃謬恩也（出北夢瑣言）

# 卷二百四十五　詼諧一

## 晏嬰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王謂左右曰晏嬰辭辯吾欲傷之坐定縛一人來王問何謂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為枳枝葉相似其實味且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為盜入楚則為盜其實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啓顏錄）

## 東方朔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莊子為衛尉皐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孔父為詹事蘧伯玉為太傅孫叔敖為諸侯相王慶忌為期門子產為郡守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羿善射）宋萬為式道候上乃大笑復問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音改）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禹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退澹揭皆此類也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於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讚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非是守宮即蜥蜴帝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

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樹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 邊韶

後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嘗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 袁次陽

後漢袁次陽妻扶風馬季長女初婚裝遣甚盛次陽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次陽又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出本傳）

### 伊籍

蜀先主以伊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吳孫權聞其才辨欲逆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吳主大慙無語對（出三國志）

### 張裔

蜀張裔為益州太守為郡人雍闓縛送孫權武侯遣鄧芝使吳命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臨發乃引見謂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出啟顏錄）

### 張裕

蜀先主初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吾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無鬚故裕云及之

### 薛綜

吳薛綜見蜀使張奉嘲尚書令闞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也（出啟顏錄）

### 諸葛恪

諸葛恪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詰之曰向人子而字父子為是禮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者非不明意有所在耳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答曰明太子來敎上曰可恪曰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吳主大笑（出啟顏錄）

### 費禕

孫權嘗饗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云

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曰愛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鳥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咸稱善（出啟顏錄）

### 王戎妻

晉王戎妻語戎為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壻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出啟顏錄）

### 鄧艾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 安陵人

晉鍾毓兄弟聰悟過人每朝謁未嘗困躓嘗語會聞有女善調謔往觀之於是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覺車後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兩頭低也蓋言鈲也兄弟多髯故云

### 楊脩

晉楊脩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楊脩時為君平設果有楊梅君平以示脩此實君家果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出啟顏錄）

**孫子荆**

晉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云。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出世說新語）

**蔡洪**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出啓顏錄）

**陸機**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機在坐。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聲答曰。衆鳥集。（出啓顏錄）

太平廣記第十九册終

# 太平廣記第二十册

## 卷二百四十六　詼諧二

宋　李　昉編

### 蔡謨

晉王導妻妬。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慙。（出晉史）

### 諸葛恢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出啓顏錄）

### 周顗

晉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慘而忽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穢滓日去。（出南史）

### 韓博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彝謂博曰。卿是韓盧後。所司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固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為刁。闔坐雅歎焉。（出啓顏錄）

### 習鑿齒

秦苻堅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歎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一人有半。蓋刺其蹇也。初鑿齒嘗造道安譚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咸以為清對。（出晉春秋）

### 孫盛

晉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莫作强口馬。我當捩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勞卿頰。（出南史）

### 祖納

東晉光祿祖納。少孤苦。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聞其事。知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為吏。人有戲之者。奴價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出世說）

### 郝隆

晉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温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出世說）

### 羅友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温。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坐飲餞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温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終慙。迴以還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出渚宮舊事）

### 張融

宋張融嘗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為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融與謝寶積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

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盤。上大笑。（出談藪）

### 何承天

宋東海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諸佐郎竝名家少年。潁川荀伯子嘲之。當呼為嬭母。承天曰。卿當知鳳凰將九子。嬭母何言耶。（出談藪）

### 王絢

晉王絢。彧之子。六歲。外祖何尚之特加賞異。受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戲曰。可改為耶耶乎文哉。（吳蜀之人呼父為耶）絢捧手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為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翁即翁口在絢絢外祖何尚之偃即尚之子偃也。出啓顏錄）

### 何勗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牒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出因話錄）

### 謝靈運

宋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謝靈運輕之。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升天當在靈

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出南史）

## 劉繪

齊劉繪為南康郡。郡人郅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答。（出談藪）

## 徐孝嗣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葺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師亦葺寺。日夕各遊二寺。都掾。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嘗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出談藪）

## 沈文季

齊太祖之為齊王也。置酒為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侍中沈文季曰。羹膾為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膾中乃是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炰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之士。帝稱美曰。蓴羹頗須歸沈。（出談藪）

## 沈昭略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儁。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湖拖。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約。景文之子。（出談藪）

## 胡諧之

齊豫章胡諧之。初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語傒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諧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問之。卿家語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傒語。上大笑。徧向朝臣說之。諧之歷位度支尚書豫州刺史。（出談藪）

## 梁武

梁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匕每礙埦。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暯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出談藪）

## 柳信言

梁安城王蕭欣。博學善屬文。天保之朝。為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博。歷侍中僕射尚

書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欣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服。而莫與抗。及聞欣卒。時為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眾賓皆舞抃以為笑樂。（出渚宮舊事）

## 徐摛

梁侍中東海徐摛。散騎常侍超之子也。博學多才。好為新變。不拘舊體。常體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戶上懸簾。明知是箔。魚遊畏網。判是見罾。又曰。狀非快馬。蹋脚相連。庸異儒生。帶經長卧。摛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出談藪）

## 徐陵

北齊使來聘梁。訪東海徐陵春秋者。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出談藪）

## 李諧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出談藪）

## 周捨

梁汝南周捨。少好學。有才辯。顧諧被使高麗。以海路艱。問於捨。捨曰。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從風不足為遠。河東裴子野在宴筵。謂賓僚曰。後事未嘗薑食。捨曰。孔稱不徹。裴曰未嘗。一座皆笑。捨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雲師何以捉鍮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戴森貪道。何為不執鍮。（出談藪）

## 王琳

後梁王琳。明帝時為中書舍人。博學有才藻。好臧否人物。眾畏其口。常擬孔稚珪。又為鯽表以託刺當時。其詞曰。臣鯽言。伏見除書。以臣為䱹蒸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憑臨鼎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走姬。非有意於綺羅。（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沙湖其中有魚）白鯖女兒。豈期心於珠翠。（江陵內河蔡鮚艸日默河）臣美愧夏鱣。味慙冬鯉。常恐鮐腹之譏。懼貽鼈巖（五甘反）之誚。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宏。曲蒙鈎拔。遂得起昇綺席。忝預玉盤。爰廁玳筵。猥煩象筯。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桂。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槃如雲。濃汁暫停。則蘭膏成列。婉轉綠齏之中。

逍遙朱雀之內。街恩㴱澤。九頌弗虧。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鏘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是公卿池沼。縉紳波渠。彼又穿蒲入荇。（一作藻）肥滑系彰。正膺甄選。無勞謝也。時恐之。或以識請聞。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傳於江表。

# 卷二百四十七　詼諧三

## 穆子容

魏使穆子容聘梁。主客范胥謂之曰。卿名子容。思歸之傳。一何太速。客曰。吾名子客。所以將命四方。禮成告返。那得言速。（出談藪）

##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曰。向來全無菹酢膎乎。恕父名諧。以為犯諱。曰。短髮麄疏。重公曰。貧道知髮非沙門種類。以君交聘三國。不辨膎諧。重公嘗謁高祖。問曰。天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為是。重公應聲答曰。天保寺刹。中出逢劉孝綽。說以為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出談藪）

## 孫紹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將正卿。（出啓顏錄）

## 魏市人

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卧。宛轉稱熱。因眾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發。眾人大笑。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出啓顏錄）

## 魏彥淵

北齊崔昂。嘗宴延招朝彥。酒酣後。人多散走。即令著作郎鉅鹿魏彥淵追之。彥淵左手執中參軍周子淵。淵以文學知名。右手執御史鄭守信。來詣昂曰。彥淵役周入鄭。執訊獲醜。濟州長史李蕭。嘗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長史陸仁惠不來。蕭甚銜之。彥淵曰。一目之雕。豈能獲鳥。蕭眇一目。陸號角鴟。又崔儦謂彥淵曰。我拙於書。不能僬字使好。彥淵曰。正可長牽人脚。斜飄鹿尾即好。彥淵。司農卿李昌之子。（出談藪）

## 陸乂

北齊散騎常侍河南陸乂。黃門郎卬之子。卬字雲駒。而乂患風。多所遺忘。嘗與人馬曰雲駒有神符者。常帶符與神渡津水。致失。乂哭曰。劉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陸乂名馬作雲駒。（出談藪）

## 王元景

北齊王元景為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為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出啓顏錄）

## 李庶

世呼病瘦為崔家疾。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門。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庶以此嘲之。俗呼滹沱河為崔氏。（出酉陽雜俎）

## 邢子才

北齊中書侍郎河東裴讓。字敬憲。患耳。新搆山池。與賓客宴集。謂河間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蓬萊裴聾也。故以戲之。敬憲初不悟。於後始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戶。高則無害。公但大語。聾亦何

嫌。（出談藪）

## 盧詢祖

齊主客郎頓邱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麁而帶急。恕曰。盧郎腰麁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出北史）

## 北齊王晞

齊北海王晞。字叔朗。為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褉飲。晉胡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名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責。晞曰。昨晚陶然。頗以酒醬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晞好文酒。樂山水。府寮呼為方外司馬。及昭孝立。待遇彌隆。而晞每自疏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其爛熟耳。（出談藪）

## 李騊駼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鬚者。顧謂散騎常侍趙郡李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騊駼時接客。（出談藪）

## 盧思道

北齊盧思道聘陳。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句作詩。有一人先唱。方便譏刺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為北人食榆。兼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援筆即續之曰。共甑分炊水。同鐺各煮魚。為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又衛尉卿京兆杜臺卿。共中兵參軍清河崔儦握槊。十子成都。止賭一雉。盧思道曰。蜀成都不過一雉。儦又謂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動蟄。太子詹事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澤之孫也。散騎常侍隴西辛德源謂思道曰。昨作羌嫗詩。唯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黃物插膝門。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君既姓盧。是盧令之裔。（出談藪）

## 石動筩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為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髐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動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筩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筩射著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為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承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筩即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動筩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筩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出啟顏錄）

## 徐之才

齊西陽王高平徐之才。博識有口辯。父雄。祖成伯。竝善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復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孝徵僕射瑩之子。之才嘗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出談藪）

## 蕭彪

□□明帝。與文士庾信王褒等遊處。有蕭彪者。賓實之子。素好臧否。多所月旦。嘗侍坐於帝。帝歷問衆賓何如。皆對曰。君子也。次問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間□□□□□□答曰。那得是君子。時護在同州。他日帝□□右詐□□□□□□□□□□吾欲□□□疾病可乎。使者曰。□□□□□□□□□追。答曰。綠君子事。彪乃惶懼。頓首乞留。帝曰。□□□□□□得□□彪乃遣書寄家。號慟而去。帝度其行□□□□之云。吾□別報家宰。彪還信等咸在。彪甚悲喜□□□□微笑□視彪巧覺。謂帝曰。北那得是君子。於是□□□□笑。（出三國典略）

## 卷二百四十八　詼諧四

## 侯白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機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顦顇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齎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自在省門。倉卒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為霸。山東亦言擎將去為揲（音其朝反）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兩得兩。曰若為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揲刀去。豈非借一兩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聞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曰霸長。豈非聞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欲銜之。忽被蝟卷著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

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卽出。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素又謂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卽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卽須受罰。白卽云。背共屋許大。肚共枕許大。口共盞許大。衆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盞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云。此是胡鷰窠。衆皆大笑。又逢衆宴。衆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卽應聲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麞。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卽令白解云。此是犢子。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騎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卽謁。謂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飮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嗷嗷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嗷嗷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出啓顏錄）

## 盧嘉言

隋盧嘉言。就寺禮拜。因入僧房。一僧善於談議。嘉言卽與談話。因相戲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卽助此僧酬對。往復數迴。三僧並屈。嘉言乃笑謂曰。三箇阿師。並不解樗蒱。僧未喩。嘉言卽報言。可不聞樗蒲人云。三箇禿不敵一箇盧。觀者大笑。僧無以應。（出啓顏錄）

## 陸操

隋七兵尚書河間陸操。無姿貌。有辯。嘗新婚。太子少保州邵李口謂之曰。屢逢射雉。幾度啓顏。操曰。息嬀二子。不言不笑。（出談藪）

## 薛道衡

隋前內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出談藪）

## 劉焯

隋河間郡劉焯之從侄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枷著。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出啓顏錄）

##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𩩲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𩩲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壻曰。蝦蟇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出啓顏錄）

## 吃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閑悶。卽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裏許。素大笑。又問云。忽命公作軍將。有小城。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沉吟良久。舉頭向素云。審審如如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云。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爲醫治。此人卽應聲報云。取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卽卽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無雪。臘月何處有蛇咬。素笑而遣之。（出啓顏錄）

## 趙小兒

隋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

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官人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即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即出於眾中。法師辯捷既已遍。人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忽見此兒欲來論議。眾咸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即就座。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闍梨。出何典語。僧語云。此郎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即應聲報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眾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右手搖扇。眾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所搖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顧兔。翻掩雄狐。眾大笑。法師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摧。即於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慙。更無以應。無不驚歎稱笑。（出啓顏錄）

## 長孫無忌

唐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曰。縮頭連背煖。裞當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欲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趙公。皇后之兄也。（出國朝雜記）

## 任瓌

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鴆也。既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瓌。瓌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荼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出御史臺記）

## 李勣

曹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臀甚闊。道弘將入閣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出啓顏錄）

## 李榮

唐有僧法軌。形容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論議。往復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云。姓李應須李。言榮又不榮。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榮應聲接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歡喜。伏其辯捷。（出啓顏錄）

---

# 卷二百四十九　詼諧五

## 令狐德棻

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元楷召德棻河邊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砥柱附參承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時羣公以為佳對。（出啓顏錄）

## 崔行功

唐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播帶欄木霸刀子。行功問播云。此是何木。播對曰。是析欄木。行功曰。唯聞刀子。不問佩人。（出啓顏錄）

## 邊仁表

唐四門助教弘綽。與弟子邊仁表論議。弘綽義理將屈。乃高聲大怒。表遂報曰。先生聞義即怒。豈曰弘。弘又報云。我姓既曰弘。事事皆弘。邊又應聲曰。先生雖曰弘。義終不弘。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歸。（出啓顏錄）

## 辛郁

唐辛郁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遣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悅。命直中書。（出御史臺記）

## 尹君

唐楊纂。華陰人也。累遷雍州長史吏部尚書。纂之在雍州。司法參軍尹君。嘗任坊州司戶。省符科杜若。尹君判申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時。有胡盜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諸胡盡禁問。尹君不同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靴。亦須漢裏兼求。不可胡中直覓。請西市胡禁。餘請不問。纂怒不同判。遽命筆。復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太宗聞而笑曰。朕用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伏得幾籌。（出御史臺記）

## 裴玄本

唐裴玄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出大唐新語）

### 長孫玄同

唐長孫玄同幼有機辯坐中每劇談無不歡笑永徽中在京會宴衆因語論及民間事一人云醴泉縣去京不遠百姓遂行蠱毒此邑須遠配流豈得令在側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蠱毒豈不還更損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處安置玄同即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諸人大喜同即問之答云但行蠱毒人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衆皆歡笑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辭其容儀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即云爲日已暗公主等並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爲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無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設食其倉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喚粉粥爲糞粥時鋪饌畢陳蒸炙俱下倉曹曰何不先將糞粥來舉坐咸笑之玄同曰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君何爲笑也坐中復大笑玄同任荊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祀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於牆上玄同乃取支牀塼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牀塼打狗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出啓顏錄）

### 王福時

唐王福時名行溫恭累授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勔勮勃俱以文筆著天下福時與韓琬父有舊福時及婚崔氏生子勸嘗致書韓父曰勔勮勃文章並清俊近小者亦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時乃致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誇（出御史臺記）

### 許敬宗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人夏侯彪之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出國朝雜記）

### 高崔嵬

唐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帝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沈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爲來帝大笑賜物百段（出朝野僉載）

### 元晉

唐曹懷舜金鄉人父維叔死王事贈雲麾將軍懷舜褫褐授游擊將軍歷內外文武官則天云懷舜久歷文資而屈於武職自左鷹揚衛郎將拜右玉鈐衛將軍有宋州司馬曹元本父名乞伯時汲縣丞元晉好談多警策或問元晉元本懷舜從叔元晉應聲答曰雖則同堂俱非本族人怪而問之晉曰玄本乞伯子懷舜繼叔兒以此知矣（出御史臺記）

### 趙謙光

唐諸郎中不自即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趙謙光答詩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人以爲奇句（出譚賓錄）

### 沈佺期

唐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而未還朱衣內內宴羣臣皆歌迴波樂詞起舞由是多求還擢佺期詞曰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袋賜之（出本事詩）

### 崔日用

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宴會命羣臣撰詞日用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龜已翻燈脂污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却猫兒相賞中宗亦以金魚賜之（出本事詩）

### 裴談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妻悍妒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玄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秪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出本事詩）

### 李鎮惡

唐李鎮惡即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郪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子號縣帶郪名由來不屬老夫並是婦兒官職（出傳載）

### 盧廣

唐殿中內供奉盧廣持法細密雖親故貴勢無所迴避舉止閑雅必翔而後集嘗於景龍觀監官行香右臺諸御史亦預焉臺中先號右臺爲高麗僧時有一胡僧徒倚

於前庭。右臺侍御史黄守禮指之曰。有胡僧而至此。廣徐謂之曰。亦有高麗僧。何獨怪胡僧。爲一時歡笑。廣與李畬俱非善射者。嘗三元禮射。廣畬雖引滿射。俱不及垛而墜。互言其工拙。畬戲曰。畬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出御史臺記）

###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啓顔録）

###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已略盡。便欲斂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覓錢迴取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賜也。何敢望回。山東人謂盡爲賜。故言賜也。（出啓顔録）

### 尸神童

唐尸神童每説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趍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笑乃止。（出朝野僉載）

## 卷二百五十　詼諧六

### 狄仁傑

唐秋官侍郎狄仁傑。謂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出朝野僉載）

###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與撫掌而笑。（出本事詩）

### 侍御史

唐京臺監察院。西行中間號横劈房。凡遷此房者。必先盛饌臺中。而後居焉。先無窗後人置之。神龍中。侍中楊再思兼大夫。諸相畢送視事。中書令魏元忠嘗任監察。臺

中故事素諳。據指房曰。此是横劈房。諸相問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遷耶。曰。無别遷。元忠曰。當爲開窗出氣。故不遷耳。左右歡笑。殆不禁。且御史糾察郡司綱紀庶務。實爲衆官所忌。嘗御史爲冷峭。而突厥號御史爲吐屯。則天朝。蕃使來朝者。而吐屯獨立不入班。諭德張元一以齊諧見稱。問蕃使曰。此獨立者爲誰。譯者曰吐屯。此御史。元忠曰。人言我朝御史獨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舉朝喧笑。（出御史臺記）

###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弟判。非但傷足。兼以内損。其人慙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慙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爲之改注。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吴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爲君拔暗槍。答曰。可憐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官。（出朝野僉載）

### 鄧玄挺

唐鄧玄挺入寺行香。與諸僧詣園觀植蔬。見水車以木桶相連。汲於井中。乃曰。法師等自踊。此車當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鄧應聲曰。法師若不自踊。用如許木桶何爲。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爲幪禿。又嘗與謝佑同射。先自矜敵手。及至對射。數十發皆不中垛。佑乃云。直由前慂從來不曾如此。玄挺應聲報云。自須責射。因何尤箭。衆人歡笑以爲辯捷。權玄福任蕭機遣郎中員外極晚始許出。有郎中廳前通階裹樹下生一小叢穿砌塼而出。皆訝焉。既就看。玄挺時任員外郎。云此樹不畏蕭機。遂即傳報。衆出兵部侍郎韋慎形容極短。時人弄爲侏儒。玄挺初得員外。已後郎中員外俱在。而韋慎云。慎以庸鄙濫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綠袍員外。鄧即報云。綠袍員外。由可及。侏儒郎中。衆皆大笑。（出啓顔録）

### 元福慶

唐元福慶河南人。拜右臺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昂。殿中監察評之。詠曰。韋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凝牀。正名聞之。乃自改爲傻且强。（出御史臺記）

### 尚書郎

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貞觀以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改入。皆為美遷。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閑簡無事。時人語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與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熱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取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出兩京新記）

### 御史裏行

唐開元中。置裏行無員數。或有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以未為正官。臺中詠之曰。柱下雖為史。臺中未是官。何時聞必也。早晚見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臺記）

### 姚崇

唐姚崇為紫微令。例給舍置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舊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之。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宜當。諸司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遂停宰相宿。（出大唐新語）

### 黃幡綽

唐玄宗好擊毬。內廄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與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也。是以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卧水間。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臣知之。此是年滿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座歕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歕嚏。（出松窗錄及因話錄）

### 楊國忠

唐楊國忠嘗會諸親。時知吏部銓。且欲大噱以娛之。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級。短小者通道參軍。胡者云湖州文學。簾下大笑。（出嘉話錄）

### 劉朝霞

唐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略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開。神仙之福塞。鑾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蹋胸兮豹擎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鏤珂兮金鈒鞍。其後述聖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氏孃。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迴富貴。覺來依舊恓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莫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 姚貞操

唐姚貞操云。自余以評事入臺。侯承訓繼入。此後相繼不絕。故知拔茅連茹也。韓琬以為不然。自則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評事多入臺。詎今為雅例。豈評事之望起於貞操耶。須議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餓鬼道。故評事之望。起於時君好法也。非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臺記）

### 裴諝

唐裴寬子諝。復為河南尹。諝素好詼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兒。即是兒猫兒。若不是兒猫兒。即不是兒猫兒。諝大笑。判其狀曰。猫兒不識主。傍家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 張文成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上為俳諧詩賦行於代。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出御史臺記）

### 竇曉

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已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實即應聲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實云。樂工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實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眾皆大笑。（出啓顏錄）

### 杜延業

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常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出啓顏錄）

路勵行

唐路勵行初任大理丞。親識並相賀。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職。親皆為樂。謗云。一人在朝。百人緩帶。豈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緩帶。並須將却幞頭。衆皆大笑。（出啓顏錄）

蕭諴

唐蕭諴初拜員外。於朝列安閑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蕭子從容省達。韓琬應聲答曰。蕭任司錄。早已免杖。豈止今日方省撻耶。聞者歡笑。（出御史臺記）

德宗

唐馬燧之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繼也。（出國史補）

劉玄佐

唐劉玄佐滑城匡城人。嘗出師。經本縣。欲申桑梓禮於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泉將遣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為相。其母月織絁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屈臣節。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將校。而又難置於賤卒。盡置為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人啓訴於劉者。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赤烘烘。羊羔兒作聲。盡沒益益。上覽之而笑。各改着他職。（出因話錄）

顧況

唐白居易初舉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曰。居易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出摭言）

裴佶

唐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佶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着衆人皆大笑。後除舍人。（出因話錄）

---

趙宗儒

唐憲宗問趙宗儒曰。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為啓齒。（出國史補）

燒牛頭

有士人平生好喫燒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獄。有牛首阿旁。其人了無畏憚。仍以手撫阿旁云。只這頭子大堪燒。阿旁笑而放迴。（出傳載）

韓皐

唐僕射韓皐鎮夏口。常病小瘡。令醫付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寒膏硬。公笑曰。韓膏實是硬。

裴度

唐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翫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盧氏雜說）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俛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話錄）

卷二百五十一　詼諧七

周愿

唐周愿嘗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見一驢極肥。季安指示□□□□□□□□□聲答曰。總是小□建德李巽姓□□□□□□□□知河西鹽鐵留事將至。李戚從事曰。□□□□□□□□□□□□□□待之。及愿至。數歎李公寒□□□□□□□□亦無由得發。一日餞親賓。愿亦預焉。李□□□□□□□□落拓不事。遍問舊别墅及家童有之□□□書有答者。悉云貨却。李責曰。末官家貧。産業從貨。何□書籍古畫店彼除。惆悵久之。復問一曰。有一本虞永興手書尚書。此又在否。某人慙懼不敢言貨。云叟將典錢。愿怒言曰。此尚書大迍戹。都忘先拒其詠諂。是遂問曰。尚書何迍。愿曰。已遣兒與舜典之苦。此而即典。李之顏大開。自更不捻

## 又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愈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屬。何怪之有。旬日布於長安。（出國史補）

## 劉禹錫

唐劉禹錫牧連州。替高寓。寓後入羽林將軍。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舉自代矣。劉答書云。昔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嫗目之。而虎遂自舉足以示嫗。乃有芒刺在掌。因為拔之。俄奮迅闞吼而愧其恩。自後擲麋鹿狐兎於庭。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為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籍。嫗乃被村胥訶捕。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嫗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死人來也。（出嘉話傳）

## 袁德師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 李程

唐劉禹錫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謔。為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其客盧胡掩口而退。又因與嘗以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飲。石收頭子。糾者罰之。石曰。何罰之有。程曰。汝忙鬧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酒家謂重四為堂印。蓋譏石大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用也。（出嘉話錄）

## 楊虞卿

唐郎中張又新。與虔州楊虞卿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女。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年少成美名。不憂仕矣。惟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定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秉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為癡。楊於是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耶。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同耶。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為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出本事詩）

## 沈亞之

---

唐沈亞之常客游。為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婁羅。（出摭言）

## 張祜

唐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舍人杜牧為御史。座有妓人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答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祜未識白居易。白刺史蘇州。始來謁。纔相見。白謂曰。久欽藉甚。嘗記得有欵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邪。張頫微笑。仰而答之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歡宴竟日。趙公令狐綯鎮維揚。祜常預押謔。公因熟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太急。帆下人。須好立。祜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出摭言）

## 交廣客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贐賂。每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齎帖到驛。驛司依帖供訖。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驛吏相顧。莫知所為。客又迫促無訖。吏問曰。不知而已。大於驢小於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值。驛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斂送耳。（出盧氏雜記）

## 盧肇

當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鼈甲。九肋者蓋稀矣。又肇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末送。肇有啟事謝曰。巨鼇屓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某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出摭言）

## 章孝標

唐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絶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出摭言）

## 南卓

唐郎中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輕之。李俄授許州從事。奏官敕下。時許帥方大讌。忽遞到開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卓二十三表兄弟。素蒙輕視。今日某忝為尚書賓幕。又奏署敕下。遞與某書。大奇。及啓緘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見李修古上除。因帥請書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慙甚。（出盧氏雜記）

### 王智興

唐王智興帶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戚間有以選事求智興論薦。固不允。遂請致一函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也有用處。（出盧氏雜記）

### 盧發

唐中書令白敏中。鎮荊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閣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尊前氣色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歡而罷。（出摭言）

### 裴休

曲江池本秦時豈洲。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寮。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回。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出松窗雜錄）

### 馮衮

唐馮衮牧蘇州。江外優佚。暇日多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突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鬬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迴首乞閑人。更因飲酣戲酒妓。而軍倅留情。索然無緒。馮眄之曰。老夫過戲。無能為也。倅飲雅而謝。因吟曰。醉眼從伊百度斜。是他家屬是他家。低聲向道人知也。隔坐剛拋豆蔻花。（出抒情詩）

### 鄙夫

有覩鄙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鄰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詠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為別製之。妻亦效吹。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荼。（出笑言）

### 關圖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以荊州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關圖常儀。皆荊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圖即戎校之子。及第歸鄉。都押衙輩為具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卒為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卒為者也。席人大噱。關圖妻即常儀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出北夢瑣言）

### 楊玄翼

唐咸通中。楊玄翼煞舉子車服太盛。欲令騎驢。時有詩曰。今年詔下盡騎驢。紫軸緋氈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出盧氏雜記）

### 裴慶餘

唐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蔚淮南幕。常遊江。舟子刺船。誤以篙竹濺水濕妓人衣。蔚為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牋。紀一絕云。滿額蛾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蔚覽之極歡。謔命謳者傳之。（出摭言）

### 趙崇

雖盧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以宋人無掌文柄者。乃擢羣從陝虢觀察使盧渥司禮闈。是年秋。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人星迸。迨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慚色。趙崇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出北夢瑣言）

### 鄭光業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入試者。時舉子率以白紙糊案子。光業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苦海。昆季或從容用資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皆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一同人突入試鋪。為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又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亦為取之。又曰。便干託

煎一椀茶得否。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敘一宵之素。畧曰。既索取水。又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出摭言）

## 卷二百五十二　詼諧八

### 李曜

唐尚書李曜罷歙州。與吳圓交代。有佐酒錄事名媚川。聰明敏慧。李頗留意而已納營籍妓韶光。託於替人。令存卹之。臨發洪飲。不勝離情。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娛。為習干戈間飲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達德倍汍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得蠙珠掌內看。（出抒情詩）

### 王鐸

唐中書令王鐸。位望崇顯。率由文雅。然非定亂才。出鎮清宮為都統。以禦黃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妒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似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王亦大夫。泊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污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於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罷非命。（出北夢瑣言）

### 薛昭緯

唐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腳第幾。對曰。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出北夢瑣言）

### 孔緯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豬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召俳階索其笛。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出北夢瑣言）

### 宇文翰

唐道士程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出北夢瑣言）

### 千字文語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用能閏餘成歲。律呂調陽。某人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讌。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盃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乙某索居閑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墻。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內則執熱願涼。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脫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咸渠荷滴歷。某乙即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出啓顏錄）

### 山東佐史

唐山東一老佐史。前後縣令。無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試之。即知強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將身點過。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張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處。以覘明府強弱。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縣令但點頭而已。意無所問。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還即責之。（出啓顏錄）

### 羅隱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為絕唱。隱不喻何為。繇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出抒情詩）

### 盧延讓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調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句。為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為蜀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出北夢瑣言）

### 俳優人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為之啟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為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

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頗厚（出唐闕史）

又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朝奏事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相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披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時中官韓全誨深結茂貞崔相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劫遷入洛人殆以王子帶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貞入關放火燒金闕居人殆盡是宴也教坊優人安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仍竊怒曰他日會殺此豎子安聞之因請告往岐下謁茂貞茂貞見之大詬曰此賊胡顏敢來耶當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謁非敢有干也茂貞曰貧儉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賣麩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貞大笑而厚賜之（出北夢瑣言）

又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辯謂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命對敭之日而陳言數條每言臣必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無所成自

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穆刀綾作念經行者至前朗諷曰若見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宮時人語曰故爲相自古有之君子不恥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況未喪亂天下阻兵雖負荷奇才不能爲計而朱朴一儒生持區區之辯欲其整亂秪取辱焉宜其涓繼未申而黜放已至故大爲識者之所嗤也（出北夢瑣言）

又

太祖入覲昭宣昭宗開宴坐定伶倫百戲在焉俳恒直頌聖先祝帝德然後說元勳梁王之功業曰我元勳梁王五百年間生之賢九優太史胡趙應曰灼然如此四海之內共知因敎朝廷如東向侍宴臣僚無不失色獨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懌如無奈何趙又自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棊多早去晚歸年歲之間不曾暫輟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與都知於後院餵飼驢子趙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宣召趙猶忙索驢及牽前至則覺喘氣通體汗流乃正與主人拽磑耳趙方知自來與其家拽磨明早復展步而至主人亦曰與都知撞舉驢子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趙曰只從昨回宅便患頭旋惡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蓋以趙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經年與人旋磑享利亦數爲同人對衙揶揄之（出玉堂閒話）

---

王舍城

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禮拜俳優王舍城颺言曰女弟子勤苦禮拜願後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出北夢瑣言）

顧敻

僞蜀王先主起自利閬號親騎軍皆拳勇之士四百八分□□□□執紫旗凡戰陣若前軍將敗麾紫旗以副之莫不□□□靡霆駭星散未嘗挫衄此團將卒多達或至節將□□□□至散員亦享官祿以之定霸皆賀福人於時□□□□□南黑雲都皆紫旗之類也此從各有名號時顧□□□□亦當典郡多雖詼譫曾造武舉助曰大順□□□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第三□□□□□□□□□□□□□□憨子姜癩子張打胸長小□□□□□□□□□□□鄙□□□□□□□□□□李嗑蛆李破助李吉了樊忽雷曰遊神王號馳郝牛屎□□貢陳波斯羅蜜子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斯亦麥鐵杖韓擒虎之流也（出北夢瑣言）

不調子

有不調子恒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戲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捨檝登途果尩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貫酒三五盃然後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僶俛貫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驢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驢沽酒者蓋爲杜詩有之非無證據秀士被買而戲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出玉堂閒話）

司馬都

前進士司馬都居於青邱嘗以錢二萬託戎帥王師範下軍將市絲經年絲與金竝爲所沒都因月旦趨府謁王公偶見此人問之其人貌狀魁偉鬚髯兇頑發怒欲自投於井都俆曰何至如此足下吃一抱之髭鬚色斯舉矣望千尋之玉甃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斃軍將於枯木（出玉堂閒話）

吳堯卿

唐吳堯卿家於廣陵。初傭之保於逆旅。善書計。因之出入府庭。遂聞於搢紳間。始為鹽鐵小吏。性敏辯。於事之利病皆心記。能調悅入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與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之兼利國監。尋奏為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榷糶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廝養輩必欵狎之。以金玉餌之。微以失勢。雖素約為之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汙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棨知兩使句務。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為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為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為笑端。（出妖亂志）

## 李任為賦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因出城。賓從偕至。舍人韋吉亦被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東西馳桑林之中。被橫枝罥挂巾冠。露禿而奔突。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上癮疹而黑。臥於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從事今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琰各占一韻而賦之。賦頭云。當其驟于潛竊。衙官共看。諠呼於麥隴之裏。偃仆於桑林之畔。藍攙鼻孔。真同生鐵之椎。靦甸骷髏。宛是熟銅之鑵。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出玉堂閒話）

# 卷二百五十三　嘲誚一

## 程季明

晉程季明朝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嗒嗒吟何多。搖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為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朋友。熱行宜見呵。（出啟顏錄）

## 諸葛恪

吳主引蜀使費禕飲。使諸葛恪監酒。恪以馬鞭拍禕背甚痛。禕啟吳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護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兒執鞭之士。恪啟曰。君至大國。傲慢天常。以鞭拍之。於義何傷。眾皆大笑。又諸葛瑾為豫州。語別駕向臺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比往詣恪。恪不相見。後張昭坐中相遇。別駕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亂矣。何咄之有。答曰。君聖臣賢。未聞有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豈唯四凶。亦有丹朱。（出啟顏錄）

## 張湛

晉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出世說）

## 賀循

晉太傅賀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强族輕之。乃題府門。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答之云。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及邸閣。檢校諸顧陸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遭罪者眾。陸抗時為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請孫皓。然後得釋。

## 陸士龍

晉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天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而弩彊。是以發遲。張撫掌大笑而已。（出世說）

## 繁欽

魏繁欽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孫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聽天地不與。降生之初。狀似時鼠。厥性蟊賊。不文不武。粗記粗略。不能悉舉。（出啟顏錄）

##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語以對。（出啟顏錄）

## 祖士言

晉祖士言與鍾雅相嘲。鍾云。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出啟顏錄）

## 高爽

高爽辯博多才。時劉蒨為晉陵令。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為縣。蒨追迎贈遺甚厚。悉受之。答書云。高晉陵自答。或問其故。曰。劉蒨乃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稍遷國子助教。孫挹為蘭陵縣。爽又詣之。挹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閣下過。取筆題鼓面云。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央。挹體肥壯。腰帶十圍。故以此激之。（出談藪）

## 徐之才

北齊徐之才。封西陽王時。王訢與之才嘲戲。之才即嘲王訢姓曰。王之為字。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為馬。施尾角而成羊。訢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為虐。在丱為虛。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兀明。出頸則是无明。減半則是无目。變聲則是无盲。元明亦無以對。（出啟顏錄）

## 司馬消難

周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為司空。見朝士皆無學術。猜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矜僚友。尚書令濟陽江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消難。齊司空子如之子。（出談藪）

## 馬王

隋姓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來本姓二。為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王曰。馬是你元來本姓匡。減你尾子來。背上負王郎。（出啟顏錄）

## 酒肆

隋時數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却酉。諸人問云。此何義。答云有水在。次一人云。酒頭似阿濫鎚頭。諸人問云。何因酒得似阿濫鎚頭。答曰。非鶉頭。又一人云。酒向他籬得頭。四腳距地也。獨宿。諸人云。此有何義。答云更無餘義。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無豆。即答云。我若有豆。即歸舍作醬。何因此閒飲醋來。眾歡大笑。（出啟顏錄）

## 盧思道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苫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內侍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陰。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為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上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

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為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人酬對。深以為恥。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即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遙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應曰。以公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併是其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眾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聘陳。陳主敕在諸路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既渡江。過一寺。諸僧與思道設。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浸益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故。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違敕失機。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主。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剎鬼國。陳主大慚。遂無以對。（出啟顏錄）

## 李愔

魏高祖山陵既就。詔令魏收祖孝徵劉逖盧思道等各作挽歌詞十首。尚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劉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詠盧郎。思道嘗在魏收席。與酒勸劉逖。收曰。盧八勸劉二邪。中書郎趙郡李愔亦戲之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及愔後坐事被鞭撲。逖戲之曰。高槌兩下。熟鞭一百。何如言問訊劉二時。（出啟顏錄）

## 薛道衡

隋薛道衡為聘南使。南朝無問道俗。但機辯者。即方便引道衡見之。一僧甚辯捷。令於寺上佛堂中讀法華經。將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無以報。（出啟顏錄）

## 解嘲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賞賜。違意者即被屠割。嘗聞暇訪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即云。水惡鳥。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大悅。又令嘲駱駝。嘲曰。駱駝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因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畢。左膊上負絹走出。未至戟門。倒卧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答云。為是偏擔。更命五十屯綿。置右膊。將去。令明日更來。乃還村。路逢一知識。問云。在何處得此綿絹。具說其事。乃乞誦此嘲語。并問倒地之由。大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

及晚。即詣門言極善解嘲。黑闥大喜。令引之。適尾一獮猴在庭。命嘲之。即曰。獮猴頭如鏁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黑闥已極。猶未之責。又一鵐飛度。復令嘲之。又云。老鵐項曲緣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問之。人云。偏擔。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綿帽何在。答云。綿綃割兩耳。只有面。（出啟顏錄）

### 辛亶

隋辛亶為吏部侍郎。選人為之牓。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群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駮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桂賞者。不可不喜。被免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捨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邦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出朝野僉載）

### 牛弘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出朝野僉載）

### 侯白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辯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著故弊衣。為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腳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麤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illegible]）尾躁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出啟顏錄）

---

## 卷二百五十四　嘲誚二

### 趙神德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憩客館中。聞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德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愧謝遣之。（出啟顏錄）

### 賈嘉隱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耶。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年十一二。貞觀年被舉。雖有俊朗。儀容醜陋。嘗在朝堂取進止。朝堂官退朝。並出俱來就看。餘人未語。英國公李勣先即詣宰貴云。此小兒恰似獠面。何得聰明。諸人未語。賈嘉隱即應聲答之曰。胡頭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舉朝人皆大笑。（出國史纂異）

### 歐陽詢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彊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并擎空。借問誰為此。乃應是宋公。（出啟顏錄）

###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著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兩個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僉載）

###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云。此意著博

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著肚。當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出啓顏錄）

## 劉行敏

唐有人姓崔。飲酒歸犯夜。被武侯執縛。五更初猶未解。長安令劉行敏。鼓聲動向朝至街首逢之。始與解縛。因詠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幞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陀兒宴。行敏詠曰。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長歎復何為。李叔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為長安令。亦黑。行敏詠之曰。叔慎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出啓顏錄）

## 竇昉

唐許子儒舊任奉禮郎。永徽中。造國子學。子儒經祀。當設有階級。後不得階。竇昉詠之曰。不能專習禮。虛心强覓階。一年辭爵弁。半歲履麻鞋。瓦惡頻蒙擲。（音國）牆虛屢被枚。（初非反）映樹便側睡。過匱即放乖。歲暮良功畢。言是越朋儕。今日綸言降。方知愚計喝。（音口廣反。出啓顏錄）

## 狄仁傑

唐狄仁傑倜儻不羈。嘗授司農員外郎。每判事。多為正充卿同異。仁傑不平之。乃判曰。員外郎有同側室。正員卿位擅嫡妻。此難曲事女君。是終不蒙顏色。正員頗亦慙愧。時王及善豆盧欽望拜左右相。仁傑以才望。時議歸之。頗冀此命。每戲王豆盧略無屈色。王豆盧俱善長行。既拜。謂時宰曰。某無材行。濫有此授。狄謂曰。公二人並能長行。何謂無材行。或曰。左相事云適。已白右相。狄謂曰。不審喚為右相。合呼為有相。王豆盧問故。狄曰。公不聞聰明兒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謂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出御史臺記）

## 楊茂直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閒。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興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慎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

---

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云。（出御史臺記）

## 左右臺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臺御史。有遷南省仍內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臺譏之為吾墨三仍。左臺呼右臺為高麗僧。言隨漢僧赴齋。不咒願嘆唄。但飲食受嚫而已。譏其掌外臺在京輦無所彈劾。而俸祿同也。自右臺授左臺。號為出蕃。自左臺授右臺。號為沒蕃。每相遇。必相嘲謔不已也。（出御史臺記）

## 杜文範

唐杜文範襄陽人也。自長安尉應舉擢第。拜監察御史。遷殿中。授刑部員外。以承務郎特授西臺舍人。先時與高上智。俱任殿中。為侍御史張由古宋之順所排壓。與上智遷員外。既五旬。由古之順方入省。文範衆中謂之曰。張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聞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騎土牛趁及殿中。衆歡笑。（出御史臺記）

## 御史裏行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許之。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機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御史羞慙而止。（出國朝雜記）

## 張元一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因則天賞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著綠。遂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為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為中霜穀束。元一目為梟坐鷹架。時同州魯孔邱為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為鵞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伏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杖

總抛郤騎豬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豬。對曰。騎豬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付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菶韻。元一應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慙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懿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衘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慙。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為行轍方相。亦號為衛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為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髆傴身。黑而且瘦。目為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為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為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為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為端箭師。郎中長儒子視望陽。目為呷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為失孔老鼠。（出朝野僉載）

### 吉頊

周張元一腹粗而腳短。項縮而眼跌。吉頊目為逆流蝦蟆。（出朝野僉載）

### 朱隨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尒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七肖反）。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迴頭語李郎。喚取尒朱九。張鷟目隨侯臚亂土梟。（出朝野僉載）

### 李詳

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為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曰。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筆書考。詳曰。請考使君。即下筆曰。怯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總濁。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罷。（出朝野僉載）

## 卷二百五十五　嘲誚三

### 張鷟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為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平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為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宜放却。先知於是手面無色。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粗。鷟號為飽乳犢子。（出朝野僉載）

### 石抱忠

石抱忠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同知選。抱忠素非靜慎。劉奇久著清平。詢古通婚名族。將分銓。時人語曰。有錢石下好。無錢劉下好。士大夫張下好。斯言果徵。復與許子儒同知選。劉奇獨以公清稱。抱忠師範子儒。頗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時人又為之語曰。碩學師劉子。儒生用與言。抱忠後與奇同棄市。選人或為擯抑者。後為語曰。今年柿子併遭霜。為語石榴須早摘。抱忠在始平。嘗為諧詩曰。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塔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橋頭逢長史。欞星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驟。數箇參軍鵝鴨行。（出御史臺記）

### 鄭愔

唐鄭愔曾罵選人為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即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姓鄚。改姓鄭。時人號為鄭鄚。（出朝野僉載）

### 宋務光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多為人所譏。不之覺也。每篇輒為宋務光書。以光臺月俸錢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筆所稱。篇詠不為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廚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詠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臺記）

### 傅巖

唐傅巖。魏州人。本名佛慶。嘗在左臺監察中。當而中當小祠。無犧牲之禮。比迴報望日。初一為大祠。乃全踈薄。殿中梁載言詠之曰。聞道監中當。初言是大祠。狼傍索傳馬。偬動出安徽。衛司無帟幕。供膳乏鮮肥。形容消瘦盡。空往復空歸。（出御史臺記）

### 侯味虛

唐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朱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姦回。報冤濫。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為之相畏。還使怒爆直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為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僉載）

### 賈言忠

唐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義云。裏行及試員外者為合

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散；殿中為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郎為甘子，可久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外郎，號為摘去毒，歡悵相半，喜遷之，惜其權也。（出御史臺記）

## 司馬承禎

唐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睿宗追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景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矣。藏用有慙色。（出唐新語）

## 李敬玄

唐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沒蕃，著鞾不得，狼狽而走。王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敢鬥，總由曹新婦。（出朝野僉載）

## 格輔元

唐格輔元升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盡，袒裼而坐。監察御史杜易簡戲詠之曰：有恥宿龍門，精彩先瞰渾。眼瘦呈近店，睡響徹遠林。捋裳持舊識，擎被異新婚。誰言騁馬使，翻作鷙熊蹄。（出御史臺記）

## 祝欽明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腯，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為媪。媪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出朝野僉載）

## 姜師度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漉柴栰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口，開元六年，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槩沒盡。師度以為功，官品益進。又有傅孝忠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譎。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傅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矯，並斬之。（出朝野僉載）

## 姜晦

唐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為姜侍郎。（出朝野僉載）

## 魏光乘

---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為趁蛇鸛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為覷鼠猫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為飽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目為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云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為日本國使人；又目舍人鄭勉為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為烟熏地朮；目御史張孝嵩為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伸嗣為熱熬上猢猻；目補闕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為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為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為飽水蝦蟇。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出朝野僉載）

## 邵景

唐邵景，安陽人，擢第，授汾陰尉，累轉歙州司倉，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時神武皇帝即位，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鏗俱昇殿行事，職掌殊別，而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鏗無命。景、嵩狀貌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同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鏗獨簾中窺而詠曰：一雙胡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且（當去）立，自慙身品世間毛。舉朝歡詠之。他日，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肥而短，景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團旋，倒地還如著腳鎚。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為元非五品材。（出御史臺記）

## 黃幡綽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頰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出開天傳信記）

## 賀知章

唐秘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異。知章將行，泣涕辭，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之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於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我實吳人，孚乃爪下為子，豈非呼我兒為爪子耶。（出開天傳信記）

## 王維

唐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出盧氏雜說）

### 甘洽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為你面撥撥。拙郤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為你頭不曲。起腳向上安。（出啟顏錄）

### 喬琳

唐朱泚始亂。源休姚令言等收圖書。貯倉庫。作蕭何事業。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鍊曰。若度其才。即吾為蕭。姚為曹耳。識者聞之。為休不奈官職。喬琳性好諧謔。因語舊僚曰。源公真謂火迫酇侯爾。（出唐新語）

### 契綟禿

唐京城有僧。性甚機悟。病足。有人於路中見嘲之曰。法師是雲中郡。僧曰。與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貧道作契綟禿。其人詐之曰。雲中郡言法師高遠。何為是辱。僧曰。雲中郡是天州。翻為偷氈是毛賊。毛賊翻為墨槽。傍邊有曲錄鐵。翻為契綟禿。何事過相罵耶。前人於是愧伏。（出啟顏錄）

### 宋濟

唐許孟容與宋濟。為布素之交。及許知舉。宋不第。放牓後。許頗懟。累請人申意。兼遣門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謁焉。許但分訴首過。因命酒酣。乃曰。雖然某今年為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卿。及第後翌日而卒。因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許大慙。（出盧氏雜說）

###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為隱語嘲之。有令口無一齒。常畏見嘲。初至。謂邑吏曰。我聞安陵大善嘲弄。汝等不得復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為嘲。乃謂稱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數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朝明府。令曰。何為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為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為口穴。此嘲弄無齒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啟顏錄）

### 崔護

唐劉禹錫云。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為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豬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駢脅再觀。相里之剝苗登。豬皮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道為尹。嘗欲笞之。袒其背有豬毛長數寸。故又曰當偃兵之時。則隨而無用。在穴之日。則拱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話錄）

---

## 卷二百五十六　嘲誚四

### 盧邁

唐宰相盧邁不食鹽醋。同列問曰。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又何堪矣。（出國史補）

### 柳宗元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秉筆。時不欲名字者彰。曰押縫版子上者。率多不達。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張復已下。馬徵鄧文佐名盡著版子矣。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眾大笑。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閒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出嘉話錄）

###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為儐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出雲溪友議）

### 平曾

唐平曾侍才傲物。多犯諱忌。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禮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豎時趨劒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句吳。薛聞之。遣吏追還。廣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雷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嘶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覩其毛骨。遂殊禮待之。後遊蜀。謁少師李固言。時幕客皆名士。曾每與諸客評論。言笑彌日。侍於李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云。雪山雖茲潔白之狀。豈障攢風。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為人採擬。以李竿作文章。發於尋經也。李覽賦。命推出不踰旬。貢鰷鯐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為烏鳶所獲。余昉鐵何。李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

彩投贄者無出於鄙雖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澄瀾賦判中射此謂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伺同而歡有異焉（出雲溪友議）

### 僧靈徹

唐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咏之皆麗絕於文圃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白鹿洞鐵虹橋康王廟為七詠）此七詠者俾予益發歸歟之興且芳時勝侶上遊於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峰觀九江之波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默然而遊不假東門而送天地為一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異翼松逕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矣偶為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其深趣矣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徹酬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出雲溪友議）

### 蘇芸

嶺表多假吏而里巷目為使君而貧窶徒行者甚眾元和中進士蘇芸南地淹遊嘗有詩云郭裏多榕樹街中足使君

### 李寰

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襆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之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襆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襆頭願兄得道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出因話錄）

### 王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書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為招命堪入笑林中京以為語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正敕也（出因話錄）

### 韋蟾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走筆書其側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婿書字纔能記姓名（出摭言）

###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詩嘲之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出啟顏錄）

### 崔涯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絃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為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為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祜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出雲溪友議）

### 李宣古

唐澧州宴酒糾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罰眾寵眾恃歌聲自以為郢人之妓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出雲溪友議）

### 杜牧

唐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糾肥碩而詞謦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嶽神（出雲溪友議）

### 陸巖夢

唐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額更頹顏眼睛深卻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逐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出雲溪友議）

### 李遠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浮詩逸賦不如不作非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出北夢瑣言）

###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武宗朝為相勢傾朝野及罪譴為人作詩曰蒿棘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目視具僚亡匕箸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背有餘波達鬼村又云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鵶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出盧氏雜說）

### 薛昭緯

唐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澧州司馬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禮部員外王蕘任主客員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蕘遽請其下句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凶（出摭言）

### 崔慎由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畢諴曹確羅劭權使相繼升嚴廊宰相崔慎由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始蔣伸登庸西川李景讓覽報狀歎曰不能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云成都十萬戶抛若一鴻毛亦同慎由之誚也大夫趙崇卒侍郎吳雄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乃乖於所望其不大拜而亦識當時也（出北夢瑣言）

### 鄭薰

唐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首科既而問及廟院標曰標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出摭言）

### 唐五經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以束修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遊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出北夢瑣言）

### 青龍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事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又遇要地朝客後時復來亦阻他事頗有怨色題其門而去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解眾問其出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杳無跡矣客究沙彌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叢譚）

### 羅隱

唐裴筠婚蕭遘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言）

## 卷二百五十七　嘲誚五

### 崔澹

唐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出摭言）

### 皮日休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慊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尸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為平生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備係與日休同在場中隨即聞之因伺其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投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為日休雖輕佻而仁紹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 薛能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為壻薛能為儐相乃為詩嘲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轎裏將為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出抒情詩）

### 周顗

唐處士周顗洪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游浙西與從事歡飲而昧於令章筵中皆戲之有賓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鬬月高唯有紅妝迴舞手似持雙刃向猱猱周答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迴鷁為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愛縛猱（出抒情詩）

### 任轂

唐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知己。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詔鵲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袞。（出幽閒鼓吹）

### 王徽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實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刃。左衝右捽。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頃總許卒征徐方。為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是言。（出三水小牘）

### 山東人

山東人來京。主人每為煮菜。皆不為羹。常憶榆葉自煮之。主人即戲云。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食。為有榆氣。答曰。聞京師人煮驢軸下食虛實。主人問云。此有何意。云為有苜蓿氣。主人大慙。（出啓顏錄）

### 張登

唐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為師友。樞為司勳員外。舉公牒至。投文。樞才詆訶瑕謫。登自知江陵鹽鐵院會計。到城直入司勳廳。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因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驢牙郎搏馬價。此成笑耳。（出乾䉤子）

### 朱澤

唐王軒少為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州。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俄見一女子。振瓊璫。扶石笋。低佪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浣紗溪。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石。寂爾無人。乃鬱怏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凝素學王軒。（出雲溪友議）

### 徐彥若

唐乾寧中。荊南成汭曾為僧。盜據渚宮。尋即貢命。末年每事驕縱。初以澧朗在巡屬。為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宰相徐彥若在中書。不為處置。由是銜之。及彥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汭雖加接延。而常怏怏。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偏州一伙草賊。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汭赧而屈。徐文雅高贍。驟之臺臺。成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公曾為僧也。終席慙恥之。（出北夢瑣言）

### 馮涓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歷官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縻於幕中。性耿槩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偽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擯出院。欲過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為之。蜀主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使亟修迴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歛袵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即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為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却迴顧謂驢曰。驢弟。我為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偽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出王氏見聞錄）

### 張濬伶人

唐宰相張濬。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羣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乖燮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訖遂去。闔席愕然。相眄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慙恨而已。（出南楚新聞）

###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詞特異。才地兼優。恃其聰俊。率多輕薄。梁祖使聘於蜀。時岐梁眦睚。關路不通。遂泝漢江而上。路出全州。土人全宗朝為帥。封至州。宗朝致筵於公署。封素輕其山州。多所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斝索令。曰麥秀兩岐。伶人愕然相顧。未嘗聞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擺頭曰。不可。又曰麥秀兩岐。復無以措手。主人恥而復惡。杖其樂將。停盃移時。逡巡盞在手。又曰麥秀兩岐。既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為恥。次至漢中。伶人已知全州事。憂

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岐。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樂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一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洎封至蜀。至設弄三軍。後。長吹麥秀兩岐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褸衣裝。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凄楚。及其貧苦之意。不喜人聞。封顧之。面如土色。卒無一詞。慙恨而返。乃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岐字。蜀人嗤之。（出王氏見聞）

## 姚洎

唐裴廷裕字膺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為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為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洎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洎為急灘頭上水船也。（出摭言）

## 李台瑕

偽蜀韓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麗文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出北夢瑣言）

## 織錦人

唐盧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門東。其日風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續至。附火良久。忽吟詩曰。學織繚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姓名。曰姓李。世織綾錦。離亂前屬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不重於世。且東歸去。（出盧氏雜記）

## 李主簿

唐方干姿態山野。且又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邱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杯。龍邱目有翳。干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謂人象令。云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邱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酢。（干唇缺）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袴。一座大笑。（出摭言）

## 陳癩子

唐營邱有豪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眾目之為陳癩子。自奉之道。則不薄矣。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則必遭怒。或至笞箠。賓客或言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甚至。言增添則白眼相顧。耳有遊客。心利所霑。而不能禁其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贈五縑。客將起。又問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漆滅癩。曰何謂也。客曰。漆者。面上漆肉渤涯子。滅者。滅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穎者何岸高不敏。見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戲荷奚言。然某偶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於中堂。坐碧紗幃中。左右侍立。執輕箑白箸者數輩。伶倫曰。詩云。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幪。遭大詬而去。（出玉堂閒話）

##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側睛及翳。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詩相詠。齆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為有陳根委。患眼人續下句。不別似蘭斯。都由雁門紫。（出啓顏錄）

## 傴人

有人患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風盪雨行。面乾頂額濕。著衣牀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出啓顏錄）

## 田媼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愧無所吃噉。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云。我大有飲食。臨別即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瘢。眼下皮急極露眠。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露眠。合家大笑。（出啓顏錄）

太平廣記第二十冊終

卷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宋　李　昉編

## 魏人鑽火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出笑林）

## 齊俊士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顏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讀書與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知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出顏氏家訓）

##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誤及見顓頊字為許綠錯作許緣其人遂謂朝士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翻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行信朞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出顏氏家訓）

## 并州士族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薄邢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其妻明鑑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與何況行路至死不覺（出顏氏家訓）

## 高敖曹

高敖曹常為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碁開罈甕張口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凸肚河凍水生皮（出啟顏錄）

## 梁權貴

梁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出顏氏家訓）

## 柳騫之

隋內史舍人河東柳騫之奏事好錯嘗有周家公主表請出家騫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僕射慶則問之曰奏事若為錯騫之復錯答曰周家公主欲得還俗騫之歷位光祿卿

## 阮嵩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出朝野僉載）

## 郝象賢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邱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為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為汝設饌可命之也明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眾慚而退寵之者反語為癡種也（出朝野僉載）

## 朱前疑

周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迴又上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即酬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即放歸邱園憤恚而卒（出朝野僉載）

## 張由古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眾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集（蓋僧孺也）由古竟不知覺累遷司計員外以罪放於庭州時中書令許敬宗綜理詔獄帖召之由古喜至則為所責懼而手戰殞墜於地口不能言初為殿中正班以尚書郎有錯立者謂引駕曰員外郎小兒雜共語可鼻衝上打朝士鄙之（出大唐新語）

## 侯思止

唐侯思止出自皁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侍書御史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曾杖殺琅琊王沖者也思止閭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諸囚元忠辭氣不

屈。思止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腳為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禮儀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去。無為抑我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然曰。思止死罪。實不解。幸蒙中丞見教。乃引上階。禮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止言音不正。時斷屠殺。思止曰。今斷屠殺。雞（反吉）（梨）魚猪（計）驢（蔞）俱（居）不得吃（反詰）（桔）空（減之去聲）（如齊）何得飽。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訴於則天。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言雞猪之事。則天亦大笑。思止當命作籠餅。對膳者曰。與我作籠餅。可縮葱作。比市籠餅。葱多而肉少。故令縮葱加肉也。時人號為縮葱侍御史。時來俊臣棄故妻。奏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諸相問之。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娶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事遂寢。竟為李昭德榜殺之。（出御史臺記）

###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出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驅驢宰相。（出朝野僉載）

### 逯仁傑

周朝有逯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改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員。掌簿案設鎖鑰。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淺識。以為萬代皆可行。授仁傑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寢。（出朝野僉載）

### 袁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眾人聚會。充錄事勾當。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暫閑。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嗤之。（出朝野僉載）

### 臺中語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勅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為舉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棲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為之語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張悰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棲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出朝野僉載）

載）

### 沈子榮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蹟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磑。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磑。乃是藍田。今問之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出朝野僉載）

### 武懿宗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為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識。上乃釋之。（出朝野僉載）

### 張衡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出朝野僉載）

### 李良弼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唇頰。好談玄理。請使北番。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為真源令。秩滿還瀛洲。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冀貝入。良弼謂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即是獼猴。難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勸懷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三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為河內王武懿宗斬之。（出朝野僉載）

### 來子珣

唐來子珣。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武氏。字家臣。丁父憂。起復。累加游擊將軍。右羽林軍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誚之。諭德張元一好譏謔。曰豈有武家兒。為你來家老翁制服耶。（出御史臺記）

### 閻知微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駑怯。使入蕃。受默啜封為漢可汗。賊入恒定。遂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後降者。剪土無遺。令英不答。知微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英曰。尚書國家八

座受委非輕。翻為賊踏歌。無慙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出朝野僉載）

### 崔湜

唐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汙狼籍。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為不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怒慙。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為吏部。京中謠之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出朝野僉載）

###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為滄州刺史。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蜋。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蜋。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為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為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為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為瀛洲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眾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敕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吏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出朝野僉載）

## 卷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 蘇味道

唐蘇味道初拜相。有門人問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稜宰相也。（出盧氏雜記）

### 李師旦

唐李師旦。新豐人也。任會稽尉。國忌日。廢務飲酒。唱歌杖人。為吏所訟。御史蘇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厲而謂曰。公為官。奈何不守法。而違犯若是。將罪之。師旦請更問。乃欺曰。飲酒法所不禁。況飲藥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撻人吏事緣急速。侍御何譴為。味道曰。此反白為黑漢。不能繩之。（出御史臺記）

### 霍獻可

唐霍獻可。貴鄉人也。父毓。崎州司法。獻可有文學。好詼諧。累遷至侍御史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旨以為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即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為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其舅。加游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泣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臺記）

###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為料鬬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餇生菜。除監察。懷貞未之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袁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為除右臺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瑞州。（出朝野僉載）

### 崔泰之

唐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出朝野僉載）

### 陸餘慶

唐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出朝野僉載）

###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或問其故。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出朝野僉載）

###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絕滋味。至驛，或竊脯腊，置於食。偽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後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舉措也。嘗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覺侍者見之。對曰：乾肉驛家頗有，請吏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爛煮肉，以汁作羹。御史偽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責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閑應答，但謝曰：羅漏。言以羅濾之漏也。龍神中，韓琬與路元叡、鄭元父充判官，至萊州，親覩此事，相顧而笑。僕射魏元忠時任中丞，謂琬曰：元忠任監察至驛，乾肉雞子並食之。未虧於憲司之重，蓋溢之，深失國士體。魏公之言當矣。但不食不竊，豈不美歟。（出御史臺記）

### 韓琬

唐韓琬與張昌宗、王本立同遊太學。博士姓張，即昌宗之從叔，精五經，憎於時事。畜一雞，呼為勃公子，愛之不已。每講經，輒集於學徒巾。或攫破書，比逐之，必被嗔責曰：此有五德，汝何輕之。昌宗嘗為此雞被杖。本立與琬頗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為公殺此雞。張生素取學徒回殘食料。本立以業長，乃見問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張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張生請假，本立聚牒數雞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見雞，罵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報本立殺之。大怒云：索案來。索案來，見數雞之罪，曰：縱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雞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殺。張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何道。當時長安以有案動曰為貴。故知躭翫經史者，宜詳時事。不然何古人號為愚儒、朴儒、腐儒、豎儒耶。亦可貽誡子弟。（出御史臺記）

### 趙仁獎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得販於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麞。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於京，訪尋臺中舊列，妄事歡洽。御史倪若水謂楊茂直曰：此庸漢，妄為偶茸。乃奏之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漢耶。授當州悉當尉，馳驛發遣。仁獎在臺，既無餘能，唯以黃麞自衒，未務先趣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生客唯聽黃麞。時崔宣一使於郡，仁獎附書於家，題云：西京趙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禮自上蔡令拜御史，仁獎贈詩曰：令乘驄馬去，丞脫繡衣來。當時誚之，或以為假手。仁獎初拜監察，謝朝貴，但云有幸把公馬足。時朝士相隨，遇一胡負兩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問其由，答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負兩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臺記）

### 姜師度

唐姜師度好奇詭，為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搶車運糧，開河，攝州縣，船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魯地一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為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為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於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為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即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僉載）

###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乃命王勃試之，授校書郎，累拜監察、大理正。與紫微令姚崇連親。崇嘗有疾，敬奇造宅省問，對崇涕淚。懷中裹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手執之，而後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既出，崇鄙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禮也。（出御史臺記）

###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參軍石惠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為之判十餘紙以報之，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出朝野僉載）

### 馮光震

唐奉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拊掌大笑。（出譚賓錄）

### 李謹度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出朝野僉載）

### 三穢

唐王怡為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為京師三穢。（出朝野僉載）

### 陽滔

唐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斲窗取得之。時人號為斲窗舍人。（出朝野僉載）

### 常定宗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為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為改始字為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詠。取詞多為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為公之騐。（出朝野僉載）

### 張玄靖

唐張玄靖。陝人也。自左衛倉曹。拜監察。性非敦厚。因附會慕容實節而遷。時有兩張監察。號玄靖為小張。初入臺。呼同列長年為兄。及選殿中。則不復兄矣。實節既誅。頗不自安。復呼舊列為兄。監察杜文範因使還。會鄭仁恭方出使。問臺中事意。恭答曰。實節敗後。小張復呼我曹為兄矣。時人以為談笑。（出御史臺記）

## 卷二百六十　嗤鄙三

### 公羊傳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惟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出笑林）

### 李文禮

唐李文禮。頓邱人也。好學有文華。累遷至揚州司馬。而質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文禮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伺其便。復白曰。是長史姊。文禮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出御史臺記）

###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微諫曰。卿相尊

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為宰相。微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輕物也皆此類。

###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門第。但有姓房為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豊邑公相。（豊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姓某乙再從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只堪嚇鬼。（出啓顏錄）

### 元宗遠

唐元宗遠。為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遠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遠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遠買。云君家自有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為口實。（出大唐新語）

### 獨孤守忠

唐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眾大哂焉。（出朝野僉載）

### 王熊

唐王熊。為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畧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畧幾人。法曹曰。畧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人正義為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餓。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常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出朝野僉載）

### 麴崇裕

唐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哀聲。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出朝野僉載）

### 梁士會

唐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公大好判。烏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識之士聞而笑之。（出朝野僉載）

###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

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為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出大唐新語）

## 康謽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為相。頗憂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議以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當用康謽。蓋上一時恚怒之詞。舉其極不可者。或有竊報謽。以為上之於君。恩渥頗深。行當為相矣。謽聞之。以為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既就列。延頸北望。既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然時論亦以長者目焉。謽為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為宰相耶。聞之者益為嗤笑。（今新昌里西北牛相第。即謽宅也。出明皇雜錄）

## 徵君

唐肅宗之代。急於賢良。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霸國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衣草衣。躡芒屩。詣於國門。肅宗聞之喜曰。果有賢士應募矣。遂召對。訪時事得失。卒無一辭。但再三瞻望聖顏而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之乎。對曰不知。奏曰。臣見陛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於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無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閉將來賢路。僶俛除授一邑宰。洎將寒食。京兆司逐縣率杏仁以備貢奉。聞之大為不可。獨力抗之。遂詣闕請對。京兆司亦懼此徵君。必有異見。將奈之何。及召對。奏曰。陛下要寒節杏仁。今臣竊將來。局復進渾杏仁。上咍而遣之。竟不責其罪。（出玉堂閒話）

## 李佐

唐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後佐進士擢第。有令名。官為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者告。後往迎之於鬻凶器家。歸而奉養。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謂曰。汝孝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來。未與流輩謝絕。汝可具大豬五頭。白醪數斛。蒜齏數甕。薄餅十拌。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酹申款。則無恨矣。佐恭承其教。數日乃具。父散召兩市。善雜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眾扶佐父登榻。而雜歌一聲。凡百齊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人入山。數日而卒。（出獨異志）

## 元載常袞

唐代宗。以庶務畢委宰相。而元載專政。益亂國典。非良金重寶。趑趄左道。不得出入

於朝廷。及常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失於分別。故陞陟多失。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是時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眾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鼠輩養資考。豈裨皇化耶。（出杜陽雜編）

## 崔阡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牟薦崔阡。拜諭德。為侍書。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出嘉話錄）

## 黎幹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於龍所。幹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又請禱於文宣王廟。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甘澤乃足。（出盧氏雜說）

## 崔叔清

唐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為准敕惡詩。（出國史補）

## 常愿

唐劉禹錫云。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語。曾謂余曰。昔在奉天。為行營都虞候。聖人門都有幾箇賢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許大。更被朱泚吃兵馬。楦為如累雞子。今拋向南衙。被公措大偉。齕鄧鄧把將化官職去。至永貞初。禹錫為御史監察。見常愿攝事在焉。因謂之曰。更敢道齕鄧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話錄）

## 劉士榮

唐于頔之鎮襄陽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為太常丞。頔讓之表曰。劉元佐劉士榮。以佐之功。先朝為太常丞。時臣與士榮同登朝列。見其凡劣。實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某之凡劣。不如士榮。若授此官。更為叨忝。德宗令將其表宣示百僚。時士榮為南衙將軍。因覩其表。有潭鎬者。錫之客也。時鎬宴客飲酒。更為令曰。徵近日凡劣不得即雨。鎬曰。劉士榮。鎬曰。于方。鎬謂席人曰。諸公並須精除。（出嘉話錄）

## 袁德師

唐竇羣。與袁德師。同在浙西幕。竇羣知尉。嘗嗔堂子曰。須送伯禽。問德師曰。會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還曾把書讀。何乃相卿詰之。且伯禽何人。德師曰。只是古之堂

子也滿座人哂。（出嘉話錄）

## 蔣乂

唐蔣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傳奉。故為物議所嗤。（出國史補）

## 崔損

唐崔損性極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兩省清要。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祔。姊為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過為恭遜。不止於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竊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議不叶。然攜而厚之。（出譚賓錄）

# 卷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 張茂昭

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吃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肕。爭堪喫。（出盧氏雜說）

## 王播

唐淮南節度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以圖內授。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數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後之賄遷其徒實繁。自外官至內學士三司使。皆有定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縣令錄事參軍。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為宰守者。然所至多為四方諸侯不拔。上有以知其來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焉。豈時之重利耶。而諫省任非其人耶。未嘗以一字整頓頹綱。深所未諭。（出盧氏雜說）

##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於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聞。此卷莫非秀才自製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牋翰未更。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為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於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恠乎。饑窮若是。實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鏹。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所貴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遊於江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於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為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為荊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荊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慙悸失次。乃復進曰。誠如郎中之言。則并荊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蘄間悉話為笑端。（出新語）

##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龐者。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郎中龐姓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新科獲第。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自謂不誤。從容而退。（出閑話錄）

## 王初昆弟

唐長慶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顯於時。二子初宦。不為秘書省官。以家諱故也。既而私相議曰。若遵典禮。避私諱。而吾昆弟不得為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列部尚書。乃相與改諱。只言仲字可矣。又為宣武軍掌書記。識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幾。相次殞謝。（出獨異志）

## 李據

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綺紈間。曾不知書。門蔭調補澠池丞。因歲節。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疏而不漏。放。又祗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祗承人竟不敢去。又判決祗承人。如此癡頑。豈合喫杖。決五下。人有語曰。豈合喫杖。不合決他。李曰。公何會。豈是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出盧氏雜記）

## 教坊人

唐有人衣緋。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人問何任。答曰。屬教坊。作西方師子左腳。來三十年。（出盧氏雜說）

## 南海祭文宣王

自廣南際海十數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即署一胥吏為文宣

王亞聖。鞠躬候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出嶺南異物志）

###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圜丘。至時不到者。判云。太常大寺。實自伽藍。圜丘小僧。不合無禮。（出傳載）

###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郪城。有婢失意。於城都鬻之。刺史蓋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儈以婢導。以巨源賞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窺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者。召之、就宅。盜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而去。都無言語。但令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世族之家。率由禮則。（出北夢瑣言）

### 韓昶

唐韓昶。名父之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悮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

### 王智興

唐王智興為汴師有舉人投謁便□詩巻智興□□□□□□子謂鶴膝也遂善待之旅□□□□□□□□□□□□書舉子明年落第智興極怒□□□應□官□□□□□□□士有得者以其例大故□□□□□樂□□□□□□汴州一日致寠怨□秀才□□□□□□□□□□□□飲□冬必更奉薦□□□□□□□□□□□□□明□見諸判官曰智興咬□□□□□□□□□□□□□□□□□□□□□□□□□□□□□□□□□□□□□□□□□□□□□□

### 韋氏子

□□□□、□□微□姪流□□□□□□□□□□□□□□□□□□□□衣裳滿身□□□□□□□□□□□□□□□微召前□□□□□□□□□□□□□□□□□□□割□□□□□□□□□□□□□□□而□□顯曰□□□□□□□□□□□□□詩

### 令狐綯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蛻者。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言其人。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劉託以腹心。都不疑慮。因為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貶焉。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單族。每欲繫其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之。（出北夢瑣言）

### 鄭光

唐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判官是何人。光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馮袞。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為副使。及罷河中歸。又詔對。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對曰。臣須開始得。又更對他事。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大笑。後朝臣每遇延英入閤候對。多以開始為號。時裴思謙郎中。為節判。頃客於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為尚書削盡。皆謂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時。遇國忌行香。便為判官。及屈諸客。就寺醵飲。徵令時。辭起居保避。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脆臍。他人皆尋思不得。至辭還令云。脚杏。滿坐大笑。（出盧氏雜說）

### 鄭畋盧攜

唐宰相鄭畋盧攜。親表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協。更相詬詈。乃至以硯相擲。時人為宰相鬭擊。以此俱出官。（出北夢瑣言）

### 鄭綮

唐宰相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時王綱版蕩。四方多故。才既無取。言必依道。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賊術。綮奏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出北夢瑣言）

### 鄭準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汭。常欲自比陳阮。集其所作為十卷。號劉表軍。而書辭體不雅。至於祝朝貴書云。中書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賀襄州趙洪嗣襲書云。不沐浴佩玉。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顯言其庶賤也。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出北夢瑣言）

### 張氏子

唐張裼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

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蝕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翦。寘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竟日不食。言詞篾穢。都無所避。其家扃閉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歲久方卒。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出北夢瑣言）

## 劉義方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腳以審之厚薄。義方賦成云。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有壁。有類乎兜鍪。戴之無頭。又同乎席帽。（莫后反）無不以爲歡笑。

## 鄭羣玉

唐東市鐵行。有范生。卜舉人連中成敗。每卦一縑。秀才鄭羣玉。短於呈試。家寄海濱。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同輩。意在必取。僕馬鮮華。遊齎緡三千。并江南所出詣范生。范喜於異禮。卦成。乃曰。秀才萬全矣。羣玉之氣益高。比入試。又多齎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繼燭。見諸生賦多有寫淨者。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字不得。生鐵行范生。須一打二十。突明竟擘白而去。（出乾䐁子）

## 梅權衡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箠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再三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爲師式。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及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伏其上也。衆大笑。（出乾䐁子）

## 李雲翰

周成通中。舉人李雲翰。有口脂賦。又羅虬詩云。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又李罕披雲霧見青天詩。顏回似青天。皆遣主司庭責發遣。舉子中有每年選無名子。前有舉人露布。後皇甫松作齋夔淩纂要。又李實翰作吳王□□。李諂天帝詔。無名子蒲相知舉年。裴裕所熱已多。近千餘首。俗迷罷舉。是年盧肩遣勞文宣王廟哭半日。

## 卷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 崔育

唐□□□前進士崔育。以中原亂離。容於邊上。亦□□□□□□閑軌事輕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牛帶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挺角材□□□□□□□城郭士女隨觀。謂之精怪。每謁州郡騎□□□□□□□哈之者怒之者相半。至則投刺其名銜□□□□□□□□□躭酒嗜肉擣葱變蒜。不得已而□□□□□□□□懸宰視之如土木。藩帥郡侯奈之不可□□□□□州氏齧其肉。族其家。蓋輕薄之所致也。

## 宇文翃

唐進士宇文翃。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國色。朝中令及第者□□□□□□□□餘方謀繼室。兄回爲諫議□□□□□□遂娉女與璠。爲書於回矣□□□□□□□□□□□□□滑臺杜志名時有喪遺火燄藝楷柩□□□□□□□□因而延爇杜謂宇文曰。魚將化龍□□□□□□□□有燒□之事用以識□（出北夢瑣言）

## 韓簡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至爲政篇。翌日謂諸從事曰。僕近方知古人淳朴。年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出北夢瑣言）

## 胡令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瀆貨新食。僻好博奕。邑宰張逌宦。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棊。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無厭倦。然宰君時入中門。少頃又來對棊。如是日日早入晚歸。未嘗設食於張。不勝饑凍。潛知之。時入蒸。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別。云極是叨鐵。出何文。謹急命追之。既至。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鐵。其義安在。張復默然。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耶。曰不知。曰適見冶爐。家置一鐵殼長杖。只此是爐中猛火炙鐵。汁或未銷融。便此杖時時於爐中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是叨鐵也。言訖而去。胡入室。話於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譏其每日。自入喫猛火了。却出來棊也。凡新食湌客之士。時人多以此譏之。（出玉堂閒話）

## 楊錚

蜀秀才楊錚。（錚音竹耕反自言楊錚不均騎馬秀部見以子爭部）行惡詩。或故作洛誦。或醜穢語。取人笑。亂裝

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雄藩大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騾。檐書繖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謗瀆。黔南節度使王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門。召錚至。飾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賞恣詩。以為歡笑。諸客請召。有不得次者。以為怏怏。茂權一日忽屏從。謂之曰。秀才客于當州。必欲諮留相伴。三罷鎮同歸可乎。如可。則當奉為卜娶。所居奉留。錚欣然從之。權令媒氏與問名某氏之屬。至於成迎。筵宴為備焉。仍邀諸從事赴會。錚親見女容貌異常端麗。及成禮。遽遭毆辱。左右婢僕。皆是扶同。共相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權詐飾無鬚少年數輩。皆穠裝艷服以紿之。然後茂權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屢自乞一邑。初有難色。賓從共諫。方許之。遂命給簡署。及期。治行李。擇良日辭謝。本邑近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牒。當街趨拽下馬。奪去中帶。云有府斷攝官送獄。荷校滅耳。茂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逃而遁。潛藏旬日。方召出之。軍州大以為笑。（出王氏見聞）

## 謝柴書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書謝云。蒙惠也愚若干。（出盧氏雜說）

## 郡牧

唐有賓鼎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與之設交代之禮儀無闕者。二禮生具頭冠襴衣相其賓主。升降揖讓。而新牧嶙峋蹤踏。斂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語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於內閤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頻蹙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營大事時。極煩賢尊心力。生亦暗然。及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緣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且士流中亦有故為輕薄者。亦有昧於揖拜。不能分別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閒話）

## 張咸光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於梁宋之間。復有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常懷匕箸。每遊貴門。即遭虐戲。方飧。則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諫議權判開封府事。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則曰。往投溫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云。饅頭似碗。胡餅如籠。暢投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聞者絕倒。（出玉堂閒話）

## 長鬚僧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莫知其誰何。剃髮鬚皓然垂腹。擁百餘眾自江湖入蜀。所在吡俗。瞻駭儀表。爭相勝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鈸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鬚。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見。徒眾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眾恥其失節。悉各散亡。偽蜀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鬚之號。何得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果。是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近臣解釋。大為歡笑。後住持靜亂寺。數為大眾論訟。有上足以不謹獲罪。伶人臧柯曲。深慕空門。而不知其中猥細。謂是清靜。捨俗落髮。謹事瓶鉢。漸見纖濫。詬詈而出。以袈裟掛於寺門。曰。吾比厭俗塵。投身清潔之地。以滌其業耶。今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吾不能為之。遂復歸於樂籍。蜀人謂師曰一事南無。折却長鬚。（出王氏見聞）

## 道流

□□□□□任興元節判。離秦州鄉地。未及歲年。忽有來尋師者。齎親表施州刺史劉紘封衣紫而來。兼言往洋州求索。詢其行止。云某忝竊鄉關之分。元於秦州西昇觀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當離鄉日。觀中無此道流。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忿忿而退。旬月間。自洋源迴。薄有所獲。告辭之意亦甚揮遽。遂設計延佇。佛榻止之。夜艷沃以醴醪數甌。然後徐詢之曰。尊師身邊紫綬自何而得。宜以直誠相告。對曰。此是先和尚命服。傳而衣之。乃是廣修寺首紫僧弟子。師既殂。乃舍空門。投西昇觀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謂傳得本師衣鉢。豈有道士竊衣先和尚紫衣未之前聞。（出玉堂閒話）

## 三妄人

孫光憲在蜀時。曾到資州。見應貞觀李道士。話州有姓趙人。閉關却掃。以廊廟自期。都虞候閻普敬異之。躬自趨謁。閻魁梧丈夫。趙生迎門。愕眙良久。磬折敘寒溫曰。伏惟貔貅。閻乃質於先容者。俾詢之。趙生曰。若云熊羆。即須宰相之才。方當此語。閻公止於都頭已來。只銷呼為貔貅。人聞。咸笑之。又一士自稱張舍人。訴於光憲曰。兄長以術惑我心神。憲謂曰。得非蠱毒厭勝之術耶。張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捭闔摔破我

心神。至今患心風不禁。又江陵顧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并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檢諸角觝也。時有行軍王副使幽燕舊將。聲聞宇內。顧生候謁稱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喪良友也。每慟哭焉。（出北夢瑣言）

### 周韋二子

周韋與太尉昭度之子也。尪儒昏鈍。率由婢嫗。仕偽蜀王氏。以舊事優容之。因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馬。巽曰。死馬門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為王氏駙馬都尉。性識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為伍。俾一人先導爵里於闤闠酒肆有來之者。日獲三二百錢。即與其徒飲噉而已。咸嗟嘆之。（出北夢瑣言）

###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出北夢瑣言）

### 嗤鼻

甲與乙鬪爭。甲嚙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嚙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嚙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嚙之。（出笑林）

### 助喪禮

有人弔喪。并欲齎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答曰。錢布帛。任君所有。爾因齎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造豉。孝子又哭孤窮。曰。適得便窮。更送一石。（出笑林）

### 外學歸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出笑林）

### 行弔

傖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髡於背而為首者。以足觸詈曰。癡物。諸人亦為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出笑林）

### 癡壻

有癡壻。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惟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鳴云。鵓鴣鵓鴣。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鵓鴣鵓鴣。

---

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出笑林）

### 魯人執竿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林）

### 齊人學瑟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出笑林）

### 市馬

洛中有大家。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其妍媸。為駔儈所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合直兩馬之資。況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儈既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樞桍牙出也。於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鵝鴨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馬不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兩所。復召儈。別贈二十。（出玉堂閒話）

### 昭應書生

唐有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出因話錄）

## 卷二百六十三　無賴一

### 劉誠之

唐天授年。彭城劉誠之。粗險不調。高言庳語。凌上忽下。恐嚇財物。口無關鑰。妄說妖災。說萬年縣尉常彥瑋。索錢一百千。云我是劉果毅。當興富貴。彥瑋進狀告之。上令二給使先入彥瑋房中。下簾坐窗下聽之。有頃。誠之及盧千仞至。於廳上坐談話。彥瑋引之。說國家長短。無所忌諱。給使一一紙筆抄之。以進。上怒。令金吾捕捉。親問之。具承。遂腰斬誠之。千仞處絞。授彥瑋侍御史。（出朝野僉載）

### 宗玄成

唐老三衛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齊黃門侍郎。玄成性粗猛。稟氣兇豪。凌轢鄉村。橫行州縣。紀王慎為邢州刺史。玄成與之抗行。李備為南和令。聞之。每降階引接。分庭抗禮。務在招延。養成其惡。屬河朔失稔。開倉賑給。玄成依勢。作威鄉墅。強乞粟一石。備與客對不命。玄成乃門外揚聲。奮臂直入。備集門內典正一百餘人。舉牒推窮。強乞是實。初令項上著鏁。後卻鏁上著枷。文案既周。且決六十。杖下氣絕。無敢言者。（出朝野僉載）

## 孟神爽

孟神爽。揚州人。稟性很戾。執心鴆毒。巡市索物。應聲即來。入邸須錢。隨口而至。長史縣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頷之而已。張潛為揚州刺史。聞其暴亂。遣江都縣令店上捉來。拖入府門。高聲唱速付法曹李廣業推鞠。密事並虛。准敕決百杖下卒。（出朝野僉載）

## 飛騎席人

則天之廢廬陵也。飛騎十餘人。於客戶坊同飲。有一人曰。早知今日無功賞。不如扶豎廬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門。進狀告之。席未散。並擒送羽林。鞫問皆實。告者授五品。言者斬。自餘知反不告。坐絞。（出朝野僉載）

## 韓令珪

周令史韓令珪。耐羞恥。厚貌強梁。王公貴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強干之。曾選於陸元方。方下引銓。時舍人王勮奪情。與陸同廳而坐。珪佯驚曰。未見王五。勮便降階憫然。令珪嚬眉蹙頞。相慰而去。陸與王有舊。對面留住。問勮是誰。莫之識也。後嚇人事賊。於朝堂決杖。遂呼河內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識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僉載）

## 李宏

唐李宏。汴州浚儀人也。兇悖無賴。狠戾不仁。每高鞍壯馬。巡坊歷店。嚇庸調租船綱典。動盈數百貫。強貸商人巨萬。竟無一還。商旅驚波。行綱側膽。任正理為汴州刺史。上十餘日。遣手力捉來。責情決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飲相歡。遠近聞之。莫不稱快。（出朝野僉載）

## 長孫昕

唐長孫昕。皇后之妹夫。與妻表兄楊仙玉。乘馬二十餘騎。並列瓜撾。於街中行。御史大夫李傑。在坊內參姨母。僮僕在門外。昕與仙郎。使奴打傑左右。傑出來。并被挫頓。須臾金吾及萬元縣官並到。送縣禁之。昕妻父王開府。將二百騎劫昕等去。傑與金吾萬年。以狀聞上。奉敕斷昕殺。積杖至數百而卒。（出朝野僉載）

## 張易之兄弟

張易之兄弟。驕貴。強奪莊宅奴婢姬妾。不可勝數。昌期於萬年縣街內行。逢一女人婿抱兒相逐。昌期馬鞭撥其頭巾。女婦罵之。昌期顧謂奴曰。橫馱將來。婿投匭三四狀。並不出。昌期捉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決死之。昌期常謂人曰。丈夫當如此。今時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敗也。萬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敗。兄弟俱斬。（出朝野僉載）

##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犬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趁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二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箇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其長史脫靴。懷恩罵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為僕射。懷恩憮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參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慙。請假不復出。旬日為益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 宋之愻

唐洛陽丞宋之愻。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駙馬王同皎。初之愻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見卜之。每至切齒。之愻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愻為光祿丞。之問為鴻臚丞。曇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誅逆韋之後。之愻等。長流嶺南。客謂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為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無可送。王曰。汝殺眾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然無應。遂齚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出朝野僉載）

## 張幹等

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眾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虵集酒。捉羊甲擊人者。京兆尹薛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一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胸腹為山亭院池榭。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右膊刺言。野雞灘頭宿。朝朝被鶻捎。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悽惶覓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上。刺瓠蘆。上刺出人首。如傀儡戲。有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瓠蘆精也。（出酉陽雜俎）

## 彭先覺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羖羊。門家告御史。先覺進狀奏請。合宮尉劉緬專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褌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卻。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慙。（出朝野僉載）

### 張德

周長壽中。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私宰一口羊宴客。其日命諸遺補杜肅私囊一餤肉。進狀告之。至明日在朝前。則天謂張德曰。郎妻誕一男。大歡喜。德拜謝。則天又謂曰。然何處得肉。德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斷屠。吉凶不預。卿命客。亦須擇交。無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出肅狀以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唾其面。

###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頃年有僧。以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士子迨於寒餓。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之。僧遂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二百緡。乃服巴豆下瀉。僧取濯而收之。（出尚書故事）

### 劉子振

劉子振。蒲人。頗富厚業。而不知大體。尤好凌轢同道。誣訐公卿。不恥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立談者。劉允章知舉。歲患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卷。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凶譽。

### 荊州鬻劄者

荊州貞元中。市中有鬻劄者。有印上簇針。為衆物狀。如蟾蝎鳥獸。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出酉陽雜俎）

## 卷二百六十四　無賴二

### 南荒人娶婦

南荒之人娶婦。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梃。往趨虛路以偵之。候其過。即擒縛擁歸為妻。間一二月。復與妻偕。首罪於妻之父兄。常俗謂縛婦女壻。非有父母喪。不復歸其家。（出投荒雜錄）

### 趙高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鬭。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轉為坊市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家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死。經旬日。但袒而歷門。乞修理破功德錢。（出酉陽雜俎）

### 韋少卿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叔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劄一樹。樹杪鳥集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也。（出酉陽雜俎）

### 葛清

荊州街子葛清勇。自頸已下。遍劄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勝絕細。凡劄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出酉陽雜俎）

### 三王子

楊虞卿為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劄。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會有過。楊令所由數人捕獲。閉關杖殺之。判云。刺劄四肢。口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出酉陽雜俎）

### 樂從訓

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玖有舊。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卻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冗從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為亂軍所殺。（出北夢瑣言）

### 張從晦

梁祖圖伯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酣酒。有飲徒何藏燿者與之偕。甚昵狎。從晦致命於郡。彥溫大張樂。晦不至。乃與藏燿食於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汴其腹心亡我族。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何藏燿。裂其寅械。斬於壽春市。（出北夢瑣言）

## 李仁矩

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授東川。將有跋扈之心。於時遣客省李仁矩。出使梓橦。仁矩止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以疾辭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鞠足。端簡迎門。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晦之所致也（出北夢瑣言）

## 李罕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為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無與之者。擲鉢於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為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為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為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於汴州亦荊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出北夢瑣言）

## 韓伸

有韓伸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詣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即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其妻怒甚。時復自來恥頓驅趁而同歸。如是往往有之。又嘗遊謁於東川。經年不歸。忽一日。聚其博徒摯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洽樂之際。其妻又自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匿家鄰舍。俟其夜會筵合。遂持棒伺於暗處。伸不知。遂揚聲唱池水清。聲不絕。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於飯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遺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其從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何落魄不歸也。無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頭潛於飯床之下。蜀人大以為歡笑。時輩呼韓為池水清。（出王氏見聞）

## 李令

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為篇章而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縣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旋歸君亦懇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丐饑糧。歸亦拯其之絕。李忽寄書於縣院。情況縱竄。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江之務。以餬其口焉。舉止沈擺。每述於同院眾賓。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為航艷妻報

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塌。（出雲溪友議）

##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名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悄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為南海從事。因墻頹。侵入墻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墻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擯棄。幸矣哉。（出北夢瑣言）

## 僧鸞

僧鸞。有逸才。而無拘檢。早歲稱鄉衛。謁薛能於嘉州。能以其顛率。難為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丈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奉。賜紫。柳玭甚愛其才。租庸張濬亦嘗加歎。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修刺謁柳。柳鄙之不接。又謁張。張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為李鋌江西判官。後為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出北夢瑣言）

##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巖之姪。徽之子。時謂才俊。擢進士第。西平王朱友謙幕寮。放恣凌傲。至公容之。友謙背梁乞於晉陽。并使初至。禮遇方謹。路公筵上言語及之。友謙憂憤。因投德延於黃河。以紓禍也。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諂幕次。遂有請易舍之說。蓋義兒弟同處。不欲聞郎官穢談也。路子得非其人耶。（出北夢瑣言）

## 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為皇甫校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為諫議大夫。性褊急。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貶授嵐州司馬焉。（出北夢瑣言）

# 卷二百六十五　輕薄一

## 劉祥

東莞劉祥。持才傲物。嘗謂一駿曰。汝努力。如汝輩。已為令僕矣。後作連珠。譏諷朝廷。

竟被誅。（出談藪）

### 劉孝綽

梁劉孝綽輕薄。到洽、洽本灌園者。洽謂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墉下。以苦之。洽死恨孝綽。竟被傷害。（出家話錄）

### 汲師

汲師。滑州人也。自漆水尉。拜監察御史。時大夫李乾祐為萬年令。師按縣獄。乾祐差池而出。晚。師怒。不顧而出。銜之。乾祐尋遷察。華務靜與師鄉里。充乾祐判官。會敕書拜乾祐中丞。乾祐顧謂務靜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樂令。性躁率。時直長李沖寂。即高宗從弟也。敘有犯。師將彈而謂之。呼沖寂為弟。沖寂謂之曰。沖寂主上從弟。公姓汲。於皇家何親而見呼為弟。師慚而止。嘗監享太廟。責署官將彈之。署官徹晚。伺其失。汲履赤舄如廁。共訶之。乃止。（出御史臺記）

### 許敬宗（已見二百四十九卷本傳）

唐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識。若是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出國史纂異）

### 盈川令

唐衢州盈川縣令楊炯。詞學優長。恃才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楦。許怒人問其故。楊曰。今餔樂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脫皮褐。還是驢馬。無德而衣朱紫者。與驢覆麟皮何別矣。（出朝野僉載）

### 崔湜

崔湜之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嘗呼為張底。後曾量數事。皆意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為中書令。（出國史纂異）

### 杜審言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并亦為左右所殺。（出譚賓錄）

### 杜甫

杜工部甫。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兒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武少解矣。（出摭言）

### 陳通方

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顧少連下進士及第。時屬公道大開。採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心銜之。通方尋值家艱。還歸。王累捷高科。官漸達矣。通方後復人事。入關。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寡生。不知王素銜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虛中。時為副使。通方亦有詩扣之。求為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為浙東院。僅至半程。又改與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謂甥姪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遽為深憾。人之於言。豈合容易哉。尋值王真拜。禮分懸絕。追謝無地。悵望病終。（出閩川名士傳）

### 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每為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結交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後由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舉。賀亦以輕薄。為時輩所排。遂致轗軻。韓愈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名。（出劇談錄）

### 崔駢

李德裕。退朝歸第。多與親表裴璟。無閒破體笑與。李多詢以內外新事。李問更有何說。璟曰。別無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飲餞郵亭。人客甚眾。有倉部白員外。來至崔駢郎中作錄事。下四籌。白自以卑秩。入乘凌兢。更不敢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連引三器訖。餘一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別無事。但何必要到處出脫。時白踉蹌。仆於下座。竟不飲而去。坐上有笑者。有縮頸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聞之大怒曰。何由可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問弟知白員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曲。李曰。為某傳語白員外。請至宅。白捧命。又憂恐。已。

至李曰。久欲從谷。中外事併。然旬朔不要出入。事既而白授翰林學士。崔騈汾州刺史。續改洺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復更遊郎署。終鴻臚卿。（出芝田錄）

### 李羣玉

李羣玉字文山。性輕率。多侮戲人。常假江陵幕客書。求丐於澧州刺史丈乙。李謂丈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李以戲其性之僻也。羣玉以其輕脫。而濟之不厚矣。（出北夢瑣言）

### 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高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除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涓密語。延辟之命。欲以牋奏任之。戒令勿洩。涓拜謝辭出。速鞭而歸。遇友人鄭賨。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涓遜以恩地之辟告之。賨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涓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賤薄。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連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候別。京兆長揖馮曰。勉旃。由是蹭蹬之譽。遍於縉紳。竟不通顯。闕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出北夢瑣言）

### 溫庭筠

開明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而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出隨州方城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爭為詞送。唯記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醁醽消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出摭言）

### 西川人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為耦哉。節度柳仲郢聞之。謂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與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出北夢瑣言）

### 河中幕客

相國劉瞻父景。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奏。因題商山驛側泉石。鄭大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平有藝。雖登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求餐。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軍容劉玄翼遊寺。見瞻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閹官。必能為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府尹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瞻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瞻對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旋入翰林。以至大拜也。（出北夢瑣言）

### 陳磻叟

陳磻叟父岵。富有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常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進京。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疏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驕物。雖接對公相。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為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論議。黃衣屢北。帝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義。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始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捷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御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繇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帝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思理一邑。以自效耳。於是中旨授池州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事。通義劉瞻。引為羽翼。非時詔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璘一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璘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為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訕上聽。詆訐大臣。除名為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躓。輒不以其道自屈。素有重瞳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屏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敗。磻叟得量移。為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知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叟泝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漸入道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健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為之隄防。既而為卒伍所凌。全家泝漢。至貫澧後門殺之。三十餘口無遺類矣。（出摭言）

###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傍側。率皆

新餙同年崔昭符鐐之子。固蔑視之矣。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伺閑且欲戲之。日休僮僕遽前欲呼之。昭符知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囊蜀皆皮也。時人傳之。以為口實。日休嘗遊江漢閒。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沈禰衡之所也。一席為之懼。日休雪涕而已。（出玉泉子）

又

一說。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覲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饔餼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恭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頗亡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蕞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豈南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遥指而詬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禰衡死處無。日休不敢答。但俛首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於浙左。（出三水小牘）

溫定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醼。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夐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極偉而長毿。衆怒。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出摭言）

薛能

薛能以文章自負。而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息。因有謝詩。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與真抛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意以節將為粗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因令其子。櫜鞬於諸幕客。幕客驚怪。能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為輕薄。（出北夢瑣言）

高逢休

顏蕘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蕘在江淮。遇諫議高逢休。時僕射劉崇龜清名雅譽。充塞縉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蕘以逢休與崇龜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蕘臨歧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蕘微有感。因取所授潛閱。啟之。凡一幅。並不言蕘。但曰。羊昭業。擬將一尺三寸汗腳。踏他燒殘龍尾道。懿皇帝雖薄德

---

不任被前件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怒悠。蕘吁歎而已。（出摭言）

## 卷二百六十六　輕薄二

### 姚岩傑

姚岩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丱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之為人。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游江左。尤肆凌忽先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岩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刪去二字。岩傑不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岩傑以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麽。我心唯祇與天知。眼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入意多。馮子舟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岩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布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賢。岩傑復以長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禮若公卿。而姚傲睨自若。肇以篇詠誇於岩傑曰。明月照巴天。岩傑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慚甚。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布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岩傑遂飲酒一器。憑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 薛保遜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保遜。標尚略同。季父薛監來省。盧氏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閫。薛監知而甚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論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鎮。魏謨相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語之曰。飄動皆云。江淮潁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為此輩笞撻。又覩優云。緋胡推牢。莽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率皆類此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近親。徑至澧州慰省。還至郵亭。回望而哭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出北夢瑣言）

### 薛昭緯（保遜子附）

唐薛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又好唱浣沙溪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歧獻規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萬後不弄笏唱浣沙溪詞。某幸甚也。時人謂之至言。有一吏嘗學其行步揖遜。薛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即恕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

而搶之。路侍中在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皐。裹巾步履有似裴條。侍中遥見。促召過視。方知其非。因笞之。（出北夢瑣言）

## 又

薛昭緯使於梁國。諭以傳禪。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邦回。速營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而出迎接。見其標韻詞抑。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以鶏子為貺。薛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童僕曰。令公所賜。直須愛惜。可以紙裹安襪袋中。聞者笑之。（出北夢瑣言）

## 韋薛輕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為荆南留後。時宰相韋說。鄭珏。舅甥姻婭也。朱梁太祖時。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貴公子。任行軍司。司常以歌筵酒饌。欵待數公。日常宴聚。求取無恒。皆優待之。後莊宗過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懼。高王單騎入覲。韋鄭二公繼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達時變。復存舊態。薛澤除補闕。韋荆除春秋博士。皆賜緋。咸有德色。匆匆辦裝。即從歸朝。視行軍蔑如也。李載仁。韋說之甥。除祕書郎。劉誂。鄭珏之妹夫也。除毛詩博士。賜緋。爾後韋屢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載仁遷延。自以先德遺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顯言。竟不離高氏門館。劉誂無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無行意。日於高氏請敬不衰。然則美醞肥羜之所引也。無何以疾終。高氏贍給孤遺。頗亦周至。末間。洛下有變。明宗入統。南方強侯。人要姑息。韋鄭二相皆罷去。其薛尚跧荆楚。明年保最嗣襲。辟李為掌記。他日錄其長息為子壻。第三子皆奏官。一門朱紫。輝如也。劉誂三子。迭加任遇。三孫女適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祿食。亦足稱也。韋荆州幕而卒。薛澤攜室而終。豈自擬予。亦命也夫。（出北夢瑣言）

## 胡翽

有胡翽者。佐幕大藩。有文學。稱善草軍書。動皆中意。時大駕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為巨屏。其飛書走檄。交聘諸夏。莫不伏其筆舌也。時大帥年幼。生殺之柄。斷在貳車張筠。其宣辭假荆州。任在張同。張同為察巡。翽常少其帥。蔑視同輩。不為禮。帥因惜其才。不甚加責。但令諭之而已。其輕薄自如也。常因公宴。翽被酒。呼張筠曰。張十六。張十六者。筠第行也。數以語言詆筠。筠因帥故。但銜之。他日往荆州。詣張同。同僕不識。詢從者曰。胡大夫。翽至廳。已脫衫矣。同聞翽來。欲厚之。因命家人精意具饌。

同遽出迎。見怒報曰。大夫已去矣。同復步至廳。但見雙椅間。遺不潔而去。卒不留一辭。同亦笑而銜之。張無能加害。時帥請翽聘於大梁。翽門下客。陳評事者從行。筠密賂陳。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虛誕。或以所見密聞梁王。皆為陳疏記之。洎歸。帥知其狂率。亦優容之。陳於是受教。構成其惡。具以乖僻草藁捕而白帥。帥方被酒。聞之大怒。遂盡室擁出。坑於平戎谷口。更無噍類。帥醒知之。大驚。痛惜者久之。沉思移時曰。殺汝者副使。非我為之。後草軍書不稱旨。則泣而思之。此過亦非在筠。蓋翽自掇禍。王仁裕嘗過平戎谷。有詩弔之曰。立馬荒郊滿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風號古木悲長在。雨濕寒莎淚暗流。莫道文章為衆嫉。只應輕薄是身讎。不緣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鸚鵡洲。（出王氏見聞）

## 輕薄士流

唐朝有輕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樂百戲以迓之。至有吞刀吐刃。吹竹按絲。走圓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見。州人曰。我使君清峻。無以悅之。相顧憂戚。忽一日感夏登樓。遽令命樂。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樂也。及至樓下。遂令色色引上。其弦匏戛擊之類。迭進。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末後至。喜曰。我此只要此一色。問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樂工甚有德色。方欲調弄。數聲。遽止之。曰不要動指。只一直吹之。樂工亦尊之。遂令臨檻長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賜與酒令退。曰吾誰要曲調。只藉爾喚風耳。忽一日入山。召樂人。比至。怒目叱之曰。只要長腳女人。樂部茫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遂遣六七婦人。約求長腳。鼓笛而入。乃顧諸婦。升大樹。各持籠子令摘樹果。其輩薄徒事如此者甚多。

## 張翱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飛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擒赴。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翱兮。遇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吃幾下。又云。止此兩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賞乎千金萬金。竟鞭背而卒。出劉山甫閒談。詞多不載。（出北夢瑣言）

## 盧程

盧程擢進士第。為莊皇帝河東判官。建國後。命相。無他才業。惟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謁。程烏紗隱几。謂圜曰。公是虫豸。輒來唐突。圜慚懼。驟告。莊宗大怒。俾殺之。為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

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有巴峯處士。每於枝江縣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處士為船人挑其筋。繫於船舷。抛流而死。大凡無藝子弟。率以門閥輕薄。廣明之亂。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出北夢瑣言）

### 崔祕

天成二年。滑瓌以軍功授棣牧。素無賓客。或有人薦崔祕者。博陵之士子也。舉止閑雅。詞翰亦工。滑一見甚喜。上館以待之。經宿不復往。滑訪之不獲。既而辟一書生乃往。後為主見而詰之。崔曰。滑公雖勤厚。鼻柱之左有瘡。膿血常流。每被薰灼。腥穢難堪。可目之為自死漢也。薦主大咍。崔之不顧名實而為輕薄也。蓋滑當中流矢於面骨。銜其鏃。故有重瘢。醫療至經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出玉堂閒話）

### 王先生遭輕薄

韋昭度招討陳敬瑄時。蜀帥顧彥暉為副。王先生為都指揮使。三府各署幕寮。皆是明達子弟。視王先生蔑如也。先生侍從。兕髮行蹉。黧面扎腮。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生號麟。顧公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生歸營。左右以此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郫城。輕薄幕寮皆害之。（出北夢瑣言）

### 蔣貽恭

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棰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何為作散子將脚也。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被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搢紳中惡之。官至令佐而卒。（出北夢瑣言）

## 卷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 麻秋

後趙石勒將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絕。至今以為故事。（出朝野僉載）

###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為宋幼帝。帝狂暴。恣行誅戮。出入無度。從者並執鋌矛錐鋸自隨。有忤意。擊腦椎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數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子孫無在朝者。（出談藪）

### 高洋

北齊高洋。以光武中興。為誅劉氏不盡。於是大誅諸元。死者千餘。棄之漳水。有捕魚者得爪甲。謂之元郎。漁人不忍食之。唯元蠻。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誅。蠻以其女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復殺之。自是元氏子孫。老幼貴賤無遺矣。（出談藪）

### 南陽王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蝎最樂。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脫衣而入。被蝎所螫。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極喜。（出朝野僉載）

### 朱粲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饑。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鍾。可三百石。煮人肉以餧賊。生靈殲於此矣。

### 陳承親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從後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女。前後官人家。過承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有免者。（出朝野僉載）

### 薛震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臠之。以水銀和煎。并骨消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縣令詰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殺之。（出朝野僉載）

### 陳元光

周嶺南首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諸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出[illegible]言）

###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胲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出朝野僉載）

索元禮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䩭（叶角反）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肭翅。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出朝野僉載）

羅織人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每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為此也。（出談賓）

元楷

唐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家。彥瑋處侍郎。麟德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嶺南。所謂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也。（出朝野僉載）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豔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為之不婚。偽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焉。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為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爇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旋轉。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繫驢於小室內。爇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忍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腳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云狗馬報。（出朝野僉載）

郝象賢

郝象賢處俊孫也。武后宿怨其祖。戮及其孫。象賢臨刑。極罵而死。自此法司恐見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後加刑。（出談賓錄）

周興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榜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出朝野僉載）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眾。更無餘語。唯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止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白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出朝野僉載）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荒慝。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引之。前後坐夷滅千餘家。朝廷累息。無敢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聞者。必誅斬人不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禁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為突地吼。遭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須悶絕矣。又作枷有十。號排名見即承。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其餘名號數十。大略如此也。囚人無貴賤。必先列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吏競勸為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僶俛。閉目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襲。至於族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右丞盧獻等五人。並為其羅告。俊臣既以族人家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請降赦。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以脅仁傑等令承反。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容曰。尚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傑曰。若之何。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乎。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耶。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待日

行刑不復嚴防。得憑首者，求筆硯，拆衲頭帛書之，敘冤苦，置於綿衣中，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復疑也。家人得衣中書。俊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其子弟訟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遂命獄人，令假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綝視之。綝懼俊臣，莫敢西視，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僞爲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誨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且隸於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等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傑等曰：卿承反何也？傑等曰：向不承，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傑等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釋此五家。俊臣復奏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給使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不堪苦，自訟於國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斫殺之。雲仙亦歷事先朝，稱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贓，出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尋授河南尉。累遷太僕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番酋長大將軍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農賜，令其黨羅告斛瑟

羅反，將圖其婢。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與劉思禮等有議，長安尉吉頊知之，以語俊臣，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俊臣恃擅其功，復羅遣頊。頊得召見庭訴，僅而免。俊臣先遣妾太原王慶詵女，俊臣素與河東衛遂忠有舊，忠名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辯。酒酣詣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宅，謾罵辱之。俊臣恥其親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僞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可懼其毀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競剮其肉，斯須而盡。則天覺悟，降敕曰：來俊臣閭巷小人，輕險有素，以其頗申糺謫，當謂徽劾欵誠，詣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既族之，無闕士庶男女相慶於道路，咸曰：自此後眠，乃背得著牀。不闕朝不謀夕矣。（出御史臺記）

## 卷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於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遘賢良，贓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爲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溫州司馬卒。（出朝野僉載）

###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虵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虵而驚，惶懼僵仆，被虵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鼈，令人脫衣縱龜等嚙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樂，然後以竹刺龜鼈口，遂嚙竹而放人。又以艾炙鼈背，灸痛乃放口。人被驚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 張亶

唐朔方總管張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

鑿其肌膚，涅之以墨，炙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蟲鳥鳴。然後送與默啜。字者宣訖臠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出朝野僉載）

### 王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別宅女婦風聲目色有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縋其髮，遣證與長安尉房恒奸，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御如此苦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慚懼乃捨之。（出朝野僉載）

### 京師三豹

唐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爲赤黧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虐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於地，削竹簽指，方梁壓踝，碎瓦搘膝，遣作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橛、鳳皇曬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爲非，任意指揮，傳空爲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罪。訊劾乾塹，水必有期；推鞫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爲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羊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貓，終

無賍曰。妻子永別。朋友長辭。京人相要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出朝野僉載）

### 張孝嵩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替勛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偽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亡。追訪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腳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偽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腳攣何廢造偽。命。乃舁上市斬之。（出朝野僉載）

### 王弘義

王弘義。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御史。與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義亦流於嶺南。妄稱敕追。時胡元禮以御史使嶺南。次於襄鄧。會而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昔任御史。禮任洛陽尉。禮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弘義每暑月縶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將絕矣。苟自誣。或他引。則易於別房。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慴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冶葛也。弘義嘗於鄉里求旁舍瓜。瓜主吝之。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吏會人捕逐斯須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出御史臺記）

### 謝祐

周黔府都督謝祐。凶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敕。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出朝野僉載）

### 河內王懿宗

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褒公段瓚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鞫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出被趕。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於衛士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殜殜然微動。即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割取心擲地。仍趌趌跳數十回。懿宗之忍毒也如此。（出朝野僉載）

### 酷吏

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郭霸等。數十人為推官。俊臣父操。與鄉人蔡本善。本與操樗蒲。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遂將其妻馮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產俊臣。於和州犯盜。遂因密告。則天以為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獄無不會意。拜左臺中丞。道路以目。與侯思止等。以告事而羅織。則天於麗景門側。別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謂例竟門。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造羅織經一卷。每鞫囚。無輕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圍繞。絕其糧。多抽衣絮以啗之。將有赦。必先盡殺其囚。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悶轉於地。莫不自誣。則天尤賞之。朝士每入朝。多與妻子訣別。及禁狄仁傑仁傑置書於綿衣中。請獄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訟於則天。則天令驗之。果冤。聞仁傑何以自誣。對曰。若不承反。即已死於枷棒矣。俊臣後坐贓。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復坐贓。出為同州參軍。奪同列參軍妻。旋為合宮尉。又拜洛陽令。復圖西番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婢。稱其謀反。其黨髮面訴闕訟之。得免。將告諸武太平公主。乃反為其所發。棄市。人競臠其肉。中宗詔酷吏。並配流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周興累為

司刑少卿。上疏請除李家屬籍。後徙嶺表。為仇人所殺。傅游藝。除左補闕。上書言武氏合革命。拜給事中。又為鸞臺平章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夢登湛露殿。陳於所親及事發。伏誅。遊藝一年內。青綠緋紫。皆遍轉。號為四時仕宦。請則天置六道使。死後竟從其言。於是萬國俊丘神勣。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游擊將軍。初元禮教思止上必問侯大不識字。但云。獬豸豈識字。只能觸邪。果問而對。則天大悅。授左臺侍御史。又教上若問要宅。得賜沒官者。但云臣惡其名。不願居止。上又悅。嘗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殺瑯琊王冲者也。白司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語嚇元忠。元忠不撓。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惡驢而墜。為鐙所掛。思止又怒。欲奏斬之。元忠曰。汝為御史。須識禮教。若要元忠頭。便將去。何必以鋸截將。思止驚懼與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獻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則天知亦大笑。時俊臣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又辱乎。竟為昭德榜殺。萬國俊按嶺南流人三百餘人。擁於水次。一時殺之。來子珣。除右臺監察。時朝士有不著靴帶而朝者。必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後賜武氏

家臣。多按制獄。常衣錦半臂。郭霸應革命舉。為監察。又為侍御史。見則天曰。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上大悅。人呼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請嘗其糞。元忠不許。竟嘗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其佞。大惡之。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徵不勝其拷楚而死。後屢見思徵。遂設齋轉經。俄見思徵止於庭曰。汝陷我。今來取汝。霸恐懼。遂自刳腹而卒。時洛橋初成。人便之。則天問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橋成。幸郭霸死。（出神異經）

## 楊務廉

唐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僱夫並未與價值。苟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僱夫錢。糴米充數。即註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妻子。其牽船夫。皆令繫二鈲於胸背。落棧著石。百無一存。道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為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出朝野僉載）

## 李全交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羅織酷虐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剎。殿中王旭。號為鬼面夜

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驢駒拔橛。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鶴作鳳。證蛇成龍也。（出朝野僉載）

# 卷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 胡元禮

唐胡元禮。定城人也。進士擢第。累授洛陽尉。則天朝。右臺員外監察。尋即真。加朝請大夫。丁憂免。起復。累授秋官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廣州都督。性殘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時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獄。務從寬。元禮屢折之。日知終不易。嘗出一死囚。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命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命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狀聞。日知果直。時人忌元禮之苛刻。嘗於宣仁門外。為冤家羅辱於泥中。幸金吾救助。捕傍仇者。百臺中罰元禮五千。以其辱臺也。（出御史臺記）

## 誣劉如璿惡黨

劉如璿。事親以孝聞。解褐唐昌尉。累遷乾封尉。為侍御史。轉吏部員外。則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轉南鄭令。遷司僕司農少卿。秋官侍郎。時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協。誣以反誅之。其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得唧唧而淚下。俊臣奏云。黨惡。下詔獄。璿訴曰。年老。因遇風而淚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流。作可因風。口稱唧唧之聲。如何取雪。處以絞刑。則天特流於瀼州。子景憲訟冤得徵還。復秋官侍郎。辭疾授兗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於代。俊臣但苛虐無文。其劾乃鄭愔之辭也。（出御史臺記）

## 宋昱韋儇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外甥。楊國忠為劍南。召募使遠赴瀘南。糧少路險。常無回者。其劍南行人。每歲令宋昱韋儇為御史。迫促郡縣徵之。人知必死。郡縣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於要路轉變。其眾中有單貧者。即縛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連枷作隊。急遞赴役。（出譚賓錄）

## 蕭穎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昔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一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出語林）

## 李希烈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驅百姓婦女及輜重。以實壕塹。謂之濕梢。（出傳載）

## 盧杞

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鎰厚善。每伺盧杞晝寢。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知與鎰偶語。杞遽至鎰閣中。詹趨避。杞遂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也。後深劾詹之罪。使排嚴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獄猶未具。而杞已奏殺詹。黜郢。中外側目。（出譚賓錄）

## 襄樣節度

襄陽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為帥多暴。鄭元鎮河中亦暴。遠近呼為襄樣節度。（出國史補）

## 史牟

史牟榷鹽於解縣。初變榷法。以中朝處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檢畦。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出國史補）

## 李紳

李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永寧吳尉弟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己。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權軋天子。使不得對。詔擬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置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李宗閔故黨令孫絢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殁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誅。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然所至務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

## 胡淛

溪之南七十里至辦州。為陵水郡。辦之守曰胡淛。故淮西吳少誠之卒。隅張荒陬。多法河朔叛將所為。且好蹴鞠。南方馬痺小。不善馳騁。淛每召將吏鞠。且患馬之不習。便更命夷民十餘輩。肩輿淛擎揮杖肩者。且走且擊。旋環如風。稍怠。淛即以策叩其背。亟（紀力反）鞭亟走。用為笑樂。嘻。淛一叛卒耳。彼雖夷獠。天子之民也。天意豈使可封者受毒痛於可誅者乎。淛之不道。彈人剝孕。斯近之矣。豈命吏者。以遠人為芻狗耶。何其用斯人也。虐毒一方之民哉。後一歲。以淛罪聞。詔流於九真。自辦五十里至羅州為招義郡。郡旁海。海有煮海場三。然郡民盜煮。亦不能禁。郡多鹽。潔白如雪。（出投荒雜錄）

## 韋公幹

崖州東南四十里至瓊山郡。太守統兵五百人。兼儋崖振萬安五郡招討使。凡五郡租賦。一供於招討使。四郡之隸於瓊。瓊隸廣。海中五州歲賦。廉使不得有一緡。悉以給瓊軍用。軍食仍仰給於海北諸郡。每廣州易帥。仍賜錢五十萬以犒軍。瓊守雖海渚。歲得金錢。南邊經略使不能及。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為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業者大半。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程。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推鎔。貨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遺書責辱之。乃止。既牧瓊。多烏文呿喝。皆奇木也。公幹驅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婿受代。命二大舟。一貨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喝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將抵廣。木既堅密。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書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殲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陰惡。苟脫人誅。將鬼得誅也。（出投荒雜錄）

## 趙思綰

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非面剖而膾之。至食欲盡。猶宛轉叫號。而戮者人亦一二萬。嗟乎。倘非名所仗皇威而勦之。則孰能剪滅黔黎之撰。（出玉堂閒話）

## 安道進

有安道進者。即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人也。性凶險。莊宗潛龍時。為小校。常佩劍列於翊衛。忽一日拔而玩之。謂人曰。此劍也。可以剸鐘切玉。孰敢當吾鋒鋩。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誇誕。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真能引頸乎。此人以為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而斷。旁人皆驚散。道進攜劍。日夜南馳。投於梁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鎮戍。有掌庾吏。進謂曰。古人謂洞其七札。為諂吾之銛鏃。可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即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還過。植於墻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挈而南奔。晝則從於盧荻中。夜則望星斗而竄。又時昏眼中神光。光多處為利方。光少處為不利方。能伏氣。遂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攜犬。而輒浮渡。殊無所損。淮帥得之。擢為裨將。賜與甚豐。時兄重霸事蜀。亦為列校。聞弟在吳。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發一介以請之。迨至蜀。亦為主將。後領兵戍於天水。嘗長道縣。重霸為招討馬步使。駐於秦亭縣。民有愛子。託之于安。命之曰寵子。道進適往戶外。寵子偶經行於寢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斬而投於井。其家號訴於霸。霸送招討使王公。至於南梁。王公不忍加害。哀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凡家門上下戶防之。蜀破。道進東歸明宗。補為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出玉堂閒話）

# 卷二百七十　婦人一

## 洗氏

洗氏。高涼人也。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父母家。能撫循部眾。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娉為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遣刺史李遷仕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八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氏為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

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京。百越號夫人為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敗之。親披甲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一襲。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衆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敕夫人招慰。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意。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卒謚誠敬。

## 衛敬瑜

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為誓不許。戶有巢燕。常雙飛。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志。後歲此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妻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 周迪妻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略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枅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 鄒待徵妻

鄒待徵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待徵解印竄匿。薄為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媼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曰。昔歲隋盜並起。橫行海瀕。江陰萬戶。化為凝血。無石不焚。無玉不折。猗我薄媛。姻狀名節。自牧之子。鄒徵之婦。玉德蘭姿。女之英兮。鄒也避禍。伏於榛莽。婉如之賓。執為囚虜。前對泥沙。極望無睹。出授官之告。訖垂白之托。姓感夫人。羨見鄒君兵解朱戶。在於江濱。哀颯起為漣漪。痛氣結為孤雲。鳬雁為之哀鳴。日月為之收輝。標彩常而恒龍。勁芳貴而猶存。知子莫如父。誠哉長者之言。

## 奉天竇氏二女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間。賊徒擬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汙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腳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給。京兆尹曹陸海首賦以美之。

## 鄭神佐女

大中五年。兖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馳雄牙官李玄慶。神佐亦為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以父戰殁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檟。誓不適人。節度使蕭倣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蓼莪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勵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而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 盧夫人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誘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按妬婦記。亦有夫人何賢於微時。而妬於榮顯耶。予於是而有感。

## 符鳳妻

玉英。唐時符鳳妻也。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以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上。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沉於海。

## 呂榮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刃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 封景文

歆保晦妻封。徽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容。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

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 高彥昭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為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授潁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 李誕女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

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餈。蜜麨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法。其歌謠至今存焉。（出法苑珠林）

## 義成妻

漢源縣人義成妻。壯年無子。夫死將葬。及先殯時。含毒藥酒。至未入墓時。撫棺吞之而死。乃為合葬焉。時以狀聞。有詔賜帛。事見常璩國志。（出梁州圖經）

## 魏知古妻

唐工部尚書魏知古。性雅正。善屬文。年七十卒於位。妻蘇氏不哭。比至。香水洗浴。啥襲訖。舉聲一慟而絕。與尚書同日合喪。時奇其賢。以為前代未之有。

## 侯四娘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謁於軍前。願入義營討賊。（出編異志）

## 鄭路女

鄭路昆仲有為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群偷奄至。即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則美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即具小舟。載之而去。謂賊曰。君雖為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既為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逑足矣。賊曰諾。兄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既以偷為名。此婢不當有。為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無不可者。即自鼓其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出玉泉子）

## 鄒僕妻

梁末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溫移職於徐。亦綰都軍之務。有勁僕。（失其姓名）伺恃拳勇。獨與妻策驢以路。至宋州東芒碭澤。素多賊盜。行旅或孤。則鮮有或免者。其日與妻偕憩於陂之半雙柳樹下。大咤曰。聞此素多豪傑。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粗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抱其喉。抽

短刃以斷之。斯僕隨身兵刃。略無所施。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至於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逕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其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適遭屠戮之狀。總首聞之。潛召其徒。俱時執縛。唯一盜得逸。械送亳城。戮棄於市。其婦則返襄陽。還削為尼。誓終焉之志。（出玉堂閒話）

## 竇烈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才色。以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仙奇。其妻竇氏。仙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以堅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嘗間請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因早圖遺種之地。仙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俾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

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遣仙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仙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烈子迫出拜願去偽號一如李納仙奇曰汝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妻及子凡七首以獻陳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仙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出樊川集）

##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第二十一冊終

---

太平廣記第二十二冊

卷二百七十一　婦人二

宋　李　昉編

## 徐才人（以下賢婦）

徐氏名惠堅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唐太宗以為才人特遷為充容軍旅未寧上疏諫修宮室詞甚典美上然之

## 盧氏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仁傑每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常經雪後休假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攜雉兔而來歸進膳於母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於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願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慚而退（出松窗雜錄）

##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出朝野僉載）

## 高叡妻

趙州刺史高叡妻秦氏默啜賊破定州部至趙州長史已下開門納賊叡計無所出與秦氏仰藥而詐死舁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我與爾官不降即死叡視而無言瞻顧其婦秦氏秦氏曰受國恩報在此今日受賊一品何足為榮俱合眼不語經兩日賊知不可屈乃殺之（出朝野僉載）

## 崔敬女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至門首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為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為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頊遂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

之項坐與河內王武懿宗爭競出為溫州司馬而卒（出朝野僉載）

### 李畬母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脚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出朝野僉載）

### 盧獻女

文昌左丞盧獻第二女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顏調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冲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致就宅盧氏拒關抗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髮沖奏之敕不奪其志後為尼甚精進（出朝野僉載）

### 鄧廉妻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為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為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移節而為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出朝野僉載）

### 肅宗朝公主

肅宗讌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為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隸樂工是以遂令為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出因話錄）

###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其異妻劉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為人臣而京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閑鼓吹）

### 劉皇后

後唐太祖至州上源驛之變太祖憤恨欲迴軍攻之劉皇后時隨軍行謂太祖曰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則曲在於我不如迴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師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太祖危懼與德威議出保雲州劉皇后曰妾聞王欲棄城而入外藩誰為此畫曰存信等所言劉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剄今復欲效之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北蕃遂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堵劉后之力也（出北夢瑣言）

### 河池婦人

梁祖攻圍岐隴之年引兵至於鳳翔秦師李茂貞遣戎校李繼朗統眾救之至則大掠生降七千餘人及旋軍於河池縣掠獲一少婦甚有顏色繼朗悅之寢處於兵幕之下西遁十五餘程每欲逼之即云我姑嚴夫妬請以死代之戎師怒脅之以威終莫能屈師笑而憫之竟不能犯使人送還其家（出玉堂閒話）

### 賀氏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為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於郡賀初為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色夫慚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值盡歸其姑己則寒餒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其意終無怨歎夫嘗挈所愛至家婦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出玉堂閒話）

### 謝道韞（以下才婦）

王凝之妻謝道韞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道韞遣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出獨異志）

### 楊容華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為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

乘曉開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出朝野僉載）

##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鄭氏夢神人畀之大稱以此可稱量天下生彌月鄭弄之曰爾非稱量天下者孩啞應之曰是襁中遇家禍入掖庭年十四聰達敏識才華無比天后聞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搆自通天後逮景龍前恒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決至若幽求英儁鬱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頗外通朋黨輕弄權勢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難被誅（出景龍文館記）

## 張氏

燕文貞公張說其女嫁盧氏嘗爲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父不語但指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傳載）

## 杜羔妻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迴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 張睽妻

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戍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睽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理粧聞雁幾迴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勅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出杼情詩）

## 關圖妹

關圖有一妹甚聰惠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有醝賈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於江陵深結託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殂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絕而略曉文墨圖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有詩別修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卻尋歧路五湖東名慙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滿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慙鮑

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筐笥重於師劍關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閑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爲文祭之時人競相傳寫（出南楚新聞）

## 魚玄機

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適李億補闕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道士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曰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自是縱懷乃倡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出北夢瑣言）

## 牛肅女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不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問不答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鋒起或與文人論文皆古之知名者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賾道家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冤枕席憔悴衣巾予惟形兮是寄形與予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冰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蠲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魑魅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因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遽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

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縕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嫌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兼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嘆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談之境未睨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遐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出記聞）

### 愼氏

愼氏北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覽遂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而出妻令歸二浙愼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之悽感遂爲婦道如初愼氏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出雲溪友議）

### 薛媛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潁歲久潁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於潁牧忽不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徵不復留心於名宦也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並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甚慚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守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出雲溪友議）

### 孫氏

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有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露濕叢蘭月滿庭又謝人送酒詩曰誰將清酒寄愁人澄徹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窗風月夜一杯搖蕩滿懷春（出北夢瑣言）

## 卷二百七十二　婦人三

### 夷光（以下美婦人）

越謀滅吳畜天下奇寶美人異味以進於吳得陰峰之瑤古皇之驥湘沅之鱓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花之房貫細珠以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夫差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秋蕖妖惑既深怠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人以逃吳苑越軍既入見二人在竹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折株尚爲祠神女之處（出王子年拾遺記）

### 麗娟

漢武帝所幸宮人名曰麗娟年始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身輕弱不欲衣纓拂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時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帳恐垢污體也常以衣帶繫娟被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出洞冥記）

### 趙飛鷰

漢趙飛鷰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弱骨豐肌尤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當時第一擅殊寵後宮（出西京雜記）

### 薛靈芸

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以績麻藁自照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閭中少年多以夜時來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便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中即如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遣車十乘以迎靈芸車皆鏤金爲輪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氣辟惡厲之疾腹題國所獻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從噎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霄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而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致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上七字是妖辭也）時爲銅柱以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而致臺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也

土上出金。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歎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為夜來。入宮乘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龍鳳之重。乃止而不進。夜來妙於女工。雖處於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中號曰針神。（出王子年拾遺記）

## 孫亮姬朝姝

孫亮作綠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唯香氣不通於外。為四人合四氣香。此香殊方異國所獻。凡經歲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麗居洛珍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使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為次。不得相亂。所居室為思香媚寢。（出王子年拾遺記）

##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生而體貌特異。年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致后於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為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妬玉人。后常欲琢毀壞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誣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時君子以甘后為神智婦人。（出王子年拾遺記）

## 石崇婢翾風

石季倫所愛婢名翾風。魏末於胡中買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年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富。財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瑰奇。視如瓦礫。聚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使翾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清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五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翾風調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佩。縈金為鳳冠之釵。刻玉為倒龍之勢。鑄金像鳳凰之形。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篩沈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則賜珍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弱。乃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翾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言胡女不可為羣。競相排毀。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翾風為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懟而作五言詩。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哽咽追自泣。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為樂曲。至晉末乃止。（出王子年拾遺記）

## 淛東舞女

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修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無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帶輕金之冠。軿羅衣無縫而成。其文織巧。人未能識。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之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三二銖。上更琢玉芙蓉以為頂。二女歌舞臺。每夜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

鳥莫不翔集其上。及於庭際。舞態艷逸。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出杜陽雜編）

## 車武子妻（以下妒婦）

俗說車武子妻大妬。呼其婦兄宿。取一絳裙衣掛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床。發被。乃其兄也。慚而退。（出妻録）

## 段氏

臨濟有妬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當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夢見與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矣。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不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醜。不能致水神。醜婦諱之。莫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人水傍。好醜自彰。（出酉陽雜俎）

## 王導妻

王導妻曹氏甚妬忌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有姸少者必加誚責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有數男曹氏知大驚恚乃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討尋王公遽命駕患遲乃親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乃得先去司徒蔡謨聞乃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知否王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導大慙（出妬記）

## 杜蘭香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取妾妻妬無已碩謂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香曰此創所以治妬創已亦當瘥數日之間創損而妻無妬心遂生數男（出杜蘭香別傳）

## 任瓌妻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勑賜宮女二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缾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即飲柳氏拜勑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出朝野僉載）

又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曰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曰妾寧妬而死乃遣酌一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乎（出國史異纂）

## 楊弘武妻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之曰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昨以此見屬臣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不隱笑而遣之（出國史異纂）

## 房孺復妻

房孺復妻崔氏性妬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臙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粧耶吾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塡之燒鏁桁灼其兩眼角皮隨焦卷以朱傳之及痂落瘢如粧焉（出酉陽雜俎）

## 李廷璧妻

李廷璧二十年應舉方於蜀中策名歌篇靡麗詩韻精能嘗爲舒州軍倅其妻猜妬一日鈴閣連宴三宵不歸妻達意云來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旬臨逝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留著骨黏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雁聲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出抒情詩）

## 張褐妻

張褐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張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褐已死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之列名仁龜有文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仕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出北夢瑣言）

## 吳宗文

王蜀吳宗文以功勳繼領名郡少年富貴其家姬僕樂妓十餘輩皆其精選也其妻妬每怏怏不愜其志忽一日鼓動趨朝已行數坊忽報云放朝遂密戒從者潛入遍幸之至十數輩遂振腹而卒（出王氏見聞）

## 蜀功臣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妬忌家畜妓樂甚多居常即隔絕之或宴飲即使隔簾幙奏樂某未嘗見也其妻左右常令老醜者侍之某嘗獨處更無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後妻病甚語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當取之及屬纊某乃召諸姬日夜酣飲爲樂有掌衣婢尤屬意即幸之方寢息忽有聲如霹靂帷帳皆裂某因驚成疾而死（出王氏見聞）

## 秦騎將

秦騎將石某者甚有戰功其妻悍且妬石常患之後其妻獨處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號救叫喊婢妾共擊賊遂折鐔而去竟不能害婦十指皆傷後數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將兵屯於褒梁復於軍中募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數千里俠士於是挾刃懷家書至其門曰褒中信至令面見夫人夫人喜出見俠拜而授其書捧接之際揮刃斫之妻有一女躍出舉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聞而救之女十指並傷後十年蜀亡歸秦邦竟與其夫偕老死於牖下（出玉堂閑話）

卷二百七十三　婦人四　妓女

## 周皓

太僕卿周皓貴族子多力負氣天寶中皓少年常結客為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有姬子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皓時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扃方合忽覺擊門聲甚急皓戒內勿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衣騎從數十詬其母即將軍高力士之子也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方剛且恃其力顧從者不相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格之紫衣者踣於拳下且絕其頷骨大傷流血皓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具腰白金數鋌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為叔遂言其狀簡老令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衣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號哭而別於是遂免（出酉陽雜俎）

## 李秀蘭

李秀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作詩詠薔薇其末句云經時未架卻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為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閒話）

又秀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眾鳥欣有託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秀蘭有詩曰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蓋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即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亦女中之詩豪也嘗賦得三峽流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寥夐直似當時夢中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奔湍指下生飛波走浪絃中起初疑噴湧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迴湍曲瀨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為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又一彈願與流泉鎮相續（出中興間氣集）

## 杜牧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雋性疏野放蕩雖為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為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槩達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簏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為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既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大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為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為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合某當閑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鵶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為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為念然以官秩尚卑未敢發言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為相乃併以

三牋干堀乞守湖州。意以弟頭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彊之不祥。乃厚為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出唐闕文）

## 劉禹錫

劉禹錫赴任姑蘇。道過揚州。州帥杜鴻漸飲之酒。大醉而歸驛。稍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己有也。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妓侍寢。且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旦修啟致謝。杜亦優容之。夫禹錫以郎吏州牧。而輕忤三司。豈不過哉。詩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出雲谿友議）

##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强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作色。既為居守。劉禹錫有妓甚麗。為衆所知。李恃風望。恣行威福。分務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陰以計奪之。約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應朝賢寵嬖。並請早赴境會。稍可觀矚者。如期雲集。敕閽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計無所出。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罷。一揖而退。劉歎咤而歸。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爾。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寄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璧尚留香漠漠。碧雲初散信沉沉。情知點汙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人間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見本事詩）

## 洛中舉人

舉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牕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上

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遂客遊。留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既頻。與酒糾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帛贈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糾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郤尚書莫點頭。因設舞曲遺詩。帥取覽之。當時即令人所在送付舉子。（出盧氏雜說）

## 蔡京

邕南節度使蔡京過永州。永州刺史鄭史與京同年。連以酒樂相邀。座有瓊枝者。鄭之所愛。而席之最妍。蔡强奪之行。鄭莫之競也。邕南之所為。多如此類。為德義者見鄙。終其不悛也。及邕南制禦失律。伏法。（出雲溪友議）

## 武昌妓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口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十箋。納之。翌日共載而發。（出抒情記）

## 韋保衡

韋保衡嘗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衡尚公主為相。李蠙鎮岐下。鉅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獨孤雲除東川。辟在幕下。樂籍間有佐飲者。副使李甲屬意也。時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衡既至。不知之。祈於獨孤。且請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攜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輦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出玉泉子）

## 曹生

盧常侍鉟牧廬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沮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曰。拜玉亭間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為長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

鄉。樽前有恨慙卑宦。席上無㝠愛艷粧。莫為狂花迷眼界。須求真理定心王。遊蜂採擷何時已。祗恐多言議短長。（出盧懷抒情集）

## 羅虬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為音聲。常為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盼。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既而思之。乃作絕句百篇。號比紅兒詩。大行於時。（出摭言）

## 徐月英

江淮間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忽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戲之。（出北夢瑣言）

## 卷二百七十四　情感

## 買粉兒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遊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此。歡踊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斂。發篋笥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我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悋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為夫婦。子孫繁茂。（出幽明錄）

## 崔護

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盃水至。開門設床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鎖之。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崔驚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在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遂以女歸之。（出本事詩）

## 武延嗣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窈娘得詩悲咽。結三章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樓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修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出本事詩）

## 開元製衣女

開元中。頒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出本事詩）

## 韋皐

唐西川節度使韋皐。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荊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荊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祗事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韋乃易居止頭陀寺。荊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皐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啟緘。遺以舟檝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促行。韋昏暝拭淚。乃裁書以別荊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

侍之韋以違覲日久不敢偕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並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鞫獄因滌其冤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荊寶否韋曰深憶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辭韋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熱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即與雪冤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榮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一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卻後十三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

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嚮附瀘棘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出雲谿友議）

##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遊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瓠早晚期相親尋除國子四門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為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啟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序曰閩越之英惟歐陽生詩哭之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屬續矣

我唐貞元年乙卯歲曾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遊太原還來帝京卒官靈臺悲夫生於單貧以徇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及茲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為蠱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累月以為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月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來迎許之乃去生竟以蹇連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望成疾不可為也先夭之夕剪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訪我當以髻為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為之慟怨涉旬而生亦歿則韓退之作何蕃書所謂歐陽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訪予常歎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素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斷割不為麗色所汨豈若是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詠有廬江小吏更相死或類於此暇日偶作詩以繼之云有客非北逐驅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豔照行雲座上轉橫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蕩漾即日相交歡定情非一詞結念誓青山生死不變易中誠無間言此為太學徒彼屬北府官中夜欲相從嚴城限軍門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聞忽如隴頭水坐作東西分驚離腸千結滴淚眼雙昏本達京師迴駕期相追攀宿約始乖阻彼憂已纏綿

高髻若黃鸝危鬢如玉蟬纖手自整理剪刀斷其根柔情託侍兒為我遺所歡所歡使者來侍兒因復前收淚取遺寄深情祈為傳封來贈君子願言慰窮泉使者迴復命遲遲蓄悲酸詹生喜言旋倒屣走迎門長跪聽未畢驚傷涕漣漣不飲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清爽旦日殘哀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雖別離長夜無阻難雙魂終會合兩劍遂蜿蜒大夫早通脫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節一去何由還後生莫沉迷沉迷喪其真（出閩川名士傳）

## 薛宜僚

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烏漢真尤加待遇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旋櫬迴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為奇事（出抒情集）

### 戎昱

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言隨淚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予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出本事詩）

## 卷二百七十五　童僕（奴婢附）

### 韋桃符

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袞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牸牛。宰而獻之。因問袞乞姓。袞曰。止從我姓爲韋氏。桃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即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深代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出朝野僉載）

###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耳。縱其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爲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尅敬。敬辴然曰。我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郎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傳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出摭言）

### 武公幹

武公幹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希逸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常見在牀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出摭言）

### 吳行魯

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廝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盧耽表爲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川山南二鎮節度使。初行魯之在東川也。屬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行魯欲延辟之。屬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刺面。而趨事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酖殺之。（出北夢瑣言）

### 李鵠

盧鈞子肅。貞簡有父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闕。迄二十年。縉紳靡不徧之。肅始登第。俄有李鵠者造之。願傭力。鵠善營利。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爲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鵠徵租。鵠皆如期而至。來往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鵠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鵠即辭去。（出摭言）

### 捧硯

捧硯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睨騶人高璠而生。一歲時夏日浴之。裸臥於廊廡間。有卑脚犬曰青花。忽來嚙兒陰。食之。春紅聞啼聲。狼忙而至。則血流盈席矣。賴至德有良藥。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寢於前軒。青花伺人隙。復來。並卵又食訖。宛轉於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藥敷之。及愈。爲宦者焉。字之曰捧硯。委以內豎之職。至光啟丙午年。十餘歲矣。裴使外出。遇盜於鄭郊。見害。噫。捧硯童兒也。再殘而無恙。裴以一出而不迴者。其故何哉。（出三水小牘）

### 捧劍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隸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出雲谿友議）

### 歸秦

沈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内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内。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儀使衙。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乃便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鴈。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及歸而夫妻併命焉。時咸通四年也。（出北夢瑣言）

## 段章

段章咸通十年。事前進士司空圖。初章以自傲為馭者。亦無異於他傭。是年夏圖歸蒲。久以乏力。不足贍給。章乃謝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冦犯京。圖寓居崇義里。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倉下。將出。羣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圖手曰。某段章也。係擄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張將軍。喜下士。且幸他往。必亡他。然且決免於暴横矣。圖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導至通衢即別去。圖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遯。至咸陽橋。復遇牓者韓鈞濟之。乃抵鄠縣。因達於行在。（出司空圖段章傳）

## 上清

貞元壬申歲春三月。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啟事。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即吾禍之將至矣。且此事將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於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為宮婢。聖君如顧問。善為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下階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衣縗麤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竇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次今日輒贈可矣。縗麤者拜謝。竇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依其請。命僕人偵其絶蹤。且久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於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遺。身竟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且久。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

---

謂曰。宮内人數不少。汝大了事。後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參妻早亡。故妾得陪灑掃。及竇參家破。幸得塡宮。既奉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參之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污。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當亦不知紀極。迺者郴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贓物。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之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陸贄曰。老獠奴。我脫卻伊綠衫。便與紫着。又常呼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殺卻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乘間攻之。贄竟受譴不迴。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可傳說。故此事絶無人知。（出異聞集）

## 李錡婢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自裂衣襟。書己寃。窮推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賜對。當為宰相揚益節度使。若不從容。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是進。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於侍婢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黃衣數襲。賜錡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銛。錡之從父弟也。為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頸為枷。自拘於觀察使。朝廷憫之。因為薄貶。按李錡宗屬亟居重位。頗以尊豪自奉。聲色之選。冠絶於時。及浙西之敗。配掖庭者。曰鄭。曰杜。鄭得幸於憲宗。是生宣宗皇帝。實為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寵於穆宗。穆宗即位。以為皇子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國除。詔賜秋歸老故鄉。或曰。係帛書者。即杜秋也。而宮闈事秘。世莫得知。夫秋女謁也。而能以義申錡之寃。且達事梁朝。用物殫極。及其被棄於家也。朝饑不給。故名士聞而傷之。中書舍人杜牧為詩以唁之曰。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上綠楊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裊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閒撚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粧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厭飫不能飴。

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需音後車遶。事往落花時。鶯祺得皇子。壯髮綠緣緣。畫堂親傳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虎帳羨啞咿。漸抛竹馬戲。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佩。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曦。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成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告誰。寒衣一尺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閼氏。始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邀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給喪慶張輩。廟廊冠峩巍。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出國史補並本事詩）

## 李福女奴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是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侍婢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所指。即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曰。夫人沐髮。福即僞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難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業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無不大笑。（出玉泉子）

## 郄要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郄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郄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郄要而不能也。當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釭。而郄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郄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佇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郄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過三郎束之。郄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郄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郄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郄要復從而咍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出三水小牘）

# 卷二百七十六　夢一

## 周昭王

昭王即位三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白雲蓊鬱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苦請絕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悟。而汗濕於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徹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藥。名曰續脈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之外。如游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遺記）

## 吳夫差

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號以南以北。炊甑無氣。及覺。召羣臣言夢。羣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妻訣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爲王所殺。於是聖至。以所夢告之。聖曰。王無國矣。犬號者宗廟無主。炊甑無氣。不食矣。王果怒。及越兵至。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卒爲越所滅。（出越絕書）

## 漢武帝

漢武帝夢大魚。求去口中鉤。明日遊昆明池。見一魚銜鉤。帝取鉤放之。三日池濱得明珠一雙。（出三秦記）

##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將獻賦。而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言神仙之事。賦成以獻。帝大嘉賞。（出西京雜記）

陰貴人

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燉煌獻異瓜種名穹隆父老云有道士從蓬萊得此種食之不饑（出王子年拾遺記）

張奐

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出搜神記）

鄭玄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還之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出異苑）

范邁

林邑謂紫磨金為上金俗謂之楊邁金范邁母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生席色昭晰後因生兒名曰楊邁為林邑王（出林邑記）

許攸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為北斗君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為主簿覺後王康至曰今日當謁攸聞益懼問康曰我作道師死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出幽明錄）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之時夢有人遺一篋衣云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為帝王所宗母記其夢之時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術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製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以符先夢名冠當時為一代高士（出王子年拾遺記）

蔣濟

魏將蔣濟為領軍也其妻夢亡兒涕泣言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泰廟西有孫阿者將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領屬阿轉我令得樂處言訖母遂驚寤以白濟濟曰夢不足憑耳明日母復夢之言

曰我今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間暫得歸來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得復歸於此願重啟之何惜一試驗也遂說阿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又為言之曰昨又夢如此雖知夢不足憑何惜一驗之乎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如其夢濟乃涕泣曰幾負我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之不信也乃謂濟曰若誠如所言某之願也不知賢郎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許諾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下至廟下十步安一卒以傳阿之消息辰時傳阿心痛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兒之不幸見喜亡者之有知後月餘母復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為錄事矣（出列異傳）

周宣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夢或有問宣者吾夢芻狗宣曰君當得美食未幾復有夢芻狗曰當墮車折腳尋而又云夢芻狗宣曰當有火災後皆如其言其人曰吾實不夢聊試君耳三占不同皆驗何也宣曰意形於言便占吉凶且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夢之當得美食也祭祀既畢則為所轢當墮車傷折車轢之後必載以樵故云失火（出魏志）

王戎

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棋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棋弃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出異苑）

鄒湛

鄒湛夢一人拜自稱甄仲舒求葬湛覺思之曰舍西瓦土中人也乃取葬之復夢其人來拜謝（出晉書）

陳桃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散髮鹿裘付易六爻燒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乃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也（出夢書）

呂蒙

呂蒙入吳王勸其學乃博覽群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坐酣醉忽於眠中誦易一部俄而起驚眾人皆問之蒙云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言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廣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言政空誦其文耳眾坐皆知蒙囈誦文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王穆

洛陽王穆起兵酒泉西伐索嘏長史郭瑀諫不從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覺歎曰屋字尸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台其死矣後果驗（出前涼錄）

張天錫

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牀上避之乃墮地後苻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攻入門大破之（出李產集異傳）

張駿

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鬚眉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竊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為祁連令矣（出燉煌實錄）

索充宋桶

索充夢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索紞占曰虜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虜陰類君妻當生男也已後果驗

又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索紞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著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肉食矣

苻堅

苻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為醬也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出夢書）

後趙宣咸

宣咸卒後五年石虎夢見咸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通夢之言而有徵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為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咸夢而登列卿也（出趙書）

張甲

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及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斷去腳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出幽明錄）

張茂

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

正不移敦遣沈充滅之（出異苑）

晉明帝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出孔約志怪）

馮孝將

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為鬼所枉殺按生籙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為君妻能見聘否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為夫婦（出幽明錄）

徐精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矣（出幽明錄）

商仲堪

商仲堪在舟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酒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出夢雋）

商靈均

商靈均義熙中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後除衡陽守辭不得免果卒官（出夢苑）

桓豁

荊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出述異記）

司馬恬

京口新城有鄧艾廟毀已久晉譙王司馬恬為都督夢一人自稱鄧公求治舍宇恬乃令與修造之（出異苑）

賈弼

河東賈弼為琅琊參軍夜夢一人癭䵳大鼻瞷目請曰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覺而人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啼兩手足及口中各題一筆書之詞翰俱美（出幽明錄）

王奉先

有貴人亡後永興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問還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

其家問婢。後覺。問其婢云。此日其夢郎君來。（出幽明錄）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鼈。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皂布衣袴褶。扣頭求哀。不悟而食二枚。明夜又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出搜神記）

沙門法稱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為信。宋祖聞之。命僧惠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出冥祥記）

劉穆之

劉穆之常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為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姥問曰。君昨夜有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出異苑）

穆之又夢有人稱劉鎮軍相迎。旦占之曰。吾死矣。今豈有劉鎮軍耶。後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業。武帝時為鎮軍將軍。（出續異記）

徐羨之

徐羨之為王雄少傅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以後。勿渡朱雀桁。當貴。羨之後行半桁。憶先人夢。迴馬而以此除主簿。後果為宰相。（出幽明錄）

沈慶之

沈慶之元嘉中始夢牽鹵部入廁中。雖忻清道。而甚惡之。或為之解曰。君必貴。然未也。鹵部者。富貴之容。廁中所謂後帝也。君富貴不在今主矣。後果中焉。（出拾遺錄）

明褒之

元嘉九年。征北參軍明褒之。有一從者。夜眠大魘。褒之自往喚之。頃間不能應。又失其頭髻。三日乃寤。說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夢見一道人。以丸藥與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藥。服之遂瘥。（出幽明錄）

劉誕

竟陵劉誕在廣陵。左右直眠。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眊。則覺已失髮矣。如此數十人。（出述異記）

袁愍孫

袁愍孫。世祖出為海陵守。夢日隨身上。尋而追還與機密。（出拾遺記）

劉沙門

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貧兒幼。遭暴風雨。牆宇破壞。其妻泣擁稚子曰。汝爺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門將數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出甄異傳）

諸仲務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為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為始新縣丞。夢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墨點。（出搜神記）

孫氏

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占者。宋董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御當大凶。非直杖。即削杖。後孫氏果遭母喪。（出集異記）

桓誓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語玄龍云。吾昨夜忽夢見君著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惡。就玄龍索麝香丸。聞令作因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龍卒。（出續搜神記）

張尋

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為一門。以問竺法度。云當暴貴。但不得久矣。果然如其所言。（出述異記）

徐祖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作甚勤。是夜夢二人來云。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愍。二人云。念汝如此。為活之。祖覺。叔乃瘥。（出搜神記）

桓邈

桓邈為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出幽明錄）

周氏婢

陳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寢。忽夢一女子坐中謂之曰。吾目中有刺。願乞拔之。及覺。忽見一棺中有髑髏。眼中草生。遂與拔之。後於路傍得雙金指環。（出述異記）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衲衣杖錫來云。縣後何家桐甚良。覺。如夢求之。果得。（出冥祥記）

## 卷二百七十七　夢二

### 閻英

後魏閻英為肥城令。夢日隨所居黃山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出。英抱戴而歸。後至散騎常侍。（出夢雋）

### 宋瓊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出夢雋）

### 宋頴妻

後魏宋頴妻鄧氏。亡十五年。忽夢亡妻向頴拜曰。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流涕而去。數日崇卒。（出夢雋）

### 盧元明

後魏盧元明。字幼章。為中書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東緱山。時元明夢人王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及覺。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也。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焉。（出夢記）

### 元淵

後魏廣陽王元淵。夢著袞衣倚槐樹。問占者楊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為朱榮所殺。贈司徒。（出酉陽雜俎）

### 許超

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楊元稹。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出酉陽雜俎）

### 北齊李廣

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羣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出獨異志）

### 蕭鏗

齊宜都王鏗年七歲。出閣。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鏗遇害。時弘景隱山中。夢鏗來。慘然言別曰。某今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幽中事多祕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弘景因此著夢記。（出夢記）

###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臥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出談藪）

### 梁江淹

宣城太守濟陽江淹。少時。嘗夢人授以五色筆。故文彩俊發。後夢一丈夫自稱郭景純。謂淹曰。前借卿筆。可以見還。探懷得五色筆與之。自爾淹文章躓矣。故時人有才盡之論。（出南史）

### 代宗

李輔國恣橫無君。代宗漸惡之。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覺。不輒言。及輔國為盜所殺。帝異之。方以其夢話於左右。（出杜陽編）

### 徐善

江南偽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於豫章。楊吳之起。豫章。善之妹為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為婚。固不許。乃強納幣焉。悉擲棄之。既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即詣楊都。求見吳楊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廷甚嚴。僭擬王者。布衣游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之。旦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贖歸於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為從事。（出稽神錄）

### 隋文帝　（以下夢休徵上）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後帝興。建此庵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獨異志）

### 唐高祖

唐太宗為秦王時。年十八。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之夜。高祖夢墮床下。見遍身為蟲蛆所食。甚惡之。詣詢於安樂寺智滿禪師。師俗姓賈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潔。師曰。此可拜乎。夫牀下者。陛下也。羣蛆食者。所謂羣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善其言。又云。貧僧頗習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無咎。而早吉晚凶。斯固體大

不可以小。小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羣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禪師旣恭王曰。郎君與大人。並叶兆夢。是謂幹父之蠱。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丁寧之意。敢不敬從。（出廣德神異錄）

## 戴冑

戴冑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冑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逢見冑著故弊衣。顏容甚顇。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答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於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出冥報記）

## 婁師德

婁師德布衣時。常因沉疾。夢一人衣紫。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揵。自謂疾愈。行路數里。見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見一空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為按掾。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軸以進。公閱之。書己名。載其祿位年月。周歷清貫。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泓空而下。震徹簷宇。按掾驚曰。天鼓猶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悟。始為夢遊耳。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鄰。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為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閤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為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任某官時。嘗悞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出宣室志）

## 顧琮

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出廣異記）

## 天后

唐則天后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出朝野僉載）

## 薛季昶

唐薛季昶為荊州長史。夢猫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出朝野僉載）

## 玄宗

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拜相。（出廣異記）

## 又

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著緋褌。背負而出。明日使於兵號中尋訪。總無此人。又於苑中搜訪。見一掌閑著緋褌。便引見。上問汝昨夜作何夢。對曰。從井中背負日出登天。上覩其形狀。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貧。遂敕賜錢五百千。（出定命錄）

## 魏仍

魏仍與李龜年同選。相與夢。魏夢見侍郎李彭年。使人喚仍。於銓門中側耳聽之。過年夢有人報侍郎注。與君一縣丞。明日共解此夢。以為門中側耳。是聞字。應是聞喜果唱聞喜尉。李龜年果唱蘄州蘄縣丞。仍後敗。齊安郡黃岡尉。准敕量移。乞夢夢拾得一毛蝿子。與李龜年占議云。毛字千下有七。應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錄）

## 陳安平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出朝野僉載）

## 李瞿雲

饒陽李瞿雲勳官番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曰母猪㹠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 趙良器

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後果歷任十一政至中書舍人卒高適任廣陵長史嘗謂人曰近夢於大廳上見疊累棺木從地至屋脊又見旁有一棺極為寬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不知此夢如何其後累歷諸任改為詹事亦寬慢之官矣（出定命錄）

##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官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吃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甌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

書近十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熱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並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污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錄藏於巾笥後十五年為吏部侍郎時人方漸以茶為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奢先為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甌盌托角匕甚佳妙時已熱食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為主人東面首坐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痟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遲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憑汗遣押陟惡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並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書盡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差焉（出逸史）

## 張鷟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雛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遂以為名字焉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騫味道以為天下第一又初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衣綠裳乘馬何為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出朝野僉載）

## 裴元質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為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擊為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出朝野僉載）

## 潘玠

潘玠自稱出身得官必先有夢與趙自勤同選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後玠云已作夢官欲出矣夢玠與自勤同謝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後及謝處玠在東公在西相視而笑其後三日果官出玠為御史自勤為拾遺同日謝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後入朝則玠於東立自勤於西立兩人遂相視而笑如其夢焉（出定命錄）

## 樊系

員外郎樊系未應舉前一年嘗夢及第牓出王正卿為牓頭一牓二十六人明年方舉登科之後果是王正卿為首人數亦同系又自校書郎調選吏部侍郎達奚珣深

器之一注金城縣尉系不受達奚公云校書得金城縣尉不作吏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經月餘本銓吏無闕與換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時崔異於東銓注涇陽尉緣是憂闕不受異尚書崔翹之子遂別求換一闕適遇系此官不定當日牓引達奚謂云不作金城耶與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系云夢官合帶陽字達奚歎曰是命也因令唱云乃涇陽縣尉（出定命錄）

## 呂諲

呂諲嘗晝夢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云此人勳業甚高當不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將過王尋問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為誰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諲諲時與妻兄顧況同宿既覺為況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恙而況數玩諲以為微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里忽有走卒衝入謁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云初不聞有丁侍御為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於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求其白丁侍御已未合死乞為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出廣異記）

## 張鎰

張鎰大歷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甚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信。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公驚寤。思中外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為珍樂。珍樂反語。即舅名字也。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集異記）

##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歷中疫癘。篤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後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祿。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玻璃瓶。大角碗。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冀令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碗藥。皆昨夜所見。因呼小兒為范政。問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廣異記）

## 楊炎

故相國楊炎未仕時。嘗夢陟高山之巔。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視之。見瑞日在咫尺。紅光赫然。洞照萬里。公因舉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氣。如熱心目。久而方寤。視其手。尚漉然而汗。公異之。因語於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夢登山以捧日。將非登相位而輔人君乎。其後楊公周歷清貴。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

## 竇參

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喜。因以錦半臂賜之。及寤。奇其夢。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憂然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蓋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愉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說。公彊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而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出因話錄）

## 王播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唯一軍將常接引。供給無不罄盡。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為競渡之戲。諸州徵伎樂。兩縣爭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惆悵自責。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却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時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適令求得。王公方憤懣。自酌將盡。棚中日色轉熱。酒濃昏憊。遂就枕。纔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為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敕久未下。王公甚悶。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某淮南鹽鐵。此必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此即並鹽鐵從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忽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為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靡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曰。聞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二舉後。復不第。又二舉。乃成名。蓋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為衢州刺史。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出傳載）

## 韋詞

元和六年。京兆韋詞為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為得復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為固耳。即今西帥李公也。詞聞夢中之事不謬。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眾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為牓首。初固言嘗夢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後。景甚著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雜出為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於圜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所服。因褰衣視其下。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衣。固言自說於班行。（出續定命錄）

##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闕關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却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與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牓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為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莫拜石婦而歸（出逸史）

## 杜牧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出尚書故實）

## 高元裕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南宮其夢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驚駭儀質蓋偉秀士也私異之因援毫以隱語記於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大三絡襄刺十年洎開成三年為御史中丞既瘉前夢遂謂夢固虛耳是後出入中外揚歷貴位清望碩德冠冕時流海內傾注佇升鼎鉉視刺襄乃優賢之舉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南去前夢二十年矣公謂楹上之字無復存也因話其事於都官韋好奇之士往詣求焉自公題記後解署補葺亦屢矣而毫翰煥然獨依非神靈扶持而明徵於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襄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陰騭之顯晦微婉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出集異記）

## 楊敬之

楊敬之任江西觀察使戴江西應舉時敬之年長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牓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別既寤大喜訪於詢據則云有濮陽愿者為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試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應薦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有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傾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姓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啟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於此哉遂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朗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令盡驅所行置於庠序命江西與之朝夕同處是各大稱濮陽藝學於公卿間人情翕然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悼痛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為營辦歸骨閩閭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者更有將關送於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題名咸以族望題巢楊閑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戴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出唐闕史）

## 盧貞猶子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為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為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氏淪破已無所歸今為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與佛法語未竟見八面毛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繡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緣王府屬吏盧以例不拘常調格遷叙自是稍稍興起釋教寺宇僧尼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按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當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為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顯乎（出宣室志）

## 國子監明經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夢倚徙于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夢覺遽呼鄰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解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鄰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上第（出酉陽雜俎）

## 薛義

秘省按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秘者為桐廬尉義與叔母韋氏為客在秘家久之遇痁疾數月綿惙幾死韋氏深憂夜夢神人白衣冠裕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瘧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咒授韋氏咒曰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即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痁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蚝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瘧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咒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廣異記）

## 鄭光

淄青鄭尚書光會昌六年春夢自御牛車車中載瑞日光燭天地自執轡行通衢中俄而驚寤且奇歎後月餘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書淄青節度果契前夢（出宣室志）

## 宋言

宋言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本府解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之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為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為試官以解首送也時京兆尹張毅夫以馬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州司戶再試退解頭為第六十五人知聞來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及李潘舍人放牓言第四人及第（出雲溪友議）

## 曹確

曹確判度支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髮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云占夢多驗確召之具以所夢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出北夢瑣言）

## 劉仁恭

梁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焉（出北夢瑣言）

## 唐僖宗

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碁一夕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碁凡所指畫皆出人意（出補錄紀傳）

## 劉檀

王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樹而謂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內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敕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於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與杜充奏擬無別是時劉方閑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公服一領果徵夢焉（出玉谿編事）

## 晉少主

開運甲辰歲暮冬晉帝遣中使至內署宣問諸學士云朕昨夜夢一玉盤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帶皆有磤文光瑩可愛是何徵也宜即奏來承旨李慎儀與同僚併表奏賀以為玉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誓功之兆盤盂者乃守器之象為吉夢不敢有他占（出玉堂閑話）

## 辛寅遜

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峰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性不久任此須出佐理當代寅遜夢中拜請法制則與中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寅遜遂日日食之今老而輕健年逾從心猶多著述又夢掌中草不脫後來內制草數年復掌選心力不倦因知中天師怡神論中仙方盡可驗矣（出野人閑話）

##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徧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知於湖南為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任（出稽神錄）

## 郭仁表

偽吳春坊吏郭仁表居治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痼忽夢道士以金花紫帔從一小

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為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斂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為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彌疾愈（出稽神錄）

## 王瑰

偽吳鄂帥王瑰少為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瑰仗劍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瑰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瑰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出稽神錄）

## 謝諤

進士謝諤家於南康舍前有谿常遊戲之所也諤為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進士裴說為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出稽神錄）

##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為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為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太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錄）

##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於廣陵法雲寺之西為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於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瓊因彊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為桂管觀察使用令為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出稽神錄）

## 毛貞輔

偽吳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錄）

# 卷二百七十九 夢四 夢咎徵

## 蕭吉

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手上深以為善徵往詣蕭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妄言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出大業拾遺記）

## 侯君集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鼓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啽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出酉陽雜俎）

## 崔湜

唐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免齎敕令湜自盡（出朝野僉載）

## 李林甫

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寬欲謀替我（出譚賓錄）

##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出朝野僉載）

## 召皎

安祿山以討君側為名歸罪楊氏表陳其惡乃牒東京送表議者以其辭不利楊氏難於傳達又恐他日祿山見殺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傳詔言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罪狀忽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坐廳上繩牀恍然如夢忽覺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令撲己雖被拖拽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屠流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遂徙尋而亦至皎與流輩數人同局待命忽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見賊將田乾真乾真介冑而立即前狀[illegible]所夢者也遂呵吁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撲殺[illegible]

始至嚴莊遽從廳下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乾貞方問其姓名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也（出廣異記）

### 李捎雲

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婿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捕捎雲等輩十餘人雖以娼妓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為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恐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皆溺死（出廣異記）

### 李叔霽

監察御史李叔霽者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有名當代大歷初叔霽卒經歲餘其妹夫與仲雲同寢忽夢叔霽相見依依然語及仲雲音容慘愴曰幽明理絕歡會無由正當百年之後方得聚耳我有一詩可為誦呈大兄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後數年仲雲亦卒（出廣異記）

### 李愬

涼武公愬以殊勳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衷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鸞鑾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性又少及隨道士信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為相國猶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憩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出續幽怪錄）

### 薛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幾復亞臺長憲閑清嚴俗塵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閒曠之思及廳吟曰捲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月閣吏因晝寢未熟夢繫閤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閤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此可入省迎乎閤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奈何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原是須彌山東峰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閤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伺其年正五十矣（出續玄怪錄）

### 李伯憐

咸通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抒思曰凡顆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出酉陽雜俎）

### 張瞻

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卒數月矣（出酉陽雜俎）

### 于董

有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于董董言松邱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後二人俱卒（出酉陽雜俎）

### 盧彥緒

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凝淨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誌云是秦時人千載後當為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開之吉啟之凶又有寶鏡一枚皆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愁色經一年而彥緒卒（出廣異記）

### 柳宗元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於柳州焉（出因話錄）

### 衛中行

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秘書郎韓泉有舊訪之韓被酒半

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彼夢衛生相謁足下不沾及牓出果敗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出酉陽雜俎）

## 張省躬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大和八年省躬晝寢忽夢自言當家名垂與之接歡狎徧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 王惲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為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彊牽之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闕猶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住揚州其子任太平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出酉陽雜俎）

## 柳淩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淩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葬為部署米麥縑帛為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出酉陽雜俎）

## 崔暇

中書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續女李為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妻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嘏在牀東女執紅牋題詩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嘏妻卒（出酉陽雜俎）

##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止於縣樓上醉後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牋剪數寸而為詩曰楚水平如鏡周圍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牋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易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詩成俱送於所臥席下又見其妻答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詩視

篋中紅牋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岳已來捨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夢小青云瘞我北岸新塋之後及殯於北岸乃遇一新塋依夢中所約瘞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夢之日謁其塋乃瘞小青墳之前也時乃春暮其塋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聞奇錄）

## 韋檢

韋檢舉進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痛悼殆不勝情舉酒吟詩悲怨可掬因吟曰寶劍化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書窗恨獨眠一日忽夢姬曰某限於修短不盡其篇涕淚潸然當有後期今和來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柳和煙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悒悒後更夢姬曰即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漫漫去不迴浮雲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鳧也變灰後果即世皆符兆（出抒情詩）

## 朱少卿

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於成都因寢於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馬一匹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便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殂乃馬夢之徵也（出王氏見聞）

## 覃隲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隲夢與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則五木被體孑然音旨說理分解似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答曰公為斷刑錯誤所致追來已數日矣遂覺及早見胡鍼話之鍼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叶豈非同夢乎因共祕之劉公其日果吟感懷詩十韻其一首曰昨日方堅髻如今滿頷髭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潛今其詩皆刊於石上人皆誦其詩意不數日而卒豈非斷刑之有錯誤乎（出野人閒話）

##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自恃貴族悅昤傲誕嘗太廟行香攜妓而往

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封砥戲之曰。九十字。迺是行書卒字。亞卿其非吉徵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閒話）

### 孫光憲

荊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夢在渚宮池。與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勗見召上橋。授以筆硯。令光憲指撝發軍。仍遣廳頭二三子障蔽光憲不欲。保融遙見。逡巡有具櫜鞬將校。列行俟命。次見掌節吏嚴光楚鄰而前趨。手捧兩黑物。其一則如黑漆鞾而光。其一即尋常鞾也。謂光憲曰。某曾失墨兩挺。蒙王黜責。今果尋獲也。良久夢覺。翌日說於同僚。踰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楚具帖子。取處分倒節。光憲請行軍司馬王甲判之。墨者陰黑之物。節而且黑。近於凶象。即向之所夢倒雙節之謂也。（出北夢瑣言）

### 陸洎

江南陸洎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客別矣。

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人以一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階下。門中有二緑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有一紫衣執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為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嗟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候之客詣之。謂曰。君明日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唯。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於茱萸灣。承嗣後為楚州刺史。卒葬於洎墓之北云。（出稽神錄）

###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授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為句。唯記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為必得丹砂之效。從事建業。卒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廣異記）

### 王瞻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為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為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出稽神錄）

###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為涇州刺史。既而為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邢為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第二十二冊終

太平廣記第二十三册

卷二百八十　夢五（鬼神上）　宋　李　昉　編

## 煬帝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叱云何因輒將我書向京師於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於陜州下書著大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見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存之日愛惜書史雖積如山邱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亡之後神道猶懷愛恡按寶厨新書者並大業所祕之書也（出大業拾遺）

## 豆盧榮

上元初豆盧榮為温州別駕卒榮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嘗下嫁辟葉辟葉內屬其王卒公主歸榮榮出佐温州公主隨在州數年寶應初臨海山賊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夢一人被髮流血謂曰温州將亂宜速去之不然必將受禍及覺說其事公主云夢想顛倒復何足信須臾而寐女又夢見榮謂曰適被髮者即是丈人今為陰將浙東將敗欲使妻子去耳宜速承之無徒戀財物女又白公主說之時江東米貴唯温州米賤公主令人置吳綾數千匹故戀而不去他日女夢其父云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羅艱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栝州栝州陷輕身走出竟如夢中所言也（出廣異記）

## 楊昭成

開元末洛陽賈氏為廣漢什邡令將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東七里其妻段氏馬驚墮阬而死即殯於山中經兩載弘農楊昭成為益州倉曹之廣漢曉發其妻竇氏忽於馬上而睡向後傾倒昭成自下收馬頻呼問猶不覺將至白土方寤云向夢有一婦人衣綠單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艷麗來控我馬悲啼久之自稱段姓是什邡賈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見留山中孤魂飄泊不勝羈獨夫人後若還京我有兄名某見任京兆功曹可相為訪令收己魂歸於故鄉深以相囑言訖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夢問店者店人云賈明府妻墳去此六七里墜坑而死殯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與夢相類昭成深異之因記其事後奉入京尋其段族具為說之段氏舉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靈異記）

## 扶溝令

扶溝令某霽者失其姓以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霽遇問其地下罪福霽曰吾生為進士陷於輕薄或毀譭詞賦或詆訶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每日送兩虵及二蜈蚣出入七竅受諸痛苦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畢方得托生近以他事為閻羅王所剝舊裩狼籍為人所笑可作一裩與我婦云無物可作霽曰前者萬年尉蓋又玄將二絹來何得云無兼求鑄像寫法華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出廣異記）

## 王諸

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甥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為左綿等事盈並為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甥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惠不欲託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因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縑幣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於左綿是時勵方典邛商諸往覲焉勵遂責諸浪跡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舅勵曰吾小女寬柔欲與汝重親必容汝舊納者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婚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與諸江陵卜居兼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鑒方買一宅修葺停午諸忽夢陳氏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奈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擠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鼈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鑒於東廂寐亦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峽鑒與諸偶坐方評其事其夜二人夢復如前鑒甚懸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說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為其兄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喑嗚而卒諸亦薄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廂見一女人姿狀即陳氏也諸流眄久之其婦又慇懃瞻矚問僮僕云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為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尸於磧遇鄂州迴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甦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誕二子矣諸由是疑負崔氏之冤入羅浮山而為頭陀僧矣（出乾𦠆子）

##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夢見為人所錄。至府縣衙。府甚嚴。使人立於門屏外。遂去。亦不見召。唯聞門內如斷獄之聲。自屏隙窺之。見廳上有貴人。紫衣據案。左右綠裳執案簿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鏁項。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分雪哀請之狀。言詞至切。其官低頭視事。了不與言。良久。方謂曰。君合當此事。帝命已行。訴當無益。泚辭不已。乃至泫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開東廊下二院閤。開鏁之聲。門內有三十餘人。皆衣朱紫。行列階下。貴人指示曰。此等侍君富貴。辭之何益。此人視之。乃李尚韋騎之輩也。諸人復入院門。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貴人問左右曰。是何時事。答曰。十月。又問何適而可。曰。奉天。如此詰問。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復出。謂百姓曰。誤追君來。可速歸。尋路而返。夢覺。話於親密。其後事果驗也。（出原化記）

##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篤。方平侍奉藥餌。不解帶者逾月。其後侍疾疲極。偶於父床邊坐睡。夢二鬼相語。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為入。一鬼曰。待食漿水粥。可隨粥而入。既約。方平驚覺。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於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蓋上。於釜中煮之百沸。開視。乃滿瓶是肉。父因疾愈。議者以為純孝所致也。（出廣異記）

## 張詵

張詵於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且喜。以為上將用我。即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十餘為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於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喧譁闐咽於路。槐影四矗。煙幕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旛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整巾笏。中使引入門。兵士甚多。見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峙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數十。具甲倚劍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衮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耗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

拜。中使遂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可於禮乎。中使笑曰。吾君寬無懼耳。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衮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列聖真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出宣室志）

## 麻安石

麻安石。唐貞元中。至壽春。謁太守楊承恩。安石在道門。習學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節。是年。武成刺史三人。安州伊公慎。宋州劉公逸。壽州楊公涯。並加散騎常侍。後安石忽夜夢壽州子城內路。西院中殿內。見戴冠幘神人。乘白馬朱尾鬣。稱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楊承恩無節度使。卿不用往。至明方問人。此乃宋武帝晉壇拜將處。有記見在。安石檢解夢書。言見戴冠幘神與人言者。善惡如其言。遂再三懇辭楊歸山。是月離壽州。後楊公風疾罷歸朝。果驗也。（出祥異集驗）

## 閻陟

閻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己會。如是者數月。寢輒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卑微。用薦枕席。我兄明日來迎己喪。終天永別。豈不恨恨。今有錢百千相贈。以伸允眷。言訖。令婢送錢於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果有百千紙錢也。（出廣異記）

## 劉景復

吳泰伯廟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牢醴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輿女子以獻之。非其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綃畫美人。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為勝兒。蓋戶牖墻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而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藝甚精而色殊麗。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杯與歌。逡巡酒至。並獻酒物。視之。乃適館中祖筵者也。生飲數盃。

醉而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迆發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颸颸鬼泣神悲低悉窣側腕斜挑掣流電當胸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肖胡塵蹔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為虜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霄星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既成劉生乘醉落筆草扎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者妬色形於坐王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首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出纂異記）

## 卷二百八十一　夢六（鬼神下）

### 李進士

有進士姓李忘其名嘗夢見數人云進隨去至一城入門有廳室宇宏壯初不見人李徑升堂側坐牀角忽有一人持杖擊己罵云何物新鬼敢坐王牀李徑走出須之門內傳聲王出因見紫衣人昇坐所由引頸入王問其何故盜妹夫錢初不之悟王曰汝與他賣馬合得二十七千汝須臾取三十千此非盜耶須臾見緋衣人至為李陳謝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錢還耳王限十五日計會不了當更追對李既覺為夢是誕事理不足信後十餘日有磨鏡人至其家自云善占家人使占有驗競以白李李親至其所問云何物小人誑惑諸下磨鏡者怒云賣馬虧價王令計會今限欲滿不還一錢王即追君君何敢罵國士也李驚怪是夢中事因拜謝之問何由知此磨鏡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報李言妹夫已死錢無還所磨鏡云但施貧丐及散諸寺云亡妹夫施則可矣如言散錢亦不追也（出廣異記）

###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於荊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眾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屨狀甚峻峭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為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矣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為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悟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嘆異未嘗告於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為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為伯舅見念命為己女故以盧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出宣室志）

###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為兗州推官東鄰即牢城都校呂君之第呂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夢乘馬自子城東門樓上有人達意請推官登樓自稱子城使也與袁揖讓乃謂袁曰呂君脩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極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雖忝賓僚不相統攝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處置不一年呂公被軍寨中追之有過禁繫久而停職其宅今屬袁氏張沆嘗借居之（出王堂閒話）

### 邵元休

晉右司員外郎邵元休嘗說河陽進奏官潘某為人忠信明達郡之善士嘗從容話及幽冥且惑其真偽仍相要云異日吾兩人有先物故者當告以地下事使生者無惑焉後邵與潘別數歲忽夢至一處稍前進見東序下帟幙鮮華乃延客之所有數客潘亦與焉其間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觀見潘亦在下坐頗有恭謹之色邵因啟大僚公舊識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須命茶應聲已在諸客之前則不見有人送至者茶器甚偉邵將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搖手止邵勿啜邵達其旨乃止大僚復命酒亦應聲而至諸客之前亦不見執器者罇斝古樣而偉大僚揖客而飲邵將飲之潘復映身搖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飲大僚又食即有

大餅餤下於諸客之前。馨香酷烈。將食。潘又止郃。有頃。潘目郃令去。郃即告辭。潘白大像曰。某與郃故人。今欲送出。大像頷而許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頃年相邀幽冥之事。郃即問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誣。大率於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郃辭而去。及寤因訪潘之存歿。始知潘已卒矣。（出玉堂閑話）

## 周謁

湘湖有大校周謁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爭財紛訴。列於訟庭。慨此為鑑。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違其轍。倘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郢。一夕周校夢見揮霍告訴曰。娘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為異物矣。昨在通衢。急風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歸來。略要處理。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不旬日凶問至矣。自是傳靈語。均財產。戒子解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復再來。（出北夢瑣言）

## 鄭起

進士鄭起謁荊州節度高從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意甚不平。比夕。又夢。起異其事。召嚴而說之。嚴命巫祝祈謝。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鄭生隨計。嚴光楚愛其宅有少竹徑。多方而致之。纔遷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職。竟不知其故。（出北夢瑣言）

## 朱拯

偽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州。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綠衣。紫衣起揖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寤。頃之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財葺之。費如數。（出稽神錄）

##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統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馬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為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數有靈驗云。（出稽神錄）

## 鄭就

壽春居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康頗。謂己曰。可與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劍。（出稽神錄）

---

## 櫻桃青衣（以下夢遊上）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眾。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衣綠。形貌甚美。相見言敘。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為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歷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席。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有在城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吉事。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為兒必取高第。及膀出。又登甲科。授秘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敕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為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迴遑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並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

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宦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矣

##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於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幬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帚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牀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為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憔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袱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一見少年舉盃矚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

於坐也遂舉金雀斂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坐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陛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亦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玩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為凶暴者數十輩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墜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出河東記）

---

卷二百八十二　夢七（夢遊下）

## 元稹

元相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寺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若合符契也（出本事詩）

## 段成式

段成式云蜀醫昝殷曰藏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出酉陽雜俎）

##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諸篇皆類此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

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玩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彎弓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頭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閒竟去鳳亦尋覺昏然忘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監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公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洎亞之復集於明至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出異聞錄）

##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

犨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也）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郡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人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殊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為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當無貺壽內史廖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中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為歌辭曰擊髆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燕脂竟別去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為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

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出異聞集）

##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學詩書甚有篇詠欲不為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筯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劉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豔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闃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其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孥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也（出纂異記）

##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窗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窗側柏葵花宛若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出北夢瑣言）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為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其居而寤甚困言於兄弟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出聞奇錄）

韓確

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樹村知堰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常憑吏求魚韓方寐夢身為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鰓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奴僕有頃寘砧割之若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後韓入釋住祇園寺時開成二年也（出酉陽雜俎）

## 卷二百八十三　巫（厭咒附）

師舒禮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常謂巫師為道人初過冥司福舍前土地神問門吏此云何所門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禮即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千百間屋皆懸簾置榻男女異處有念誦者唄唱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名以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見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禮禮怖走出神已在門外遂執禮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罪應重付吏牽去禮見一物牛頭人身持鐵叉捉禮投鐵牀上身體焦爛求死不得經累宿備極冤楚府君問主者知禮壽未盡命放歸仍誡曰勿復殺生淫祀禮既活不復作巫師（出幽明記）

女巫秦氏

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岳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期而三齊定焉（出述異記）

楊林

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為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旁林愴然久之（出幽明錄）

來俊臣

唐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星月呪詛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證二子自誣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蘊慝崇姦構虛成實埳土用血誠伊戾之故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出朝野僉載）

唐武后

唐武后將如洛至閿鄉東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為樵採者所苦聞大駕至故來求哀后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荆棘森然（出國朝雜志）

阿來

唐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並將昏鏡以照人令其迷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逆韋之輩為之也（出朝野僉載）

雍文智

唐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鄷王埠畢葬宮人賂見鬼師雍文智詐宣鄷王教曰當作宮人甚大艱苦宜與賞著綠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賄賂驗遂斬之（出朝野僉載）

彭君卿

唐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檢校去却巾帶即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出朝野僉載）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

簡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出朝野僉載）

## 來婆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出朝野僉載）

## 勤曾

唐勤曾任魏州館陶縣尉敕捕妖書人王直縣界滅失敕史將欽緒奏請一百日捉不獲與中下考其時限已過半有巫云少府必無事不用過憂後遇按察使邊沖寂奏奉敕却牟敕史曹勤儁會十二月二十二日延陵恩赦遂得無事其時遣人分捕王直不得又有日者云至某月某日必獲王直及縛送來果有人於相州界捉得別一王直以月日反縛送到推問逗遛不是畜妖書者遂却放之（出定命錄）

## 阿馬婆

唐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鬚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勒阿馬婆敕神先歸帝至廟見神櫜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嶽封為金天王帝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壯麗鐫琢精巧無比倫（出開天傳信記）

## 白行簡

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飥者行簡餒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見店婦抱嬰兒使者便持一小土塊與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為祟可速作餅飥取酒送迎陳設巫者拜謁二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既寤甚惡之後逾旬而卒（出靈異記）

---

## 許至雍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淡雅早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閑夜笙歌盡席未嘗不歎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於庭前撫琴玩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吁嗟數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至雍閑遊蘇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為土人所敬伏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為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灑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內東隅趙生乃於簷下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人入堂中遂如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粧拜趙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縱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間尚佛經呼為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足下前與為者亦已盡得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即有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涕泣曰願惠一物可以為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却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廣求著幽居蘇州識趙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出靈異記）

## 韋覲

唐太僕卿韋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韋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第不知其誑詐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

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度啟於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時崔佋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請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窮乃云太僕卿韋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殿前獲明冤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為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從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潘州司馬（出雲溪友議）

## 高駢

唐高駢嘗誨諸子曰汝曹善自為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於汝矣及遭畢師鐸之難與諸甥姪同坎而瘞焉唯駢以舊氈包之果符所言後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披桎口貫長釘背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妖亂志）

## 厭盜法（以下厭咒）

厭盜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於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廩鼠不

食稻以塞埳百鼠種絕（出酉陽雜俎）

## 雍益堅

唐雍益堅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以恐怖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底（出酉陽雜俎）

## 宋居士

唐宋居士說擲骰子咒云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念滿十萬遍彩隨呼而成（出酉陽雜俎）

# 卷二百八十四　幻術一

## 客隱遊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出異苑）

## 天毒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為雰霧闇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雰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向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變為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術衒惑神怪無窮（出王子年拾遺）

## 騫霄國畫工

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刻石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年月工人以絹畫地方寸之內寫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為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得作目作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能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澤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眼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

虎皆無一眼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出王子年拾遺）

## 營陵人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忽留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出搜神記）

## 扶婁國人

南垂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霧小則入纖毫綴金玉毛羽為衣服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為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為虎口中生人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倏忽佳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宋代猶學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絕乃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耳（出拾遺錄）

## 徐登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為不流昞次禁枯柳為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殺之民立祠於永寧而蚊蚋不能入（出水經）

## 周眕奴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鄉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去我欲有所為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越哮吼甚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為人語二人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之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隻雞一斗酒受得此法（出甄□記）

## 趙侯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頑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為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作地獄四面為門向東嘯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盜者令止止者十餘剖腹看臟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屐因仰頭微吟雙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杯向口即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着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出異苑）

## 天竺胡人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有幻術能斷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舌先吐以示眾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燒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半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嘗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中斷之已而取兩段合視之絹布還連續故一體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眾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舉而出之故向物也（出法苑珠林）

## 鞠道龍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能乘龍御虎佩步金為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厭之術既不行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出西京雜記）

## 陽羨書生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腳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餚饌海陸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仍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讌酌戲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後大元中彥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出續齊諧記）

##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氏依鄜是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緩竺龍謹謝樂等眾聚數千於杜陽山稱大皇帝改元龍興立官屬大將軍鎮西石廣斬平之子光頭無血十餘日面色如生（出錄異記）

## 卷二百八十五　幻術二

## 宋子賢

隋煬帝大業九年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佛出世又懸鏡於堂中壁上畫為獸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其鏡遣觀來生像或作

蛇獸形子嚮輒告之罪業當更禮念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聚數千百人遂潛作亂事洩官捕之夜至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其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復無火遂擒斬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 胡僧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取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所擊便不復蘇矣（出國朝雜記）

## 祖珍儉

唐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小甕於梁上以刀斫之繩斷而甕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甕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儉支解五段水甕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臼水凍呪之拔出賣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糺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彩不撓（出朝野僉載）

## 葉道士

唐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柳斷而肉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呪須臾平復如故（出朝野僉載）

##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猪殺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後募一胡為妖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妖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僉載）

##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禱日妖主以利鐵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舊妖所乃拔釘一無所損卧十餘日平復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 明崇儼

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帝試之為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出朝野僉載）

## 劉靖妻

唐蜀縣令劉靖妻患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靖以為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甕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文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唯賣得百錢耳儼獨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踪緒或以為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僉載）

## 鼎師

唐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甕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即令以銀甕盛醬一斗鼎師以匙抄之須臾即竭則天欲與官鼎曰情願出家即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鼎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痕時人莫測（出朝野僉載）

##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為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為鎗纏被為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閹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為容以厭而喪（出朝野僉載）

## 葉法善

唐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並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出朝野僉載）

## 羅公遠

唐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遂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

子忽不與道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欄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遣看年命奴擎衣襆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遣公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出朝野僉載）

##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女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善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臥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令乃移牀近己夜而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從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出紀聞）

## 東明觀道士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紋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具啟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紋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開天傳信記）

## 東巖寺僧

博陵崔簡少敏惠好異術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變化唐天寶二載如蜀郡郡有呂顥者遇簡而厚幣以遺意有所為簡問所欲乃曰顥代有女未嘗見人閨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為非常之術願知所捕瞑目無恨矣簡曰易耳即於別室夜設几席焚名香以降神靈簡令呂生伏劍於戶若胡生來可執之求女慎無傷也簡屬符呵之符飛出食頃聞風聲拔樹發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願王所用簡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來卒曰唯東山上人每日以呪水取人得非是乎簡曰若然可速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俄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劍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兵俯伏不敢動簡劍步於壇前神兵忽隱即見金剛駭走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猪頭人形著豹皮水釋云上人願起居仙官簡踞坐而

命之紫衣胡僧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詐呂生忽於戶間躍出執而尤之僧迫不隱即曰伏矣嘗道行大力法蓋聖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歸之無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豈望乎願令聖者取來俄頃見猪頭負女至冥然如睡簡曰宜取井花水為桃湯洗之即醒遂自陳云初睡中夢一物猪頭人身攝去不知行近遠至一小房中見胡僧相凌問何處乃云天上也便禁閉無得出是夜有兵騎造門猪頭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歸然某來時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有三指跡若以此尋可獲呂生厚遺簡而陰求僧門所記餘數月遊東巖寺入曲房忽見指跡於門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與呂生居處可十里有餘耳（出通幽記）

## 荊術士

唐大曆中有荊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抃瓦磕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惟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出酉陽雜俎）

##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襦襠巾幗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謂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呼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迷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黑迹亦滅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出酉陽雜俎）

##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陽路氏子性好奇少從道士遊後廬於太白山嘗一日有老僧扣門路

君延坐與語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奥之棖徒為居深山中莫若馳輕裘馳駿馬遊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寧能與麋鹿為伍乎路君謝曰吾師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跡何為張虛詞以自炫耶僧曰請弟子觀我玄妙之蹤言訖即於衣中出一合子徑寸餘其色黑而光既啟之即以身入俄而化為一鳥飛沖天（出宣室志）

# 卷二百八十六　幻術三

### 張和

唐貞元初蜀郡豪家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異日與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和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椀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和扣門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

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交鬟擾鬢縹然神仙乃為舞迴風歌落葉之曲復有一姝淡粧素服亦殊色也進奉巨觴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起騎從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於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已為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頸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騎他去所教妓即與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闌妓自持鍤開東墻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墻外乃長安東墻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陽雜俎）

###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妓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為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眾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馬驢入之瓶中見人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至將他物往且謂官物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為東平帥也（出河東記）

###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畤過中部縣縣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邪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某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讎隙奈何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恥乃令左右拽

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於是昏昏幾一月乃縛出之使人戲頦鼻額援捩支體其手指肩髀皆改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隸蓄之為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奸宄乃復滅其黨既刑亦無隱匿云前後如此變改人者數世矣（出獨異志）

###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於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並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

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廂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碨成麵訖却收木人等於箱中即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即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

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 關司法

鄆州司法關某有傭婦人姓鈕關給其衣食以充驅使年長謂之鈕婆並有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同來關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關妻男常與鈕婆孫同戲每封六新製衣必易其故者與萬兒一旦鈕婆忽怒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其舊甚不平也關妻問曰此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其與吾子年齒類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鈕婆笑曰二子何異也關妻又曰僕隸那與好人同鈕婆曰審不同某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內於裙下著地按之關妻驚起奪之兩子悉為鈕婆之孫形狀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同矣關妻大懼即與司法同祈請悲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舊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復本矣關氏乃移別室居鈕婆厚待之不復使役積年關氏頗厭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戶下以钁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妻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適盡鈕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戲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關不得已將白於觀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關司法已見使言說形狀無異關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關司法先歸矣妻子莫能辨之又哀祈鈕婆涕泣拜請良久漸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數十年尚在關氏之家亦無患耳（出靈怪集）

## 長樂里人

唐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衂痛苦次骨食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所為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撚轍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陽雜俎）

## 陳武振

唐振州民陳武振者家累萬金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庫數百先是西域賈漂舶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呪術俗謂得牟法凡賈船經海路與海中五郎絶遠不幸風漂失路入振州境內振民即登山披髮以呪咀起風揚波舶不能去必漂於所呪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討使韋公幹以兄事武振武振犀象入公幹之室亦

甚矣（出投荒雜錄）

## 海中婦人

海中婦人善厭媚北人或妻之雖蓬頭傴僂能令男子酷愛死且不悔苟棄去北還浮海潟不能進乃自返（出投荒雜錄）

## 畫工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出聞奇錄）

# 卷二百八十七 幻術四

## 侯元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廈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砉然豁開。石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幘。鬚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時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苔。鶯鷁泝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畫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戇。至是一聽不忘。叟誡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旬。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爲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旌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聖賢。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圖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尋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旂臥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甚。勿輕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路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縶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心扣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幷州之大谷。而幷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出三水小牘）

## 功德山

唐巢冦將亂中原。汴中功德山有妖僧。遠近桒門皆歸之。至於士庶。無不降附。皆能於紙上畫神冦。放入人家。令作禍祟。幻惑居人。通宵繼晝。不能安寢。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贈金作法。則患立除之。又畫紙作甲兵。夜夜於街坊嘶鳴。騰踐城郭。天明即無所見。又多畫其犬。焚祝之。夜則鳴吠相咬。噬於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贈之。即悄無影響。人既異其術。趨術者愈衆。又滑州亦有一僧。頗善妖術。與功德山無異。公私頗患之。時中書令王鐸鎭滑臺。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災。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至於諸營軍。開啟道場。延僧數千人。僧數不足。遂牒汴州諸功德山一行徒衆悉赴之。遂以蟠花螺鈸迎至衙。赴道場之夕。分選近上名德入於公衙。其餘並令散赴諸營禮懺。洎入營。悉鍵門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數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首長。訊之。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起。咸命誅之。（出王氏見聞）

## 襄陽老叟

唐幷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臥漢水濱。有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與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爲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及後因遊安陸。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既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即厚以賂遺遣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爲答。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嘗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隻。唯未成其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飛爾。枚遂齋戒。是夜華盜其女。但乘鶴而歸襄陽。至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捕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出瀟湘記）

##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即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數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洒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

娼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盃饌寢處與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聲則自廉帷之前瀰而去又或城中化出金銀眾皆覩之咸眾頗甚其民間少年齎操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菅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豬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款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出王氏見聞）

### 蜀都婦人

元和子嘗因暇日出蜀郡東郭門見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咄忽有婦人衣布褐拜於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將加毆擊婦人乃去傍江岸佇立四顧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視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牽拽飄然而逝直抵大岸應時粉碎財貨悉皆溺於水二人大駭疑婦人所為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閑話）

## 卷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 蔡誕

蔡誕好道廢家業晝夜誦黃庭太清中經觀郎解之屬謂道盡於此矣其家患之已亦輒悔忽棄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賣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還家黑瘦骨立欺家云吾但為地仙位卑為老君牧數十龍有一班龍五色老君當與吾後與仙人博戲輸此龍為此見謫送吾付崑崙下芸鋤芝草三四頃皆生細石中多荼穢其若當十年乃得原會僥倖子喬來案行吾有訴之並為吾作力得免也（出抱朴子）

### 須曼卿

蒲坂有須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乘龍昇天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盃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更自修責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卿為斥仙人（出抱朴子）

### 馬太守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住外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明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赴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矣又敕諸來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則必愈矣若告人言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承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間乃致巨富焉（出抱朴子）

### 鄴城人

北齊後主武平中和士開諷百官奏胡太后臨朝所在皆言有狐魅截人頭髮鄴城北兩三坊無人居住空墻時有某家婢子年十六七獨行荷一大黃襆襆內有錦被忽逢一嫗年可五十餘而作白粧漫糊可畏以皂巾抹頭四顧無人便走逐婢子脫却皂巾頭髮盡作屈髻十餘道縱東之手持一剃刀云我是狐魅汝急舍襆反走此嫗得襆趨走入東坊婢子行啼逢同州人乘馬來借問何為云狐奪我被襆始入東坊人馳馬往執得之蓋是人也數百人看之莫不競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經略財貨毆擊垂死行路勸放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 紇干狐尾

并州有人姓紇干好劇承閒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綴着衣後至妻旁側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頭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逐至鄰家

鄰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懼告言我戲劇不意專欲殺我此亦妖由人興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 李恒

陳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為驗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召李恒恒索於大盆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於水中使增妻視之增妻正見紙上有一婦人被鬼把頭髻拽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懼涕泗取錢十千並沿身衣服與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還以大盆盛水沉一張紙使恒覩之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把棒驅之題名云此李恒也恒慚走遂却還昨得錢十千及衣服物使潛竄出境眾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而白礬乾驗之亦然（出辨疑志）

### 惠範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姦矯狐魅挾邪作蠱趨趄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為聖僧賞賚甚厚太平以為梵王接納彌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即賜綾羅金銀器物氣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

珍寶積在僧家矯說祆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也（出朝野僉載）

## 史崇玄

唐道士史崇玄懷河內縣縫靴人也後度為道士矯假人也附太平為太清觀主金仙玉真出俗立為尊師每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幞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師中士女相賀（出朝野僉載）

## 嶺南淫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為修福若不差即刺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鍾於堂北至葬記初死但走大叫而哭（出朝野僉載）

## 賀玄景

唐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為祆者十餘人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給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為金薄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放光眾皆懾伏緣於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半崖間披紅碧紗為仙衣隨風習颺令眾觀之誑曰此仙也各令著仙衣以飛就之即得成道尅日設齋飲中置莨菪子與眾餐之女子好髮者截取為剃頭串仙衣臨崖下視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時燒殺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撿灰中得焦拳屍柩數百餘人敕決殺玄景縣官左降（出朝野僉載）

## 瀛州婦人

唐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出朝野僉載）

## 薛懷義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亂彩為宮殿臺閣屈竹為胎張施為楨蓋又為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填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焰衝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即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晚乃更設會暴風欻起裂血像為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欻電霹靂風雨瞑晦寺浮圖佛殿一時湯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出朝野僉載）

## 胡僧寶嚴

唐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呪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十口馬兩疋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雨遂止（出朝野僉載）

## 胡超僧

周聖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為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為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二年而則天崩（出朝野僉載）

## 調猫兒鸚鵡

則天時調猫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猫兒饑遂咬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姓殆不祥之徵也（出朝野僉載）

## 駱賓王

唐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蹈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並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出朝野僉載）

## 馮七姨

唐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之魅作伏熊枕以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韋之敗也虢王斫七姨頭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無效矣（出朝野僉載）

## 姜撫先生

庶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術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修功德州縣牧宰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不能得也有荊巖者於太學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嘗謁撫撫簡踞不為之動荊巖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幾巖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梁州節度巖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慚恨數日而卒（出辨疑志）

## 卷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 李泌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教家人遣灑掃今夜洪崖來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還詎無愧色（出國史補）

### 紙衣師

大曆中有一僧稱為苦行不衣繒絮布絁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為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入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出辨疑志）

### 明思遠

華山道士明思遠勤修道籙三十餘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並閉氣存思師事甚眾永泰中華州虎暴思遠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閉氣存思令十指頭各出一獅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遠東與人同行欲暮於谷口行逢虎其伴驚懼散去唯思遠端然閉氣存思俄然為虎所食其徒明日於谷口相尋但見松蘿及雙履耳（出辨疑志）

### 周士龍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曆五年至鄴中鄴中兵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於青都村士龍占其塚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鄴中之人無不驚駭相與謂之神人又有兵馬使婁璀擧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說其地勢迴抱是龍腹三年內必得節度使璀亦以自負歲中鄴中軍變璀因此謂地勢有憑便有異圖事發遂斬於軍門擧家無復遺類（出辨疑志）

### 李長源

李長源常服氣導引並學禹步方術之事凡數十年自謂得靈精妙而道已成近輩親敬師事者甚多洪州晝日火發風猛焰烈從北來家人等狼狽欲拆屋倒籬以斷其勢長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呪俄而火來轉盛長源高聲誦呪遂有迸火飛焰先著長源身遂墮於屋下所居之室燒蕩盡器用服玩無復孑遺其餘圖籙持呪之具悉為灰燼（出辨疑志）

###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峰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眾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見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麵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

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不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眾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出辨疑志）

### 路神通

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校力能戴石登鞦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劄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出酉陽雜俎）

### 五福樓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乙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為文記（出國史補）

### 魚目為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去山中要十數番麁氈半日獲五百其惑人也如此（出北夢瑣言）

### 目老叟為小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於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聞之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於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已斥於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斯嬰孩矣（出玉堂閒話）

## 于世尊

遂州巡屬村民姓于號世尊者與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數州敬奉捨財山積鑿崖壁列為佛像所費莫知紀極節度許公存以其袄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殺之一無神變於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緪以牛載僅百馱錢帛即可知也每夜會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豈術神邪將有物憑之邪（出北夢瑣言）

##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訛其童子具云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出北夢瑣言）

##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魄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磁碗閭閻敬奉殆是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畢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術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出北夢瑣言）

## 陳僕射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嘗致書於許昌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拒而不與遜後崔公移鎮西川陳敬瑄與楊師立牛勗羅元杲以打球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度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袄人作彌勒會窺此聲勢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幸

---

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及旋踵真陳僕射速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穎州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太師由閹官之力無消塵之効盜處方鎮始為妖物所憑終亦自殆誅滅非不幸也（出北夢瑣言）

## 解元龜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來對於便殿進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為身名甚堪笑也賜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出北夢瑣言）

## 蔡畋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塗半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為元戎殺之（出北夢瑣言）

## 張守一

張守一者滄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計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後貿弊不能自存乃負一柳篋鬻粉黛以貿衣食流轉江淮間呂用之以袄妄見遇遂來廣陵客於蕭勝門下久不得志將捨勝去用之聞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誠期物何患無知己倘能與用之同即富貴之事當共圖之由是為用之所薦高駢見其鄙朴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雖僭侈不及用之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為左鎮鄉軍使累轉撿校左僕射其禮敬次於用之每話道對酌自旦及暮不能自捨誑惑之計與用之常相表裏以致數年其事不洩光啟二年偽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閬川奏守一事未受而敗及從楊行密入城又請為諸將合大還丹藥未就會有康知柔者本鄭昌圖家吏昌圖判戶部以知柔為發運使院胥伍諷嘗得罪於知柔鞭之楊行密入城諷遂發知柔贓罪二十餘事至是諷及知柔俱繫於軍候獄知柔素與守一善曰願入財以贖罪守一即白於楊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諷事跡皆不可原遂命就獄殺之（出袄亂志）

# 卷二百九十　袄妄三

## 呂用之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為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為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擁箒匿家與奴僕等居數歲璜卒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給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為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既弘徽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殺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真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為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為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因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為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窃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猾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己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出妖亂志）

### 諸葛殷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為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辨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鑑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驕其凶邪陰妖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為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為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為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俗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盛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為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嘗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啟二年偽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為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撏撮其鬚髮頃刻都盡獄具刑於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騶殷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

凡棄屍道左為仇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峰（出妖亂志）

### 又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術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金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咒遂絕駢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先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祓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谿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馬皆云上帝遣來為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以此寓止亟告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得志後謂為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妝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師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為迎仙樓其斤斧之費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鐍儼然以至灰燼

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雨顧揖空中謂見麾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略無愧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兵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型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嵬岫拂眉清韋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誇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石於宣城及至揚子縣用之一夜遣人密以鍵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緯如故因令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偽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眾竟自壞墉而進常與巫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常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更為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齏粉矣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為此戲手足生疏然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豕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鬬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先生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饒失其名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駢曰夜來因巡警至后土廟前見無限陰兵其中一人曰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將兵數百萬於此界遊奕幸王無慮他寇之侵軼也言畢而沒麾妖聞之大喜悅貺以金帛遣之未久奏薛六合縣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長三尺五寸時久雨初霽夜印於后土廟殿後栢林中及江陽縣前其跡如較力之狀明日用之謂駢曰夜來有神人鬬於夫人廟中用之夜遣陰兵逐之已過江矣不爾廣陵幾為洪濤駢駭然遂以黃金二十斤以餉用之後駢有所愛馬死圉人懼得罪求救於用之用之乃又見駢曰隋將陳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東杲仁許以無馬令公大烏（駢良馬名）且望一借頃刻廄吏報云大烏黑汗發駢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斃初蕭勝納財於用之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為鹽城者不為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用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坐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當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殽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為鶴大如小駟鞴轡中設機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當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然嚴齋醮飛煉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諸竟無其驗（出妖亂志）

## 董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陰縣老人偽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於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聞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日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天命早以歸我我所為大矣乃贍老人百縑仍免其征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墠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於雨中有碧紙朱文其文又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命與董氏又有王守真者俗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想續官屬及設兵仗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為也妖偽之際卷由百藝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兔子上金狀讖我也我卯生來年歲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袞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境內改偽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言曰云云詞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卿道得許

多言語歷行胅頭疼也。（嫁上人所製天雖精熟故有此言）時人聞皆大笑之。（出會稽錄）

## 卷二百九十一　神一

### 龍門山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門。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闇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色犬。行吠於前。禹計行十餘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人面。禹因與之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於此圖之側。禹問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孔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以授禹。簡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神。則羲皇之身也。（出拾遺錄）

###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為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出博物志）

### 四海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且進熱粥以祛寒。粥皆畢。師尚父曰。客可見矣。可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等皆稱。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授命。顧勑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也。（出太公金匱）

### 延娟

周昭王二十年。東甌貢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娛。俱辨麗詞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遊江漢。與二女俱溺。故江漢之間。至今思之。乃立祠於江上。後十年。人每見二女擁王泛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之。以沉於水中。或結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祇之祠。（出拾遺錄）

---

### 齊桓公

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怪焉。管仲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出莊子）

### 又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尺而立。人則具。右祛衣走馬前。以問管仲。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余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走前導也。祛衣。前有水也。右祛。示從右涉也。至如言。（出管仲子）

### 晉文公

晉文公出。有大蛇如拱。當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夢天使殺蛇。謂曰。蛇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之。蛇則臭矣。（出博物志）

### 鄭繆公

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方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厚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明。曰。予為句芒也。（出墨子）

### 晉平公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太山而歸。其逢君於澮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瑣語）

### 齊景公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公恐。謂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湯與伊尹。為言其狀。湯皙容多髭鬚。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恐。乃散軍不伐宋。（出物異志）

### 妒女廟

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妒女泉。有神廟。泉瀵水深沉。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妒女者。介子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人取仙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出朝野僉載）

### 伍子胥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鮧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

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祀焉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出錢塘志）

### 屈原

屈原以五月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恆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及五色絲皆汨羅水之遺風（出續齊諧記）

### 李冰

李冰為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為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彊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為牛今江神必亦為牛矣我以太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鬬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為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設有鬬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圮雖甚秋潦亦不移適有石牛在廟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為龍復與龍鬬於灌口猶以白練為誌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溢峽傷數十郡唯西蜀無害（出成都記）

### 土羊神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為土堆使者驚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享不絕（出隴州圖經）

### 梅姑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瘞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出法苑珠林）

###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出處傳云時有神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腳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出三齊要略）

### 觀亭江神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中宿縣民至洛及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即是也但扣藤自有應者乃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出南越志）

### 宛若

漢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痛悼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為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為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出漢武故事）

### 竹王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有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遂雄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常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牁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經）

### 劉向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辭說繁廣。向乃裂裳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教焉。乃出懷中所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法律。元朔中。公孫洪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客車騎。覺而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座。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跪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繼公一人。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嫗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自比干以下。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為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鈎也。（出三輔決錄）

# 卷二百九十二　神二

## 欒侯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鮓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祀以鮓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眾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出列異傳）

## 陽起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時疾瘧。於社中得書一卷。譴劾百鬼法。為日南太守。母至廁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來出。變形如奴。送書京朝。發落返。作使當千人之力。有與忿恚者。聖卿遣神夜往。趣其牀頭。持兩手。張目正赤。吐舌拄地。其人怖幾死。（出幽明錄）

## 歐明

廬陵邑子歐明者。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過輒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見大道之上有數吏皆著黑衣。乘車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過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車載明。須臾見有府舍。門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禮。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獨求

如願耳。去果以綃帛贈之。明不受。但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願使隨明去。如願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將如願歸。所須輒得之。數年成富人。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正月歲朝。雞初一鳴。呼如願。如願不即起。明大怒。欲撾之。如願乃走於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足以偃人。如願乃於此逃得去。明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搖糞使出。久無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撾汝。今世人歲朝。雞鳴時。輒往搖糞。云使人富。（出博異錄）

## 李高

王莽時。漢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廟。遺其書刀。遣小吏李高還取之。見刀在廟牀上。有一人著大冠絳袍。謂高曰。勿道我。吾當祐汝。後仕至郡守。年六十餘。忽道見廟神。言畢而此刀刺高心下。須臾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 黃原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墻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棊。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婿也。一人留。一人入閤。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為君婦。既暮。引原入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晏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軿車。髣髴若飛。（出法苑珠林）

## 賈遂

賈遂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柏樹。有人竊來所伐。始投斧刃。乃著於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賈遂碑）

## 李憲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黃鳥十數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繡衣

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為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為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袁術劉表相攻龍舒之民皆流去唯憲里不被兵（出搜神記）

##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為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為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為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沉女於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度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出搜神記）

## 洛子淵

後魏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見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處來傍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曰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東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出洛陽伽藍記）

## 陳虞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音悽慽杜氏常夢鬼子母遑遽涕泗云凶人將來婢先與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將剝奪畢加取影像焚剉而去也（出異苑）

## 黃翻

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書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嗤視之皆無病而死（出博物志）

## 陽雍

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兄弟六人以傭賃為業公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歿葬禮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大道峻坂下為居晨夜輦水將給行旅兼補履屩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為狂僻然聞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諸陽其後也（出孝德傳）

## 錢祐

會稽餘姚人錢祐夜出屋後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時至一官府見一人憑几坐形貌壯偉侍從四十人謂曰吾欲使汝知數術之法留十五日晝夜語諸要術祐受法畢使人送出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乃死（出異苑）

## 徐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繿縷常於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遲迴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當為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妹勸勵彊出未至舫先令於別室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縉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牀端夜無酬接之禮女然後發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罵遂懊嘆卒（出幽明錄）

## 丁氏婦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為婦言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卻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

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知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慙感當有以相謝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媿燥濕不至何敢當謝翁還西岸見兩少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置岸上翁遂棄荻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為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咸以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記）

##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儛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出異苑）

太平廣記第二十三冊終

---

太平廣記第二十四冊

卷二百九十三　神三

宋　李　昉編

## 度朔君

袁紹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為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為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為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人士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閒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井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胡潤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犬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太祖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衰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出搜神記）

## 蔣子文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撻無度常自謂青骨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啟祐孫氏宜為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俄而有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廟堂轉號鍾山為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為琅琊內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

刀插著船。扶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竊。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為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為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為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膾。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為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祠。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行狀甚壯。著鎧持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求食。食遂至數斗。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出搜神記。幽明錄。志怪等書）

### 葛祚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怪。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為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匈匈有人聲。往視。槎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沉覆之患。衡陽人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為移也。（出幽明怪錄）

### 虞道施

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徑來上車。云令寄載十數里耳。道施試視此人。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悉是毛。異於始時。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別語道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贈銀鐸一雙而滅。（出異苑）

### 顧邵

顧邵為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閤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讐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忽忽。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閤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恒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出志怪）

### 陳氏女

烏場陳氏有女。著屐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為神。今便長去。唯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睇乃沒。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樹下也。（出異苑）

### 王表

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出吳志）

### 石人神

石人神。在豐城縣南。其石狀似人形。先在羅山下水中。流潦不沒。後有人於水邊浣

衣。掛著左臂。天忽大雨。雷電霹靂。石人臂折。走入山岭。時人異之。共立為祠。每有靈驗。號曰石人神。（出豫章古今記）

## 聖姑

吳興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聖姑祠廟在焉。吳志曰。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殺之。自死至今向七百歲。而顏貌如生。儼然側臥。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月一日。沐浴為除爪甲。每日粧飾之。其形質柔弱。只如寢者。蓋得道歟。（出紀聞）

## 陳敏

陳敏。孫皓之世。為江夏太守。自建業述職。聞宮亭廟神靈。枉帆過之。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枝。限既滿。作杖。插竹為幹。以銀度之。尋徵為散騎常侍。還到江口。後宮亭送杖訖。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度銀杖見與。使投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從流而北。其疾如飛。還到敏船前。徘佪不去。敏懼取之。遣小吏到廟遜謝。小吏既發。驚風卒至。湯浪滔天。敏舟傾。唯小吏四人獨在。（出神鬼傳）

## 費長房

費長房能使鬼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長房敕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也。（出列異傳）

##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側。忽於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太山府君召。班驚愕。逡巡未荅。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閤拜謁。主為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為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何緣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慇懃。臨別。謂班曰。感君遠為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太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啟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遣報。班語訖。如厠。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謫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為明府所識。可為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死生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太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啟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為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而食之耳。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出搜神記）

## 張誠之

吳縣張誠之。夜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誠。誠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誠如言。為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出續齊諧記）

# 卷二百九十四　神四

## 王祐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為別賀。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欵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為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篤疾。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千人。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歔欷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為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為。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不。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為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為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為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著。出入辟惡災。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忽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

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出搜神記）

### 溫嶠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溫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湓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衆。又見羣小兒兩兩為偶。乘軺車駕以黃羊。睢盱可惡。溫即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出志怪）

### 戴文諶

沛國戴文諶居陽城山。有神降妻焉。諶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見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枚從。有雲覆之。遂不見。（出搜神記）

### 黃石公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尅山石為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烹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記）

### 袁雙

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也。真為桓宣武誅。便失所在。靈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常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邱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為雙之神為是物憑也。（出異苑）

### 商康

烏程下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為名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嘗往開之。風雨晦暝。乃止。（出異苑）

### 賈充

賈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之。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勖。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勖亦略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年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其後孫謐死於鍾下。賈後服鴆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晉書）

### 王文度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出法苑珠林）

### 徐長

吳興徐長。夙與鮑靚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術。先請徐宜有約。誓以不仕。於是授籙。以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性。才識日異。州鄉翕然美談。欲用為州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云。君違向誓。不復相為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乃還籙。遂退。（出世說）

### 陳緒

新城縣民陳緒家。晉永和中。旦聞扣門。自通云。陳都尉。便有車馬聲。不見形。迎進呼主人共語曰。我應來此。當權住君家。相為致福。令緒施設牀帳於齋中。或人詣之。齋持酒禮求願。所言皆驗。每進酒食。令人跪拜授閤裏。不得開視。復有一身疑是狐狸之類。因跪急把取此物。都還牀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為扣頭謝。良久意解。自後衆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出幽明錄）

### 白道猷

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峰特高。可三百餘丈。晉泰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於此山。山神屢遣狼怪。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云。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遺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恨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出述異記）

### 高雅之

晉太元中。高衡為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耀照室。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晨已來還。後雅之父子為桓玄所誅。（出幽明錄）

羅根生

豫章有廬松村。郡人羅根生來此村。側墾荒種瓜果。園中有一神壇。瓜始引蔓。忽見壇上有一新板。墨書云。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審是神教。願更朱書賜報。明早往看。向板猶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謝而去也。（出述異記）

沈縱

餘姚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五百許。前車輻馬鞭。加道鹵簿如二千石。遥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是闘山王。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後入山。得一玉枕。從此如意。（出幽明錄）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瘥。遂為立祠山下。戴氏為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記）

孫盛

衡山白槎廟。古老相傳。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禱之靈無不應。晉孫盛臨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聞鼓角之聲。不知所止。開皇九年廢。今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記）

湛滿

須江縣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於此。故有三石峰之異。有湛滿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亂。不得歸。滿乃使祝宗言於三石之靈。能致其子。靡愛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邊。見三少年。使閉目伏車欄中。閒去如疾風。俄頃從空中墮。恍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覺是家園中。（出十道記）

竺曇遂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落沙門。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許。便卒。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甚思之。其伴慧覲便為作唄。訖。猶唱贊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出續搜神記）

武曾

侯官縣常有閤下神。歲終。諸吏殺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斷之。經一年。曾遷作建威參軍。當去。神夜來問曾。何以不還食。辭色極忿。甚相譴責。諸吏便於道中買牛共謝之。此神乃去。（出幽明錄）

晉孝武帝

晉孝武帝殿北窗下見一人。著白袷黃練單衣。自稱華林園水池中神。名曰淋涔君。帝取佩刀擲之。空過無礙。神忿曰。當令君知之。少時而暴崩。（出幽明錄）

蘭啟之

蘭啟之家在南鄉。有擣補廟。啟之有女名僧。因忽氣而寤云。擣補君遣婢迎僧坐斗帳中。仍陳盛筵。以金銀為俎案。五色玉為杯椀。與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出述異記）

王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貧賤。曾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猛隨去。行不覺遠。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啟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價。遣人送猛出。既顧視。乃嵩山也。（出中興書）

封驅之

始興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羅十囊。中悉是餅銀。採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悶。晉大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盤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覺視則奴死。銀在矣。（出水經）

卷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晉王僧虔東政。使從事宗寶統作長沙城。忽見一傳教官語曰。君何敢壞吾宮室。司命官相誅尋時宗寶乃墜馬。其夜。僧虔夢一貴人來通。寤從鮮盛。語僧虔曰。吾是長沙王吳君。此所居之處。公何意苦我。若為我速料理。當位至三公。僧虔於是立廟。自後祈禱無不應。（出湘中記）

陳悝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於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

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懼。夜夢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籠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懼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矣。（出洽聞記）

---

## 宮亭廟

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標姓字。則是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即為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真形。神云。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為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去。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出幽明錄）

---

##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舍衛城值主不稱。大長者子輒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有一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眾皆駭笑。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云。當詣會稽畢對。過廬山訪知識。遂過廣州。見年少尚在。徑投其家。與說昔事。大欣喜。便隨至會稽。過嵇山廟。呼神共語。廟神蟒形。身長數丈。淚出。世高向之語。蟒便去。世高亦還船。有一少年上船。長跪前受呪願。因遂不見。廣州客曰。向少年即廟神。得離惡形矣。云廟神即是宿長者子。後廟祝聞有臭氣。見大蟒死。廟從此神歇。前至會稽。入市門。值有相打者。誤中世高頭。即卒。廣州客遂事佛精進。（出幽明錄）

---

## 曲阿神

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還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豬。因不覺忽在床下。追者至。覓不見。群吏悉見入門。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因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豬之異。而亦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變。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遂奪取劫。銜以去。（出神鬼傳）

---

## 謝奐

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鳥常產育其上。大元中。謝慶彈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曰。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出異苑）

---

## 李滔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為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吏李滔。以義熙中遭事在都。婦自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為願。未至富陽。有魚跳落婦前。剖腹還得所願釵。夫事尋散。（出異苑）

---

## 樹伯道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為吏。得假將歸。於汝南灣覓載。見一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猶聞有聲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還。（出異苑）

---

## 侯褚

郯縣西鄉有楊郎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譙郡樓無隴詣褚。共至祠舍。燒神坐器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聲。云。汝故不還楊明府扇耶。言畢。迴騎如去。隴遂得瘧病而死。（出異苑）

---

## 盧循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逆謀。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眾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艫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異記）

---

## 陳臣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許。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遥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出搜神記）

---

## 張舒

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云。汝可殺。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出異苑）

---

## 蕭惠明

宋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曾為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未幾。惠明

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殞（出異苑）

### 柳積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巾夕聞窗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揄莢語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視之皆漢古錢計得百二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出獨異志）

### 趙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為東宮侍講宅在清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墻南北嘗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謌詠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薦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悞恍惚盡忘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遞相詶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別文昭答琉璃盞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女並是同宿者（出八朝窮怪錄）

### 河伯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云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遂絲布單衣紗及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出幽明錄）

### 邵敬伯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社林南燕太上時有部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齊伯吾今須過長白幸君為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社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黿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陽雜俎）

### 吳興人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大火發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出酉陽雜俎）

### 劉子卿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為養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上其大如鷰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詠

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敘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宜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共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晚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即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子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婿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鍾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子卿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傃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即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

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並壁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出八朝窮怪錄）

卷二百九十六　神六

## 太室神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賓神像。長數寸。乍見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許移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性苟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遷都洛陽。唯得四十年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 黃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為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宮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豬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既薄。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同侶並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宮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梁下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豬酒。遁回家。教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鏁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鏁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娣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為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教放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鬚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慮復常。送至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蹤。前後所取人。遍問其家。並符合焉。髀為戟所傷。創瘢尚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出述異記）

## 龔雙

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龔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龔雙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出漢沔記）

## 蕭總

蕭總字彥先。南齊太祖族兄瓌之子。總少為太祖以文學見重。時太祖已為宋丞相。謂總曰。汝聰明智敏。為官不必資。待我功成。必薦汝為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總曰。若讖之言。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鈐其口。吾專於心未忘汝也。總率性本異。不與下於己者交。自建業歸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後。四方多亂。因遊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心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遇此。未曾見邀。今幸良辰。有同宿契。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啼。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山數步。迴顧宿處。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鄴。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常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為中書舍人。初總為治書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出八朝窮怪錄）

## 蕭嶽

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嶽。自毘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貌皆絕世。以橘擲嶽懷中。嶽心異之。乃問其姓名。云葛氏。嶽因請舟中。命酒與歡宴。及曉請去。嶽甚悵然。嶽登舟望之。見廟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嶽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廟中。見東壁上畫第三座之女。細觀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云。東海姑之神。（出八朝窮怪錄）

## 尒朱兆

後魏孝莊帝既誅尒朱榮。榮子兆。自汾州率騎攻洛。師自河梁西涉。掩襲京邑。先是河邊有一人。夢神謂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波津令。當為縮水脈。及兆至。見一人自言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插導。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京。弒莊帝。（出北史）

## 將帝神

梁早甚詔於將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載荻焚廟并其神影爾日開朗將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蓋須臾驟雨臺中宮殿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誠信遂深自踐祚比未曾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時魏將楊大眼來寇鍾離將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暴漲六七尺遂大克魏軍神之力也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皆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出南史）

## 臨汝侯猷

宗室臨汝侯猷為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禱必應後為益州刺史時江陵人齊狗兒反眾十餘萬攻州城猷兵糧已盡人有二心乃遙禱請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騎絡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騎語父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仍請飲田父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兒焉及猷卒謚曰靈與神交故也（出南史）

## 陰子春

梁陰子春為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坐棟上有一蛇役夫不擒入於海水爾後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所居今既無託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醪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君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為南青州刺史（出南史）

## 蘇嶺廟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山習氏記云習郁常為侍中從光武幸黎邱郁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郭重產記云雙石鹿自立如闕採伐人常過其下或有時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初有蜂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迴其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幘黃布褲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出襄陽記）

## 盧元明

北齊盧元明聘於梁其妻乘車送於河濱忽聞水有香氣異常顧見水神湧出波中牛乃驚奔曳車入河其妻溺死兄子卜往尚幼與同載投下獲免（出北史）

## 董慎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刑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為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平疑獄須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印甚分明後署曰倨慎謂使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諱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納慎其中負之出兗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慎兩目慎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諾揖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洩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慎也便令寫出扶去目泥賜青縑衫魚須笏豹皮靴文甚斑駁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閬州司馬令狐實等六人寘無間獄承天曹符以實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遞減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為罪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餘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慝然慎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當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儁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頃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為我辭即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令狐實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翥後申薄訴且異罪疑儻開遞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錄獄仍錄狀申天曹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懲罰府君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為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無所聞審通訴曰乞更為判申不允即甘當再罰府君曰君為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為生偽喪真太古以前人猶至樸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敢進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實等也請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曰再省所

申甚為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實程翥等並正法置處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擘之為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東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欻如寤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辛審通數日額覺癢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為雞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稱鄰後方知倨乃鄰字也（出玄怪錄）

### 李靖

衛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出國史補）

---

## 卷二百九十七　神七

### 丹邱子

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君乎願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為神授寧用弭耶隋氏無聞前代繼周而興事踰晉魏雖偷安天位平定南土蓋為君驅除天將有所啟耳神堯陰喜其言因訪世故翁曰公積德入門又貴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邱子之後帝曰丹邱為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屬唯此二人然丹邱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儻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為其佐神堯曰先生安在曰隱居鄠杜間帝遂袖劍詣焉帝之來雖將不利於丹邱然而道德玄遠貌若冰壺覩其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於苫宇之下先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熾於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夙叶冥徵謂鍾末運竊知先生之道亦將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雄雌於鋒鏑衒智力於權詐苟脩德不競僕懼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民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葉唐虞之揖讓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膃雛夏蟲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以天下之廣豈一心一慮所能周哉余視前代之理亂在輔佐得其人耳皆非伊周皋夔之徒秦漢以還皆喋喋備材不足數漢祖得蕭張而不盡其用可為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堯舜之位固蔑視伊皋稷一言可以致昌運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眾卒殄彊吳後去越相齊於齊不足稱矣豈智於越而愚於齊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既自有數時之善否豈人力所為且非吾之知也訖不對帝知其不可挹也悵望而還武德初密遣太宗鄠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出陸氏神告錄）

###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旙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為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塚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即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遂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為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彊今有偏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兵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迴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眾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迴張公及其眾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出瀟湘錄）

### 辥延陀

突厥沙多彌可汗貞觀年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辥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返太宗命將擊之其眾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為迴紇所殺族類殆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 睦仁蒨

唐睦仁蒨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神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

仁倩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騎馬呼仁倩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仁倩即拜之問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為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倩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以北總為臨湖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泰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泰山是以數來至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倩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倩行有事則令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如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為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倩於家教文本仁倩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倩既告文本文本既為具饌備設珍羞仁倩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倩見景與兩客來至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倩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倩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金塗大錫作金以紙為絹物最為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倩遇病不因困篤而不起月餘問仁倩遇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泰山為問消息而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為泰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倩問計將安出景曰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為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為泰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啟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句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倩憂懼病愈篤景謂仁倩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徃泰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倩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徃泰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居徃自當見之仁倩以告文本文本為具行裝數日又告仁倩曰文書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錢為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倩情

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為虛實答曰皆實仁倩曰即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為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為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仁倩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倩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倩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倩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為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倩曰鬼有死乎曰然仁倩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倩問曰道家章醮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為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泰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為無益也仁倩又問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仁倩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倩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徃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比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雖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為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為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為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出冥報錄）

## 兗州人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泰山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現形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遊賦詩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曰向見兄垂顧故來仰謁又曰承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在途有災不復須去也張不從執別而去行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決杖數十其賊髀膊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迥淩空侍衛嚴峻有同王者張既入四郎

云須參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經十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見府君絕偉依戰懼不敢仰視判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遊深為善道宜停一二日讌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奏樂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三宿張至明旦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眾官人前荷枷而立張還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去下陛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諸云乃須夾此案於眾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家與四郎涕泣而別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怪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妻忽起即坐驤然笑曰為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人說之云爾（出冥報錄）

卷二百九十八　神八

## 柳智感

唐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為長舉縣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蘇說云始忽為冥官所追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見謂感曰今有一官闕故枉君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可權判錄事智感許諾謝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為第六其廳事是長官人坐三間各有牀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坐處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羣吏將文書簿帳來取智感署於案上退立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遽公但遙以按中事答智感省讀如人間者於是為判句文有頃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諸判官曰君既權判不宜食此感從之日暮吏送智感歸家蘇而方曉自歸家中日暝吏復來迎至彼旦故知幽顯晝夜相反矣於是夜判冥曹晝臨縣職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廁於堂西見一婦女年三十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何人答曰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吏吏曰官攝來有所案問且以證其夫事智感因謂婦人曰感長舉縣令也夫人若被勘問幸自分疏無為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曰誠不願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牽可無逼迫之慮婦人許之既而還州先問司倉婦有疾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智感以所見告之說其衣服形貌且勸令作福司倉走歸家見婦在機中織無患也不甚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死司倉始懼而作福禳之又興州官二人考滿當赴京選謂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問小錄事曰名簿並封在右函中檢之二日方可得後日乃具告二人二人至京選吏部擬官皆與報不同州官聞之以語智感後問小錄事覆檢簿云定如所檢不錯也既而選人過門下門下審退之吏部重送名果是名簿檢報者於是眾咸信服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死時日月報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權判三年其部吏來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戶授正官以代公不復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鳳遣人往隆州審為其司戶已卒問其死日即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絕州司遣智感領囚送至鳳州界因四人皆逃智感憂懼捕捉不獲夜宿傳舍忽見其故部吏來告曰囚盡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感即請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來拒抗智感格之殺一囚三囚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祿卿柳亨說之亨為邛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之然御史裴同節亦云見數人說如此（出冥報錄）

## 李播

高祖將封東嶽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問華山道士李播為奏玉京天帝播淳風之父也因遣僕射劉仁軌至華山問播封禪事播云待問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謁庭下禮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府君對曰合封後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時仁軌在播側立見府君屢顧之播又呼迴曰此是唐宰相不識府君無宜見怪既出謂仁軌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錄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迴處分耳仁軌惶汗久之播曰處分了當無苦也其後帝遂封禪（出廣異記）

## 狄仁傑

高宗時狄仁傑為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略盡至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傑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傑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敕牒仁傑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云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毀之其後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御後有一蠻神云被焚舍常欲報復仁傑問事竟如何鬼云侍御方須台輔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為久之其神還嶺南矣（出廣異記）

## 王萬徹

武太后暮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萬徹使視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久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噀水。四向而呪。有頃曰。皇帝至。徹乃廷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皇帝佐陛下。母臨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見推戴。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訴冤得申耳。何止後宮。將不利於汝君。太后及左右了了聞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宮。以幽崩。（出廣異記）

## 大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下。有哭聲甚哀。生即下馬察之。見一艷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詞賦為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室荑與處萋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態之韶華兮。蒙長靄以為幃。醉融光兮眇眇瀰瀰。遠千里兮涵煙眉。晨陶陶兮暮熙熙。無蛘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醻遊顏兮倡蔓卉。縠流倩電兮髮隨旎。生居貧。汜人嘗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酬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為綵樓。高百餘尺。其上帷帳欄籠。盡飾帷囊。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顰悲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往。（出異聞集）

## 趙州參軍妻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款關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氏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

---

泰山三郎所為。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粧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粧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速粧。已緣眷戀故人。尚且悲淚。有頃聞人款門云。是上利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即遣還。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須臾又聞款門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懼色。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氏獲存。三使送還至堂上。見身臥牀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遂活。（出廣異記）

# 卷二百九十九　神九

## 韋安道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畫袴褲。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傘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主人。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為靜路。久之漸明。見其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墻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官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敘語於庭。延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衣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

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重樂。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若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徹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禕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南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為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儀。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翠瑤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儐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去。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才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既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為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閽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坐。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紈蓋十數箱。為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閽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求。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為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其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遲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以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一異術。制錄天地諸

---

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中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為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攫噴毒。聲如雷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為物所撲。有呦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鋩角呼忿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真怪懼不知其所為計。又具以事告崇儼。崇儼曰。前所為法。是太乙符籙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效。請更賾之。因制壇醮之籙。使徵八紘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為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試自見而賾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答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為物所擊。奄然仆倒。稱罪請命。目皆鼻口流血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為。其妻因謂真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為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因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為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為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真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人之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而已。又召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於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為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若無壽。某當在某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使官至三品。為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為與之錢五

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此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為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訣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並遺以金玉珠寶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為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秘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出異聞錄）

---

卷三百　神十

## 杜鵬舉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舉時尉濟源縣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親賓將具小殮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通明彊毅曰公算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溫翌日徐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召遂相引徽安門出門隙容寸過之尚寬直北上邙山可十餘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者令入鵬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廨墻宇宏壯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按後命鵬舉前旁有一狗人語云誤姓名同非此官也咨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為杜鵬舉殺今請理冤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敕使將馬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退旁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脕所證既畢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姓韋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力祈錢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亦囑云焚時願以物藉之幸不著地兼呼韋鼎某即可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牓曰皇籍餘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宰相也因引詣杜氏籍書載云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具述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更欲周覽韋鼎云既不住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吏云某苦饑不逢此便無因得出願許別去冀求一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舉遂西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於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為相王府官忻聞此說墻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綵雲竝衣仙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帝衣裙帶狀似剪破一如鴈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近可丈餘相王後凡有十九日纍纍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臾有綵騎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門閉間過之亦如去時容易為犀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牀上躍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尚分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韋鼎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豈敢忘德尋求韋鼎適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風雅靈通鬼神敕宮人妃主數十同其妝服令視執爐者鵬舉進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其公主云方熨龍衣忽為火迸驚忙之中不覺爇帶倉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欷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云及睿宗踐祚陰□□□啟聖期於化元定成命於幽數後果為安州都督（出進士蕭時和作傳）

## 又

一說鵬舉得釋復入一院問簾下者為誰曰魏元忠也有頃敬揮入下馬眾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著枷韋溫宗楚客趙履溫等著鏁李嶠露頭散腰立聞元忠等云今年大計會果至六月誅逆韋宗趙韋等竝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 河東縣尉妻

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朝趨府來歸王妝梳向畢焚香閑坐忽見黃門數人御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辭不獲於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府別揮淚而行死於堦側俄而綵雲捧車浮空冉冉遂滅李自州還既不見妻撫屍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少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驚折拜謁求見術護其人坐牀上覓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未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爭當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十竭力贈遺人大笑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門不見王氏既悟云初至華山

見王王甚悅列供帳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繾綣邇爾杯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畢會暮又一人乘赤雲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出廣異記）

## 三衛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云白雲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為獄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若能為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召左右廣侯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說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無賤與人也

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遙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為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鏁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爾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復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故來謝恩便見青蓋犢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眄迨不可識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鬭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爾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於君今將五百兵於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為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即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洛乃以錢與鼓者隨鼓車出關因得無慮（出廣異記）

## 李湜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嶽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接歡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爾自爾七年每至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靈帳璚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清泠香風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敘離異則涕零論新歡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為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既悟形貌流浹輒病十來日而後可有術者見湜云君有邪氣為書一符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罵云酷無行何以帶符為小夫人姓蕭恩義特深涕泣相顧誡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出廣異記）

## 葉淨能

開元初玄宗以皇后無子乃令葉淨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問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無子跡甚分明（出廣異記）

## 王昌齡

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令

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於廟及草履至於夫人題詩云青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滾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在履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並將往昌齡至前程求錯刀子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出博異志）

## 張嘉祐

開元中張嘉祐為相州刺史使宅舊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迴祐家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設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觀之見一女子嘉祐問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見使君陳論嘉祐曰敬當以領有頃而至容服魁岸視瞻高遠先致敬於嘉祐祐延坐問之曰生為賢人死為明鬼胡為宵窜幽瞑恐動兒女遂令此州前後號為凶闕何為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殫楊堅篡奪我祖周之臣子寧忍社稷崩殞所以欲全臣節首倡大義冀乎匡復宇宙以存太祖之業韋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舉反受楊堅銜勒為其所用以一州之衆當天下累益之師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助尋而失守

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別不可欲白於人悉皆懼死無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顧盼若沉骸儻得不棄幽魅有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嘉祐許諾他日出其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為廟歲時禱祀焉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啟白神必有應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為常也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其西不過河陽橋（出廣異記）

## 卷三百一　神十一

###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為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綵囊以為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麤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即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

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從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著青袿襡珠翠璀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饌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蕖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罍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為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為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為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深誠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箏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為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既為詩人感悅之譏又玷楚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徹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徧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為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小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治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並資僕馬家遂贍給仍為起宅於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廣異記）

###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祈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腳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輒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

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即敕灑掃視事數日空中忽聞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為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夜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敕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出廣異記）

### 張安

玄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於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玄為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啟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玄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夫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禀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禀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

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又那無死後之靈耶。況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為生。死之日。不以死為死。其生也。既異於眾。其死也。亦異於眾。生於今日。闡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使後人倣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出瀟湘錄）

##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薄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幙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抉幕見己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薄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有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顧謂嶽神可即放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於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入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為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歎叙

畢。問其故。此是神嶽所為。誠可留也。為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再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店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云。天配為己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大神五六人。持斧杵。至王庭。徒眾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為嘉福迴換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出廣異記）

## 食羊人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門。馬首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之。其人大懼。遂不復食。（出紀聞）

## 王畯

王畯氣皃雄壯。有龍虎之狀。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人吏畏而義之。畯卒從。信安王禕于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畯領兵為前軍討賊。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為畯墳增封域。降使享祭。優其子孫。玄宗從之。（出談賓錄）

## 卷三百二　神十二

##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道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遂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衛極眾。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墻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姆。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眾。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姆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姆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姆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若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閻（古反）劉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

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閹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趺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白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遥望黑風自上衝下。烟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啟。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為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迴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為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案來。敘於廡下。發視

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為割我一腳。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腳。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腳。將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為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吏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恭此。遲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旁斜路百步以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漿。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趁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欻欻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為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為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因為僧曰。恂言其神焉數日而卒。恂因為市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五色白。自詣幢環遶數日。而殞困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為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出通幽記）

## 衛庭訓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為事。凡飲皆敬酬之。恒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酬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恩。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為弟。神遂拜庭訓為兄。為設酒食歌舞。既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徧率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召之。庭訓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即愈如故。兒女忻忭。令亦喜。奉錢留宴飲。自爾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窟。何若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

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才為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為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為判官。遂卒於是夕。（出集異記）

##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問何來。答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於使君。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峰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也。（出廣異記）

##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入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羣婢大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畢。召之。言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茵。及他寢玩之具。極世奢侈。為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為駙馬。出入器服。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鬱為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為之娶婦。某甚愕怪。有此語。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為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其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恒入廢宅。恐為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遍。某後復適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君素貧士。我相接舉。今為貴人。此亦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間。以我不能為殺君主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父訣。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即日出城。某問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出廣異記）

## 王僴

王僴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關西。憩槐樹下。為傳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僴曰。為所宣傳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後騎載僴。僴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便置僴別院。誡云。慎無私視。便爾入內。僴獨坐。聞棒杖楚痛之聲。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為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拷擊。僴悲愁佇立。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僴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即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僴不得已。騎狐而馳。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也。僴本身自魂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僴命開棺。其妻已活。謂僴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悅。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王郎歸。失音已十餘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出廣異記）

# 卷三百三　神十三

## 韓光祚

桃林令韓光祚。携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廟門。而愛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三郎愛汝妾。既請且免。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召金工。為妾鑄金為觀世音菩薩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適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錢一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豬將烹之。工愍焉。盡以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即蘇曰。已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其門。不得入。有豪豬大如馬。銜其騎。所向顛仆。車騎卻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豬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益信內教。（出紀聞）

## 宣州司戶

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衛甲仗嚴肅。司戶既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司戶自陳無罪。枉見錄。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司戶曰。鄙人淺陋。實未識。府君曰。吾即晉宣城內史桓彝也。為是神管郡耳。司戶既蘇言之。（出紀聞）

## 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檝。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近。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為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即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蜀。中諸望神祇。還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默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為其備。明歲南狩。圓懸卒無闕矣。（出集異記）

## 鄭仁鈞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博學多聞。有文風。洛陽上東門外有別墅。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楊國忠之子。時表弟因時疾喪明。眉睫覆目。毶毶然。又白髮際當鼻準中分。至於頷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熱如火。而色赤。姑與弟皆哀憐之。不知其何疾也。時洛中有鄭生者。號為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經

洛陽知鄭生有術。乃召與俱行。及洪同入洛陽。鄭生在後。至上東門。道素知仁鈞莊居在路旁。乃詣之。未入里門。而鄭生遽稱死罪。或言合死。詞色慑懼。仁鈞問之。鄭生無他言。唯云合死。仁鈞固詰之。鄭生曰。某纔過此。不安。飢渴。知吾宗在此。遂為不速之客。豈知殊不合來此。是合死於今日也。仁鈞曰。吾與姑及弟在。更無異人。何畏懼如此。鄭生股慄愈懼。仁鈞初以無目表弟不之比數。忽念疾狀冷熱之異。安知鄭生不屬意於此乎。乃具語表弟之狀。鄭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謁之亦死。不謁亦死。禮須謁也。遂書刺曰。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時仁鈞弟與表弟堂上擲錢為戲。仁鈞即於門屏呼引鄭生。讀其刺通之。鄭生遽入。再拜謝罪而出。表弟再顧。長吁颯然。如有怒者。仁鈞為謝曰。彼不知弟在此。故來顧。貰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為兄恕之。復詰之再三。終不復言。姑聞之。召於屏內。誘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終不肯述其由。後數年。忽謂母曰。促理行裝。此地當有兵至。兩京皆亂離。且挈我入城。投楊氏姊。句三二百千。旬日便謀東歸江淮避亂也。此時楊氏百口。皆當誅滅。唯姊與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異之。乃入京。館於楊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於女。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及見其狀貌益異之。密白其夫。以啟其

父國忠。怒曰。姻親須錢。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終無一錢與之。其女告母曰。盡箱篋所有。庶可得辦。何以彊吾舅。時母子止楊氏已四五日矣。表弟從之曰。無過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萬。與母去。臨別。表弟謂其姊曰。別與我一短後之袍。其姊以紫綾加絮為短褐與之而別。明年。祿山叛。駕至馬嵬。軍士盡滅楊氏。無少長皆死。其姊聞亂。竄於旅舍後。潛匿草中得脫。及兵去之後。出於路隅。見楊氏一家。枕藉而死於亂屍中。得乳兒。青衣已失一臂。猶能言。姊問我兒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覆之。其姊遽往視之。則其兒尚寐。於是乃抱之東走。姊初走之次。忽顧見一老嫗蹣跚而來曰。楊新婦緩行。我欲汝偕隱。姊問為誰。曰。昔日門下賣履嫗也。兵散後。能出及得兒者。皆此老嫗導引保護。全於草莽。是無目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滅族之家。獨漏此二人哉。（出戎幕閒談）

## 季廣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廣琛少時曾遊河西。憩於旅舍。晝寢。夢見雲車從者數十人。從空而下。稱是女郎姊妹二人來詣。廣琛初甚忻悅。及覺。開目竊見髣髴猶在。琛疑是妖。於腰下取劍及之。神乃罵曰。久好相就。能忍惡心。遂去。廣琛說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將謝前日之過。神終不悅也。於是琛乃題詩壁上。壁上墨不成字。後夕。又夢女郎神來。尤怒曰。終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出廣異記）

## 劉可大

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入京。出東都。途遇少年。狀如貴公子。服色華侈。持彈弓而行。賓從甚偉。初與可大相狎。數日同行。至華陰。云有莊在縣東。相邀往。隨至莊所。室宇宏壯。下客於廳。入室良久。可大竊於中門窺覷。見一貴人在內廳理事。庭中囚徒甚眾。多受拷掠。其聲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懼欲去。初少年將入。謂可大慎無私視。恐有相累。及出曰。適已咨白。何爾負約。然以此不能復諱。家君是華山神。相與故人。終令有益。可無懼也。須臾下食。顧從者引取人間食與劉秀才。食至。相對各飽。兼致酒。敘歡。無所不至。可大求檢己簿。當何進達。今年身事復何如。回視黃衫吏為檢。有頃。吏云。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歷官七政。可大苦求當年。吏云。當年只得一政縣尉。相為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為改。吏去屢回。怏怏惜其減祿。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後竟以此失職。明年辭去。至京及第。數年。拜滎陽縣尉而終。（出廣異記）

## 奴蒼璧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見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急喚蒼璧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捲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剸割事。殿前東西立仗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偽為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當時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奏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

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兒下。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來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出瀟湘錄）

### 南纘

唐廣漢守南纘。常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其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君豈不誤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憩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謂崔生曰。君爲陽道錄事。我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至廳。與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詞訟獄囚。崔生大驚。請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案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迴。崔妻問犯何罪至此。青袍曰。寄家同州。應同州亡人。皆在此廳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流半日。請回。青衣命胥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云。病七八日。冥然無所知。神識生人。纔得一日。崔生計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出玄怪錄）

###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而義。見人不平。必手及之。見人饑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終南山。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霽月朗。風恬。慨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饑寒。而衣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頗不足信。言訖。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謂常曰。爾何爲此言。常按劍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化。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之饑寒。爾能授此術乎。常曰。我聞此乃是神仙之術。空有名。未之覩也。徒聞秦始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祇爲千載譏誚耳。神人曰。昔秦皇漢武帝王也。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化。真有之乎。神人曰。爾勿疑。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儻偶

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金若以水銀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純陽之氣合即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秘。勿授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彼不以饑寒爲念。濟人之外無奢逸。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乏絕。（出瀟湘錄）

## 卷三百四　神十四

### 開業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曳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而沒。閽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即具以夢白於寺僧。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於京兆。京兆以聞肅宗。命中使驗之如其言。（出宣室志）

### 女媧神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携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以爲狂。上令潛視舉止。婦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涌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是其神也。（出酉陽雜俎）

###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璹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會稽。其奴病死。數日復活。云地下見吏。吏曰。汝誰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見召汝郎作五道將軍。因爲着力得免。回路中多見旌旗隊仗。奴問爲何所。答曰。迎王將軍爾。既還數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見車騎繽紛。隊仗無數。問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廣異記）

### 暢璀

暢璀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北相衛間一宰。居常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懼。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

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為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即且守之若其終無即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為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即負深恩不隱即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明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數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即詰之曰當今主者為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即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鄰宰果來與暢俱詣州李集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藩尉皆是貴子弟今長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寒賤以明法出身幸因鄰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為歡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詞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為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俛首拘愁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得窺邏者禍及其身堂上設一榻置案筆硯紙七八副其夕窣入之令暢躬自扃鐍天明持爺相逐於此暢拂旦東間啟戶見之喜色被面而出遂賀暢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即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為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為某事貶也徵為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出戎幕閒談）

### 喬龜年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歷中每為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為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為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為親乃為己也龜年驚悟慙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者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馳驅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出瀟湘錄）

### 張光晟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為潼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感暑馳驅心不平過嶽祠遂脫衣買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誠告祀訖因極飲大醉晝寢於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光晟迫促甚急即入一府署嚴邃異常導者云張光晟到拜跪訖遂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冷汗獨怪之後頻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已至開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涇卒迴戈耳無所統正應大掠而過如今有主禍未可知朱泚久在涇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儻收涇卒扶持則難制矣計其倉遑

未暇此謀請公能相逐徑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即奔馬詣泚曰人主出京公為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涇卒已集其門矣光晟自將逃去因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麖之陣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為徵矣（出集異記）

### 淮南軍卒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候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趙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衛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婿在蜀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為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死今為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徑為我去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未晚也即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食飲憂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

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兎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有訴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為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耳趙即以錢貯懷中輙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紙錢耳即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啟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為金天王所迫為親今我妻在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即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遣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為我使遣汝為裨將無懼即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徑歸淮南而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之且久明日晨起詰於賓僚即命釋趙署為裨將元和中猶在（出宣室志）

### 元載張謂

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曛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為其所害二人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群盜當疾去無有害於貴人群盜相目而驚遂馳去二人因偕賀吾向者以殍死為憂今日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出宣室志）

### 潁陽里正

潁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村至少婦祠醉因繫馬臥祠門下久之欲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其聲甚厲俄聞中問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覓一人行雨門外云舉家往岳廟作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下臥者亦得門外人云此過客那得使他若不免遂呼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如駱駝其人抱某上駝背以一瓶授之誡云但正抱瓶無令傾側其物遂行瓶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時天久旱下視見其居處恐雨不足因竊傾瓶然雨既畢所由放還至廟門見己屍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馬還家以傾瓶之故其宅為水所漂人家盡死某自此發狂數月亦卒（出廣異記）

---

## 卷三百五　神十五

### 王法智

桐廬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歷中忽聞神作大人語聲法智之父問此言非聖賢乎曰然我姓滕名傳胤本京兆萬年人宅在崇賢坊本與法智有因緣與酬對深得物理前後州縣甚重之桐廬縣令鄭鋒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對言語深有士風鋒聽之不倦每見詞人談經誦詩歡言終日常有客僧詣法智乞丐者神與交言贈詩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長懷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氣衝蓋誰能久坐賞蓮花又曾為詩贈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餘自歎無大故君子莫相疎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與左衛兵曹徐晃龍泉令崔向丹陽縣丞李從訓邑人韓謂蘇脩集於鋒宅會法智至令召滕傳胤久之方至與晃等酬獻數百言因謂諸賢請人各誦一章誦畢眾求其詩然便誦二首云浦口潮來初淼漫蓮舟搖颺採花難春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又云眾人莫厮笑又誦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自云此作亦頗蹀躞又囑法智弟與鋒獻酬數百言乃去（出廣異記）

###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大曆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中愈自會稽至龍邱會宗人述為令佐時止令廳數日夕復與客李舉明燈而坐忽見衣緋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趨謁庭下佐時問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驅使佐時曰己在哀制如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義縣令竇堪舉君佐時云堪不相知何以見舉答云恩命已行難以辭絕須臾堪至禮謁如平人坐謂佐時曰王求一子聟兼令取甲族所以奉舉亦由緣業使然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車騎雲合佐時下階迎拜見女容姿服御心頗悅之堪謂佐時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宜數辭以致王怒佐時知終不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從二百餘人祇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詣佐時佐時且說始末云的以不活為求一頓食述

為致盛饌佐時食雉臛忽云不見碗呵左右何以收糞仆於食案便卒其妻鄭氏在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時靈語云王女已別嫁但遣我送妻還言甚悽愴也（出廣異記）

## 韋皐

韋皐初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府與賓朋從遊且攄其忿延賞愈惡之謂皐曰幕僚無非時奇延賞尚敬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輕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今厭賤如此不知歡然度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節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強安為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時有女巫在焉見皐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為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遽言於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矣奈何假託巫妖以相調乎皐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婿延致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眾奔朱泚道遇泚使以偽詔除皐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皐受其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詐雲光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皐鳳翔節度皐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及駕還宮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出續玄怪錄）

## 竇參

竇參常為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竇至即欲除毀有日矣夢神謂已曰欲毀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當為相然幸且相存自知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頗與神交焉其神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室之內圍以簾幕竇入之後左右聞二人笑語聲竇為柳州別駕官舍有空院竇因閑之俄聞有呼聲三四尋之則無人竇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兩日內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竇假言處置訖坐待使不數日王人遽至果有後命（出戎幕閑談）

---

## 李伯禽

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場界有蔡侍郎廟伯禽因謁廟顧見廟中神女數人中有美麗者因戲言曰娶婦得如此足矣遂瀝酒祝語之後數日正晝視事忽聞門外有車騎聲伯禽驚起良久具服迎於門乃折旋而入人吏驚愕莫知其由乃命酒殽久之祇叙而去後乃語蔡侍郎來明日又來傍人並不之見伯禽迎於門庭言叙云幸蒙見錄得事高門再拜而坐竟夕飲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許蔡侍郎論親治家事別親黨數日而卒（出通幽記）

## 蕭復弟

蕭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遊衡湘維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攜琴蕭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風耶曰素善此因請撫之尤妙絕遂盡傳其法飲酒數盃問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歸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風有女子雙鬟挈一小竹籠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報也蕭問何來此曰採果耳去頃却迴曰娘子召君蕭久在船頗思閒行遂許之俄有蒼頭棹畫舸至蕭登之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上前拜美人曰無怪相迎知君善南風某亦素愛久不習理忘其半願得傳受生遂為奏美人亦命取琴蕭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問生授於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狀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傳與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為司徒已千年別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數碗生辭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彈琴之所明日尋之都不見矣（出逸史）

## 李納

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隕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卻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此三郎子七郎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擁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斲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為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為此行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跼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腳噬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猶在殿陛謂祐曰要見新使耶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濶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

噭而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栝。悄然嚴靜。乃廌奠而迴。見納。納呼入卧內。問王祐。祐但以廌奠畢。擲撈蒲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嗔吾足。於是舉足。乃祐所嗔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為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挍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為臣之辜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笑言也（出集異記）

## 崔汾

澧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之。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色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擊門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歘有二人。長纔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趍出。俄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人。捽拽批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遂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鉤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固訝仙官無狀而至。似非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亡兄以帛抹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吻。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尤負此苦。（出酉陽雜俎）

## 辛秘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旁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對即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俱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門。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驚異。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帊複

贈辛。常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為渭南尉。始婚裴氏。泊裴生日。會親賓客。忽憶乞兒之言。解帊複結。得幅紙。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日。妻尚未生。（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第二十四册終

太平廣記第二十五册

卷三百六　神十六

宋　李昉編

## 袁生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當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於逆旅氏忽有一白衣夫來謁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常職軍伍間今則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迥出於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祈君平生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之懼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將禍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禍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圮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為風日所侵鑠且日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抔土耳今我訴於子子以為可則言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既有廟又何不可也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為我重建祠宇以時奠祀則真幸之甚矣願無忘袁生諾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屏去其吏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袁生曰謹奉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今訊之

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車吏獨入廟中見其屋宇摧毀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謂袁生曰君不忘前約今日乃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偕行廟中見階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數人立其旁袁生問曰此何為者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有殃故吾縶之一歲矣每旦夕則鞭捶之從此旬餘當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縶於此乎神曰以生魄縶之則其人自沉疾亦安能知吾之為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建廟可疾圖之袁生曰不敢忘既歸將計其工然貧甚無以為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縶道成師之魄當沉疾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之吾今假以他語俾建其廟宇又安有疑乎於是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成師者臥疾一歲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則一身盡痛袁生曰師疾如是且近於死矣然我能愈之師能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緡貨為事哉袁生即紿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魂具桎梏縶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縶於此吾憐師之苦因告其神何為縶生人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捨其罪吾故告師疾將愈宜修赤水神廟也無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偽語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因召門弟子告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君謂我曰師之病赤水神所為也疾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祐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鍤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病果愈乎吾之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計修赤水神廟也不然且懼為禍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則雩之以澤潦淫則禜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為害於人焉可不去之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扑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路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流亦我報仇耳袁生即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為罪我神曰道成師福盛甚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衰故我得以報言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 冉遂

冉遂者齊人也父邑宰遂婚長山趙王女遂既喪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復輕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人皆携劍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為夫可乎趙氏應聲曰君若暫為我夫我亦懷君恩也錦衣遂下馬入林內既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為明神善保愛之趙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兒髮赤面青遍身赤毛僅長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殺之趙氏曰此兒託體於君又何妖或是異人何殺之耶必殺反為害若何遂懼而止趙氏藏之密室及七歲其兒忽長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鳥飛下兒走出躍上鳥背飛去其母朝夕哭之經數月兒自外來擐金甲佩劍彎弓引兵士可千餘人至門直入拜母曰我是遊察使者予幸託身於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報我今日後時一來拜覲待我微答母恩即不來矣趙氏曰兒自為何神也兒曰母慎勿言我已補東方擒惡將軍東方之地不遵明祇擾為惡者我皆得以誅之趙氏取酒炙以飼之乃謂兒我無多酒炙不可以及將士兒笑曰母但以一盃酒灑空中即兵士皆飲酒也母從之見空中酒下如雨兵士盡仰面而飲之兒乃遽止曰少飲臨別謂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遙告我

當立至言訖上馬如風雨而去後一年趙氏父亡趙氏往葬之其父家每夜有鬼兵可千餘圍其宅有神扣門言曰我要為祠宇爾家翁見來投我爾當速去不然皆殺之趙氏忽思兒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兒引兵士千餘至令一使詰之神人茫然收兵為隊自縛於兒前兒呵責盡殺其衆謂母曰此非神也是強鬼耳生為史朝義將戰亡之後無所歸自收戰亡兵引之來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適聞言家翁已在我左右爾試問之其兒令擒神人問之曰爾所謀事我盡知之不須言也但何以無故追趙玉耶今在何處其神泣告曰望將軍哀念生為一將不能自立功而死於陣前死後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圖今日有犯斧鉞若或將軍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効死節又問曰趙玉何在神曰寄在鄭大夫塚內兒乃立命於塚內取趙玉至趙玉尋蘇趙氏切勸兒恕神之罪兒乃釋縛命於部內為小將乃辭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當頻出迹於人間不復來矣母善自愛又如風雨而去遂後絕然不至矣（出奇事記）

###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為女婿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圃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圃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圃人固請耽因告之圃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去佩金者及期而至圃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圃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恕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圃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圃人於大沙鑼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鑼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唯言死罪更無他詞圃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圃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脩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即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他處言訖而去（出聞奇錄）

###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牀榻者累年曉夜不堪痛楚佩即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長樂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彥伯聲勢重造次不可一見佩日往祈請焉半年餘乃許於門佩期某日平旦

是日亭午不來佩候望於門心搖目斷日既漸晚佩益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覩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來請問之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既被顧問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伯所能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得如此請以身為僕隸相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瘳遂引婦人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一家歡躍競持所有金帛以遺婦人婦人曰此猶未也當要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且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為天師再生未知何階上答全德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侍太夫人左右則可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為天師奴今反得為丈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粧奩中取藥一刀圭以和進母母入口積年諸苦釋然頓平即具六禮納為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即終固辭拒唯乘舊馬從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踪跡初且欲順適其意不能究尋後既多時頗以為異一日伺其將出佩即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不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殽瀝酒祭地即見婦人下馬就接而飲之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即變為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地巫者隨指其處曰此可以為穴事畢即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歸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異為之奈何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僮傳語佩曰妾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為君婦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為夫婦今既見疑便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孝恭李諮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長須在京城中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終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長為妻九郎一家皆為地仙矣盧佩第九也（出河東記）

卷三百七　神十七

### 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聿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馬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垣古埏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晝寢堂之東軒忽

驚寤見二黃衣吏謂韋曰府司呂郎韋自謂官罷無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韋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洎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無會正衙之東街南北三巨門對啟吏導入北門止韋屏外入云追沈韋到良久廳上讀狀付司責問韋惶懼而逃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幙韋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貴人寢書案後韋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韋曰子為何者韋即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韋驚惑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韋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尚能記念紫衣喜曰試為我言韋念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紫衣大悅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韋因送拜呼紫衣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韋吾之外孫也爾可致吾意於秋局希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韋謝辭而出吏伺韋於門笑謂韋曰生曹之德其可忘乎因引韋而南韋大以酒食錢帛許之忽若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夢致奠二吏於野外韋亦無恙又五日韋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冤訴不已須得郎為證韋即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破論理候郎對辯韋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罪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鑰氣歷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韋曰銀鑰稱郎指教辭甚切郎宜自往韋又勤求特希一為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潛遯慎不得洩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韋乃密擇提馬乘夜獨遯韋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及出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懼貽嚴君之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啟莊夫至云前後火發北原之牛坊已為煨燼矣韋終免焉（出集異記）

## 党國清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駘廟在汾水旁元和中王鍔鎮河東時有里民党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謂國清曰臺駘神召汝隨之而去出都門行二十里至臺駘神廟廟門外有吏卒數十被甲執兵羅列左右國清恐悸不敢進使者曰子無懼已而入謁見有兵士百餘人傳導甚嚴既再拜臺駘神召國清升階曰吾廟宇隳漏風日飄撼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濕且弱為吾塞其罅隙無使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塗登廟盡補其漏既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門西北

而去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俄見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辟者數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馬儀狀魁偉殿後者最衆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食於李氏之門今夕故先謁吾君於廟耳國清與使者俱入城門忽覺目眥微慘以手援之悸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几上有屋壞泄雨之跡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聞道西村墅中有簫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國清訊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嘗為衛將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於鴈門郡鴈門有磨笄山神存古嘗禱其廟願得生還近者以赦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所佑於是醮之果與國清夢同也（出河東記）

## 太原小吏

王鍔鎮太原嘗一日亭午之際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懼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鍔薨時元和中也（出宣室志）

## 村人陳翁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亦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叱陳翁者因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擐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佩光彩華煥鞭馬疾馳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語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於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為乎且有厲鬼在君邑中故邑中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皆愈（出宣室記）

## 樂坤

樂坤舊名冲累舉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罷舉東歸至華陰夜禱嶽廟以卜進退之計中夜忽夢一青綬人檢簿書來報云來年有樂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樂冲也冲遂改為坤來年如其說春明後經嶽祈謝又祝官位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出雲溪友議）

## 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牓碑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

毗陵人也大父子隱吳書有傳誅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廓為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鷙獸余數年之內勦殺猛虎不可勝數生獸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懷恩為余立廟自冀漢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為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為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乃書版實於廟中慶使雨濆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出集異記）

### 崔澤

王鍔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常避暑於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峨冠廣袖自堂之前軒而降立於階所厲聲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見澤懼而且惡命家僮逼之已亡見矣是夕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許後月餘卒於郡（出宣室志）

### 韓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卧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不踣見王神人曰威粹骨絶國世與韓氏為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為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出宣室志）

###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當為司空范希朝從事於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為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倚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而至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為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為常衛將聞鄆與無為弟子法真善常為鄆語之（出宣室志）

### 樊宗訓

硤石縣西有聖女神祠縣令韋謀與前縣令樊宗訓遊焉宗訓性疎復不以神鬼為意以鞭劃其墻壁抉剔其衣袂言笑慢褻歸數日邑中有狂僧忽突入縣門大呼曰縣令當持法奈何放縱惡人遣凌轢恐權謀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餘謀小女病召巫者視之曰聖女傳語長官土地神靈盡望長官庇護豈有放人侵凌前者遣

阿師白於長官又不見喻韋君曰惡人是誰即與捕捉曰前縣令樊宗訓又已發無可奈何以後幸長官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即應愈韋君謝之令人焚香灑掃邑人皆加敬畏其女數日即愈（出述異記）

### 裴度

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為相機務繁冗乃致遺忘心恒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之與語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為太原節度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公廉貞將軍遣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階下東向奠酒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出逸史）

### 張仲殷

戶部郎中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明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藪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遠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以充一飯之費仲殷等敬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看射否明日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復至其所老人還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敬之約行三十餘里至一大莊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謁之狀出曰姊知君來此明日往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為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不多類人或似通老變易又如猿玃之狀其所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見其母動匕箸倏忽而畢久視之斂坐如故既而食物皆盡老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牀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卧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牀下曰敬服又命摘頭上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

也乃按次射之發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强弱皆費力也數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卻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藝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雖童子婦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除服偶遊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也善射者必趫度通臂故母類於猿馬（出原化記）

### 凌華

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骨狀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捨吏當為上將軍華為吏酷暴每有縲絏者必扼喉搥心以取賄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將死見黃衫吏齎印而前宣云牒奉處分以華昔日曾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缺行敗其成功誦官闈扉伺其修省既述所履太乖乃心玉枕凝然委于庸賤念茲貴骨須有所歸今鎮海軍討逆諸臣合為上將骨未圓實難壯威稜宜易之以得人免塊然而妄處付司追凌華擊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優恤於是黃衫吏引入有綠冠裳者隔簾語曰今日之來德之不修也見小吏而失禄稱為君子惜焉命左右取鉗槌俄頃有紫衣豹袖執斤斧者三人綠裳賜華酒五盃昏然而醉唯聞琢其腦聲絶而華醉醒復止華于西階以聽命移時有宣言曰亡貴之人理宜稗補量延半紀仍賚十千宣訖綠裳延華升階語曰吾漢朝隱屠釣之人也蓋求全身微規小則之人之後貴受此官位卑職猥殊不快志足下莫歎失矣枝末此事稍大小獨一人命酒與華對酌別飲數盃冥然無所知既醒兒然在廢牀之上捫其腦而骨已亡其儕流賙助凡十千焉後十五年而卒（出集異記）

## 卷三百八　神十八

### 李回

唐故相李回少時常久疾兄輒召巫覡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撤巫欲徹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兩翅衆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頳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出宣室志）

### 李序

元和四年壽州霍丘縣有李六郎自稱神人御史大夫李序與人言不見其形有王

筠者為之役至霍丘月餘賃宅住更無餘物惟几案繩牀而已有人請事者皆投狀王筠鋪於案側文字溫潤須臾滿紙能書字體分明休咎皆應時河南長孫郢為鎮過使初不之信及見實時與來往先是官宅後院空寬夜後或梟鳴狐叫小大為畏乃命李六郎與疏理遂云諾每行似風雨竇竇之聲須臾聞笞捶之聲遣之云更不得來自後是院遂安時御史大夫李湘為州牧侍御史張宗本為副史歲餘宗本行縣先知有李序之異而不信乃長孫郢召之須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於牧守備紙筆而請序曰接對諸公便書可乎張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筆俄而忽失一管旋見文字滿紙後云御史大夫李序頓首宗本心服歸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來數日云是五嶽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蘄州某於陰道管此郡亦飲酒語聲如女人言詞切要兒暢笑詠常作笑巫詩曰魍魎何曾見頭旋即下神圖他衫子段詐道大王嗔如此極多亦不全記後云暫往蘄州看舍弟到蘄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與長孫郢近婺州人皆請休咎於李序其批判處猶存（出博異志）

### 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至長未嘗暫忘也元和二年春臥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乃速為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紿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從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於其叢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何在也十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無丈夫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須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計其年限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復來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李復者從母夫楊曙為中牟圍戶於三異鄉偏聞其事就召榮母問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乎（出續玄怪錄）

### 劉元迥

劉元迥者狡妄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又巧以鬼道惑衆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思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迥遂以此衒于師古師古異

之面試其能。或十鍱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迴貴成其奸。不虞後害。乃曰。雖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為食器可以避毒。以為斂用。可以辟邪。師古太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為我化十斤。將備奇所急之器也。元迴本衒此術。規師古錢帛。逡巡則謀遁去。為師古縻之。尊令燒金。其數極廣。元迴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必遂者。須假神祇之加。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迴則曰。泰嶽天齊王。玄宗東封。因以沉香刻製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軀而致。或恐卒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固當獲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為燒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為其首。豈冥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為。仍命元迴就嶽廟而易焉。元迴乃以鉛錫雜類。鎔其外而置之。懷其真金以歸。為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廚徑詣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蹈空而立。大詬曰。我五嶽之神。是何賊盜。殘我質儀。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及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帛。皆為黃石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聳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沉醉者。數日。師古則令晝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迴之奸。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即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之。元迴辭窮。戮之於市。（出集異記）

## 鄭翦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主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禍在不測。翦惶遽使修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奏之。帝至宮朝獻畢。赴南郊。於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遂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於實井之上。名曰聖瑞感應紀。仍賜鄭翦緋衣。（出唐統紀）

##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

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移艤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後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黯見澥之所為。不覺懍然。亦皆聆聽如有所覩。澥即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就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為。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鞭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出河東記）

## 馬總

馬總為天平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衙人程居在旁。總憑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慼。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徐起。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總召元封屏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有所詣。嚴邃崇閎。王者之居不若也。為人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由。然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因辭退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為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總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將祐增其年以悅其意也。（出集異記）

## 崔龜從

崔龜從。長慶三年。以大理評事從事河中府。一夕。夢與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見室內有人當陽。儀從甚盛。又一人側坐。容飾略同。皆隆準盱目。搦管視狀。若決事者。因疾趨右階。拜唯而退。行及西廟。視廡下牖間。文簿堆積於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問之。此當是陰府。某願知祿壽幾何。吏應曰。二人後且皆為此州刺史。無勞閱簿也。及出門。又見同時從事。席地而摴蒱。歸寤。大異之。髣髴在目。唯所與同行者。夢中顧之。其姓名是常所交遊。及覺。遂忘其人。明日入公府。話於同舍。皆以為吉解曰。君夢得君。而又見摴蒱者。滿也。君後當如二天公節臨蒲州矣。爾後每入祠廟。輒思所夢。嘗虔謁河瀆。及為華州。拜西嶽廟宇。神像皆非夢中所見。開成中。自戶部侍郎出為宣州。去前夢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實州人所嚴奉。每歲無貴賤。必一祠焉。其他祈禱報謝無虛日。以故廉使輒備禮祠謁。龜從時病。至秋乃愈。因

謁廟及門。怳然屏上有畫人抱案而鞠躬。乃夢中之吏也。入廟所經歷無非昔夢。唯無同行者。歸以告妻子。明年七月。龜從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瘵大劇。因自診前夢。以為吏所告者。吾其終於此乎。因心禱之。既寐。又夢晨起視事如常時。將就便室。及側門。有家吏姚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傳語。聞之心悸而毛豎。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斧趨而入。視其狀魁岸。面黝而加赤。不類人色。紫衣。駭剿。乃敬亭廟中階下土偶人也。未及語。龜從厲聲言曰。我年得幾許。遂應曰。得六十幾。夢中記其言。及覺。遂忘其奇載。意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終歟。遲明。自為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兒姪將酒牢廟中以禱。先是疾作。醫言疾由寒而發。服熱藥輒劇。遂求醫於浙西醫沈中。遂乘驛而至。既切脈。直言公之疾熱過而氣壅。當以陽治之。藥劑以甘草犀角為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間。經月而良已。自以為必神之助。又自為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廟之壞隳。加置土偶人。寫垣墉之畫繪皆新之。大設樂以享神。自舉襟袖以舞。始長慶感夢之時。絕不為五木之戲。及至江南。方與從事復為之。龜從後入相。罷為少保。歸洛。大中七年卒。（出龜從自敘）

卷三百九　神十九

### 蔣琛

霅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常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余且之網。俾免刳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貯懇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龜鼉魚鱉。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蹙波為城。遏浪為地。闢三門。垣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十。東西馳來。乃噓氣為樓臺。為瓊宮珠殿。為歌筵舞席。為座榻裀褥。頃刻畢備。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銜耀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覿。五紀於茲。雖魚雁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衷腸愁煞。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

唱曰。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敘暄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為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候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久。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於江濆。春秋設薄祀。為村醪所困。遂為江公驅來。唐突厥筵。益增慙懷。於是揖讓入門。既即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軿闐車馬聲。則有綠衣玄冠者。氣貌甚偉。騶殿亦百餘。既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偃僂而進。方即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蹤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獵其盃盤。湘江之孤魂。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吾聞穿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剸洪鐘之劍。不剸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於五湖之上。輝煥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侍。何今日戲謔於綺席。恃意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剸腐肉於几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酹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沉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河源兮塞泉脈。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甕抱石抉眼之徒歟。對曰。然。屈曰。余得朋矣。於是朱紘雅張。清管徐奏。酹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淅淅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凝蒼煙。虯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沉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血兮徒漣漣。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喙。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為之慘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薄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盃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疊浪。恨珠貝又

輕於鴻毛。又不見潮來津亭維一艓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為水府之腥臊。湘王持盃。霅溪神歌曰。山勢縈廻水脉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疑。幾人經此泣江蘺。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曰。浪闊波澄秋氣涼。沉沉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几席。觥飛白玉灩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並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熗熗。夜接朝雲宴渚宮。鳳管清吹淒極浦。朱絃閒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慙無輔佐功。雲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盃。右擊盤。朗朗作歌曰。旼穹寒以降瑞兮。患山難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珷玞之爭輝。當侯門之四闢兮。燦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刳石以為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孑孑於空舉兮。靡羣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蘺秋。日晚晚兮。川雲收。棹四起兮。悲風幽。羈魂汨沒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潤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

貧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儕。當鼎尺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卮瓊斝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誚余持杯以淹留。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侶。靈鼉振鼙鼓。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瀆王。諒予衣俗人。無能振績綱。分辭皆亂世。樂躲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滄浪侶。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銜盃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壟。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步頗蹶兮吾道遘凶。處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鬱之心。胸當靈境之良宴兮。謬搏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霅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風勃興。玄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頃之無所見。曙色既分。巨黿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出集異記）

##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塗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為捷飛。言駿奔之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口。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黙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訪。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氏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愛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

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戰聾慓立。惕伏戰悚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齊獰毒。為戚施之顏。財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嗚而去。四郎顧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為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為所主有限。法不

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蕭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衮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廻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遜。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讌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不為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擲。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穀穀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惛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若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即命遵言歸。明日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出博異記）

## 卷三百一十　神二十

###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袁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

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磬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璫。楹楣煥爛。若布金鈿。異香氳氳。滿其庭戶。俄有二女搴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篦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盌。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於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無頗覩貴主華豔動人。顛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忽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嫋。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私其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為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為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婿。遂止月餘。懽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婿。須歸人間。昨夢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為時人所怪。南康又遠。況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頗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無使陰人。此藏筭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即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

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出傳奇）

### 王鑄

天興丞王鑄寶曆中嘗遊隴州道憩於大樹下解鞍藉地而寢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見紫衣乘車從數騎敕左右曰屈王丞來引鑄至則帳幄陳設已具與鑄坐語良久鑄不知所呼每承言即排徊陶恭紫衣覺之乃曰某漂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謂爲王耳鑄曰未諭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爲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重任洎始皇帝宴駕某爲摩小所御橫被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功害民配守吳嶽當時吳山有嶽號衆咸謂某爲王其後嶽職却歸於華山某罰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無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跡所稀寂寞頗甚又緣已被虛名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鑄曰某名跡幽沉質性孱弱幸蒙一顧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緣奉慕願展風儀何幸遽垂厚意誠有事則又如何鑄曰幸甚恬曰久聞散思有以効用如今士馬處處有主不可奪他權柄此後三年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必奉託者可致紙錢萬張某以此籍手方

諧矣鑄許諾而寤流汗霡霂乃市紙萬張以焚之及大和四年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溫造誅其亂黨八百人（出河東記）

### 馬朝

馬朝者天平軍步卒也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詔鄆師討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與賊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鄆餽食適至軍中會戰有期朝年老啟其將曰長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來日之行乞請自代主將許之及戰鄆師小北而士俊連中重瘡仆於鬭場夜久得蘇忽有傳呼語言頗類將吏十數人者且無燭士俊窺之不見但聞案據簿書稱點名姓俄次士俊則呼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訖遂過及遠猶聞其檢閱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歸四更方至營門營吏納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謂其已死及見驚喜即洗瘡敷藥乃曰汝可飲少酒粥以求寢也即出汲水時營中士馬極衆每三二百人則同一井井乃周圓百步皆爲隧道漸以及泉蓋使衆人得以環汲也時朝以罌缶汲水引重之際泥滑顛仆於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貫其反久而士俊懼其未迴告於同幕者及到則已絕矣士俊旬日乃愈（出河東記）

### 郗元位

河東衙將郗元位者大和初常奉使京輦行至沙苑窖口暮見一人長丈餘衣紫佩金容狀豐偉御白馬其馬亦高丈餘導從近十輩形狀非常執弧矢自南來元位甚驚異立馬避之神人忽舉鞭西指若有所見其導從輩俱隨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無覩及迴視之皆不見矣元位痒然汗發髀戰心慄不覺墮馬因病熱肩輿以歸旬餘方愈時河東連帥司空李愿卒（出宣室志）

### 夏陽趙尉

馮翊之屬縣夏陽據大河縣東有池館當太行中條烟靄嵐霏皆旦在望又有瀵水穴其南泉水清澈亭綫無隱太和中有趙生者尉於夏陽嘗一夕雨霽趙生與友數輩聯步望月於瀵泉之上忽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趙生方驚其人忽迴望水濱若有所懼遂入水惟露其首有頃亦沒趙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數十步有神祠表其門曰瀵水神趙生因入廟見神坐之左右搏埴爲偶人被綠袍者視其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趙生曰此瀵壤也尚能惑衆非怪而何將用劃其廟有縣吏曰此神廟且能以風雨助生植苟若毀其屋適足爲邑人之患於是不果隳（出宣室志）

### 盧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爲褻黷語俄被疾肩舁以歸色悸而戰身汗如瀋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捽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視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蒲之人咸異其事（出宣室志）

###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辨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翦强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纔寢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

臣常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云劉媼。而注云烏老。及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聞之於師。載之於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於胷襟爾。漢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請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方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遲目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其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間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髮者摑之。一摑。惘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出纂異記）

## 張生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乃排闥聳轡爭進。因而馬蹶。頃之。馬斃。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簷廡下。曰。捨此無所詣矣。遂止。初夜方寢。見絳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書。帝曰。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曰。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尚仁義。設禮樂而施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著書七千二百章。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曰。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傾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答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詞。憮然歎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矣。朕捨天下千八百二十載。暴秦竊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圖。蒙蔽羣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相及。鄰於詼諧。嘗聞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之美曰。無為而治。乃載於典。則云賓四門。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

徧羣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夫如是。與無為之道遠矣。今又聞號泣於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鼓琴以歌之。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歌訖。鼓琴為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出纂異記）

## 卷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 蕭曠

太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於雙美亭。時月明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即甄皇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為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為洛神賦。託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為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洛水之上。敘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不典。易其題。乃不繆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謂曠曰。妾為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瀏亮。為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疏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為遮須國王。曠曰。何為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即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於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詰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吾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耳。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為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為蛤。野雞入水為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於泉。信其下搜劍不獲。乃妄言為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俱合。終不說為龍。任劍之靈異。且人之鼓鑄鍛煉。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

能為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為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木。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負重引遠。故為馬醫。愈其疾者萬有匹。上帝降鑒。化其疾於龍。唇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耳。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則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於洞穴。鱗甲間聚其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坼生樹。至於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腪。若未凝結。如物在恍惚。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於芥子之內。隨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墮。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洩露。恐為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冥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雞鳴。神女乃留詩曰。玉肌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烟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佩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疋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養真。妻當為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覩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嶽。友人當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出傳記）

## 史遂

會昌中。小黃門史遂因疾退於家。一日。忽召所親。自言初得疾時。見一黃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錄君二魂對事。留一魂主身。不覺隨去。出通化門。東南入荒徑。渡灞滻。陟藍田山。上山約行數十里。忽見一騎執黑旛云。太一登殿已久。罪人畢錄。爾何遲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門。直北至一宮。宮門守衛甚嚴。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蕭屏間有一吏自內出。曰。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蒼山主錄大夫侍者。始則恭恪。中間懈怠。謫官黃門。冀其省悟。今大夫復位。侍者宜還付所司准法

---

遂領就一院。見一人白鬚鬢。紫衣。左右十數列侍。拜訖仰視。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為翰林小吏。因問曰。少傅何為至此。白怡然曰。侍者憶前事耶。俄如睡覺。神氣頓如舊。諸黃門聞其疾愈。競訪之。是夕。居易薨於洛中。臨終謂所親曰。昔自蓬萊與帝（謂武宗也）有閻浮之因。帝於閻浮為麟德之別。言畢而逝。人莫曉也。較其日月。當捐館之時。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補錄）

## 田布

唐相崔鉉鎮淮南。盧耽罷浙西。張鐸罷常州。俱經維揚謁鉉。鉉因暇日與二客方弈。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使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鉉甚異之。復曰。頗驗與他巫異。請改舍於都候之廨。鉉趣召巫者至。乃與神迭拜曰。謝相公。鉉曰。何謝。神答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鉉矍然曰。異哉。鉉為相日。夏州節度奏銀州刺史田緘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怒曰。贓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赤其族。翌日。鉉從容言於上曰。緘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覲。奉吏員。布亦成父之命。繼以忠孝伏劍而死。今若行法。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鉉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而見焉。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為愚婦人所使乎。神曰。布當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恥償之。鉉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錢。神乃辭去。因言事不驗。（梁楫手拱作傳）

##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里。前之導從復迴。乃徐行隨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嶽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健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健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遂引相見。甚喜。遂延嶽神至。立語。促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勅侍者。祇侍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襤褸。生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散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

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姪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若得南山牆神祇。即粗免饑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歸。謂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牆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數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賀。牆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吏有五百縑相酬。須臾牆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歘如夢覺。出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迴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惟崔生莊獨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出錄異記）

## 張偃

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視事之聲。嗢喝甚厲。須臾聞喚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村。為赤狸虎所食。偃聞之甚懼。候庭下靜。遂於門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來。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金天曰。與二大獸食而代偃。虎曰。寃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檢虎簿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為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張偃過所食時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村王存射殺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脯。親往廟謝之。（出聞奇錄）

##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於東閣學孤林法。淫其親表婦女。事發繫獄。每日供其飯食。悉是孤林法神為致之。獄吏怪而謂其神曰。神既靈異。何不為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遠害。方便濟人。既違戒誓。宜犯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慇懃。以酬香火之功。竟皆殺之。（出錄異記）

##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騋。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水濱痛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為。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昔為城守。方聞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鉤縉。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為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為非據。曲終乃寤。（出甘澤謠）

# 卷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 楚州人

近楚泗之間。有人寄妻及奴婢數人於村落。客遊數年。一日歸至村中。長少相率攜酒訪之。延入共飲。酒酣甚樂。村人唯吹笛為樂神曲。殆欲徹曙。忽前舞者為著神。下語云。大王欲與主人相見。合與主人論親情。此子大驚。呵責曰。神道無欺。我且無兒女與汝為親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可速粧梳。少頃即來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為舞者村人醉言無識。少頃即天明。忽聞門外馬嘶鳴。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見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長丈餘。首出牆頭喚曰。娘子可發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於室中仆倒而卒。（出原化記）

## 陷河神

陷河神者。嶲州嶲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為一小蛇。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哎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媼不言。其後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畜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為巨湫。渺瀰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為陷河縣。曰蛇為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憩於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於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於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

廟出十餘里列伏迎駕白霧之中髣髴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迴賜贈珍玩人莫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出王氏見聞）

## 蹇宗儒

黔南軍校姓蹇者不記其初名性鯁直貧而樂所居鄰宣父廟家每食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蹇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媿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若乃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賚復多數年卒官（出南楚新聞）

## 滑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棊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來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請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除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某非棊客天帝命我取公棊耳滑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出北夢瑣言）

## 柳晦

柳晦河東人少有文學始以陰補咸通末官至拾遺因上疏不納乃去官隱於終南山一日入城訪故友於宣陽里忽遇一人求食晦與之此人但三歎而已晦怪而問之答曰吾陰府掌事者家君設食深愧於心君自此三年當為相言訖不見晦未之信也及黃巢犯闕求能檄者或薦晦巢乃馳騎迎之逼使為檄檄達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棄遺何訕謗之甚耶賊平議不赦巢命晦為中書舍人尋授偽相（出瀟錄記傳）

##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於嶺外侍從北歸舟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火不續山甫少有才思因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為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乃南嶽神也王張此地何為見侮俄而驚覺風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過令撤詩板然後方定（出山甫自序）

## 佘朱氏

咸通中有姓佘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荊益瞿塘之壖有白馬神祠佘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當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推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佘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廣德尚感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即位（出南楚新聞）

## 李仲呂

姑臧李仲呂咸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為政明練吏不敢欺遇旱請禱事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齋自禱於縣二十里興山堯祠以所乘烏馬及騶人張翰為獻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復設祭圖僕馬於東壁（出三水小牘）

## 新昌坊民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祈請輻湊有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能療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於寺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之狀持筋類綆以食病者復促迫之咀嚼堅韌力食衰丈遽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於門曰能引其半者倍糧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出唐闕史）

## 裴氏女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為瀘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答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旦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抱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出北夢瑣言）

##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擢三峰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特來者也咸通末縣主簿皇

蜀旋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覩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隸。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惝怳不寐。若為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醆斝之餘。至有慢言。瀆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章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濫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軿。慕交甫而解明佩。若九閽一呼。必貽幃箔不修之責言。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奠訖。夏侯生康豫如初。（出三水小牘）

## 徐煥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滑有黑水將軍祠。太和中。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為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云。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鬚目雄傑。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茲水。自以秉仁義之心。未展。上訴於帝。帝曰。爾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為立祠河上。當保祐斯民。言訖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必禱之。皆應。用弱有葛谿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為贈。仍刻神前柱。並匣寘之。外設小扉加扃鐍焉。乾符戊戌歲。大理少卿徐煥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霖霪。東道泥濘。歷崤函。度東周。由許蔡。略無霽日。既渡長淮。宿於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淒風徒御。多寒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時有無賴者以廟劍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蹤掠。氛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卒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擒其首。解其劍。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

## 羅弘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弘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千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朞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為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而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臨淮王。（出北夢瑣言）

## 李峴

唐乾寧中。劉昌美為夔州刺史。屬夏潦。峽漲湍險。里俗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以候之。學士李峴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之。峴忽遽而行。俄而舟覆。一家溺死焉。唯乳嫗一人。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竈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幘。著窄白衫青袴。執鐵蒺藜。問峴行程。自云迎候。乃乳嫗既蘇。亦言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云此行無乳嫗名。遂送出水。（出北夢瑣言）

# 卷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 楊鑣

唐楊鑣。相國收之子。少年為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鑣悅神像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詣鑣呼為楊郎。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迴棹。以成禮也。故來奉迎。鑣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鑣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鑣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出北夢瑣言）

## 張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至衡州犬嗥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神所責。璟以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曰。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廟神為理之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嶽神許之。廟神喜。以白金十鋌為贈。劉山甫與校書郎廖隱親見璟說其事甚詳。（出北夢瑣言）

## 崔從事

福建崔從事。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復命。至道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中途復患瘧疾。求藥無所。途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為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頭。並不衝圮李宅。（出北夢瑣言）

##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福州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僚。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獰怪俱見。山甫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載其事。（出北夢瑣言）

###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怳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為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為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顯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隊大構。刻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劍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無構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肹蠁告人乎。（出稽神錄）

###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為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玫時宿於灊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繹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繹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為真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為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共秘之。不旬日而聞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玫復謂繹然曰。向坐中有客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日。絳暴疾卒。道士邸修默。崔之弟子。親見之。（出稽神錄）

###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遊太山。祈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

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為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出稽神錄）

### 關承湍妻

青城縣岷江暴漲。漂墊民居。縣民關承湍妻計氏。有孩提子在懷抱。乃上木櫃為駮浪推漾大江。唯見赤幟佩刀者。渰朱衣秉簡者安存之。今泊縣溉植。乃隨流泛泛至縣溉。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無恙。（出北夢瑣言）

###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江灌堰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不加溢焉。（出錄異記）

### 鄭君雄

鄭君雄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數千人。在水東瀨內。旗幟戈甲。人物喧鬧。與軍行無異。不敢詰問。警備而已。未曉。密偵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偵者問之。曰。江□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復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驗焉。（出錄異記）

### 鍾離王祠

遂州東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幘。立於道左。語村人云。我鍾離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損。令像泝流而止。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禱祈皆驗。或云初見時如道士狀。（出錄異記）

### 盤古祠

虔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多為毆擊。或道途顛蹶。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明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逢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

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褊路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敬（下有缺文）

### 狄仁傑祠

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醊。仁傑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飮酒。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莊宗觀霸河朔。嘗有人醉宿廟廊之下。夜分即醒。見有人於堂陛下磬折咨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此人曰。諾。請徃白之。遂去。少頃復至。則曰。已移命於鎭州矣。語竟不見。是歲莊宗分兵討鎭州。至於攻下。兩軍所傷甚衆焉。（出玉堂閒話）

### 萬氏婦

兗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子。其神甚靈異。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遇羽獵者。騎從華麗。有如侯王。即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萬周鎭兗部署。嘗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悶絕。久之。舉族大悸。即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伸欠呵噓。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逡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寢。久之婦卒。（出玉堂閒話）

### 馬希聲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飮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譟。遽召希振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廻。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時而卒。（出北夢瑣言）

### 龐式

唐長興三年。進士龐式肄業於嵩陽觀之側。臨水結菴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迴菴內。唯薛生。東郡人也。少年純愨。師事於式。晨興就澗水盥漱畢。見菴之東南林內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縫掖之衣。衣各一色。神釆俊拔。語音清響。目光射人。香聞十餘步。薛生驚異。遍拜之。問薛曰。爾何人。生具以對。又問爾能隨吾去否。薛辭以父母年老。期之異日。又曰。爾既不去。吾當書爾之背誌之。遂令肉袒。唯覺其背上如風之吹。書畢。却入林中。並失其處。斯須龐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見朱書字一行。字體雜以篆籀。唯兩字稍若官體貴人字。餘皆不別。薛生又以手捫之。數字掣破。色鮮如血。數日香尚不銷。後龐式登第。除樂鄉縣令。爲叛帥安從進所殺。薛氏子尋歸滑臺。殂於家。（出玉堂閒話）

## 卷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始爲太原將帥。二主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甚訝之。潛亦自負。及明宗功高常危懼。二主曰。趙襄子終能致福邪。爾後二主迭享大位。（出北夢瑣言）

### 僕射陂

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於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於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塡咽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請多造旗旛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爲中原剪除戎寇。所之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爲妖言。累旬月之閒。擊敗胡虜。及使廻過其陂。使僕者下路訪於草際。存者尚多。（出玉堂閒話）

###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郫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薦之。泳憐其形相瑰異。收歸哺養爲子。六七年能書。善譚笑。父母鍾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覽之如夙昔。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遞。其子便大書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泳款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閒事意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爲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中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爲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日中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志。未久坐事遂罷。（出野人閒話）

## 譙乂俊

羅江縣道士譙乂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敕補為杖直晝歸陽間夜赴陰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為惡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視之皆驗然恒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致名香盡於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乂俊依此處告忽爾太山府君却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餘（出野人閑話）

## 劉峭

辛酉歲金水主簿劉峭因遊雲頂山覲山廟盛飭一堂有土偶朱衣據案峭訝之詰於山主昭訥昭訥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為安仲吉彌留之際語長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官言絕儼然端坐長逝（出鑑誡錄）

##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為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至遍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為君隱我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謝而去遂不見（出稽神錄）

##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竟上船問有好髮髢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烏爪也持髢而去舟乃達廷禹又言其諸親自江西如廣陵攜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登岸晚望及還船失其兒遍尋之得於沒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云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毛彩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錄）

---

##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鉏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因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出稽神錄）

## 司馬正彝

司馬正彝者始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饑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為設飲食甚豐潔正彝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臙脂宜以為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遺之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但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彝後為溧水令相傳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審（出稽神錄）

##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遍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醫竟小偏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 黃魯

徐三誨為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鄡之里人年少頗白皙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至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庛履挾彈而遊與他人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既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為婿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出稽神錄）

## 張鋌

張鋌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為彭澤令。便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野禽羣巢其上。糞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鋌甚惡之。使巫祈於神曰。所為土地之神。當潔清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耶。爾三日中。當盡逐眾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鴞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出稽神錄）

### 郭厚

李宗為舒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浚一廢井。井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髑髏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土冠犯闕。天下亂。僧單利吾行資。殺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為我白我公。幸葬我。無見棄也。主者以告宗。翌日親至井上。使發之。果得骸骨。即為具衣衾棺槨。設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復仆地。鬼如曰。為我謝李公。幽魂處此已三十年。藉公之惠。今九州社已令補我為土地之神。配食於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錄）

###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忽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地。畫工以為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幘。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所給之籍。則乾沒已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出稽神錄）

###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衆。入門。堂下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霑濕。（出稽神錄）

###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既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馬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自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橛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廵使歐陽進邏廵。夜至店前。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為煨燼。而王氏獨免。（出稽神錄）

###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出稽神錄）

### 劉皞

漢宗正卿劉皞。忽夢一人手執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祿。乃詰之。仍希閱己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為司徒宗正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為王府官職。夢覺。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恍惚憶其曾夢為齊王判官。恐是大四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筊以質之。一擲果愜。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俟過海迴。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鄆亭。

### 崔練師

晉州女道士崔練師。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輜車一乘。傭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覺。一日。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練師處租來。官司召練師並繫之。太守樂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練師我之姪女。何罪而繫之。夢覺。召練師。以夢中之言告之。練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而死兒復活。周高祖聞而異之。召崔練師入京。仍擇道士。住晉州紫極宮修齋焉。（出玉堂閒話）

## 卷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淫祠附）

### 梨山廟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為建州刺史。後卒於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

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於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己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出稽神錄）

## 吳延瑫

廣陵豆倉官吳延瑫者其弟既冠將為求婦鄰有媒嫗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嫗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知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之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嫗曰聞君為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為婚耶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耶嫗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瑫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瑫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節少未必歡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繫前定義如有合豈老少耶瑫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即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為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遂鄰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廚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廚實以金二廚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如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為虵所齧也嫗曰虵豈食豬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虵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別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嫗在此固辭得還嫗歸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嫗至葬於揚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為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既葬後復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後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往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於建業亦竟無恙（出稽神錄）

## 餘光祠（以下淫祠）

漢靈帝初平三年起裸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宴醉迷於天曉內官以巨燭投於殿下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焚其館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燭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為神光於此立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出拾遺記）

## 鱓父廟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客攜生鱓至此輒放一頭於朽樹中村民見之以魚鱓非樹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為鱓父廟有禱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復至大笑乃求鱓臛食之其神遂絕（出劉敬叔異苑）

## 鮑君

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罝以捕麞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麞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罝中而去本主來於罝中得鮑魚怪之以為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為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棁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祠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為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出抱朴子）

## 張助

南頓人張助者耕於田中種禾見一李核意欲持歸乃掘取之以濕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其後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一豚其目偶愈便殺豚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視遠近翕然互來請福其下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斫去（出風俗通）

## 著餌石人

又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為人說無復往者（出抱朴子）

##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壞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日行人有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當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常夜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水者。大富。或言其無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出抱朴子）

## 豫章樹

唐洪州有豫章樹。從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索女婦。或索豬羊。有胡超師。云隱於白鶴山中。時遊洪府。見豬羊婦女。遞列訴稱此神枉見殺害。超乃積薪將焚之。猶驚懼。其樹上有鸛巢窠數十。欲燒前三日。鸛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邊居宅櫛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於時大風起。吹焰直上。旁無損害。遂奏其地置觀焉。

## 狄仁傑檄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隳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廬。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出吳興掌故集）

## 飛布山廟（缺）

□□□□□□□□□□□□□□□□□□□□□□□□□□□□□

## 畫琵琶

□□□□□□□□□□□□□□□□□□□□□□□□□□□□□□□□

□□□□□□□□□□□□泊船書生因上山閑步。入林數十步。上有一坡。見僧房院開。中有牀。牀塌。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畫。遂把筆於房門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為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便到揚家。入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書生心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此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幡花香爐。書生取水洗之。盡。僧亦未歸。書生夜宿於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歸。覺失琵琶。以告鄰人。大集。相與悲歎。書生故問其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為說畫之因由。及拭郤之由。僧及村人信之。靈聖亦絕耳。（出原化記）

##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爾致禍。州里懼之。每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早為州縣官。苦於調選。乃剃削為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乃曰。天地郊社。薦享有儀。斯鬼何得僭於天地。牛者稼穡之資。爾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殘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蘇其氣。方次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來疏食。由是存之。軍州驚愕。中間本道。而僧竟無恙。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加禍也。（出北夢瑣言）

# 卷三百一十六　鬼一

##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歸。詰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曰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眾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欷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

義絶。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出錄異傳）

###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達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止。因呼諸子。以次教誡。兒等悲哀不能自勝。及慰勉之曰。四時之運。猶有始終。人修短殊。誰不致此。語千餘言。皆合文章。兒又問曰。人亡皆無所知。惟大人聰明殊特。有神靈耶。答曰。鬼神之事。非爾所知也。因索紙筆作書。辭義滿紙。投地遂絶。（出列異傳）

### 鮮于冀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遺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兒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挍。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尚小節。畝壟之人。而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狠鄙。有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

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弭幽中之訟。（出水經）

###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於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麞中之。麞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著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歔欷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女已下車。立席頭。郤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遺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旁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並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椀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夫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幹。有名天下。（出搜神記）

###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乃言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爲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

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爲主婿。表其兒以爲侍中。（出列異傳）

### 陳蕃

陳蕃微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婦夜產。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相告云。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亡沒。（出幽明錄）

### 劉照

劉照。建安中爲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萎蕤鎖也。以金縷相連。屈申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云。兒

見鏁感慟不能自勝（出録異傳）

## 張漢直

陳國張漢直至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捺一三量不借掛屋後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牛一頭本券在書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歸寧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兄弟椎結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相隨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良以爲鬼也悄恍有閒漢直乃前爲父說其本末如此得知妖物之爲（出風俗通）

## 范丹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云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出搜神記）

##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行來歸還（出搜神記）

##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扣頭流血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 陳阿登

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出靈怪集）

# 卷三百十七　鬼二

##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雞鳴祥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祥祥以布手巾報之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耳（出法苑珠林）

##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爲太尉掾婦產男及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爲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兒俱侍祠主簿事訖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蟲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人彷徨堂東西廂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劍上堂謂嫗曰汝何故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貌聲氣喜學似我老翁欲死作爲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嫗泣涕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已嫁賣魁者妻後適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出風俗通）

##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悲吟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進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此萬古之高士也深愼禍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出王子年拾遺記）

## 文穎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為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為相還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即寤。訪諸左右。曰。夢為虛耳。何足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為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即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過。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即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為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記）

## 王樊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其冢。見樊與人樗蒱。以酒賜盜者。盜者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門。自云我王樊之使。今有發冢者。以酒墨其脣。記旦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所言。（出獨異志）

##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來迎。扶持百餘步。便捽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日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孫驚惋。叩頭言。為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後月又佯酒醉夜行。懷刀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殺之。（出搜神記）

## 宗岱

宗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無能屈者。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之談甚久。岱理未屈。辭或未暢。書生輒為申之。次及無鬼論。便苦難岱。岱理欲屈。書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遂失。書生明日而岱亡。（出雜語）

##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多死亡。或亡髮失精。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上。奇曰。我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寢。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出風俗通）

## 鍾繇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寮友問其故。云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慇懃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冢。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繡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出幽明錄）

##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於邊。悉斂果魚酒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異苑）

## 嵇康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為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體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還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出靈鬼志）

##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唯不見形。彥思奴

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殽既設。鬼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虎伏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為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記）

## 沈季

吳興沈季。吳天紀二年。為豫章太守。白日於廳上。見一人著黃巾練衣。自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倏然不見。季求其喪。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出豫章記）

##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侯。有寶庫千間。竺性能振生死。家馬廄屋側有古冢中有伏尸。竺夜尋其泣聲。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云昔漢末為赤眉所發。扣棺見剝。今袒肉在地。垂二百餘年。就將軍求更深埋。並乞弊衣自掩。竺即令為石槨瓦棺。設祭既畢。以青布裙衫置於冢上。經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前婦人葬所。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問竺曰。將非龍怪耶。竺乃疑此異。乃問其家童。云時見青蘆杖自然出入於門。疑其神也。不敢言。竺為性多忌。信厭術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貲貨如邱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為具。及大珠如卵。散滿於庭。故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見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測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宜自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內。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陽燧得旱爍自能燒物也。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鵁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之中厭火也。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濫。竺懼為身之患。時三國交兵。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綺繡氈罽積如邱山。駿馬千匹。及蜀破後。無所有。飲恨而終。（出王子年拾遺記）

---

## 王弼

王弼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於時夜分。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癘而卒。

## 陳仙

吳時。陳仙以商賈為事。驅驢行。忽過一空宅。廣廈朱門。都不見人。仙牽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災。便有一人。逕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朧月曖昧。見其面上黶深目。無瞳子。脣褰齒露。手執黃絲。仙即奔走後村。具說事狀。父老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並高墳深遂。（出幽明錄）

## 胡熙

吳左中郎廣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許嫁。當出而欻有身。女亦不自覺。熙父信嚴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殺之。欻有鬼語腹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母。我某月某日當出。左右驚怪。以白信。信自往聽。乃捨之。及產。兒遺地則不見形。止聞兒聲在於左右。及長大。言語亦如人。熙妻別為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見。熙妻視之。在丹帷裏。前後釘金釵。好手臂。善彈琴。時問姥及母所嗜。欲為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中不耐之意。竊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即於旁怒曰。就母戲耳。乃爲作鬼子。今當從母指中。入於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漸漸上入臂。髀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熙妻乃設饌祝請之。有頃而止。（出錄異傳）

## 魯肅

孫權病。巫啟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徑進入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第二十五册終

# 卷三百十八　鬼三

宋　李昉編

## 陸機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服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脫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有山陽王家冢耳。機往視之。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異苑）

## 趙伯倫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猪豕為禱。及祭。但純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鬢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楫。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獲流通。（出幽明錄）

## 朱彥

永嘉朱彥。居永寧。披荒立舍。便聞絃管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呼殺其火。彥素膽勇。不以為懼。即不移居。亦無後患。（出異苑）

##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劉聰建元三年。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是樂工成憑。今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為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為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上。（出異苑）

## 周子長

周子長。居武昌五丈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中嵇家。家去五丈數里。合暮還五丈。未達。先是空岡。忽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否。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聲。而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胸云。將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長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鬼謂捉者曰。放為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長復為後者曰。寺中正有禿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逢禿時。面何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家。已三更盡矣。（出靈鬼志）

## 荀澤

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嬿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我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為之。今上官責我數豆粒。致令劬不復堪。經少時而絕。（出異苑）

## 桓軏

桓軏。太原中為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道生。隨軏之郡。墮瀨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暫還。母哀至。輒有一黑烏。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從此便不得復哭。（出異苑）

## 朱子之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為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尚暖。（出齊諧記）

## 楊羡

孝武帝太元末。吳縣楊羡有一物。似猴。人面有髮。羡每食。鬼恒奪之。羡婦在機織。羡提刀殺鬼。鬼走向機。婦形變為鬼。羡因斫之。見鬼跳出。撫掌大笑。鬼去。羡始悟。視婦成十餘段。婦妊身始六月。腹內兒髮已生。羡悅痛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後形見於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舉杯與之。曰。好酒。與妻曰。與卿三年別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如存。豈非至願。遂不服藥而歿。（出述異記）

## 張禹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飰。唯須飲耳。女敕取鐺與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慙愧而已。因歔欷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為中山太守。出適頓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撻。不避頭面。常痛

極心讎。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殺。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佐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綵以報禹。（出志怪）

## 邵公

邵公者。患瘧經年不差。後獨在墅居。瘧作之際。見有數小兒持公手足。公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鷁。其餘皆走。仍縛以還家。懸於窗。將殺食之。及曙。失鷁所在。而瘧遂愈。於時有患瘧者。但呼邵公。即差。（出錄異傳）

## 吳士季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瘧。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瘧鬼焉。既而去廟二十餘里。寢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疾速。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瘧疾遂愈。（出錄異傳）

## 周子文

元帝末。譙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晉陵郡延陵縣。少時獵射。常入山射獵。伴侶相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尺許。捉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諾。此人牽弓滿向子文。便伏不能復動。遂不見此人。獵伴尋求子文。都不能語。輿還家。數日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恭伯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東宮舍人。求假休吳。到閶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褥香囊為訣。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靈前失錦褥及香囊。斯須有官吏遍搜鄰船。至恭伯船獲之。恭伯懼。因述其言。我亦贈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壻之禮。其女名稚華。年十六而卒。（出邢子才山河別記）

## 李經

桂陽人李經。與朱平帶戟逐驢。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為必傷汝手。平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屹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出幽明錄）

## 謝邈之

謝邈之為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在部伍後。至平望亭。夜風雨。前部伍頓住。覽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人家燈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覽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欷。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顧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塚。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至塚號咷。不復嫁。（出錄異傳）

##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誡之曰。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向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出搜神錄）

## 司馬恬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為治之。後訪之。乃知艾廟。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四匝。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得解。（出幽明錄）

## 阮德如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出幽明錄）

## 陳慶孫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孫有烏牛。神於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我當殺汝。又不與。至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為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

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婦兒終期。為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出幽明錄）

## 甄沖

甄沖。字叔讓。中山人。為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儔。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耳。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舉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來車前。衣服文綵。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薦席。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瑇瑁為手巾。籠捉白麈尾。女郎都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瑠璃。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為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婦病。遂亡。（出幽明錄）

# 卷三百十九　鬼四

##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妻。寢息衣皆有污。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腳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為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出法苑珠林）

##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哀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一人手擎起束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自由自任耶。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嫉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晚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時積。（出法苑珠林）

##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出法苑珠林）

## 胡茂迴

晉淮南胡茂迴。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茂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迴於是精誠奉佛。（出法苑珠林）

## 阮瞻

阮瞻素秉無鬼論。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聊談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死。（出幽冥錄）

## 臨湘令

隆安初。陳郡殷氏為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跂上屋。猶垂腳至地。殷入。便來命之。每搖屏風。動窗戶。病轉甚。其弟覩亦見。恒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為罵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和口流血。後遂喎偏。成殘廢人。（出幽明錄）

### 顧氏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晝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舉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輾轉不得。且至晡。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豁如霧除。顧歸舍。疲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燃。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於鴻毛。聞晨失。（出幽明錄）

### 江州錄事

晉桓豹奴為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兒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東壟家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甖酒與之。俄頃失去。兩甖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己。既而寂爾不到。聞甘說之大驚。（出幽明錄）

### 陳素

晉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

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首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出幽明錄）

### 胡章

剡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喜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躍及戲其前。覺甚不樂。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檝。忽見雙來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幽明錄）

###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為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刑。驚覺。摸頭即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竟。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截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軾。節謂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敕兒。韶曰。吾將為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為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即喚節為書。曰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上。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志十日。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目動。亮氣高聲。終不為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既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不。死之去屍。猶如此也。節曰。厚葬以壙壠。死者樂此否。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弟曰。兒尚小。嫂少。門戶坎軻。

君顧念否。韶曰。我無復情耳。節曰。有壽命否。韶曰。各有。節曰。節等壽命。君知之否。曰知。語卿也。節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劉孔才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為徒眾。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鹵簿導誰也。韶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卿。節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生。則吾所益卿也。若此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韶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韶大笑節短。云似趙麟舒。趙麟舒短小。是韶婦兄也。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韶為之小住。韶去。節見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為修文郎。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捉覺之。乃別。自是遂絕。（出王隱晉書）

### 夏侯愷

夏侯愷。字萬仁。病亡。愷家宗人兒狗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及其弟阮公。將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愷長子統向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大爭。爾乃得解。語訖。閤門忽有光明如晝。見愷著平上幘單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牀。悲笑如生時。聲訖。便切齒作聲。言人易我門戶。誣統藏人。袒衫見縛。賴我遣人救之。得解。將數

十八。大者在外。小行隨愷。阮牽牀離壁。愷見。語阮何取牀。又說家無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愷曰。卿與共居爾許年。而作此語也。諸鬼中當有一人達。阮問誰。愷曰。兒輩意不足悅也。呼見孫兒。云少者氣弱。勿令近我。又說大女有相。勿輙嫁之。愷問阮欲見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願見也。愷曰。數欲見父。而禁限未得見。又說我本未應死。尚有九年。官記室。缺總召十人。不職。書不中。皆得出。我書中。遂逼留補缺。（出王隱晉書）

## 劉他

劉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因闇髣髴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為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不信鬼。至劉家。謂主人。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為卿罵之。即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紜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眾共大笑為樂。吉大慙。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即於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向夜。令作糜。著於几上。以盆覆之。後聞鬼外來。發盆取糜。既吃。擲破甌出去。須臾聞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戶。劉先以防備。與鬭。亦不敢入戶。至四更中。然後遂絕。（出續搜神記）

## 王戎

安豐侯王戎。嘗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客悉在廳事上。安豐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身。故來相從。然當贈君一言。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眾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趣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眾悉見鬼亦持斧而出。（出續搜神記）

## 王仲文

王仲文為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應歸。道經水澤。見後有一白狗。仲文甚愛之。欲便取。忽變如人。長六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齒嚼舌。甚有憎惡。欲擊之。或却或欲上車。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車。佐奴共又打。亦不禁。並力盡不能復打。於是捨走。告人家。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便不知所在。月餘日。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出續搜神記）

# 卷三百二十　鬼五

## 蔡謨

蔡謨徵為光祿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人。並離啼哭。不解所為。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薨。（出靈異志）

## 又

一說。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半袖。下著縹裙。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迴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既絕。亦不復見。聞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錄）

## 姚元起

河內姚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恒入野耕種。唯有七歲女守屋。而漸覺瘦。父母問女。女云。常有一人長丈餘。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還出下部。如此數過。云慎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遂移避。（出靈鬼志）

## 閭勒

吳興武康閭勒。凌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烏幘吏。逕將至湖。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勒柂。二吏緪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及平望亭。潛逃得歸。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菽。又令捉柂船。二吏緪挽。始前至嘉樂故冢。謂勒曰。我須過一處。留汝在後。慎勿復走。若有飲食。自當相喚。須臾。一吏呼勒上。見高門瓦屋。飲醼盈堂。仍令勒行酒。並賜炙啖。天將曉。二吏云。而見去。汝且停。頃之。但見高墳森木。勒心迷亂。其家尋覓。經日方得。尋發大瘡而死。（出靈鬼志）

##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眾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到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謫。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

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他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從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纒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祁城當有冦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出法苑珠林）

## 索遜

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闇發迴河行數里有人寄索載云我家在韓冢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冢此人便去遜二人牽船過一瀆施力殊不便罵此人云我數里載汝來逕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逕入諸冢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看此經冢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冢呼曰載公有出者應此人說我向載人船來不為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來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無所若我試之耳遜聞此即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斛篙長二丈許逕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今日要當打壞奴甘羅忽然失却於是遂進（出續搜神記）

## 馮述

上黨馮述晉元熙中為相府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馬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檝何由得過君正欲見殺耳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脚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逕登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復煩勞（出續搜神記）

## 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為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為令史恒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塚至朝中暮三時食輙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暝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牀大食滅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叙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兒便斷絕（出搜神錄）

## 王明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叙平生云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敕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二周思覩桑梓命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為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溫為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為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今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出幽明錄）

##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蕭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

（出幽明錄）

## 王凝之

晉左軍琅琊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並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兒並有罪謫宜為作福於是得止哀而勤為求請（出幽冥錄）

## 姚牛

須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嘗易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擒得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為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翁長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滅不見（出幽明錄）

## 桓恭

桓恭為桓安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常先以鮭飰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没以來七百餘年後絶嗣蒸嘗莫繼君恒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為寧州刺史後果如言（出幽明錄）

##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攜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為久哭泣即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為凶要為君作吉後鬼恒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君少差為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蹔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答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出幽明錄）

## 劉澄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為左衛司馬與將軍巢營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把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出幽明錄）

## 劉道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牽興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興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興伯復云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闇中以戟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興伯早來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大笑（出幽明錄）

## 趙吉

鄴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傚以戲耳（出幽明錄）

## 司馬隆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為人所發棺柩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齊郡司馬隆弟進及東安王箱等共取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注連凶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為車隆等死

---

亡喪破皆由此也（出幽明錄）

# 卷三百二十一　鬼六

## 郭翻

晉郭翻字長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徵聘不起亡數日其少子忽如中惡狀不復識人作靈語音聲如其父多知陰世所問皆答而昔時庾亮欲取為上佐不就家問曰君生有令德没為神明今豈有官職也答曰我本無仕進之志以庾公欲見取不願故得脫今復為羈縶不得從初願故爾戚戚也問庾今何官答曰為天所用作撫軍大將軍見居東海之東統領神兵取吾為司馬本欲取謝仁祖為之選官以為資望未足且將大侯先取為都尉是以不能因問陶太尉何官答云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謫之候過此大得敘用也又問王丞相今何職答曰王公為尚書郎大屈事更萬機位雖不及生時而貴勢無異也諸人曰亡後還思後人否長翔曰亡已久則不復念生人如吾始死私心未歇猶自有念也靈語兒求紙筆欲作書與親舊捉筆以命兒書之皆橫行似胡書已成一紙曰此是鬼書人　能識使人持紙口授作書書畢諸人言蘇孝先多作此語久下作復授作詩二首曰神散登昊蒼性軀忽以亡追念疇昔志精魂還逍遙哀心不得令不免時所要薄言告所親恐謂所言妖忘大没無識在昔有蘇韶于是絶響而去

## 王瑗之

廣漢王瑗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俄復談議詩撰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日蔡邕否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甚是受福其快樂非復疇昔也（出甄異記）

## 牽騰

牽騰以咸和三年為沛郡太守出行不節夢烏衣人告云何數出不輟惟當斷馬足騰後出行馬足自斷騰近行廓外忽然而闇有一人長丈餘玄冠白衣進叱將車人使避之俄而長人至以馬鞭擊御者即倒既明從人視車空見騰所在行六七十步見在榛莽中隱几而坐云了不自知騰五十日被誅（出幽明錄）

## 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饑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為人作怪人必大怖當

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挼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吾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墟西頭入一家家奉道門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狀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穀與之又給婢簸篩至夕力疲甚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自與卿爲婚姻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首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殺狗並甘果酒飯於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後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明錄）

## 劉青松

廣陵劉青松晨起見一人著公服賫板云召爲魯郡太守言訖便去去後亦不復見至來日復至曰君便應到職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處分家事沐浴至晡見車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絕家人咸見其升車南出百餘步漸高而沒（出幽明錄）

## 庾亮

庾亮鎮荊州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庾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遂亡（出甄異錄）

## 司馬義

金吾司馬義妾碧玉善絃歌義以大元中病篤謂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別嫁當殺汝曰謹奉命葬後其鄰家欲娶之碧玉當去見義乘馬入門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亟姿態失常奄忽便絕十餘日乃甦不能語四肢如被撾撻周歲始能言猶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聲見取既被患遂不得嫁（出甄異錄）

## 李元明

前唐李元明嘗在牀上卧時夜半忽聞人呼云元明元明久乃出應有二人便牽將去入屋下捨去不知所在至逈時覺鮮所見徐捫所坐牀是棺木四壁皆是塚恐怖不安欲去難如升天不復能出家人左右索不知所往因率領僕從乃共大呼其名元明於冢中聞遙應之乃鑿門出之

## 張闓

口城張闓以建武二年從野還宅見一人卧道側問之云足病不能復去家在南楚無所告訴闓憫之有後車載物棄以載之既達家此人了無感色且語闓曰向實不病聊相試耳闓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我是鬼耳承北臺使來相收錄見君長者不忍相取故佯爲病卧道側向乃捐物見載誠銜此意然被命而來不自由奈何闓驚請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爲酹享於是流涕固請求救鬼曰有與君同名字者否闓曰有僑人黄闓鬼曰君可詣之我當自往闓到家主人出見鬼以赤摽摽其頭因回手以小鈹刺其心主人覺鬼便出謂闓曰君有貴相某爲惜之故虧法以相濟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闓後去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闓年六十位至光祿大夫（出甄異錄）

## 庾紹之

晉新埜庾紹之小字道覆湘東太守與南陽宗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腳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來顧答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言輒漫略不甚諳對惟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勿啗物心協云五臟與

肉乃有異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與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之爲人語聲高壯比言論時不異恆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出冥祥記）

## 韋氏

安定人姓韋北伐姚泓之時歸國至都住親知家時口口擾亂齊有客來問之韋云今雖免慮而體氣惙然未有氣力思作一羹尤莫能得至淒苦夜中眠熟忽有叩牀而來告者云官與君錢便驚出戶見一千錢在外又見一烏紗冠幘手執板背戶而立呼主人共視比來已不復見而取錢用之（出幽明錄）

## 胡馥之

上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之慟汝竟無遺體怨酷何深婦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人定後見就依平生時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卧馥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復曰亡人亦無生理可側作屋見置須伺滿十月然後殯

爾後覺婦身微煖如未亡既十月後生一男男名靈產（出幽明錄）

### 賈雍

豫章太守賈雍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 宋定伯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惡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聽之了然無水音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爾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出列異傳）

### 呂先

呂先承康元年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檄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子紹代立五日紹庶兄纂殺紹自立（出述異記）

## 卷三百二十二　鬼七

### 陶侃

陶侃字士行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單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所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也（此出異苑）

### 謝尚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真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隨從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當至荊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惡輒用烏雞薄之弘之由也（出志怪錄）

### 襄陽軍人

晉太元初苻堅遣將楊安侵襄陽其一人於軍中亡有同鄉人扶喪歸明日應到家死者夜與婦夢云所送者非我尸倉樂面下者是也汝昔爲吾作結髮猶存可解看便知迄明日送喪者果至婦語母如此母不然之婦自至南豐細檢他家尸髮如先分明是其手迹（出幽明錄）

### 呂順

呂順喪婦更娶妻之從妹因作三墓構累垂就輒無成一日順晝臥見其婦來就同寢體冷如冰順以死生之隔語使去後婦又見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復何限汝乃與我共一壙作塚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婦俱殪（出幽明錄）

### 庾崇

庾崇者建元中於江州溺死爾日即還家見形一如平生多在妻樂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作伴於是作伴漸疎時或暫來輒恚罵云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副我歸意耶從女在內紡績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有物撥亂或投之於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即常見有一男纔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悽愴撫其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爲兒買食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鬼云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出幽明錄）

### 曹公船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志都

馬仲叔。王志都。並遼東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後年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詣卿家。但掃除設牀席待之。至日。都密掃除施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紅帳自施。發視其中。牀上有一婦。花媚莊嚴。臥牀上。纔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惟都得往。須臾便蘇。起坐。都問卿是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云。天應令我為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為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為南郡太守。（出幽明錄）

### 唐邦

恒山唐邦。義熙中。聞扣門者。出視見兩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將至縣東岡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語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濫取唐邦。敕鞭之。遣將出。唐福少時而死。（出異苑）

### 王矩

衡陽太守王矩。為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丈餘。着白布單衣。將奏。在岸上呼矩奴子過我。矩省奏為杜靈之。入船共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矩朝發。矩怪問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解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比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月。悁悒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出幽明錄）

### 周義

汝南周義。取沛國劉旦孫女為妻。義豫章艾縣令。弟路中得病。未至縣十里。義語弟必不濟。便留家人在後。先與弟至縣。一宿死。婦至臨尸。義舉手別婦。婦為梳頭。因復拔婦釵殯訖。婦房宿。義乃上牀謂婦曰。與卿共事雖淺。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離隔人室。家終沒不得執別。實為可恨。我向舉手別。又拔卿釵。因欲起。人多氣遏不果。自此每夕來寢息。與平生無異。（出述異記）

### 袁乞

吳興袁乞妻臨亡。把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後遂更娶。白日見其婦語云。君先結誓。何為負言。因以刀割陰。雖不致人理。永廢也。（出異苑）

### 王恒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與北中郎王恒之周旋甚厚。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當相報語。後王於廟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不復見。（出續搜神記）

### 劉遁

安帝義熙中。劉遁母憂在家。常有一鬼。來往遁家。搬徙牀几。傾覆器物。歌哭罵詈。好道人之陰私。僕役不敢為罪。遁令弟守屋。遁見繩繫弟頭。懸著屋梁。狼狽下之。因失魂。踰月乃差。遁每饗欲熟。輒失之。遁密市野葛煮作糜。鬼復竊之。於屋北乃聞吐聲。從此寂滅。故世傳劉遁藥鬼。遁後為劉毅參軍。為宋高祖所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思規

長沙王思規。為海鹽令。忽見一吏。思規問是誰。吏云。命召君為主簿。因出板置牀前。吏又曰。期限長遠。在十月。若不信。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時。視天上當有所見。思規教家人至期看天。聞有哭聲。空中見人垂旒羅列。狀如送葬。（出甄異錄）

### 華逸

廣陵華逸。寓居江陵。亡後七年來還。初聞語聲。不見其形。家人苦請求得見之。答云。我困瘁。未忍見汝。問其所由。云我本命雖不長。猶應未盡。坐生時罰撻失道。又殺卒反奴。以此減算。去受使到長沙。還當復過。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當勤自勗勵。門戶淪沒。豈是人子。又責其兄不垂教誨。色甚不平。乃曰。孟偶已名配死錄。正餘有日限耳。爾時偶氣强力壯。後到所期暴亡。（出甄異記）

### 張君林

吳縣張君林。居東鄉楊里隆安中。忽有鬼來助驅使。林原有舊藏器物。中破甑已無所用。鬼使撞甕底穿。為甑比家人起。飯已熟。此鬼無他須。惟啗甘蔗。自稱高褐。或云此鬼為反器。高褐者葛號。邱壠累積。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獨見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許。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白甖盛水覆頭。明旦視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貧。遂致富。嘗語毋惡我。日月盡自去。後果去。（出甄異記）

### 蠻兵

南平國蠻兵。義熙初。隨眾來姑孰。便有鬼附之。聲呦呦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于時郗倚為府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為南蠻校尉。予為國郎中。親領此土。荊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出靈鬼志）

### 陳臯

平原陳準、於義熙中。從廣陵樊梁後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長可丈許、首戴絳冠、形如鹿角、就準求載、倏爾上船、準素能禁氣、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張眼、以杖竿擲之。即四散成火、照於野。準無幾而死（出靈鬼志）

### 袁無忌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徙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凡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及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凡弟怪怖不能得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曙。月明共窺之、絳衣白袿頭上有花插、及銀釵象牙梳、無忌等共逐之、初繞屋走、而倒頭髻及花插之屬皆墮、無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其中。無忌還眠、天曉視花釵牙梳、並是真物。遂壞井得一楸棺、俱已朽壞、乃易棺並服、遷於高燥處葬之、遂斷（出志怪錄）

### 新蔡王昭平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後出、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鬬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出搜神記）

### 逵學諸生

有諸生逵學、其父母夜作兒忽至、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病消息、如其言（出續搜神記）

## 卷三百二十三　鬼八

### 張隆

宋永初三年。吳郡張隆家。忽有一鬼。云汝與我食。當相佑助。後為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聞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愛惜。當取為棺。見取船至。有斧鋸聲。日既暝。聞呼喚擧尸置船中。隆皆不見。惟聞處分。便見船漸升空。入雲霄中。及滅。後復聞如有數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也。但向以惡我憎汝。故隱沒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問吉凶及將來之計。語隆曰。汝可以大甕著壁角中。我當為覓物也。十日一倒。有錢及金銀銅鐵魚腥之屬（出幽明錄）

### 吉礐石

吉未翰從弟。名礐石。先作檀道濟參軍。嘗病。因見人著朱衣前來揖。云特來相迎。礐石厚為施設。求免。鬼曰。感君延接。當為少停。乃不復見。礐石漸差。後丁艱還壽陽。復見鬼。曰。近使尋至。君便可束裝。礐石曰。君前已留懷。今復得見愍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為主簿。又使隨至不可辭也。便見車馬。傳教油戟羅列於前。指示家人。人莫見也。礐石介書呼親友告別。語笑之中。便奄然而盡。（出幽明錄）

### 富陽人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見一材頭。長二尺許。在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斷中。敗如前。王又治斷。再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納蟹籠中。繫擔頭歸。云至家當破燃之。未之家三里。聞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此實入水破若蟹斷。相負已多。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使全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轉頓請乞放。又頻問君姓名為何。王回顧不應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無復異。土俗謂之山魈。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問。正欲害人自免。（出述異記）

### 給使

近世有人。得一小給使。頻求還家。未遂。後日久。此吏在南窗下眠。此人見門中有一婦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艱難。吏眠失覆。婦人至牀邊取被以覆之。回復出門去。吏轉側衣落。婦人復如初。此人心怪。明問吏以何事求歸。吏云母病。次問狀貌及年。皆如所見。惟云形瘦不同。又問母何患。答云病腫。而即與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喪。追計所見之肥。乃是其腫狀也。（出幽明錄）

### 甄法崇

宋甄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其時南平繆士為江安令。卒於官。後一年。崇在廳。忽見一人從門而入。云繆士謹通。法崇知其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罹罪苦。復勤劇理墨。又去卿縣民某甲。負我米千餘石。無券書。律不還。今兒累窮弊。乞為嚴敕。法崇曰。卿可作詞。士云。向不曾紙。且又不復書矣。法崇令省事取筆。疏其語。士口授。其言歷歷。辭成。謝而去。法崇以事問繆家。云有此。登時攝

問負米者。畏怖依實輸還。（出渚宮舊事）

### 謝晦

謝晦在荊州。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至其前。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乃紙盤。須臾而沒。（出異苑）

### 謝靈運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流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貂裘血淹滿篋。及為臨川郡。飯中欻有大蟲。遂被誅。（出異苑）

### 梁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日將祀。使婢於爨室造食。忽覺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見甑器自運。盛飯斟羹。羅列案上。聞哺餟之聲。清曰。何不形見。乃見一人。著平上幘。烏皮袴褶。云我京兆人。亡沒飄寄。聞卿好士。故來相從。清便席地共坐。設有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圖某郡。先以訪鬼。鬼云所規必諧。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優閑。吾願周旋。清答甚善。後停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來。於是引路。達彭城。方見至。同在郡數年。還都亦相隨而返。（出述異記）

### 徐道饒

徐道饒以元嘉十年。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將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輦。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窗戶。鬼便大笑。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進。經數日。嘆云。徐叔寶來。吾不宜見之。后日果至。於是遂絕。（出異苑）

### 東萊陳氏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師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叩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窺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復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后十日中。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出搜神記）

### 謝道欣

會稽郡常有大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服。郡將吉凶。先於雷門示憂喜之兆。謝氏一族。憂喜必告。謝弘道未遭母艱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后將轉吏部尚書。拊掌三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還。問至謝道欣。遭重艱。至離塘行墓地。往向夜。見離塘有叟炬。須臾火忽入水中。仍舒長數十丈。色白如練。稍稍漸還。亦散成數百炬。追逐車從而行。悉見火中有鬼甚長大。頭如五石籮。其狀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孫恩作亂。會稽大小莫不翼戴。時以為欣之所見。亂之徵也。禹會諸侯會稽防風之鬼也。（出志怪錄）

### 沈寂之

吳興沈寂之。以元嘉中。忽有鬼於空中語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靈車。鬼共牽走。車為壞。寂之有長刀。乃以置瓮中。有大鏡。亦攝以納器中。（出異苑）

### 王胡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見還家。責胡以修謹有缺。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而不見其形。惟胡獨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算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鄰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眾鬼。紛鬧於村外。俄而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

游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食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遊觀。觀畢當還。不足憂也。胡即頓臥牀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遍觀羣山。備觀鬼怪。末至嵩高山。諸鬼道胡。並有饌設。其品味不異世中。惟姜甚脆美。胡懷之。將還。左右人笑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遠也。胡又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美。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為設雜果檳榔等。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及辭歸。叔謂曰。汝既已知善之當修。反家尋白足阿練。此人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為白足阿練也。甚為魏虜所敬。虜王事為師。胡既奉此訓。遂與嵩山上年少僧者遊學。眾中忽見二僧。胡大驚。與叙乖闊。問何時來此。二僧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意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眾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不辭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叙說往日嵩山所見。眾咸驚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

### 陶繼之

陶繼之。元嘉末為秣陵令。嘗枉殺樂伎。夜夢伎來云。昔枉見殺。訴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須臾復出。乃相謂曰。今直取陶秣陵。亦無所用。更議王丹陽耳。言訖遂沒。陶未幾而卒。王丹陽果亡。（出述異記）

## 朱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殯。忽形見。還坐尸側。慰勉其母。衆皆見之。指揮送終之具、務從儉約。謂母曰、家比貧。泰又亡。殁永違侍養。殯殮何可廣費。（出述異記）

## 戴承伯

宋戴承伯。元徽中。買荆州治下枇杷寺。其額乃悞東空地為宅。日暮忽聞恚罵之聲。起視有人。形狀可怪。承伯問之。答曰。我姓龔。本居此宅。君為何強奪。承伯曰。載瓘賣地不應見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預瓘乎。不速去。當令君知。言訖而沒。承伯性剛。不為之動。旬日暴疾而亡。（出渚宮舊事）

## 章授

丹陽郡吏章授。使到吳郡。經毘陵。有一人年三十餘。黃色單衣。從授寄載笥。行數日。略不食。所過鄉甲輒周旋里中。即聞有呼魄者。良久還船。授疑之。伺行后發其笥。有文書數卷。皆是吳郡諸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去或將一管。后還得升餘酒。數片脯。謂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載相煩。求得少酒相與別。所以多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陽別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從乞藥。答言我但能行病殺人。不主藥治病也。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游江南。具說如此也。（出法苑珠林）

## 施續門生

吳興施續有門生。常秉無鬼論。忽有一單衣白袷客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出搜神記）

## 張道虛

吳郡張道虛張順知名士也。居在閶門。遭母喪中。買新宅。日暮聞人扣門。云君是住人。何為危人自安也。答云。僕自買宅。傳君棺器。為市覓作冢相移。有何負。鬼曰。移身著吳將軍冢。吾自小人。日夜鬭不可堪忍。不信。君可隨我視之。於是二張恍惚。使至閶門外。二張聽之。但聞冢中洶洶打拍。鬼使語云。當令君知。少時兄弟俱亡。（出神鬼錄）

# 卷三百二十四　鬼九

## 秦樹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礙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處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過嫌。保無慮不相誤也。為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女泣曰。與君一覩。後面莫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如故。（出甄異錄）

## 竺惠熾

沙門竺惠熾。住江陵四層佛寺。以永初二年卒。葬後弟子七日會。衆寺悉出。惟僧明道先患病獨停。忽見惠熾謂明曰。我生不能斷肉。今落餓狗地獄。令知有報。（出異苑）

## 郭銓

郭銓字仲衡。義熙初以黨附桓玄被殺。及元嘉八年。忽乘輿導從顯形。謂女壻劉凝之曰。僕有讁事。可四十僧會得免脫也。又女夢云。吾有讁罰。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設會。不能見矜耶。女問當何處設會。答曰。可歸吾舍。倏然復沒。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之言。感君厚恩。事始獲宥。（出冥祥記）

## 賀思令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散。賀因得之。於今不絕。（出幽明錄）

## 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居深樹中。翻石覓蟹啗之。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披身。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卵而堅。長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為褥。此神能變化隱形。猝覩其狀。蓋木客山猱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預汝事。山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

業。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起火。合宅蕩盡矣。木客。鄧德明南康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腳爪如鉤利。高岩絕嶺。然後居之。能斫榜。索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不取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與交作市井。死皆加殯殮之。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魚生肉遺賓。自作飲食。終不令人見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營伐船兵。說往親睹葬所。舞唱之節。雖異於人。聽如風林汎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艦。木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出南康記）

## 區敬之

南康縣營民區敬之。宋元嘉元年。與息共乘舫。自縣泝流。深入小溪。幽荒險絕。人跡所未嘗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惡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聞遠哭聲。呼阿舅。孝子驚疑。俯仰間哭者已至。如人長大。被髮至足。髮多蔽面。不見七竅。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懼。因悉薪以燃火。此物言故來相慰。當何所畏。將須燃火。此物坐亡人頭邊哭。孝子於火光中竊窺之。見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須臾裂剝露骨。孝子懼。欲擊之無兵仗。須臾其父尸見白骨連續。而皮肉都盡。竟不測此物是何鬼神。（出述異記）

## 劉雋

元嘉初。散騎常侍劉雋。家在丹陽。後嘗遇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而並不沾濡。俄見共爭一匏壺子。雋引彈。彈子正中壺。霍然不見。雋得壺。因掛閣邊。明日有一婦人入門。執壺而泣。雋問之。對曰。此是吾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語所以。婦持壺埋兒墓前。間一日。又見向小兒持來門側。舉之笑語雋曰。阿儂已復得壺矣。言終而隱。（出幽明錄）

## 檀道濟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己。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出異苑）

## 石秀之

丹陽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幘。烏布袴褶。擎一板。及門授之。曰。聞巧侔班垂。刻杭尤妙。太山府君故使相召。秀之自陳止能造車。制杭不及高平劉儁

忽持板而沒。劉儁時為朝請。除歷陽郡丞。數旬而殞。（出廣古今五行記）

## 夏侯祖觀

元嘉中。夏侯祖觀為兗州刺史。鎮瑕丘。卒於官。沈僧榮代之。經年。夏侯來謁僧榮。語如平生。每論幽冥事。僧榮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豈能見與。必以為施。可命焚之。僧榮令對燒之。煙焰未滅。已見夏侯帶在腰上。僧榮明年在鎮。夜設女樂。忽有一女人在戶外。沈問之。答本是杜青州彈箏妓採芝。杜以致夏侯。兗州為寵妾。惟願座上一妓為伴。戲指下坐琵琶妓。啼云。官何忽以賜鬼。鬼曰。汝無多言。必不相放。入與同房別飲。酌未終。心痛而死。死氣方絕。魂神已復人形在採芝側。（出廣古今五行記）

## 張承吉

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元嘉中。見一鬼長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來招元慶。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撻之。俄聞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卷羊中敬書。忽失所在。鬼於梁上擲還一卷。少裂壞。乃為補治。王家嫁女。就張借物。鬼求紙筆代答。張素工巧。嘗造一彈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出異苑）

## 梁清

宋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又聞擲甎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二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室仙人來過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首人身。舉面是毛。松羅驚。以箭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汗染箭。又覩一物。彷彿如人。行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又從屋上跳往。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造二升。數日。眾鬼群至。醜惡不可稱論。拉擺牀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恆擲穢汙。答曰。糞汙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疊誦呪。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如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從眾數十人。戴幘。送書麤紙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坐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敘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敘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拔。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清先本使燉煌。曾見此僧。清家有婢產。於是而絕。

## 崔茂伯

崔茂伯女結婚裴祖兒。婚家相去五百餘里。數歲不通。八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將暮。女詣裴門。揃掌求前。提金罌受二升許。到牀前而立。裴令坐。問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聞大人以我配君。不幸喪亡。大義不遂。雖同牢未顯。然斷金已著。所以故來報君耳。便別。以金罌贈裴。女去後。裴以事啟父。父欲遣信參之。裴曰。少結崔氏姻。而今感應如此。必當自往也。父許焉。裴至。女果喪。因相弔唁。裴具述情事。出罌示茂伯。先以此罌送女入殯。既見罌。遂與裴俱造女墓。未至十餘里。裴復見女在墓言語。傍人悉聞聲。不見其形。裴懷內結。遂發病死。因以合葬。

---

## 巢氏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為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為禍。夜輒出婢閒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惟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出幽明錄）

##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嘗為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朧月。戶牖小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二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投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轉經竟。從倍來如雨。惟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來漸有音聲。瓦石擲人。肉皆青黯。而亦甚痛。有一老嫗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廨火頓四發。狼狽澆沃並息。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吃噬。後忽語音似吳。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三更中復外戶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服事衡陽。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為。此廨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投擲狡獪。忿戾攘卻太過。乃至罵詈。命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告罪。狀事徹天曹。沈今為天然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相當。庇之因請諸僧誦經齋戒。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今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出法苑珠林）

---

## 索頤

宋襄城索頤。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為二千石。當從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遷官。鬼為何在。自今以後。便為吉宅。居無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頤父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為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索殺之。持刀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異姓無他。頤尚幼。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出法苑珠林）

# 卷三百二十五　鬼十

## 王騁之

瑯邪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為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之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岡。既窆反虞。與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嗔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而行耶。騁之云。非為永葬。故不具儀耳。（出法苑珠林）

## 孟襄

孟襄字寶稱。元嘉十一年。為吳寧令。其妻蔡氏在縣亡。未幾。忽有推窗打戶。長嘯歌吟。撒擲燥土。復於空中揮運刀矛。狀欲加人。數數起火。或發箱篋之內。衣物燋而外不覺。因假作蔡氏言語。一如平生。襄因問曰。卿何以短壽。答曰。是天命耳。然有一罪。為女時曾宰一雞。被錄到地獄三日。聞人說鑄銅像者可以免。因脫金指環一雙以助之。故獲解免。時縣有巫覡者。襄令召而看之。鬼即震懼良久。巫者云見二物。其一如豕。一似雄雞。兩目直豎。作亡人言。是難形者。時又有慧蘭道人。善於咒術。即召之。令誦經咒鬼。初猶學之。有頃失所在。（出法苑珠林）

## 司馬文宣

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數月。望旦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咤。諷求飲食。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墜凡鬼中。即沈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宣即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業。報升天。靈林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詈叱遣之。鬼云。飢乞食耳。經日乃去。頃之。母靈牀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子孝祖

與談往反答對周悉初雖恐懼久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京師轉相報告往來觀者門限疊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珠寺僧含沙門與鬼言論遂甚缺曲鬼云昔世嘗為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云當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罹災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含曰鬼多知我生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含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為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稽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復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頻家嘗福見異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出冥報記）

### 虞德嚴猛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益陽止主人夏蠻舍中見有白紙一幅長尺餘標蠻女頭乃起扳取俄頃有虎到戶而退尋見何老母操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過乃具以語蠻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即共格之同縣黃期具說如此又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為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見妻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撝狀如遮護須臾有二胡人前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婿得無他（出異苑）

### 郭慶之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為祟所著衣袷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長丈餘臂腦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為黃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煙氣或為石或作小兒或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出述異記）

### 薄紹之

薄紹之嘗為臧質參軍元嘉二十四年寄居東府之西賓別宅中與祖法開鄰舍開母劉寢疾彌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紹之見群鼠大者如豚鮮澤五色或純或駁或著平上幘或著龍頭大小百數彌日累夜至十九日黃昏內屋四層上有一白鼠長二尺許走入壁下入處起火以水灌之火不滅良久自滅其夜見人修壯赤色身光如火從燒壁中出徑入床下又出壁外雖隔一壁當時光明洞徹了不覺又隔障四更復有四人或與紹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達旦後夕復燒屋有二人長九尺許騎馬挾弓矢賓從數十人呼為將軍紹之問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東還病人還二十一日群黨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曉輒還爾夕試繫之須臾有一女子來云勿繫此狗願以見乞答便以相與投繩竟不敢解倏然走出狗於是呻喚垂死經日不能動有一人披錦袍彎弧注鏃直向紹之謂汝是妖邪敢於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兵收治汝鬼弛弦縱矢策馬而去（出述異記）

### 索萬興

燉煌索萬興晝坐廳事東間齋中一奴子忽見一人著幘牽一騘馬直從門入負一物狀如烏皮隱囊置砌下便牽馬出門囊自輪轉徑入齋中緣床腳而上至于興膝前皮即四處卷開見其中周匝是眼動瞚甚可憎惡良久又還更舒舍仍輪轉下床落砌西去興令奴子逐至廳事東頭滅惡之因得疾亡（出述異記）

### 郭秀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棗樹高四丈許小婢晨起開戶掃地見棗樹上有一人修壯黑色著皂襆帽烏韋袴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舉家出看見了秀之扶杖視之此人謂秀之曰僕來召君君宜速裝日出便不復見積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後便絕（出述異記）

### 庾季隨

庾季隨有節概膂力絕人宋元嘉中得疾晝臥有白氣如雲出于室內高五尺許有頃化為雄雞飛集別床季隨斫之應手有聲形即滅地血滂流仍聞嫗哭聲但呼阿子自遠而來徑至血處季隨復斫有物類猴走出戶外瞋目顧視季隨忽然不見至晡有二青衣小兒直從門入唱云庾季隨殺官俄而有百餘人或黑衣或朱衣達屋齊喚云庾季隨殺官季隨揮刀大呼鬼皆走出滅形還步忽投寺中子忽失父所在至寺見父有鬼逐後以皮囊收其氣數日遂亡（出述異記）

### 申翼之

廣陵盛道兒元嘉十四年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

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道兒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之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大惶愧。（出搜神記）

### 王懷之

王懷之。元嘉二十年。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嫗。頭戴大髪。身服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還家敍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仍變作向樹杪鬼狀。乃與麝香服之。尋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其驗也。（出異苑）

### 柳叔倫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倫。住故衡陽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見一脚跡長二寸。倫有婢細辛。使取水澣衣。空中有物傾器倒水。倫拔刀喚婢在側。聞有物行聲。以刀斫之。覺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後二十日。婢病死。倫即移尸出外。明日覓尸。不知所在。（出廣古今五行記）

### 劉廓

宋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為孱陵令。劉廓為荊州戶曹。各相並居江陵。皆好圍棊。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數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題云。每思棊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尋卒。（出渚宮舊事）

### 王瑤

王瑤。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瑤亡後。有一鬼細長黑色。袒著犢鼻褌。恒來其家。或歌嘯。或學人語。常以糞穢投人食中。又於東鄰庾家犯觸人。不異王家時。庾語鬼。以土石投我。了非所畏。若以錢見擲。此真見困。鬼便以新錢數十正擲庾額。庾復言。新錢不能令痛。惟畏烏錢耳。鬼以烏錢擲之。前後六七過。合得百餘錢。（出述異記）

### 王文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為母作粥。將熟。變而為血。棄之更作。復如初。母尋亡。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如平生。諸兒號戚。奄然而滅。文明先發其妻所使婢。姙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為父辦食。殺雞割洗已竟。雞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續喪亡。（出述異記）

### 夏侯文規

夏侯文規居京。亡後一年。見形還家。乘犢車。賓從數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設饌。見所飲食。當時皆盡。去後器滿如故。家人號泣。文規曰。勿哭。尋便來。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輒來。或停半日。其所將赤衣騶導。形皆短小。坐息籬間及廂屋中。不知文規當去時。家人每呼令起。數習不為異物。文規有數歲孫。念之抱來。其左右鬼神抱取以進。此兒不堪鬼氣。便絕不復識人。文規索水噀之。乃醒。見庭中桃樹。乃曰。此桃我所種子。甚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為不畏。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見地有蒜殼。令拾去之。觀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出甄異記）

## 卷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 袁炳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泰始末為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遜於將曉間。如夢見炳來。陳敘闊別。訊問安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著論。常言生為馳役。死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問罪福應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科。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為重禁。慎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徵相示。良不可言。當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詣尚書。時司空王僧虔為吏部炳遜世為其遊者。故及之。往返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難。何不且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不容得委悉。揖別而去。初炳來。闇夜。遜亦了不覺所以。天明得覩見炳。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躡履而還。暗見炳脚間有光。可尺許。亦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云。（出冥祥記）

### 費慶伯

宋費慶伯者。孝建中。仕為州治中。假歸至家。忽見三騶皆赤幘。同來云。官喚。慶伯云。纔謁歸。那得見召。且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騶答云。非此間官也。慶伯方知非生人。遂叩頭祈之。三騶同詞。因許回換。言卻後四日。當更詣君。可辦少酒食見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為力矣。慶伯欣喜拜謝。躬設酒食。見鬼飲噉。不異生人。臨去曰。哀君故爾。乞祕隱也。慶伯妻性猜妬。謂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慶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狀。俄見向三騶楚撻流血。怒而立於前曰。君何相誤也。言訖失所在。慶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出述異記）

### 劉朗之

梁安成王在鎮。以羅舍故宅。借錄事劉朗之。嘗見丈夫衣冠甚偉。斂衿而立。朗之驚

問。忽然失之。未久而朗之以罪見黜。時人謂君章有神。（出述異記）

### 長孫紹祖

長孫紹祖常行陳蔡間。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宿。房內聞彈箜篌聲。竊於窗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閑婉。明燭獨處。紹祖微調之。女撫瑟不輟。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紹祖悅懌。直前撫慰。女亦欣然。曰何處公子。橫來相干。因與會合。又謂紹祖曰。昨夜好夢。今果有徵。屏風衾枕。率皆華整。左右有婢。仍命饌。頗有珍羞。而悉無味。又飲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營佳味。纔飲數杯。女復歌。歌曰。星漢縱復斜。風霜悽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因前擁紹祖。呼婢徹燭共寢。仍以小婢配其蒼頭。將曙。女揮淚與別。贈以金縷小合子。無復後期。時可相念。紹祖乘馬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愴然而去。其所贈合子。塵埃積中。非生人所用物也。（出志怪錄）

###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真簡先生瓛三從姪。父謇。梁左衛率。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閑康。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炯同宴。於時春江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閑。欲冀少留。願垂顧盼。語訖。二女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炯。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敘會。敢不同觴。衣紅絹者。西施也。謂導曰。適是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願思飲。爲衣紫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謂君子。導語夷光曰。夫人之妹。固爲導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婦夫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遷。妾落他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已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亦因緣會。言訖悯然。導與士炯深感恨。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折裙珠一雙。亦贈士炯。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見。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出窮怪錄）

### 劉氏

梁武帝末年。有人姓劉而不知名。於堂屋脊見一物。面如獅子。兩頰垂白毛。長尺許。手足如人。徐徐舉一足。須臾不見。少時劉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道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閣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不叙。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什就牀坐。其女在戶東坐。與什叙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皆若吟嘯。故入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更當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塚。什屆歷下。以為不祥。遂躬設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為王事所牽。築河堤於桓家塚。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十二為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出酉陽雜俎）

###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為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荊楚陷沒。入周為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脯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遙。而薦之略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為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數賞之聲。復云。閑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詠。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

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謩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謩就坐。又具酒殽。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為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謩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而謂謩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於人間。謩粗記數弄。不復敢訟。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為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幽。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雁足不傳書。謩歌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謩亦下淚。小女郎謂謩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謩見二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謩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寢。謩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謩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謩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自已。小婢屢暫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況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苦頻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謩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在門首。謩於是抱持置於膝。共敘衷款。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謩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謩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謩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謩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謩夜有異香。謩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謩書。備敘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忘。從此遂絕矣。（出異聞錄）

## 卷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 崔子武

齊崔子武。幼時宿於外祖揚州刺史趙郡李憲家。夜夢一女子。姿色甚麗。自謂云。龍

王女。願與崔郎私好。子武悅之。牽其衣裾。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帶而別。至明往山祠中觀之。傍有畫女容狀。即夢中見者。裂裙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惚成疾。後逢醫禁之。乃絕。（出三國典略）

### 馬道猷

南齊馬道猷為尚書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見鬼滿前。而傍人不見。須臾。兩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屐上。指以示人。諸君見否。傍人並不見。問魂形狀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蝦蟆。云必無活理。鬼今猶在耳中。視其耳皆腫。明日便死。（出述異記）

### 顧總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憒。不任事。數為縣令鞭扑。常鬱鬱懷恨。因逃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黃衣。顧見總曰。劉君頗憶疇日周旋耶。總曰。樊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為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為小吏。公當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見記室音旨。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總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坌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宮。卻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繩綱渚。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眾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皇在春宮。烝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鑾。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漙。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為和。顧已試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蟬冠。侍遊於離宮。足躡浮雲端。卻想西園時。生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群賢。倘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總曰。吾本短小。無何娶蔡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荊州女。尋生一子。荊州與字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魁梧於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而銳。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為將。又應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總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詣於縣宰。則脫矣。總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為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爺。

抛女不歸家。不作侍中為小吏。就他辛苦貪榮華。願爾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總不覺涕泗交下。因為一章寄婦蓋娘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既而王粲徐幹與總殷勤敘別。乃遣劉楨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總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可不修進哉。（出玄怪錄）

### 邢鸞

後魏洛陽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塗。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輒得金玉寶玩之物。時邢鸞家常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而鸞卒。（出洛陽伽藍記）

### 蕭摩侯

後魏胡太后末年。澤州田參軍蕭摩侯家人。浣一黃衫。曬之庭樹。日暮忘收。夜半摩侯家起。出見此衣為風所動。彷彿類人。謂是竊盜。持刀往擊。就視乃是衣。自此之後。內外恐懼。更數日。忽有二十騎。盡為戎服。直造其家。揚旗舉杖。往來掩襲。前後六七處。家人惶懼。不知何方禦之。有一人云。按藥方燒羖羊角。妖自絕。即於屠肆得之。遂燒。此等後來至掩鼻。云此家不知燒何物。臭穢如此。翻然回。自此便絕。（出五行記）

### 道人法力

廣州顯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詣廁。於戶中遇一鬼。狀如崑崙。兩目盡黃。裸身無衣。法力素有膂力。便縛著堂柱。以杖鞭之。終無聲。乃以鐵鎖縛之。觀其能變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出述異記）

### 蕭思遇

蕭思遇。梁武帝從姪孫。父懿。為侯景所殺。思遇以父遭害。不樂仕進。常慕道有冀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居虎邱東山。性簡靜。愛琴書。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一山樓宇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扣柴門者。思遇心疑有異。令侍者邀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雨中從浣溪來。及侍童開戶。見一美女。二青衣女奴從之。並神仙之容。思遇加山人之巾。以禮見之。曰。適聞夫人云。從浣溪來。雨中道遠。不知所乘何車耶。女曰。聞先生心懷異道。以簡潔為心。不用車輿。乘風而至。思遇曰。若浣沙來。得非西施乎。女回顧二童而笑。問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慮。懷應就寢耳。及天曉將別。女以金釧子一隻留訣。思遇稱無物敘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時來。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意。思遇亦愴然。言訖。遂乘風而去。須臾不見。唯聞香氣猶在寢室。時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出博物志）

### 任胄

東魏丞相司馬任胄。謀殺高歡。事洩伏誅。其家未之知。家內忽見其頭在飯甑上。相召看之。少頃。失所在。俄知被戮。（出三國典略）

### 董壽之

北齊董壽之被誅。其家尚未之知。其妻夜坐。忽見壽之居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都不應答。有頃。出門遶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其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其血數斗。而壽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晨果得死聞。（出續搜神記）

### 樊孝謙

北齊樊孝謙。少有才名。年二十二。答秀才策。累遷至員外散騎侍郎。嘗於其門首觀貴人葬車。指方相而別。是後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門。孝謙出視。乃見所指方相門首立。云君去年此日共我語否。孝謙驚倒。須臾便卒。貞觀初。崔信明為洋州與縣丞向瓘無二說。（出五行記）

### 李文府

隋文帝開皇初。安定李文府。任鄴都石橋坊。曾夜置酒瓶於牀下。半夜覺。忽聞瓶倒瀉酒聲。使婢看之。酒瓶不倒。蓋塞如舊。須臾。復聞有物嗒水聲。索火照看。屋內靜無所見。滅燭。下關未睡。似有以手指斫其膝。至三。文府起捫之。又無所得。乃拔刀四面揮之。即聞有聲如飛蟬鬼嚮衝而出。文府後任兗州須昌縣丞。至開皇八年。見州故錄事孔瓚。即須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廳前再拜。文府驚問何為。云太山府君選好人。瓚以公明幹執相薦舉。文府憂惶叩頭。瓚良久云。今更為方便。慎勿漏言。至十年自說之。說訖。便覺不快。須臾而死。（出五行記）

### 史萬歲

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

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鬼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責殺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因為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為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為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己戰必大捷（出兩京記）

### 房玄齡

房玄齡杜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出於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連呼王文昂者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里村人有延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醉飽子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曰汝終日饑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處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即子行吾走矣呼者謝而去（出續玄怪錄）

### 魏徵

鄭國公魏徵少時好道學不信鬼神嘗訪道至恆山將及山下忽大風雪天地晦暗不能進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懸黃庭經亦至路次謂徵曰何之徵曰訪道來此為風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會語乎徵許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涼內即雕刻延徵於洪閣對爐火而坐進以美酒嘉殽從容論道詞理博辯徵不能屈臨睡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徵切言不能使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誣鬼神乎有天地來有鬼神夫道亂則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亂則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輕之哉徵不答及平旦道士復命酒以送徵仍附一簡達恆山山中隱士徵既行尋山路回顧宿處乃一大塚耳探其簡題云寄上恆山神佐徵惡之投於地其簡化一鼠而走徵自此稍信鬼神（出瀟湘錄）

### 唐儉

唐儉少時乘驢將適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有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投急竟縫則縫襪也遂聞別室取漿郎渴甚為求之遽起持一盂至儉視其室內無廚竈及還而問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食耳言既復縫襪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貧販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舅姑聞旱郎來迎故忙耳儉挑之拒不答儉愧謝之遺餅兩軸而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

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復至此將出都為塗芻之阻問何人對曰貧師薛良之柩也驗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住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柩將袝先塋耳儉隨覩焉至其殯所是求水之處俄而啓殯柩上有餅兩軸新襪一雙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士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步發故殯者一人驚歎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執錘碎其柩而罵之儉遽造之歎者曰瑋姓韋前太湖令此發者瑋之亡子窆十年矣適開易其櫬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發者愛姬也平生寵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於此一年今秩滿將歸不忍棄去將還於洛既開棺喪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隻兩處互驚取合之彼此成對蓋吾不肖子淫於彼往復無常遂遺之耳儉聞言登舟靜思之曰貧師之妻死五年猶有事舅姑之心嬖寵之姬死尚如此生復何望哉士君子可溺於此輩而薄其妻也（出續玄怪錄）

## 卷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 慕容垂

唐太宗征遼行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黃衣立高塚上神彩特異太宗遣使問之答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言訖不見問之乃慕容垂墓（出靈怪集）

### 李勣女

貞觀元年李勣嬖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廬於墓側一日女子忽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太樹之神竊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嶽故得便奔出知爾在此是以來我已離父母復有此辱恥不可歸幸爾匿我我能以致富報爾家僮駭愕良久乃許遂密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曉來行步如風一月後忽攜黃金十斤以賜家僮賫之出賣數兩乃民家所失主者執家僮以告洛陽令推窮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餘金盡化為黃石焉（出瀟湘錄）

### 解襆人

江南有數人行船見岸上兩人與船並行數里岸上人云暫寄歇息船人許之怪其跳擲上船其疾如風須臾兩人云暫至村各有小襆且寄船上慎勿開也殷勤戒之兩人去後船中一人解襆共看每襆有五百帖子似紙非篆錄並不可識共驚還結如故俄頃二人回云開訖何因諱乃提解襆人云是此人解遂擲解襆上岸如擲嬰

鬼。又於村中取人。擁之而去。經數日。一人欲放解積者。一人不許。曰會遣一二年受辛苦。乃將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馬。恒於庭中置槽自看飲飼。此時已夜。堂門閉。欲取富人無由。一人云。此人愛馬。解馬放。即應開門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擒之。應手即死。取得富人。遂棄解積人而去。此家忙懼。惟見此人在。即共毆縛之。送縣。以解積等事為辭。州縣不信。遂斷死。此人自雪無由。久禁乃出。（出異聞錄）

## 灃店人

貞觀中。長安城西灃店人葬父母。凶具甚華。一二年後。忽見亡弟來。容貌憔悴。言為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為林皋驛馬。祇承困苦不堪。故來請兄代。兄大驚懼。更多與紙錢。遣努力且作。其後數月。又見弟來云。祇承不濟。兄遂不免。去。其兄應時而卒。（出異聞錄）

## 張琮

永徽初。張琮為南陽令。寢閣中。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就視。絕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陳曰。朱粲之亂。某在兵中。為粲所殺。尸骸正在明府閣前。一目為竹根所損。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令謂曰。如是何不早相聞。乃許之。明日為具棺櫬。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貫其左目。仍加時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其家將復仇。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為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者。令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問之。皆驗。遂窮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銘於前。曰身殉國難。死不忘忠。烈烈貞魂。實為鬼雄。（出廣異記）

## 劉門奴

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殿中宿衛者皆見。衣馬甚潔。如此十餘日。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門奴詰問之。按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漢兵誅之。夷宗覆族。安有遺嗣乎。答曰。王起兵時。留吾在長安。及王誅後。天子念我。置而不殺。養於宮中。後以病死。葬於此。天子憐我。斂以玉魚一雙。今在正殿東北角。史臣遺略。是以不見於書。門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擾擾乎。對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動出頗見拘限。甚不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誠所望也。慎無奪我玉魚。門奴奏之。帝令改葬。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傍有玉魚一雙。製甚精巧。乃勑易棺櫬。以禮葬之於苑外。并以玉魚隨之。於此遂絕。（出廣異記）

## 閻庚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資以給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販之流。彼才學之士。於汝何由而破產以奉仁亶。仁亶聞其辭。謂庚曰。坐我累君。今將適詣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久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別。謂仁亶曰。誠願志學。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許焉。庚乃私備驢馬糧食同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內房。房外有牀。久之。一客後至。坐於牀所。仁亶見其視聽非凡。謂庚自外持壺酒至。仁亶以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屬之。因與合飲。酒酣歡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絆男女腳。仁亶開視其衣裝。見袋中細繩。方信焉。因求問已榮位年壽。鬼言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復問庚。鬼云庚命貧無位祿。仁亶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絆得佳女配之。有相當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極貴。頃已絆與人訖。當相為解彼絆此。以成閻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當有大雨濡濕。以此為信。因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裝濕汙。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門久之。方出謝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無訝也。仁亶問其故。云己唯一女。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乃相輕之義。已決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極歡。仁亶乃云閻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學。未結婚姻。主人辭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許焉。以馬驢及他賚為聘。數日成親畢。留閻侯止王氏。仁亶獨往。主人贈送之。其後數年。仁亶遷侍御史并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後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出廣異記）

## 明崇儼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少時父為縣令。縣之門卒有道術。儼求教。教以見鬼方。兼役使之法。遺書兩卷。儼閱之。書人名也。儼於野外獨處。按而呼之。皆應曰唯。見數百人。於是每須役使。則呼其名。無不立至者。儼嘗行。見名流將合祔二親者。輛車已出。儼隨而行。召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得無誤發他人塚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家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寡髮弊衣。距躍大喜。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云

明正諫有言如此。祔親者聞之。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遇葬。決老豎取之。不知乃誤如此。棨儼乃與至稜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儼在內言事。及人間厭勝至多。備述人口。故不繁述。（出紀聞）

## 王懷智

唐坊州人王懷智。顯慶初卒。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蘇。云在地下見懷智。見任太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爲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爲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白我母曰。懷智今爲泰山錄事。幸家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早償之。懷善將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蘇。即賷書特送其舍。所謂家事。無不暗合。至三日。懷善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勲衛侯智純說之。（出法苑珠林）

## 沙門英禪師

唐法海寺沙門英禪師。具言每見鬼。寺主沙門慧簡怪而問焉。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饑虛甚。以師大慈。又自有所見從者二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已報云。後日曉食書來。尋相候。侍慧簡便備酒脯之類。至時秦王果來。侍從甚衆。貴賤羅列坐食甚急。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時未有佛法。地下見責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惸孤應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陳軫。爲多虛詐。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爲殺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自受飢窘也。答曰。慈心此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將來耶。深就愧。臨去時謂英曰。甚愧禪師。弟子有物在。當相送。城東門通化外尖塚。是弟子墓。時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塚耳。英曰。往赤眉賊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賊將麄物去。細者深。賊取不得。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辭去。（出兩京記）

## 陳導

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爲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來。亦宿於此。導乃移舟近之。見一人。龐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龐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龐眉亦隨之。導備酒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龐眉人曰。某姓司

徒名弁。被差至楚。已來充使。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爲意。願適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苦求之。弁曰。但依我從楚回。君可備緍錢一二萬相貺。當免君家。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荊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導以慳鄙爲性。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掀然火起。凡所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僅燒導家。弁亦不見。蓋以導慳吝負前約而致之也。（出集異記）

## 王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初見此女來。粧飾華麗。欲申繾綣。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既見此徵。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出法苑珠林）

## 巴峽人

調露年中。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忽聞有人朗詠詩曰。秋逕填黃葉。寒摧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其音甚厲。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數十遍。初聞以爲舟行者未之寢也。曉訪之。而更無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絕。詠詩處有人骨一具。（出紀聞）

## 陸餘慶

陸餘慶。吳郡人。進士擢第。累授長城尉。拜員外監察。久視中。遷鳳閣舍人。歷陝州刺史。洛州長史。大理卿。少府監。主睿宗靈車不精。出授沂州刺史。餘慶少時。嘗冬日。於徐亳間夜行。左右以囊橐前行。餘慶緩轡躡之。寒甚。會群鬼環火而坐。慶以爲人。馳而遽下。就火。訝火燄熾而不煖。慶謂之曰。火何冷。爲我脫靴。群鬼但俯而笑。不應。慶顧視之。群鬼悉有面衣。慶驚策馬避之。竟無患。其傍居人謂慶曰。此處有鬼爲祟。遭之者多斃。郎君竟無所驚懼。必福助也。當富貴矣。（出御史臺記）

### 夏文榮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為判冥事張鷟時御史出為處州司倉替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為此州至後果除柳州司戶後改德州平昌令榮尅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猥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抵觸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為廷玉禱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奉養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漢郴字曰衛多不成漢郴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錄事闕重即唱漢州錄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為郴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為漢州錄事焉（出朝野僉載）

### 張希望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當新廄下有一伏尸極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信如事公勿言後月餘毅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後適及階鬼引弓射中肩髆希望覺背痛以手撫之其日卒（出志怪）

### 鄭從簡

周左司員外郎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安令巫者視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為也掘地三尺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出朝野僉載）

### 房穎叔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嗅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卻臥至曉房果病兩日而卒所司奏伏下即除李迥秀為侍郎其日謝即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出朝野僉載）

### 劉諷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一女郎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閑步徐徐至中軒回命青衣曰紫綏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鄰翹翹小娘子並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國紫綏鋪花茵於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設犀角酒樽象牙杓綠罽花觶白琉璃盞醪醴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為錄一女郎為明府舉觴酹酒曰惟願三姨婆壽等祁山六姨姨與三姨婆等劉姨夫得太山府糺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時為錄事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溫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糺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歡請喫一盞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誠知被罰直緣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大神伯公事飲亦何傷於是眾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說傳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翠綏下坐使說令翠綏素吃訥令至但稱鸞老鸞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長繡簾斜捲

千條入又歌曰玉口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妝王歡顧盼為王歌舞願得君歡常無災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嗽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將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出玄怪錄）

### 相州刺史

唐王道堅為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畢則失之後於州室梁間散得之籍皆中裁為短卷遂不用矣棄之又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祀社夜潔齋臥於廳事夢其父母盡來迎已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疾數日卒朱希玉為刺史宅西院恆閉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冠乘馬直入二蒼頭亦乘導之至閤乃下直吏以為親姻家通信也從而視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門為之開入已復閉乃索蒼頭及馬皆無之走白希玉希玉命開中院但見四週除掃甚潔帷幄圖畫施設綵繡華筵廣座銷饌窮極水陸數十人食具器物盡金銀也希玉見之大驚乃酌酒酹之以祈福遂出閉其門明日更開則如舊矣室宇封閉草莽荒涼二年而希玉卒（出紀聞）

## 王湛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武任荊州富陽令。取部内人吳實錢一百貫。後誣以他事。決殺之以滅口。式帶刷優井有上下考。五選不得官。以問湛。白爲叔檢之。經宿曰。叔前任富陽令日。合有負心事。其案見在冥司。判云。殺人之罪。身後科罰。緡錢一百貫。當折四年祿。叔曰。誠有此事。吾之罪也。（出朝野僉載）

## 狄仁傑

則天時。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時刺史死者十餘輩。傑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後無敢居者。且榛荒棘毀。已不可居。請舍他所。傑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鎖葺治。居之不疑。數夕。詭怪奇異。不可勝紀。傑怒謂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爲不識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聽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無懼汝之心。徒爲千變萬化耳。必理要相見。何不以禮出耶。斯須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階西樹下。體魄爲樹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頃前數公。多欲自陳。其人輒死。幽途不達。以至於今。使君誠能改葬。何敢遷延於此。言訖不見。明日傑令發之。果如其言。乃爲改葬。自此絶也。

## 李暠

唐兵部尚書李暠。時之正人也。開元初。有婦人詣暠。容貌風流。言語學識。爲時第一。暠不敢受。會太常卿姜皎至。暠以婦人與之。皎大會公卿。婦人自云。善相。見張說曰。宰臣之相。遂相諸公卿。言無不中。謂皎曰。君雖有相。然不得壽終。酒闌。皎狎之於别室。媚言遍至。將及其私。公卿迭往窺覘。時暠在座。最後往視。婦人於是吻然有聲。皎驚墮地。取火照之。見林下有白骨。當時議者。以暠貞正。故鬼神懼焉。（出廣異記）

## 張守珪

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勤勇善鬭。每探候深入。頗以劫掠爲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馱。還天竺國。其徒二十餘人。探騎意是羅錦等物。乃劫掠之。殺其衆盡。至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既而索馱。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於僧前追悔。擗踊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輩前身。皆負守將命。唯趁僧兒是枉死耳。然汝守將祿位重。後當爲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可白守將爲修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騎還白守珪。珪留僧供養累年。去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刀不能抗。下馬脱鞍。示以閑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柰何。若不獲已。事理須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毋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出廣異記）

## 楊瑒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見槐陰下有卜者。令過。端坐自若。伍百訶使起避。不動。瑒令散手拘至廳事。將捶之。躬自責問。術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當命終。瑒甚愕。問何以知之。術者具告所見。舉家驚懼。謂術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術者曰。當以君之聞見。以衛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院亭中。令瑒被髮跣足。墻面而立。己則據案而書符。中夕之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即來。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及多造餅餤與壺酒。出定鼎門外桑林之間。候人過者則飲之。皁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餤。君其無憂。不然。實難以濟。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善爲辭謝。問以所欲。予之策盡於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餤將罄。而皁裘不至。瑒深以爲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皁裘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人云。君昨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疑於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柰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數。兼燒紙錢。資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瑒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瑒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揩王作金。以取代。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錄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言。往見鬼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咋。未能得前。俄從缺墻中入。遂迴聞哭聲。瑒遂獲免。（出廣異記）

## 卷三百三十　鬼十五

## 張果女

開元中。易州司馬張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遠棄。權瘞於東院閣下。後轉鄭州長史。以路遠須復送喪。遂留。俄有劉乙代之。其子常止閣中。日暮仍行門外。見一女子。容色豐麗。自外而來。劉疑有相奔者。即前詰之。欣然款洽。同留共宿。情態纏綿。舉止閑婉。劉愛惜甚至。後暮輒來。達曙方去。經數月。忽謂劉曰。我前張司馬女。不幸夭没。近殯此閣。命當重活。與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徐候氣息。君慎無横見驚傷也。指其所

瘞處而去劉至期甚喜獨與左右一奴夜發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開視之女顏色鮮發肢體溫軟衣服粧梳無汙壞者舉置牀上細細有鼻氣少頃口中有氣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復活漸能言語坐起數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辭以習書不便出閤常使賫飲食詣閤中乙疑子有異因其在外送客竊視其房見女存焉問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牀下乙與妻歔欷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聞遂匿於堂中兒不見女甚驚父乃謂曰此既申契殊會千載所無白我何傷乎而過為隱蔽因遣使詣鄭州具以報果因請結婚父母哀感驚喜則剋日赴婚遂成嘉偶後產數子

## 華妃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塚遂於塋外百餘步偽築大墳若將葬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塚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盜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通夢也側立其尸而於陰中置燭焉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偽塚乃於城中以輀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其未葬之前慶王夢妃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塚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俟其敗於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至孝忽驚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備盜甚急及盜載物歸也欲入春明門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群盜拷掠即服逮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其餘盡榜殺於京兆門外改葬貴妃王心喪三年（出廣異記）

## 郭知運

開元中涼州節度郭知運出巡去州百里於驛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驛長鎖房勿開因而却回府徒從不知也至舍四十餘日處置公私事畢遂使人往驛迎己喪既至自看其殮殮訖因與家人辭訣投身入櫬遂不復見（出廣異記）

## 王光本

王光本開元時為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日其妻李氏暴卒及還追以不親醫藥意是枉死居恒慟哭哀感傍鄰後十餘日屬諸子盡哭光本亦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靚粧炫服有踰平素光本輒哭問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哀哭慟之甚某在泉途倍益淒感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茲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囑家人度女為尼放婢為

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許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他人但聞李氏言惟光本見耳（出廣異記）

## 幽州衙將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妻李氏悍妬狼戾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母墓前母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出本事詩）

## 韋氏女

洛陽韋氏有女殊色少孤與兄居鄰有崔氏子窺見悅之厚賂其婢遂令通意並有贈遺女亦素知崔有風調乃許之期於竹間紅亭之中忽有曳履聲疑崔將至遂前赴之乃見一人身長七尺張口哆唇目如電光直來擒女女奔走驚叫家人持火視之但見白骨委積血流滿地兄乃詰婢得實殺其婢而剪其竹也（出騰聽錄）

## 崔尚

開元時有崔尚者著無鬼論詞甚有理既成將進之忽有道士詣門求見其論讀竟謂尚曰詞理甚工然天地之間若云無鬼此謬矣尚謂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則鬼也豈可謂無君若進本當為諸鬼神所殺不如焚之因爾不見竟失其本（出玄怪錄）

## 河湄人

開元六年有人泊舟於河湄者見岸邊枯骨因投食而與之俄聞空中愧謝之聲及詩曰我本邯鄲士祗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勞君行路悲（出靈怪錄）

## 中官

有中官行宿於官坡館脫絳裳覆錦衣燈下寢忽見一童子捧一樽酒衝扉而入續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謂云崔常侍來何遲俄復有一人續至悽悽然有離別之意蓋崔常侍也及至舉酒賦詩聯句末即崔常侍之詞也中官將起四人相顧哀嘯而去如風雨之聲及視其戶扃閉如舊但見酒樽及詩在中官異之旦館吏云里人有會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聯句歌曰床頭錦衾班復班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朗月間復間夜長路遠山復山（出靈怪錄）

## 王鑑

兗州王鑑。性剛鷙。無所憚畏。常陵侮鬼神。開元中。乘醉往莊。去郭三十里。鑑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來。會日暮。長林下見一婦人。問鑑所往。請寄一襆。而忽不見。乃開襆視之。皆紙錢枯骨之類。鑑笑曰。愚鬼弄爾公。策馬前去。忽遇十餘人聚向火。時天寒。日已昏。鑑下馬詣之。話適所見。皆無應者。鑑視之。向火之人半無頭。有頭者皆有面衣。鑑驚懼。上馬馳去。夜艾方至莊。莊門已閉。頻打無人出。遂大叫罵。俄有一奴開門。鑑問曰。奴婢輩今並在何處。令取燈。而火色青暗。鑑怒。欲捶奴。奴云。十日來。一莊七人疾病相次死盡。鑑問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向者聞郎君呼叫。起尸來耳。因忽顛仆。即無氣矣。鑑大懼。走投別村而宿。周歲發疾而卒。（出靈異集）

## 李令問

李令問。開元中為祕書監。左遷集州長史。令問好玩服飲饌。以奢聞於天下。其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天下言服饌者。莫不祖述李監。以為美談。令問至集州。染疾。久之漸篤。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恆令夜開城門。縱令問家人出入。刺史之子。當夜與奴私出遊。至城門。遙見甲仗數百人。隨一火車。當街而行。驚曰。不聞有兵。何得此輩。意欲馳告父。且復伺其所之。尋而已至城濠。火車從水上過。曾不漬滅。方知是鬼。走投其門。門已閉不得歸。遂奔令問門中處之。既入。火車亦至令問中門外。其子雖恐懼。仍竊覘之。忽聞堂中十餘人誦經。甲仗等遶迴良久。有一朱衣鬼徑三蹋關。聲如霹靂。經聲未絕。火車移上堂階。遙見堂中燈火清靜。尚有十餘人侍疾。朱衣鬼又抉窗櫺。其聲如前。令問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門持令問出。遂擲於火車中。群鬼擁之而去。其子還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問疾。令問家中餘口。無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驚。至今戰懼未已。令問尸為鬼所擲。在堂西北陳重牀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出靈怪錄）

## 僧韜光

青龍寺僧和眾韜光。相與友善。韜光富平人。將歸。請和眾曰。吾三數月不離家。師若行。必訪我。和眾許之。迴兩月餘。和眾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尋韜光。和眾日暮至。離居尚遠。而韜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故來迎候。與行里餘。將到家。謂和眾曰。北去即是吾家。師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東。少選當還。言已東去。和眾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知也。欲到家諮吾。何無情也。至其家扣門。韜光父哭而出曰。韜光師不幸亡來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見。和眾弔唁畢。父引入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眾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自迎吾來。相與談話里餘。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云要之村東。少間當返。吾都不知是鬼。適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謂和眾曰。彼既許來。來當執之。吾欲見也。於是夜久。韜光復來。入房謂和眾曰。貧居客來。無以供給。和眾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並至。秉燭照之。形言皆韜光也。納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訴曰。吾非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故假為之。如不相煩。可恕造次。放吾還也。其家不開之。瓮中密祈請轉苦。日出後。却復如驚飆飛去。而和眾亦還。後不復見焉。（出紀聞）

## 僧儀光

青龍寺禪師儀光。行業至高。開元十五年。有朝士妻喪。請之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大申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明燈誦經。忽見有二人侍之。夜將半。忽聞堂中人起取衣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廚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為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猶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為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惶遽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之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中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來尸忽橫臥。手有麪汙。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驚異焉。（出紀聞）

## 尼員智

廣敬寺尼員智。嘗與同侶於終南山中結廬。夏夜月明。下有哭而來者。其聲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長八尺餘。立於廬前。聲不輟。遂至夜半。聲甚嗚咽。涕淚橫流。尼等執心正念不懼。而哭者竟不言而去。（出紀聞）

## 楊元英

楊元英。則天時為太常卿。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治成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劍。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劍。云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取。子意是父擬。復疑父冢為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劍。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劍下馬。引諸子

於僻處。分處家事。未問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歎息。謂子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誡之云。數日須用盡。言訖。訣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訖訣去。子隨騁出上東門。遙望入邙山中數十步。忽隱不見。數日。市具都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第二十六册終

---

## 太平廣記第二十七册

卷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宋　李　昉編

### 薛矜

薛矜者。開元中。為長安尉。主知宮市。迭日於東西二市。一日於東市市前見一坐車。車中婦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銀鏤小合。立於車側。婦人使侍婢問價。云此是長安薛少府物。處分令車中若問。便宜餉之。婦人甚喜。謝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謂矜曰。我在金光門外。君宜訪也。矜使左右隨至宅。翌日往來過。見婦人門外騎甚眾。踟躕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門。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廳。令矜坐。云待粧束。矜覺火冷。心竊疑怪。須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遙見一燈。火色微暗。將近又遠。疑非人也。然業已求見。畢當去。心中恒誦千手觀音咒。至內。見坐帳中。以羅巾蒙首。矜苦牽曳。久之方落。見婦人面長尺餘。正青色。有聲如狗。矜遂絕倒。從者至其室宇。但見殯宮。矜在其內。絕無間隙。遂推壁倒。見矜已死。心上微暖。移就店將息。經月餘方蘇矣。（出廣異記）

### 朱七娘

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娼嫗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溫柔坊宅否。朱欲許焉。其女彈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將軍止此故佳。將還有所懼耶。不獲已。至以後騎載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遽走還白王氏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慟久之。遂送還家焉。（出廣異記）

### 李光遠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令。時大旱。光遠大為旱書。書就暴卒。卒後縣申州。州司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慟哭者。皆曰。長官不死。寧有是耶。其夜光遠忽乘白馬。來詣旱坊。謂百姓曰。我雖死。旱不慮不成。司馬何人。敢沮斯議。遂與百姓詣司馬宅。通云李明府欲見。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曰。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為准。宜速成之。不然。當為厲矣。言訖與百姓辭訣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賴焉。（出廣異記）

### 李霸

岐陽令李霸者。嚴酷剛鷙。所遇無恩。自丞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音脛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饑寒。一考後暴亡。既斂。庭絕弔客。其妻每撫棺慟哭呼曰。李霸在生云

何令妻子見此殺寞數日後。棺中忽語曰。夫人無苦。當自辦歸。其日晚衙。令家人於廳事設案几。霸見形。令傳呼召諸吏等。吏人素所畏懼。聞命奔走。見霸莫不戰懼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皆至。霸訶怒云。君等無情。何至於此。為我不能殺君等耶。言訖。悉顛仆無氣。家人皆來拜庭中祈請。霸云。但通物數。無憂不活。卒以五束絹為准。絹至便生。令謝訖去。後謂兩衙典。吾素厚於汝。何故亦同眾人。唯殺汝一身。亦復何益。當令兩家馬死為驗。須臾數百疋。一時皆倒欲死。遂人通兩疋細絹。馬復如故。因謂諸吏曰。我雖素清。今已死。謝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卒以五疋絹羅。指令某官出某某出騎。某吏等絛。違者必死。一更後方散。後日處分悉便。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歡饗畢。又上馬去。凡十餘里已及郊外。遂不見。至夜停車騎。妻子欲哭。棺中語云。吾在此。汝等困弊。無用哭也。霸家在鄴。去岐陽千餘里。每至宿處。皆不令哭。行數百里。忽謂子曰。今夜可無寐。有人欲盜好馬。宜預為防也。家人遠涉困弊。不依約束。倘夕竟失馬。及明啓白霸。云。吾令防盜。何故貪寐。雖然。馬終不失也。近店東有路側南。可達。比行十餘里。有叢林。馬繫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親族聞其異。競來弔慰。朝夕謁請。霸棺中皆酬對。莫不踏蹴。觀聽聚喧。家人不堪其煩。霸忽謂子云。賓客往來。不過欲見我耳。汝可設廳事。我欲一見諸親。其子如言。眾人於庭伺候。久之曰。我來矣。命捲幃。忽見霸頭大如甕。眼赤睛突。瞪視諸客。客等莫不顛仆。稍稍引去。霸謂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殯野外。言訖不見。其語遂絕。（出廣異記）

## 洛陽鬼兵

貞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東京。百姓相驚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衝擊破傷。其鬼兵初過於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中如數千萬騎甲兵人馬。嘈嘈有聲。俄而過盡。每夜過。至於再。至於三。帝惡之。使巫祝禳厭。每夜於洛水濱設飲食。嘗讀北齊書。亦有此事。天寶中。晉陽云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畏之。皆不久喪也。（出紀聞）

## 道德里書生

唐東都道德里有一書生。日晚行至中橋。遇貴人。部從車馬甚盛。見書生呼與語。令從後。有貴主年二十餘。丰姿絕世。與書生語不輟。因而南去長夏門。遂至龍門。入一甲第。華堂蘭室。召書生賜珍饌。因與寢。夜過半。書生覺。見所臥處乃石窟。前有一死婦人。身正洪脹。月光照之。穢不可聞。書生乃履危攀石。僅能出焉。曉至香山寺。為僧說之。僧送還家。數日而死。（出紀聞）

## 安宜坊書生

開元末。東京安宜坊有書生。夜中閉門理書。門隙中。忽見一人出頭。呵問何爲。答云。我是鬼。蹔欲相就。因邀書生出門。書生隨至門外。畫地作十字。因爾前行。出坊至寺門鋪。書生云。寺觀見必不可度。鬼言。但隨我行。無苦也。俄至定鼎門內。鬼負書生從門隙中出。前至五橋。道傍一家。天窗中有火光。鬼復負書生上天窗。側俯見一婦人對病小兒啼哭。其夫在傍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燈。婦人懼。呵其夫云。兒今垂死。何忍貪臥。適有弱物掩火。可強起明燈。夫起添燭。鬼迴避。婦人忽取布袋盛兒。兒猶能動。於布袋中。鬼遂負出至天窗上。兼負書生下地。送入定鼎門。至書生宅。謝曰。吾奉地下處分取小兒事。須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煩君。當可恕之。言訖乃去。其人初隨鬼行。所止之處。輒書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驗。因至失兒家。問之亦同也。（出廣異記）

## 裴盛

董士元云。義興尉裴盛畫寢。忽為鬼引。形神隨去。云奉一兒。至兒家。父母夾兒臥。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生人。既至。鬼手一揮。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兒出牀。抱兒喉有聲。父母驚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其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出廣異記）

## 楊溥

豫章諸縣盡出良材。求利者採之。將至廣陵。利則數倍。天寶五載。有楊溥者。與數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飛。山深。寄宿無處。有大木橫臥。其中空焉。可容數人。乃入中同宿。而導者未眠時。向山林再拜咒曰。土田公。今夜寄眠。願見護助。如是三請而後寢。夜深雪甚。近南樹下忽有人呼曰。張禮。樹頭有人應曰。諾。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與去來。樹頭人曰。有客在此。須守至明。若去。黑狗子無知。恐傷不宥。樹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飲食。理須同去。樹上又曰。雪寒雖甚。已受其請。理不可行。須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裝畢。撤所臥氈。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長三尺而蟄不動。方驚駭焉。（出紀聞）

## 薛直

勝州都督薛直。丞相納之子也。好殺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

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長。命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來禍於君。命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人家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追。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殯趨於此矣。直大恐。與友人馳赴鄴。行一驛。直入廳休。假從者皆休。忽見直去。從者百餘人。皆左右從人。驛吏入戶。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與別曰。吾已死北驛。身在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殁。（出記聞）

### 劉洪

沛國劉洪性剛直。父為折衝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陽。召為行軍。洪隨之薊。因得給事楚玉。楚玉悅之。楚玉補屯官。洪請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輒死。屯遂荒廢。洪乃請為之。楚玉以山難之。洪曰。妖由人興。妖不自作。洪且不懼。公何惜焉。楚玉遂以為太和屯官。洪將人吏到屯。屯有故城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運斧而度木。自折。舉擊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答之。詞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則干之。罪死不赦。答數發。匠人言說。願見寬恕。吾非前後殺屯官者也。殺屯官者自是輔國將軍。所居去此不遠。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城者舊佛殿也。以其淨所故守之。吾因為人有罪。配守此基。基與地平。吾方得去。今者來故訴於公。公為平之。吾乃去為人矣。洪曰。汝言輔國不遠。可即擒來。鬼曰諾。須臾匠人言曰。劉洪。吾輔國將軍也。汝為人強直。兼有才幹。吾甚重之。將任汝以職。今當辟汝。即大富貴矣。勉之。因索紙作詩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詩。及其下筆。書跡特妙。可方王右軍。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詩曰。烏烏在虛飛。玄駒遂野依。名今編戶籍。翠過葉生稀。其二章曰。箇樹枝條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誰覺□□□。詩成而去。匠人乃屯廨役。數日疾甚。舁至范陽。其父謁名醫。薛亦會疾。洪言語如常。而二人審介氣候。未幾乃卒。□洪初得鬼詩。思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載棺。名今編戶籍。蓋洪名生希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箇樹枝條朽。故條枝朽也。三花五面啼。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謂三花也。五人哭之。所謂五面啼。洪死後二十日。故吏野外見洪紫衣。從二百騎。神色甚壯。告吏曰。吾已為輔國將軍所用。大富貴矣。今將從騎向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男有女。養於劉氏。年與洪齒。書與洪言曰。吾聞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擾亂。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須臾得前。又引其巾。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驚曰。汝存日嘗有言。須來。在軍久絕書問。今見死乎。何與平生言協也。母言未畢。洪即形見庭中。衣紫金章。僕從多至。母問曰。汝何緣來。洪已富貴。身亦非人。福樂難言。故迎母供養。於是車輿皆進。母則昇輿。洪乃侍從遂去。去後而母殂。其見故吏時。亦母殂之日也。（出記聞）

## 卷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 唐晅

唐晅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州衛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晅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留之衛南莊。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占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當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冥委荒邱。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晅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晅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相見敘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即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媿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晅驚嘆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亦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敘風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今看阿美。阿美即晅之亡女也。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晅乃執手敘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寞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故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為貴。君可先坐。晅即如言。笑謂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

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晅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惟無漿水粥不可致耳。晅即令備之。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晅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群小。請晅曰。此是紫菊嬭。豈不識耶。晅方記念。別席飯。其餘侍者。晅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晅從京廻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栱中。無有人知處。晅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晅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晅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晅令下簾帷。中縫繐。宛如平生狀。惟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晅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生。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各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晅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晅曰。婦人沒地。不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免。晅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處君嫌猜而不爲。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階兎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晅含涕言敘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奪責。妻泣而起。與晅訣別。晅修啟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晅執手曰。何時再一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晅爲念。晅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內。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匆匆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事見唐晅手記。（出通幽記）

## 蕭正人

琅邪太守許誠言。嘗言幼時與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處有鬼。言未終。前簷頭鬼怒垂下二脛。脛甚壯大。黑毛且長。足履於地。言者走匿。内弟蕭正人沈靜少言。獨不懼。直抱鬼脛以解衣束之。甚急。鬼舉脛至簷。正人束之不得昇。復下。如此數四。既無救者。正人放之。鬼遂滅。而正人無他。（出記聞）

## 韋鎰

監察御史韋鎰。自殿降量移虢州司戶參軍。鎰與守有故。請開虢州西郭道。鎰主之。凡開數里。平夷邱墓數百。既而守念鎰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鎰妻死。鎰妻亡七日。召寺僧齋。鎰神傷喪志。諸僧慰勉。齋罷。鎰送僧出門。言未畢。若有所見則揖。僧退。且言曰。弟子亡妻形見。則若揖讓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爲平夷邱墓之禍焉。（出記聞）

## 趙夏日

寧王文學趙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學卒官。終後每處理家事如平生。家內大小。不敢爲非。常於靈帳中言。其聲甚厲。第二子常見之。率常在宅。及三歲。令其子傳語遍別人。因絶去。（出記聞）

## 茹子顏

吳人茹子顏。以明經爲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子顏好京兆府博士。及選請爲之。既拜。常在朝貴家。及歸學。車馬不絶。子顏之姪張虛儀選授梓州通泉尉。家貧不能與其妻行。仍有債數萬。請子顏保。虛儀去後兩月餘。子顏夜坐。忽簷間語曰。吾通泉尉張虛儀也。到縣數日亡。今吾柩還已發縣矣。吾平生與君特善。赴任日又債負累君。吾今亡。家又貧匱。進退相扱。深覺厚顏。子顏問曰。君何日當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發時日。且求食。子顏命食於坐。談笑如故。至期喪果至。子顏爲之召債家而歸其負。鬼又旦夕來謝恩。其言甚懇。月餘而絶。子顏亦不以介意。數旬。子顏亦死。（出記聞）

## 劉子貢

京兆人劉子貢。五月二十二日。因病熱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頭。加釘鑠焉。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問曰。此爲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驚駭耳。子貢娶於雒江縣令蘇元宗。見元宗於道。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辦。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愚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李騰。騰曰。

吾爲傳語吾兒。吾生前坐罪大被拘留。爲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愼。愼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百道。納熱彈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爲鬼。子貢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出冥報記）

### 劉平

唐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罕。得神仙補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舊朝士。皆云童幼時見。奕世奉之。不窮其壽。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令孫絢喻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言與處士劉平善。天寶中居於齊魯。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爐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投龍西嶽。平旋見二青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謂祿山鬼物。皆奮爐投蓋。狼狽而走。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出劇談錄）

###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爲揚州功曹。秩滿南遊。濟瓜洲。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視穎相顧曰。此人甚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即鄱陽曾孫。乃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問之。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神即仙。虔心向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至於盱眙。方與邑長下簾晝坐。吏白云。擒獲發塚盜六人。登令召入。束縛甚固。旅之於庭。穎士驚曰。二人云非仙即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左驗明着。皆云發墓有年。嘗開鄱陽公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許。鬢髮斑白。僵臥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昔舟中相遇。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裔也。豈有他術哉。（出集異記）

## 卷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 黎陽客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丐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尚遙。忽見路傍一門。宅宇甚壯。夜將投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輒寄外舍可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聞曳履聲。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閑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辛。有弊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館。頗能清論。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目見。客問名曰。我穎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殽。皆精潔。而不甚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問曰。郎君今爲何官。曰見爲河公主簿。愼勿說也。俄聞外有吁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窗中窺之。見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有一人。披髮裸形。左右呼群鳥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強知他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墻。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旦顧視乃大塚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具爲說之。令曰。信有之。乃晴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於垣側。一日令率群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日即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焦爛。身衣敗絮。蹲於榛棘中。直前詣客不識也。曰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爲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爲設薄酹。焚其故衣以贈之。鬼忻受遂去。（出廣異記）

### 李迥秀

尚書李迥秀。素與清禪寺僧靈貞厚善。迥秀卒數年。靈貞忽見兩吏齎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處。若官曹中。須臾延謁。一人朱衣銀章。靈貞自疑命當未死。朱衣曰。弟子誤相追。闍梨當還。命數前吏送去。欲取舊路。吏曰。此乃不可往。當別取北路耳。乃別北行。路甚荒塞。靈貞頗不懌。可行數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麗。門吏前呵云。可方便見將軍。即引入。見一人紫衣據廳事。年貌與李公相類。謂曰。貞公那得遠來。靈貞乃知正是。因延升階。敘及平舊。臨別握手曰。欲與闍黎論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見淚下。靈貞固請之。乃曰。弟子血祀將絕。無復奈何。可報季友等。四時享奠勤致豐潔。兼爲寫法華經一部。是所望也。即揮涕訣。靈貞遂蘇。具以所見告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乃爲設齋及寫經。唯齊損猶怒曰。妖僧妄誕。欲誣玷先靈耳。其後竟與權梁山等謀反伏誅。兄弟流竄。竟無種嗣矣。（出廣異記）

###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過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見甚歡。爲設雞黍。客探取懷中犀靶小刀子。將以割梨。主人色變。遂奄然而逝。所見乃冢中物也。客甚懼。然亦以此刀自護。且視塚傍有一穴。日照其中頗明。見棺櫬已腐敗。巢盤乃樹葉盱耳。客匍匐得出。問左右

人。無識此冢者。（出廣異記）

## 崔咸

博陵崔咸少習靜。家於相州。居常葺理園林。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斃。咸驚懼未敢發。乃出於里內占其失女家。須臾有奴婢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尚逸。況生乎。咸從而問之。對曰。郎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三日。昨夜方斂。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異之。歸將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語之乃去。時天寶元年六月。（出通幽記）

## 季攸

天寶初。會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己女。己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殯之東郊。經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有失胥。推尋不得。意其為魅所惑也。則於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殯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則聞屋內胥叫聲。而殯宮中甚完。不知從何入。

遽告主簿。主簿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復修殯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不直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憐己女。不知有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吾嫁與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期而違神道。請即知聞。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壻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望伏所請焉。主簿驚嘆。乃召胥一問為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造饌大會楊氏。鬼又言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親迎楊郎。言畢。胥暴卒。乃設冥婚禮。厚加棺斂。合葬於東郊。（出紀聞）

## 武德縣田叟

武德縣酒封村田叟。日晚將往河內府南視女家禮事。出林有二人隨之。與叟言。謂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隨。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視之非凡。乃下驢謂之曰。吾與汝非舊相識。在途相逢。吾觀汝指顧。非吉人也。汝姑行。吾從此南出。汝若隨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隨。如不願俱。請從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適會田叟鄰舍子自東來。問叟何為。叟具以告。鄰舍子告二人。老父不願與君俱。可東去。從老父南行。君何須相絆也。二人曰。諾。因東去。叟遂南。鄰舍子亦西還。到家未幾。聞父老家驚叫。鄰舍子問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計今適到。而所乘驢乃却來。何謂也。鄰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狀。因與叟男尋之。至與二人言處。叟死溝中。而衣服甚完無損傷。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出紀聞）

## 裴徽

河東裴徽。河南令迴之兄子也。天寶中。嘗獨步行莊側。途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瞻覩豔泆。久之。徽問何以獨行。答云。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豔詞相調。婦人初不易色。亦獻酬數四。前至其家。邀徽相過。室宇宏麗。入門後。聞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來。名教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衆。有頃老婢出門。徽辭謝。舉動深有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徽入坐。侍數人各美色。香氣芬馥。進止甚閑。尋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徽竊見室中甚嚴。設綺帳錦茵。如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湊廁所。持古劍可以避惡。廁畢。取裹劍紙。忽見劍光粲然。執之欲廻。不復見室宇人物。顧視在孤墓上叢棘中。因大號叫。家人識徽持燭尋之。去莊百餘步。瞪視不能言。久之方悟爾。（出廣異記）

##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陬壁中出。至牀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怍卻退。婢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恥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許之。因紿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云。來。又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忽復如初。可以慰懃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止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己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云改之。自爾留連半歲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亟。為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為鬼關司所遏。不得過者數日。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見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出廣異記）

## 長洲陸氏女

長洲縣丞陸某家素貧。三月三日。家人悉遊虎邱寺。女年十五六。以無衣不得往。獨與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歎投井而死。父母以是為感悲泣數日。乃權殯長洲縣。後一歲許。有陸某者。曾省其姑。姑家與女殯同出。經殯宮過。有小婢隨後。云女郎欲暫相見。某不得已。隨至其家。家門卑小。女郎靚粧。容色婉麗。問云。君得非長洲百姓耶。我是陸丞女。非人。鬼耳。欲請君傳語與贊府。今臨頓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義難自嫁。可與白大人。若許為婚。當傳語至此。其人尚留殯宮中。少時。當州坊正。從殯宮邊過。見有衣帶出外。視之。見婦人。以白丞。丞自往使開壁。取某置之廳上。數日能言。問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對。丞歎息。尋令人問臨頓李十八。果有之。而無恙自若。初不為信。後數日乃病。病數日卒。舉家歎恨。竟將女與李子為冥婚。（出廣異記）

## 刁緬

宣城太守刁緬。本以武進。初為玉門軍使。有廁神形見外廄。形如大豬。遍體皆有眼。出入溷中。遊行院內。緬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十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福。廁神乃滅。緬旬日遷伊州刺史。又改左衛率右驍衛將軍右羽林將軍。遂貴矣。（出紀聞）

## 王無有

蘷邱主簿王無有新娶妻。美而妬。無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無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無有以為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深目巨鼻。虎口烏爪。謂無有曰。盍與予鞋。無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無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僕有疾如廁。雖一婢相送。君適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婦猶不信。乃同覿之。無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妻恐扶無有還。他日。無有至後院。怪又見。語無有曰。吾歸汝鞋。因投其傍。鞋並無傷。無有請巫解奏。鬼復謂巫。王主簿祿盡。餘百日壽。不速歸。死於此。無有遂歸鄉。如期而卒。（出紀聞）

## 王昇

吳郡陸望。寄居河內。表弟王昇與望居相近。晨謁望。行至莊南故村人楊侃宅籬間。忽見兩手據廁。大耳深目。虎鼻豬牙。面色紫而編斕。直視於昇。昇懼而走。見望言之。望曰。吾聞見廁神。無不立死。汝其勉之。昇意大惡。及還即死。（出紀聞）

## 高生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瘕。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可以及。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暗中動搖。有頃吐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趨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間。（出宣室志）

## 卷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 楊準

唐楊準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見一婦人。容色殊麗。準見挑之。與野合。經月餘日。每來齋中。復求引準去。準不肯從。忽爾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當隨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隨婦人行十餘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門戶卑小。婦人為準設食。每一舉盡碗。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後方知。每準去之時。閉房門。屍臥牀上。積六七日方活。如是經二三年。準兄謂準曰。汝為人子。當應紹續。奈何忽與鬼為匹乎。準慚懼。出家被緇服。鬼遂不至。其後準反初服。選為縣尉。別婚家人子。一年後在廳事理文案。忽見婦人從門而入。容色甚怒。準惶懼。下階乞命。婦人云。是度無放君理。極辭搏之。準遇疾而卒。（出廣異記）

## 王乙

臨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許李氏莊王乙者。因赴集。從莊門過。遙見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忻悅。使侍婢傳語。乙徘徊槐陰。便至日暮。因詣莊求宿。主人相見甚歡。供設亦厚。二更後。侍婢來云。夜尚未深。宜留燭相待。女不久至。便敘綢繆。事畢。女情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識。幸相見招。今敘平生。義即至重。有何不暢耶。女云。非不盡心。但適出門閉垣。而牆角下有鐵爬。爬齒刺腳。貫徹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視之。言訖辭還。云已應必死。君若有情。迴日過訪。以慰幽魂耳。後乙得官東歸。途次李氏莊。所聞其女已亡。私與侍婢持酒饌至殯宮外祭之。因而痛哭。須臾見女從殯宮中出。已乃伏地而卒。侍婢見乙魂魄與女同入殯宮。二家為冥婚焉。（出廣異記）

## 韋栗

韋栗者。天寶時為新淦丞。有少女十餘歲。將之官。行至揚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鏡。栗曰。我上官艱辛。焉得此物。待至官與汝求之。歲餘女死。栗亦不記宿事。秩滿載喪北歸。至揚州泊河次。女將一婢持錢市鏡。行人見其色甚豔。狀如貴人家子。爭欲求賣。有一少年年二十餘。白皙可喜。女以黃錢五千與之。少年與漆背金花鏡。徑

尺餘。別一人云。有鏡勝此。只取三千。少年復減兩千。女留連色授。神許須臾。辭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隨去。至其所居。須臾至鋪。但得黃紙三貫。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適有女郎持錢市鏡。入此船中。今成紙錢。栗云。唯有一女。死數年矣。君所見者。其狀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之。女正復如此。因領少年入船搜檢。初無所得。其母剪黃紙九貫。置在櫬邊。業上檢三貫。衆頗異之。乃復開棺。見鏡在焉。莫不悲歎。少年云。錢已不論。具言本意。復贈十千為女設齋。（出廣異記）

### 河間劉別駕

河間劉別駕者。常云世間無婦人。何以適意。後至西京通化門。見車中婦人有美色。心喜愛悅。因隨至其舍。在資聖寺後。同婦人留連數宵。彼此兼暢。劉侯不覺有異。但中宵寒甚。茵衾累重。然猶肉不煖。心竊怪之。後一日將曙。忽失婦人并屋宇所在。其身臥荒園中數重亂葉下。因此遇痼病。（出廣異記）

###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風彩。為蘄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向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暱。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製。見者莫不歎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復去。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乃復離去。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前高密令女。嫁為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得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敘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鏤玉杯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答之。握手揮淚而別。明日至期。王於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色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環。家人 方覺有異。王乃前見陳之。兼示之玉杯與環。皆捧之而悲泣。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遂恍惚成病。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出廣異記）

### 鄭德楙

滎陽鄭德楙。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日未入。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梅綠羅裙。可年四十許。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局腳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鉤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以比。食畢命酒。以銀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杯。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妝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門。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為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豔。目所未見。被服粲麗。冠絕當時。鄭遂欣然。其後遂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褥茵席。皆悉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來馬。今何在。詐曰。今已反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侍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適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醮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故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旁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崔夫人及小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為終期。明日乃卒。（出宣室志）

### 朱敖

杭州別駕朱敖。舊隱河南之少室山。天寶初。陽翟縣尉李舒在嶽寺。使騎招敖。乘馬

便騶從者在後。稍行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暑月挾纊。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乃途中覩者也。歎息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歎異。爾夕既寐。夢女子至。把被欣悅。精氣越泄。累夕如此。嵩嶽道士吳筠為書一符辟之不可。又吳以道術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於法清淨。神乃不至。敖後於河南府應舉。與渭南縣令陳察微住謁道士程谷神。為設薯蕷不託蓮花鮮胡麻餻留連笑語。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雲騰蹦。中掣火電。須臾晻昧。驟雨如瀉。敖與察微從者一人。伏櫪林下。常抵巨壑。久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遙是松林。見天女數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為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狀如天仙。對舞。筵上兼有諸若異觀世音。終其兩舞。如半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復不見人。敖等夤緣夜半。方至舍耳。（出廣異記）

## 裴虬

蘇州山人陸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騎戴顒宅也。天寶末。河東裴虬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說云初一人來。云戴君見召。虬問戴為誰。人曰。君知宋散騎常侍戴顒乎。

虬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虬至見顒。顒求以己女妻虬。云先以結婚。不當再娶。顒曰。人神殊道。何苦也。虬言己適有祿位。不合為君女壻。久之言相往來。顒知虬不可屈。乃釋之。遂活也。（出廣異記）

## 趙佐

趙佐者。天寶末補國子四門生。常寢疾。恍惚有二黃衣吏拘行至溫泉宮觀風樓西。別有府署。吏引入。始見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謁。王謂佐曰。君識我否。佐辭不識。王曰。君聞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於我家側造諸宮殿。每奏妓樂。備極奢侈。誠美王也。故我亦如此起樓以觀樂。因訪問人間事甚衆。又問佐曰。人間不久大亂。宜自謀免難。無久住京城也。言訖。使人送還。（出廣異記）

##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嘗因事至京。停興道里。忽見二人及一無頭人來云。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問君在地下並何職掌。云是捉事。佐史謂曰。幸與諸君臭味頗同。能相救否。事了。當奉萬張紙錢。二人許諾。期後五日。若不復來者即是事了。其錢可至天門街燒之。至五日不來。吏乃燒錢畢。因移居崇仁里。後京中事了。西還岐州。至杏樹店。復逢二人問何所來。頃於舊處相訪不是。所處分事已得免。勞致錢。賤地所由已給承牟優復牒訖。非大期至。更無疾病耳。（出廣異記）

## 卷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 浚儀王氏

浚儀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壻裴郎飲酒醉。入冢臥棺後。家人不知。遂掩壙。後經數日不見裴郎。家誣為王氏所殺。遂相訟。王氏實無此。舉家思慮。葬日恐在壙中。遂開壙得之。氣息奄奄。以粥灌之。數日平復。說云初葬之夕。酒向醒。無由得出。舉目竊視。見人無數。文柏為堂。宅宇甚麗。王氏先亡長幼皆集。衆鬼見裴郎甚驚。其間一鬼曰。何不殺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殺。苦爭得免。既見長筵美饌。歌樂歡洽。俄聞云喚裴郎。某懼不敢起。又聞群婢連臂踏歌。詞曰。柏堂新成樂未央。迴來迴去繞裴郎。有一婢名綠華。以紙燭燒其鼻準成瘡。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諸鬼等。頻令裴郎歌舞。饌請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與之。如此數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復有本形像。（出廣異記）

## 章仇兼瓊

唐天寶中。章仇兼瓊為劍南節度數載。入朝。蜀川有夜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

兼瓊將行。呼而問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朝。不見其吉。兼瓊初甚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墮馬身死。獨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陽尉馬某送藥酒暑藥。兼起居。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漢州入驛。到兼瓊所。忽然顛倒而卒。後兼瓊乃蘇。云地下所由。以馬尉見免。氏亦死。便至其家。家人驚異。云適爾奉命還何處也。不言。視天太息。其妻再問傔從何在。又不把簌何也。馬殊不言。遽揮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適於地下若論。地下所由。並為他無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取別。舉言悲毀。又謂其妻曰。無苦。我代其死。彼亦當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使爾倉卒。死生永隔。以此為恨耳。言訖不見。子等初猶恍然疑之。尋見脈弃屍還。兼瓊翌日還成都。賻馬氏錢五百萬。又敕彭州賻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祿云。（出廣異記）

## 李林甫

唐李林甫為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頗怨望。有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

以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嘗副軍伍。以善射稱。近為他病無所知。林甫即賞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姬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絶。善射者異而聽之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長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轉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蘇。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以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尺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期十年也。（出宣室志）

## 陳希烈

陳希烈為相。家有鬼焉。或詠詩。或歌呼。聲甚微細激切。而歷歷可聽。家人問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戲遊。遊畢當去。或索衣服。或求飲食。得之即去。不得即罵。如此數朝。後忽談經史。鬼甚博覽。家人呼希烈姪壻司直李頎濟令與鬼談。謂頎濟曰。吾因行故於此戲。聞君特流。今日豁然有事當去。君材佳。因去。（出紀聞）

## 楊國忠

唐天寶中。楊國忠權勢薰灼。朝廷無比。忽有一婦人詣宅。請見。閽人拒之。婦人大叫曰。我有大事。要見楊公。爾何阻我。若阻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之宅。閽人懼。告國忠。國忠見之。婦人謂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耶。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縱不節。德義不修。而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亦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迹。不以社稷為意。賢與愚不能別。但納賂於門者爵而祿之。大才大德之士。伏於林泉。曾不一顧。以恩付兵柄。以愛使牧民。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罪耶。婦人曰。公自不知死罪。翻以我為死罪。國忠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不見。國忠驚未已。又復立於前。國忠乃問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為宰相。雖處輔佐之位。而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國朝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胡怒之耶。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今我卻退。胡有功也。公胡死也。民胡哭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

## 李叔霽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趙郡李叔霽與其妻自武關南奔襄陽。妻與二子死於路。叔霽遊荊楚久之。祿山既據東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女各出城採樵。遂見猜走甚急。有紫衣人騎馬在後。車中婦人頻呼。各女既近。問識我否。婢驚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爾獨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陽。叔霽及兩兒並死於賊。我緣饑餒。攜小兒女嫁此車後人。遂與各女見姑。哭畢。問姊姊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遽。不可復待。留停車日許。時氏饑。姑乃設食。粗糲無味。妻子於車中取粳米飯。及他美饌。呼其夫與姑餐。餐畢使發。臨別之際。謂曰。此間辛苦。亦合少物相留。為囊齋已前行。今車中唯有一疋半絹。且留充衣服。深以少為恨也。乾元中。肅宗剋復二京。其姑與子同下揚州。月餘叔霽亦至。相見悲泣。再嘆其妻於客中因產殁。故兼小兒女相次夭逝。言訖又悲泣。姑初甚怍。為其姪女為賊所掠。及見叔霽情至。因說其事。云所著裙。即此留絹也。叔霽咨嗟而已。吳郡朱敖嘗於陳留賊中識一軍將。自言索得李霽婦云。（出廣異記）

##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妻亡。少女工作山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絶。縣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悽悴言辭頓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

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銀酒杯一枚為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恆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縣尉已罷職還鄉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遣來移轉。投刺謁令。令待甚厚。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嘆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旨。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出廣異記）

## 姚蕭品

姚蕭品者。杭州錢塘人。其家會客。因在酒座死。經食頃乃活。云初見一人來喚。意是縣家所用。出門看之。便被捉去。至北郭門。有數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牽船。品云。忝是緒餘。未嘗引挽。遂被捶擊。辭不獲已。力為牽之。至驛亭橋。已八九里所。鬼不復防禦因爾絶走得脫也。（出廣異記）

## 梁守威

唐肅宗時。安史之黨方亂。邢州正在賊境。刺史頗有安時之志。長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辯自負。自長安潛行。因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於路旁古墓間。

忽有一少年手攜一劍亦至。呵問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遊說之士。欲入邢州說州牧。令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遊說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見邢牧何辭以說。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國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盡滅醜類。故不假多辭。邢牧其應聲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為天下有主耶。有歸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大臣推戴。欲以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為天下主也。設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剪羣盜。收復京城。唯撫而輯之。爵賞軍功。亦行後而闘之則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聞自負不孝之名。而欲誅不忠之輩。答曰。欲安天下。寧羣盜。必待仁主得位。君無說邢牧。我若可說。早已說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長嘆曰。我何之昔劉琨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詣一大林。及達曙至林下。見百餘人。皆擐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索酒饌。同歡話而別。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回長安必可取爵祿也。太子新授位。自賤而貴者多矣。關內亂之極也。人皆思治願安。君但以治平之術。關內諸侯因依而進。何慮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謝而回。纔行十步已來。顧之不見。乃卻詣林下訪之。惟見壞墓甚多。（出瀟湘錄）

卷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 常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正清直。以世業自尚。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齎書直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為善鄰。思奉顏色。末有一詩具陳云。平生遊城郭。殂沒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迹。甘隨狐兔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覿。千年何旦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倘無隔。向與折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為答書。慇懃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既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為具酒果。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可年五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幽明路絕。邀展將近。幸因良會。大君

子不見嫌。棄倖中歡。稍何樂如之。夷答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啟累飲酒。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異從子。說異事武帝。恩幸無比。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香鏤枕。皆帝所秘惜。常於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異。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雙。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為湘東鎮荊州日。嘗使博士講論語。至於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為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詔襄陽遣鳳林寺少利柱木未至。津吏於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嬪喪。涕泣不絕。臥痛潰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敕進粥。宮中無米。於黃門布囊中齎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為長枷。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投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為人傭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擊甚困。即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從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為長史。吾亦預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以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出廣異記）

## 張守一

乾元有張守一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獄。死因出免者甚多。後當早朝。有白頭老人傴僂策杖。詣馬前拜謝。守一問故。請避從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賤。無以報德。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請受教。守一曰。賢子無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當此。忝列九卿。頗得自給。幸無勞苦。再三慰遣之。鬼曰。當爾。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見。俄爾有詔賜城中縱觀。守一於會中窺見士人家女。姿色豔絕。相悅之。而防閑甚急。計無從出。試呼前鬼。鬼能為我致否。言訖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時。纔可七日。曰。足矣。得非變化相惑耶。鬼曰。名公何疑之深。僕以他物代取其身。遂營寂靜之處。設帷帳。有頃奄然而至。良久寤。驚曰。此何處。惟守一

及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天使因與狀眠情愛甚切至七日謂女曰天上人間當隔異歡會尚淺便爾乖離如何因流涕取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復私覘女家云家中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復經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當永訣今奉藥一丸此能點化雜骨為骨粘刀把之良者願公寶之有急當用因歔欷而去藥如雞卵許大至武太后時守一以持法寬平為酷吏所構流徙循表資用窘竭乃以藥點骨信然取給之藥盡遂卒（出廣異記）

## 鄭望

乾元中有鄭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於道側見人家試問門者云是王將軍與其亡父有舊望甚喜乃通名參承將軍出與望相見敘悲泣人事備之因爾留宿為設饌飲中夜酒酣令呼蓮除三娘唱歌送酒少間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唱阿鵲鹽及晚別去將軍夫人傳語令買錦袴及頭髻花紅朱粉等後數月東歸過送所求物將軍相見歡甚留宿如初望問何以不見蓮除三娘將軍云已隨其夫還京以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宅但餘丘隴望憮然却迴至野狐泉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塚塚邊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葦席裹屍葬將軍墳側故呼曰蓮除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歸葬長安訖（出玄怪錄）

## 宇文覿

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素與進士宇文覿辛稷等相善並隨徹至吳山讀書兼許秋賦之給吳山縣令號凶闕前任多死令廳有大槐樹覿稷等意是精魅所憑私與典正欲徹不在斫伐去之期有一日矣吏白徹徹謂二子曰命在於天貫不在樹子等無然其謀遂止後數日覿稷行樹得一孔旁甚潤澤中有青氣上昇為雲伺徹還寢乃命縣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爛壞有少齒髮及脛骨胯骨猶在遙望西北取有一物來謂是怪異乃以五千雇二人取之初純然盡燭一束二人背刀緣索往視其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緹夾等物漂出地上悉如烟銷徹至命佐史收骨髮以新棺斂葬諸野佐史偷錢用小書函折骨埋之既至舍倉卒欲死家人白徹徹令巫視之巫於徹前靈語云己是晉將軍契苾鍔身以戰死受葬於此縣立塚近馬坊恆苦糞穢欲求遷改前後累有所白多遇令死人遂令冥苦無可上達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錢市櫬甚惠厚胥吏酷惡乃以書函見貯骨髮骨長函短斷我胯脛不勝楚痛故復譬之耳徹辭謝數日自陳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譌欺

---

當令市櫬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誠幸也又靈語云尋當釋之然創造此譴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豈敢忘之辛侯不久自當擢祿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無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厄難我當救其三厄若忽為官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佐史見釋方獲禮葬覿家在岐山久之鍔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在莊疾亟適已往彼營救今亦小瘥尋有莊人來報可無懼也若還妻可之後慎無食馬肉須臾使至具如所白覿入門其妻亦愈曾莊客馬駒死以熟腸及肉餽覿覿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悶而絕氣者數矣忽聞鍔言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違約為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在亦無苦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至服之乃愈後覿選吳山會岐州土賊欲僭偽號署置百官覿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尋被官兵所殺覿等七十餘人繫州獄十人鍔復至覿妻所語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太為求請然要三千貫錢妻辭貧家實不能辦鍔曰地府所用是人間紙錢妻云紙錢當力辦之焚畢復至獄中謂覿曰我適於夫人三千貫為君屬請事亦解矣有劉使君至者即當得放飽食無憂也尋而詔用劉晏為隴州刺史辭日奏曰縣污名覽曾未相見所由但以為逆所引悉皆繫獄臣至州日請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畢悉召獄囚宣敕放之覿既以為賊所署恥而還家半歲餘呂崇賁為河東節度求書記之士在朝多言覿者崇賁奏覿左衛兵曹河東書記敕賜衣一襲崇賁送絹百疋敕至覿甚喜受敕衣綠裳西向拜蹈欻忽倒地鍔靈語嘆息久之謂覿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覿云今却還之如何答云已受官畢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後四日覿遇疾卒初女巫見鍔衣冠甚偉鬢髮洞赤狀若今之庫莫奚云（出廣異記）

## 李瑩

壽昌令趙郡李瑩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隨諸兄南渡卒葬於吳之海鹽其親兄岷莊在濟源有妹寡居去莊十餘里祿山之亂不獲南出上元中忽見妹還問其由來云為賊所掠言對有理家人不之詰妹以亂故恐不相全倉卒將嫁近莊張氏積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惠靡所不了恆於岷家獨鎌一房來去安堵岷家田地多為人所影占皆公訟收復之永泰中國步既清岷及諸弟自江東入京參選事畢還莊欲至數百里妹在莊忽謂婢云諸兄弟等數日當至我須暫住張家又過娣別娣問其故曰頻夢云爾婢送至中路遣婢還行十餘步回顧不復見婢頗怪之後二日張氏報云已死婢及外甥等悲泣適已而諸兄弟遂至因發張氏妹喪岷言渠上

元中死。殯在海壖。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張家臨視。舉被不復見。屍驗其衣鏡皆入棺時物。子亦尋死。（出廣異記）

## 裴䁥

河東裴䁥。幼好彈箏。時有彈箏師。善為新曲。䁥妹欲就學。難其親受。於是䁥就學。轉受其妹。遂有能名。久之。䁥客江湘。卒於南楚。母妹在家。䁥忽輕身獨還。家驚喜。問其故。云。囊齋並奴等在後。日暮方至。歡慶之後。因求箏彈。復令其妹理曲。有所誤錯。悉皆正之。累正十餘曲。因不復見。須臾喪輿乃至云。（出廣異記）

## 李氏

上都來庭里婦人李氏者。晝坐家堂。忽見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幞巾。逕來逐己。李氏遶牀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門絕騁。崎嶇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門萬騎卒。以馬鞭擊之。隨手而滅。止有幞頭布。奄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髏骨焉。（出廣異記）

# 卷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 韋璜

潞城縣令周混妻者。姓韋名璜。容色妍麗。性多黠慧。恒與其嫂妹等云。若有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報。後適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餘。忽至其家。空間靈語。謂家人曰。本期相報。故以是來。我已見閻羅王兼親屬。家人問見鑊湯劍樹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見是事。後復附婢靈語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粧梳。所以見召。明日事了。當復來耳。明日婢又靈語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極榮貴。令我為女作粧。今得胭脂及粉來與諸女。因而開手有胭脂及赤粉。並不異人間物。又云。府君家撒帳錢甚大。四十鬼不能舉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錢。錢大如蓋。復謂府君知我善染紅。乃令我染。我辭己雖染。親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己指揮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暫將婢去。明日當遣之還。女云。一家惟仰此婢。奈何奪之。韋云。但借兩日耳。若過兩日。汝宜擊磬呼之。夫磬聲一振。鬼神畢聞。婢忽氣盡。經二日不返。女等鳴磬。少選復空中語云。我朝訴畢。已遣婢還。何以不至。當是迷路耳。須臾婢至。乃活。兩手忽變作深紅色。又制五言詩與姊嫂夫數首。其寄詩云。修短各有分。浮華亦非真。斷腸泉壤下。幽憂難具陳。淒淒自揚風。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題云。泉臺客人韋璜。詩云。不得長相守。青春夭舜華。舊遊今永已。泉路卻為家。其一早知別離切。人心悔作從來恩愛深。黃泉冥寞雖長逝。白日屏帷還重尋。贈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詩曰。亦

---

心用盡為相知。慮後防前。祇定疑案。牘可申生節目。桃符雖聖。欲何為。見其親說云爾。（出廣異記）

## 薛萬石

薛萬石。河東人。廣德初。浙東觀察薛兼訓用萬石為永嘉令。數月。忽謂其妻曰。後十日家內食盡。食盡時我亦當死。米穀荒貴。為之奈何。婦曰。君身康強。何為自作不祥之語。萬石云。死甚可惡。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殮畢棺中忽令呼錄事佐史等。既至。謂曰。萬石不幸身死。言之悽愴。然自此未嘗擾君。今妻子饑窮。遠歸無路。所相召者。欲以親愛累君爾。時永嘉米貴。斗至萬錢。萬石於錄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凶懼。罔不依送。追至丞尉。亦有贈。後數日。謂家人曰。我暫往越州。謁見薛公。汝輩既有糧食。吾不憂矣。自爾十餘日無言。婦悲泣疲頓。晝寢忽聞其語。驚起曰。君何所來。答曰。吾從越還。中丞已知吾亡。見令張卿來迎。又為見兩女擇得兩壻。兄弟之情。可為厚矣。宜速裝飾。張卿到來。即可便發。不爾。當罹山賊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裝束。會卿至。即日首途。去永嘉二百里。溫州為賊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諮白。必有所言。不問即否。親見家人白之。（出廣異記）

## 范俶

范俶者。廣德初。於蘇州開酒肆。日晚有婦人從門過。色態甚異。俶留宿。婦人初不辭讓。乃秉燭以髮覆面。向暗而坐。其夜與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覓不得。臨別之際。嚙俶臂而去。及曉。於牀前得一紙梳。心甚惡之。因而體痛紅腫。六七日死矣。（出廣異記）

## 李澣

河中少尹李澣。以廣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設齋畢。忽於中門見澣獨騎從門而入。奴等再拜持澣下馬。入座於西廊。諸子拜謁泣。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攬亡者心耳。判屬家事。久之。澣先娶項妃妹。生子四人。項卒。再娶河南竇滔女。有美色。特為澣所愛。時竇懼不出。澣使呼之。逆謂之曰。生死雖殊。至於恩情。所未嘗替。何懼而不出耶。每在地下。聞君哭聲。輒令悽斷。悲卿亦壽命不永。於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義重。如今同行。豈不樂乎。人生會當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間為勝。卿意如何。竇初不言。澣云。卿欲不從。亦不及矣。後日當使車騎至此相迎。幸無辭也。遂呼諸婢謂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從行。須取其妻衣服。手自別之。分為數袋。以付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子來。又謂諸子曰。吾雖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見。不宜以汝母與吾

合葬。可以竇氏同穴。若違吾言。神道是殛。言畢便出。奴等送至門外。見游馱騎走而從東轉西。不復見。後日車騎至門。他人不之見。惟四婢者見之。便裝束。竇取所選衣服與家人訣。遂各倒地死亡。（出廣異記）

## 張勍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勍者。恆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衆。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恆陽人。一日引衆千人。至恆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列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勍遂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勍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整。士卒之盛也。左右怒白勍。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勍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恆陽王女為妻。今來親迎。此夜靜月下涉原野。欲避繁雜。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固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恆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恆陽之故。勍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即留。對曰。留婦人即不可。欲鬬即可。勍又入戰。復不利。勍欲退。左右皆憤怒。願死格。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鬬。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勍懼。乃力止左右。勍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為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欲與我陰軍較力也。勍方下馬再拜。又謂勍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為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勍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推我為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勍得此書。頗達兵術。尋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為將。數年而卒。（出瀟湘錄）

## 牛爽

永泰中。牛爽授盧州別駕。將之任。有乳母乘驢。為鐙研破股。歲餘瘡不差。一旦苦瘡痒。抑搔之。若蟲形狀。忽有數蟬從瘡中飛出。集庭樹悲鳴。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頗通神鬼。巫至。向樹呵之。咄咄。人詰之。答見一鬼黑衣冠。據枝間。以手指蟬以導其詞曰。東堂下。余所處。享我致福。欺我致禍。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寔神耳。爽不信之。網蟬殺之。逐巫者。後歲餘無異變。爽有三女。在閨房。夏月夜褰闈。爽忽覺前牀有一長大尸。白衣覆而殭臥。爽大怖。私語其妻。妻見甚懾。爽嘗畜寶劍。潛取擊之。劃然而內驚叫。及燭失其鬼。而閨中長女腰斷矣。流血滿地。爽驚慟失據。大小亂哭。莫知其由。既後半年。夜晦冥。爽列燈於奧。方寢。心動驚覺。又見前鬼在牀。爽神迷。倉卒復劍之。斷去。閨中亂喧。次女又斷腰矣。舉家惶擾。議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與競。爽終不改。明年又見。卒殺三女。而親友強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蟬言。後有華岳道士褚乘霞善驅除。素與爽善。聞之而來。郡以是宅凶廢之。霞至。獨入結壇守。其日暮。內聞雷霆搜索。及明。發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鍬鍤發堂下丈餘。得古墳。銘曰。卓女墳。道士說宵中初有甲兵與霞戰。鬼敗而潰散。須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許。叩頭謝言是卓女郎。霞讓之。答曰。非某過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盡。且不修德而強梁誣欺自當爾。乘霞遂徙其墳。宅後不復凶矣。（出通幽錄）

## 李咸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咸。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荊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據一牀於東西間。僕隸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寐。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臥視庭木陰宇蕭蕭然。忽見廚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生起就婦人。相執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婦人在外屏立以俟。李入廚取燭。開出書笥。顏色慘慘。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畢。置牀上。卻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俱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供樹森森然。既入食頃。王生自度曰。我往襲之。必同私狎。乃持所臥枕往。潛欲驚之。比至入簾。正見李生臥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咯咯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廚屋中。據牀坐。頭及屋梁。久之方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心猶稍煖耳。方為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寄書與家人。敘以辭訣。衣物為信念。不陳所往。但詞句鄭重。讀書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髣髴夢一麗人相誘去耳。諸不記焉。驛之故吏云。舊傳廁有神。先天中。已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出通幽錄）

## 李畫

李畫為許州吏。莊在扶溝。永泰二年春。因清明歸。欲至伯梁河。先是路旁有塚。去路

約二十步。其上無草。牧童所戲。其夜李晝忽見塚上有穴大如盤。兼有火光。晝異之下馬躡塚焉。見五女子衣華服。依五方坐而紉針。俱低頭就燭。矻矻不歇。晝叱之一聲。五燭皆滅。五女亦失所在。晝恐。上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從塚出逐晝。晝走不能脫。以鞭揮拂為火所熱。近行十里。方達伯梁河。有人至方滅。明日看馬尾被燒盡及股脛亦燒損。自後遂目此為五女塚。今存焉。（出博異志）

## 元載

大曆九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早入朝。有獻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載讀。載云。候至中書當為看。人言若不能讀。請自誦一首。誦畢不見。方知非人耳。詩曰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啣泥欲下來。屋裏無人却飛去。載後竟破家。妻子被殺云。（出玄怪錄）

## 蕭審

蕭審者。工部尚書旻之子。永泰中為長洲令。性貪暴。然有理跡。邑人懼憚焉。審居長洲三年。前後取受無紀極。四年五月。守門者見紫衣人三十餘騎從外入門。迎問所以。騎初不言。直至堂院廳內。治書者皆見。門者走入白審曰。適有紫衣將軍三十騎直入不待通。審問其人安在。焉得不見。門者出至廳。須臾見騎從內出。以白衫蒙審步行。門者又問。奇事。審顧不言。諸吏送至門不復見。俄聞內哭。方悉審卒。後七日其弟宇復墓。忽倒地作審靈語。責宇不了家事數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將吾米二百石。絹八十疋。經紀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時。為物色捉之。宇還至舍記事。疑婢爾日亦靈語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絹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錢。絹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絹。（出廣異記）

# 卷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 盧仲海

大曆四年。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纘客於吳。夜就主人飲。歡甚大醉。郡屬皆散。而纘大吐甚。因更溺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物藥以護之。半夜纘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纘名。連聲不息。數萬計。忽蘇而能言曰。賴爾呼救我。即問其狀。答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令邀迎。問其名。乃稱尹。又邀延至宅。門闕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道如何。常思晝日。破酒縱思。忽承戾止。沉湎難申。故奉迎耳。乃遣入諸竹

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昞曜。妓樂雲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際。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爵行無數。吾始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者四。且心不便。請辭。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繼請。授吾職事。吾向以虛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為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無可行。前事既驗。當復執用耳。因焚香誦咒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沒。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激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呼我。我向復飲。至於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敕文牒管我職聞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又暫乞犯責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留未決。雞鳴興陰物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即具舟。倍道併行而愈。（出通幽錄）

## 王垂

太原王垂與范陽盧收友善。唐大曆初。嘗乘舟於淮浙往來。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於樹下。容色殊麗。衣服甚華。負一錦囊。王盧相謂曰。婦人獨息。囊可圖耳。乃彌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虛舟且便。可寄爾。婦人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婦人正容曰。暫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怍。垂善鼓琴。以琴悅之。婦人美豔粲然。二人振蕩。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婦人曰。少所習。王生拱琴以授。乃撫軫泛弄泠然。王生曰。未嘗聞之。有以見文君之誠心矣。婦人笑曰。委相之深沉也。遂稍親合。其談諧慧辯不可言。相視感悅。是夕與垂偶會船前。收稍被隔礙。而深嘆慕。夜深。收竊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髑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於垂。聽其私狎甚繾綣。既而天明。婦人有故暫下。收告垂。垂大懾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篙下。如其言。須臾婦人來問王生安在。收紿之曰。適上岸矣。婦人甚劇。委收而追垂。望之稍遠。乃棄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處。闌半夜後。婦人至。直入船。拽垂頭。婦人四面有眼。腥穢甚。嚙咬垂。垂困。二人大呼。衆船皆助。遂失婦人。明日。得紙梳於席上。垂數月而卒。（出通幽記）

## 武丘寺

蘇州武丘寺。山石嶔崟。林木玲瓏。樓雉疊起。綠雲窈窕。入者忘歸。大曆初。寺僧夜見二白衣上樓。竟不下。尋之無所見。明日峻高上見題三首。信鬼語也。其詞曰。幽明雖異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其二云　幽閒居）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

隴。幽隴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長夜臺。誰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廻。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其三答幽子）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圍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遺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上有墓林古塚纍纍。其文尚存焉。（出通幽記）

## 李佐公

李佐公。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庾。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騶呵避。書吏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大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曰。車軒索斷。紫衣曰。檢簿。遂見數吏檢之。曰。合取廬州某里張道妻脊筋修之。乃書吏之妹也。須刺史廻。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妹家。尚無恙。經宿患背痛。半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 竇裕

大歷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常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晴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來。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見之。甚覺類竇裕。將起與語。未及。遂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為鬼耶。明日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在路前。有識者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即至奠拜泣而去。（出宣室志）

## 商順

丹陽商順。娶吳郡張昶女。昶為京兆少尹。卒。葬滻水東。去其別業十里。順選集在長安。久之。張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順日暮與俱往。奴盜飲極醉。與順相失。不覺其城門已閉。無如之何。乃獨前行。天漸昏黑。雨雪交下。郎來驢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驢所詣。計行十數里。而不得見村墅。轉入深草。苦寒甚戰。少頃至一澗。澗南望見燈火。順甚喜。行至。乃蕃籬茅屋數間。扣門數百下。方應。順問曰。遠客迷路苦寒。暫欲寄宿。應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狹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問張尹莊去此幾許。曰。近西南四五里。順以路近可到。乃出澗西南行十餘里。不至莊。雨雪轉甚。順自審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繫驢於桑下。倚樹而坐。須臾見一物。狀若燭籠光照數丈。直詣順前。尺餘而止。順初甚懼。尋而問曰。得非張公神靈導引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當示歸路。視光中有小道。順乃乘驢隨之。稍近火移。但在前尺餘。行六七里。望見持火來迎。籠光遂滅。及火至。乃張氏守塋奴也。順問何以知己來。奴云。適聞郎君大呼。某言商郎從東來。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廬中。明旦方去。（出廣異記）

## 李載

大歷七年。轉運使吏部劉晏。在部為尚書大理評事。李載攝監察御史知福建留後。載於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猶為清涼。載心憚瘴癘。不樂職事。經半載卒。後一日復生如故。家人進食。載如平常食之。謂家人曰。已死。今暫還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後修狀與尚書別。兼作遺書處分家事。妻崔氏先亡。左右惟一小女。因為小妻。我死地下見舅。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將欲有所不相利益。為之奈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訖。分財與之。使行官送還北。小妻便爾下船。行時尚關。未即就路。載亦知之。召行官至。杖五下。使騶去。事畢。食訖遂卒。（出廣異記）

## 高勵

高勵者。崔士光之丈人也。夏日在其庄前桑下。看人家打麥。見一人從東走馬來。至勵再拜云。請治馬足。勵云。我非馬醫。焉得療馬。其人笑云。但為膠黏即得。勵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馬是木馬。君但洋膠黏之。便濟行程。勵乃取膠煮爛。出至馬所。以見變是木馬。病在前足。因為黏之。送膠還舍。及出。見人已在馬邊。馬甚駿。還謝勵訖。便上馬而去。（出廣異記）

## 蕭遇

信州刺史蕭遇。少孤。不知母墓。數十年將改葬。舊塋在都。既至啓乃悞開盧會昌墓。既而知其非。號慟而歸。聞河陽方士道華者。善召鬼。乃厚幣以迎。既至。具以情訴。華曰。試可耳。乃置壇潔誠。立召盧會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偉。呵之曰。蕭郎中太夫人塋。被爾墓侵雜。使其迷悞。怨急尋求。不爾。當旦夕加罪。會昌再拜曰。某賤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則不知矣。但管內無蕭郎中太夫人墓。當為索之。以旦日為期。及朝。華與遇俱往。行里餘。遂見會昌奔來曰。吾緣尋索頗擾鬼神。今使按責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訖而滅。二人去之數日。顧視見青黑氣覆地。竟日乃散。既

而會昌來曰。吾為君尋求。大受陰司譴罰。今計窮矣。請辭去。罷歸河陽。遇號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夢中。聞戶外有聲呼遇小名曰。吾是爾母。遇驚走出戶拜迎。見其母。母從暗中出。遇與相見如平生。謂遇曰。汝至孝動天。誠達星神。祇靈降鑒。令我與汝相見。悲愴盈懷。遇號慟久之。又嘆曰。吾家孝子。有聞於天。雖在泉壤。甚為衆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達神。非惟毀形滅性。所尚由衷耳。因與遇論幽冥報應之旨。性命變通之道。乃曰。禍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臨。實如影響。其有樹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固耳。言敘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聞過獎之言。庶萬分不恨矣。乃述迷悞塋域之根。乃曰。吾來亦為此。年歲寖遠。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見烏鵲羣集其下是也。又曰。若讓我西行。當以二魂與入關。問其故。答曰。為叔母在此亦須歸鄉。遇曰。叔母為誰耶。母曰。叔母則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憐吾孤獨。嘗從咸陽來此伴吾。後因神祇隔絕。不得去。故要二魂與耳。言訖而去。倏忽不見。遇哀號待曉。即於烏鵲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於下得母墓。方得合葬。（出通幽記）

### 朱自勸

吳縣朱自勸以寶應年亡。大曆三年。其女寺尼某。令婢往市買胡餅。充齋饌物。於河西見自勸與數騎賓從二十人。狀如為官。見婢歔欷。問汝和尚好在。將安之。婢云。命市胡餅作齋。勸云。吾此正復有餅。廻命從者以三十餅兼傳問訊。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餅為衆人所食。後十餘日。婢往市路又見自勸。慰問如初。復謂婢曰。汝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餅亦復不食。今可將三十餅往。宜令食也。婢還。終不食。後十日。婢於市復見自勸。問訊畢。謂婢曰。方冬嚴寒。聞汝和尚未挾纊。今附絹二疋與和尚　作寒具。婢承命持還。以絹授尼。尼以一疋製袴。一留貯之。後十餘日。婢復遇自勸。謂曰。有客數十人。可持二縑。令和尚於房中作饌為午食。明日子時吾當來。彼婢還。尼賣絹市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靈語。因言客至。婢起祗供食。食方畢。又言曰。和尚好住。吾與諸客飲食致飽。今往已。婢送自勸出門。久之方悟。自爾不見。（出廣異記）

## 卷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 羅元則

歷陽羅元則。嘗乘舟往廣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載。元則引船載之。察其似長者。供

待甚厚。無他裝囊。但有書函一枚。元則竊異之。夜與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暫下岸步須當還。君可駐船。見待。慎無發我函中書也。許之。乃下去。須臾聞村中哭聲。則知有異。乃竊其書視之。曰某日至某村。當取某乙。其村名良是。元則名次在某下。元則甚懼。而鬼還責曰。君何視我書函。元則乃前自陳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謂君嘗負人否。元則熟思之曰。平生惟有奪同縣張明通十畝田。遂至失業。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訴君耳。元則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則一身。幸見恩貸。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載。今捨去。君當趣歸。三年無出門。此後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則歸家中歲餘。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辭之。父怒曰。田家當自力。乃欲偷安甘寢。妄為妖辭耶。將杖之。元則不得已。乃出門。即見前鬼髠頭裸體。背盡瘡爛。前持曰。吾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既相逢。不能相置。元則曰。捨我辭二親。鬼許。具以白父。言訖奄然遂絕。其父方痛恨之。月餘亦卒。（出廣異記）

###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曆五年。客於東陽精舍讀書。歲餘暮際。忽有一美女。服紅羅裙襦。容色甚麗。有青衣婢隨來。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悅而趨之。問以所適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識。遽爾見逼。非所望王孫也。元平初不酬對。但求拜見。須臾女從中出。相見忻悅。有如舊識。歡言者久之。謂元平曰。所以來者。亦欲見君論宿昔事。我已非人。君無懼乎。元平心既相悅。略無疑阻。謂女曰。任當言之。僕亦何懼。女云。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門夫。恒在使君家長直。雖生於貧賤。而容止可悅。我以因緣之故。私與交通。君纔百日。患霍亂沒。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薩咒。所願後身各生貴家。重為婚姻。以朱筆塗君左股為志。君試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驗矣。元平自視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歡惬亦甚。欲曙。忽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訖悲涕。云後身父今為縣令。及我年十六。當得方伯。此時方合為婚姻。未間幸無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欲婚。亦不可得。言訖訣去。（出廣異記）

### 劉參

唐建中二年。江淮訛言。有厲鬼自湖南來。或曰毛鬼。或曰毛人。報不恒其稱。而鬼變化無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懼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以備。每鬼入一家。萬家擊板及銅器為聲。聲振天地。人有狂懾而死者。所在如此。官

禁不能息。前兗州功曹劉參者。舊業淮泗。因家廣陵。有男六人。皆好勇。劉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數女閉堂內。諸郎邏外。夜半後。天色暝晦。忽聞堂中驚叫。言鬼已在堂中。諸郎驍。既開戶。無因入救。乃守窺之。見一物方如牀。毛鬣如蝟。高三四尺。四面有足。轉走堂內。旁又有鬼。玄毛被體。爪牙如劍。把小女置毛牀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諸郎壞壁而入。以射毛牀。毛牀走。其鬼亦走。須臾失鬼所在。而毛牀東奔。中鏃百數。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抱其毛力扞之。食頃俱墮河梁。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鬼困。急以大相救。及以火照之。但見抱橋柱耳。劉子盡爪損。小女遺於路。居數月。營中一卒夜見毛鬼飛馳屋上。射之不可。叫呼頗動眾。明日伏罪。以令百姓。因而有盜竊託以妖妄。既而自滅。亦不知其然。（出通幽記）

## 閻敬立

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閻敬立為段秀實吉密使。潛逆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萊蕪鹹澁。即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即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既坐。亦如常館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儆敬立見之。問曰。此館甚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闕尚生荊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儆乃云。此館所用並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榻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儆家人也。令覘廚中。有三數婢供饌具甚忙。信是無所畏。良久盤筵至。食精。敬立與儆同飡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寢。敬立問儆曰。緣倍程行。馬瘦甚。可別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儆又具饌亦如法。儆處分知遠取西槽馬送大使至前館。兼令道奴被東槽馬。我餞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儆亦行可二里。儆即卻迴。執別。異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己馬。被馱而行。四五里。東方似明。前館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吾纔發館耳。曰。前館無人。大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但已不見。其所馱轜重。已卻迴百餘步。置路側。至前館。館吏曰。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園。久已頹毀。敬立卻迴驗之。廢館更無物。惟牆後有古殯宮。東廊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腳木馬。門前廢堠子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須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爛氣。如黃衣麴塵之色。斯乃櫬中送亡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出博異記）

##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往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壠之間。日已晚。歇馬於古道左。北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劘逼漸近。乃以袂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愴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傍而緩逐之。以覘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坌息。頭踏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憨。小娘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莊可矣。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興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生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値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戴佩。且憩即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食。食果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生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遜迯者。因酒拜謝於座側。俄命生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遊歡洽。無不酣暢。王氏嘗呼其姨曰王姨。王姨好與崔生長行。愛崔口脂合子。王姨輸則有玉環相酬。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半已輸王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自於一穴中。惟見芫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卻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鍤發掘一墓穴。已至櫬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王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生。外生先殞。後令與生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有一合。合內有五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人。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誤也。王姨呼崔生奴僕為賊耳。崔生感之。急為掩瘞。仍舊矣。（出博物志）

## 李則

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殯。有一朱衣人來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子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尸共臥在牀。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出獨異志）

## 陸憑

吳郡陸憑。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篤信謙讓。家於湖州長城。性悅山水。一聞奇麗。千里而往。其蹤迹未嘗寧居。貞元乙丑歲三月。遊永嘉。遘疾而歿。憑素與吳興沈長友善。長夢憑顏色顯穎。曰。我遊至永嘉。苦疾將困。君爲知我者。顧託家事。長悲之。又敘舊歡。賓語久之。因述文章語虛無之事。乃謂長曰。贈君浮雲詩一篇。以寄其懷。詩曰。虛虛復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數四。臨去曰。憑船已發。來明日午時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錄之。如期而憑喪船至。長撫孫而慟。賻助倍禮。詞人楊丹爲之誌。具莊神感銘曰。篤生府君。美秀而文。歿而不起。寄音浮雲。（出通幽錄）

## 滎陽李生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滎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使入覲。爲道騎所迫。四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荊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過。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騶所迫。既不得進。又不得退。

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閑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不足甚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出宣室志）

## 卷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 韓弇

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蕃戎背信。掌書記韓弇遇害。弇素與櫟陽尉李績友。因晝寢。忽夢弇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勉如平生。謂弇曰。今從禿髮大使塡渾河。憔悴困苦不可言。聞來奉詣耳。別後有一詩奉呈。悲吟曰。我有敵國讎。無人可爲雪。每至秦隴頭。遊魂自嗚咽。臨別謂績曰。吾久飢渴。君至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爲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盡矣。績許之。及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覩之。時貞元四年。（出河東記）

## 盧頊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於錢塘。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頊宅於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堰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牀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煙薰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於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在旁大駭。馳報於家。家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殭強如束。命巫人祀之。釋然如見。具陳其事。居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嘴捲尾。尾類犬。身班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兒。小金曰。素無爲之。奈何復詬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又祝之。隨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而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二人舉

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冷淨地筵饌。小金問旁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於階上。復驚異載歸。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粢盛之具。其婦人鬼倏閃於牖戶之間。以其關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總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呼。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吹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即言還你。遂擲窗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懼。方食。遂笑一枚餺飥。置戶限上。祝之。於時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喫餺飥。以兩手拒地。合面於餺飥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餺飥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遂欵別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居間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於廚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摳衣濶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即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盧生具傳慇懃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

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令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使陸。又問楊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鄰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曰。何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郎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鏇八。問鏇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容。云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綉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様綉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八口一伴四口。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為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磨指。則如黑漆染指上。便背上點二炙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即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炙之。背痛立愈。盧項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焉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魅也。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戶。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窟。何益也。凡孝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緣襟帶。餘處裹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聖賢前度炙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手掌中研黑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炙之又差。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出通幽錄）

##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為潔飾。而容貌閑美。即之溫然。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訪辨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晉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曰。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章有僕楊果者。子婦賚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闃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為下里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某姓楊第六。為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傔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為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

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請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嘆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邽歸長安武定堡。下邽群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既酣。章武懷念。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郡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嘆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路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

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亦感其誠而賦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韋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鞢鞨寶。工亦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僅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韋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出李景亮為作傳）

## 卷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賣糕者。其氣爞爞。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氈帽。坐於其側。顧有欲糕之色。俊為買而食之。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眾競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閒。俊下聽之。曰。某乃冥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其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者亦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

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錄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佶。佶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恩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佶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佶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荊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妄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揩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揩去溫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巳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

---

及赴糕客之約。逆暮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為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某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筮仕之後。追勘貶降。不絕於道。纔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出續玄怪錄）

### 李亦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亦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亦於睡中驚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即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壻。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呼。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亦如夢中所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亦。敏之即遽往廁。見亦坐於牀。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寮有與亦敘舊者。設燕飲。次又失亦。敏之疾索於廁。見亦僵仆於地。氣已絕矣。（出獨異志）

### 韋浦

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閿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鞭

鐙之任。願備門下廝養卒。浦視之。衣甚垢而神彩爽邁。因謂曰。爾何從而至。對曰。某早蒙馮六郎職。在河中歲月頗多。給事亦勤。甚見親任。昨六郎絳州軒轅四郎同至此。求下判官買腰帶。某於其下丐茶酒。直遂其言語相及。六郎詞某有所欺。斥留於此。某傭賤。復戀資用。非有符牒。不能超關禁。伏知二十二郎將西去。某因而獲歸。為願足矣。或不棄頑下。終賜鞭驅。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許之。食畢。乃行十數里。承順指顧。無不先意。浦極謂得人。俄而憩於茶肆。有扁乘數十適至。方解韁縱牛齕草路左。歸趨過牛羣。以手抵一牛足。牛即鳴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見。遽將求醫。歸謂曰。吾常為獸醫。為爾療此牛。即於牆下捻碎土少許。傅牛腳上。因疾驅數十步。牛遂如故。眾皆興嘆。其主乃買茶二斤。即進於浦曰。庸奴幸蒙見試。思以薄伎所獲。微獻芹者。浦益憐之。次於潼關。主人有稚兒戲於門下。乃見歸以手捶其背。稚兒即驚悶絕。食頃不寤。主人曰。是狀為中惡。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則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傳語主人。此客鬼為祟。吾且錄之矣。言其狀與服色真歸也。又曰。若以蘭湯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兒立愈。浦見歸所為。已惡之。及巫者有說。呼則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店。忽見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負而顧步甚重。曰□不敢以

為羞恥。使不見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復言。已見責於華嶽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爲此界。不敢閑行。受笞至重。方見二十二郎到京。當得本處縣令。無足憂也。他日亦此佇還車耳。浦云爾前所說馮六郎等。豈皆人也。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伯。軒轅天子之愛子也。下判官名和。即昔刖足者也。善別寶。地府以爲判山玉使。判官軒轅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馮六郎意。今日迹躓。實此之由。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故黃帝四子軒轅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選授霍丘令。娼其言。及赴官至此。雖無所覩。肸蠁如有物焉。（出河東記）

## 鄭馴

鄭馴貞元中進士擢第。調補門下典儀。第三十五。莊居在華陰縣南五六里。爲一縣之勝。馴兄弟四人。曰駉曰騏曰駒騊。與馴有科名時譽。縣大夫洎邑客。無不傾嚮之。馴與渭橋之給判官高叔讓中外相厚。時往求馬。高爲設饍食。其夜暴病。霍亂而卒。時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爲具棺櫬衾襚斂之。寘器奴馬。無不精備。題寘器暈背。一曰鷹兒。一曰鶻子。焉有青色者。題云撒豆驄。十數日。柩歸華陰別墅。時邑客李道古遊虢川。半月矣。未知馴之死也。回至潼關西永豐倉路。忽逢馴自北來。車僕甚盛。李曰。別來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氣忻然。謂李曰。多荷渭橋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鷹兒鶻子參李大郎。戲謂曰。明時文士。乃蓄鷹鶻耶。馴又指所乘馬曰。兼請看僕撒豆驄。李曰。僕頗有羨色。如何。馴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難。乃相與並轡。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馴以馬策過曰。去家咫尺。何必食爲。有頃。到華陰岳廟東。馴揖李曰。自此還路歸矣。李曰。且相隨至縣。幸不回路。馴曰。僕離家半月。還要早歸。固不肯過岳廟。須臾李至縣。問吏曰。令與諸官何在。曰。適往縣南慰鄭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鄭三十五郎。令月初向渭橋亡。神柩昨夜歸莊耳。李驟然曰。我適與鄭偕自潼關來。一縣人吏皆曰不虛。李愕然。猶未之信。即策馬疾馳往鄭莊。中路逢縣吏崔頻。縣丞裴懸。主簿盧士瓊。縣尉莊儒及其弟莊古。邑客韋納。郭存中。並自鄭莊回。立馬敘言。李乃大驚。良久方能言。且憂身之及禍。後往來者。往往於京城中閙處。即逢行李僕馬。不異李之所見。而不復有言。（出河東記）

## 魏朋

建州刺史魏朋辭滿後。客居南昌。素無詩思。後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忽索筆抄詩言。孤墳臨清江。每覩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爲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數疇昔。勿以棄疵賤。詩意如其亡妻以贈朋也。後十餘日。朋卒。（出玄怪錄）

##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於次卿無何有。李直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於宅。人皆大笑。後爲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是時東平君每賀冬正。常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炮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詣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傴背衣黯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褡襠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遂去。且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蹀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竟。親說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玥粉黛耳。（出乾𦠆子）

## 鄭瓊羅

段文昌從弟某者。貞元末自信安還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忽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沒。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於揚子令石義。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尚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君琴聲。奇弄翕響。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隨。請言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若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汙。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尺。及聞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塡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酉陽雜俎）

卷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儀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有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徒承顏色。謂可以終接周旋。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媿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疎漏也。於是秉燭陳榻。衾禂備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羇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而識。初穆聞其姓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將軍。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惟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辱罵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鎗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祖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會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歎。以爲班婕好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製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常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何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讚。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

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獻詩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若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讎。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顧倘不昧。中馬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悲不自堪者久之。逡巡。青衣數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淚相對乎。某請充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惟記其一曰。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佳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強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日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耦。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云。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且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閤。伺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臥內。但覺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謔如初。因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迴。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頹塋未還。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巾。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

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州。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穆皆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甚。怨復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寓。遂獲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為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驗。穆乃深嘆訝。亦私為所親者言之。時年正月。自江南間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為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善門外。其夜。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遷神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遭逢之闕。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輿導從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為數千里遷葬。復倡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車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相見之期至矣。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出異聞錄）

## 華州參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閑遊。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半立淺水之中。後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子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請為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嫁得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為輕紅所誘。又悅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於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內就禮事。柳生極喜。自備數百千財禮。期內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里居。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弱。被侄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

---

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王家。金吾子常悅慕表妹。亦不怒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己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為期。兼賫看圃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興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女與輕紅相繼而歿。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閑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扣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女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女敘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中頗有功。柳生即時買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之門。見輕紅。驚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云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於柳生。匿之。王生蒼頭却還城。具以其事言於王生。王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之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於其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從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山訪道。遂不返焉。（出乾䐶子）

## 趙叔牙

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將趙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動搖窗紙聲。問之。其物自稱是鬼。吳時劉得言。宅在公林下。往來稍難。公為我移出城南臺雨山下。有雙大樹。是我妻墓。墓東埋之。後必相報。叔牙明旦出城視之。信。即日掘牀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來言謝曰。今時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長史。叔牙至明。遞狀請祈雨。期三日雨足。節度使司空張建封許之。給其所須。叔牙於石佛山設壇。至三日且無雨。當截耳。城中觀者數十人。時與寇鄰。建封以為詐妄有謀。晚衙杖殺之。昏時大雨。即令致祭。補男為散騎。時人以為事君當誠實。今趙叔牙隱鬼所報雨至之期。故自當死耳。（出祥異集）

### 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窗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窗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東西南北趨走始則叉手俛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堦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牀巨川大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聚即在牀矣騰趠之捷若猿玃家人聞之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其中也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懸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云還同昨夜客耳餘日又來左手攜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鏁一鐵懸巨石流之大江負欲趨出云謝以棺櫬相送得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出祥異記）

### 太原部將

長慶中裴度為北部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既置其藥於鼎中搆火趙見一黃衣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致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其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者黃衣人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惡之亦命棄去後一日晝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後數日果卒（出宣室志）

## 卷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 陸喬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

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為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而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為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詰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出宣室志）

### 廬江馮媼

馮媼者廬江里中嗇夫之婦窮寡無子為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媼逐食於舒途經牧犢墅暝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媼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媼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咕囁有若徵索財物追逐之狀見馮媼至叟媼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餼食理牀榻邀媼食息焉媼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媼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筐筥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媼曰汝前夫何在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即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為酇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媼不之異又久困寒餧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媼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雁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媼問其郎即董江也媼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媼曰昨宵我過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即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

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媼去。媼言於邑人。邑人皆為感嘆。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儹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為之傳。（出異聞錄）

### 竇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於同州。時賓館塡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旣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內獨牀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嘉其無姬僕也。及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廂亦甚窄。君子旣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室。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促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語笑。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屛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旣下堦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言哉。竇辭以非己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故。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為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即當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入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親重。其為表丈也。玉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其為官。慰問慇懃。情禮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凡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官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陸。旣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學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侍女。年近長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旣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憩玉於西廳。具浴。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朗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為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旣殊。安得配屬。以為夫婦。使合相從。何為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以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會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間晝別宵會爾。玉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出玄怪錄）

###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猫食之。為坊市之患。嘗臂鷂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名曰。爾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隱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鷂拜祈之。曰。我分死耳。必為我暫留。當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氏。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飲三碗。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遷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酒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如期備酬焚之。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間三日也。（出酉陽雜俎）

### 李僖伯

隴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溫縣。常為予說。元和初。調選時。上都興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訪同選人。忽於興道東門北下曲馬前見一短女人。服孝衣。約長三尺已來。言語聲音。若大婦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我終不放伊。彈指數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動後出。心思異之。亦不敢問。日旰及廣衢。車馬已鬧。此婦女

為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兩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無何。儔伯自省門東出。及景風門。見廣衢中人鬧已萬萬。如東西隅之戲場。大圍之。其間無數小兒環坐。短女人准前布羃其首。言詞轉無次第。羣小兒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則來拿攫小兒。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轉眾。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兒突前。牽其羃首布。遂落。見三尺小青竹掛一髑髏骯黑。金吾以其事上聞。（出乾𦠆子）

太平廣記第二十七冊終

---

# 太平廣記第二十八冊

## 卷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宋　李　昉編

### 王裔老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唐元和八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丁母憂。退居下邽縣。七月。其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居易。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衣黃綾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下。聲聞於門。皞熱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繫轡於門柱。舉首忽不見。自意其退藏於窗闥之間。俟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墻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塵埃羃然無足跡。由是意其非人。悸然大異之。上馬疾驅。來告居易。且聞其所言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覩其詞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其地果有王裔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之東北百餘步。葺牆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踰時而裔之二子二婦及一孫亦死。止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免。（出白居易集）

### 張弘讓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為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具。後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湯餅。弘讓與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徵妻為饌。弘讓乃去。士徵妻饌熟。就牀欲進。忽見弘讓妻自額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諸鄰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日又非昏暝。二婦素無嫌怨。遂為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中婦悲泣云。某被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某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嘗居後小圃中。有一李樹。婦云。君今速為某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屍薄下。弘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屍。比弘讓拳曲持半屍到牀。王氏聲聲云。勘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力與合之。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饘粥。弘讓以飲灌其喉。盡一杯。又云。且無相問。七日。則泯如舊。但自

項及脊徹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胸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數子此故友龎子肅親見其事（出乾䐈子）

### 寇鄘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懸牓云但有人敢居即傳元契奉贈及奉其初價大歷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買得後賣與王姁傳受凡十七主皆喪長布施與羅漢寺寺家賃之悉無人敢入有日者寇鄘出入於公卿門詣寺求買因送四十千與寺家寺家極喜乃傳契付之有堂屋三間甚庳東西廂共五間地約三畝榆楮數百株門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鄘又與崇賢里法明寺僧普照為門徒其夜掃堂獨止一宿無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鄘忽身體拘急毛髮如磔心恐不安聞一人哭聲如出九泉乃卑聽之又若在中天其乍東乍西無所定欲至曙聲遂絕鄘乃告照曰宅既如此應可居焉命照公與作道場至三更又聞哭聲滿七日鄘乃作齋設僧方欲衆僧行食次照忽起於庭如有所見遽厲聲逐之喝云這賊殺如許人遶庭一轉復坐曰見矣見矣遂命鄘求七家粉水解穢俄至門崇屏灑水一杯以柳枝撲焉屏之下四尺開土忽頹地中有一女人衣青羅裙紅袴錦履緋衫子其

衣皆是紙灰風拂盡飛於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織一竹籠子又命鄘作三兩事女衣盛之送葬滻水之沙洲仍命勿回頭亦與設酒饌自後小大更無恐懼初郭汾陽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陽王夫人之頂謁其姑從人頗多後買此宅往來安置或聞有青衣不謹遂誅青衣夫人令高築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謹洩漏遊處由是生菲此地焉（出乾䐈子）

###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戶攜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盜盡奪其財物乃至躶形冀遂與其妻於路傍訪人烟俄逢一翁問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數里即我家可與家屬暫宿也冀乃與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於一室內設食遺衣至夜深親就冀談話復具酒殽曰我家惟有老母君若未能攜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來迎亦可我見君貧必不易相攜也冀思之良久遂謝而言曰丈人既憫我如是我即以心素托丈人我妻本出宮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藝然好酒多放蕩留之後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無憂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臨別妻執冀手而言曰我本與爾遠涉川陸赴一薄官今不期又留我於此君若不來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納我之人也泣淚而別冀到官方謀遣迎其妻忽一日有達一書者受之是其妻書也其書云妾今自裁此書以達心緒惟君少覽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宮禁以清歌妙舞為稱固無婦德婦容及宮中有命放庭選人妾得放歸焉是時也君方年少酒狂詩逸在妾之鄰妾既不拘君亦放蕩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遂以禮娶妾妾既與君匹偶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間同步月下相對紅樓戲謔錦閣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義絕君以妾身棄之如屣留於荒郊不念孤獨自君之官淚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貞潔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歸之矣君其知之冀覽書擲書不勝憤怒遂抛官至泗水本欲見老翁及其妻皆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別葬之而去（出瀟湘錄）

### 安鳳

安鳳壽春人少與鄉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學本約同遊宦長安侃性純孝別其母時見母泣涕不止乃不忍離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後忽逢侃攜手敘濶別話鄉里之事悲喜俱不自勝同寓旅舍數日忽侃謂鳳曰我雖離鄉一載我母必念我我

當歸君離鄉亦久能同歸乎鳳曰我本不勤耕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遠離鄉國素來於長安無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蕩大丈夫之氣概焉能以面目迴見故鄉之人也因泣謂侃曰君自當寧覲我誓不達不歸矣侃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曰一自離鄉國十年在咸秦泣盡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情吟詩處麻衣掩淚頻淚別各分袂且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寄一書達壽春首敍長安再相見話幽抱之事侃母得鳳書泣謂附書之人曰侃死已三年矣却至長安告鳳鳳垂泣歎曰我今日始悟侃別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出瀟湘錄）

###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編戶成叔弁有女曰興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詣門云有田家郎君願結姻媒見在門叔弁及其妻共窺之人質頗不愜即辭曰興娘年小未辦資裝門外聞之即趨入曰擬田郎容丈人丈母叔弁不顧遂與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爾女不得耶即笑一聲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見有一女某今商量確然不可二郎以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議況小

郎娘子魂識已隨足下慕足下深矣黎氏何知不用苦怪言訖而與娘大叫於房中曰嫁與田四郎去叔弁既覺非人即下階辭曰貧家養女不喜觀矚四郎意旨敢不從命但且坐與媒氏商量無太匆匆也四人相顧大笑曰定矣叔弁即令市果酒備茶餅就堂垂簾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滿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總是詞人請聯句一篇然後定衆皆大笑樂曰老嫗但作媒何必議他聯句事媒氏固請田郎良久乃吟曰一點紅裳出翠微秋天雲靜月離離田請叔弁繼之叔弁素不知書固辭往復再四食頃忽聞堂上有人語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從他九族卑言訖媒與三人絕倒大笑曰向道魔語今欲何如四人一時趨出不復更來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後亦遂醒矣（出河東記）

## 襄陽選人

于頔鎮襄陽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朗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杯日暮舉人指岐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長芹芽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劉歸襄陽州因往尋訪舉人惟有殯宮存焉（出酉陽雜俎）

## 祖價

進士祖價詠之孫也落第後嘗遊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驛去驛半里以來有一空佛寺無僧居價與僕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價獨玩月來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後出揖價共坐語笑說經史時時自吟價烹茶待之此人獨吟不已又云夫人為詩述懷諷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動人今夕偶相遇後會難期輒賦三兩篇以述懷也遂朗吟云家住驛北路百里無四鄰往來不相問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岡夜蕭蕭青松與白楊家人應有夢遠客已無腸又吟白草寒路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詩訖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問鄰人云此前後數里並無人居但有書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後南岡上價度其詩乃知是鬼為文弔之而去（出會昌解頤錄）

# 卷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 郭承嘏

郭承嘏嘗寶惜法書一卷每攜隨身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猶早緘置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計無所出來

---

往於棘闈門外見一老吏詢其試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承嘏許之逡巡齎程試入而書帖出授承嘏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詣興道里疑問久之吏家人出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承嘏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出尚書談錄）

## 張庾

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履聲漸近庾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豔絕服飾華麗宛若豪貴家人庾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娣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為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疎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庾不應推不可開遂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預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輒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於是一人執樽一人糺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殽饌芳珍音曲清亮庾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搘牀石徐開門突出望座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一盞以衣繫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歇盞鏁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庾明年進士上第（出續玄怪錄）

##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籬隔之又有一廳常局鏁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開矣中間為廳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方玄都不知之二更後月色滿庭江山清寂惟聞籬西有婦人言語笑詠之聲不甚辨惟一老青衣語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騾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髀至今天欲陰則痠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天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無復問相應答者俄而有

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縷之不絕復吟詩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可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無人方欽賓客不敢入之由方玄因令開院視之則秋草蒼苔沒階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惟前間東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廻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言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之（出傳異記）

## 光宅坊民

元和中光宅坊民失姓名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眾髣髴見一人入戶眾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取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出酉陽雜俎）

## 淮西軍將

元和末有淮西軍將使於汴州止驛中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己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得手中革囊鬼聞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鬼良久曰此蓄氣袋耳軍將乃舉甓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絳色如藕絲擣於日中無影（出酉陽雜俎）

## 郭翥

元和間有郭翥者常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顯不得通約先沒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戶外嗟呀久而言曰聞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也曰可一面也曰請去燭當與子談耳翥即徹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歷然又言冥話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受即以手而捫之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翥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既而告去翥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遠我禍且及子翥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即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果吾凡也亡數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屍而去（出宣室志）

## 裴通遠

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晚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嫗步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時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里可同載至里門耶嫗荷娩及至則申重辭謝將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面衣四焉諸女驚駭棄於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出集異記）

##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於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命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於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壻故止此紹詢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于館舍遂延有一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謂紹曰既遂披覩當去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閫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耦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適不偶良人惠然辱顧既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殽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罍獻紹曰妾求佳壻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慚不稱敢以金罍合卺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余一商耳多遊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眷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罍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於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紅燭籠前導成禮至曙女復於前閤備芳醪美饌與紹歡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郎曰鴛鴦配對未聞經月而便相離也紹不忍復又經月餘紹復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也雖深承戀戀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樂者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乃許之遂於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槖囊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迹紹乃號慟經日而返（出瀟湘錄）

##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運易財貨以爲商其妻孟氏者先壽春之妓人也美

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孟氏獨遊於家園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時景依然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秪對花流吟詩罷泣下數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踰垣而入笑謂孟氏曰何吟之太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之聲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談而我亦或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萬貞者去家已數載矣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方豈惟惋嘆芳菲固是傷嗟契濶所以自吟拙句蓋道幽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聞雅詠今覩麗容固死命猶拚且責言何害孟氏即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詩乃報之曰神女得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歸己舍凡踰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且泣少年曰勿爾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頃之方沒竟不知其何怪也（出瀟湘錄）

## 卷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 利俗坊民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輛將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有哭聲受寄者因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內有一物其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民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行數里可乎民知其異乃許之其人登車覽囊不悅顧謂民曰君何無信民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惟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即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諸州人多患赤瘡有死者（出宣室志）

### 太原部將

長慶中裴度為北部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搆火趙見一黃衣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致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者黃衣人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惡之亦命棄去復一日晝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後數日果卒（出宣室志）

### 成公逵

李公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逵常夢一白衣人曰地府命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拒之公逵紿曰某非屬龍者君何為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捨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逵驚寤且以其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人常在其門下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逵之所夢也（出宣室志）

### 送書使者

昔有送書使者出蘭陵坊西門見一道士身長二丈餘長髯危冠領二青裙羊髻亦長丈餘各擔二大甕甕中數十小兒啼者笑者兩兩三三自相戲樂既見使者道士廻顧羊髻曰巷巷羊髻應曰納納甕中小兒齊聲曰嘶嘶一時北走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 臧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東有陸氏宅製度古醜人常謂凶宅後有進士臧夏僦居其中與其兄咸嘗晝寢忽夢魘良久方寤曰始見一女人綠裙紅袖自東街而下弱質纖腰如霧濛花似注而云聽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辭曰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出河東記）

### 踏歌鬼

長慶中有人於河中舜城北鸛鵲樓下見二鬼各長三丈許青衫白袴連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頭種蕎麥兩箇胡孫門底來東家阿嫂決一百言畢而沒（出河東記）

### 盧燕

長慶四年冬進士盧燕居新昌里晨出坊北街槐影扶踈殘月猶在見一婦人長三丈許衣服盡黑驅一物狀若羝羊亦高丈許自東之西燕惶駭却走婦人呼曰盧五見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出河東記）

### 李湘

盧從史以左僕射為澤潞節度使坐與鎮州王承宗通謀貶驩州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滄海泛扁舟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曰某乃見鬼者也見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稱澤

潞虛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笏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吏死於此廳為弓弦所迫今尚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惟有一榻湘偶忘其數將坐問之女巫云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巫曰僕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階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設裀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乞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體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妒相賊猛如豪獸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鍊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鍊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主不及吾況乎民乎湘曰鍊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至京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出續玄怪錄）

## 馬震

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坊正晝聞扣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云適有一夫人自東市賃某驢至此入宅未還賃價其家實無人來且付錢遣之經數日又聞扣門亦又如此前後數四疑其有異乃置人於門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婦人從東乘驢來漸近識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於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時者震驚號奔出已見下驢被人覺不暇隱滅震逐之環屏而走既而窮迫入馬厩中匿身後墻而立馬生連呼竟不動遂牽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儼然而體骨具足細視之有赤脈如紅線貫穿骨間馬生號哭舉扶易之往南山驗其墳域如故發視棺中已空矣馬生遂別卜遷窆而竟不究其理（出續玄怪錄）

## 劉惟清

平陰北把關南禦並山濱濟空澗百里無人居地勢險阨用兵者先據此為勝迄今天陰日暮鬼怪往往而出長慶三年春平盧節度使薛苹遣衙門將劉惟清使於東平途出於此時日已落忽於野次遙見幕帳營伍旌旗人馬甚衆煙火極遠惟清少在戎旅計其部分可五六萬人也惟清不知甚駭之俄有輜重鼓角部隊紛紜或歌或語讙然競進惟清乃攬轡出於其中忽有衣緋者徒行叩惟清將奪馬惟清與之力爭因躍馬絕道而緋者執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執鐵鞭連箠其背緋者不甚拒良久捨去惟清復路則向之軍旅已過矣夜闌方及前驛會同列將渾釗自滑使還亦館於此聞惟清至迎之則惟清冥然無所知衆扶持環視久之乃寤遂話此事不二三日至東平既就館亦不為他人道先是東平有術士皇甫嵒者落魄不仕衣履藍縷衆甚鄙之一日惟清出遊嵒於途中遙指曰劉押衙惟清素所未識因與相疑嵒曰本恐他人取馬故牽公避道奈何却以鐵鞭相苦賴我金鎧在身不爾巨力堅策豈易當哉笑而竟去惟清從人辭謝將問其故嵒躍入稠人中不可復見後四年李同捷反於滄景時天下兵皆由平陰以入賊境豈陰兵先致討歟（出異聞錄）

## 董觀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唐元和中與僧靈習善俱遊荊楚間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歷中觀遊汾涇至泥陽郡會於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千百編觀遂留止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扃鐍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力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月餘夜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歌笑其中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曛黑觀忽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請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悲曰師鬼也何為而至習笑曰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候子即牽觀袂去榻觀回視見其身尚偃如寢熟乃嘆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斂吾屍耶習曰何子之言失而憂之深乎夫所以為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為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尚安用乎子宜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常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誰為耶習曰吾與子謂死而未更生也遂相與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密如毳毯狀行十餘里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耶觀即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樹蒙蔽廬舍駢接習與觀曰與子俱往彼君坐南城徐氏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為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捨家歸佛氏觀曰

吾聞人死當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逵與世人無異脫不為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智即搴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眙惶惑忽有牽觀者觀前視一人盡體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觀臂急東西指郡城而歸未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持去將無籍煩之遂至寺時天以曙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寺中見二土偶人像為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留閱藏經雖寒暑無少墮凡數年而歸時寶歷二年五月十五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游公卿門言事往往而中常為沂州臨沂縣尉余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也（出宣室志）

---

##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歷初獨居長樂第夜如廁僮僕從者忽見蓬頭青衣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又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若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方義家居華州女兒衣佛者亦在此且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夭橫非登殺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死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効當遷但以福薄須人助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迴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轉必有後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貴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方義至中堂悶絕欲倒遂服麝香等並塞鼻則無苦父門人王直方者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選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令早畢功功畢飯僧迴付郭登後月餘歸同州別墅下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郭陸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至方義階下方義遽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行方義從之及門失之矣見一紫袍象笏導從雜紫吏數十人俟於門外俛視其貌乃郭登也斂笏前拜曰鮮職當遷只消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敎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重爵位貴裹

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廁仍舊頃者當任實如鮑肆之人今既刑司復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量祿更為轉金剛經七遍即改廁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親導不可自己適諧先歸耳又曰廁神每月六日例當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病六旬蓋言登巡畢將歸暫見半面耳親戚之中遞宜相戒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眾無所得食率常受餓必能食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眾暗中陳力必救災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不平意欲所言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曙為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行敬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及明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廚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不爾不來覿也泛祭之請記無忘焉（出續玄怪錄）

---

卷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 吳任生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歷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也生魂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懾遂疾迴去步未十數遂亡見矣楊生且歎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歎之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

## 郗濤

郗濤者汝南人精習墳典好道術旅泊婺州義烏縣館月餘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進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願降於君濤視之乃絕色也謂是豪貴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於懷妾何以奉託濤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翫於濤寢室炳以銀燭又備酒食飲數巡王氏起謂濤曰妾少孤無託今願事君子枕席將為可乎濤遜辭而許恩意款洽而王氏曉去夕至如此數月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見濤色有異曰公為鬼魅所惑宜斷之不然死矣濤

聞之驚以其事具告景霄景霄曰此乃鬼也乃與符二道一施衣帶一置門上曰此鬼來當有怨恨慎勿與語濤依次受之女子是夕至見符門上大罵而去曰來日速除之不然生禍濤明日訪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來可以吾呪水灑之此必絕矣濤持水歸至夜女子復至悲恚之甚濤乃以景霄呪水灑之於是遂絕（出集異記）

### 曾季衡

太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為間頻注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閑處怳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父今為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會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豔麗談言之將校驚懼然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和壁某當與二三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為負約而洩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慚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吳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為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灑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睹物思人無以幽冥為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縷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出傳奇）

### 趙合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大和初遊五原路經沙磧睹物悲歎遂飲酒與僕使

並醉因寢於沙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子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虜至此撾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為路人所悲掩於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義心儻能為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枌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橐中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啓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為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數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濠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傑拜之兵變三千激厲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造獨腳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計定中其樓立碎羌酋慴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且為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釣上冬天陰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齧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過昏晦羣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潑之以水時寒來日冰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眾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鈞其長幼婦女百餘人得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而攻破其城老少三萬人盡遭擄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時相使余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韋夫人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莪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墜城中之人盡為羌胡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退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僉以為妖不聽悃悵而退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合曰君為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誠當有火災方興祈求幽府吾言于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爐凡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時日適闕合遇昔日之女子來謝而言曰感君之義吾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

有須參同契續混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棄。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皆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鮮之能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出傳奇）

## 韋安之

韋安之者。河陽人。時至陽瞿。擬往少室尋師至登封。遇一人。問欲何往。曰吾姓張名道。家金鄉。欲往少室山讀書。安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乃約爲兄弟。安之年長爲兄同入少室。師李潛。經一年。張道博學精通。爲學流之首。一日語安之曰。凡事業全未從今去五載方成名。官亦不過縣佐。安之驚異曰。弟何以知之。道曰。余非人。乃冥司主典也。泰岳主者欲重用。爲以才識尚寡。給一年假。於人間學。今年限已滿。功業稍成將辭君去。慎勿洩於人。言訖。辭其師。安之送道下山。揮泣而別。道曰。君成名之後。有急當呼道。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舉。其年擢第。授杭州於潛縣尉。被州遣部將抵河陰。至淇澤浦。爲淮盜來劫。安之遂虔啓於道。俄而雷雨暴至。羣盜皆溺。安之爲龍興縣丞卒。（出靈異錄）

## 李佐文

南陽臨湍縣北界。祕書郎袁測。襄陽掾王沂。皆止別業。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於食二莊。佐文琴碁之流。頗爲袁王之所愛。佐文一日向暮。將止袁莊。僕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陰風驟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步乘獨行。迷誤甚遠。約三更。晦稍息。數里之外。遙見火燭。佐文向明而至。至則野中廻室。卑狹頗甚。中有田叟織芒屩。佐文遜辭請託。久之方延入戶。叟云此多豺貘。客爲不宜遠揖。佐文因移屩下。迫火而憩。叟曰。客本何詣而來此。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莊。乖迂極矣。然必俟曉。方可南歸。而叟之坐後。緯蕭障下。時聞稚兒啼號甚痛。母發聲。叟即曰。兒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則復啼。叟輒以前語解之。佐文不諭。從而詰之。叟則低回他說。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攜之近火。如此數四。叟則攜致就爐。乃八九歲村女子耳。見客初無羞懼但以物畫灰。若抱沈恨。怨而怨咽。驚號。叟則又以前語解之。佐文問之。終不得其情須臾平曉。叟即遙指東南喬木曰。彼袁莊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馬。回顧乃窮荒大野。曾無人蹤。獨田叟一室耳。行三數里。逢村婦攜酒一壺。紙錢副焉。見佐文曰。此是巨澤。道無人客。凌晨何自來也。佐文具白其事。婦乃拊膺長號曰。孰爲人鬼之遇。遂耶。佐文細詢之。其婦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寓之室。則我亡夫之殯閣耳。我偏居袁莊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亂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瘞焉。守制寄居宮不免耕。孫窮無託。遂意再行。今夕將適他門。故來夫女之瘞。告訣耳。佐文則與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殯宮也。歷歷蹤由。分明可復。婦乃號慟。淚如綆縻。因廢生業。前裁於臨湍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婦姓王。開成四年。客有見者。（出集異記）

## 胡濦

安定胡濦。家於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爲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月。京兆亂。餗與宰臣濦已下。俱遯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部將執兵以窮其跡。部將謂士良曰。胡濦受賈餗恩。今當匿在濦所。願驅健士五百環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濦門。召濦出。厲聲曰。賈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濦度其勢不可以理屈。抗辭拒之。部將怒。執濦詣士良。戮於轅門之外。時濦弟湘在河東郡。是日湘及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綠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怒。命家人逐之。遂不見。後三日而濦之凶聞至。（出宣室志）

## 卷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 辛神邕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他出。自勤偃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形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強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即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當食而死。食爾勿泄吾語。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腹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疾愈。萬金果卒。（出宣室志）

## 唐燕士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於九華山。常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摩很擁其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爲七言詩。頗稱於時。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吳氏子。舉進士。善爲詩。卒數年矣。（出宣室志）

### 郭鄩

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貽鬱閒常有二物如猿獿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詣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若讐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千竟莫能絕一夕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鄩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鄩既興盥櫛便覺愁憒開豁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援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游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信之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被服治容遣次莫廻其意一日與賓朋遇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為歡張生預焉訪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眾皆訝其廣費自此與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耳（出劇談錄）

### 李全質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踘昧爽之交假寐於沂州城横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横門紫衣人承間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踘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并紙錢佩帶於横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纔寐即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慚愧之至無以奉荅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則必至焉洎太和歲初大水全質已為天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諳委程命峻速片時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纔三數十步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荷之反轡而從焉纔不三里止泥濘而曽無寸尺之阻得達本土以財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與之答曰若仗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縫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卻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横門之人歟開成初銜命入關廻宿壽安縣

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鄩牒者吏於馬前行寸步不可覩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椿或曰險或曰培塿或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憩焉纔下馬訪鄩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横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慄之轉切也（出傳異記）

### 沈恭禮

閿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離閿鄉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臥忽有人統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饑寒傭於人前月至此縣卒於逆旅然饑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來暮遣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於堂之西楹恭禮起坐忠義進〻君初止此吏有事輒敢禪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參謁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曰鄰為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卻立西楹未定堂東來有一女子雙鬟垂髮肌膚悅澤微笑轉盼謂恭禮曰秋室寂寞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簟牀空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黃帝上天時鼎湖元在玆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顧遂廻而去忠義又進曰此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敬寡婦王家阿嫂雖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自東廡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來儼然有曳紅裙紫袖銀帔而來步庭月數匝卻立於東廡下忠義又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媚來亦不足畏也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為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應唯而四更已有一物長二丈餘手持三數髑髏若躍丸者漸近廳簷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擽然而中手墮下髑髏俯身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恭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明與從者具語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廳子張朝詰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為廳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飧等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蜜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來終不敢對後即歸閿鄉即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為患半年

後或三夜五夜一來。一年餘方漸稀。有僧令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出博異志）

## 牛生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餠。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便臥於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遂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為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牒遶看數張。即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即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緘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戶坊。饑貧甚。絕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饑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內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為何人而至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既入。僧乃為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取。某年老。一朝溘逝。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將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為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簾而坐。有數人少年上樓來。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貨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為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遂終焉。（出會昌解頤錄）

## 韋齊休

韋齊休擢進士第。累官至員外郎。為王璠浙西團練副使。太和八年。卒於潤州之官舍。三更後將小斂。忽於西壁下大聲曰。傳語娘子。且止哭。當有處分。其妻大驚仆地。不蘇。齊休於衾下厲聲曰。娘子今為鬼妻。聞鬼語。忽驚悖耶。妻即起曰。非為畏悖。但不合與君遽隔幽明。孤惶無所依怙。不意神識有知。忽通言語。不覺惛絕。誠俟明教。豈敢有違。齊休曰。死生之期。涉於真宰。夫婦之道。重在人倫。某與娘子情義至深。他生亦未相捨。今某屍骸且在。足寬襟抱。家事大小。且須商量。不可空為兒女悲泣。使某幽冥間更憂妻孥也。夜來諸事並自勞心。總無失脫。可助僕喜。妻曰。何也。齊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買口錢。倉遑之際。不免專心部署。今則一文不欠。亦足為慰。良久語絕。即各營喪事。纔曙。復聞呼。適到張清家。近造得三間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煩勞他人更借下處矣。其夕。張清似夢中。忽見齊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買塋三畝地。可速支開布置。一一分明。張清悉依其命。及將歸。自擇發日。呼喚一如常時。婢僕將有私竊。無不發摘。隨事撞捷。及至京。便之塋所。張清準擬皆畢。十數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報堂前。蕭三郎來相看。可隨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語歷歷可聽。蕭三郎者。即職方郎中蕭徹。是日卒於興化里。其夕遂來。俄聞蕭呼嘆曰。死生之理。僕不敢恨。但可異者。僕數日前因至少陵別墅。偶題一首詩。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詩。因吟曰。新搆茅齋野澗東。松楸交影足悲風。人間歲月如流水。何事頻行此路中。齊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詩。蓋是自識。僕生前忝有科名。粗亦為人所知。死未數日。便有一無名小鬼贈一篇。殊為著鈍。然雖細思之。已是落他藩境。乃詠曰。澗水濺濺流不絕。芳草綿綿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黃昏惟有青山月。蕭亦歎羨之曰。輩四公死已多時。猶不甘此事。僕乃適來人也。遂為遊岱之魂。何以堪處。即聞相別而去。又數日。亭午間呼曰。裴二十一郎來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來至啓夏門外。瘵然神聳。又素聞其事。遂不敢行弔而回。裴即長安縣令名襯。齊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動即罪責。不堪其懼。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出河東記）

## 卷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 房陟

房陟任清河縣尉。妻滎陽鄭氏。有容色。時村中有一老嫗。將詣禪師。未至。而中路荒野間。見一白衣婦人。於蓁棘中行哭。極哀。繞一丘阜數十步間。若見經營之狀者。嫗怪而往問。及漸逼。婦人即遠。嫗適退而婦人復故處。如是數四。嫗度非人。天昏黑。遂捨之。及至禪師處。說所見。兼述婦人形狀衣服。禪師異之。因書記屋壁。後月餘日。房陟妻暴亡。果葬於前所哭繞丘阜間。而容貌衣服。一如老嫗前見者。（出通幽記）

### 王超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針。病無不差。死經宿而蘇。言如夢至一處。城壁臺閣。

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脉視。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為針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內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箑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飛或走。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曰。有生之類。先死為畢。言次忽活。（出酉陽雜俎）

## 段何

進士段何。貧居客戶里。太和八年夏。臥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櫛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嘯傲立於何前。熟顧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舉子貧寠。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覩。中外清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矣。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壁輿。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階前。媒者又引入閤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逆他良家子來。都不為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顧。媒又曰。縱無意收採。第試一覩。如是說諭再三。何終不應。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與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姹娘相託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末惟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出河東記）

## 韋鮑生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第挈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惟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韋生鮑生之右。摐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迴。部落駔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腔鳧臀。眼大足輕。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於輕檻前數匹。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妝。頃之乃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眾。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

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狼籍不暇收拾。時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聞妾換馬之筵。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對月殊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為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聲。俱遺黜退矣。不亦異哉。謂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於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是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得盡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尚有栖栖於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缺。是貢舉之道隳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童丱窮經。至於白首。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於沒齒。雖每歲鄉里薦之於州府。州府貢之於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彈聲韻之清濁。謂不律。雖有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隳張古之大體。況予乃憩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歡於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詠時發。杯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為題。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為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為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永厭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嗜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當軒墀。望新恩俱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騣。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為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為貴者。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卜之。援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文通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

顯路殊。何見過之若是。然吾子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間。忽不知其所在矣。（出纂異記）

## 梁璟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佳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詠秋月。步兵即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沈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如髮。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鮮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來。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爲眾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歌之。清吟悽慘。璟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即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句者鮮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耳。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杯盤亦亡見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出宣室志）

## 崔御史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置宏麗。里中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則暴死。鏁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職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豈能爲災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獨寢於堂中。惕然而寤。衣盡沾濕。即起見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今則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自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

---

祭者。則見於人。而人自驚悸而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甚愚且無畏憚。若真有所訴。直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殁。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構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儻君以仁心爲我棺而葬於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兒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我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遂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宅遂安。（出宣室志）

## 曹唐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聞當世。久舉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勝。每自臨翫賦詩得兩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爲常製皆不及此作。一日還坐亭沼上。方用怡詠。忽見二婦人衣素衣。貌甚閑冶。徐步而吟。則唐前所作之二句也。唐自以製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訊之。不應而去。未十餘步間不見矣。唐方甚疑怪。唐素與寺僧法舟善。因言於舟。舟驚曰。兩日前有一少年見訪。懷一碧牋。示我此詩。適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頗惆然。數日後唐卒於佛舍中。（出靈怪集）

# 卷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 許生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店。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於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縱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填隘路岐。生麾蓋而進。既至泉亭。

乃下馬伏於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於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覔憩馬甘棠館亭於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有似為席中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章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淒慘日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以襟袖擁面如欲慟哭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杯凡數巡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嘖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倡云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荊榛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迹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閑垂光影照浮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跡雪王章蠹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為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潴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慚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髭髯者詩云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吟諷長號數四響動巖谷逡巡怪鳥鴟梟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鳴叫頃之騾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於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於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齕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媼詰冒夜生具以對媼媼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皆紙錢也（出纂異錄）

---

## 郝惟諒

荊州民郝惟諒性麤率勇於私鬬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踘角力醉臥塚間宵分始寤將歸道左見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暗遂詣乞漿有一婦人容色慘悴服裝雅素方向燈紉縫延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欲情託妾本

秦人姓張氏嫁與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遭疫而歿別無親戚為鄰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為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能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為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傭作凡數年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與偕往壙所毀壓視之散錢培櫬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千同葬合二十萬賦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出酉陽雜俎）

## 浮梁張令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海陸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幙陳樽罍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坊弋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張令曰勿叱召黃衫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金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盆中餕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於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將死之籍付諸嶽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覯乎曰便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即張君也令見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為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貺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謫在蓮花峰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捨此則無計矣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峰下不爾荊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於是獨牲牢馳詣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峰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峰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魂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鍾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朽骨致肌肉於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君頃為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峰爾何德於予欲陷吾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王

之書扎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為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為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府乃降其上署徽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竊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今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狥爾一眄俄全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書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皆可致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揚己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導歸途無墜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為宣城縣脚力亡於華陰遂為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今日何以勉執事之困曰但酹金天王願曰請置子為閽人則吾飽神盤子矣天符已違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逾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於上帝而私謁於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

偃師止於縣館見黃衫舊吏齎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果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出纂異記）

### 歐陽敏

陝州東三十里本無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遠迎安泊及晚前進往往有死者揚州客歐陽敏侵夜至其鬼即為一老叟迎歸舍夜半後叟詣客問鄉地便以酒炙延待客從容言及陰隱之事叟甚有驚怍之色客聞怪之乃問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無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猶人間之賊盜耳若妖鬼之害人偶聞於明神必不容亦不異賊盜之抵憲法也叟復深有憂色客怪之甚遂謂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處必訴於尊神令盡剪除叟不覺起拜叩頭而言曰我强鬼也慮至曉君子不容今希望哀恕仍獻一卷書與客曰此書預知帝王歷數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辭而出回顧乃一壞墳耳其書是篆字後客託人譯之傳於世（出瀟湘錄）

### 奉天縣民

會昌五年奉天縣國威村民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新磚至田中袒而運磚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咒者猶以為狂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出酉陽雜俎）

## 卷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 邢羣

刑部員外邢羣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羣素與御史朱琯善時琯自淮海從事罷居伊洛病卒而羣未知嘗晝臥忽聞扣門者令視之見琯騎而來羣即延入坐先是羣聞琯病及見來甚喜曰向聞君疾亦無足憂琯曰某嘗病今則愈矣然君之疾亦無足憂不一二日當間耳言笑久之方去琯訪羣之時乃琯卒也（出宣室志）

### 李重

大中五年檢校郎中知鹽鐵河陰院事李重罷職居河東郡被疾旬日益甚沈然在榻一夕告其僕曰我病不起矣即令扃鍵其門忽聞庭中窣然有聲重視之見一人衣緋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illegible]衣在其後重與行己善即揖問侍御來

因命延上與白衣者俱坐頃之見行己身漸長手足口鼻亦隨而大焉細視之乃非行己也重心異之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覺身稍可舉即負壁而坐問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於此乎其人曰君之疾當間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於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擲數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無足憂當至六十二然亦有災重曰侍御飲酒乎曰安敢不飲重遂命酒以杯置於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飲器乃於衣中出一杯初似銀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細視乃紙為者二人各盡二杯已而收其杯於衣中將去又誡重曰君愈之後慎無飲酒禍且及矣重謝而諾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無所見視其外門扃鍵如舊又見其榻前酒在地蓋二鬼所飲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飲酒如初其年謫為杭州司馬（出宣室志）

### 王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為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輕雲至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為人數年矣嘗念平生時若縶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惛然若醉不寤為鬼也輕雲即引坤出門已扃鐍隙中道坤而

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餓語於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閉輕雲叩之有頃閽者啓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覩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閽者怒曰厲鬼安得輒扣吾門且唾且罵之輕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經其門吏與主月俸及條報除授坤甚委信之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啓扉有一人持水缶注於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既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為小吏必降階迎拜既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即毆婢背遽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雲謂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隨出里中望啓夏而去至郊野數十里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而入焉坤即俛首曲躬而入墓口曛黑不可辨忽悸然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晚心惡其夢不敢語於人是日因召石貫既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覩至曉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即立召小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為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益懼因告妻孥是歲冬果卒（出宣室志）

### 蘇太玄

陽朔人蘇太玄農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命未合終冥司未錄每至必憐撫其子為之紉補經旬月鄰伴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惡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被疾其家請卜之俄頃云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却回卜者請過因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所疾已愈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又有人來卜謝無物奉酬深為不足徐氏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稱無卜者請取之遂廻負致其前眾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發兵討蠻有人求至驛助拏熟食更一兩日當還如期而歸將一分細食致夫前曰此飯曷若人間過軍者夫嘗之倍珍於他食又一旦泣告曰無端泄陰事獲罪被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泣別遂絕（出桂林風土記）

### 房千里

新州南門外有仙署館館中有盧公亭房千里貶官寄暨於新州太守館之於是東廂有內室僕夫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偉直來其前僕輩驚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復置於室內後累月徙居溪亭復有假掾吏寄與東室晝日見一男子拔紗裳履屨而來曰若無久駐此掾驚出戶俱以狀白於僚吏有老牙門將陸建宗曰元和中誅李師道其從事陸行儉流於是州賜死於是掾所白之將果省不謬（出投荒雜錄）

### 韋氏子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於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是以韋頗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為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其術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於室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曬近悲泣為誡燃蠟炬於香前曰視燭燃寸即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歎持裙面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歎之聲俄頃睒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屬恐迫以致倏廻生忍淚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而已適到燭盡及期猷欲逼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既絕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涯沫權歡不必買憾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備錄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歿（出唐闕史）

### 李海

咸通中中牟尉李海寓居圃田別墅性剛戾不以鬼神為意每見人醉酒必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於廡下忽有田父立於楹前云鄰伍聞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丑劣服飾或紫或青有婢僕提酒兩壺歷階而上左右妻子悉無所覩謂海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醪醴之間必為他人愛惜今有醇醪數斗眾欲為君一醉俄以巨杯滿酌飲海兩壺俱盡餘瀝滿席謂海曰何似常時惜酒也既自爾百骸皆悴如宿酲惙然數月方愈（出劇談錄）

###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閒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

少常送書來庭筠初謂誤發筒獲書其上無字開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驚馳出戶其人已滅矣乃焚香再拜而讀但不諭其理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云況復男紫悲黃女哥惟緣杜陵分絕武子成齠自是井陲流鸎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慷慨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荊州牧段成式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云齠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岑字耳溫段二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壻也自說之（出南楚新聞）

## 鬼葬

辰州溆浦縣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黃閔沅川記云其中巖有棺木遙望可長十餘丈謂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晝昏惟聞斧鑿聲人家不覺失器物刀斧七日霽所失之物悉還其主鑿斧皆有肥膩腥臊見此棺儼然橫據岸畔（出洽聞記）

## 董漢勛

汝墳部將董漢勛善騎射力兼數人趫捷能鬬累戍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爲汝之龍興鎮將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食其家以爲常客也翌日戚設廳事至辰巳間漢勛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既罷其妻詰之漢勛曰皆義同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一來耳何異之有懷漢勛終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賊首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平之代郡國悉無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前將費洪主之出郡東二十里苦藥店盡爲賊所擒唯一騎走至郡郡人大驚遂閉門登陴部分固守漢勛以五百人據此門九月朔旦賊並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鐐漢勛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殺數十人矢盡賊已入漢勛運劒復殺數十人劍既折乃抽屋椽擊之又殺數十人日上饑疲爲兵所殪賊帥亦嗟異焉（出三水小牘）

卷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 牟穎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旁見一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強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眞祭我我當應君指使我既得託於君不至饑渴足得令君所求狗意也穎夢中許之

---

及覺乃試設祭饗暗以祀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托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却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閔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迴婦人至家後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即却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白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却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穎宅擒捉穎乃攜此婦人逃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 游氏子

許都城西之北隅有趙將軍宅主父既没子孫流移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覩近乃牓於里門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拳捷過人見牓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既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簟庭中締綌而坐一鼓盡闃寂無慮游氏子倦乃枕劍面堂而卧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役夫數十於堂中洒掃閱前軒張朱簾繡幕陳筵席寶器異香馥於層楹游氏子心謂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廂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間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將起乃覺髀間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呼口哆而不能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席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初游氏子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宅後卒無敢居者（出三水小牘）

## 李雲

前南鄭縣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娶乃許之號姬曰燕寶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南鄭令沈氏女及婚日雲及浴於淨室見燕寶執一

樂來俓前謂雲曰。嚮余不婚。今又與沈家作女壻。無物奉贈。君香一帖。以資浴湯。洪樂末入浴斛中。釵子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困羸不能出浴。遂卒。肢體如綿。筋骨並散。（出聞奇錄）

### 鄭總

進士鄭總。以妾病。欲不赴舉。妾曰。不可為一婦人而廢舉。固請之。總遂入京。其春下第東歸。及家。妾卒。既葬。兩月後。夜深。偶來寢。聞室外有人行聲。開戶覦之。乃亡妾也。召入室而坐。問其所要。但求好茶。總自烹與之。啜訖。總以小兒女已睡。欲呼與相見。妾曰。不可。渠年小。恐驚之。言訖辭去。纔出戶不見。（出聞奇錄）

###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窗借筆。紹借之。於窗上題詩曰。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寂無無聲。乃知非人也。（出聞奇錄）

### 王鮪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窗外窸窣有聲。良久。聞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兒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爾後凡有吉凶。肸蠁間必先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珙為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妝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珙怪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綾緋衣。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鮪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橫取板。安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遂去。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乾。牛怒目出於外。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妝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開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座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引於階前。背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內。珙後密詢其事。鮪終不言。（出劇談錄）

### 李戴仁

江河邊多倀鬼。往往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誘之也。李戴仁嘗維舟於枝江縣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見一嫗一男子出水面。四顧失聲云。此有生人。遽馳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當陽令蘇汭居江陵。嘗夜歸。月明中見一美人。被髮。所著裙襦。殆似水濕。汭戲云。非江倀耶。婦人怒曰。喚我作鬼。奔而逐之。汭走遇更巡方止。見婦却返所來之路。（出北夢瑣言）

### 劉琛

漢江北郢州界。地名穴口。本無鎮戍。有小河南流入於漢。久為沙擁。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劉琛。丙子歲。往彼州訪親知。至穴口。宿舊知韓氏家。家人曰。鄰村張家新婦卒未三日。適來却活。主人蹔往省之。至夜。韓家歸云。張婦為側近廟神召去。見其中外親眷亡者。咸在焉。為廟神遣軍頓無人作餅。故令召來。見廳上門外將士列坐。言開穴口江水。士卒賠沙。手皆血流。供頓畢。乃放回。鄉里未之信。不久沙壖相次推墊。江路乃通。（出北夢瑣言）

### 李矩

成汭鎮荊州。有墊江縣令崔令。與主簿李矩不協。鄙於水火。一旦羣盜劫縣殺崔令。賊過後。矩入宅檢校。有一孩子方避賊。見矩以為與賊通。明日言鎮將。衆咸知矩與崔失歡。頗疑之。執送中州推問。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廂獄。廂吏速於其獄推吏常某言於判官范某曰。李矩詆讕。須栲究之。范固不許。常竟鍛鍊以成之。矩臨刑。戒家人多燒紙筆。訟於地下。纔一月。常某暴亡。後李矩主簿見身。范見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敢造次。但冥府只要為證耳。及妻子以誠祈之。乞容旬月。區分家事。雖無痛若。飲食如常。但困憊踰月而卒。（出北夢瑣言）

### 閻福

蜀將閻福。少年無賴。偷狗屠牛。後立功至郡守。屯戍興元府之西縣。暴得疾。急命從人朱軍將詣府迎醫李令謁。令謁與朱軍將連騎馳往。至夜。抵西縣近郭諸葛亮廟前。見東炬三對。前道擁一人步行。荷校縶縛。衆人相從。後有閻親吏抱衣衾而隨之。令謁先未識閻福。朱軍將指謂令謁曰。此是我家太尉。胡為如此。遽迴恐悚。亦疑是鬼。驅至其營。已聞家人哭聲。向來執縛。乃福之魂也。（出北夢瑣言）

###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縣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自閉。崔某為令。嘗有徒卒盜寨木。令擒

送鎮將斬之卒家先事壁山人卒死神乃與令家為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擲火毀路錢帛衣服無故遺失箱篋鏁閉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能官遷千里鬼亦隨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吏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止於屋久之空中大呼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羅漢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災盡福生吾自來暫駐亦將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居此天蓬撩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置天蓬於舍屠上自此日夕常在恒與主人語令小大誦詩賦作音樂一一隨聲唱之所誦文字或有謬誤必為改正其言多勸人為善亦令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祝邑中有聾癡現神云數肉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又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有女名錦繡娘及妻妾食物所費亦不少凡見善人君子即肯與言稍強暴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淩毀因不語僧去後徐謂人曰此僧食狗肉兇暴無良不欲共語人之所行善惡災福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一皆知細問之即以他語為對未知是何神也（出錄異記）

## 湛生

遂寧有馮生見鬼知人吉凶潁川陳絢為武信軍留後而劉知俊代之據其舊事馮謂絢曰劉公雖號元戎前武幢節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知俊被殺有林泳者閩人常謂其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祆馮聞之對衆謂之曰君為宜多不克終盍曾殺一女人為祟以公祿壽未盡冀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惝懼言誠於馮許為解其寃也（出北夢瑣言）

卷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 皇甫枚

光啟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將赴調行在與所親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煙雲晝晦日戾風勁慘於多岐上一長坂下視有茅屋數間椽簷疎散其中有喧語聲乃延望之少頃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著黃故衣蓬頭敗屩連呼之不顧但俛首而復入乃循坂東南下得及其居至則荆扉横葛綦帶其上茨棘羅生於其庭略無人蹤如涉一二年者矣枚與裴生愕立久之復登坂長望見官道有人行乃策寒驢赴之至則鄠吏將往端氏縣者也乃與俱歸是夜宿端氏（出三水小牘）

## 陳璠

陳璠者沛中之走卒也與故徐帥時溥少結軍中兄弟之好及溥為支辟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巢之亂支辟簡勁卒五十人命溥總之而西璠為次將溥自許昌趨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溥乃矯稱支命追兵迴於是引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同田而下及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賦設厚賂之乃令所親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追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支力不能致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館溥自稱留後璠謂溥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溥不可璠固請與溥往復十餘翻溥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詐為溥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闕下支以為誠也翌日遂發璠伏甲於七里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後溥受朝命乃表璠為宿州太守璠性慘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貲賄山積溥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圍友遲明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人騎走出數十里從騎皆亡璠棄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送友縶之馳白溥溥命斬之於郡璠本麤悍而朴不知書臨刑忽索筆

賦詩曰積玉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為鬼代作也（出三水小牘）

## 豫章中官

天復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恆聞街中若數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視則無人如是累夜人家惴恐夜不能寐頃之紹盡誅閹官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驅之向市縣語喧噪如先所聞（出稽神錄）

## 邵元休

漢左司員外郎邵元休嘗天復年中尚未冠居兗州廨宅宅內惟乳母婢僕堂之西序最南是書齋時夜向分舉家滅燭熟寐書齋內燈亦滅邵枕書假寐聞堂之西窸窣若婦人履聲經於堂階先至東序皆女僕之寢室也每至一房門即往少時遂聞至南廊有閤子門不扃鍵乃推門而入即聞轟然若撲破磁器聲遂西入書齋窗外微月見一物形狀極偉不辨其面目長六七尺如以青黑帛幪首而入立於門扉之下邵不懼厲聲叱之仍問數聲都不酬答遂却出其勢如風邵欲捫枕擊之則已去矣又聞行往堂西其聲遂絕遲明驗其南房內則茶牀之上一白磁器已墜地破矣

後問人云常有兵馬留後居是宅女卒權於堂西作殯宮仍訪左右有近鄰識其女者云體貌頎長益其魄也（出玉堂閒話）

## 何四郎

梁時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妝粉自業嘗於一日五更初街鼓未鳴時聞百步之外有人極叫何四郎者凡數聲而罷自是率以為常約半月後忽晨興開肆畢有一人若官僚之僕者直前揖之云官令召汝何意府尹之宅有取未獻路僕又促之何方束帶僕又不容俄以衣牽之北行達於東西之衢何乃欲迴歸僕執之尤急何乃愈疑將非人耶嘗聞所著鞋履以之規地自圍亦可禦其邪魅某雖至為之即被攜之於屋知其無能為也且訝且行情甚恍惚達正北抵徽安門又西北約五七里則昏冥矣忽有朱門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更深延入列炬熒煌供帳華麗唯婦人輩款接殷勤云是故將相之第幼女方擇良匹實慕英賢可就吉席何既覩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良代是比曉則卧於邱塚之間寂無人迹遂望徽安門而返草莽翳蔽墜於荒井之中又經一夕饑渴難狀以衣襟承露而飲之有樵者見而問之遂報其家縋而出之數日方愈（出玉堂閒話）

##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邪須臾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見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羣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類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視之巫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為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設座於別室巫及其羣臣皆來祀祝客據按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已復遇便風得歸時賀德儉為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具為師厚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其事為余言（出稽神錄）

## 周元樞

周元樞者睢陽人為平盧掌書記寄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使報曰李司空候謁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御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此宅矣元樞驚曰

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嘗居之元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凌我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相酬數百盃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夫人傳語司空周書記木石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困哉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恙（出稽神錄）

## 朱延壽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即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出稽神錄）

## 秦進忠

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胤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并埋之末年恒見此奴捧心而立始於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而入府又遇亂兵傷胷而卒張胤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聲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對面入府皆覆矣（出稽神錄）

##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聰慧令嘗飲酒暮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即共禽而毆之令驚大怒大呼而遠方人絕竟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於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門後月餘令復飲酒於所親家因具白其事請留宿不敢歸而其子恐其及暮歸復為所毆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見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從者擊之困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為此厲蓋黎丘之徒也（出稽神錄）

## 張飛廟祝

梓州去城十餘里有張飛廟廟中有土偶為衛士一夕感廟祝之妻經年遂生一女其髮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狀至於長大人皆畏之凡涖職梓州者謁廟則呼出驗之或遺之錢帛至今猶存（出野人閒話）

## 僧彥脩

草書僧文英大師彥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從榮復厚遇之後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見秦王擁二十騎詣寺訪彥脩彥脩問大王何以此來恰未對倏而不見彥脩方訪於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出北夢瑣言）

### 建康樂人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大宅陳設甚嚴賓客十餘人皆善酒惟飲酒而不設食酒亦不及樂人向曙而散樂人因甚困卧門外牀上既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問其里人云相傳陸判官之塚不知何時人也（出稽神錄）

### 黃延讓

建康吏黃延讓嘗飲酒於親家迫夜而散不甚醉恍然而身浮飄飄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數里至一大宅寂然無人堂前有一小房房中有牀延讓困甚因寢牀上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踰重城複塹矣因恍惚得疾歲餘乃愈（出稽神錄）

### 張瓌

江南內臣張瓌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人袒衣猖獗而走瓌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迴頭化為旋風撲瓌瓌馬倒傷面月餘乃復初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歸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無他怪（出稽神錄）

###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之子過甚其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訴與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能殺君夫妻皆恐懼再拜即為具酒食徧召親黨鄰里問訊敘話如常他人但聞其聲唯夫見之及夜為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勵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去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殷勤辭訣而去將及栢林中諸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出稽神錄）

### 陳德遇

辛亥歲江南偽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庫官陳德遇者家近在東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矣遂去週日德遇晨起如廁自云有疾還卧良久遂卒二人並居治城之西（出稽神錄）

### 廣陵吏人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人謂己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即探懷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識其下右若仙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 卷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 楊瑊

兖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經藏有法寶大師者常於靈神佛堂之前見一白衣叟如此者數日怪而詰之叟曰余非人乃楊書記宅之土地僧曰何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興造不輟致某無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禍之答曰彼福壽未衰無奈之何言畢不見後數年朱瑾棄城而遁軍亂一家皆遇害楊名瑊累舉不第為朱瑾書記（出玉堂閒話）

###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嘗居兖州侍親疾家在子城東南隅有僕人自外通剌者署云前某州長史許延年後云陳慰繼謙不樂命延入及束帶出則已去矣僕云徒步衣故皂衣張帽而至纔投剌入車門則去矣其年親卒遂以其剌兼冥鏹焚之（出玉堂閒話）

### 邠州士人

朱梁時有士人自雍之邠數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進行至曠野忽聞自後有車騎聲少頃漸近士人避於路旁草莽間見三騎冠帶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訣話士人躡之數十步聞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數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試為籌之其一曰當以兵取又一曰兵取雖優其如君子小人俱罹其禍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為然既而車騎漸遠不復聞其言士人至邠州則部民大疫死者甚衆（出玉堂閒話）

### 王殷

梁貞明甲戌歲徐州帥王殷將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晝居人咸聞通衢隊伍之聲自門隙覘之則皆青衣兵士而無甲冑初謂州兵潛以捕盜耳俄聞清嘯相呼或歌或歎刀盾矛槊冥溢閭巷怪狀奇形甚可畏懼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廨出於州南之東門扃鐍無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詔朝命劉鄩以兵五萬致討凡八月而敗合境悉罹其禍（出玉堂閒話）

### 謝彥璋

梁許州節度使謝彥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庫副使郝昌遐。往許昌籍其家財。別開一室。見彥璋真像之左目下鮮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衆共異之。彥璋性嗜鱉。鎮河陽。命漁者采以供膳。無虛日焉。不獲則必加重罰。有漁人居於城東。其日未曙。將往取之。未至一二里。遇一人。問其所適。以實對。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輟否。漁人曰。否則獲罪矣。又曰。子若不臨網罟。則贈子以五千錢可乎。漁人許之。遂獲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曉。唯訝其輕。顧之。其錢皆紙矣。（出玉堂閒話）

### 崇聖寺

漢州崇聖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氣貌甚偉。驅殿僕馬極盛。寺僧謂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與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語。命筆各題一絕句於壁。朱衣詩曰。禁煙佳節同遊此。正值酴醾夾岸香。緬想十年前往事。強吟風景亂愁腸。紫衣詩曰。策馬暫尋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國破一場夢。惆悵又逢寒食天。題罷。上馬疾去。出松徑。失其所在。但覺異香經月不散。其詩於今見存。（出玉堂閒話）

### 任彥思

蜀昌州牧任彥思家。忽聞空中有樂聲。極雅麗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與吾設食任問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乃興靜室設之。如人食無遺。或不與食。即致破什器。駈入人耳。烈火四起。彥思患之。移去迴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一日不聞樂聲。置食無所餐。廳舍牀上血書詩曰。物類易遷變。我行人不見。珍重任彥思。相別日已遠。彥思尤惡其所題。以刀刻之。而字已入木。終不知何鬼也。

### 張仁寶

校書郎張仁寶。素有才學。年少而逝。自成都歸葬閬中。權殯東津寺中。其家寒食日聞扣門甚急。出視無人。唯見門上有芭蕉葉上有題曰。寒食家家盡禁煙。野棠風墜小花鈿。如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舉族驚異。端午日。又聞扣門聲。其父於門罅伺之。乃見其子身長三丈許。足不踐地。門上題五月午日天中節。題未畢。其父開門。即失所在。頃之。克葬不復至矣。

### 楊蘊中

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雖形不揚。而言詞甚秀。曰吾即薛濤也。頃幽死此室。乃贈蘊中詩曰。玉漏深長燈耿耿。東墻西墻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 王延鎬

梓州有陽關神。即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也。靈應嚴暴。州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都美妓人霞卿。甚寵之。攜之赴官。經陽關神祠前過。霞卿暴卒。唯所生一女。非延鎬之息。倍哀惻之。一日傳靈語。其云為陽關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憑之。至於盥漱飲食。皆如生。乃曰。侯我嫁女。方與君別。延鎬將更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彥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翻掠筵席而過。卒以為常。其後延鎬為新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聞

### 僧惠進

西蜀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資福院門。見一人長身如靛色。逆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貫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攘攫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異姓。乃捨之而去。僧戰慄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出錄異記）

### 田達誠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為務。治第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為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為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唯有廳事耳。即拜辭謝而去。數日復來。君家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為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為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篇。皆有意義。筆跡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段紅。衆亦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

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出稽神錄）

### 徐彥成

軍吏徐彥成恒業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汭口場。無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狀若訪人而不遇者。彥成因延入舟中。為設酒食。賓敬之。少年甚媿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君旦日能辱顧乎。徐彥成許諾。明日乃往。行里餘。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彥成因言住此久。無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價廉。市易既畢。往辭少年。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至吳當獲善價。彥成迴。始至秦淮。會吳帥殂。綱杉板為棺。以為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大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少年復與交市。如是三往。頗獲其利。間一歲復詣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訪其里中。竟無能知者。（出稽神錄）

### 鄭郊

鄭郊河北人。舉進士下第。游陳蔡間。過一塚。上有竹二竿。青翠可愛。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久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 李茵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出北夢瑣言）

### 柳鵬舉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游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為廟吏所捕。女僕自經而死。一日。却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其僕具導前情。故留之經時而去。（出北夢瑣言）

### 周潔

霍邱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遊淮上。時民大饑。逆旅殆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遙見村落煙火。趨而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饑餓。老幼皆病。無以延客。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出。映姊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寢。悄無人聲。潔亦憊然而懼。向曉將去。便呼二女告之。了無應者。因壞戶而入。乃見積尸滿屋。皆將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胸上。潔皆為瘞之云。（出稽神錄）

## 卷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 楊副使

壬午歲。廣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實甚急。或問所用。云吾長官明日上事。有問長官為誰。云楊副使也。又問官署何在。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揚都。明日。船至金山。無故而沒。（出稽神錄）

### 僧楚琚

廣陵法雲寺僧楚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楚琚為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為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為揚州掠剩鬼。復問何謂掠剩。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常過數得之。即為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於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亦不可。即擲花溝中。濺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為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出稽神錄）

### 陳守規

軍將陳守規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守規始至。即鬼物晝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杖與之鬭。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既堅正。願以兄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

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為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為兄弟亦何忍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得有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筆宛然又曰君圖我居處謂我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絕（出稽神錄）

##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凡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既遠風又益急逃避無所夜即相與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風雨雷電冡覆舟所岸上則星月了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柏木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出稽神錄）

##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其姑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慟曰汝真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因坐母膝言語如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責其妻曰我此有金爾何不供老母而自藏耶即欲殺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儻殺是人必謂吾所殺也於是哭辭母而去復自提刀送其妻還父家道曉及門數十步忽然不見（出稽神錄）

## 劉道士

廬山道士劉某將遊南嶽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家至貧復喪其子未有以斂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來但撫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劉出視之見面白如雪作兩髻結從入其家負其尸去莫知所之（出稽神錄）

## 清源都將

清源都將楊某為本郡防遏營副將有大第在西郭某晨趨府未歸有人方食忽有一鶩負紙錢自門而入徑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鶩自神祠中來耶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見一雙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驚走某歸聞之怒持杖擊之鬼出沒四隅往還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訖當復來擊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諾楊有二女長女入廚切肉且食肉落砧輒失去女執刀向空曰斫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請斫女走

---

氣殆絕因而成病次女於大甕中取鹽有一猴自甕突出上女子背女走至堂前復失之亦成疾乃召巫女壇召之鬼亦立壇作法愈甚於巫巫不能制亦懼而去頃之二女及妻皆卒復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請為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而去爾日遂絕某其年亦卒（出稽神錄）

## 王翃妻

王翃者南安縣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祀我當有益於主人翃許之乃呼林為河姐為人言禍福多中半餘歲乃見形自腰已下可見人未嘗來者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惠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為人女年未及笄而夭問於地府乃前生隱沒阿姐錢二十萬故主者令我為神以償此錢訖即生為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為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辭婉轉殷勤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見（出稽神錄）

## 林昌業

林昌業漳浦人也博覽典籍精究術數性高雅人不可干嘗為泉州軍事衙推年七十餘退居本郡龍溪縣羊額山之陽鄉里宗敬之有良田數頃嘗欲舂穀為米載詣州貨之功力未集忽有雙髻男子年可三十鬚髯甚長來詣林林問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對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飽而去翌日忽聞倉下礱穀聲視之乃昨日男子取穀礱之而林問無故辛苦耶鬼亦笑不言復置晝饌飯蔬而已凡月餘礱穀不輟鬼復自斗量得米五十餘石拜辭而去卒無一言不復來矣（出稽神錄）

## 潘襲

潘襲為建安令遣一手力齎牒下鄉有所追攝手力新受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唯一婦人應門云主人不在又將移居無暇延客也手力以道遠多虎苦苦求之婦人即召入門側席地而寢婦人結束箱筬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里乃覺失所齎牒復返求之宿處乃是一墳方見其家人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即所失之牒也（出稽神錄）

## 胡澄

池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服飾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列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妻送葬物也問其人云一婦人寄於此約某日來取

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塟時。官給秘器。雖免暴骨。然至今為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爾。言訖不見。澄遂為傳。（出稽神錄）

## 王攀

高郵縣醫工王攀。鄉里推其長者。恒往來廣陵城東。每數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與親友飲於酒家。不覺大醉。誤出參左門。投一村舍宿。向曉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明。仰視屋室。知非常宿處。因獨嘆曰。吾明日須至縣。今在何所也。久之。乃聞其內躡履聲。有婦人隔壁問曰。客將何之。因起辭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於是。婦曰。此非高郵道也。將使人奉送至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至。隨之而行。每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既隨至城東。常所宿店。告辭而去。攀解其襦以贈之。豎不受。固與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乃見其襦故在腰下。即復詣宿處尋之。但古塚耳。並無人家。（出稽神錄）

## 鄭守澄

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婢。旬日。有夜扣門者曰。君家買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開門視之。無所見。方怪之。數日。廣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弔客數人轉相染着。皆卒。甲寅歲春也。（出稽神錄）

## 劉騭

洪州高安人劉騭。少遇亂。有姊曰糞掃。為軍將孫金所擄。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歲。孫金為常州團練副使。糞掃從其女君會宴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云頃為人所擄。至岳州。與劉翁媼為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偶通信至其家。騭時為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毘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即詣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見洒掃庭內。曰。我兄弟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為誰。曰。高安劉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騭多髯者乎。昨日晚當至。何為遲也。即自出營門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少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讌敘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二兄來證我為人。向者恒為諸甥輩呼我為鬼也。任亦言其舉止輕捷。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為同作者。飲食必待冷而後食。騭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為如此問我。將不得相見矣。騭乃不敢言之。久任卒。再適軍士羅氏。隸江州陳承昭為高安制置使。召騭問其事。令發

---

墓視之。墓在米嶺。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測。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病。騭往省之。乃曰。頃為鄉人十餘輩。持刀杖劫我。幾中我面。我大責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至今舉身猶痛。騭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疏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戍。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二歲矣。（出稽神錄）

# 卷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 哥舒翰

哥舒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裴六娘者。容範曠代。宅于崇仁。舒翰常悅之。居無何。舒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殯於堂奧。既無他室。舒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繐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舒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長丈許。著豹皮褌。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昇階入殯所。拆發舁櫬於月中。破而取其尸。麋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物狼籍。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舒翰乘勢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舒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喫處亦無所見。舒翰恍忽以為夢中。驗其墻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舒翰顯達。（出通幽記）

## 章仇兼瓊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舞於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衆皆大駭。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實飲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書故實）

## 楊慎矜

開元中。楊慎矜為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童開其外門。既啟鑰。其門喋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泊天將曉。其導從吏自外見慎矜門有夜叉長丈餘。狀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喋其門。火吻雷眸。不顧左右。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衢中輿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慎矜聞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為李

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出宣室志）

## 江南吳生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一劉氏女為妻。後數年。吳生宰縣於雁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發怒毆打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雁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潛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詰狐兔所在。而劉氏俛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劉氏為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吳生始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眥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叉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 朱峴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汎揚。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纈衣。郡民且以為他怪。峴聞之。即往觀焉。望其衣裝。甚類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其女也。峴驚訊其事。女曰。某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叉率以將暝。則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見。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暮歸。某因詰之。何為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為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牢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來。至浮屠下。望某而語曰。何為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不得近子矣。從此別去。詞畢。即東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出宣室志）

## 杜萬

杜萬員外。其兄為嶺南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卒。時盛夏。無殯斂。權以葦席裹束。瘞於絕巖之側。某到官。拘於吏事。不復重斂。及北歸。方至巖所。欲收妻骸骨。及觀坎穴。但葦尚存。某歎其至深而為所取。悲感久之。會上巖有一徑。某試尋行百餘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猙獰。不可復識。懷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狀類羅剎。極嗥方寤。婦人口不能言。以手畫地書云。我頃重生。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書之悲涕。頃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當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隨某至船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岸。望船嗥叫。以兒相示。船行既遠。乃擘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狀如羅剎。解人語。大曆中。母子並在。（出廣異記）

## 韋自東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問樵者。說其僧為怪物所食。今絕蹤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夜叉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於門下。將軍止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衡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錫俱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掛野彘玄熊之類。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鑊薪。自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樹。徑大如椀。去枝葉。為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扃鐍。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以柏樹撾其腦。再舉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夜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己。亦哮吼。觸其扉。復踣於戶閾。又撾之亦死。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儔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夜叉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披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濟人之急。何為不可。道士曰。某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為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廢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踴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濟險躡

峽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迺立燭於洞門外以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亂襲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食頃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為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將軍壯尚有夜叉骷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出傳奇）

## 馬燧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即須先言當為其歧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執贄君子馬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其諱庭叱而去畏懼之色見於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悽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漬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於是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徹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狽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於逃民敝室中尚未安聞車馬唬歛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車馬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窣窸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襆曰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姉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生憂疑也燧乃應諾而出胡二姉曰大厄已過然尚有餘恐矣君困餒我食汝乃解所攜襆有熟肉一甌胡餅一箇燧飡甚飽卻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姉以灰數斗放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乃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可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身鋒鏷臂曲癭木甲爲獸爪衣豹皮褌攜短兵直入室來獰目雷燓吐火噴血跳踯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魂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姉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曰此乃逃人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啼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而出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藉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崇高訪胡二姉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獲乃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姉一座列於廟左（出傳異記）

太平廣記第二十八册終

卷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宋　李　昉編

## 東洛張生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携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遠。歇於樹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拏食張生之馬。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續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遂以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甚。狼狽走。夜叉隨後叫呼詬罵。里餘漸不聞。路抵大塚。塚畔有一女立。張生連呼救命。女人問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塚。內空無物。後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塚孔。投身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語。推一物。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既訖。聞其上分錢物衣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人。至明。鄉村有尋賊者。至墓旁。觀其血。乃圍墓掘之。覩賊所殺人

皆在其內。見生驚曰。兼有一賊。擎於墓中。乃持出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賊殺人。送於此。偶墮下耳。笞擊數十。乃送於縣。行一二里。見其從奴驢馬鞍馱悉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着。至明。不見郎君。故此尋。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為保明。張生又記劫賊數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於張生以擒賊耳。（出逸史）

## 薛淙

前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廊西黑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略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尺。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何也。云後有人覓。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三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色人否。僧曰。不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已來。見木上一緋點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久之。兩三數十點血墮。已為中矢矣。此可以為異。少年以病僧為異。無乃陋乎。（出博異傳）

## 卯濡

博士卯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誡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耳如驢。地方乃復人焉。女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夜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既為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

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則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者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矣。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誤犯之。當為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在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出酉陽雜俎）

## 陳越石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邵居於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饑。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於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為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

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汝即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於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蹤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果來既踰墻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有呼者曰陳黃石何為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出宣室志）

## 張融

渤海張融字眉岫晉咸寧中子婦產男初不覺有異至七歲聰慧過人融曾將看射令人拾箭還恒苦遲融孫云自為公取也後射纔發便赴遂與箭俱至棚條已捉矢而歸舉坐怪愕還經再宿孫忽暴病而卒將殯延諸沙門燒香有一胡道人謂云君速斂此孫是羅剎鬼也當啖害人家既見取箭之事即狼狽闔棺須臾聞棺中有撲擺撥咸輟悲駭愕遽送塋埋後數形見融作八關齋於是便去（出宣驗記）

## 蘊都師

經行寺僧行蘊為其寺都僧嘗及初秋將備盂蘭會洒掃堂殿齊整佛事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謂所使家人曰世間女人有似此者我以為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蘊都師不知悟也即應曰官家法禁極嚴今寺門已閉夫人何從至此既開門蓮花及一從婢妖資麗質妙絕無倫謂蘊都師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親奉大圓正智不謂今日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為人當奉執巾鉢朝來之意豈遽忘耶蘊都師曰某信愚昧常獲僧戒素非省相識何嘗見夫人遂相給也對曰師朝來佛前見我謂家人曰儻貌類我將以為婦言猶在耳我感師此言誠願委質因自袖中出化生曰豈相紿乎蘊師悟非人迴惶之際蓮花即顧侍婢曰露仙可備帷幄露仙乃陳設寢處皆極華美蘊雖駭異然心亦喜之謂蓮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蓮花大笑曰某天人豈凡識所及且終不以累師遂綢繆敘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等猶潛聽伺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究其頗極遽引燎照之至則拒戶闔禁不可發但聞狺爭齧諮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而大罵曰賊禿奴遣爾辭家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於是馳告寺衆壞垣以窺之乃二夜叉也鋸牙植髮長比巨人哮吼拏獲騰踔而出後僧見佛座壁上有二畫夜叉正類所覩脣吻間猶有血痕焉（出河東記）

## 卷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 龐阿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覩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妻極妒聞之使婢縛之送還石家中路遂化為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父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父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即夢詣阿及入戶即為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靈神為之冥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阿乃授幣石氏女為妻（出幽明記）

## 馬勢婦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經日見人死然後省覺則具說家中不信之語人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強魂難殺未即死我入其家內梁上有白米飯幾種鮭我暫過竈下戲婢無故犯我我打脊甚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語兄云當活（出搜神記）

## 無名夫婦

有匹夫匹婦忘其姓氏居一旦婦先起其夫尋亦出外其謂夫尚寢既還內見其夫猶在被中既而家僮自外來云郎令我取鏡婦以奴詐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處來也乃馳告其夫夫大愕便入示之遂與婦共觀被中人高枕安眠真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惋怖不已經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誤終身不愈（出搜神記）

## 王宙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

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于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言。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出離魂記）

### 鄭齊嬰

鄭齊嬰。開元中。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將歸。途次華州。忽見五人。衣五方色衣。詣廳再拜。齊嬰問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齊嬰問曰。神當居身中。何故相見。答云。神以守氣。氣竭當散。嬰曰。當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嬰倉卒求延晷刻。欲為表章及身後事。神言還至後衙則可。嬰為設酒饌。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臥西壁下。至時而卒。（出廣異記）

### 柳少遊

柳少遊善卜筮。著名於京師。天寶中。有客持一縑詣少遊。引入問故。答曰。願知年命。少遊為作卦。成而悲歎曰。君卦不吉。合盡今日暮。其人傷嘆。久之。因求漿。家人持水至。見兩少遊。不知誰者是客。少遊指神為客。令持與客。客乃辭去。童送出門。數步遂滅。俄聞空中有哭聲甚哀。還問少遊。郎君識此人否。具言前事。少遊方知客是精神。遂使看縑。乃一紙縑。偶歎曰。神捨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出廣異記）

### 蘇萊

天寶末。長安有馬二娘者。善於考召。兗州刺史蘇詵與馬氏相善。初詵欲為子萊求婚盧氏。謂馬氏曰。我唯有一子。為其婚娶。實要婉淑。盧氏三女。未知誰佳。幸為致之。一令其母自閱視也。馬氏乃於佛堂中結壇考召。須臾三女魂悉至。萊母親自看。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當為刺史婦。蘇乃娶次女。天寶末。萊至永寧令。死於祿山之難。其家懲馬氏失言。後二京收復。有詔贈萊懷州刺史焉。（出廣異記）

### 鄭生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鄭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臾見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孫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地相埒。今欲將配君子。以為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生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合。遂為一體。令即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孫女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出靈怪錄）

### 韋隱

大曆中。將作少匠韓晉卿女。適尚衣奉御韋隱。隱奉使新羅。行及一程。愴然有思。因就寢。乃覺其妻在帳外。驚問之。答曰。愍君涉海。志願奔而隨之。人無知者。隱即詐左右曰。欲納一妓。將侍枕席。人無恠者。及歸已二年。妻亦隨至。隱乃啟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體。其從隱者乃魂也。（出獨異志）

### 齊推女

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即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傷痛。女冤橫。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歸葬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既深。思為冥雪。至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即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校

遲李曰爲之柰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諧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曰衰朽窮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說李再拜扣頭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晏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李生即頓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披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呼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蒼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瀆神彭蠡神等皆趨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産爲暴鬼所殺事甚寃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爲申理又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擿有問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鄱縣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即追來俄頃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産後虛弱見某驚怖自絶非故殺田先生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羣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老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欲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街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善即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餳即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爲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愼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爲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云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出玄怪錄）

---

## 鄭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訊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以幽冥祐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歿之日此女當愈鄭君急發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令果以女疾愈之日無疾卒（出宣室志）

## 裴珙

孝廉裴珙家洛陽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爲日晚方至石橋忽有少年騎從鷹犬甚衆顧珙笑曰明旦節日今當蚤歸何遲遲也乃以後乘借之珙甚喜謂二童曰爾可緩驅投宿於白馬寺西表兄竇溫之墅明日徐歸可也因上馬疾驅俄頃至上東門歸其馬珍重而別珙居水南從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妹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無瞻顧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啼弟妹之輩亦無應者珙心神忿惑思又極呼皆亦不知但見其親歎曰珙郎今日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邪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遂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櫜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啟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既至而櫜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方見其形僵仆二童環泣呦呦焉櫜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投於此既至則已絶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出集異記）

## 舒州軍吏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泗橋之西前生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鬼神償君此債爾因爲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求爲一鎭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鎭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鎭將以爲其言無驗未及之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爲雙港鎭將吾今以爾爲皖口鎭將竟如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弟子云吾第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愈矣（出稽神錄）

# 卷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蓋女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留之。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出華陽國志）

## 東方朔

漢武帝東遊。至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憂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罪人使作地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於此乎。（出搜神記）

## 雙頭雞

漢太初二年。大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致於甘泉館。更有餘雞媲之。得種類也。而不能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至西關。雞返顧望漢宮而哀鳴。言曰。三七末。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荊棘亂相移。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篡位。將軍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弘多。宮掖中並生萬棘。家無雞犬。此雞未至月支。乃飛而聲似鵾雞。翔翔雲衷。（出拾遺錄）

## 張遺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叔高。隱居陵田中。有大樹十圍餘。蓋六畝。枝葉扶疎。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數下。樹大血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樹汁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一空處。白頭老翁長四五尺。突出稱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殺之。四五老翁並出。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怡然如舊。諸人徐視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樹年中。叔高辟司空御史兗州刺史。（出法苑珠林）

## 翟宣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也。謀舉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鴈數十中庭。有狗從而齧之。皆驚。比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數日。莽夷其三族。（出搜神記）

## 臧仲英

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塵垢在焉。炊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中起。衣盡燒而篋麗如故。兒婦女婢使。一旦盡亡其鏡。數日後。從堂下投庭中。言還汝鏡。女孫年四歲。亡失。求之不知處。二三日。乃於圊中糞下啼。若此非一。許季山卜之曰。家當有青狗。內中御者名益喜。與共為之。誠欲絕之。殺其狗。遣益喜歸鄉里。從之遂絕。仲英遷太尉長史。魯相。（出搜神記）

## 頓邱人

黃初中。頓邱界騎馬夜行者。見道中有物。大如兔。兩眼如鏡。跳梁遮馬。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犯之。人懼驚怖。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往。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至問訊。因說向者之事變如此。今相得甚懽。人曰。我獨行得君為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乃問向者物何如。乃令君如此怖。對曰。身如兔。眼如鏡。形狀可惡。人曰。試顧我眼。又觀視之。猶復是也。魅就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於道邊得之。宿昔乃蘇。說事如此狀。（出搜神記）

##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怪。使管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一賤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與燕鬭。燕死烏去。有此三卦。王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為處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以官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為妖耳。兒生入灶。宋無忌之為也。大蛇者。老書佐也。烏與燕鬭者。老鈴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亂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不見其凶。故知假託之類。非咎妖之徵。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妖並至。二主俱興。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神養道。勿恐於神姦也。後卒無他。遷為安南將軍。（出搜神記）

## 應璩

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為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眾人悉不見。作急遊觀飲讌自娛。六十二卒。（出魏志）

## 公孫淵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著朱幘絳衣。襄平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出搜神記）

## 諸葛恪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閒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閒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出搜神記）

### 零陵太守女

零陵太守史（闕其名）有女悅書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晬太守令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化為水窮問之省前事太守遂以女妻其吏（出搜神記）

### 滎陽廖氏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為蠱以此致富後娶新婦不以此語之曾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又有沙門曇遊戒行清苦時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而死曇遊曾詣之主人下食遊便咒焉見一雙蜈蚣長尺餘於盤中走出因飽食而歸竟無他（出靈異志及搜神記）

### 陶璜

盧王將陶璜掘地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蠶長數丈大十圍餘蝡蝡而動莫能名剖腹內如猪肪遂以為臛甚香美璜啗一杯於是三軍盡食之臨海異物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兒臂長大五寸中有腸無目有三十足如釵股大者一頭長尺餘中肉味又有陽遂虫其背青黑腸下白有五色長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時體軟死則乾脆（出感應經）

### 趙王倫

永康初趙王倫篡位京師得一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以問人積日有一小兒見之自言曰鵂鶹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明日視之封閉如故悉不見時倫有目瘤之疾故言鵂鶹倫尋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 張騁

晉大安中江夏功曹張騁乘車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亂吾甚極焉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懼因紿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牛又言曰歸何也騁益憂懼秘而不言安樂縣有善卜者騁從之卜之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起兵一郡之內皆破亡乎騁還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曜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額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蕩從亂如歸騁兄弟並為將軍都尉未期而敗於是一郡殘破死傷者半而騁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出搜神記）

### 懷瑤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聞地中有犬子聲隱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螾林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有物及掘視之得犬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如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當養活以為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而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福禍也（出搜神記）

### 裴楷

晉裴楷家中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化為血或作蕪菁子未幾而卒（出五行記）

### 衛瓘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悉化為螺出足而行尋為賈后所誅（出五行記）

### 賈謐

賈謐字長淵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震謐齋柱陷壓毀牀帳飄風吹其服上天數百丈久乃下（出異苑）

### 劉嶠

永嘉末有劉嶠居晉陵其兄叠亡嫂寡居夜嫂與婢在堂中眠二更中嫂忽大哭走往其房云嫂屋中及壁上奇怪不可看劉嶠便持刀然火將婦至見四壁上如人面張目吐舌或虎或龍千變萬形視其面長丈餘嫂即亡（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敦

元帝時王敦在於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干寶曰榮華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屍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獻

王獻失鏡鏡在匣中匣鎖數重而鏡尺餘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為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即出焉（出搜神記）

### 劉寵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姑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斗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日後寵為

折衝將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炒亦為蟲火愈猛而蟲愈壯寵遂北征軍敗於檀邱為徐龕之所殺（出搜神記）

### 桓溫府參軍

穆帝末年桓溫府參軍夜坐忽見屋梁上有伏鬼張目切齒向之鬼來轉近以刀斫之鬼正中鬼而實反傷膝流血復以刀重斫又還自傷幸刀不利不至於死（出幽明錄）

### 郭氏

畢修之外祖母郭氏嘗夜獨寢喚婢應而不至郭屢喚猶爾後聞搨牀聲甚重郭厲聲呵婢又應諾諾不至俄見屏風上有一面如方相兩目如升光明一屋手掌如簸箕指長數尺又挺動其耳目郭氏道精進一心至念凡物乃去久之婢輩悉來云向欲應如有物鎮壓之者體輕便來（出幽明錄）

## 卷三百六十　妖怪二

### 庾翼

庾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廁忽見廁中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而有光從土中坐庾乃攘袂以拳擊之應拳有聲忽失所在（出渚宮故事）

### 庾謹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聞牀前狗鬭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只見一死人頭在地猶有血兩眼尚動其家怖懼夜持出于後園中埋之明旦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旦已復出乃以塼著頭令埋之不復出後數日其母遂亡（出幽明錄）

### 商仲堪

晉商仲堪曾從桓玄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一青牛形色瓌異堪即以所乘牛易而取之行至零陵溪牛忽駿駃非常因息駕飲之牛乃徑走入江伺之終日不出堪心以為怪未幾玄敗堪亦被誅戮焉（出幽明錄）

### 壽頒

晉孝武大元十二年吳郡壽頒道志逢水以杙渚次忽生一雙物狀若青藤而無枝葉數日盈拱試共伐之即有血出聲在空中如雄鵝叫兩音相應腹中得一卵形如鴨子其根頭似蛇面眼（出異苑）

### 李勢

蜀王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理蛇長丈餘逕於苑中夜復求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後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勢為桓溫所殺（出録異志）

### 郗恢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內忽有一物如蜥蜴每來輒先扣戶則便有數枚便滅燈火兒女大小莫不驚懼以白郗不信須臾即來至龍安二年郗恢與殷仲堪謀議不同下奔京師道路遇害并及諸子（出幽明錄）

### 庾寔

義熙中新野庾寔妻榮陽毛氏五月暴曬薦席忽有三歲女在席下臥驚怛乃滅女真形在別牀如故不旬日而女夭（出五行記）

### 乞佛熾盤

西秦乞佛熾盤都長安端門外又有井人常宿汲亭水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互相攻伐國尋滅亡（出異苑）

### 姚紹

後秦姚泓義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將軍紹帥衆攻函谷關廚人為紹炊飯甑蒸汗溜飄成血腥甚如此積日紹心惡之令勿復炊乞飯於諸軍后八十日紹病死泓為晉將劉裕所擒斬於建康市（出五行記）

### 桓振

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牀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為義師所滅桓振玄從父之弟（出異苑）

### 賈弼之

河東賈弼之晉義熙中為瑯琊府參軍夜夢一人面查醜甚多鬚大鼻詣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弼曰人各有頭面豈容此理明晝又夢意甚惡之乃於夢中許之明朝起不覺而人見悉驚走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曰那得異男子弼自陳說良久并遣至府檢閱方信後能半面笑兩手各執一筆俱書辭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出西明雜錄）

### 江陵趙姥

江陵趙姥以酤酒為業義熙中屋內土忽自隆起祭為異朝夕以酒酹土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鄰人聞土下朝夕有聲如哭後人掘宅見一異物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謂之土龍（出異苑）

### 諸葛長民

安帝時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有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令移各一處俱遙相喚又長民在豫州時見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一蛇頭令人以刀斫之應刃藏隱或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嘗與之同宿駭愕不達此意長民曰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狀而來輒共鬬深自懼焉長民俄而伏誅（出五行志）

### 鹽官張氏

晉末有張氏在鹽官閑居端坐忽聞煎食香斯須風吹一盤食至酒肉有饌畢備有黃袍人乘輿來上牀與張共食問其姓含笑不答久之登轝而去後張為孫恩所害而已（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愉

王愉字茂和義熙初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脫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喪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酒器須臾下地覆還登牀尋而第三兒懷綏貳伏誅（出異苑）

### 朱宗之

會稽國司理令朱宗之常見亡人殯去頭三尺許有一青物狀如覆瓮人或當其處則滅人去隨復見凡屍頭無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殯時鬼無不暫還臨之（出幽明錄）

### 虞定國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嘗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寧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為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公曰僕寧當請人之父而婬人之女君復見來便斫之後果得怪（出搜神記）

### 丁譁

東陽丁譁出郭於方山亭宿亭渚有劉散騎遭母艱於京皇還夜中忽有一婦自通云劉郎患瘡聞參軍能治故來耳譁使前姿形端媚從婢數人命僕具有饌酒酣歎

曰今夕之會令人無復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豈顧老夫使令婢取琵琶彈之歌曰久聞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體雖朽老故是悅人情放琵琶膝上抱頭又歌曰女形雖薄賤願得忻作婿纏綿覯良覿千載結同契聲氣婉媚令人絕倒使令滅火共展好情比曉忽不見吏云此亭舊有妖魅（出述異記）

### 富陽王氏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都出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在斷中斷敗於前王又治斷出材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束頭擔歸云至家當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窣窣動轉頭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放又不告我何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猱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記）

### 樂遐

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內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悉是血未一月夫婦相繼病卒（出述異記）

### 劉斌

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恍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一炊頃衣不霑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延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劉問所來不自知後二十許日劉被誅（出述異記）

### 王徽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乘車出行聞其前錚錚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出述異記）

### 張仲舒

張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復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寸長五六寸皆以箋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駃仲舒惡而焚之信宿暴疾而死（出述異記）

### 蕭思話

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升覆在藥廚下忽於其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升覆雀殯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出宋書）

### 傅氏女

北地傅尚書小女嘗折荻作鼠以荻擔放地荻鼠忽能行徑入戶限土中又折荻更作咒之云汝若為家怪者當更行不者不動放地便復行如前即掘限內覓入地數尺了無所見後諸女相繼喪亡（出列異傳）

### 郭仲産

郭仲産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以竹為窗櫺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成林仲産以為吉祥及孝建中被誅（出述異記）

### 劉順

宋大元中頓邱令劉順酒酣發入妾許眠晨起見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是武人了不驚怪乃令作蠶䐗自切血染蠶食之棄其有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為王道隆所害（出述異記）

### 王譚

大明中瑯琊王譚字思玄為南陽太守母喪去職寄郡城南設廬位于庭有一光大如鴨卵黃色分明從東來入廳事上俄頃又二枚續至其狀如前良久而去自此夕夕來往或單至雙來久停則滅一夜或四五來如此十許日不見其年譚二婢死明年弟七譚患疾至都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 周登之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氏奉佛法泰始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煙霧垂頭屬廳事前地頭如大赤馬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神降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斗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後半歲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業衰敗（出述異記）

### 黃尋

後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人黃尋先居家單貧忽風雨飛錢至其家後巨富錢至數萬其年被誅（出五行記）

### 荊州人

梁元帝天監元年荊州刑人殺了其身不僵手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與晉愍帝督運令史淳于伯同（出廣古今五行記）

### 田駿

田駿南陽人梁末晚暮執弓箭從婦家還去舍十里無伴提懼遙望前路坂頭有緋衣小兒急逐之及到問曰汝何村小兒小兒曰家在樹頭駿謂欺己謂之曰吾長者與爾童稚共語何為輕薄見報更行百許步至坂頭道邊有極大樹小兒徑上樹狀如猿猴心以為異乃張弓遶樹覓見一物如幡長數丈高而滅至家困病幾死（出五行記）

### 鄧差

梁鄧差南郡臨沮人於麥城耕地得古銅數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於阜莢樹下遇一老公謂差曰君雖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後君必因火味致殃差以為此叟假稱邪術妄求施與都不採錄明年宅內見一物青黑色似鱉而非可長二尺許自出自入或隱或見伸縮舉頭狗見輒圍繞共吠吠則縮頭家人亦不敢觸如此者百餘日後有人種作黃昏從外入見之謂是蚖乃以鐮斫之傷其足血出腳入稲積下因失所在自後遺火兒姪喪亡官役連及差又於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

食羅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飲謂曰覩君二人遊行商估勢在不貲何為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美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歸至家宰鵝以自食動筋噉骨哽其喉病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 司馬申

陳後主時幸臣司馬申任右衛將軍常譖毀朝臣後於尚書省晝寢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席時論以譖毀之效而陳漸微之徵後主竟降隋（出廣古今五行記）

### 段暉

段暉字長祚有一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謂暉曰吾泰山府君子謝子厚贈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出魏收後魏書）

## 卷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 崔季舒

北齊崔季舒位至侍中特進忽爾其家池中蓮皆化為人面著鮮卑帽又其妻曾晝寢見一神人身長丈餘徧體黑毛前來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也又

庭中忽流血。有一白物大如斛。首天而下。當其子首。未至尺餘乃滅。季舒又見其家內廳中有一大手長丈餘。從地而出。滿室光耀。閣左右皆云不見。尋以非罪見誅。（出北史）

### 安陽黃氏

北齊武成時。安陽縣有黃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富。有巫師占君家財物欲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貧。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隊人。並著黃衣乘馬。從北門出。一隊白衣人。乘馬從西門出。一隊青衣人。乘馬從東園門出。悉借問趙虞家。此去近遠。當時並忘去。後醒覺。撫心懊悔。不可復追。所出黃白青者。皆金銀錢貨。良久復見一人跛脚。負薪而來。亦問趙虞家。家人忿極。命奴擊之。就視乃家折脚鐺也。自此之後漸貧。死亡都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 齊後主

北齊後主武平五年。如晉陽。在路兵人於幕下忽唱呼。訊之曰。見無數人。皆騎小馬如狝。爭揮刀梢。故呼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惠照

武平末。廣平都省主事王惠照息休。為郡學生。刻木作一小兒。衣帶裹。每食必食之。告云。奴噉。方自食。自此後遂為魍魎著之。時餉不飼。則病發垂死。漸不諧米疏。要索酒肉。休兄竊取以火焚之。休病轉困。其家事急。顧工匠刻木妙寫形狀。為置靈床之處。下語云。燒毀我如此。重刻何益。歲餘休成狂病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 獨孤陁

隋獨孤陁。字黎邪。文帝時為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婆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帝微聞之而未信。其姊為皇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乃楊素之異母妹也。由是疑陁所為。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諷陁。言無有。上不悅。左遷陁。陁遂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楊遠。皇甫孝緒雜按之。而陁婢徐阿尼供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猫鬼每殺人。被殺者家財遂潛移於畜猫鬼家。帝乃以事問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載陁夫妻。將死。帝詣闕哀求。於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訴其母為猫鬼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詔赦訴行猫鬼家焉。陁亦未幾而卒。（出北史）

### 楊素

大業五年。尚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潛於宮省遣人就衛尉少卿蕭吉請擇良日入新宅。吉知其不終。乃以書一卷付之。此書專是述死喪之事。素聞而惡之。乃焚於前庭。素宅內造沉香堂。甚精麗。初成閉之。三日然後擇日始開。視之。四壁如新血所灑流於地。腥氣觸人。素甚惡之。竟遇鴆而死。九年。素長子禮部尚書楊玄感庭中無故有血灑地。玄感懼。遂舉兵反。伏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 滕景貞

滕景貞在廣州七層寺。永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視。聲轉壯。飯上生花數十。長似蓮花。色亦如金。俄頃萎滅。旬日景貞卒。（出酉陽雜俎）

### 元邃

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白日在堂坐。忽見屏外有小人騎小馬入來。人長二三尺。馬亦相稱。衣甲具裝。光彩輝日。於庭內巡墻馳走。良久方滅。此後每常欲自殺。合家守之。經年稍息。母夜卧。以衣置被中自代。便即走出。侍者覺之。分覓。已投於井。比及出之。殆亦絕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 劉志言

長安劉志言。任華州下邽縣尉。此廨素凶。遂於里內借宅。然宅內不免有怪。婢晨起理髮。梳墮地。婢俯取梳。見床下有布袋。中似有數歲小兒。婢引手取之。從袋內跳出。婢驚懼走出。舉家就視。了無所見。志言秩滿而卒。（出五行記）

###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沉於洛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曰。相州鳳陽門宋媼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內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彊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若再宴可無請召狄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

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出甘澤謠）

## 張易之

張易之將敗也。母韋氏號阿臧。在宅坐。家人報云。有車馬騎從甚多。至門而下。疑其內官也。臧出迎之。無所見。又野狐數擊飯甕墻頭而過。未旬日而禍及。埀拱之後。諸州多進雌雞化爲雄雞者。則天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 李承嘉

唐神龍中。戶部尚書李承嘉不識字。不解書。爲御史大夫。兼洛州長史。名判司爲狗。罵御史爲驢。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見野狐無數直入宅。須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筆管手中直裂。別取筆。復裂如初。數日。出爲藤州員外司馬。卒。（出朝野僉載）

## 泰州人

太定年中。泰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兒。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殊麗。問之。云欲到鄭縣。侍二婢未來。躊躕伺候。此兒屈就莊宿。安置廳中。供給酒食。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窗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於梁上暗處見一大鳥。衝門飛出。或云是羅刹魅也。（出朝野僉載）

## 梁載言

唐懷州刺史梁載言晝坐廳事。忽有物如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絞痛。數日而卒。（出朝野僉載）

## 范季輔

鄠城尉范季輔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開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階下。身如狗。項有九頭。皆如人面。面狀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醜者。老者。少者。蠻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長。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輔。問諸巫。巫言焚之五直灾則消矣。乃於四[illegible]積薪焚之。後數日。崔氏母殂。又數日。崔氏死。又數日。季輔亡。（出記聞）

## 洛陽婦人

玄宗時。洛陽婦人患魔魅。前後術者治之不愈。婦人子詣葉法善道士。求爲法遣。善云。此是天魔。被自天上謫罪。爲帝所遣。暫在人間。然其謫已滿。尋當自去。無煩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詞。固求祐助。善云。誠不惜往。乃攜人深入陽翟山中。絕嶺有池水。善於池邊行禁。久之。水中見一頭鬢。如三間屋。冉冉而出。至兩目。映如電光。須臾雲霧四合。因失所在。（出廣異記）

## 裴休貞

金吾將軍裴休貞微時。居教業里。有客過之。休貞飲客。其弟皆預。日晚客去。休貞獨臥廳事。昏後。休貞醒。繞牀有聲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絕。休貞視呼者。狀甚可畏。繞牀不止。休貞懼。跳門呼奴。奴以燈來。其弟亦至。於是怪依燈影中。狀若崑崙。齒大而白。長五尺。休貞弟休元。素多力。擊之。以拳應手有聲。如擊鐵石。怪形即滅。其歲休貞母殂。（出記聞）

## 牛成

京城東南五十里曰孝義坊。坊之西原常有怪。開元二十九年。牛肅之弟成。因往孝義莊。至西原。遇村人任杲與言。忽見其東五百步。有黑氣如輜車。凡十餘。其首者高二三丈。餘各丈餘。自北徂南。將至原窮。又自南還北。累累相從。日出後。行轉急。或出或沒。日漸高。皆失。杲曰。此處常然。蓋不足怪。數月前。有飛騎者。齎滿南歸。忽見空中有物。飛騎刀刺之。角馱湧出爲人。身長丈餘。而逐飛騎。飛騎走且射之。中。怪遂少留。又來趁飛騎。又射之。乃止。既明。尋所射處地。皆有血。不見怪。因遇疾。還家數日而卒。（出記聞）

## 張翰

右監門衛錄事參軍張翰有親故妻。天寶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無首孩子。在傍跳躍。攬之則不見。手去則復在左右。披白澤圖。曰。其名曰常。依圖呼名。至三呼。奄然已滅。（出記聞）

## 南鄭縣尉

南鄭縣尉孫旻爲山南採訪支使。嘗推覆在途。舍於山館。忽有美婦人面出于柱中。傾旻而笑。旻拜而祈之。良久方滅。懼不敢言也。後數年。選授枲泉尉。在京遇疾。友人

問疾叟乃言之。而卒。（出紀聞）

### 李洋

咸陽縣尉李洋有甥。勇而頑。常對客自言不懼鬼神。言甚誇誕。忽所居南牖有面出焉。赤色。大尺餘。趺鼻𪖐自。鋒牙利口。殊可憎惡。甥大怒。拳毆之。應手而滅。俄又見於西壁。其色白。又見東壁。其色青。狀皆如前。拳擊亦滅。後黑面見於北牆。貌益恐人。其大則倍。甥滋怒。擊數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乃去牆來。掩甥手推之。不能去。黑面遂合於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殯殮。其色終不改。（出紀聞）

###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為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廳堂。言訖而沒。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剛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于簷上。腳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粧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云。今當遠訪親舊。以數口為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吏云。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魈。自虛令積柴與樹齊。縱火焚之。聞樹中冤枉之聲。不可聽。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委妻子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孑然一身。當令公知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如地。云速去速去。自虛俯拾開之。見有一小虎。大纔如蠅。自虛欲捉之。遂跳于地。已長數寸。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其家大小百餘人。盡為所斃。虎亦不見。自虛者亦一身而已。（出會昌解頤錄）

## 卷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 長孫繹

長孫繹之親曰鄭使君。使君惟二子。甚愛之。子年十五。鄭方典郡。常使蒼頭十餘人給其役。夜中蒼頭皆食于獨坐。忽聞戶東有物行來。履地聲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戶前。遂至牀下。乃一鐵小兒也。長三尺。至麁壯。朱目大口。謂使君子曰。嘻。阿母呼令吮乳。來。子驚叫。跳入戶。蒼頭既見。遂報使君。使君命十餘人。持棒擊之。如擊石。僕而下堦。望門南出。至以刀斧斫。終不可傷。命舉火爇之。火焚其身。則開口大叫。聲如霹靂。聞者震倒。於是以火驅之。既出衙門。舉足蹋一車轍。遂滅。其家亦無休咎。（出紀聞）

### 韋虛心

戶部尚書韋虛心有三子。皆不成而死。子每將亡。則有大面出于牀下。嗔目開口。貌如神鬼。子懼而走。大面則化為大鵠。以翅遮擁。令自投于井。家人覺遽出之。已愈。猶能言其所見。數日而死。如是三子皆然。竟不知何鬼怪。（出紀聞）

### 裴鏡微

河東裴鏡微曾一武人。其居相近。武人夜還莊。攜弓矢。方馳騎。後聞有物近焉。顧而見之。狀大有類方相。口但稱渴。將及武人。武人引弓射中之。怪乃止。頃又來近。又射之。怪復住。斯須又至。武人遽至家。門已閉。武人踰垣而入。入後自戶窺之。怪猶在。武人不敢取馬。明早啟門。馬鞍韉在門。馬則無矣。求之數里墓林中。見馬被啗已盡。唯骨在焉。（出紀聞）

### 李虞

金部李虞好犬馬。少而不遜。父嘗為縣令。虞隨之官。為諸慢遊。每夜逃出。自竇從人飲酒。後至竇中。有人背其身。以尻窒穴。虞排之不動。以劍刺之。劍沒至鐔。猶如故。乃知非人也。懼而歸。又嘗暮野外從禽。禽入墓林。訪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脹甚可憎惡。巨鼻大目。挺動其眼。眼仍光起。直視虞。虞驚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獵焉。（出紀聞）

### 武德縣婦人

開元二十八年。武德有婦娠將生男。其姑憂之。為其儲食。其家窶。有麵數豆。有米一區。及產夕。其夫不在。姑與鄰母同膳之。男既生。姑與鄰母具食。食至曉。婦苦饑渴。求食不絕聲。姑饋之。盡數人之餐。猶言餒。姑又膳升麵進之。婦食。食無遺。而益稱不足。姑怒。更為具之。姑出後房內。餅盎在焉。婦下牀。親執器取餅食之。餅又盡。姑還見之。怒且恐。謂鄰母曰。此婦何為。母曰。吾自幼及長。未之見也。姑方詢怒。新婦曰。姑無食食兒。乃因提其子食之。姑奪之不得。驚而走。俄卻入戶。婦已食其子盡。口血猶丹。因謂姑曰。新婦當臥。且死。亦無遺若。側猶可收矣。言終。仰眠而死。（出紀聞）

### 懷州民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於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米貴人饑。苦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麵為餅。餅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

南北十餘步土並盡蕭時在懷覩遇之（出紀聞）

武德縣民

武德縣逆旅家有人鏁閉其室寄物一車如是數十日不還主人怪之開視囊皆人面衣也懼而閉之其夕門自開所寄囊物並失所在（出紀聞）

張司馬

定州張司馬開元二十八年夏中夜與其妻露坐聞空中有物飛來其聲戚戚然過至堂屋為瓦所礙宛轉屋際遂落簷前因走司馬命逐之逐者以蹴之乃為狗音擒得火照則老狗也赤而鮮毛身甚長足甚短可一二寸司馬命焚之深憂其為怪月餘改深州長史（出紀聞）

李適之

李適之既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鬬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鬬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為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霅為衛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別駕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終時人以林甫迫殺之霅乃迎喪至都林甫怒猶未已令人誣告於河南府杖殺之適之好飲退朝後即速賓朋親戚談話賦詩曾不備於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賦詩曰朱門長不備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歎之（出明皇雜錄）

李林甫

李林甫宅亦屢有怪妖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其地立嘉猷觀林甫將疾甚起將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書囊頗重於常侍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於地即變為狗蒼色壯大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聲狗形即滅林甫惡之稱疾不朝其日遂病不踰月而卒（出明皇雜錄）

又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第也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卻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華麗剞劂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

如豬立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戟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廄廄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敗（出開元傳信錄）

楊慎矜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衛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冢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出酉陽雜俎）

姜皎

姜皎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酒整鬟未常見手眾怪之有客被酒戲曰非支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出酉陽雜俎）

晁良貞

晁良貞能判知名性剛鷙不懼鬼每年恒掘太歲地豎掘後忽得一肉大於食魁良貞鞭之數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陰影聽之三更後車騎眾來至肉所問太歲兄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云彼正榮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出廣異記）

李氏

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至十餘肉忽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盡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蒯公（出廣異記）

又

寧州有人亦掘得太歲大如方狀類赤菌有數千眼其家不識移至大路遍訪識者有胡僧驚曰此太歲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舊處經一年人死略盡（出廣異記）

張周封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舊莊在城東狗脊觜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出地著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矗牆之半如界焉因謁巫酹地謝之亦無他（出酉陽雜俎）

王豊

萊州即墨縣有百姓王豊兄弟三人豊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

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出酉陽雜俎）

## 房集

唐肅宗朝尚書郎房集。頗持權勢。暇日私第獨坐廳中。忽有小兒十四五。髡髮齊眉而持一布囊。不知所從來。立於其前。房初謂是親故家遣小兒相省。問之不應。又問囊中何物。小兒笑曰。眼睛也。遂傾囊中可數升眼睛在地四散。或緣牆上屋。一家驚怪。便失小兒所在。眼睛又不復見。後集坐事誅。（出原化記）

## 張寅

范陽張寅嘗行洛陽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經狹路中。馬忽驚躑躅不肯行。寅疑前有異。因視路傍墳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紗籠形。大如橋柱上慈臺。漸漸長大。如數斛。及地。飛如流星。其聲如雷。所林中宿鳥驚散。可百餘步。墮一人家。寅竊記之。乃去。後月餘。重經其家。長幼無遺矣。乃詢之鄰人。云其婦養姑無禮。姑死。遂有此禍。（出廣異記）

## 燕鳳祥

平陽燕鳳祥。頗涉六藝。聚徒講授。夜與其妻在家中。忽聞外間喑啞之聲。以為盜徒履硯之。正見一物白色。長丈許。在庭中。遂掩入戶。漸聞登階呼鳳祥曰。夜未久。何為閉戶。默不敢應。明燈自守。須臾門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侶數百頭。悉從隙中入。皆長二尺餘。著豹皮犢鼻褌。皺唇瞠目。貌甚醜惡。或緣壁。或在梁棟間。跳躑在後。努欲相逼。鳳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婦琵琶。即以擲之。中者便去。至明方盡。遂得免。恍惚常見室中有衣冠大人列在四壁。云我平陽先平使者。請巫祝祠禱之。終不能去。乃避於精舍中。見佛榻下有大面。瞠目視之。又將逃於他所。出門復見群鬼。悉截巷中。直赴鳳祥。不得去。既無所出。而病轉篤。乃多請僧設齋。結壇持呪。亦迎六丁道士為作符禁呪厭。乃稍去。數日。鳳祥夢有一人朱衣墨幘。住空中云。還汝魂魄。因而以物擲鳳祥。有如婦人髮者。有如緋衣者數十枚。鳳祥悉受。明日遂愈焉。（出廣異記）

## 王生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臥手垂於牀。其妻恐風射。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骨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出酉陽雜俎）

## 梁仲朋

葉縣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莊。常朝往夕歸。大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楊。是時秋景落木。仲朋跨馬及此。二更。聞林間槭槭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便入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頭便似人。眼射如珠。便呼仲朋為弟。謂仲朋曰。弟懼頗有羶羯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門外。見人家未寐。有燈火光。其怪欻飛東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說。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於庭命酌。或嘯或吟。因語前夕之事。其怪忽從屋脊上飛下。來謂仲朋曰。弟說老兄何事也。於是小大走散。獨留仲朋。云為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細視之。頸下有癭子如生介大。飛翅是雙耳。又是翅鼻鳥毛斗觜。大如鷲卵。飲數斗酒。醉於盃筵上。如睡著。仲朋潛起。礪潤刃。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灑。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卻。映屋脊不復見。庭中血滿。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出乾膜子）

卷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 韋滂

唐大曆中。士人韋滂。膂力過人。夜行一無所懼。善騎射。每以弓矢隨行。非止取鳥獸烹炙。至於虵蠍蚯蚓蟯螻蛄之類。見則食之。嘗於京師暮行。鼓聲向絕。主人尚遠。將求宿不知何詣。忽見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鏁門。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鄰家有喪。俗云妨殺入宅。當損人物。今將家口於側近親故家避之。明日即歸。不可不以奉白也。韋曰。但許寄宿。復何害也。殺鬼吾自當之。主人遂引韋入宅。開堂廚示以牀榻飲食。皆備。滂令僕使歇馬槽上。置燭燈於堂中。又使入廚具食。食訖。令僕夫宿於別屋。滂列牀於堂。閉其雙扇。息燭張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盡。忽見一光如大盤。自空飛下。廳北門扉下。照曜如火。滂見。尤喜。於闇中引滿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聲。火乃掣掣如動。連射三箭。光色漸微。已不能動。攜弓直往拔箭。光物墮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團肉。四向有眼。眼數開動。即光。滂笑曰。殺鬼之言。果不虛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極甚。煮令過熟。乃切割為臠啜之。尤覺芳美。乃沾奴僕。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歸。見韋生喜其無恙。韋乃說得殺鬼。獻所留之肉。主人驚歎而已。（出原化記）

### 柳氏

唐大曆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有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前有婢眠熟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納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取置室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為兩扇空中轉輪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飛去竟不知何怪也（出酉陽雜俎）

### 王愬

建中三年前楊府功曹王愬自冬調選至四月寂無音書其妻扶風竇氏憂甚有二女皆國色忽聞門有賣卜女巫包九娘者過其巷人皆推占事中遂召卜焉九娘設香水訖俄聞空間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來與夫人看功曹有何事更無音書早晚合歸言訖而去經數刻忽空中宛轉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歸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絹行舉錢共四人長行嫁選場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見官作行李次第書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愬奄至宅竇氏甚喜坐訖便問君何故用策子令選事不成又於某月日西市舉錢共四人長行愬自以不附書嘿然驚異妻遂詰女巫之事即令召巫來曰勿憂來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牽二水牛患脚可勿爭價買取旬日間應得數倍利至時果有人牽跛牛過即以四千買之經六七日甚肥壯足亦無損同曲屠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買初愬宅在慶雲寺西巫忽曰可速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又令於河東月賦一宅貯一年已來儲然後買竹作龐籠子可盛五六斗者積之不知其數明年春連帥陳少遊議築廣陵城取愬舊居給以半價又遷土築壘每籠三十文計資七八萬始於河東買宅神巫不從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孫名思兒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錢今已償足與之別歸故來辭耳吁嗟久之不見其形竇氏感其所謀謂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養汝為兒可乎思兒曰娘子既許某更何愁可為作一小紙屋安於堂簷每食時與少食即足矣竇氏依之月餘遇秋風飄雨中夜長歎竇氏乃曰今與汝為母子何所中外不然向吾牀頭櫃上安居可乎思兒又喜是夕移入便問拜兩姊不見形但聞其言愬長女好戲因謂曰姊與爾索一新婦於是紙畫一女及布綵纊思兒曰請如小姊裝束其女亦戲曰依爾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對即云新婦參二姑姑愬堂妹事韓家住南堰新有分挽二女作繡鞋欲遺之方命青衣裝思兒笑二女問笑何事答曰孫兒一足腫難著繡鞋竇氏始惡之思兒已知更數日乃告辭云且歸巴陵蒙二姊與娶新婦便欲將去愬與令造一船子長二尺已來令姊監將香火送至揚子江為幸足矣竇氏從其請二女又與一幅綃畫其夫妻相對思兒看綵束板具小船上拜別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長女嫁外兄魏禮夜卒於帳門以燭照之其形若黃葉爾小女適張初初嫁亦如其姊愬終山陽郡司馬（出乾𦠆子）

### 李哲

唐貞元四年春常州錄事參軍李哲家於丹陽縣東郭去五里有莊多茅舍晝日無何有火自焚救之而滅視地麻屨跡廣尺餘意為盜索之無狀旬時屢災而易撲方悟其妖異俄乃有投擲空間家人怖悸輒失衣物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見一丈夫出入隨之或為胡形鬚髯偉然羔裘貂帽以朱紫帙閃出來哲晚習春秋於閤阿万見胡人竊書一卷而去馳報哲哲閱書欠一卷方祝祈之須臾書復帙中亦無損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蔭茂鬼魅可栖潛議伐去之以植桃忽於庭中得一書聞君議伐竹種桃盡為竹蘄州下粟方賤一船竹可貿一船粟幸速圖之其筆札不工紙方數寸哲兄子士溫士儒並剛勇常罵之輒失冠履後稍祈之而歸所失復投書曰惟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君始罵我而見祈今並還之書後言墨莊君狀居旬鄰人盜哲犬殺而食之事發又得一書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數句之後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為盜又一書言劉長卿詩曰直氏偷金枉君謂我為盜今既得盜如之何士溫士儒覓扞禦之見夏夜士溫醉臥背燭牀頭見一丈夫自門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燭前士溫忽躍身擒之果獲燭亦滅於暗中扞禦盡力久之喀喀有聲燭至漸監是一瓦瓶背畫作眉目以紙為頭巾衣一小兒衣又以婦人被帛經頭數匝方結之李氏遂釘於柱碎之數日外有婦人衰服哭於園言殺我夫明日哭於庭乃投書曰謗所謂一雞死一雞鳴吾屬百戶當相報耳如是往來如初嘗取人衣者庭書樹扶疎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中出入不礙旬時士儒又張燈見一婦人外來戲燭下復為士儒擒焉扞力良久擲而破燭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復有其類哀哭常甚三姪呼為二郎二郎至即不多來李氏潛欲徙其居而得一書曰聞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韓

兕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復食。常掉尾戲於空暗處。遂斃之。自後家中有竊議事。雖莫能知之。一書自無韓大猛二。吾屬無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里。見二丈夫於道側。迎問家人曰。聞爾家有怪異。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顧。已不見。李氏於潤州迎山人韋士昌。士昌以符置諸瓦𤗪間以壓之。鬼書至曰。符至聖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輕為。士昌無能為。乃去。聞淮楚有術生者。久於咒術。乃邀之。術生至。其鬼頗懼之。其來稍踈。術生乃設道場。以考召。置箱於壇中。宿昔箱中得一狀。狀件所失物云若干物已貨。託得錢中若干買果子及梳子等。食訖。其餘若干並送還。驗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鑰子。其實不取。請問諸水濱。狀言猕猴等狀。自此更不復來。異日於河中果得鑰子等。乃驗水濱之說也。（出通幽記）

### 盧瑗

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盧瑗家于東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後兩日正晝。忽有大鳥色蒼。飛于庭。巡翔空間。度其影可濶丈四五。家人咸見。頃之飛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飛出。人往視之。其井水已竭。中獲二卵。大如斗。將出破之。血流數斗。至明。忽聞堂西奧有一女人哭。往看見一女子年可十八九。烏巾帽首。哭轉哀厲。問其所從來。徐徐出就東間。乃言曰。吾誕子井中。何敢取殺。言畢。却往西間。視其尸如麋散之。訖。奮臂而去。出門而滅。其家大震懼。取所留卵。却送于野。使人馳問桑道茂。道茂令禳謝之。後亦無徵祥。而莫測其異也。（出通幽記）

### 盧江民

貞元中。有盧江都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巖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貌偉魁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慄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羣胡欲爭射之。巨胡誡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礫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礫於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領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巖。時欲昏黑。民兩汗而歸。竟不知其何物也。（出宣室志）

### 揚州塔

諮議宋景玄見鮑容。說陳少遊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出酉陽雜俎）

### 高郵寺

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輿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函芥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或一年半年不見。（出酉陽雜俎）

### 劉積中

劉積中。常於西京近縣莊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日如呪狀。顧令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為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劉許諾。因為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輿奉迎。劉心計無奈之何。亦許之。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龍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數日。姥復來拜謝曰。我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膀者。其處輕若履屐。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夜叉攜賢妹心肝。我已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為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婢入堂中。乃對劉坐。問存歿。敘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舉止笑語無

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出酉陽雜俎）

## 卷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 江淮士人

江淮有士人莊居。其子年二十餘。嘗病厭。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靤起如甌。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有人長一寸。立於甌上。高出甌中。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出酉陽雜俎）

### 李鶚

前秀才李鶚。覲於潁川。夜至一驛。纔臥。見物如豬者。突上廳階。鶚驚走。透後門。投驛廄。潛身草積中。屏息伺之。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視鶚所潛處。忽變為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鶚左右取炬。索鶚於草積中。鶚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疾而卒。（出酉陽雜俎）

### 僧智圓

鄭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勤之術。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老稍倦。鄭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起草屋而居。有沙彌行者各一人。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腳甲。有布衣婦人。甚端麗。至階作禮。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危病。知師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為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亟。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不獲。乃還。明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師所止處二三里耳。師慈悲。必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大聲言。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僧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以小刀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誤中刀。流血死矣。僧遽與行者瘞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餘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人皁衣揭襆。乞漿於田中。且說其事。沙彌父母舉家號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及鍬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復白。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命持念為將來資糧。餘慶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㯓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

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為師破除。沙彌且在。能為誓不持念。必相遣也。智圓懇為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古丘中。僧言於官吏。如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痴矣。發沙彌棺中。乃一苕帚也。僧自是絕其術。（出酉陽雜俎）

### 南孝廉

唐南孝廉失其名。莫知何許人。能作鱠。縠薄縷細。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伎。先起鱠架以陳之。忽暴風雨震一聲。鱠悉化為蝴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出酉陽雜俎）

### 謝翺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為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於南峰。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繢紛然。近乃雙鬟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翺所。因駐謂翺。郎非見待耶。翺曰。步此徙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翺不測。即迴望其居。見有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門外。翺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帟。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翺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為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翺相見。坐於西軒。謂翺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翺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翺因問曰。女郎何為者。得不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翺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為七言詩。願有所贈。翺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為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誚。翺喜而請。美人求絳牋。翺視笥中。唯碧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卻歸處。曉鶯題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翺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帳帟。命燭登車。翺送至門。揮涕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馬俱亡見矣。翺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悵望。感前事。又為詩曰。一紙華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閨。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即駐車。使謂翺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翺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

弘農翔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車簾謂翔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翔亦為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酬此一篇翔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悃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為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月西馳又向東翔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翔雖知為怪眷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出宣室志）

## 僧法長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曆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閒馬忽屹不前雖鞭抶輒不動唯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來長慨即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來漸近乃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愈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東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又頃聞呼復舍驢蹶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有出者長佯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音或驚叫聯聯不已夜分後聲漸少迨明而絕長駭異即具告其鄰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戶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雖犬無存焉（出宣室志）

## 河北村正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歛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覺樂聲在一柏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止遂負而還（出酉陽雜俎）

## 僧弘濟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僧弘濟齋戒精苦嘗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為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為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出酉陽雜俎）

---

##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內人隱於蒲州中條山凡五載山有女子日常挈缾而汲溪水容貌殊麗友章於齋中遙見心甚悅之一日女子復汲友章躡屣企戶而調之曰誰家麗人頻此汲耶女子笑曰澗下流泉本無常主須則取之豈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兒止居近里少小孤遺今且託身於姨舍艱危受盡無以自適友章曰娘子既未適人友章方謀婚媾既偶夙心無宜遐棄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見鄙妾焉敢拒違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訖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婦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讀書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執卷而妻不坐但佇立侍坐友章詰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寢妻曰君今夜歸房慎勿執燭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燭就榻即於被下見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歎良久復以被覆之須臾乃復本形因大悸怖而謂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為鬼使所錄榜妾鐵杖百妾受此楚毒不勝其苦向以化身未得豈意金郎視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戀蓋此山中凡物總有精魅附之恐損金郎言訖涕泣嗚咽因附不見友章亦悽恨而去（出集異記）

## 于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來邠涇間故人宰宜祿因訪飲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酲未愈令童僕先路以備休憩時孟夏麥野韶潤緩轡而行遙見道左嘉木美蔭因就焉至則繫馬藉草坐未定忽見馬首南顧鼻息恐駭若有覩焉凝則隨向觀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其路於荒塚之上五體百骸無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瓏枝節可數凝即跨馬稍前枯骨乃開口吹噓槁葉輕屢紛然自出上有烏鳶紛飛喞噪甚衆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節絕偉凝心悸馬亦驚走遂馳赴旅舍而先路童僕出迎相顧駭曰郎君神思一何慘悴凝即說之適有涇倅十餘各執長短兵援舊覘以東皆曰豈有是哉涓逆旅少年輩集妖極衆凝即為之導前仍與衆約曰儻或尚在當共碎之雖然恐不得見矣俄至其處而端坐如故或則叫噪骨不動搖或則彎弓發矢又無中者或欲環之前進則亦相顧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勢已晚衆各恐懼稍稍遊散凝亦鞭馬而迴遙望尚見烏鵲翔集遂去不散自後凝屢經其地及詢左右居人乃無復見者（出集異記）

### 王申子

貞觀中望苑驛西有民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夏月常饋漿於行人官客即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年甚少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語言明晤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食謂曰今日已暮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內之後堂呼為妹倩裁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針指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能為我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井竈王申即日借衣貰酒禮納為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即舉巨椽捍戶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省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應扣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一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出酉陽雜俎）

### 韓佽

韓佽在桂州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嘗行野外見黃蝶數十因逐之至大樹下而滅掘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有紫氣如匹帛亘于州城上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是年韓卒（出酉陽雜俎）

### 許敬張閑

唐貞元中許敬張閑同讀書於偃月山書堂兩間人據其一中隔有丈許西而張東各開戶牖初敬邀相勗勵情地甚狎自春徂冬各秉燭而學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許生戶而入初意其張生而不之意其物已在案側立及讀書徧乃迴視方見一物長可五尺餘虎牙狼目毛如猿攫爪如鷹鸇服豹皮褌見許生顧盼乃叉手端目並足而立許生恐甚遂失聲連呼張生相救如是數百聲張生滅燭拄戶佯寢竟不應之其物忽倒行就北壁火爐所乃蹲踞視許生呼張生不已其物又起於牀下取生所用伐薪斧卻迴而坐附火復如初良久許生乃安心定氣而言曰余姓許名敬辭家慕學與張閑同到此不早謁諸山神深為罪耳然浮俗淺識幸勿責之言已其物奮起叉手鞠躬唯唯而出敬恨張生之甚也翌日乃擬書而歸於是張生亦相與俱罷業竟不成（出傳信志）

### 太原小兒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泅戲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瓦瓶重帛冪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迅走羣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遂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出酉陽雜俎）

### 李師古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頭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出酉陽雜俎）

### 孟不疑

東平未用兵時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至僕從數十孟欲謁之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至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滅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恐懼不眠張尋大鼾至三更孟纔寐忽見一人皁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拳聲如杵頃之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至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歡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前去行數里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及明但空鞍失張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傍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嘗言親見孟不疑說每誡夜食必須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溺於遊覽不復應舉（出酉陽雜俎）

### 戴詧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詧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中忽聞外有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詧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詧不知所為廳際有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拳掘之轉闊勢如鏊形乃烈火其上沃醯復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拊掌大笑有頃共牽詧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婦人復還大笑詧亦隨出詧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詧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狀（出酉陽雜俎）

### 杜悰

杜悰未達時。遊江湖間。値一程稍遠。昏暝方達一戍。有傳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懼而亡。驛將見悰骨氣非凡。內思之。此或貴人。若宿而無恙。必將相也。遂請悰舍於內。供侍極厚。至夜分。聞東序隙舍洶洶如千萬人聲。悰取紙大署己之名。繫於瓦石。擲之喧聒之處。其聲即絕。又聞西序復喧。即如前擲之。尋亦寂然。遂安寢。達明。驛吏問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貴。以東萊餞之。及大拜。即訪吏擢用。（出玉堂閑話）

### 鄭絪

唐陽武侯鄭絪罷相。自嶺南節度入為吏部尚書。居昭國里。弟縕為太常少卿。皆在家。廚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竈中築之。離竈尺餘。連築不已。其傍有鐺十餘所。並烹庖將熟。皆兩耳慢搖。良久悉能行。乃止竈上。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廚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廢不用者。亦跳擲而隨之。出廚。東過水渠。諸鐺並行無所礙。而折足者不能過。其家大小驚異。聚而視之。不知所為。有小兒咒之曰。既能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鐺乃棄釜於庭中。却過。每兩鐺負一折足者以過。往入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聞空中轟然如屋崩。其鐺釜悉為黃埃黑煤。盡日方定。其家莫測其故。數日少卿卒。相國相次而薨。（出靈怪集）

### 河北軍將

胡城逆旅。前嘗有河北軍將過行。未數里。忽有旋風如斗器。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豎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綖。馬時人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因風散滅。馬亦死。軍將剖馬腹視之。腹中已無傷。不知何怪。（出酉陽雜俎）

### 宮山僧

宮山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聳峭。迴出衆峰。環山三十里皆無人居。貞元初。有二僧至山。陰木而居。精勤禮念。以晝繼夜。四遠村落。為構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懇勵。誓不出房。二十餘載。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東西廊。朗聲唄唱。空中虛靜。時聞山下有男子慟哭之聲。稍近。須臾則及院門。二僧不動。哭聲亦止。踰垣遂入。東廊僧遙見其身絕大。躍入西廊。而唄唱之聲尋輟。如聞擊撲爭力之狀。久又聞咀嚼啖噬啜吒甚厲。東廊僧惶駭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氣力殆盡。迴望見其人踉蹌將至。則又跳迸。忽逢一水。兼衣徑渡畢。而追者適至。遙詬曰。不阻水。當併食之。東廊僧且懼且行。罔知所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隱身於其中。夜久雪勢稍晴。忽見一黑衣人。自外執刀鎗。徐至欄下。東廊僧有息屏氣。尚明潛窺。黑衣踟躕徙倚。如有所伺。有頃。忽院牆中般過兩廂衣物之類。黑衣取之。束縛負擔。續有一女子攀牆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懼涉蹤跡。則又逃竄。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數里。忽墜廢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離。血體猶暖。蓋適遭殺者也。僧驚悸不知所為。俄而天明視之。則昨夜攀牆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數輩。偕至。下窺曰。盜在此矣。遂以索縋人。就井縶縛。加以毆擊。與死為鄰。及引上。則以昨夜之事。本末陳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識為東廊僧者。然且與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於邑。又細列其由。請西廊僧已為異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尋驗西廊僧。端居無恙。曰初無物。但將二更。方對持念。東廊僧忽然獨去。久與誓約。不出院門。驚異之際。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則不知。邑吏遂以東廊僧誑妄。執為殺人之盜。榜掠薰灼。楚痛備施。僧冤痛誣甘。寘于死。贓狀無據。法吏終無以成其獄也。逾月而殺女竊資之盜他處發敗。具得情實。僧乃冤免。（出集異記）

## 卷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 杜元穎

杜元穎鎮蜀。平資州。方丈大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泥人。鬚生數寸。拔之。俄頃又出。都下諸處有栗樹。樹葉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泉水湧出。及猫鼠相乳之妖。蠻欲圍城。城西門水。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鬬。俄頃皆滅。又說李樹上皆得木瓜。而空中不實。（出戎幕閑談）

### 朱道士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常遊廬山。憩於澗石。忽見蟠蛇如堆繒錦。俄變為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接手膝上。鉤鏁附苔絡。黃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常見。（出酉陽雜俎）

### 鄭生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殺。太和中。有鄭生者。常於隰川與郡官畋於野。有網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主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殺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畋。常遇一妖鳥。事與此同也。（出宣室志）

## 趙士宗

會昌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製。云關將軍遣來採木。被此州接去。不知為計。要須明年却來收。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漂二十餘人州基地有陷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積堆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退。州官廨藏玘及吏。繞及船投岸。旬月後。州水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唯開元寺玄宗真容去舊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石。一無有者。（出酉陽雜俎）

## 曹朗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云其價八萬。貌甚美。其家皆憐之。至秋受代令。朗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逼冬至。朗緣新堂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間窗下有一榻。新設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蓆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充庫。一房即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廚。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親。皆辦冥祝之用。鐺中及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十餘斤。妹作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慵。遂召之至。又無所執作。朗怒。笞之。便云頭痛。忽有大塼飛下。幾中朗親。俄而一大塼擊油鐺。於是驚散。廚中食器。亂在階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反扃堂門。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諭其怪。朗取炭數斤燃火。俄又空中轟塌之聲。火又空中上下。忽見東窗下。牀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袴。跪於牀。以刼入碾茶。朗走起擒之。遶屋不及。逡巡匿蘆蓆積中。朗又踏之。啾然有聲。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鷄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黙癡于西室。朗召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臯。前因節日求食於此。君家不如云何見捕。朗具茶酒引之。與求臯近丈。曰吾元和初。遊上元瓦棺閣第二層西隅壁上題詩一首。朗苦請。臯曰。方心事無憀。幸相恣他日到金陵。可自錄之。足下之祟。非吾所為。其人不遠。但問他人。當自知。朗遂白顧道士。捻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出。責問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脈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拜。唯稱不由己。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容身。常於諸寺乞針以食。後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齡。遇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戶。共買人家一女。

令守洞庭山廟。後為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人戶。實與曹時用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集於其舊。吳人盡知其事。（出乾𦠆子）

## 豺兒

彭城劉刺夫。會昌中進士上第。大中年授鄠縣尉。件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里第。寢堂之後院。咸通丁亥歲。夜聚諸子姪藏鉤。食煎餅。廚在西廂。小童豺兒持器下食。時月晦雲慘。指掌莫分。豺兒者忽失聲仆地而絕。秉炬視之。則體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擁髮灸揩。少頃而蘇。復令數夫秉熅火循廊之北。於倉後得所持器。倉西則大廁。廁上得一煎餅。溷中復有一餅焉。（出三水小牘）

##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坊。鼓始絕。倦憩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尚明。有一父。皤然傴而曳杖。亦來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蹒跚不能良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柩板也。父已化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出三水小牘）

## 張縝

處士張縝。多能善琴。其妻早亡。於江陵納妾甚麗。未旬日。主庖小青衣。於竈下得一銅人。長可一寸。色如火。須臾漸大。長丈餘。形狀極異。走入縝室。取其妾食之。毛髮皆盡。食訖漸小。復如舊形。入竈下而失。（出聞奇錄）

## 馬舉

馬舉。常為山南步奏官。間道入蜀。時兵後。僻路絕無人烟。夜至一館。聞東廊下有人語聲。因往告之。有應者云。中堂有牀。自往宿去。舉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無火。求席。隔壁擲出一席。可重十餘斤。舉亦壯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來。舉以鐵椎急擊之。呼呼而走。及明告別。其人怒去。更云夜來見伊獨處。令兒子往伴。打得幾死。舉推其門不可開。自隙窺之。積壤而已。舉後為太原大將。官至淮南節度使。（出稽神錄）

## 韋琛

昭義從事韋琛。幼年時尚在學院。冬節夜。捧書以歸。及寢室。絕無人。獨廚中有搆火烹油之所。因窺之。則鐺長數尺。而久復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于門。方見其家悉於外廳營享奠之所矣。琛神色慘慄。且告之故。家人咸叱之。以為稚子妄語也。俄頃廚中有主庖青衣。就鐺作食。仍暎小兒於懷抱間。兒踴身索哺。因誤墜鐺中。沸油湧溢。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則轉熾。盆甕水相激也。乃雜擲巽盎茵毯之類。久之方滅。火滅。兒已燋矣。闔室驚怖。為之罷節。青衣亦以此發悸而死。（出唐闕史）

## 張謀孫

廣州副使張謀孫。雖出於闒茸。有口辯善心計。累為王府參佐。咸通初。從交廣辟遂為元寮。性貪侈聚斂不倦。南海多奇貨。若犀象珠貝之類。不可勝計。及府罷北歸。止于汝墳。於郡西三十里修陽驛南汝水之上。搆別業。窮極華敞。堂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漲之。或曰。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謀孫誡役夫曰。掘得太歲則止。明日及泉。獲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餘。色白如粟粒。忽跳躍四散而隱。謀孫遂忽暴病。信宿而死。

## 李黄

渠州刺史李黄。夏日憩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篲掃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長三二寸。舁一鑊。添水爨薪。須臾鑊前有一夜叉。執鐵杖。又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三二寸。形色狀貌。乃李也。黄雖懼而不敢驚之。乃咄黄脫衣入鑊中。須臾而出。黄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火中。乃黄之孀娣。寓岳州久矣。主鑊者扠黄娣入鑊中。須臾又出。娣服衣。亦入穴中。主鑊者亦入。又五人舁鑊入。而擁篲者又掃去其灰燼。數日如此。黄大憂。遣訪其娣。亦無恙。數年方卒。黄十餘年方卒。（出聞奇錄）

## 宋洵

進士宋洵。下第南歸。兄波為金州石泉令。洵以縣邑喧雜。於縣東數里。葺一山居。未畢。役者聞山石中有婦人語云。宋三郎來矣。及洵居之。因月夜於書堂側展步。又自聞石中云。宋三郎來矣。駐步聽之。石門忽開。見婦人數輩。再拜笑曰。請三郎入來。洵欲走。為數輩所擒。入其室。石門遂閉。僕夫急告波。穿石求之。終不能得。（出聞奇錄）

## 張氏子

唐文德中。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往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為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出北夢瑣言）

## 僧十朋

劉建封寇豫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宿澄心僧院。初夜見窗外有光。視之。見團火高廣數尺。中有金車子與火俱行。嘔軋有聲。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出於僧堂西北隅地中。繞堂數周。復沒於此。以其不為禍福。故無掘視之者。（出稽神錄）

##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後。井邑蕪沒。堂西至梁上有小窗。窗外隙荒數十畝。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頃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應弦而落。時已夕。不能即視。明旦尋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板帶一矢。即昨所射也。（出稽神錄）

## 朱從本

李遇為宣州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本家廄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臭。田頵將敗。出於街中。巡夜者見之。不敢逼。旬月禍及。（出稽神錄）

## 周本

宣州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齋。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劃然。視之。見火爐冉冉而上。直傅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物。亦無他怪。（出稽神錄）

##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椑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燋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述問失音。有親吏隔壁禱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于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爇之。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出王氏見聞）

###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出稽神錄）

### 歐陽璨

三傳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迴。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偪林蓮谷而多鷙獸。生怖懼不已。既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于面前。裁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生恐悸尤極。口常諷大悲神呪。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數遍。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自爾昏暝則不敢出庭戶之間矣。（出玉堂閒話）

## 卷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

### 東柯院

隴城縣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窗可以來風。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異起空中。擲下瓦礫。扇揚灰塵。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裝道具。有時失之復得。有道士者聞之。曰。妖精安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門。於殿上禹步。誦天蓬呪。其聲甚厲。良久失其冠。人見其空中擲過垣牆矣。復取之。結纓而冠。誦呪不已。逡巡衣襪帶解袴並失。隨身有小襆。貯符書法要。頃時又失之。道士遯狼狽而竄。累日後。鄰村有人於藩籬之下。掘土獲其襆。縣令杜延範。正直之人也。自往觀之。曰。安有此事。至則箕踞而坐。妖於空中拋小書帖。紛紛然不知其數。多成絶句。凌鑠杜令。記其一二曰。雖共蕭韶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綠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憐木邊土。非兇不似女。瘦馬上高山。登臨何自苦。延範覺之。亦遽還。其不記者絶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緯。恃其血氣方剛。往而詬詈。至則為大石中腰而迴。（出玉堂閒話）

### 王守貞

徐州有耆褐道士王守貞。畜妻子而不居宮觀。行極凡鄙。常遊太滿宮。竊攜道流所佩之籙。而歸眞於卧榻薦席之下。覆以婦人之衣。褻黷尤甚。怪異數見。燈檠自行。猫兒語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夫妻皆卒。（出玉堂閒話）

### 彭顒

宣州鹽鐵院官彭顒。常病數月。忽忽不樂。每出外廳。輒見俳優樂工數十人。皆長數

寸。合奏百戲並作。朱紫炫目。顒視之。或時欣笑。或憤懣然無如之何。他人不見也。顒後病愈。亦不復見。後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 呂師造

呂師造為池州刺史。頗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直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物。皆為煨燼。一老婢髮亦盡。餘人與船了無所損。火滅道士亦不復見。（出稽神錄）

### 崔彥章

饒州史崔彥章。送客於城東。方讌。忽有小車。其色如金。高尺餘。巡席而行。若有求覓至彥章前。遂止不行。彥章因即絶倒。舁歸州而卒。（出稽神錄）

### 潤州氣

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行三周而滅。占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哀於此堂。（出稽神錄）

### 黃極

甲午歲。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子。男。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者數丈。狹者七八尺。其年節度使徐知詢卒。（出稽神錄）

### 熊勛

軍吏熊勛。家于建康長樂坂之東。常日晚出。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碎繪綵包一鵝卵殼也。剉而焚之。臭聞數里。其一走去不復來矣。家亦無恙。

### 王建封

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築大第于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窗下。見一老嫗攜少女過於前。衣服襤褸。而姿色絶世。建封呼問之。云孫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爾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為凝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誅。（出稽神錄）

###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寤。忽有雙鬟青衣女子。眉目甚麗。熟寐於其

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故扃閉。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為書符施髻中。其夜佯寢以伺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入置髻中。升牀而寢。甚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既登舟遂不至。塗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乃盡開船窗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竦然有聲。因爾遂絕。（出稽神錄）

### 張鏞

兗州錄事參軍張鏞者。少年時。嘗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唯不覩其形質。家僮輩捧執食饌。皆為鬼所搏。復置空器。或以器皿擲於空中。久之方墮。或合自行於地。更相擊觸。又飛火塊著人身。燒而不痛。若有詬詈之者。即磚石瓦礫應聲而至。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仗劒入宿於舍。其劒為瓦石所擊。鋒刃缺折。又有稱禁呪者。將入其門。倏見瓦石交下。不能復前。賓客來者。或被搏其巾幘。擲致他所。至有露頂而逸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無恙。（出玉堂閒話）

### 宗夢徵

晉桼州巡官宗夢徵。善醫。居東京。開運二年秋。解玉巷東有病者。夜深來召。乘馬而至。將及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門前。有一物。立而動。其形頗偉。若黑霧亭亭然。僕者前行。愕立毛豎。馬亦鼻鳴耳聳不進。宗則強定心神。策馬而去。比及患者之家。則不能診脉。尤覺恍惚矣。既歸。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出玉堂閒話）

### 黃仁濬

舒州司士參軍黃仁濬自言。壬子歲。罷龍州沂陽主簿。至鳳翔城。有文殊寺。寺中土偶數十軀。忽自然搖動。狀如醉人。食頃不止。觀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知其應。（出稽神錄）

### 孫德遵

舒州都虞候孫德遵。其家寢堂中。鐵燈檠忽自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一婢偶至燈檠所。忽爾仆地遂卒。（出稽神錄）

## 人妖

### 東郡民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輒失子。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伺之。果復

---

來。發聞聲。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撾之。至久。於室隅間有呻呼之聲。乃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狀貌。頗類於獸。遂周問及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猶以為此翁。（出搜神記）

### 胡頊

夏縣尉胡頊。詞人也。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人為具食。頊未食。私出。及還。見一老母長二尺。垂白寡髮。據案而食。餅果且盡。其家新婦出。見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戶。頊就而窺之。納母於檻中。窺望兩目如丹。頊問其故。婦人曰。此名為魅。乃七代祖姑也。壽三百餘年而不死。其形轉小。不須衣裳。不懼寒暑。鏁之檻。終歲如常。忽得出檻。偷竊飯食。得數斗。故號為魅。頊異之。所在言焉。（出記聞）

### 烏程縣人

吳孫休烏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響言。音聞十數里外。所聞之處。即若座間。其鄰家有子居外。久不歸省其父。假之使為責詞。子聞之。以為鬼神。顛沛而歸。亦不知所以然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 李宣妻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有娠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而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 趙宣母

長山趙宣母。姙身。臂上生瘡。兒從瘡中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 馬氏婦

後蜀李勢末年。馬氏婦姙身。兒從脇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為桓溫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 楊歡妻

宋孝武時。荊州人楊歡妻。於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業立。狂勃被廢見害。所生女至齊猶存。（出廣古今五行記）

### 壽安男子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烏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無殊。（出朝野僉載）

### 崔廣宗

清河崔廣宗者。開元中。為薊縣令。犯法。張守珪致之極刑。廣宗被梟首。而形體不死。家人并歸。每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

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如其言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 許州僧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歲巳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出酉陽雜俎）

### 田瞫

秀才田瞫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頂上髮一總長至足。時朝伯峻為縣令。（出酉陽雜俎）

### 元鎬

故京兆少尹元鎬。任虢縣令日。忽一獄子王行約者。命曳之去巾。既無毛髮。而有兩角。長三四寸。鎬曰。真牛頭也。遂捨之。（出聞奇錄）

### 無足婦人

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膝帶巳下。如截而膏。餘皆具備。其父載之于獨車。自鄴南遊汳。都乞丐於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後京城陷。北戎間諜官司案之。乃此婦為奸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出玉堂閒話）

### 婁逞

南齊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會棊博。解文義。游公卿門。仕至揚州從事。而事泄。明帝令東還。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女此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陰為陽事。不可復。崔惠景舉事不成。應之。（出南史）

### 孟嫗

彭城劉顏常謂子壻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店。店東壁。貞元末。有孟嫗。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顏自渭北入城。止於嫗店。見有一嫗。年只可六十巳來。衣黃綢大袠。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胄曹名士廣。其嫗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嫗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即問嫗曰。何以言之。嫗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詧為妻。詧為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鄜夏汾涇岐蒲是焉。吾夫張詧為汾陽所任。請重衣賜。常在汾陽左右。詧之貌酷相類吾。詧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為詧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巳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黨偶。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顏每心記之。與子壻王勝話人間之異者。（出乾𦠆子）

### 黃崇嘏

王蜀有偽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棊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蓮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扳椽。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嬭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出玉溪編事）

### 白項鵶

契丹犯闕之初。所在群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為賊帥。號曰白項鵶。年可四十許。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襲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為男子狀。戎王召見。賜錦袍銀帶鞍馬。署為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賜與甚厚。偽燕王趙延壽召問之。婦人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鞬。日可行二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其屬數十男子。皆役服之。人問有夫否。云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聞者無不嗟憤。旬日。在都下乘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馬從之。此人妖也。比戎亂中夏。婦人稱雄。皆陰盛之應。婦人後為兗州節度使符彥卿戮之。（出玉堂閒話）

## 卷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雜器用　偶像附）

### 陽城縣吏

魏景初中。陽城縣吏家有怪。無故聞拍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倦。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竈下有呼曰。文約何以不見。頭下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就我。至明。乃飯臿也。即聚燒之。怪遂絕。（出搜神記）

### 桓玄

東晉桓玄時。朱雀門下。忽有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數十人。歌云。芒籠首。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還入建康縣。至閤下。遂成一雙漆鼓槌。鼓吏劉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敗。言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因色裹之。又以芒繩束縛其尸。沈諸江中。悉如童謠所言爾。（出續齊諧記）

### 徐氏婢

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瘦。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牀。乃取而焚之。（出異苑）

### 江淮婦人

江淮有婦人。為性多慾。存想不捨。日夜常醉。旦起。見屋後二少童甚鮮潔。如宮小吏者。婦因欲抱持。忽成掃帚。取而焚之。（出幽明錄）

### 劉玄

宋中山劉玄。居越城。日暮。忽見一著烏袴褶來取火。面首無七孔。面莽黨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家先代時物。久則為魅殺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劉因執縛。刀斷數下。乃變為一枕。此乃是祖父時枕也。（出集異記）

### 游先朝

廣平游先朝喪其妻。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良久。乃是己常著履也。（出集異記）

### 居延部落主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樂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人。各殊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麞者。姓衛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椀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即前曰。某等肚飢。臈臈怡怡。皮漫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捨。骨低悅。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殘兩人。長者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吐出。人數復足。骨低甚驚。因重賜賚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翩半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為幻術。請借

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親屬。伶者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即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謀殺之。因令窺訪之。見至一古宅基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千。檻旁有穀麥。觸即為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為怪。欲舉出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為冤楚聲。血流漂洒。焚訖。骨低房廊戶牖。悉為冤痛之音。如焚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周歲無復子遺。水銀後亦失所在。（出玄怪錄）

### 僧太瓌

唐上都僧太瓌。有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先縣京遙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閣門之次。有物墜簷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襁褓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敝帚也。（出酉陽雜俎）

### 清江郡叟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僅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即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色衣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歎。郡守因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林甫寫其鐘樣。告示天下。（出宣室志）

### 韋訓

唐京兆韋訓。暇日。於其家學中讀金剛經。忽見門外緋裙婦人。長三丈。踰牆而入。遽投其家。先生為捽髮曳下地。又以手捉訓。訓以手抱金剛經遍身。倉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隨而呼之。乃得其鬼。走入大糞堆中。先生遍身已藍澱色。舌出長尺餘。家人扶至學中。久之方蘇。率村人掘糞堆中。深數尺。乃得一緋裙白衫破帛新婦子。焚於五達衢。其怪遂絕焉。（出廣異記）

##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瓷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為妾。盧因爾惘惘。恒見一婦人。臥於帳中。積久。意是瓷人為祟。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曉於殿中掃地。見一婦人。問其由來。云是盧贊善妾。為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最本末。所見服色是瓷人。遂命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雞子。（出廣異記）

## 柳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召術士夜觀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訪窗下。止見一瓷妓女。極端正。綠瓷為飾。遂於鐵臼擣碎而焚之。瘡遂愈。（出朝野僉載）

##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內有九子母像。裝塑甚奇。嘗有一行者。年少。給事諸僧。不數年。其人漸甚羸瘵。神思恍惚。諸僧頗怪之。有一僧見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寢宿。徐見一美婦人至。捉引同寢。已近一年矣。僧知塑像為怪。即壞之。自是不復更見。行者亦愈。即落髮為沙門。（出玉堂閒話）

## 麴秀才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為鴻臚卿。優禮特厚。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寮。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譚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衆聳觀之。良久蹔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妖魅為眩惑乎。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堦下。化為缾榼。一坐驚懾。惶遽視其處所。乃盈缾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撫其缾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出開天傳信記）

## 虢國夫人

長安有一貧僧。衣甚襤縷。賣一小猿。會人言。可以馳使。虢國夫人聞之。遂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見之。問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羣猿過。遺下此小猿。憐憫收養。纔半載以來。此小猿識人意。又會人言語。隨指顧無不應人使用。實不異一弟子耳。僧今昨至城郭。資用頗乏。無計保借。得此小猿。故鬻之於市。夫人曰。今與僧

東帛。可留此猿。我當養之。僧乃感謝。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愛憐之。後半載。楊貴妃遺夫人芝草。夫人喚小猿令看翫。小猿對夫人面前倒地。化為一小兒。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問之。小兒曰。我本姓袁。賣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隨父入山採藥。居林下三年。我父常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為猿。我父懼而棄我。所以被此僧收養。而至於夫人宅。我雖前日口不能言。我心中之事。略不遺忘也。自受恩育。甚欲述懷抱於夫人。恨不能言。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變人身。即不測尊意如何。夫人奇之。遂命衣以錦衣。侍從隨後。常祕密其事。又三年。小兒容貌甚美。貴妃曾屢顧之。復恐人見奪。囚不令出。別安於小室。小兒唯嗜藥物。夫人以侍婢常供飼藥食。忽一日。小兒與此侍婢俱化為猿。夫人怪異。令人射殺之。其小兒乃木人耳。（出大唐奇事）

太平廣記第二十九册終

太平廣記第三十册

# 卷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雜器用）

宋　李　昉編

## 蘇丕女

武功蘇丕。天寶中為楚丘令。女適李氏。李氏素寵婢。因與丕女情好不篤。其婢求術者。行魘蠱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糞土中。又縛綵婦人形七枚。長尺餘。藏於東牆窟內。而泥飾之。人不知也。數歲。李氏內婢相繼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魘蠱術成。綵婦人出遊宇內。蘇氏因爾疾發悶絕。李婢已死。莫知所由。經一載。累求術士禁咒備至。而不能制。後伺其復出。旁率數十人掩捉。得一枚。視其眉目形體悉具。在人手中恒動不止。以刀斫之。血流于地。遂積柴焚之。其怪皆來焚所號呼。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燒畢。宅中作炙人聲。翌日。皆白衣號哭。數日不已。其後半歲。累獲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復逸。逐之。忽乃入糞土中。蘇氏率百餘人。掘糞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書字宛然可識。云李氏婢魘蘇氏家女。作人七枚。在東壁上土龕中。其後九年當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爾無恙。（出廣異記）

## 蔣惟岳

蔣惟岳不懼鬼神。常獨臥窗下。聞外有人聲。岳祝云。汝是冤魂。可入相見。若是閑鬼。無宜相驚。於是窣然排戶而欲升其牀。見岳不懼。旋立而不對。岳以枕擊之。皆走出戶。因走趁沒於庭中。明日掘之。得破車輻七枚。其怪遂絕。又其兄常患重疾。岳親自看視。夜深又見三婦人鬼。至兄牀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出廣異記）

## 華陰村正

華陰縣七級趙村。村路因嚙成谷。梁之以濟往來。有村正當夜渡橋。見羣小兒聚火為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即滅。聞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迴尋之。見破車輪六七片。有頭杪尚銜其箭者。（出酉陽雜俎）

## 韋諒

乾元中。江寧縣令韋諒堂前。忽見小鬼。以下唇掩面而來。至燈所。去又來。使人逐之。沒于階下。明旦掘其沒處。得一故門扇。長尺餘。頭作卷荷狀。（出廣異記）

## 東萊客

東都郡有館亭。其西軒常有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睡。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扃鏁為庫。嘗一夕月皎。有庫吏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庫吏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毛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出宣室志）

## 交城里人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悖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皁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敧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出宣室志）

## 岑順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鼙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

以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嘩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學。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仰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直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齎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姿霜卧甲。天設勍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剋日會戰。事圖子夜。否滅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為城門。壘敵崔嵬。三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

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王栖日中化為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與尸橫地。順俯伏觀之。于時一騎至。禁頌曰。陰陽有曆。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連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為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餞珍筵。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閑間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為鬼氣所中。親戚意其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酎。醉而究泄之。其親人潛備鍬鍤。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塼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出玄怪錄）

## 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咏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即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為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為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勸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為也。（出玄怪錄）

## 李楚賓

李楚賓者。楚人也。性剛傲。惟以畋獵為事。凡出獵無不大獲。時童元範家住青山。母嘗染疾。晝常無苦。至夜即發。如是一歲。醫藥備至。而絕無痊減。時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章。路經範舍。邯為筮。乃謂元範曰。君今日未時。可具衫服於道側伺之。當有執弓挾矢過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範如言。果得楚賓張弓驟馬至。元範拜請過舍。賓曰。今日未有所獲。君何見留。元範以其母疾告之。賓許諾。元範請飲膳。遂宿楚賓於西廡。是夜月明如晝。楚賓乃出戶。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元範堂舍上。引喙啄屋。即聞堂中叫聲。痛楚難忍。楚賓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兩發皆中。其鳥因爾飛去。堂中哀痛之聲亦止。至曉。楚賓謂元範曰。吾昨夜已為子除母害矣。乃與元範遶舍遍索。俱無所見。因至壞屋中。碓桯古址。有箭兩隻。所中箭處。皆有血光。元範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絕。母患自此平復。（出集異記）

## 卷三百七十　精怪三（雜器用）

## 國子監生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嘗夜習業。忽見一小兒。鬅鬙頭長二尺餘。滿頸碎光如星。熒熒可惡。戲弄筆硯。紛紜不止。學生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為。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與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出酉陽雜俎）

## 姚司馬

姚司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嘗有獲。忽挽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鱉者而鰓。其家異之。養於盆池。經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炷對作戲。染藍涅皁。未嘗暫息。然莫見其取所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嘗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影下。大言曰。乞一錢。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昵。楊元卿知之。因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標釭界繩。印手敕劒。召之。後設血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劒躡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毀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即愈。自是風雨夜。門庭鬧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代折羅叱之。女恐怖叩首。瞻偶見其衣帶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視之。乃小龠也。遂搜其服玩。龠勘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皂耳。瞻假將滿。不得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都。先詣瞻。為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瓜。瞻禁針刺出血數合。竟差。（出酉陽雜俎）

## 崔轂

元和中。博陵崔瑴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日讀書牖下。忽見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且謂瑴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瑴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瑴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瑴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瑴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瑴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瑴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瑴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出宣室志）

### 張秀才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得肄業。常忽忽不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剠

剠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砉剠有聲。遂巡閬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羣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如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耳。

### 河東街吏

開成中。河東郡有吏。常中夜巡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即扑其首。忽舉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瘦。狀甚可懼。吏初驚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即馳歸。具語於人。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見。（出宣室志）

### 韋協律兄

太常協律韋生。有兄甚兇。自云平生無憚懾耳。聞有凶宅。必往獨宿之。其弟話於同官。同官有試之者。且聞延康東北角有馬鎮西宅。常多怪物。因領送其宅。具與酒肉。夜則皆去。獨留之於大池之西。孫亭中。韋生以飲酒且熱。袒衣而寢。夜半方寤。乃見一小兒。長可尺餘。身短腳長。其色頗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來。循階而上。以至生前。生不為之動。乃言曰。卧者甚物。直又顧我耶。乃遶牀而行。須臾。生迴枕仰卧。乃覺其物上牀。生亦不動。遂巡。覺有兩箇小腳緣于生腳上。冷如冰鐵。上微于心。行步甚遲。生不動。候其漸行。上及於肚。生乃遂以手摸之。則一古鐵鼎子。已欠一腳矣。遂以衣帶繫之於牀腳。明旦。眾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鼎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韋生之兇。而能絕宅之妖也。（出玄怪錄）

### 石從武

開成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少善射。家染惡疾。長幼罕有全者。每深夜。見一人自外來。體有光耀。若此物至。則疾者呼吟加甚。醫莫能效。從武他夕操弓映戶。以俟其來。俄而精物復至。從武射之。一發而中。焰光星散。命燭視之。乃家中舊使樟木燈擎。已倒矣。乃劈而燔之。棄灰河中。於是患者皆愈。（出桂林風土記）

###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檢。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對飲。并州人皆懼其淫於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烏帽。身才三尺。腰闊數圍。造修求酒。修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內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謂矣。君能容我久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侍之。修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間耳。遂相與席地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修甚訝之。又且意其異人。起拜之。以問其鄉閭姓氏焉。復問何道能多飲耶。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於時耳。我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修聞此語。復命酒飲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歎曰。樂哉樂哉。遂仆于地。修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誤抵一石。剨然有聲。尋不見。至曉視之。乃一多年酒甕。已破矣。（出瀟湘錄）

###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獨居一茅菴。朝夕持念。唯採藥苗及松實食之。每食後。恒必自尋

溪澗以澡浴。數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堅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復惡其塵雜。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與道不相疎。混沌已來。方知有佛。師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見容一宵陪清論耶。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居億劫之前。而能生天生人生萬物。使有天地有人有萬物。則我之道也。億劫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師今不知。即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恒河沙劫。皆獨稱世尊。大庇衆生。恩普天地。又豈聞道能爭衡。我且述釋迦佛世尊。是國王之子。其始也。捨王位。入雪山。乘曩劫之功。證當今之果。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於今日。孰不聞之。爾之老君。是誰之子。何處修行。教跡之間。未聞有益。豈得與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於天。爲此劫之道祖。始出於周。浮紫氣。乘白鹿。人孰不聞。至於三島之事。十洲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靈異。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豈獨師以庸庸之見而敢蔑耶。若以爾佛捨父踰城。受穿膝之苦。而與外道角勝。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孽魔之中一強梁者耳。我天地人與萬物。本不賴爾佛而生。今無佛。必不損天地人之萬物也。千萬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無自稱尊耳。老僧作色曰。須要此等人。護無此等。即頓空却阿毗地獄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擬擊老僧。僧但合掌閉目。須臾。有一負薪者過見而怪之。知老僧與道士爭佛道優劣。負薪者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養。處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但偷生於人間。復更以他佛道爭優劣耶。無居我山。撓亂我山居之人。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殺之。老僧驚走入地化爲一鐵鋒。道士亦尋化一龜背骨。乃知其皆精怪耳。（出瀟湘錄）

## 卷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 雜器用

### 獨孫彥

建中末。有獨孫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會去。彥步逸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黑衣。稱姓甲。名侵訐。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與彥揖而語。其吐論玄微。出於人表。彥素耽奇異。常與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于玄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乃遇二人。則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師焉。因再拜請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俟犯以訐悟之。時皆謂我爲侵訐。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彎斷。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樂術。嘗奉侍懸之職。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於吾。後以年老力衰。止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懼。然我自擯棄。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以語平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爲氏。故爲曾氏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萊侯居推署之職。職當要熱。素以褊躁。又當負亂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去。蓋吾忠州之罪。我自棄置處壓土之間。且有年矣。甘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自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雖鼎鑊不避其危。赒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迄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即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謂曾元者。豈非甑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甑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晝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訐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辯。其杵字乎。名侵訐者。蓋反其語爲金截。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甑及鐵杵耶。明日即命窮其跡。果於朽壞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甑。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彥大異之。蓋符其解也。（出宣室志）

### 姚康成

太原掌書記姚康成。奉使之汧隴。會節使交代。入蕃使迴。郵館塡咽。遂假邢君牙舊宅。設中室以爲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廢。庭木森然。康成盡爲公宴所牽。夜則醉歸。及明復出。未嘗暫歇於此。一夜自軍城歸早。其屬有博戲之會。故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復召客。客無至者。乃令館人取酒。偏賜僕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寢。二更後。月色如練。因披衣而起。出於宅門。獨步。移時方歸。入院。遂見一人入一廊房內。尋聞數人飲樂之聲。康成乃躡履而聽之。聆其言語吟嘯。即非僕夫也。因坐於門側。且窺伺之。仍聞曰。諸公知近日時人所作。皆務一時巧麗。其於託情喻已。體物賦懷。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賦一篇。以取樂乎。皆曰善。乃見一人細長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爲。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人下第時。又見一人亦長細而黃。面多瘡孔。而吟曰。當時得意氣塡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

曰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又一人肥短鬈髮垂散而吟曰頭焦鬢禿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朱門康成不覺失聲大贊其美因推門求之則皆失矣俟曉召釘吏詢之曰近並無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尋其處方見有鐵銚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禿黍穰帚而已康成不欲傷之遂各理於他處（出靈怪錄）

## 馬舉

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攜一棋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遂坐以問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讎若不如是又何作鎮之為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民疲而治則非所聞焉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虛盈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為列藩連帥當有為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為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為帥也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關入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捨大急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前進不能差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若深測此術則為帥之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強之人也自幼好奇尚異人人多以為有韜玉含珠之舉屢經戰爭故盡藏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內物無不衰況六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精留意焉因遽辭公堅留延於客館至夜令左右召之見室內唯一碁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碁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盡焚之（出瀟湘錄）

## 吉州漁者

吉州龍興觀有巨鐘上有文曰晉元康年鑄鐘頂有一竅古老相傳則天時鐘聲震長安遂有詔鑿之其竅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鐘所在至旦如故見蒲牢有血痕并慈草慈草者江南水草也葉如薤隨水淺深而生觀前大江數夜居人聞江水風浪之聲至旦有漁者見江心有一紅旗水上流下漁者棹小舟往接取之見金鱗光耀波濤洶湧漁者急迴始知蒲牢鬬傷江龍（出玉堂閒話）

## 凶器上

## 梁氏

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為茅馬從者數人盡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出洛陽伽藍記）

## 曹惠

武德初有曹惠為江州參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稚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即言曰輕素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轉盻馳走無異於人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與輕紅曰是宣城太守謝家俑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孝忠也輕素輕紅即孝忠所造隱侯哀宣城無常葬日故有此贈時素壙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外有持兵稱敕聲夫人畏懼跣足化為白螺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郎持釺瑟瑟環亦為賊敲頤脫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明器不惡可與小兒為戲具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爾流落數家陳末麥鐵杖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曾聞謝康成婚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輕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樂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種性麤率多力至冥中猶與宣城不睦伺宣城嚴顏則礫石挂闥以為戲宣城自密啓於天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第八女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殷東陽仲文謝荊州晦夫人相得曰恣追尋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詞人唯不及東阿耳其餘文士皆吾杌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為南曹典銓郎與潘黄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晉宋齊梁可以為鬱近聞亦已停矣惠又問曰汝二人靈異若此吾欲捨汝如何即皆言曰以輕素等變化雖無不可君意如不放終不能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為舞姬久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君能終恩請命畫工便賜粉黛惠即令工人為圖之使摘錦繡輕素等曰此度非論舞伎亦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以他人會意無不為忠臣居大位矣雖角入眾紫鵝嗅黄鼠中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後有人誘廬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納二妾要翠鈿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求

而笑之。逆如顧焉。意亦不能知其微言。詢之時賢。皆不悟。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為人說。（出怪錄）

### 審不疑

武德功臣孫審不疑。為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北郭陽曲縣。不疑為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人。鬬雞走狗。摴蒱一擲數萬。皆以意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或怖而死。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唯不疑請行。迨昏而往。衆曰。此人出城便潛藏。而夜紿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隨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于岸下。不疑乃還。諸人笑而迎之。謂不疑曰。吾恐子潛而紿我。故密隨子。乃知子膽力若此。因授之財。不疑盡以飲焉。明日往尋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荊也。（今京中方相編竹太原無竹用荊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因從此以雄勇聞。及歸老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天寶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盡令從者先。獨留所乘馬。皆後歸太原。陽曲去州三舍。不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叢聚。更無居人。其夜忽見道左右皆為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轉衆。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伴蹋蹴。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蹋蹄且歌。馬不得行。道有樹。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蹋蹄歌馬。不疑大怒。又以樹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乃下道馳將投村野。忽得一處。百餘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門求宿。皆寂無人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入之。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靚粧。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壻獨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為夫婿。婦人曰。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擊之。婦人乃去。廳房內有牀。不疑息焉。忽梁間有物墮於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毆之。則為犬音。不疑自投牀下。化為小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入于壁中。因爾不見。不疑又出戶乘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曉不能去。會其家求而得之。已憊且喪魂矣。舁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卒。（出紀聞）

## 卷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 凶器下

桓彥範

---

扶陽王桓彥範。少放誕節。不飾細行。常與諸客遊俠。飲於荒澤中。日暮。諸客罷散。範與數人大醉。遂臥澤中。二更後。忽有一物。長丈餘。大十圍。手持矛戟。瞋目大喚。直來趨範等。衆皆俯伏不動。範有膽力。乃奮起叫呼。張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樹。範手斷一枝。持以擊之。其聲策策。如中虛物。數下。乃匍匐而走。範逐之愈急。因入古壙中。泊明就視。乃是一敗方相焉。（出廣異記）

### 蔡四

穎陽蔡四者。文詞之士也。天寶初。家于陳留之浚儀。吟詠之際。每有一鬼來登其榻。或問義。或賞詩。蔡問君何鬼神。忽此降顧。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來耳。蔡初甚驚懼。後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歡樂。蔡氏故人有小奴見鬼。試令觀之。其奴戰慄。問其形。云有大鬼長丈餘。餘小鬼數人在後。蔡氏後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諸果木。其外候鬼至。謂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與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辭謝主人。其後每言笑畢。便入此居偃息。以為常矣。久之。謂蔡氏曰。我欲嫁女。暫借君宅。蔡氏不許。曰。老親在堂。若染鬼氣。必不安穩。君宜別求宅也。鬼云。太夫人堂。但閉之。必當不入。餘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後。方還住。而安穩無他事也。後數日。云設齋過。蔡為借食器及帳幕等。蔡云。初不識他人。唯借己物。因問欲於何處設齋。云近在繁臺北。世間月午。即地下齋時。問王時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適不可。蔡氏以鬼。舉家持千手千眼呪。家人清淨。鬼即不來。盛食葷血。其鬼必至。欲至其齋。家人皆精心念誦。著新淨衣。乘月往繁臺。遙見帳幕僧徒極盛。家人並誦呪前過之。見鬼惶遽紛披。知其懼人。乃益前進。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與徒侶十餘人北行。蔡氏隨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沒。記其所而還。明與家人往視之。是一廢墓。中有明器數十。當壙者最大。額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積火焚之。其鬼遂絕。（出廣異記）

### 李華

唐吏部員外李華。幼時與流輩五六人。在濟源山莊讀書。半年後。有一老人。鬚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騎院牆坐。以石擲華等。當窗前後。數月。居者苦之。鄰有秦別將。善射知名。華自往請之。具說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復來投石不已。秦乃於隙中縱矢。一發便中。視之。乃木盟器。（出廣異記）

### 商鄉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曰。我乃是鬼。為冢中明器鈑逆。日夜戰鬪。欲假一言以定禍亂。將如之何。云尚可成事無所懼。會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墳。鬼指墳言是己冢。君於冢前大呼有敕斬金銀部落。如是畢矣。鬼言訖。入塚中。人便宣敕。須臾聞斬決之聲。有頃鬼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為長安捉事人所告。縣官云。此古器。當是破冢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人隨開冢。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百枚。（出廣異記）

##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究。家於洛下。有莊于萬安山之陰。夏麥既登。時果又熟。遂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柏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沈。涵因憩馬。覩一雙鬟。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塋青衣。父兄不在。涵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盼睞明眸。轉資態度。謂涵曰。有少許家醞。郎君能飲三兩杯否。涵曰。不惡。遂捧古銅罇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盧生酒曰。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更與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燭挈罇而入。涵躡足窺之。見懸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罇中。以變為酒。涵大恐慄。方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事須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與我趁取遮郎君。俄聞柏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迴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沈重。相去百餘步。涵但疾加鞭。又經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云。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當受禍。涵聞之。愈怖怯。及莊門已三更。扃戶闃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羣羊方咀草。次更無人物。涵棄馬潛跧于車箱之下。窺見大漢逕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刺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于戟之巔。只無聲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遠。方能起扣門。莊客乃啟關。驚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云三歲小兒。因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戶環屋數間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柏林中。見一大明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柏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毀折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綴。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于塋而已。涵本有風疾。因飲蛇酒而愈焉。（出傳）

## 張不疑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宏詞登科。授秘書。遊京。假丐於諸侯。迴以家遠無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國。欲市青衣。散耳目於閭里。旬月內亦累有呈告者。適憎貌未偶。月餘牙人來云。有新鬻僕者。請閱焉。不疑與期於翌日。及所約時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稱前浙西胡司馬。揖不疑。就位與語。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場。幾及成事。曩以當家使於南海。蒙攜引數年。記於嶺中。偶獲婢僕等三數十人。自浙右已歷南荊。貧鬻殆盡。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語畢。一青衣捧小盤。各設於賓主位。撤攜銀罇金盞。醪醴芳新。馨香撲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覺飲數杯。乃命諸青衣六七人。並列於庭。曰。唯所選耳。不疑曰。某以乏於僕使。今唯有錢六萬。願貢其價。却望高明度六萬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價翔庳各有差等。遂指一鴉鬟重耳者曰。春條可以償耳。不疑覩之。則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付金。春條善書錄。音旨清婉。所有指使。無不愜適。又好學。月餘日。潛為小詩。往往自於戶牖間題詩云。幽室鎖妖豔。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兩月餘。不疑素有禮奉門徒尊師。居昊天觀。相見。因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絕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師曰。得無新聘否。不疑曰。聘納則無。市一子耳。尊師曰。禍矣。不疑恐遂問計焉。尊師曰。明旦告歸。慎勿令覺。明早尊師至。謂不疑曰。喚怪物出來。不疑召春條。泣於屏幕間。亟呼之。終不出來。尊師曰。果怪物耳。斥於室內。閉之。尊師焚香作法。以水向東而噀者三。謂不疑曰。可往覩之。何如也。不疑視之。曰。大抵是舊貌。但短小尺寸間耳。尊師曰。未也。復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門而噴者三。謂不疑可更視之。何如也。不疑視之。長尺餘。小小許。殭立不動。不疑可更視之。乃仆地。撲然作聲。視之。一朽明器。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蟬蛻然。蟉結仍舊。不疑大驚。尊師曰。此雖然腰腹間已合有異。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頸間果有血浸潤於木矣。遂焚之。尊師曰。向使血徧體。則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鬱悒無已。豈有與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每念至。惘然數日。如有所失。因得沈痼。遂請告歸寧。明年。為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罷。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後一日。尊夫人繼歿。道士之言果驗

## 又

一說。張不疑常與道士共辨往來。道士將他適。乃誡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

人膝下又不可進買婢僕之輩某去矣率勉之不疑即啓母盧氏盧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別所求靜因持寺院以居不疑旦問省數月有牙儈言有崔氏孀婦甚貧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釭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貧不得已將欲貨之不疑甚喜遂令召至即酬其價十五萬而獲焉寵侍無比金釭美言笑明利輕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惑之無幾道士詣門及見不疑言色慘沮吁嘆不已不疑詰之道士曰嘻禍已成無奈何矣非獨於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驚怛起曰別後皆如師教只長寓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禍且如之何哀祈備至道士曰家無計矣但爲君辨明之因詰其別後有所進否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買一婢耳道士曰可見乎不疑即召之金釭不肯出不疑連促之終不出不疑自詬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釭大罵曰婢有過鞭撻之可也不要驚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憂乎何物道士預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乎不疑曰焉有此事唯尊師命敢不聽從道士即以拄杖擊其頭沓然有聲如擊木遂倒乃一明器女子也背書其名道士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柩傍有明器四五制作悉類所焚者一百五十千在柩前儼然即不疑買婢之資復取之不疑惝恍發疾累月而卒親盧氏旬日繼歿焉（出博異記又出靈怪集）

## 卷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 火

### 賈耽

唐相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艷佚如倡人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艶未之有也因以撾痛擊之傷腦流血呼號稱冤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藉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出芝田錄）

### 劉布帛

元和中內侍劉布帛將遇偶家人上廁忽聞廁中云即來且從容家人驚報布帛布帛自往聽之又云即出來即出來帛曰何不出來遂有一小人可長尺餘一家持鎗跨馬而走出迅疾趁不可及出門而無所見未幾而復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布帛令借之勒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布帛不信自去觀之無所見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皆及火災邀見術士鎮厭之當鎮厭日火從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布帛忤憲宗罪族誅（出博異志）

### 范璋

寶歷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廚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新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門因拊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連却擊之變成火滿川而滅（出酉陽雜俎）

### 胡榮

長慶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榮家有精物或隱或見或作小兒或著女人紅裙擾亂於人或稱阿姑時復一處火發所燒即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燒河市營戍廬舍殆盡廠中胡榮亦死（出祥異集驗）

### 楊積

進士楊積家于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指照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色姝麗姿華動人積常悅者皆所不及徐步於簾外歌曰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積曰歌者誰耶何清苦之若是紅裳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弔孤影積拜迎於門既即席問積之姓氏積具告積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族皆遊石甕寺者無不熟識積異之曰得非鬼物乎對曰吾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對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禍必能及某世業功德實利生民某雖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禍乎積曰可聞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於人乃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采於宋遠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爲白澤氏所執今樵童牧豎得以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騰竺法蘭二羅漢奏請某十四代祖令顯揚釋教遂封爲長明公魏武季年滅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幽死魏武嗣位佛法重興復以長明世子襲之至開元初玄宗治驪山起至華清宮作朝元閣立長生殿以餘材因修此寺奉像既

立遂設東幢帝與妃子自湯殺宴罷徵行佛廟禮陁伽竟妃子謂帝曰當于飛之秋不當令東幢歸然無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為西明夫人因賜琉珀膏潤於肌骨設珊瑚帳圖予形貌於是遷生及蛾即不復强矣禎曰歌舞絲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蓋承先祖之明德稟炎上之烈性故好聲亂色不入於心某所能者大則鑠金為五兵為鼎鼐鍾鏞小則化食為百品為炮燔烹炙動即燬山嶽而燼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絃唱玉管騁纖腰矜皓齒皆冶容之末事是不為也非聞足下有幽隱之志藉甚既久願一款顏由斯而來非敢自獻然宵清月朗喜覿良人桼中之譏亦不能恥儻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累於盛德禎拜而納之自是晨去而暮還唯霾晦則不復至常遇風雨有嬰兒送紅裳詩其詞云煙滅石樓空悠悠永夜中虛心怯秋雨艷質畏飄風向壁殘花碎侵階墜葉紅還如失群鶴飲恨在彫籠每侵星請歸禎追而止之答曰公違晨夕之養就巖谷而居者得非求靜專習文乎奈何欲使採過之人稱君為靚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滌乎非但損公之盛名亦當速某之生命耳歸半年家童歸告禎乳母乃潛伏於佛榻候明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燈矣因撲滅後遂絕紅裳者（出慕異記）

## 盧郁

進士盧郁者河朔人從家長安嘗北遊燕趙遂客於內黃郡守館郁於廨舍先是其舍無居人及郁至見一姥皤盡白身傴而肥被素衣來謂郁曰妾僑居於此且久矣故相候謁已而告去是夕郁獨居堂之前夜湖寒有風雪其姥又至謂郁曰貴客獨處何以為歡耶命坐語謂郁曰妾姓石氏家于華陰郡後隨呂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貧窶貴客見哀於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顧郁問之曰姑何為不食姥曰妾甚飢然不食粟以故壽而安郁好奇聞之甚喜且以為有道術者因問曰姑既不食粟何飽其腹耶豈常餌仙藥乎姥曰妾家於華陰先人好神仙廬於太華妾亦常隱於山中從道士學長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絕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嘗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問曰某早歲常遇至人教吸氣之術自謂奇妙後以奔走名利從郡國之貢豈怠而役息不啻今夕邂姑語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豈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則吞火固其宜也郁曰願觀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於是以手採爐中火而吞之火且盡其色不動郁且驚且異遂起束帶再拜謝曰鄙野之人未嘗聞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異實平生所未聞者姥曰此小術爾何足貴哉言訖且告去郁因降階送之既別郁遂歸於寢堂既深有僕者告郁曰西廡下有火發郁驚起而視之其西廡舍已焚於是里中人俱至競以水沃之迨旦方絕及窮火發之跡於廡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敗草積其上故延而至燒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謂姓石氏居于華山者也郁因質問呂御史有郡中老吏謂郁曰呂御史魏之從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濟南平陵北石虎一夜自移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出宣室異錄記）

## 劉威

丁卯歲廬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廬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為廬州刺史火災乃止（出稽神錄）

## 土

##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出稽神錄）

# 卷三百七十四　靈異

## 鼈靈

鼈靈於楚死屍乃泝流上至汶山下忽復更生乃見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壅江蜀民多遭洪水靈乃鑿巫山開三峽口蜀江陸處後令鼈靈為刺史號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禪位與靈號開明氏（出蜀記）

## 玉梁觀

漢武帝時玉笥山民感山之靈異或愆旱災蝗祈之無不應乃相謂曰可置一觀彰表靈跡既構殿闕中梁一條邑民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烈達曙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條可以尺度嚴安其上光彩瑩目因號為玉梁觀至魏武帝時遣使取之至其山門去觀數里亭午之際雷電大震裂殿脊化為白龍擘煙霧而去沒觀之東山下晉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誰之子每好遊巖谷偶入郁木山下見兩座青石精一條白玉梁於巖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捫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以手斧敲之聲如鍾又如隱雷之聲鱗甲張起戴氏驚異奔走告人再求尋之

不知其所。唐大歷初。有無錫黃生。因獵亦見。復數數有人見之。皆隱而不鬪於人。自玉豩飛去後。其處莫能居之。皆為猛獸毒蛇所遇。（出玉笥山錄）

湘穴

湘穴中有黑土。歲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出干寶搜神記）

耒陽水

耒陽縣有兩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壅塞之。則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偏應。隨方所祈。信若符刻。（出盛弘之荊州記）

孫堅得葬地

孫堅喪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為監丞。鄰黨相送於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後將為長沙矣。果起義兵於長沙。（出異苑）

聶友

新淦聶友少時貧賤。獵見一白鹿。射中。後見箭著梓樹。

八陣圖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混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水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出嘉話錄）

海畔石龜

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則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出述異記）

又

臨邑縣北有燕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吒。龜乃走。墜折碑焉。（出酉陽雜俎）

釣臺石

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石者。將船兵丁。困弊於役。嗟嘆之聲。聞於道路。時運石者將船至江東岸山下。取石累構為釣臺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

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傷損。（出大業拾遺）

汾州女子

隋末築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敗。如此數四。為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築。城終無合理。家人莫信。鄰里哂之。此後築城敗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後覽藏吾埋於築處。言訖而終。如其言瘞之。瘞訖。即板築城。不復毀。（出廣古今五行記）

波斯王女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即壞。歎曰。吾今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城不復壞。女遂化為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下。水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出酉陽雜俎）

程顏

程顏。稅居新昌里。調選不集。貧而復病。有老嫗謂曰。君貧病。吾能救之。復能與君致妻。言訖而去。是夜三更。果有人云。陳尚令持禮來。顏莫測其由。開關乃送綾絹數十束。顏問陳尚何人也。使者曰。醫也。乃附藥一丸。令帶之。能愈一切疾。顏帶之。果疾愈。數日後。夕有大旋風入顏居。須臾風定。見擔輿三乘。有一女三青衣從之。問其故。曰越州扶餘縣趙明經之女。父母配事前扶餘尉程顏。適為大風飄至此。顏無所違。因納之。既而以其事驗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與顏姓名同。（出聞奇錄）

文水縣墜石

唐貞觀十八年十月。文水縣天大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時有西域摩伽陁菩提寺長年師到西京。頗持博識。敕問之。是龍食。二龍相爭故落下耳。（出法苑珠林）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本在盩厔縣貞觀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即神堯故第也。今為佛宇。御容唯衣絳紗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入汴。明宗入洛。泊清泰東赴。依溼之戲。顛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

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漫絶高陵縣又有神堯先世莊田今亦為宮觀矣有柏樹焉相傳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毋即置放柏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迴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柏樹是也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出玉堂閒話）

## 渝州蓮華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濶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內忽出紅蓮花面廣三尺遊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昔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亦此類也（見吳均齊春秋）

## 玉馬

沈傳師為宣武節度使堂前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聲極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間得一玉馬高三二寸長四五寸嘶則如壯馬之聲其前致碎硃砂貯以金櫃真如菉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硃砂餵之（出聞奇錄）

## 華山道侶

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服襪履甚新斷處如膝踊初無痕迹（出酉陽雜俎）

## 鄭仁本表弟

唐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忽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無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多為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脩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歧徑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出酉陽雜俎）

## 楚州僧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濶四寸赤如□□每面有六龜子紫色可愛中若可貯水狀僧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出酉陽雜俎）

##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跪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之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出錄異記）

##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主建為禁軍都頭與其儕於僧院擲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駭之他日霸蜀因幸興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舊事此僧具以骰子為對先主大悅厚賜之（出北夢瑣言）

##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漁釣者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迤邐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莓苔裹之意其木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為風日所剝落人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欻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頮面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即語是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畜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為建祠壇于潭上（出玉堂閒話）

##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室有金漆柏牀六張茭薦芒簟皆新金翠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揭簟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內懷中而出扶起崩石塞之以物為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見（出稽神錄）

## 金精山木鶴

虔州虔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昇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

有二木鶴二女仙來之鐵鎖懸於巖下非梯道所及不知其所從其二鶴恒隨四時而轉初不差忒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能卷簾為斗躍而出入富興鄉里女子過於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目即可師粲即一發而中臂即無及歸而病臥如夢非夢見二女道士繞牀而行每過輒以手拂師粲之目數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孫亦為軍士（出稽神錄）

### 賣餅王老

廣陵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躍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以還王老之居鄰伍方案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罪（出稽神錄）

### 桃林禾

閩王審知初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於延羲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惟餘梗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羲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出稽神錄）

### 王延政

王延政為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且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爾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牆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出稽神錄）

###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衆觀之不能測或為整其冠髻即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復尋之不能得（出稽神錄）

## 卷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 史姁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取報以為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鄭賁和亦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十再宿還報（出搜神記）

### 范明友奴

漢末人范明友家奴猶活明友是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民間無止住處竟不知所在（出博物志）

### 陳焦

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出五行記）

###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明帝在華林堂以為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

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為根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根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出塔寺）

### 柳萇

梁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萇卒于建鄴殯於九江三年因大雨塚壞移葬換棺見父棺中自開心有暖氣良久乃謂衆曰我生已一歲然因令汝知九江神知

我横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塚。亦江神之所爲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出窮神秘苑）

## 劉凱

唐貞觀二年。陳留縣尉劉全素家于宋州。父凱。曾任衛縣令。卒於官。葬于郊。三十餘年。全素丁母憂。護喪歸衛。將合葬。既至。啟發其尸。儼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踴躍舉扶。將夕能言曰。別久佳否。全素泣而叙事。乃曰。勿言。吾盡知之。遂命東流水爲湯。既至。沐浴易衣。飲以糜粥。神氣屬。乃曰。吾在幽途。掌簿爲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滯。以功業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於人。全素遂呼爲季父。後半年之蜀。不還。不知所終。（出通幽記）

## 石函中人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人家。因打墻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中。被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中多言此事。蓋道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出酉陽雜俎）

## 杜錫家婢（此已下婦人再生）

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祔葬。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只五六。及開塚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出搜神記）

## 漢宮人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叙。郭崩。哭泣過禮。遂死。（出博物志）

## 李娥

漢末武陵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半月。娥鄰舍有蔡仲。聞娥富。乃發塚求金。以斧剖棺。娥忽棺中呼曰。蔡仲護我頭。仲驚。便爲縣吏所收。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之。太守召娥問狀。娥對曰。誤爲司命所召。到時得遣出。門外見內兄劉文伯。驚相對泣。娥曰。我誤爲所召。今復得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爲我求一伴。我在此已十餘日。已爲家人所葬。那得自歸也。文伯即遣門卒與戶曹相聞。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便可爲伴。兼敕黑過娥鄰舍。令蔡仲發出。於是文伯作書與兒。娥遂與黑同歸。太守聞之。即赦蔡仲。仍遣馮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如娥所述。文伯所寄書與子。子識其紙。是父亡時所送箱中之書矣。（出窮神秘苑）

## 河間女子

晉武帝時。河間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而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行。父母逼之而去。尋病死。其夫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勝情。遂發冢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平復。後夫聞。乃詣官爭之。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請還開棺者。（出搜神記）

## 徐玄方女

晉東平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臥廄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面出。次頭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侍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廄中

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醱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和初爲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出法苑珠林）

## 蔡支妻

臨淄蔡支者。爲縣吏。會奉書謁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見如城郭。遂入致書。見一官儀衛甚嚴。具如太守。乃盛設酒餚。畢。付一書。謂曰。掾爲我致此書與外孫也。吏答曰。明府外孫爲誰。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孫天帝也。吏方驚。乃知所至非人間耳。掾出門乘馬所之。有頃。忽達天帝座太微宮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書訖。帝命坐。賜酒食。仍勞問之曰。掾家屬幾人。對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經幾年矣。支曰。三年。帝曰。君欲見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戶曹尚書。勅司命輟籍支婦籍於生錄中。遂命與支相隨而去。乃蘇。歸家因發妻塚。視其形骸。果有生驗。須臾起

坐語遂如舊（出列異傳）

### 陳朗婢

義熙四年琅琊人陳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歸行塚前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為我報家其日已暮旦方開土取之彊健如常（出五行記）

### 干寶家婢

干寶字令升父瑩為丹陽丞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葬之遂生持婢於墓干寶兄弟尚幼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出五行記）

### 韋諷女奴

唐韋諷家于汝潁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繕園林親稼植小童薙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若新梳理之狀諷異之即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然如生更加鍬鍤連身背全唯衣服隨手如粉其形氣漸盛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麗容初有過娘子多妬郎不在便生埋於園中託以他事亡去更無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大闕廣殿貳易甚嚴拜其王略問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許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案狼籍吏人或二或五檢尋甚隔某初一吏執案而問檢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巨蠹非理強殺其斷減娘子十一年祿以與某又經一判官援問亦見娘子判官尋別有故被罰去職某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積滯者皆決遣某方得處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數盡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羽騎隨從方決幽滯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詣形何不壞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藥傅之遂不至壞諷驚異之乃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人其後潛遁幽冥中事無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修身累德天報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於其家得遺文紀在生之事時武德二年八月也（出通幽記）

### 鄴中婦人

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可年二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命當更生而我無家屬可以申訴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為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竇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出神異錄）

### 李仲通婢

開元中李仲通者任鄠陵縣令婢死埋於鄠陵經三年遷蜀郫縣宰家人掃地見髮出土中頻掃不去因以手拔之鄠陵婢隨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問婢何以至此乃曰適如睡覺仲通以為鬼乃以桃湯灌洗書符禁之婢殊不懼喜笑如故乃閉於別室以餅哺之餐啖如常經月餘出之驅使如舊便配與奴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而卒（出驚聽錄）

### 崔生妻

元和間有崔生者前婚蕭氏育一兒卒後婚鄭氏蕭卒十二年託夢於子曰吾已得郄生於陽間為吾告汝母能發吾郎乎子雖夢不能言後三日又夢如此子終不能言鄭氏有賢德蕭乃下語於老家人云為吾報鄭夫人速出我更兩日即不及矣老家人叫曰娘子郄活也夫人卜之曰無生象即罷來日家人又曰娘子郄活也鄭夫

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即開墳果活動矣舁歸鄭夫人以粥飲之氣通能言其說幽途知撫育賢德之恩又說初有一黿環遶遺骸而去數日又來環遶將去復來嘔某足指則如前卜無生象者黿止環遶而已後云有生象者是黿咬足指也蕭氏與鄭氏為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終（出通幽錄）

### 東萊人女

東萊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見捕得還乃勅兩吏送之鬼送墓中雖活而無從出鬼亦患之乃問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誰最念汝女曰獨李父耳一鬼曰吾能使來劫墓李父見汝活則遂生女曰李父仁惻未嘗有過豈能發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李父與諸劫賊發意開棺女忽從棺中起李父驚問之具以前白李父母大加愁恨諸賊欲遂殺之而李父號泣哀求得免負之而歸（出廣異記）

## 卷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 鄭會

滎陽鄭會家在渭南少以力聞唐天寶末祿山作逆所在賊盜蜂起人多羣聚州縣會恃其力尚在莊居親族依之者甚衆會恒乘一馬四遠覘賊如是累月後忽五日

不還家人憂愁然以賊劫之故無敢尋者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呼阿妳即會妻乳母也家人惶懼藏避又語云阿妳不識會耶前者我往探賊便與賊遇衆寡不敵遂為所殺我以命未合死頻訴於冥官今蒙見允已判重生我屍在此莊北五里道旁溝中可持大來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於溝中得其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頭北行百餘步桑樹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縫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擘湊畢遍身人色及腰目數日乃能視恒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出廣異記）

##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為魯炅部將於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又奇大賊騎追之甚衆又以劍自後斫穆頸殪而隕地觸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之起亦來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夜後方蘇繫髮正首之後穆心念馬卧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

穆兩手附兩頰馬行四十里穆墜下敗卒十餘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惱懼遂載還吳軍軍城尋為賊所圍穆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戾以穆名家子兼身以王事差攝南陽令尋奏葉令歲餘遷臨汝令扶溝東陽令卒於官（出廣異記）

## 邵進

唐大曆元年周智光為華州刺史劫剝行侶旋欲謀反遣吏邵進潛往京伺朝廷傑伐之意進歸告曰朝廷無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協朝廷而紿於己遂命斬之既而甚悔遽遣送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紉頸餓頃復活以藥傅之然猶懼智光使人告光曰進本蒲人令欲歸葬光亦憫之既至蒲決旬其瘡平愈乃改姓他遊後三十年崔顒為宋州牧衙有一人投刺曰故吏顒召見訊其由進曰明公昔為周智光從事因叙其本末顒乃省悟與縑帛擇之而去（出獨異志）

## 李太尉軍士

長安里巷說朱泚亂時李太尉軍中有一卒為亂兵所刃身頸異處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覺腦骨稱哽咽喉強於昔時而受刃處瘢甚行步無所苦扶持而歸

本家妻兒異之訊其事具說其所體與頸分之時全不悟其害亦無心記憶家鄉忽為人驅入城門被引隨兵死數千計至其東面有大局署見綠衣長吏凭几點籍姓名而過次呼其人便云不合來乃呵責極切左右逐出令還見冥司一人髡桑木如臂大其狀若浮漚釘牽其人頭身斷處如令勘合則以桑木釘自腦釘入喉俄而便覺再見日月不甚痛楚妻兒因是披頂髮而觀則見隆高處一寸已上都非尋常皮裹桑木黃文存焉人或謂之粉黛元和中温會有宗人守清為邠鎮之權將忽話此事守清使呼之前出乃云是其麾下甲馬士耿皓今已七十餘膂力猶可支數夫會因是覩覩其異（出定命錄）

## 五原將校

五原遣將校往揚子請衣賜校有所知能承顏問院官與之款曲顧見項上有一肉環圍遶痕可懼院官與之熟因詰其所來其對昔歲巡邊其衆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虜騎掩襲衆數千悉是騎兵此五百短兵全軍陷歿積屍為京觀其身首已異矣至日入但魂魄覺有呵喝狀若官府一點巡者望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殺却胥者扣頭求哀官曰不却活君須還命胥曰活得遂許之良久而喝迴又吏約束須

速活却誤死者胥屬聲唱喏某頭安在項上身在三尺厚葉上卧頭邊有半椀稀粥一張折柄匙插在椀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漸能食即又迷悶睡着眼開又見半椀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却投本處往再今日其瘢痕是也（出芝田錄）

## 范令卿（縊死復再生）

隋文帝開皇二年汴州浚儀縣功曹范欽子令卿在家與族人文志校書競工拙令卿以手反擊文志鼻血出不止因即殞文志父乃執令卿以繩懸縊於屋梁移時氣絕文志父母恐令卿却活復用布重絞之死經三日令卿却蘇文志長逝（出五行記）

##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為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以寒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某懷中有劒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後數日死令家人亦擊某繫獄州斷刑令辜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舉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歎

異。而限法不可。吽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為全椒令卒。（出廣異記）

### 士人甲　（易形再生）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敕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並閉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為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才士。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為此每出入時。恒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誤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出幽明錄）

### 李簡

唐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里村百姓李簡。癇病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遂徑往南李村。入亮家。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二人著黃齎帖見追。行數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委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即放還。有一吏曰。李身壞。別令託生。一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張弘義身亦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問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篾成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段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出酉陽雜俎）

### 竹季貞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焉。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帑。不一日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請業據。得以名聞冥官。願為再生者。既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壞久矣。如何。業據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屍。與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絹帛隨以修佛施貧餓者。不一還家。至今尚存。（出宣室志）

### 陸彥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洲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乃信之。

## 卷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 趙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邱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當晚乃仕。終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于地。心煖不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里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作何孽罪。行何福善。諦汝等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吏。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兵馬。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

隨沸踊轉。有兒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劒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劒為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齎文書來。說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於塔寺中懸幡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發。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倚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而去。之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簿。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豬羊。受人屠割。婬逸者作鶴鶩麞麋。兩舌作鴟梟鵂鶹。捍債者為騾驢牛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誰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縢篋檢年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親表內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士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會。款曲尋問。莫不懼然。皆即奉法。（出冥祥記）

### 袁廓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衾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敕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閣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與廓溫涼。爰命坐。設酒炙果粽俎肴等。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主簿不幸有闕。以君才頴。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辭以淺非所堪。加少窮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辭耳。此間榮祿服御。乃勝君世中。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既眾。並在齠齔。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尔。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勾點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末得一垣門。蓋囹圄也。將廓入中。斂趣一隅。有諸屋宇。斷閣相接。次有一屋與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户邊有一人。身而傷疾。呼廓。廓驚問誰。羊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受此罰。亡來痛楚。殆無暫休。今特小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為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蒙罷。可速歸去。不須過也。廓跪辭而歸。至家即活。（出法苑珠林）

### 曹宗之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寢不寤。旦亡。晡時氣息還通。自說所見。一人單衣幘。執手板。稱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喚。宗之隨去。殿前中庭。有輕雲去地數十丈。流陰排徊帷帳之間。有紫煙飄颻。風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階下。今入白之。須臾傳令。謝曹君。君事能可稱。久懷欽遲。今欲相屈為府佐。君今年幾。曾經鹵簿官未。宗之答。才幹素弱。仰慙聖恩。今年三十一。未曾經鹵簿官。又報曰。君年算雖少。然先有福業。應受顯要。當經鹵簿官乃辭。身可且歸家。後當更議也。尋見向使者送出門。恍惚而醒。宗之後任廣州。年四十七。明年職解。遂還州病亡。（出述異記）

### 孫迴璞

唐殿中侍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徵鄰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一人呼孫侍醫者。璞謂是魏徵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而不敢言。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追。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歷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户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户。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光明。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並見梁上所

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身已臥床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敕驛馳往齊州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曰是君何問爲答我是鬼耳魏太師追君爲記室因出書示璞璞視之則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太監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請曰我奉敕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今先行度關待君次日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到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訪徵已薨按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出冥祥記）

## 李彊友

李彊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彊友天寶末爲剡縣丞上官數日有素所識屠者詣門再拜問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領過太山見大郎作主簿因往陳訴未合死至衆放得還故來拜謝大郎者彊友也彊友聞惆悵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復何惡因問職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兩主簿於人間如判官也儐從甚盛鬼神之事多經其所後數日彊友親人死得活復云被收至太山太山有兩主簿一姓李即彊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論列年尚未盡忽聞府君召王主簿去頃便迴云官家設齋須漆器萬口謂人曰君家有此物可惜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當放此人來請彊友云彼着漆器實無手力彊友爲囑王候久之未決又聞府君喚李主簿走去却迴謂親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轉令與覓漆器此事已急無可致辭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將手力來取擇閱之聲家人悉聞事畢彊友領過府君因爾得放既愈又爲彊友說之彊友於官嚴毅與吏甚嚴厮後多在門外忽傳贊府出莫不磬折有竊視見彊友者帽從百餘人不可復識皆怪訝之如是十餘日而彊友卒（出廣異記）

## 韋廣濟

韋廣濟上元中暴死自言初使持帖云閻羅王追己爲判官已至門下而未見王須

---

臾衢州刺史韋黃裳復至廣濟拜候黃裳與廣濟爲從兄弟問汝何由而來答云奉王帖追爲判官裳笑曰我已爲之汝當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辦食頃之食至盤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謂濟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還不宜復喫因令向前人送廣濟還及蘇說其事而黃裳猶無恙後數日而暴卒其年呂延爲浙東節度有術士謂曰地下所由云王延公爲判官速作功德或當得免延之惶懼大造經像數十月術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韋衢州其牒已行延之使人至信安驗消息後十日黃裳竟亡也（出廣異記）

## 郗惠連

大歷中山陽人郗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爲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免喪表授漳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繡衣佩刀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爲司命主者以册立閻波羅王即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紬用瓊鈿標以文錦又象笏紫紱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趨入贊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器趨入羅爲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爲使之吏敢以謝詞畢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岳衛兵主將復有百餘人趨入羅爲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廚膳吏近數百人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岳衛兵及禮器樂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岳衛兵安在對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連即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金玉其導引控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連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士萬餘或騎或步盡介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旗旆文繡交煥儼見朱門外有數十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帘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升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十輩各齎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盡致於榻上以黃紋帊蔽之其榻繞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似篆籀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書一册有閻波羅王禮甚言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爲司命主者統册立使某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標冠岳瀆總幽冥之務非

符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達思曰。吾行冊禮於幽冥。豈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達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為念乎。惠達曰。然。府掾曰。冊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至崇。幸不以幽顯為恨。言訖。遂起。惠達即命駕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歎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為理命。又白於縣令。令曹某不信。惠達遂湯沐具紳冕。卧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達之室。食頃。惠達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歎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黄縣南問。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出宣室志）

## 卷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 劉憲

尚書李震鎮平陽時。有衙將劉憲者。河朔人。性剛直有膽勇。一夕。見一白衣來至其家。謂憲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憲怒曰。吾軍中裨將。未嘗有過。府僚安得見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辭。不然禍及。憲厲聲叱之。白衣馳去。行未數步。已亡所在。憲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憲。憲私自計曰。吾聞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即與偕往。出城數里。至一公署。見冥官。有廳。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冥官聞憲至。整巾幘。降階盡禮。已而延坐。謂憲曰。吾以子勇力聞。故遣奉命。憲曰。未委明公見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瀆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剛烈者不可以委焉。願足下俯而任之。憲謝曰。某無他才。願更擇州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於是命案掾立召洪洞縣吏王信。訖。即遣一吏送憲歸。憲驚寤。後數日。冥命憲使北都。仍次洪洞縣。因以事詰於縣寮。縣寮曰。縣有吏王信者。卒數日矣。（出宣室志）

### 張汶

右常侍楊潛嘗自尚書郎出刺西河郡。時屬縣平遙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請曰。吾兄非鬼耶。何為而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常屬念親友。若督者不忘視也。思平生歡。豈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歸。而省汝。汶曰。冥官為誰。曰地府之官。權位甚尊。吾今為其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之門。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懼。辭之不可。牽汶袂而去。行十數里。路曛黑。不可辨。但聞車馬馳逐。人物喧語。亦聞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議我具。汶但與兄俱進。莫知道途之幾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

殁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倫者。卒且數年。與汶善。即呼之。果聞季倫應曰。諾。既而俱悲泣。汶因謂曰。今弟之居為何所也。何為曛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盡。今將去矣。汶曰。今何往。季倫曰。吾平生時積罪萬狀。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聞兄之語。故來與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別。呼親族中亡殁者數十。咸如季倫應呼而至。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汶雖前去。亦不知將止何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然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汶。汶即應曰。諾。又有一人責怒汶。雖平生之過有幾。汶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汶未死。願遣之。冥官怒曰。汶未當死。何召之。掾曰。張汶兄今為此吏。何者許久處冥途為役。且甚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為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歸。汶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曛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汶喜曰。此燭將非人居乎。即走望影而去。可行百餘里。方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卧於榻。其室有燭。果汶見者。自是寤。汶即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出宣室志）

###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死數月後活。云初閻羅王追為典史。自陳素不解案。王令舉其所知。某薦同曹一人。便出帖追。王問佐史。汝算既未盡。今放汝還。因問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殺一犬一蛇。王曰。犬聽合死。蛇復何故枉殺。蛇者法合殊死。令某迴頭。以熱鐵汁一杓灼其背。受罪畢。遣使送還。吏就某索錢一百千文。某云。我素家貧。何因得辦。吏又覓五十千。亦答云無。吏云。汝家有胡錢無數。何得訴貧。某答胡錢初不由己。吏言取之即得。何故不由。領某至家取錢。胡在牀上卧。胡兒在錢堆上坐。未得取錢。且暫入庭中。狗且吠之。某以脚蹴狗。叫而去。又見其婦營一七齋。取麵作飯。極力呼之。婦殊不聞。某怒。以手牽領巾。婦躓於地。久之。外人催之。及出。胡兒猶在錢上。某勁以拳拳其腦。胡兒悶絕。乃取五十千付使者。因得放遂活。活時胡兒病尚未愈。後經紀竟折五十千也。（出廣異記）

### 鄧儼

會昌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簿錄數百幅書也。將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未書

乃紿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可令還也將草草被領選隨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出酉陽雜俎）

### 貝禧

義興人貝禧為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茭瀆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緑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攝衣出迎自通曰陸柱周弟十八即延入坐問以來意曰身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為北曹判官爾禧初甚驚懼陸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此君無辭也俄有從者持牀褥食案帷幄陳設畢滿置酒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殿判官至復有一緑衣秉簡一從者捧簡隨之稍中亦緑衣殷揖禧曰命賜君兼同舉召即以緑裳為禧衣之就坐共飲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相與同行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歸可復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爽如風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謂禧曰北曹闕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緝君可暫止吾家也即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讌讌罷醉臥至曉偏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錢帛車馬僕隸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廳之南大屋數十間即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及數書廚皆雕繪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廚簿書最為秘要當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既去禧開視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廚乃得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黑鈎之至晚周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即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己禍福壽夭之事至是皆然盡忘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月夜乃至茭瀆村中入室見己臥於牀上周殷與禧各就寢俄而驚寤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既甦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 干慶（以下選仙官再生）

昏有干慶者無疾而終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干侯算未窮我為試其命未可殯斂尸臥靜舍惟心下稍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許慶蘇焉旋遂張目開口尚未發聲闔門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灑乃起吐血數升兼能言語三日平復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桎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旋對次未至俄見吳君北面陳釋王遂敕脫械令歸所經官府皆見迎接吳君與之抗禮即不知悉何神也（出幽明錄）

### 陳良

大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共為商賈曾獲厚利共致酒相慶焉遂害良以葦裹之棄之荒草經十許日良復生歸家說死時見一人著赤幘引良去造一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執朱筆點校籍赤幘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遊魂而已未有統攝是以將來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見友人劉舒謂曰不圖於此相見卿又幸家尊神所遣然我家廁屋後桑樹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數數横受苦惱卿歸豈能為我說此耶良然之既蘇乃詣官訴李焉而伏罪仍特報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樹得狸殺之其怪遂絕（出幽明錄）

###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為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日而蘇云既到陰冥間有廨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以案牘示之見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歲而已楊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為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許即令卻還其人亦送楊數百步將別楊愧謝之不知即令再生之恩何以為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返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閹官夏侯得楊丹五粒戒云有急即吞一丸夏侯一旦得疾狀甚危篤取一粒以服之既而為冥官追去責問之次自云某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還夏侯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丸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嵩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條啟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卻令即廻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可乎道士許之復活因改名延矣楊自審丹之靈效常以救人其子嗑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噎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

卒啞解衣帶中取丹一粒。合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兄。罕解所任。縱意閒放。惟以金石為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返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出神仙感遇傳）

## 李主簿妻

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過華岳。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氣絕而倒。惟心上微暖。過歸店。走馬詣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符術。奉詔投龍迴。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師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馳來。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仙師入。見事急矣。且筆墨及紙未來。遂畫符焚香。以水噀之。符化北飛去。聲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朱筆等。令遣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叱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門外鬧甚。門

者數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裝以謝。葉師一無所取。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出逸史）

## 卷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 劉薛

晉太元九年。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薛者。暴疾亡。而心下猶煖。其家不敢殯殮。經七日而蘇。言初見兩吏錄去。向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重地獄。隨報輕重。受諸楚毒。忽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再生。可作沙門。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法名惠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至塔處。乃登越西望。見長十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聚眾掘之。入地一丈。得石碑三。下有鐵函。函中復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餘乃於此處造一塔焉。（出塔寺記）

## 李清

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夕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主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轝。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曰。卿家暴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曰。且可。敬云。我為汝謀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在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世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逮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助。清還。先轝中。夜寒噤凍。至晚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達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言。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惟尸在地。清入至村前。聞其尸臭。自念悔還。得外人逼突。不覺入。少時。於是而活。即營理故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法寶。勸信法教。遂作佳流

弟子。（出冥祥記）

## 鄭師辯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人入官府大門。有見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從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偕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平生相識僧來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諸。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詰問。尋於門外。僧為受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脫帔至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屍欲起。惟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既到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望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豬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為羅剎。爪齒各長數尺。捉生豬食之。既曉。覺口腥唾血。使人視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家逼食

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身具有大瘡潰爛不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唐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出冥報記）

## 法慶

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扶柱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出兩京記）

## 開元選人

吏部侍郎盧從愿父素不事佛開元初選人有暴亡者以算未盡地下所由放還既出門逢一老人著枷謂選人曰君以得還我子從愿今居吏部若選事未畢當見之可為相諭己由不事佛令受諸罪備極苦痛可速作經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銓司為說之從愿請假寫經像相救畢却詣選人辭謝云已生人間可為白兒言訖不見（出廣異記）

## 崔明達

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經為桑門之魁柄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房外還房又覺出如是數四心甚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外炙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對人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逕狭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係片骨引明達行甚艱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洋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和墼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墼塞之明達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教召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黃衫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召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至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為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云是崔尚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云己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藍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沒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問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問明達得窺也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致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尚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歲五六輩可以微貺勞之出門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於市致鑿之吾等待錢方去及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惟累舉手左右云要紙錢千貫明達頷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所居云是鄠縣靈巖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見姥如舊識也（出廣異記）

##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從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纊之際見二人追去恍惚以為人間不知其死也須臾入太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為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錢與邕等辯對俄而見其案冥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為相其冬林甫死楊國忠果代之掄見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即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道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即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窗牖間窣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即取紙剪為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即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長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為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惟舉食肉罪旁見小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然食肉者信罪矣秋而食之罪又甚焉掄未病時嘗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於佛堂內及冥中以此業得見地藏菩薩汝由此善當得更生即令取經經即掄所封裹之經也冥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決人罪

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壻近亡。相睚如生。當以日近故也。至其視事之所。見親故有富貴及壽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歸。有一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出通幽記）

## 費子玉

天寶中。犍為參軍費子玉。官舍夜臥。忽見二吏至牀前。費參軍子玉。驚起問誰。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屬王國。何得見召。吏云。閻羅。子玉大懼。呼人鞴馬。無應之者。倉卒隨吏去。至一城。城門內外各有數千人。子玉持誦金剛經。爾時恒心誦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薩。當訴以屈。須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歡然。俄見一僧從雲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復揚言欲見地藏菩薩。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禮拜菩薩。云。何以知我耶。因謂王曰。此人一生誦金剛經。以算未盡。宜還之去。王視子玉。忽怒問其姓名。子玉對云。嘉州參軍費子玉。王曰。此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為菩薩苦論。且釋君去。子玉再拜辭出。菩薩云。汝還勿復食肉。當得永壽。引子玉禮聖容。聖容是銅佛頭。面手悉動。菩薩禮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禮。禮畢。出門。子玉問門外人何其多乎。菩薩云。此輩各罪福不明。已數百年為鬼。不得託生。子玉辭還。王令復活。後三年食肉又死。為人引證。菩薩見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違約。子玉既重生。遂斷葷血。初子玉累娶三妻。皆云被追之。亦悉來見子玉。問何得來耶。妻云。君勿顧之耳。小妻云。君於我不足。有恨而來。所用己錢。何不還之。子玉云。錢亦易得。妻云。用我銅錢。今還紙錢耶。子玉云。夫用婦錢。義無還理。妻無以應。遂迴各去也。（出廣異記）

## 梅先

錢塘梅先。恒以善事自業。好持佛經。兼造生七齋。鄰里呼為居士。天寶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說初死為人所領。與徒十餘輩見閻羅王。王問君在生復有何業。先答曰。惟持經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虛耳。令檢先籍。喜曰。君尚未合死。令放卻生。宜崇本業也。再拜。會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復訊問。次至錢塘里正包直。問何故取李平頭錢。不為屬戶。直曰。直為里長團頭。身常在縣。夜歸早出。實不知。乞追子問。王令出帖追直子。須臾有使者至。令送直還。遂活。說其事時。其子甚無恙。衆人皆試之。後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出廣異記）

卷三百八十　再生六

## 王璹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蘇。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二百許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曰。貞觀十八年在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璹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豈敢妄耶。璹曰。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呼領璹者三人。解璹縛。將取告身。既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門外。門外皆闇。有城。城上皆有女墻。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璹曰。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吏引璹至東階拜辭僧。僧印璹臂曰。好去。吏引璹出東南行。度三重門。皆勘視臂印。然後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城門。守衛嚴切。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後喚璹。璹廻顧。見郎中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十丈二尺許。大書牌曰。此是勘當過往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上有牀座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云。汝何故得來。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受此困苦。加之饑渴。寒苦不可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數四囑之。璹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璹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璹曰。我方勘事。如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璹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為汝卻其中物。因以手枕其耳。耳中鳴。乃驗印放出門。外黑如漆璹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墻壁。惟東無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璹之吏從門來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璹因愧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有墻穿破見明。可推倒。即至君家。璹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璹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遂即放歸。又蘇。璹告家人買紙

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璹辭謝。請吏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璹令用錢別買白紙作錢。並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既而身康體健。遂平復如故。（出冥報記）

## 魏靖

魏靖。鉅鹿人。解褐武城尉。時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知捕賊。賊之叔為僧。而上盜賊。靖業之原其僧。刺史讓靖以寬典。自案之。僧辭引伏。融命靖杖殺之。載初二年夏六月。靖會疾暴卒。棺斂已畢。將冥婚男女。故未果葬。經十二日。靖活。呻吟棺中。弟姪懼走。其母獨命斧開棺。以口候靖口氣。微暖。久之目開。身肉俱爛。餧以牛乳。乳之既飽。言初死。經曹司。門衛旗戟甚肅。引見一官。謂靖何為打殺僧。僧立於前。與靖相論引。僧辭窮。官謂靖曰。公無事放還。左右曰。肉已壞。官令取藥以紙裹之。曰可還他舊肉。既領還。至門。聞哭聲。驚懼不願入。使者強引之。及房門。使者以藥散棺中。引靖臂推入棺。頹然不復覺矣。既活。肉盡爛。都盡月餘日如故。初至宅中。犬馬雞鵝悉鳴。當有所見矣。（出廣異記）

## 楊再思

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狀。既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已實無罪。王令取簿來。須臾有黃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國州。家遣兵赴救。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遣諫遣行。為默啜所敗。殺千餘人。大定元年。河北蝗蟲為災。烝人不粒。再思為相。不能開倉賑給。至令百姓流離餓死者。二萬餘人。宰相燮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牀。毛鬣可畏。再思再攫指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對云。欲問其人。云無過。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為中宗所聞。召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跡於中書廳記之云。（出廣異記）

## 金壇王丞

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於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封一府署。入門。聞故左常侍崔希逸語聲。王與崔希逸故三十年。因問門者。具知所以。求為通。刺門者入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謂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復問曾見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來。為開庫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生易懷。因問其來由。王云。適在庫中。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王丞是己親友。訃來合死。事了。願早遣。時熱。恐其舍壞。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贓。相引見。丞著枷坐庭樹下。問云。初不同情。何故見誣。丞云。受罪辛苦。權救倉卒。王云。若不相關。即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云。卿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為官第一莫為人作枉。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預知。但有福即可。言畢送出。至其所遂活。（出廣異記）

## 韓朝宗

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下。將過縣令。令又決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宗遂被追至。入烏頭門。極大。至中門前。一雙桐樹。門邊一閣。垂簾幕。窺見故御史洪子與坐。子與曰。韓大何為得此來。朝宗云。被追來。不知何事。子與令早過大使。入屏牆。見故刑部尚書李乂。朝宗參見。云何為決殺人。朝宗訴云。不是朝宗打殺。縣令重決。因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令決。汝何牽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縣丞。悉見例皆受行杖。木決二十。放還。朝宗至晚始蘇。脊上青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已後始可。於後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一宅。門向南開。宛然記得追來及喫杖處。其宅空無人居。問人。云此是公主山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山宅。皆鬼神所處。信之。（出朝野僉載）

## 韋延之

睦州司馬韋延之。秩滿。寄居蘇州嘉興。大曆八年。患痢疾。夏月獨寐廳中。忽見二吏云。長官令屈延之。問長官為誰。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歸。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須去。還欲何之。延之身在牀前。神乃隨出。去郭復不見陂澤。但是陸路。行數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將延之過大使。大使傳語。領過延之判官。吏過延之欄笏下階。敬肅甚謹。因謂延之曰。有人論訟。事須對答。乃令典領於司馬對事。典引延之至房。房有判官廳。前廳如今之縣令廳。有兩行屋。屋間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內板牀坐人。典令延之坐板牀。對事須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鎖或露手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論訟韋司馬取錢。今宜獻酬。自直也。問云。所訴是誰。曰韋冰司馬。實不識此人。典便質司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

判官亦甚相賀。處分令還。白大使。放司馬廻。典復領延之至大使廳。大使已還內。傳語放韋司馬去。遣追韋冰。須臾綠衫吏抱案來。呵追吏何故錯追他人。各決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還。延之曰。欲見向後官職。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請。吏開簿。延之名後。但見白紙。不復有字。因爾遂出。行百餘步。見吏拘清流縣令鄭晉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問汝何故來。答曰。被人見訟。晉客亦問延之云何故來。延之云吾錯被追。今得放還。晉客稱善數四。欲有傳語。吏拘而去。竟不得言。但累廻顧云。舅氏千萬。延之至舍乃活。問晉客。云死來五六日。韋冰宅住上元。即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韋冰卒。（出廣異記）

##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日暮。見數人持符來追。其僕亦持馬俟於階下。乘馬隨之。出縣門。縣吏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還。發人吏。敢無禮耶。人亦不顧。出數十里。至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步行百餘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門署曰北府。入府徑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

遣人枉死。質被捽搶地。呼曰。質本任解褐。得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言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覓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勅錄庫檢猗氏張質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並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執符者復引而廻。若行高山。墜於岩下。如夢覺。乃在柏林中。伏於馬項上。兩袁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驚曰。縣失官人及馬。此非耶。就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縣。質之馬為鬼所加。僕人不知。縣既失。驚其牢惑之。且疑質之初臨。厭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異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憊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出續玄怪錄）

## 鄭潔

鄭潔本滎陽人。寓於壽春郡。嘗以假攝丞尉。求食。婚李氏。即善約之猶子也。潔假攝停秩。寄跡安豐之里。開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於空云。且更乞須臾間而卒。惟心尚暖耳。一家號慟。呼醫命巫。竟無效者。惟備死而已。至五更。雞鳴一聲。忽然廻轉。衆皆驚捧。良久口鼻間覺有噓吸消息。至明方語。云鬼兩人把帖來追。初將謂州縣間。猶冀從容而俄被使人曳將怕懼。行亦不覺甚難。至一城郭。引入。見一官人似曹官之輩。又領入曹司。然讀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劉。是丈夫。有妻曰馬氏。馬氏悍戾。劉乃殺而剔其腹。令馬氏無五藏。不可託生。所訴者馬。母某使告本司。云。居欲得馬氏託生。即放某廻。盡平生所有。與作功德。為計即可也。若令追某。徒寘於無間獄。亦何裨於馬氏哉。本司云。此則自辨之。須臾馬氏者到。李恐馬氏無禮。遂對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對之。官人問馬氏曰。何如。馬氏曰。冤係多年。別罪受畢。令歸生路無計。伏取裁斷。李氏又云。且請檢某算壽幾何。若未合來。即請依前說。若合命盡。伏聽處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須臾一主者抱案入來。云。李未合來。昨追時已檢訖。須臾吏檢檢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間。本司云。且令隨衙勘責。夜則放歸耳。彼處欲夜。所司放出。似夢而歸也。

自是人間日暮。追使即來。雞鳴即放廻如常矣。鄭雖貧苦。百計祇待來使。三五日後。使人慚謝鄭曰。百味之物。深所反側。然不如賜茶漿水粥耳。茶酒不如賜漿水。又貧居之易辦。自是每晚則備漿水及粥紙錢三五張。月十日後。每來皆語言商議出拔李氏。李氏初每歸來並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許微說冥間事。常言人罪之重者無如枉法殺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間饑寒。如有餘即分錫類。更有餘則救街衢間也。其福最大。鄭君兼憑問還往間一人壽命官爵。廻報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壽已欲盡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即得終此秩。若踵前則不離任矣。又云。每燒錢財。如明旦欲送錢與某神祇。即先燒三十二張紙錢。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獲矣。如尋常燒香多不達。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敘告報也。其燒時輒不得就地。須以柴或草薦之類。一頭以火熱。不得剔其錢。即不破碎。一一可達也。至八月中。李卻廻。忽喜曰。已有計可脫矣。鄭詢之曰。奈何。然須致紙錢三五萬。令他行下可矣。鄭乃求於遂往一邑官吏並知之。共與司力依言救之。後數日方肯說。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藏而殺人者。冥司勘覆未畢。且取彼五藏置諸馬氏腹。令脫生矣。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畢。所言受罪亦不見。其餘但拷問料決而已。又嘗言當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時更無差謬。又鄭君自云

某即合得攝安豐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爲崔中丞邀攝安豐縣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後。更免其追呼矣。鄭君自有記錄四十餘紙。此略而言也。（出博異記）

太平廣記第三十册終

# 卷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宋　李　昉　編

## 趙文若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人趙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殮。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惶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甚問所由。文若云。初有人引至王所。王問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不可具述。乃有衆多豬羊雞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償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云。汝往時某處食我頭脚四肢。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諱之。文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為修福報謝。諸畜各散。使人將文若却至王所。王付一梡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手足。然後放迴。文若得蘇。具說此事。然患頭痛及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已來。精勤持誦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疎。並勸受持。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於時夢見一青衣婦女。忽來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曰。汝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出冥祥記）

## 孔恪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為功。用求官賞。以為己利。何為國事也。因謂恪弟曰。汝以證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殺。汝便無罪。故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客。豈恪罪耶。官曰。客自有料。殺鴨供之。將求美譽。非罪而何。又問何故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太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為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訖。血流灑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訣。俄而命終也。（出冥報記）

## 霍有鄰

開元末。霍有鄰為汲縣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簡嚴酷。下寮畏之。日中後索羊腎。有鄰催促。屠者遲遲未及殺羊。破肋取腎。其夕。有鄰見吏云。王追。有鄰遣吏見王。王云。有訴君云。不待殺了。生取其腎。何至如是耶。有鄰對曰。此是段使君殺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簡食料為關畢。謂羊曰。汝實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訴霍少府。驅之使出。令本追吏送歸。有鄰還經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鄰問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並是。何但於此。復問大夫為誰。曰狄仁傑也。有鄰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見。吏令門者為通。須臾召入。仁傑起立。見有鄰悲哭畢。問汝得放還耶。呼令上坐。有佐吏過案。仁傑問是何案。云李適之得宰相。又問天曹判未。對曰。諸司並了。已給五年。仁傑判紙餘方畢。回謂有鄰。汝來多時。屋室已壞。令左右取兩丸藥與之。持歸可研成粉。隨壞摩之。有鄰拜辭訖。出門十餘里。至一大坑。為吏推落。遂活。時炎暑。有鄰死經七日方活。心雖微暖。而形體多壞。以手中藥作粉。摩所壞處。隨藥便愈。數日能起。崇簡召見問其事。嗟嘆久之。後月餘。李適之果拜相。（出廣異記）

##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開元中。初為相州參軍。有疾暴卒。數食頃而蘇。刺史獨孤思莊。好名士也。聞其重生。親至恂所。問其冥中所見。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說之。頃者恂所至官。嘗攝司功。有開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適而被追。乃是為僧所引。既見判官。判官問何故殺牛。恂云。生來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負枷至。謂恂曰。已殺。與君。君實不知所以相引。欲求為追福耳。因白判官。殺牛已自當之。但欲與參軍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謂恂曰。君後至同州判司。為我造陀羅尼幢。恂問相州參軍。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貧。幢不易造。何如。僧云。若不至同州則已。必得之。幸不忘所託。然我辯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已

畢。當託生為豬。君造幢之後必應設齋慶度。其時會有所覩。恂乃許之。尋見牛頭人以股叉叉其頸去。恂得放還。思莊素與僧善。召而謂之。僧甚悲懼。因散其私財為功德。後五日忠頭痛。尋生三癰。如叉之狀。數日死。恂自相州參軍遷左武衛兵曹參軍。數載遷受同州司士。既至。舉官錢百千。建幢設齋。有小豬來師前跪伏。齋畢。繞幢行道數百轉。乃死。（出廣異記）

## 裴齡

開元中。長安縣尉裴齡常暴疾數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後。堂前忽見二黃衫吏持牒云。王追齡。辭已疾病。呼家人取馬。久之不得。乃隨吏去。見街中燈火甚盛。吏出門行十餘里。煙火乃絕。唯一逕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牆壁盡黑。無諸樹木。忽逢白衣居士。狀貌瑰偉。謂二吏曰。此人無罪。何故追來。顧視齡曰。君知死未。齡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業。至此今為之奈何。求見料理。居士謂吏曰。此人衣冠。且又無過。不宜去其巾帶。吏乃還之。因復入城。數里之間。見朱門夾麗。奇樹鬱茂。前謂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領付典。勘其罪福。典云。君無大罪。理未合來。齡便苦請救助。檢案云。殺一驢。所以追耳。然其驢執是市吏殺。君第不承。事當必釋。須臾王坐。主簿引齡入。王問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適以詰問。云實求勝。不遣殺驢。言訖。見市吏枷項在前。有驢并雞豕數十輩隨其後。王問市吏何引此人。驢便前云。實為市吏所殺。將肉賣與行人。不關裴少府事。市吏欲言去。他羊豕等各如所執。王言此人尚有數政官祿。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遲延。恐形骸隳壞。因謂齡曰。令放君迴。當萬計修福。齡再拜出。王復令呼謂主簿。可領此人觀諸地獄。主簿令引齡前行。入小孔中。見牛頭卒以叉刺人。隨業受罪。齡不肯觀。出小孔。辭主簿畢。復往別吏。吏云。我本戶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間不得。君可為寫金光明經法華維摩涅盤等經。兼為設齋度我。即得生人間。齡悉許之。吏復求金銀各三千貫。齡云。京官貧窮。實不能辦。吏云。金錢者是世間黃紙錢。銀錢者白紙錢耳。齡曰。若求紙錢。當亦可辦。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錢於都市。其錢多為地府所收。君可呼鑿錢人於家中密室作之。畢。可以袋盛。當於水際焚之。我必得也。受錢之時。若橫風動灰。即是我得。若有風飄灰。即為地府及他鬼神所受。此亦宜為常占。然鬼神常苦饑。燒錢之時。可兼設少佳酒飯。以兩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辭訖。行數里。至舍。見家人哭泣。因爾覺痛遍身。恍惚迷悶。久之開視。遂活。造經像及燒錢

---

畢。十數日平復如常。（出廣異記）

## 六合縣丞

六合縣丞者。開元中暴卒。數日即蘇。云初死被拘見判官。云是六合劉明府。相見悲喜。問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遠。不曾還耶。令云。冥陽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無橫。但夫人年老。微有風疾耳。令云。君算未盡。為數羊相訟。所以被追。宜自剖析。當為速返。須臾有黑雲從東來。雲中有大船。轟然墜地。見羊頭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殺此輩。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頭寂然。判官罵云。汝自負刺史命。何得更訟縣丞。船遂飛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會當見帝論之。判官謂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輩何由得見。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見。不亦難乎。然終須為作功德。爾言畢。放丞還。既出。見一女子。狀貌端麗。來前再拜。問其故。曰。身是揚州譚家女。頃被召至。以無罪蒙放回。門吏以色美。曲相留連。離家已久。恐舍宅頹壞。今君得還。幸見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隨行。當奉千貫。兼永為姬妾。無所恡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判官謂丞曰。千貫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餘六百屬君。因為書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為功德。便呼吏問何得勾留譚家女子。決吏二十。遣女子隨丞還。行十餘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譚家訪女。至門。女聞語聲。遽出再拜辭曰。嘗許為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適他人。今將二百千贖身。餘一千貫如前契。丞得錢與劉明府子。兼為設齋功德等。天寶末。其人尚在焉。（出廣異記）

## 薛濤

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鞴馬便去。行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城固縣尉。城固主進鷹鷂。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哉。然君祿福有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不得不追對耳。令濤出門。遍謝諸命。濤至。見雉兔等遍滿數頃。皆飛走過濤。濤云。天子按鷹鷂。非我所為。觀君輩意。豈盡欲殺我。其何故也。適奉問為君寫經像。使皆託生。何必眾人殺一命也。王又令人傳語。久之稍稍引去。濤入。王謂之曰。君算未盡。故特為君。既還。宜作功德以自贖耳。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即我是也。我昔在荊州。曾為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

增依依耳。言訖辭出。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出廣異記）

### 趙襄

明經趙襄。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項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空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奄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久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婿賈奕。與己爭殺牛事。疑是冥司。遂逃避。至一壁間。牆如石黑。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俄訊賈奕。因與辨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襄負明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他樸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丱。因拜之無數。朱衣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導之。一促之。乃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焰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果樹。僊子為伍。迭謡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艧炎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鑒。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為弟子。不許。諸樂中有如琴者。長四尺。九弦。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一。如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頂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籍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事趙自視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由此是子之魂。可尋此行。勿反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該悉。（出酉陽雜俎）

### 鄧成

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曾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剃吏黃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語之。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論放汝訖。久之。王召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冤對。然其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冤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噬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輩。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卻迴。令為汝作功德。皆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若受功德。即改為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蹋成。一狗嚙其衣不肯去。王苦救衛。然後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遇麟。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忻慶。吾準為判官。然日日恆受罪。汝且住此。少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頭上然至足。麟成火。遂滅。尋而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歸。可傳語弟。努力為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我本物。雖為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子。今將此造經佛。即當得之。或恐諸弟為悅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還以示之。因拔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於財。憐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既愈。遂往黃氏。為說麟所託。以玉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賣莊造經也。（出廣異記）

### 張瑤

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云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有貴人儐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衆生盡來對。瑤曾殺一牛。以布兩端興之追福。其牛亦在中庭。角戴兩布。又曾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所司曰。張瑤持金剛經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稱之。畜生盡起。而瑤猶在地上。所司取司命簿勘之。一紫衣引黃衫吏抱黃簿至。云張瑤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須之。亦紫衣吏人引黃衫吏持簿至。云張瑤掩了。合死。又命取閣內簿。檢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問瑤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內。五分合死。故不合處。主以功德。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瑤入地獄。遍身受罪。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將此為信。即活。印甚分明。至今未滅。（出廣異記）

## 卷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 支法衡

晉沙門支法衡。得病旬日亡。經三日而蘇。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駃如風。有一吏呼罪人當

輪立輪轉來轢之蘇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衝道人來當輪立衝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語畢吏謂衝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官船及諸天人衝甚踊躍不能得上疲而復下所將衝云人笑曰見何物不能上乎乃以衝付船官船官行船使為舵工衝曰我不能持舵彊之有船數百皆隨衝後衝不曉捉舵踏沙洲上吏司推衝以法應斬引衝上岸擂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浮吏乃原之衝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唄之聲衝遽走趣之有堂十二階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牀坐見衝曰我弟子也何以而來因起臨階以手巾打衝面曰莫來衝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上見平地有一井深三四丈塼無隙際衝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雖見法柱故倚望之謂衝可復道還去狗不嚙汝衝還水邊亦不見向來船也衝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為至行沙門比丘法橋衝弟子也（出冥祥記）

##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為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畧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身隨著刺號呻聒耳見道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道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徑進廳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道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逢比丘亦隨道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道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將遣道惠還乃使雙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道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猘狗嚙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嘴如鋒飛來甚速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觀歷既遍乃遣道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道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桁南自還達皁莢橋見親表三人駐車共語悼道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市從人及婢咸弗見也道惠將入門買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悵惡之時賓朋奔弔哭道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道惠後為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為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出備異記）

## 僧善道

僧善道者在新野時見有一人來寺中會叉手恭敬精進過常善道問賢者何乃用心如此其人曰我曾死三日見有十餘間瓦屋下有數吏有一輪如作變均徑廣二丈餘有鐵叉又著均上均轉如風求死不得一宿二日眼眩心悶有赤幘吏來捉數拔簡及一筆問此是何人均邊人曰佛弟子時不精進但持生禮行就人無有慈心吏問曰此人罪略當畢遣歸於是得去乃活弟子未更此一死實喜以生禮行就人嫁女娶婦家恆五升穀二雙雞禮士大夫今日叉手呼佛手適相離已後恐墮均上（出神鬼傳）

## 李旦

宋李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下冷七日而蘇唸以飲粥宿昔復常云有一人將信幡來至牀頭稱府君教喚旦便隨去直向北行道甚平淨既至城闕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呼旦可前至大廳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被袍隱几左右侍衞可有百餘視旦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旦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牽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敕君還去當更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或有罪人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為作福稍說姓字親識鄉伍旦依然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酒即欲棄錄本法道民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出冥報記）

## 梁甲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馬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為殉不然無所棄也及死家人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初不覺去忽至官府留止在門經宿見亡主被鏁兵衞引入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女言畢而入奴

從屏外聞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斛。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喜色。謂奴曰。今當為汝白也。又入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吏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吏白官。請放奴。官即令放。與主俱出門。主遣傳語妻子曰。賴汝追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無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出法苑珠林）

## 任義方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日昏暗。如霧中行。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唄之聲。王檢其按。謂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睡。迷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嘗寫金剛般若十餘部。義方自說。（出法苑珠林）

## 齊士望

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門。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忻然趨走而入之。入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遠。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荊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馬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出法苑珠林）

## 楊師操

雍州醴泉縣人楊師操。貞觀中。任藍田縣尉。尉後以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立性毒惡。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無問大小。即錄告官。縣令裴瞿曇用為煩碎。初不與理。師操或上表聞天。人皆不喜。每謂人曰。吾性雖急暴。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日誦經論。

---

然有人侵己。則不能忍。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見著青衣人騎白馬從東來。云東陽大監追汝。須臾不見。師操身忽倒。已到東陽都錄處。於時府君大衙未散。師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牀席。見囚人或著枷鏁。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數。師操向東行。到一處有孔極小。唯見小星流出。臭煙蓬勃。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師操問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聞有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逢人詐言懟愧。有片言侵凌。實不能忍。欲遣入此。故修理之。今日是四月八日。其家為師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待師操。便叩頭禮謝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答云。爾但志禮十方佛。動心懺悔。改却毒心。即往生地處。師操依語聲發願。遂蒙放還。經三日却活。操具述於慈靖禪師。改過懺悔。今見年七十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念。後夢前追使者云。爾既止惡。更不來追。但勤誠修善而已。（出冥祥記）

## 裴則子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遣將牛耕地。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愍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饑。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時有未死。見在鑊湯前燃火。觀望乞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謹。且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主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出冥報拾遺）

## 河南府史

洛陽郭大娘者。居毓財里。以當壚為業。天寶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經一年暴卒。數日復活。自說初被追見王。王云。此人雖好酒。且無狂亂。亦不孤負他人。算又未盡。宜放之去。處分訖。令所追人引入地獄。示以罪報。初至鼻池獄。從廣數頃。悉是人鼻。見其妻鼻池中受穢惡。出沒數四。某悲涕良久。忽見一人頭從空中落墮池側。流血滂沱。某問此是何人頭也。使者云。是秦將白起頭。某曰。白起死來已千餘載。那得復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詐坑長平卒四十萬衆。天帝罰之。每三十年一斬其頭。迄

一刼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煻煨火。有數千人奔走其間。遥望城門。馳欲出至。輒已閉。盤迴其間。苦痛備至。事了。別王。王言汝好飲酒。亦是罪。然須與一疾。不然。無誡將來。令左右以竹杖柒水點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點處。成一釘瘡。痛不可忍。卻後七年方死。（出廣異記）

## 周頌

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為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外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問頌何以至此地獄。即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道地獄。心甚悽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異城。奈何而死。求見修理。乘言當相為白。君第留此。入門。聞呵叱云。判官見王。久之乃出。謂頌曰。已論遣。君宜暫見王。無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横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皆是累歷。未常非理受財。王令檢簿。檢訖云。甚善甚善。既無向富。即宜還家。衣裳得無損壞。即頌意謂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適爾辭家。衣裳故當未損。再拜辭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淼昧。何爾歸去。乘令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罵云。何物等流。使我來去迎送。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識。吾意若是。如得五千貫。當送汝還。頌云。紙錢五千貫。理易辦。因便許之。使者乃行十餘里。至一石井。坐其側。復求去。人言入井即活。吏何所之。遂推頌落井而活。（出廣異記）

## 盧弁

盧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東都就省。夜宿第二谷。夢中見二黃衣吏來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後。欲過判官。屬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領住一舍下。其屋上有蓋。下無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恒自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隨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聲。所不忍聞。弁於衆中。見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見悲喜。各問其來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妬忌。以至於此。弁曰。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剛經。試為我誦。或當滅罪。弁因持經。磨遂不轉。受罪者小息。牛頭卒持叉來弁所。怒曰。何物郎君。來此誦經。度人作事。弁對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與俱去。弁遂將伯母送走。出城。各歸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還報。會弁已蘇。後數日至湖城。入門遇伯設齋。家人見弁驚喜。還報伯母。迎執其手曰。不遇汝。當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出廣異記）

# 卷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 索盧貞

北府索盧貞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晉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經一宿而蘇。云見羨之子粹。驚喜曰。君算未盡。然官須得三將。故不得便爾相放。君若知有幹捷如君者。當以相代。盧貞即舉龔穎。粹曰。穎堪事否。盧貞曰。穎不復下已。粹初令盧貞疏其名。緣書非鬼用。粹乃索筆自書之。盧貞遂得出。忽見一曾鄰居者死已七八年矣。為太山門主。謂盧貞曰。索都督獨得歸耶。因囑盧貞曰。卿歸為謝我婦。我未死時。埋萬五千錢於宅中大牀下。我乃本欲與女市釧。不意奄終。不得言於妻女也。盧貞許之。及蘇。遂使人報其妻。已賣宅移居武進矣。因往語之。仍告買宅主。令掘之。果得錢。如其數。馬即遣其妻與女市釧。尋而龔穎亦亡。時果共奇其事。（出幽明錄）

## 瑯邪人

瑯邪人。姓王。忘名。居錢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三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亡。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見錄。云到朱門白壁。狀如宮殿。吏朱衣素帶。玄冠介幘。或所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將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自說婦已亡。餘孤兒尚小。無相奈何。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為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訴云。三年不足活兒。左右一人語云。俗尸何癡。此間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活三十年。（出幽明錄）

## 胡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蘇。云為人所錄。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將至天門外。有三人從門出。曰。此人未應到。何故來。且倮身無衣。不堪驅使。所錄勒者云。下土所送。已攝來。到當受之。勒鄰人張千載死已經年。見在門上為亭長。勒苦訴之。千載入內。出語勒。已語遣汝。便可去。於是見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還。見有諸府舍門。或向東。或向南。皆白壁赤柱。禁衛嚴峻。始到門時。還見千載叔文懷在曹舍料理文書。文懷素髯。聞勒此言。甚不信之。後百餘日果亡。勒今為縣吏。自說病時。悉脫衣在被中。及甦。爽去。實倮身也。（出廣異記）

## 顏畿

晉咸寧中。琅邪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死於瑳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乃託夢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傷。漸有氣息。以綿飲瀝口。能咽飲食。稍多

能開目不能言語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其弟弘都絕棄人事躬自侍養以後便衰劣卒復還死也（出搜神記）

### 餘杭廣

晉升平末故章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為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者便為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猪可為殺以飴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拚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尸取猪殺至夜見尸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比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為婦（出幽明錄）

### 曲阿人

景平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見父於天上父謂曰汝算錄正餘八年若此限竟死便入罪謫中吾比欲安處汝職局無缺者惟有雷公缺當啟以補其職即奏接入內便得充此任令至遼東行雨乘露車牛以水東西灑灑未至於中路從被符至遼西事畢還見父苦求還云不樂處職父遣去遂得蘇活（出幽明錄）

### 賀瑀

會稽山陰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尚溫居三日乃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府君居處甚嚴使人將瑀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有印及劍使瑀取之乃惟意所好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問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劍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劍惟使社公耳疾既愈每行即社公拜謁道下瑀深惡之（出錄異傳）

### 食牛人

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云死時見人執錄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坐食疫死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輪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復殺之推令還既更生具說其事於是食牛肉者無復有患（出幽明錄）

### 丘友

烏程丘友嘗病死經一日活云將去上天入大廨舍見一人著紫幘坐或告友爾祖丘孝伯也今作主錄告人言友不死今使人遣之友得還去出門見其祖父母縶一足在門外樹後一月亡（出錄異傳）

### 庾申

潁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寤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衛重複將庾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為府君府君執筆簡閱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尚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庾出至城門語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閑麗曰庾君幸得歸而留停如此是門司求物庾云向被錄輕來無所齎持女脫左臂三隻金釧投庾云并此與之庾問女何姓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霍亂亡庾曰我臨亡遣齎五千錢擬市材若再生當送此錢相報女曰不忍見君獨厄此我私物不煩道家中也庾以釧與吏吏受竟不覆白便差人送去庾與女別女長歎泣下庾既恍惚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出述異記）

### 李除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夜三更崛然起坐搏婦臂上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既手執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暖漸漸得蘇既活云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不知猶在婦衣內婦不敢復著依事呪埋（出續搜神記）

### 張導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導字進賢少讀書老研術每食不過二味衣服不修裝既得疾謂妻朱氏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斂我服但取今著者慎勿改易及卒子乾護欲奉遺旨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別制四時服而斂焉斂後一月日家人忽聞棺中呼乾護之聲人皆一時驚懼及至殯棺見導開目乃扶出於舊寢翌日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謂子曰復斂我故服乾護乃取故衣斂之斂後又曰但安棺中後三日看之當儼然即斃如目開必重生矣後三日乾護等啟棺見眼開人皆驚喜扶出遂生謂子曰地府以我平生修善著德故再生二十年畢後位至建德令而卒（出窮神祕苑）

### 石長和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餘卒家貧未及殯殮經四日而蘇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在長和前五十步長和行有遲疾二人亦隨緩速常五十步

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如鷹爪見人甚衆羣足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長和獨行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樓可數千間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著皂袍四縫臨窗而坐長和拜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十餘年長和便若憶得此別時也相識中有馬放孟丞夫妻先死已積歲閣上人曰君識孟丞否長和答曰識閣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恒為我司掃除之役孟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窗見長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附書也俄見孟丞執箒提箕自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積進為信耳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恒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不妄也語久之閣上人問都錄主者審案石君錄勿謬濫也主者按錄餘三十年閣上人曰君欲歸不長和對願歸乃敕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峙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尸不欲附之於屍頭立見其亡妹於後推之踣屍面上因得蘇法道人山時未出家聞長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時人也（出冥祥記）

## 古元之

後魏尚書令古弼族子元之少養於弼因飲酒而卒弼憐之特甚三日殯畢追思欲與再別因命斵棺開已却生矣元之云當昏醉忽然如夢有人沃冷水於體仰視乃見一衣冠絳裳蜺帔儀貌甚偉顧元之曰吾乃古說也是汝遠祖適欲至和神國中無人擔囊侍從因來取汝即令負一大囊可重一鈞又與一竹杖長丈二餘令元之乘騎隨後飛舉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數山河逈遠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國其國無大山高者不過數十丈皆積碧珉石際生青彩簵篠異花珍果軟草香媚好禽嘲哳山頂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無凡樹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輩每果樹花卉俱發實色鮮紅翠葉於香叢之下紛錯滿樹四時不改唯一歲一度暗換花實更生新嫩人不知覺田疇盡長大瓠瓠中實以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種原隰滋茂稻穢不生一年一度樹木枝幹間悉生五色絲纊人得隨色收取任意紝織錦纖羅不假蠶杼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中國二三月無蚊虻蟆蟻虱蜂蝎蛇虺守宮蜈蚣蛛蠓之蟲又無梟鵙鴉鷂鴝鶹蝙蝠之屬及無虎狼豺豹狐狸驀駮之獸又無貓鼠猪犬擾害之類其人長短妍蚩皆等無有嗜欲愛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為鄰則世世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壽

一百二十中無夭折疾病瘖聾跛躄之患百歲已下皆自記憶百歲已外不知其壽幾何壽盡則欻然失其所在雖親族子孫皆忘其人故常無憂戚每日午時一食中間唯食酒漿果實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無私積囷倉餘糧棲畝要者取之無灌園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畝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國人日相攜遊覽歌詠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嘗昏醉人人有婢僕皆自然謹慎知人所要不煩促使隨意屋室靡不壯麗其國六畜唯有馬馴極而駿不用芻秣自食野草不近積聚人要乘則乘訖而却放亦無主守其國千官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雜於下人以無職事操斷也雖有君主而君不自知為君雜於千官以無職事昇貶故也又無迅雷風雨其風常微輕如煦襲萬物不至於搖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潤條暢不有淹流一國之人皆自相親有如戚屬各各明惠無市易商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說既至其國顧謂元之曰此和神國也雖非神仙風俗不惡汝迴當為世人說之吾既至此迴即別求人負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飲飲滿數巡不覺沈醉既而復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疎逸人事都忘宦情遊行山水自號知和子後竟不知其所終也（出玄怪記）

# 卷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 周子恭

唐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大帝於殿上坐裴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為誰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喚許子儒何為錯將子恭來即放去子恭蘇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子儒為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則天聞之驛向并州問裴子儀時為判官無恙（出朝野僉載）

## 李及

李及者性好飲酒未嘗餘瀝所居在京積善里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時屍語狀若詞訴家人以此日夜候其活積七八日方蘇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飲酒不澆瀉乃引鬼使追及及知錯追已故屢屍語也其鬼大怒持及不捨行三十餘里至三門狀若城府領及見官官問不追李及何忽將來及又極理稱枉官怒撻使者二十令送及還使者送及出門不復相領及經停曹司十日許見牛車百餘具因問吏此是何適答曰祿山反殺百姓不可勝數今日東般死搬耳時祿山尚未反及言祿山不反何得爾為吏云尋當即反又見數百人皆理死

按甚急。反尋逡自還。久之至舍。見家人當門不得入。因往南曲婦家將息。其婦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隨還。見屍臥在牀。力前便活耳。（出廣異記）

## 阿六

饒州龍興寺奴名阿六。實應中死。隨例見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盡放還。出門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賣餅為業。亦於地下賣餅。見阿六忻喜。因問家人并求寄書。久之持一書謂阿六曰。無可相贈。幸而達之。言畢推落坑中乃活。家人於手中得胡書讀云。語地下常受諸罪。不得託生。可為造經相救。詞甚悽切。其家見書。造諸功德。奴夢胡云。勞為送書。得免諸苦。今已託生人間。故來奉謝。亦可為謝妻子。言訖而去。（出廣異記）

## 崔君

故崔寧鎮蜀時。犍為守清河崔君。既以啟尹真人函（事具靈仙篇也）是夕。崔君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為輒開。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昏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庶獲自新耳。諲曰。帝命至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即招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三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為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諲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載拜謝。言粗畢。忽有雲氣鬱然。紅光自空而下。諲及庭掾僕吏俱驚懼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於一室中。崔即於隙間潛視之。見諲具巾笏。率庭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道帝命。於是諲及庭掾再拜受書。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諲命崔君出坐。啟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第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為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臥於榻。妻孥輩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蘧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裝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書遺甚多。聞崔之言。懼其連坐。因命親吏齎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幅。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出宣室志）

## 劉溉

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為韓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未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寐。夢一吏導而西去。經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既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擧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擧劍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慄。即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以泣。孰視之。乃劉溉。曰。吾子何為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即訊冥途事。溉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為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邈不可脫。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鐘聲極震響。因悸而寤。竇即師錫從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語於人。（出宣室志）

## 朱同

朱同者。年十五時。其父為瘦陶令。暇日出門。忽見素所識里正二人。云判官令追。倉卒隨去。出廋陶城。行可五十里。見十餘人臨河飲酒。二里正並入匡坐。立同於後。同大怒。怒罵云。何物里正。敢作如此事。里正云。郎君已死。何故猶作生時氣色。同悲淚久之。俄而坐者散去。同復隨行。行至一城。城門尚閉。不得入。里正又與十餘輩共食。雖命同坐而不得食。須臾城開。內判官出。里正拜謁道左。以狀引同謁判官。判官問里正。引同入城。立衙門。尚盤桓未有所適。忽聞傳語云。主簿退食。尋有一青衫人從門中出。曳履徐行。從者數四。其人見同識之。因問朱家郎君何得至此。同初不識。無以敘展。主簿云。曾與賢尊連官。情好甚篤。遂領同至判官。與極言相救。久之。判官云。此兒算亦未盡。當相為放去。乃令向前二里正送還。同拜辭欲出。主簿又喚書其臂作主簿名。以印印之。誡云。若被拘留。當以示之。同既出城。忽見其祖父如下馬再拜云。翁知郎君得還。故令將馬送至宅。同便上馬。可行五十里。至一店。奴及里正請同下馬。從店中過。店中悉是大鑊煮人。人熟乃將出几上。裁割賣之。如是數十。接交關者甚衆。其人見同。各欲烹煮。同以臂印示之。得免。前出店門。復見里正奴馬等。行五十里。又至店。累度二店。店中皆持叉竿弓矢。欲來殺同。以臂印示之。得全。久之。方至瘦陶城外。里正令同下馬。云遠路疲極。不復更能入城。兼求還書。與主簿云。送至宅訖。同依其言。與書畢。各拜辭去。同還獨行入城。未得至宅。從孔子廟堂前過。因入廟

臥見堂前西樹下有人自縊。心並不懼也。（出史傳）

## 部澄

部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嘗因選集至東都。騎驢行槐樹下。見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惡之。母云。彼此俱閑。何惜來相。澄坐驢上。以手授之。母看畢。謂澄曰。君安所居道里遠近。宜速還家。不出十日必死。澄聞甚懼。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糧獄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糧獄事畢。往見母。令速還。澄自爾便還。至武功一日許。既無疾。意甚懼然。因脫衫出門。忽見十餘人。拜迎道左。澄問所以。云是神山百姓。聞公得縣令。故來迎候。澄曰。我不選。何得此官。須臾有策馬來者。有持綠衫來者。不得已著衫乘馬隨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馬趨澄拜。問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聞公新除長史。故此遠迎。因與所乘馬載澄。自乘小驢隨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奪澄馬。澄問何故相迎。今復無禮。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驅澄過水。水西有甲宅一所。狀如官府。門牓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問有何屈。答云。澄算未盡。又不奉符。枉被鬼拘錄。中丞問有狀否。澄曰。倉卒被拘。實未有狀。中丞與澄紙。令作狀。狀後判檢。旁有一人將檢入內。中丞後舉一手求五百千。澄遙許之。檢云。枉被追錄。算實未盡。中丞判放。又令檢人領過大夫通判。至廳見一佛廩小胡。頭冠氈帽。著麂靴。在廳上打葉錢。令通云。中丞親人。令放却還生。胡見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復至王所通判。守門者就澄求錢。領人大怒曰。此是中丞親眷。小鬼何敢求錢。還報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適。徘徊衢路。忽見故妹夫裴氏。將千餘人西山打賊。驚喜。問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幾成閑鬼。三五百年不得變轉。何其痛哉。時亦門有賃驢者。裴呼小兒驢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錢與之。澄得還家。心甚喜悅。行五六里。驢弱行不進。日勢又晚。澄恐不達。小兒在後有餘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兒走至。以杖擊驢。驢驚。澄墮地。因爾遂活。（出廣異記）

## 王勳

華州進士王勳。嘗與其徒趙望舒等入華岳廟。入第三女座。悅其倩巧而蠱之。即時便死。望舒惶懼。呼神巫持酒饌。於神前鼓舞。久之方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無苦。何令神巫彈琵琶呼我。為眾人笑而問之。云女初藏己於車中。適緒綣。被望舒彈琵琶告王。令一黃門搜諸婢車中。次諸女。既不得已。被推落地。因爾遂活矣。（出廣異記）

## 蘇履霜

太原節度馬侍中燧。小將蘇履霜者。頃事前節度使鮑防。從行營日。并將伐回紇時。防臨陣。指一旗。劉明遠。以不進鋒。命履霜斬之。履霜受命。然數日明遠遽進。得脫喪元之禍。後十餘年。卒。履霜亦遊於冥間。見明遠。乃謂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無因酬德。今日當展素願。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趨此逕。必遇舍利王。王平生曾為侍中之部將也。見而訴之。必獲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間。果逢舍利王弋獵。舍利素識履霜。驚問曰。何因至此。答曰。為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來。宜速反。遂命判官王鳳翔。令早放迴。兼附信耳。謂履霜曰。為余告侍中。自此二年當罷節。一年之內。先須去入赴朝廷。郎君早棄人世。慎勿泄之。鳳翔檢籍放歸。至一關門。逢平生飲酒之友數人。謂履霜曰。公獨行歸。余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鳳翔。鳳翔逆已知之。問云。舍利何詞。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鳳翔曰。余亦知之。汝且歸。余候儻當白侍中。旬日遂與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詢之。履霜亦具所見。鳳翔陳告後所驗一如履霜所言。蓋鳳翔生自司冥局。隱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還生而洩也。（出玄怪錄）

## 景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於經籍。授胄子數十人。歲暮將歸。途中偶逢故相呂諲。以舊相識。遂以後乘載之而去。羣胄子乃散報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訖數日乃蘇。云冥中見黃門侍郎嚴武。朔方節度張或。然景生善周易。早歲兼與呂相講授未終。秩遇呂相薨。乃命景生請終餘秩。時嚴張俱為左右臺郎。顧呂而怒曰。景生未合來。固非冥間之所勾留。奈何私欲而有所害。共請放迴。呂遂然之。張尚書乃引景生屬兩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閏正月三日當起北屋。妨曾子新婦。為報立之令速罷。當脫大禍。及景蘇數日而後報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說曾子當終刺史。夫子亦為刺史而不正拜。後果如其言。（出玄怪錄）

## 許琛

王潛之鎮江陵也。使院書手許琛因直宿。二更後暴卒。至五更又蘇。謂其儕曰。初見二人黃衫。急呼出使院門。因被領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荊棘榛莽之中。微有逕路。須臾至一所。楔門高廣各三丈餘。橫楣上大字書。標牓曰鵶鳴國。二人即領琛入此門。門內氣黯慘。如人間黃昏已後。兼無城壁屋宇。唯有古槐萬萬株。樹上羣鵶鳴噪。咫尺不聞人聲。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許。方過其處。又領到一城。城壁曹署牙門極偉。亦甚嚴肅。二人即領過。曰。追得取烏人到。廳上有一紫衣官人。據按而坐。問琛曰。爾解

取鵶否。琛即訴曰。某父兄子弟少小皆在使院執行文按。實不業取鵶。官人即怒囚謂二領者曰。何得亂次追人。吏良久惶懼伏罪曰。實是誤。官人顧琛曰。即放却還去。又於官人所坐牀榻之東。復有一紫衣人。身長大黑色。以綿包頭。似有所傷者。西向坐大繩牀。顧見琛訖。遂謂當按官人曰。要共此人路語。即近副堦立呼琛曰。爾豈不即歸耶。見王僕射。為我云。武相公傳語僕射。深愧每惠錢物。然皆碎惡。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萬張紙錢。望求好紙燒之。燒時勿令人觸。至此即完全矣。且與僕射不久相見。言訖。琛唱喏。走出門外。復見二使者。却領迴。云。我誤追你來。幾不得脫。然君喜當取別路歸也。琛問曰。所捕鵶鳴國。周遮數百里。其間日月所不及。終日昏暗。常以鵶鳴知晝夜。是雖禽鳥。亦有謫罰。其陽道限滿者。即捕來以備此中鳴噪耳。又問曰。鵶鳴國空地異為。二人曰。人死則有鬼。鬼復有死。若無此地。何以處之。初琛死也。已聞於潛。既蘇。復報之。潛問其故。琛所見即具陳白。潛聞之甚惡。即相見之說。然問其形狀。真武相也。潛與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於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報之。由是以琛言可驗。遂市藤紙十萬張。以如其請。琛之鄰兩姓許名琛者。即此夕五更暴卒焉。時元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僕射亡矣。（出河東記下）

## 卷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 崔紹

崔紹者。博陵王玄暐曾孫。其大父武嘗從事於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從事於南海。常假郡符於端州。直處官清苦。不蓄羨財。給家之外。悉拯親故。在郡歲餘。因得風疾。退臥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貧。無何。寢疾復久。身謝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屬輩不克北歸。紹遂孜孜履善。不墜素業。南越會府有攝官承之之利。濟淪落羈滯衣冠。紹迫於凍餒。常屈至於此。賈繼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則紹之子壻。因緣還往。頗熟其家。大和六年。賈繼宗自瓊州招討使改換康州牧。因舉請紹為掾屬。康之附郭縣曰端谿。端谿假尉隴西李彧。則前大理評事景休之猶子。紹與彧錫類之情。素頗友洽。崔李之居。復隅落相近。彧之家畜一女猫。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猫產子其家。以為大不祥。彧之猫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因命家童縶三猫於筐篋。加之以石。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是後不累月。紹丁所出滎陽鄭氏之喪。解職。居且苦貧。孤孀數輩。饘粥之費。晨暮不充。遂漂遊羊城之郡。丐於親故。大和八年五月八日發康州官舍。歷抵海隅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達雷州。紹家常事一字天王。已兩世矣。雷州舍於客館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殛。將殛之際。忽見二人焉。一人衣黃。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為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寃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與寃家對命。奈何猶敢稱屈。違拒王命。遂展帖云。紹見文字分明。但不許細讀耳。紹頗畏懼。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為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衢廣陌。杳不可知。際行五十許里。天王問紹。爾莫困否。紹對曰。亦不甚困。猶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遂迥遠見一城。門牆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更行五里。又見一城門。四神守之。其神見天王之禮。亦如第一門。又行三里許。復有一城門。其門關閉。天王謂紹曰。爾且立於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過。食頃聞搖鏁之聲。城門洞開。見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間。神人色甚憂懼。更行一里。又見一城門。有八街。街極廣闊。街兩邊有雜樹。不識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數。皆羅列於樹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門。門兩邊各有數十間樓。並垂簾。街衢人物頗衆。車轝合雜。朱紫繽紛。亦有乘馬者。亦有乘驢者。一似人間模樣。此門無神看守。更一門。盡是高樓。不記間數。珠簾翠幕。眩惑人目。樓上悉是婦人。更無丈夫。衣服鮮明。裝飾新異。窮極奢麗。非人衆所覩。其門有朱旗。銀泥畫旗。旗數甚多。亦有著紫人數百。天王立紹於門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領紹到一廳。使者先領見王判官。既至廳前。見王判官著綠。降階相見。情理甚厚。而答紹拜。兼通寒暄。問第行。延昇階與坐。命煎茶。良久顧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為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喫。此非人間茶。逡巡有著黃人提一瓶茶來。云此是陽官茶。紹可喫矣。紹喫三椀訖。判官則領紹見大王。手中把一紙文書。亦不通入。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祇為此人來。大王曰。有寃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殺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寃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喏。走出。頃刻間。有一人著紫襴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貓首。婦人著慘裙黃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寃家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經佛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及一

字天王。遂令紹昇階與坐。紹拜謝大王。王答拜。紹謙讓曰。凡夫小生。寃家陳訴。罪當不赦。敢望生迴。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紹實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畢。即還生路。存歿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即起申叙馬僕射猶子磻夫。則紹之妹夫。大王問磻夫安在。紹曰。闊別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來奉天符令勘。今則却還人道。便迴顧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處。判官曰。便在某廳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紹復咨啟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人天。為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曰。無因得一至此。更欲咨問大王。紹聞冥司有世人生籍。紹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間官職。然顧有親故。願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則不可得見。緣與公是親情。特為致之。大王顧謂王判官曰。從許一見之。切須誡約。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則終身喑啞。又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以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紹到王判官廳中。鋪陳贍給。一似人間。判官遂引紹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樓。便引紹入門。滿壁悉是金牓銀牓。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牓。將相以下。悉列銀牓。更有長鐵牓。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王判官謂紹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牓上人官職。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當犯大王向來之誡。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甚。紹在王判官廳中停止三日。旦暮嚴打更鼓數百回。唯不吹角而已。紹問判官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惟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判官曰。大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判官曰。聞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乎。而不入地獄耶。判官曰。得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關。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評事。流到州二年。與紹鄰居。紹洪復累世通舊。情愛頗洽。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未迴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田崔

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迴。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已喚致得身。明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孫歸本族。見為此事被勘劾頗甚。今公却迴。望為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兒北歸。使遺體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居三日。王判官曰。歸可矣。不可久處於此。一字天王與紹俱迴。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道引騎從。闐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從紹相別。紹跪拜。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便迴。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着慘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立。泣拜諸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得。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啟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怪否。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迴至雷州客館。見本身偃卧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四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廚膳。以郎君疾亟。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光明經一部。（出玄怪錄）

## 辛察

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邊上從事魏式暴卒於長安延福里沈氏私廟中。前二日之夕。勝業里有司門令史辛察者。忽患頭痛而絕。心上微暖。初見有黃衫人就其牀。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顧本身。則已殭矣。其妻兒等。方抱持號泣。噀水灸灼。一家倉惶。察心甚惡之。而不覺隨黃衣吏去矣。至門外。黃衫人踟躕良久。謂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錢二千緡。便當相捨。察曰。某素貧。何由致此。黃衫曰。紙錢也。遂相與却入庭際。大呼其妻。嚴聲皆不應。黃衫哂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達語求錢。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察見紙錢燒訖。皆化為銅錢。黃衫乃次第抽拽積

之。又謂察曰。一等為惠。請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餘步。有一力車傭載者亦常往來。遂與黃衫俱詣其門。門即閉關矣。察叩之。車者出曰。夜已久。安得來即。察曰。有客要相顧載錢至延平門外。車者諾。即來裝其錢訖。察將不行。黃衫又邀曰。請相送至城門。三人相引部領。歷城西街。抵長興西南而行。時落月輝輝。鍾鼓將動。黃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當且止延福沈氏廟。逡巡至焉。其門已閉。黃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餘。紫裙白襦。自出應門。黃衫謝曰。夫人幸勿怪。其後日當有公事。方來此廟中。今有少錢未可遽提去。請借一隙處。暫貯收之。後日公事了。即當般取。女人許之。察與黃衫及車人共般置其錢於廟西北角。又於户外見有葦席數領。遂取之覆。纔畢。天色方曉。黃衫辭謝而去。察與車者相隨歸至家。見其身猶為家人等抱持灸療如故。不覺形神合而蘇。良久思如夢非夢。乃曰。向者吏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惡作。君語索六百張紙作錢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頗驚異。遽至車子家。車家見察曰。君來正解夢耳。夜來所夢不似尋常。分明自君家別鄉黃衫人載一車子錢至延福沈氏廟。歷歷如在目前。察愈驚駭。復與車子偕往沈氏廟。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即於廟西北角見一兩片蘆席。其下紙緡存焉。察與車夫皆識夜來致錢之所。即訪女人守門者。曰廟中但有魏侍御於此。無他人也。沈氏有臧獲。亦任廟旁。問語其事。及形狀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聞打門聲。使候之。即無所見。如是者三四。式意謂之盜。明日宣言於縣胥求備之。其日式夜邀客為煎餅。食訖而卒。察欲驗黃衫所言公事。嘗自於其側偵之。至是果然矣。（出河東記）

## 僧彦先

青城寶圓山僧彦先。嘗有隱慝。離山往蜀州。宿於中天路王院暴卒。被人追攝。詣一官曹。未領見王。先見判官。詰其所犯。彦先抵諱之。判官乃取一猪脚與彦先。彦先推辭不及。僶俛受之。乃是一鏡。照之見自身在鏡中。從前愆過猥褻。一切歷然。彦先慙懼。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適與人說。然不言所犯隱穢之事。（出北夢瑣言）

## 陳龜範

陳龜範明州人。客遊廣陵。因事贊善馬潛。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視牒曰。吾追陳龜謀。何故追龜範耶。範對曰。範本名龜謀。近事馬贊善。馬公諱言。故改一字耳。府公乃曰。取明州簿來。頃之。一吏持簿至。視之。乃龜謀也。因引至曹署。吏云。有人訟君

已引退矣。君當得還也。龜範因自言平生多難。貧苦備至。人生固當死。今已至此。不願還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願知將來窮達之事。吏因為檢簿曰。君他日甚富。雖不至富貴。然職祿無闕。又問壽幾何。曰此固不可言也。又問卒於何處。曰不在揚州。不在鄂州。送還家。寤後。潛歷典二郡。甚見委用。潛卒。歸於揚州。奉使鄂州。既還。卒於彭澤。（出稽神錄）

# 卷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 賈偶

漢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少女子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為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為弋陽令。昨被召而來。今得却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為德。潔白為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溫。少頃却蘇。文合欲驗其事。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初大驚嘆。竟以女配文合焉。（出搜神記）

## 章泛

臨海樂安章泛年二十餘。死經日。未殯而蘇。云被錄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泛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三隻及臂上雜寶。託泛與主者。求見救濟。泛即為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泛。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暮。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泛共宿嬿接。更相問。女曰。我姓徐。家吳縣烏門。臨瀆為居。門前倒棗樹即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泛先為護軍府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對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濶。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泛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寢嬿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氏。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示泛。泛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泛。生子名曰天賜。（出異苑）

## 謝弘敞妻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敞妻高陽許氏。武德初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聲。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衛人呼姑姨夫。皆爲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以膊上。而誡許曰。汝且在此。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即應得出。許遂住。吉光經再宿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女伎。儻引見。不須道解絃管。如不爲所悉。可引吾爲証也。少間有吏拘按引入。王果問解絃管不。許云不解。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於時吉光欲發遣。即共執按人籌度。許不解其語。執按人云。娘子功德雖彊。然爲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吏東引入一院。其門極小。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平生修福。何罪而至斯。即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盌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蘇時口內皆爛。吉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時。素未誦經。蘇後遂誦得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不闕。吉光其時尚存。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出冥祥記）

## 梁氏

咸陽有婦人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收至一大院。見廳上有官人。據按執筆。具侍甚盛。令勘問此婦人合死不。有吏人費一按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敕左右即放還。吏白官人云。不知梁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按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別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以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出冥報拾遺）

## 朱氏

唐鄭州武陽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送還我母。如其不送。追捉更切。兼爲白我孃。努力爲造像修福。朱即告某乙。鄉間得絹。送還其母。具言其男貌狀。有同平生。其母亦對之流涕。歔欷久之。（出法苑珠林）

## 李彊名妻

隴西李彊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開元二十二年。彊名爲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廣州置熱。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墼圍而封之。彊名痛其妻夭年。而且遠官。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合絕。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天鼠爲吾生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墼棺中。即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戶。待七七日。當開吾門。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彊名言之。而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㹠。彊名異之。試發其柩。見妻骨有肉生焉。遍體皆爾。彊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盍出吾身。既曉。彊名發之。妻則蘇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人也。及乎再生。則美倍於舊。膚體玉色。倩盼多姿。袿服靚粧。人間殊絕矣。彊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督唐昭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別駕已下夫人。皆從彊名妻。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拜。薄而觀之。神仙中人也。言語飲食如常人。而少言。家人訪之。久而一對。若問冥間事。即杜口。雖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夫人皆同觀之。悅其柔姿艷美。皆曰目所未覩。既而別駕長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靜異於疇日。既彊名使於桂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爲諸家所迎。往來無恙。彊名至數日。妻復言病。病則甚。間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矣。或曰。有物憑焉。（出紀聞）

## 荊州女子

開元二十三年。荊州女子死三日生。自言具見冥途善惡。國家休咎。鬼王令其傳語於人主。荊州以聞。朝廷駭異。思見之。敕給驛騎。令至洛。行至南陽。遂喑不能言。更無所識。至都。以其妄也。遣歸。（出紀聞）

## 周哲滯妻

汝南周哲滯妻者。戶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寶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捨爲功德。唯有一紅地繡珠緞背襠。是母所賜。意猶惜之。未言。其疾轉劇。又命佛工以背襠於疾所鑄二軀佛。未畢而卒。初羣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聞背後有二人喚。令且住。羣鬼乃遠走不敢動。二人既至。顏色滋黑。灰土滿面。羣鬼畏懼。莫不駭散。遂引席氏還家。聞家人號哭。二人直至屍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親鑄二佛也。（出廣異記）

##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無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長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

邱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夜。高氏子獨在船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云。長史船中燭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因與戲調。婢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顧。家中小娘子。艷絕無雙。為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為是其存者。因與為期而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即可便待。高甚踊躍。立候於船外。時天無纖雲。月甚清朗。有頃。遙見一女自後船出。從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前持之。女縱體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後夜夜輒來。情念彌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事。得無嫌難乎。高曰。固請說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採。當為白家令知也。高大驚喜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永同枕席。何樂如之。女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為開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旦遂白廣。廣未之甚信。亦以其絕異。乃使詣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有玷辱亡靈。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劉及夫人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家中大驚喜。乃設帷幕於岸。則舉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目。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云先女死。屍柩亦在舟中。女既蘇。遂臨悲泣。與訣。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號為禮會村也。（出廣異記）

### 盧頊表姨

洺州刺史盧頊表姨。常畜一猧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為人所斃。後數月。盧氏忽亡。冥間見判官姓李。乃謂曰。夫人天命將盡。有人切論。當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謝而出。行長衢中。逢大宅。有麗人。侍婢十餘人。將遊門屏。使人呼夫人入。謂曰。夫人相識耶。曰。不省也。麗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獸畜之賤。常加育養。某今為李判官別室。昨所囑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廣其請。只加一紀。某潛以改十二年為二十。以報存育之恩。有頃李至。伏願白之本名。無為夫人之號。懇將力祈。李遂迎而至。至別生語笑。麗人首以圖乙改年白李。李將讓之。對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報。萬不獲一。斗必無難之事。李欣然。謂曰。事則非易。感言請之切。遂許之。臨將別。謂夫人曰。請收餘骸。為瘞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墻委糞之中。夫人既蘇。驗而果在。遂以子禮瘞之。後申謝於夢寐之間。後二十年。夫人乃亡也。（出玄怪錄）

###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饑。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秉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塼。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塼於棺。背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即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出原化記）

### 延陵村人妻

延陵靈寶觀道士謝又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又損為齋。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推棺而呼。衆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坐。頃之能言。云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無人。使之執爨。其居處甚閑潔。但苦無水。一日見溝中水甚清。因取以漉饋。姑見之大怒。曰。我不知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為。因逐之使迴。走出門遂蘇。今尚無恙。（出稽神錄）

### 趙某妻

丁亥歲。浙西有典客吏趙某妻死。未及大殮。忽大叫而活。云為吏所錄。至鶴林門內。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諮稟。及領囚禁者甚衆。吏持己入至庭下。堂上一綠衣一白衣偶坐。綠衣謂吏曰。汝誤。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也。綠衣不從。相質食頃。綠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己疾趨出。路經一橋。數十人方修橋。無板。有釘。吏持之走過。釘傷足。因痛失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鄰婦暴卒。不復蘇矣。（出稽神錄）

## 卷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 羊祜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墜

井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驗枯前身。東鄰子也。（出獨異記）

## 王練

王練字玄明。琅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為大名云。（出冥祥記）

## 向靖女

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取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出冥祥記）

## 崔彥武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常在此邑中。為婦人。今知家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處。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武指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出冥報錄）

## 岐王範

開元初。岐王範以無子。求葉道士淨能為奏天曹。關天曹報答云。範業無子。淨能又牒天曹。為範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愛寺僧為岐王子。鬼誤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應誤。我修兜率天業。不當為貴人作子。當敬愛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見。竟以此亡。經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歲。恒求敬愛寺禮拜。王亦知其事。任意遊歷。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餘。竟不行善。唯好持彈。彈寺院諸鴿。迨盡耳。（出廣異記）

## 太華公主

世傳太華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後身。雖為武妃所生。而未嘗歡顏。見妃輒嗔。年數歲。忽求念珠。左右問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諸人不知。始皇后雖惡終。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後保母抱公主從殿所過。因迴指云。我珠在殿寶帳東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出廣異記）

## 馬家兒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為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為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娘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出法苑珠林）

## 采娘

鄭氏。肅宗時。為潤州刺史。兄偘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有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夜夢雲輿羽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汝求何福。曰。願工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觀之。則空紙。以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采娘忽病而不言。張氏有娠。歎曰。男女五人矣。皆幼。復懷何為。將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身終當為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耳。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人有動所匿之物。兒啼哭。張氏哭女。其兒亦哭。罷即止。及能言。常收戲弄之物。官至柱史。（出史遺）

## 劉三復

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詣闕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必為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勳。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靈柩歸葬洛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出北夢瑣言）

##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為務。父憕居

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知聞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招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湘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鞗達錦鐺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即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即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迴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吹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卻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愼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卻迴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出甘澤謠）

## 卷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 顧非熊

顧況有子數歲而卒況悲傷不已爲詩哭之云老人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斷猿驚跡隨飛鳥滅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雖卒魂神常在其家每聞父哭聲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一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愛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至年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顧非熊也（出酉陽雜俎）

### 齊君房

齊君房者家於吳自幼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性及壯有篇詠則不甚清新常爲凍餒所驅役役於吳楚間以四五六七言干謁多不遇侯伯禮接雖時所獲未嘗積一金貯布袋脫滿一縑則必病罄而復愈元和初遊錢塘時屬凶年其歛投人十不遇一乃求朝飡於天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能前去因臨流零涕悲吟數聲俄爾有胡僧自西而來亦臨流而坐顧君房笑曰法師諳秀才旅遊滋味否君房曰旅遊滋味即足矣法師之呼一何謬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盤桓吳楚閒未嘗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說乎僧曰子應爲饑火所惱不暇憶前事也乃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豈止於前生爾君房餒甚遂請食之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忽欠身枕石而寢頃刻乃寤因思講法華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禮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今則斷攀緣矣神上人安在曰前緣未滿又聞爲法師矣悟法師焉在曰豈不憶香山寺石像前戲發大願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赳赳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爾爲凍餒之士耳君房泣曰某四十餘年日一飡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圓修困於今日僧曰過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禪味曾羶聲渾響清終不可致形傴影曲報應宜然君房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庶有言於吾子焉乃探鉢囊中出一鏡背面皆瑩徹謂君房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限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覽焉君房覽鏡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鏡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靈隱寺乃剪髮具戒法名鏡空大和元年李玫習業在龍門天竺寺鏡空自香山敬善寺訪之遂聞斯說因語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臘方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詰之默然無答乃請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沙兔而罝犬而挈牛虎相交亡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輩（出纂異記）

### 劉立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一旦捨君長逝哽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君素無疾恙何

得如此。妻言後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美美爲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師崔公。即立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待之亦厚。愍其貧。令賓幕致書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一杏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窺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某月。爲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僕名秋笋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乃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歔欷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具集。趙具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出會昌解頤）

### 張克勤

張克勤者。應明經舉。置一妾。頗愛之而無子。其家世祝華嶽神。禱請頗有驗。克勤母乃禱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憐。甚慧黠。後五年。克勤登第娶妻。經年妻亦無子。母亦禱祈之。婦產一子。而最憐日羸弱。更禱神求祐。是夕。母見一人。紫綬金章。謂母曰。郎君分少子。前子乃我所致耳。令婦復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謝其祭享而去。後最憐果卒。乃以朱塗右膊。黛記眉上。埋之。明年。克勤爲利州葭萌令。罷任居利州。至錄事參軍韋副家。見一女至前再拜。克勤視之。頗類最憐。歸告其母。母取視之。女便欣然。謂家人曰。彼我家也。及至。驗其塗記宛然。具在其家。使人取女。猶眷眷不忍去焉。

### 孫緬家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未嘗解語。後緬母臨階坐。奴忽瞪視母。怪問之。奴便笑云。娘子總角之時。曾着黃裙白褂襦。養一野狸。今猶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是也。得走後。伏瓦溝中。聞娘子哭泣聲。至暮乃下。入東園。園有古塚。狸於此中藏活。積二年。後爲獵人擊殺。因隨例見閻羅王。王曰。汝更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饑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見王。王云。與汝作貴人家奴。奴名雖不佳。然殊無憂懼。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猶無恙有禱。不其異乎。（出廣異記）

### 文澹

前進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不三四歲。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纔五歲學人誦詩書。頗亦聰利。無何。失足墜井而卒。父母憐念。悲涕不勝。後乃生澹。澹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胡盧子并漆毬香囊等。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尋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倍惜過於諸兒。志學之年。詞藻俊逸。後應舉。翰林范學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出野人閒話）

### 王鄂

唐王鄂者。尚書鄑之弟也。西京亂離。鄑挈家入蜀。泝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錄。

### 僧道傑

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思悼不已。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道傑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爲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啟。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德。及遣念佛寫經。以爲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全蒙冥官處分。今於石州李仁師家爲男。但爲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祈子。乃改與石家爲男。又再受生日逼。匆追不得更往。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凡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出冥報拾遺）

### 袁滋

復州青溪山。秀絕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居復郢間。晴日偶過峻峰。行數里。漸幽奇險怪。人跡罕到。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家焉。袁公與語。言甚相狎。因留宿。乃問曰。此處

合有靈隱者曾從容不答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兩日一至不知居處某雖與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來修謁得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求美醞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見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數夕果到五人鹿皮冠或紗帽藜杖草屨遂相與通寒暄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頃盡入茅舍覩酒甚喜曰何處得此既飲數盃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擕來願謁仙兄乃導袁公出歷拜俯僂五人相顧視色且悔飲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誠志可賞況是道流稍許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復覩袁公恭甚乃時與語笑目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頃半酣頗歡注視袁公相謂曰此人大似西峰坐禪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數日此僧亡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相顧撫掌曰覓官職去福祿至矣已後極富貴遂呼主人別袁公拜道流皆與握手過澗上山頂捫蘿跳躍有若飛鳥遂迴不見（出逸史）

##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兒息頗以為念有僧常遊崔氏之門者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詣之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我屋宜厚緡之俾感動其心則其後身為公子矣如其言初適三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絕僧乃曰身老矣自度無以報公願以後身為公之子不數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綱僧二字（出玉堂閒話）

## 馬思道

洪州醫博士馬思道病篤忽自歎曰我平生不省為惡何故乃為女子今在條子坊朱氏婦所託生矣其子試尋之其家婦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實女子也（出稽神錄）

# 卷三百八十九　塚墓一

## 聰明花樹

李正字弘卿學道見東王父教之十七年後言身死家人埋之於武陵而塚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遇見此花皆聰明文章盛（出武陵十仙傳上）

## 相思木

昔戰國時謂國苦秦之難有民從征伐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出述異記）

## 廣川王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塚藏一皆發掘爰猛說大父為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劉向說十許事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三十人以手捫槨滑易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見牀上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雜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

襄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通歇初至戶無扇鑰石牀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扇有關鑰扣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燒鋸截之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乃力少不能開迺止復入一戶亦石扇開鑰得石牀方六尺石屏風銅帳鐻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幃帳糜朽而銅鐻墮落牀上石枕一枚牀上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尺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尸一男一女皆二十許俱東首裸臥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牙爪不異生人王懼不敢侵還擁閉如舊袁盎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鷹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尸猶不壞九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成水書滴幽公塚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廼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餘悉女子或坐或臥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白狐兒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莫能得傷其左腳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足仍以杖叩王左腳王覺腳腫痛生瘡至此不差（出西京雜記）

## 袁安

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雞酒詣卜貢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處云當葬此地世為貴公便與別數步顧視皆

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出幽明錄）

### 丁姬

王莽秉政。貶丁姬。發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冢中器物殆盡。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恭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二旬皆平。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將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穴中。今其墳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出水經）

### 渾子

昆明池中有冢。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北。若水則火。父病且死。欲葬於高陵之處。矯語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子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盛弘之荊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生葬洱北。墓將為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佷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渚下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取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餘石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出酉陽雜俎）

### 王粲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礜石滿塋。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而見此異。曹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為當。（出異苑）

### 孫鍾

孫鍾家於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曰。此山下善。可葬之。當出天子。君下山百許步。顧見我去。即可葬處也。鍾去三四十步。便反顧。見三人成白鶴飛去。鍾見之。後死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冢上常有光怪。雲五色氣上屬天。及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閶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出祥瑞記）

### 吳綱

魏黃初末。吳人發吳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平吳後預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開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出水經）

---

### 陸東美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夫婦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後妻卒。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歎。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雖無異。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出述異記）

###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為友。章許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冢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

### 胡邕

吳國胡邕為人好色。娶妻張氏。愛之不捨。後卒。邕亦亡。家人便殯於後園中。三年取葬。見冢上化作二人。常見抱如臥時。人競笑之。（出笑林）

### 戴熙

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氣。桓溫仗鉞西下。停武昌。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腳。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響發長川。熙後嗣淪胥殆盡。（出異苑）

### 王伯陽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一冢。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王。平墓以葬。後數日。伯陽晝坐廳上。見一貴人乘肩輿。侍人數百。人馬絡繹。逕來謂曰。身是魯子敬。君何故毀吾冢。因目左右牽下牀。以刀鐶擊之數百而去。絕而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數日而死。

一說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二漆棺。移置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若不如不復得還。後於靈座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出搜神記）

### 羊祜

昔有相羊祜墓者。云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以壞其樹。相者云。墓勢雖壞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墮馬折臂。果至三公。（出幽明錄。合羊祜公將來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

（為襄陽都督因乘馬落地遂折臂當時士林咸歎其忠誠此出世說新語）

## 閭邱南陽

范陽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號文將軍冢。晉安帝隆安中。閭邱南陽將葬婦於墓側。是夕。從者數十人皆夢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覺說之。人皆夢同。雖心惡之。恥為夢迴。及葬。但鳴鼓角為聲勢。聞墓上亦有鼓角及鎧甲聲。轉近。及至墓。死於墓門者三人。即殪之。後閭邱為楊佺期所誅。族人皆為以文將軍之祟。（出荊州記）

## 古層冢

古層冢。在武陵縣北一十五里二百步。周迴五十步。高三丈。亡其姓名。古老相傳云。昔有開者。見銅人數十枚。張目視。俄聞冢中擊鼓大叫。竟不敢進。後看冢土還合如初。（出朗州圖經）

## 隋王

齊隋王嘗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奈何溷我。當令爾知。詰旦王被病。使巫覡引過。設祀。積日方愈。（出渚宮舊事）

## 楚王冢

南齊襄陽盜發楚王冢。獲玉屐玉屏風青絲編簡。盜以火自照。王僧虔見十餘簡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闕文。

## 舒綽

舒綽。東陽人。稽古博文。尤以陰陽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觀王。求善圖墓者五六人。並稱海內名手。停於宅。共論藝。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馳往京師。於欲葬之原。取所擬之地四處。各作曆記其方面高下形勢。各取一斗土。并曆封之。恭仁隱曆出土。令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形勢與曆又相乖背。綽乃定一土堪葬。操筆作曆。言其四方形勢。與恭仁曆無尺寸之差。諸生雅相推服。各賜絹十疋。遣之。綽曰。此所擬處。深五尺之外。有五穀。若得一穀。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即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斛。此地經為粟田。蟻運粟下入此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為聖。葬竟。賜細馬一匹。物二百段。綽之妙能。今古無比。（出朝野僉載）

## 李德林

隋內史令李德林。深州饒陽人也。使其子卜葬於饒陽城東。遷曆其父母。遂問之。其地其若。曰卜兆云。葬後當出八公。其地東村西郭。南道北澗。林曰。村名何。答曰。五公。林曰。唯有三公在。此其命也。知復云何。遂葬之。子伯藥。孫安期。並襲安平公。至曾孫與徐敬業反。公遂絕。（出朝野僉載）

## 郝處俊

唐郝處俊。為侍中死。葬訖。有一書生過其墓。歎曰。葬壓龍角。有棺必斲。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斲俊棺。焚其屍。俊髮根入腦骨。皮託毛著髑髏。亦是奇毛異骨。貴相人也。（出朝野僉載）

## 徐勣

唐英公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聞之。私謂人曰。所占者過也。此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孫敬業揚州反。弟敬貞答款曰。敬業初生時。於葬下掘得一龜。云大貴之象。英公令秘而不言。果有大變之象。則天怒。斲英公棺。焚其屍。灰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 韋安石

神龍中。相地者僧泓師與韋安石善。嘗語安石曰。貧道近於鳳棲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畝。有龍起伏形勢。葬於此地者。必累世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城南。待閒時陪師往詣地所。問其價幾何。同遊林泉。又是高興。安石妻聞。謂曰。公為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奈何一旦潛遊郊野。又買墓地。恐禍生不測矣。安石懼。遂止。泓歎曰。國夫人識達。先見非貧道之所及。公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要買。安石曰。舍弟縚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縚竟買其地。葬中殤男。縚後為太常卿禮儀使。卒官。（出戎幕閒談）

## 源乾曜

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敦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說以為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於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敦門。先人尚未啟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敦門。見其地已為源氏墓矣。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賤買耳。其問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

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中。近二十年。（出戎幕閑談）

### 楊知春

開元中。忽相傳有殭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殭人復生。不食五穀。飲水吸風而已。時人呼為地仙者。或有呼為妄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積聚焉。好行晉楚齊魯間。有二賊來殭人言。乃結兇徒十輩。於濠壽開發墓。至盛唐縣界。發一冢。時呼為白茅冢。發一丈。其冢見有四房閣。東房皆兵器弓矢鎗人之類。悉儀。南房皆繪綵。中匣隔皆錦綺。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賜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儼然如生。綠髮擢直。皓齒編貝。穠纖修短中度。若素畫焉。衣紫帔。繡襪珠履。新香可愛。以手循之。體如暖焉。玉棺之前。有一銀罇。滿。兇徒競飲之。甘芳如人間上罇之味。各取其錦綵寶物。玉女左手無名指有玉鐶。賊爭脫之。一賊楊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諸寶已不少。久不可脫。競以刀斷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贖。卒斷其指。痛哉。衆賊出冢。以知春為詐。共欲殺之。一時舉刀皆不相識。凡人自相斫俱死。知春獲存。遂却送所掠物於冢中。粗以土瘞之而去。知春詣官自陳其狀。官以軍人二十餘輩修復。復尋討銘誌。終不能得。（出傳異志）

### 唐兗臣

張師覽善卜冢。弟子王景超傳其業。開元中。唐兗臣卒於鄭州。師覽使景超為定葬地。葬後唐氏六畜等皆能言。罵云何物虫狗葬我著如此地。冢人惶懼。遽移其墓。怪遂絕。（出廣異記）

### 陳思膺

陳思膺本名聿修。福州龍平人也。少居鄉里。以博學為志。開元中有客求宿。聿修奇其客。厚待之。明日將去。乃曰。吾識地理。思有以報。適見此州上里地形。貴不可言。葬之必福昆嗣。聿修欣然。同詣其處視之。客曰。若葬此可世世為郡守。又指一處曰。若用此可一世為都督。聿修謝之。居數載喪親。遂以所指都督地葬焉。他日拜墓。忽見其地生金笋甚衆。遂採而歸。再至。金笋又生。及服闋。所獲多矣。因攜入京。以計行賂。以所業繼之。頗致聞達。後有宗人名思膺者。以前任誥牒與。因易名干執政。久之遂除桂州都督。今塋記具列其名。亦有子孫仕本郡者。（出桂林風土記）

## 卷三百九十　冢墓二

### 奴官冢

---

鄴縣有後漢奴官冢。初村人田於其側。每至秋穫。近冢地多失穗。不悉。積數歲已苦之。後恒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冢有寶。乃相結開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寶劍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識者甚衆。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羣爭往擊。次其人銜賊走出。入縣大叫云。賊劫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擒之。開元末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出廣異記）

### 盧渙

黃門侍郎盧渙為名州刺史。屬邑翁山縣。溪谷迴無人。嘗有盜發墓。云初行見車轍中有花塼。因揭知之是古冢。乃結十人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許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即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咒。因齋戒近之。至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執持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半開。有黃衣人出曰。漢征南將軍劉（忘名）使來相聞。某生有征伐大勳。及死敕令護葬。又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財貨。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葬不瘞寶貨。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復入。門合如初。又誦咒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盜不聽。兩扇欻闢。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能泅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渙令復視其墓。中門內有一石牀。髑髏枕之。水漂已半墮於牀下。因却為封兩門。窒隧路矣。（出玄怪錄）

### 趙冬曦

華陰太守趙冬曦。先人壟在鼓城縣。天寶初。將合祔焉。啟其父墓。而樹根滋蔓。圍繞父棺。懸之於空。遂不敢發。以母柩置於其傍。封墓而返。宣城太守刁緬。改葬二親。緬亦納母棺於其側。封焉。後門緒昌盛也。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當世。四人至二千石。緬三為將軍。門施長戟。開元二十年。萬年有人父歿後。家漸富。遂葬父櫬。亦為縈繞不可解。其人遂刀斷之。根皆流血。遂以葬。既而家道稍衰。死亡俱盡。（出紀聞）

### 丁永興

高唐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享於此城。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盜賊嘗私祈焉。天寶初。縣令丁永興。有羣盜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祀者。乃執詣縣按殺之。自後祀者頗絕。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出酉陽雜俎）

### 嚴安之

天寶初。嚴安之為萬年縣捕賊官。亭午。有中使黃衣乘馬自門馳入。宣勅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見被賊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領所由并器杖往掩捕。見六七人方穴地道。纔及埏路。一時擒獲。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賊方開冢。天子何以知之。至縣。乃盡召賊訊其事。賊曰。纔開墓。即覺有異。自知必敗。至第一門。有盟器敕使數人。黃衣騎馬。內一人執鞭狀如走勢。幞頭脚亦如風吹直豎。眉目已來。悉皆飛動。某即知必敗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狀貌。兩盟器敕使耳。（出逸史）

### 女媧墓

潼關口河潬上有樹數株。雖水暴漲。亦不漂沒。時人號為女媧墓。唐天寶十三年五月內。因大風吹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史王晉光上言。今月一日。河上側近忽聞風雷。曉見墳踴出。上有雙柳樹。下巨石。柳各高丈餘。（出唐曆）

### 李邈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罷歸莊。方將責之。見倉庫盈美。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久為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錮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設機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積。衆懼。未即掠之。棺角忽颼颼風起。有沙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髁。衆驚恐退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為沙埋死。乃同酹地謝之。誓不發冢。水經言越王句踐都瑯琊。欲移允常冢。冢中生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之內。方丈外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此機也。（出酉陽雜俎）

### 賈耽

賈耽在滑州境內。天旱。耽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民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耽笑曰。君可辱為健步。明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可隨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皁衣尋之。果有二緋衣經市至野。行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表之。信宿而返。耽大喜。發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出酉陽雜俎）

---

### 張式

張式幼孤。奉遺命葬於洛京。時周士龍識地形。稱郭璞青烏之流也。式與同之外野。歷覽三日而無獲。夜宿村舍。時冬寒。室內惟一榻。式則藉地。士龍據榻以憩。士龍夜久不寐。式兼衣擁爐而寢。欻然驚魘。曰。親家。士龍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復寐。又驚魘曰。親家。士龍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謂。及曉。又與士龍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龍駐馬遙望曰。氣勢殊佳。則與式步履久之。南有村夫伐木。遂見士龍相地。則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擇葬地乎。此地乃某之親家所有。如何則某請導致焉。士龍謂式曰。曏昔夜夢再驚。皆曰親家。豈非神明前定之證與。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貴。（出集異記）

### 樊澤

樊澤為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又為邕管經略使。葬於鄧州北數十里。張兄弟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賊將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自後即不得矣。張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汝劫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無所引。必是為神理所殛。某夫妻業劫冢已十餘年。每劫夫妻攜酒爇火。諸徒黨即開墓至棺。蓋某夫妻與其亡人遞為斟酌。某自飲一盞。曰。客飲一盞。即以酒瀝於亡人口中云。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適便云。酒錢何處出。其妻應云。酒錢主人出。遂取衣物寶貨等。某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某依法飲酒。及瀝酒云。至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某等驚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某輩皆驚懼。遂馳出。自此神魂惝怳。即知必敗。悉殺之。數日鄧州方上其事。（出逸史）

### 齊景公墓

貝邱縣東北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出酉陽雜俎）

### 郭誼

潞州軍技郭誼。先為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入鄆州。舉其先同塋於磁州滏陽縣。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者卒共鑿石為穴。誼之所卜亦鑿焉。即日倍加。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廁。幾死。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口。自是實恐

悖謟狀不安。因表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及劉稹阻兵。誼為其魁。軍破梟首。其家無少長。悉投死井中。鹽州從事鄭賓于言。石守宮見在磁州官庫中。（出酉陽雜俎）

### 壽安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寧初因雨而圮。半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橫亘之。木見風成塵。而土形尚圓。邑令滌之。泥汨於水。粉臘而蠟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徵遺代無以土為周身之器者。載記云。夏后氏塈周。蓋其時也。（出唐闕史）

### 李思恭

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參謀李思恭。埋弟於成都錦浦里北門内西迴第一宅西。與李冰祠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岡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冢。甎甓甚固。於甎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内兩面。各有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馳其二以白思恭。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云此錢得有石餘。思恭命并金錢復瘞之。但不知誰氏之墓也。其地北百步所有石笋。知石笋即此墓之闕矣。自此甚靈。人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享之。（出錄異記）

### 武瑜

安州城東二十餘里有大墓。羣賊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合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塞。盜以二釵子獻刺史武瑜。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云。南蠻武相公也。為羣盜壞我居處。以君宗姓。願為修之。盜當發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羣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出錄異記）

### 曹王墓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馬甎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嬰兒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後。歷二百歲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出錄異記）

### 韓建

韓建表母卜葬地。有術云。祇有一穴。可置大錢。而不久即敗。若華州境内莫加於此也。建乃於此葬焉。明年大駕東幸。四海之人。罔不臻湊。建乃廣收商税。二載之後。有錢九百萬貫。經三年。為朱梁所有。（出中朝故事）

### 海陵夏氏

戊戌歲。城海陵縣為郡。徙人冢墓。有市儈夏氏。其先嘗為鹽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開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儼然如新。無所損污。有紅錦被。文彩尤異。夏方貧。皆取賣之。人競以善價買之。其餘冢雖歷年未久。而皆腐敗矣。（出稽神錄）

### 廬陵彭氏

廬陵人彭氏葬其父。有術士為卜地。曰。葬此當世為藩牧郡守。彭從之。又掘坎。術士曰。深無過九尺。久之。術士暫憩他所。役者遂掘丈餘。欵有白鶴自地出。飛入雲中。術士歎恨而去。今彭氏子孫有為縣令者。（出稽神錄）

###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風雨之夕。聞人馬簫管之聲。及明。則有棺櫬在懸崖之上。中有脛骨一節。土人謂之仙人換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絕壑。俯見一函。其上題云。潤州朝京門内染師張某第三女。好事者記之。後至潤州。果得張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數歲。因發其墓。則空棺矣。（出稽神錄）

### 林贊堯

丙午歲。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中使。據郡。及保山巖以為營。掘地得一古塚。棺椁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舉體猶有暖氣。軍士取其金銀釵鐶。而棄其屍。又發一冢。開棺見一人披髮覆面。蹲於棺中。軍士驚懼致死者數人。贊堯竟伏誅。（出稽神錄）

### 張紹軍卒

丙午歲。江南之師圍留安。軍政不肅。軍士發掘冢墓。以取財物。諸將莫禁。監軍使張匡紹所將卒二人。發城南一冢。得一柳實杯。以獻匡紹。因曰。某發此冢。開棺見綠衣人。面如生。懼不敢犯。墓中無他珍。唯得此杯耳。既還營。而綠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數見。意甚惡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戰死。（出稽神錄）

### 馬黄谷冢

安州城南馬黄谷冢。左有大冢。棺椁已腐。唯一髑髏。長三尺。陳人左鵬親見之。（出稽神錄）

### 秦進崇

周顯德乙卯歲。偽連水軍使秦進崇修城。發一古冢。棺椁皆腐。得古錢破銅鏡數枚。

復得一瓶中更有一餅黃質黑文成隸字云一雙青烏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其明年周師伐吳進崇死之（出稽神錄）

### 和文

蜀人王郎遠戊午歲為巡邊制置使及文州遇軍人喧聚問之言舊冢內有尸不壞或以磚石掩之其聲鏗然昭遠往見其形質儼然如新逝者冢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馬步都虞候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於此昭遠致祭復令掩閉之於墓側刻石以銘之（出野人閒話）

## 卷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 李斯

周末有發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出述異記）

### 夏侯嬰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獨異志）

### 張恩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志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鍾磬皆投於河此又剏見聖賢冢記（出史系）

### 高流之

後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為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出朝野僉載）

### 高顯洛

洛陽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洛宅洛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謂此地是蘇秦舊時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銘之類頌其聲績也（出洛陽伽藍記）

### 謝靈運

永嘉陽江有民邑城所有古冢隤木甚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覽諸處儲視焉乃驗龜繇古冢已八百年矣（出水經）

### 王果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嘆曰吾今葬此人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 豐都冢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塼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僉載兩京記）

### 樊欽賁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郜成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真宗之廟鎮真為睿聖之徽號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益歷數久長也後中宗御歷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出宣室志）

### 姜師度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歷象窮實索玄微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剗室廬潰邱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生之詞也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咏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出宣室志）

### 鄔載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數千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賑之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漬其穴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上既發墓得一石蓋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出宣室志）

### 鄭欽說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白頃退居商洛久闕披陳山林獨往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仕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啟靈趾瘗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訔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捨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採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樂安任昇之白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圯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其言當待僕為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壙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歷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為戶部郎中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

逮以其夭閼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凡何以覈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秘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賾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為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請周易卜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珍逾獲寶即編次之仍為著論曰夫一卯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達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巖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弔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殁身存教示人道不可廢歟余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尚殿中侍御史為時宰李林甫所忌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余敘其所聞係於二篇之後以著蓍龜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翫焉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出異聞記）

太平廣記第三十一册終

卷三百九十二　銘記二

宋　李　昉編

## 韓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害為人患人有誤近或牛馬就而飲者輒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山南有雷霆暴興震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流汗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墮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既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為銘里蓋因字為銘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視之鯉魚天公畀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蝌蚪篆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出宣室志）

## 裴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數年不尅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為銘封人持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辨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為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為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為己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者以酒去水為酉字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己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辨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按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辨擢為裨將（出宣室志）

## 張惟清

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寶曆中張惟清都護單于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頎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子幸遷我於軍城中已而遂去及曉立不諭即入白於惟清曰衛公於國有大勳今廟宇隳殘飄濡且甚願新其土木之製惟清喜而可其語先是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狀其政績請護軍騎忠表閭於上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釴文其事刻於碑詔既至而未有碑石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郡未還及修衛公廟鑱其西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工人持以獻惟清惟清喜曰天賜吾之碑石即召從事視之立且驚且異因起賀而白前夢於是以石為碑刻高公之文焉（出宣室志）

## 王璠

太和中王璠廉問丹陽因濬其城既鑿深數尺得一石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工人得之其以事告白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請謁璠之吏且密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為何如君耶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崟崟生礎以文而觀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辨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竟而去至太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出宣室志）

## 柳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嶺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貫室有茵褥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趨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褥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袖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元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先閱而異之遂行出徑數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夫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三年其歲乙卯則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扆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者來也且唐氏之初今累二

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之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始。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光。小首元尾者。欽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光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也。欽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欽吾泉以酹。登吾獨而窺。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異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異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出宣室志）

### 李福

洛京北邙太清觀鐘樓。唐咸通年中。忽然摧塌。有屋標一條。其中空虛。舞搏動觸動轉內。敲磕有聲。人逆相傳來競觀之。道士李威儀不欲聚人。乃令破之。於其間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誰無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齋呈洛中諸官。皆不能詳之。李福相公罷鎮西川歸洛。見此隱文。反覆詳讀數四。遂謂觀主曰。但請度工鳩徒。當以俸餘之金。撫力究葺也。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興觀宇乎。洎觀成。或請其由。福曰。山水誰無言者。今上御名也。（咸通名漼也）元年遇福者。福元之初作鎮。覆俸而迴。福其不修。復待何人者哉。（出玉堂閒話）

###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滕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時貧。老僧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出稽神錄）

### 王敬之

故鄴都之西北門曰芳林。鄉齊村民王敬之編戶中尤貧者。常以推蘇為業。丙午歲秋九月。因掘一株。銅雀臺下。其地欵然小陷。隨而鍤之。三尺許。得一蒼石。大如筐。遂力索之。石忽破為二。若推殼然。中有含石匣。長尺有咫。厚三寸。廣四寸。敬之駭。內諸畚中。以歸潔之以水。則溫潤焰爛。真奇寶也。四傍及背。引起龍螭屬翥及花葩之狀。雕鏤奇詭。殆非人工。徐啟之。中有白玉板。上刻大篆六行。文曰。上土巳灰除虛除伊尹東北八九餘。秦趙多應分五玉。白絲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留難如國如。於是敬之持以與魏帥樂彥真。彥真貴以東帛而竊其地征焉。亦無能洞達其隱詞者。噫當曹氏石氏高氏之代。斯則鄴之王氣休運所鍾。於是諸賢衆矣。焉知不有陰覩後代。總括風雲。幅裂山河之事。而瘞玉以識之。今石既出。其事將兆矣。（出皇甫牧玉匣記）

### 王承檢

---

王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其舌上只有一髑髏。中有一古錢。有二蠅。張然飛去。片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嫉。悲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偽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壞者合郎。即王承檢小字也。（出玉溪編事）

## 卷三百九十三　雷一

### 李叔卿

漢河南李叔卿。為郡功曹。應孝廉。同輩疾之。宣言曰。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應孝廉之目。叔卿遂閉門不出。妹悲憤。乃詣府門自經。叔卿亦自殺。以明無私。既而家人葬之。後霹靂遂擊殺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收葬其尸。葬畢。又發其冢。（出列女傳）

### 楊道和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雷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出搜神記）

### 石勒

後趙石勒時。暴風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故有此災。（出五行記）

### 虢州人

唐虢州人兄弟析居。共分堂宇。至顯慶元年夏。夜雷震烈。風可畏。其兄甚懼。欲於弟舍避之。將去復止。門前十數步。先有長坑。風雨拔住屋及老小十一口。皆投坑死。所拔之處。盡坑也。仍卷數千巨細家用物。咸入於坑。訖無遺者。惟牆壁不動。庭槐大可數圍。枝條甚茂。拔其根。與洪纖俱盡。遂失所在。終身不得。先是一年。其妻見樹有羊。但共怪之。後遂遭此變。而弟所居。但拔露椽瓦。有似人折之。餘無所損。有子衛士在京番直。刺史于立政奏之。敕放子還。仍賜物三十件。時桓思緒為司功。親檢其事。（出廣古今五行記）

### 封元則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為光祿寺太官掌膳。時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僧寺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貨收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

陽大雨。雷震殺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其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出法苑珠林）

### 僧道宣

唐劉禹錫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戶外。謂有蚊蟎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出嘉話錄）

### 蘇踐言

司禮寺蘇踐言。左相溫國公良嗣之長子。居於嘉善里。永昌年六月。與其弟崇光府錄事參軍踐義退朝還第。弘道觀東。猝遇暴雨震雷。雷光來逼踐言等馬。回旋甚急。雷聲亦在其側。有頃方散。其年九月。元肅言與趙懷節謀逆。踐言妻妾並被縲紲。數月仍各解職。及良嗣薨。並放流荒裔。（出五行記）

### 狄仁傑

唐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震雷所擊。中裂數丈。雷公夾於樹間。吼如霆震。時狄仁傑為都督。賓從往觀。欲至其所。衆皆披靡。無敢進者。仁傑單騎勁進。迫而問之。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為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其後吉凶。必先報命。

### 偃師

唐元和元年六月。偃師縣柏李村。震雷於民家。地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測無底。所裂之處。井廁相通。所衝之墓棺出地。亦不知所由也。

### 雷鬬

唐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鬬。鯨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出廣異記）

### 漳泉界

唐開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訟於臺省。制使不能斷。迨數年辭理紛亂。終莫之決。於是州官焚香告於天地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為一逕。高千尺。深僅五里。因為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雖約此為界。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辨之曰。漳泉兩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出錄異記）

### 包超

唐安豐尉裴翾。士淹孫也。云玄宗嘗冬月。詔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午當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曾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瀰漫。疾雷數聲。上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常得勝。（出酉陽雜俎）

### 張須彌

唐上元中。滁州全椒人倉督張須彌。縣遣送牲詣州。山路險阻。淮南多有義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須彌與沙門子鄰同入義堂。須彌驅馱。又王老於雨中收驢。頃之。聞雷中有聲墮地。忽見村女九人。共扶一車。王有女阿推。死已半歲。亦在車所。見王悲喜。問母妹家事。靡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初扶車漸上。有雲擁蔽。因作雷聲。方知是雷車。（出廣異記）

### 蔡希閔

唐蔡希閔家在東都。暑夜。兄弟數十人會於廳。忽大雨雷電。晦暝。墮一物於庭。作颰颰聲。命火視之。乃婦人也。衣黃紬裙布衫。言語不通。遂目為天女。使五六年。能漢語。問其鄉國。不之知。但云本鄉食粳米。無碗器。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國人。初在本國。夜出。為雷取上。俄墮希閔庭中。（出廣異記）

### 徐景先

唐徐景先有弟阿四。頑嚚縱佚。每詬辱之。而母加愛念。曲為申解。因厲聲應答。雲雷奄至。曳景先於雲中。有主者左右數十人。訶詰景先。答曰。緣弟不調。供養有缺。所以詬辱。母命釋之。非當詈母。主者不識其言。尋一青衣自肩躡下。為景先對曰。若爾放去。至家。可答一辯。釘東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排景先墮舍前池中。出水了無所損。求紙答辯。釘東壁。果風至而辯亡。（出廣異記）

### 歐陽忽雷

唐歐陽忽雷者。本名紹。桂陽人。勁健勇於戰鬬。嘗為郡將。有名。任雷州長史。館於州城西。偏前臨大池。嘗出雲氣。居者多死。紹至。處之不疑。令人以度測水深淺。別穿巨塹。深廣類是。既成。引決水。於是雲興。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火光屬地。紹率其徒三十餘人。持弓矢排鏘。與雷師戰。衣並焦卷。形體傷腐。亦不知止。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

亦涸竭。中復一蛇。狀如龍。長四五尺。無頭目。所刺不傷。蠕蠕然。具大鑊油煎亦不死。洋鐵汁方焦灼。仍杵為粉而服之。至盡。南人因呼紹為忽雷。（出廣異記）

### 宣州

唐貞元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豬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出酉陽雜俎）

### 王幹

唐貞元初。鄭州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雷雨。因入蠶室中避之。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戶。荷鋤亂擊。雷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忽然墮地。變為熨斗折刀小折足鐺焉。（出酉陽雜俎）

### 華亭堰典

唐貞元中。華亭縣界村堰典妻與人私。又於鄰家盜一手巾。鄰知覺。至典家尋覓。典與妻共諱詬罵。此人冤憤。乃報曰。汝妻與他人私。又盜物。仍共諱罵。神道豈容汝乎。典曰。我妻的不姦私盜物。如汝所說。遣我一家為天霹。既各散。已至夜大風雨雷震怒擊破典屋。典及妻男女五六人並死。至明。雨尤未歇。鄰人但見此家屋倒。火燒不已。

衆於火中搜出。覓得典及妻。皆燒如燃燭狀。為禮拜求乞。不更燒之。火方自息。典脇上題字云。癡人保妻真將家口質。妻脇上書行姦仍盜。詣縣檢視。遠近咸知。吳越閒震死者非少。有牛及鱓魚樹木等。為雷擊死者皆聞於縣耕識。或曰。人則有過天殺可也。牛及樹木魚等。豈有罪惡而殺之耶。又有弒君弒父。殺害非理者。天何不誅。請為略說。洞庭子曰。昔夏帝武乙射天而震死。晉臣王導寢柏而移災。斯則列於史籍矣。至於牛魚。以穿踏田地水傷害禾苗也。或曰。水所損亦微。何罰之大。對曰。五穀者萬人命也。國之寶重。天故誅之。以誡於人。樹木之類。龍藏於中。神既取龍。遂損樹木耳。天道懸遠。垂教及人。委曲有情。不可一槩。余曾見漳泉故事。漳泉接境縣南龍溪。界域不分。古來爭競不決。忽一年大雷雨。霹一山石壁裂。壁口刻字。漳泉兩州。分地太平。南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其文今猶可識。天之教令。其可惑哉。且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又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又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夫聖人奉天教。豈妄說哉。今所以為之言者序述耳。因為不爾。豈足悲哉。夫然。弒君弒父。殺害無辜。人間法自有刑戮。豈可以區區之意。而責恢恢之網者歟。（出原化記）

### 李師道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衙。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為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譴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出宣室志）

### 李鄘

唐李鄘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山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即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雲氣如窰煙。須臾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為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覩其推案。（出酉陽雜俎）

### 徐誗

唐潤州延陵縣茅山界。元和春。大風雨。墮一鬼。身二丈餘。黑色。面如豬首。角五六尺。肉翅丈餘。豹尾。又有半服絳視豹皮纏腰。手足兩爪皆金色。執赤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其聲如雷。田人徐誗忽見。驚走聞縣。尋邑令親往覩焉。因令圖寫。尋復雷雨翼之而去。（出錄異記）

## 卷三百九十四　雷二

### 陳鸞鳳

唐元和中。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鄉黨咸呼為後來周處。海康者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歲閒新雷日。記某甲子。一旬復值斯日。百工不敢動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吾之鄉。乃雷鄉也。為神不福。況受人奠酹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饗盡。焉用廟為。遂秉炬爇之。其風俗不得以黃魚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鸞鳳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將有所伺。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豬。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雨盡滅。鸞鳳知雷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

股矣。請觀之。親愛悍驍共往視之。衆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頸。齧其肉。為羣衆共執之曰。霆是天上靈物。爾為下界庸人。輒害雷公。必我一鄉受禍。衆捉衣袂。使鶯鳳奮擊不得。逡巡復有雲雷。哀其傷者。和斷股而去。雖然雲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還舍。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為逐出。復往僧室。亦為霆震焚爇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之處。後雷不復能震矣。三暝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與鶯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雲雨滂沱。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鶯鳳為雨師。至大和中。刺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詰其端倪。鶯鳳云。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騁其凶臆也。遂獻其刃於緒。厚酬其直。（出傳奇）

## 建州山寺

唐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夜半覺門外喧鬧。潛於窗櫺中窺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宛如圖畫者。久之一嚏氣。忽斗暗。其人雙目遂昏。（出酉陽雜俎）

## 蕭氏子

唐長慶中。蘭陵蕭氏子。以膽勇稱。客遊湘楚。至長沙郡。舍於仰山寺。是夕獨處撤燭。忽暴雷震湯簷宇。久而不止。俄聞西垣下。窣窣有聲。蕭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梃。持至垣下。俯而撲焉。一舉而中。有聲甚厲。若呼吟者。因連撲數十聲。遂絕。風雨亦霽。蕭喜曰。怪且死矣。迨曉。西垣下覩一鬼。極異。身盡青。傴而庳。有金斧木楔。以麻縷結其體焉。瞬而喘。若甚困狀。於是具告寺僧觀之。或曰。此雷鬼也。蓋上帝之使耳。子何為侮於上帝。禍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雲氣曛晦。自室中發。出戶昇天。鬼亦從去。既而雷霆又興。僅數食頃方息。蕭氣益銳。里中人皆以壯士名焉。（出宣室志）

## 周洪

唐處士周洪。云寶曆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驟風雨。有物墜如玃。兩目睒睒。衆驚伏於牀下。倏忽上階周視。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但耳悉泥矣。邑人云向來雷震。牛戰鳥墜。而邑客止覺殷殷然。（出酉陽雜俎）

## 蕭澥

唐蕭澥初至遂州。造二檣剎施於寺。齋慶畢。作樂。忽暴雷震剎。俱成數十片。至來歲雷震日。澥死。（出酉陽雜俎）

---

## 僧文淨

唐金州水陸院僧文淨。因夏屋漏滴於膝。遂作小瘡。經年若一大桃。來歲五月後。因雷雨霆震。穴其贅。文淨睡中不覺。寤後唯贅痛。遣人視之。如刀割。有物隱處。乃蟠龍之狀也。（出聞奇錄）

##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州醫士也。夏夜乘月。於柳堤閑步。忽有二客笑語於河橋。不虞智通之在陰翳也。相謂曰。明晨何以為樂。一曰。無如南海赤巖山弄珠耳。答曰。赤巖主人嗜酒。留客必醉。僕來日未後。有事於西海。去恐復為縈滯也。不如只於此郡龍興寺前。與吾子較技耳。曰。君將何戲。曰。寺前古槐僅百株。我霆震一聲。剖為纖莛。長短粗細悉如食筯。君何以敵。答曰。寺前素為郡之戲場。每日中聚觀之徒。通計不下三萬人。我霆震一聲。盡散其髮。每縷仍為七結。二人因大笑。約諾而去。智通異之。即告交友六七人。遲明先俟之。是時晴朗。巳午間忽有三雲大如車輪。凝於寺上。須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兩聲。人畜頓踣。及開霽。寺前槐林劈析。分散布之於地。皆如算子。小大洪纖。無不相肖。而寺前負販戲弄。觀看人數萬。衆髮悉解散。每縷皆為七結。（出集異記）

## 又

洛京天津橋。有儒生逢二老人。言話風骨甚異。潛聽之。云明日午時。於寺中鬭疾速。一人曰。公欲如何。一人曰。吾一聲。令寺內聽講驢馬盡結尾。一人曰。吾一聲。令十丈旛竿盡為算子。仍十枚為一積。儒生乃與一二密友。於寺候之。至午。果雷雨霹靂一聲。客走出。視驢馬數百匹盡結尾。一聲。旛竿在廊下為算子。十枚一積。（出錄異記）

##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為霆震。皆敬而憚之。每大雷雨後。多於野中得黳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鎗然。光瑩如漆。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為催生藥。必驗。（出嶺表錄異）

## 南海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見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為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作矣。舟人常以為候。預為備之。（出嶺表錄異）

## 陳義

唐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為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恒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殽奠焉。有以彘肉雜魚食者。霹靂輒至。南海有木名曰棹。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為棹汁。雜彘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響應。牙門將陳義傳云。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叩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為己子。義即卵中兒也。又云。嘗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笞犬。以耳動為獲數。未嘗妄動。一日諸耳畢動。既獵不復逐獸。至海傍測中嘷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既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甲為豪族。或陰冥雲霧之夕。郡人呼為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為嘉祥。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為利。人或有疾。即掃虛室。設酒食。鼓吹旛蓋。迎雷於數十里外。既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入。有誤犯者。為屠突大不敬。出豬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又云。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為天火所焚。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焚復隨之。因穴崖而居。焚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出投荒雜錄）

## 葉遷韶

唐葉遷韶。信州人也。幼歲樵牧。避雨於大樹下。樹為雷霹。俄而却合。雷公為樹所夾。奮飛不得。遷韶取石楔開枝。然後得去。仍愧謝之。約曰。來日復至此可也。如其言至彼。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二。即相應。然雷五性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嘗於吉州市大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楚辱。遷韶於庭下大叫雷五。時郡中方旱。日光猛熾。霹震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階禮接之。請為致雨。信宿大霔。田原遂足。因為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河泛溢。官吏備水。為勞忘其寢食。遷韶以鐵札長二尺。立一符於河岸上。水湧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如今傳之。或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 元積

唐元積鎮江夏。襄州賈塹有別業。搆堂架梁纔畢。疾風甚雨。時戶各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甕悉列於梁上。都無滴汙於外。是年積卒。（出劇談錄）

## 裴用

唐大和。濮州軍吏裴用者。家富於財。年六十二病死。既葬旬日。霆震其墓。棺飛出百許步。屍柩零落。其家即選他處重瘞焉。仍用大鐵索縈纜其棺。未幾震如前。復選他處重瘞。不旬日。震復如前。而棺柩灰盡。不可得而收矣。因設靈儀招魂以葬。（出集異記）

## 東陽郡山

唐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周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遷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曛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迨曉方霽。人往視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出宣室志）

## 段成式伯

唐段成式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親舊舍。夜值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出酉陽雜俎）

## 智空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聞於里中。年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廬室晦黑且甚。屋宇搖震。瞿然自念曰。吾棄家為僧。迨茲四紀。暴雷如是。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雷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復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為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倘不然。則愿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竟。大聲一舉。若發左右。窗榻傾糜。昏暈頗悸。由是驚懼仆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因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皮。長數丈。血滿於地。乃是禪堂北有槐高數十尋。為雷震死。循理而裂。中有蛟蟠之跡焉。（出宣室志）

# 卷三百九十五　雷三

## 百丈泓

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謂之百丈泓。清澈纖毫必鑒。在驛路之左。槐柳環擁。煙影如束。遲出於此者。乃為憩駕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至此水

困殆既甚因而暫息且吟且望將午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噪俄而纖光發其音稍響若擊鼓其光如索而曳馬生始異之聲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間起震光為電接雲氣至旅次遽詰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旱未嘗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邑師命廚官禱焉巫者曰某日當有甚雨果是日矣（出宣室志）

### 楊詢美從子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諳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於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屋舍搖動諸子益懼近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咸有赤文橫布十數狀類杖痕似雷鬼之所為也（出宣室志）

### 高郵人

唐進士鄭翬家在高郵親表盧氏莊近水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雨發數家陷溺無遺盧宅當中唯一家無恙（出因話錄）

### 王忠政

唐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曾死十二日却活始見一人碧衣赤幘引臂登雲曰天召汝行汝隸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萬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樓深室囊櫃之內纖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雨隊一隊於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謂之乾雨皆在前風車為殿每雷震多為捉龍龍有過者謫作蛇魚數滿千則能踰山行雨時先下一黃旗次下四方旗乃隨龍所在或霆或雷或雨或雹若吾傷一物則刑以鐵杖忠政役十一日始服湯三甌不復饑困以母老哀求得歸（出唐小錄）

### 史無畏

唐史無畏曹州人也與張從真為友無畏止耕壠畝衣食窘困從真家富乃謂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緡貿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忻然賫緡父子江淮射利不數歲已富從真繼遭焚爇及罹劫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緡之報可相濟三二百乎聞從真言輒為拒扞報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真忿恨填膺乃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言詞慷慨聞者戰慄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霆

雨雷電衆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為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而奏焉（出會昌解頤錄）

### 張應

唐張應自景陽赦命至河內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駟驚逸及北岸視後足有物縈繞狀如大蜥緋色乃抽佩刀斷於地輒復相續堅縮如白角梳紅影若縷橫絡之遂寘諸囊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平陰天景欲蒸憩於園井就之盥濯因與園叟話之取角梳置盆水上忽然黑氣勃興濃雲四合狂電震霆雨雹交下食頃方霽盆涸而梳已亡（出三水小牘）

### 天公壇

巴蜀間於高山頂或潔地建天公壇祈水旱蓋開元中上帝所降儀法以示人也其壇或羊牛所犯及預齋者飲酒食肉多為震死新繁人王蒐因往別業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齋迴乃即席食肉王謂曰爾不懼雷霆耶曰我與雷為兄弟何懼之有王異之乃詰其所謂曰我受雷公籙與雷同職因取其籙驗之果如其說仍有數卷或畫壯夫以拳扠地為井號拳扠井或畫一士負薪析號一谷柴或以七手撼山歘之號七山籙江陵東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籙或云三洞法籙外有一百二法為天師子嗣師所禁唯許數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責陰誅也（出北夢瑣言）

### 申文緯

尉氏尉申文緯嘗話頃以事至洛城南土泉寺時盛夏寺左有池大旱村人祈禱未嘗不應池之陽有龍廟時文緯俯池而觀有物如敗花葉大如盆因以瓦礫擲之僧曰切不可恐致風雷之怒申亦不以介意遂迴白霧自水面起才及山趾寺在山上石路七盤大雨雷電震擊比至平地已數尺溪壑暴漲驢乘泊僕夫隨流漂蕩莫能植足晝日如暮雷震不已申之口吻皆黑怖懼非常俄至一村尋亦開霽果中傷寒病將曉有微汗比明無恙豈龍之赦幾為所覺也（出玉堂閒話）

### 法門寺

長安西法門寺乃中國伽藍之勝境也如來中指節在焉照臨之內奉佛之人罔不歸敬殿宇之盛寰海無倫僖昭播遷後為賊盜燬之中原豈祈人力既殫不能復構最須者材之與石忽一夕風雷驟起暴澍達宵平曉諸僧闚望見寺前良材巨石阜堆山積亘十餘里首尾不斷有如人力置之於是鳩集民匠復構精藍至於覩備人

謂鬼神送來。愈更欽其聖力。有王化塔之驗。豈虛也哉。（出玉堂閒話）

## 陳絢

偽蜀王氏彭王傅陳絢。常為邛州臨溪令。縣署編竹為籬。而塗之。署久。泥忽陊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於竹節中。文彩爛然。小蛇也。俄而雷聲隱隱。絢疑其乖龍。懼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聲祈於雷神。如取龍。幸無急遽。雖狂雷若晝。自初夜迨四更。隱隱不發。霹靂一聲。俄然開霽。向物已失。人無震驚。有若雷神佑乎懇禱。（出北夢瑣言）

## 彭城佛寺

國某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於佛寺。雨雹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下一大雹於街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炎風赫日。經月雹乃消盡。（出稽神錄）

## 歐陽氏

廣陵孔目吏歐陽氏某者。居決定寺前。其妻少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戚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之。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為公訟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有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鄰里皆震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出稽神錄）

## 廬山賣油者

廬山賣油者。養其母甚孝謹。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無罪。日號泣於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夕。夢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且廟中齋醮。恒用此油。腥氣薰蒸。靈仙不降。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出稽神錄）

## 李誠

江南軍使蘇建雄。有別墅在毗陵。恒使傔人李誠來往檢視。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迴。至句容縣西。時盛暑赫日。持傘自覆。忽值大風。飛石拔木。卷其傘蓋而去。唯持傘柄行數十步。雲雨大至。方憂濡濕。忽有飄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數家之中。卷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遂霽。其居蕩然。無復遺者。老幼十餘。皆聚桑林中。一無所傷。舍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求買所覆席。即與之。又里餘。復遇一人。求買所持傘柄。誠乃異之曰。此物無用。爾何為者而買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終不言其故。隨行數百步。與之乃去。（出稽神錄）

## 茅山牛

庚寅歲。茅山有村中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暴於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唯一鄰兒在傍。以為竊去。因相喧競。鄰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為盜。將安用之。即投水中。鄰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冤者數四。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嘔出。兒乃得免。（出稽神錄）

## 番禺村女

庚申歲。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雲雨晦冥。及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為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 江西村嫗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婦為電火所燒。一臂盡傷。既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即墜一餅。餅有藥如膏。曰。以此傅之即差。如其言。隨傅而愈。家人共議。此神藥也。將取藏之。數人共舉其餅。不能動。頃之。復有雷雨收之而去。又有村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誤矣。可取蚯蚓爛搗。覆臍中。當差。如言傅之遂蘇。（出稽神錄）

##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衣服新。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狗。又傌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畏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下霹靂取龍。不知之乎。范故不聞也。（出稽神錄）

## 南康縣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侃置酒於縣南蓮花館水軒。忽有暴風吹沙從南來。因手掩目。聞盤中器物。簌簌有聲。若有物過。良久開目。見食器椒爪。其銀酒盃與盃之舟。皆挾長如東西形。壁傍大桐樹。亦拔出牆外。時一里外皆此風雨。常逆聞館中迅雷。館中初不聞也。胡亦無恙。（出稽神錄）

# 卷三百九十六　雨

### 房玄齡

唐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兼備饌具。有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其夕大雨咸以為優賢之應。（出大唐新語）

###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禮之。歲旱命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金剛三藏。設壇請雨。果連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遂於寺庭建泥龍五六。乃溜水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大笑。有頃雨霽。玄宗又嘗詔術士羅公遠與不空祈雨。互陳其效。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旋數寸木神。唸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瞚。雨輒至。（出酉陽雜俎）

### 一行

僧一行。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之。命如內府遍視。皆言不類。後指一鏡鼻盤龍。喜曰。此真龍矣。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或云是揚州所進。初範模時。有一人至。請閉戶入室。數日開戶模成。其人已失。有圖并傳。見行於世。此鏡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出酉陽雜俎）

### 無畏三藏

玄宗嘗幸東都。大旱。聖善寺竺乾國三藏僧無畏。善召龍致雨術。上遣力士疾召請雨。奏云。今旱數當然。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為之。上彊之曰。人若暑病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陳請雨之具。幡幢像設甚備。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命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子攪旋之。胡言數百祝之。須臾有龍狀類其大指。赤色。首撤水上。俄復撤於鉢中。復以刀攪呪之。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徑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絕馳去。還顧白氣旋繞亘空。若一匹素。既而昏霾。大風震雷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天衢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出柳氏史）

### 玉龍子

唐玄宗至渭水。侍者得玉龍子。進。上皇曰。吾為嬰兒時。天后召諸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兼盃盤羅列殿上。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其所

得。時吾在其中獨坐。略不為動。后撫吾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取玉龍子賜吾。本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嘗置之衣中。及大帝載誕日。后以珠絡衣褓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嘗藏於內府。雖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以為國瑞。帝帝相傳。上皇即位。初每京師憫雨。即禱之。必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上皇復祈禱。而涉旬無應。乃密投於南山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上皇幸蜀。車駕迴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者。因臨流濯弄。沙中得之。自後夜中。必有光彩輝煥一室。上皇還京。為小黃門私竊。以遺李輔國。常致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如有聲。開而視之。已亡所在。人有詩曰。聖運潛符瑞玉龍。自興雲雨更無蹤。不如渭水沙中得。爭保鑾輿復九重。（出神異錄）

### 狄惟謙

唐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強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田皆耗斁。禱於晉祠。略無其應。時有郭天師暨并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監軍使攜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號。旋歸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謙請於天師。初甚難之。既而敦請。王師遂親往迓。馬巫者唯唯。乃具軍輿。列旛蓋。惟謙躬為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磬折庭中。翌日。語惟謙曰。我為爾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沴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為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奉之愈謹。竟無其效。乃驟欲入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為萬姓來。更乞至心祈請。悖然而詈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為。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是宿戒左右。我為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為官耶。詰旦有所指揮。汝等咸須相稟。是非好惡。予自當之。迨曉時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殽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恣訶責。惟謙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高可十丈。遂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其上。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者如堵。時沙石流爍。忽起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士庶數千。自山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感應。深加歎異。表列具事。詔書褒異。云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茲天厲。將癉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情同翦爪。遂使

旱風滑息。甘澤旋流。昊天猶監克誠。于意豈忘優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忝令名。更昭殊績。乃賜錢五十萬。（出劉跂錄）

### 子朗

偽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禱無驗。僧子朗詣州。云能致雨。乃具十石甕貯水。僧坐其中。水滅於頂者凡三日。雨足。州將王宗儔異禮之。檀越雲集。後莫知所適。僧令諤他日於興州見之。因問其術。曰此閉氣耳。習之一月。就本法於湫潭中作觀與龍相擊。龍為定力所制。必致驚動。因而致雨。然不如甕中為之。保無他害。（出北夢瑣言）

## 風

### 秦始皇

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風。博士云。堯女舜妻葬於此。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莽

王莽地皇四年。大風毀路堂。其年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守昆陽。光武起兵南陽。至昆陽敗之。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尋邑奔。死人而渡。王尋見殺。軍人皆散走。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 賈謐

西晉八年六月。飄風吹賈謐朝衣。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幽廢。死於許昌。三子幽於金墉。殺太子母謝氏。喪還洛。又大風雷電。帷蓋風裂。（出廣古今五行記）

### 張華

西晉永康元年。大風飛石沙折木。其年四月。張華舍。風飄起折木。飛繒軸六七枚。是月趙王倫矯制廢賈后。害張華裴頠等。（出廣古今五行記）

### 劉曜

前趙劉曜葬父母。費用億計。發掘古冢。暴骸骨原野。哭聲盈衢。大寒雨霰。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父寢堂於外垣五十餘步。松柏植以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為石勒所擒。（出廣古今五行記）

### 劉裔

東晉成帝時。劉裔鎮守潯陽。有迴風從東來。入裔船中。狀如匹練。長五六丈。術人戴洋曰。有刀兵死喪之亂。頃為郭默所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 徐羨之

宋徐羨之。文帝初任揚州。有飄風起自西門。須臾合直至廳事。繞帽及席。遲造西階。尋而羨之為文帝所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 柳世隆

宋孝武時。柳太尉世隆。乘車行還。於庭中洗車。有大風從門而入。直來衝車。有聲。車蓋覆向天。是年明帝立。合門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 崔惠景

宋崔惠景圍臺城。有五色幡。風吹飛在雲中。半日乃下。衆見驚異。相謂曰。幡者事當翻覆。數日而惠景敗。

### 許世宗

北齊北海王許世宗。時轉為錄尚書。拜命。其夜暴風震雷。拔庭中桐樹六十圍者。倒立本處。識者知其不終。竟為高肇所譖。旬日處死。

### 徐妃

梁元帝妃徐妃。初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雲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廳事兩柱俱碎。帝以為不祥。妃竟以淫穢自殺。不終之應。

### 李密

隋大業十三年二月。李密於鞏縣南設壇。刑白馬祭天。稱魏公。置僚佐。改元。昇壇時。黑風從西北暴至。吹密衣冠及左右僚屬。皆倒於壇下。沙塵暗天。咫尺不相見。良久乃息。賊軍惡之。俄而密敗。（並出廣古今五行記）

## 虹

### 夏世隆

故越王無諸舊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宮。因雨霽。欲暮。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為男子。著黃赤紫之間衣。而入樹。良久不出。世隆怪異。乃召鄰之年少十數人往視之。見男子為大赤蛇。盤遶。衆懼不敢逼。而少年遂擲瓦礫。聞樹中有聲。極異。如婦人之哭。須臾雲霧不相見。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彩龍與赤鵠飛去。及曉。世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蛇皮及五色蛇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樹焚蕩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出東甌後記）

### 陳濟妻

廬陵巴丘人陳濟。為州吏。其婦秦在家。一丈夫長大端正。著絳碧袍。綵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有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內於盆中。丈夫云。兒小。未可得。我去自衣。即以絳囊盛兒出。與乳之時。輒風雨。鄰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來。將兒去。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母。後秦適田。見二虹於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從此乃絕。（出神異傳）

### 薛願

東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噏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竭。乃吐金滿器。於是日益隆富。（出文樞鏡要）

### 劉義慶

宋長沙王道鄰子義慶。在廣陵臥疾。食粥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出獨異志）

### 首陽山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為女子。年如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蒲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見其容貌姝美。問云。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化為虹而上天。（出八廟窮經錄）

### 韋皐

唐宰相韋皐鎮蜀。嘗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蜺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皐與賓僚悖而退。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霏然若晴霞狀。紅碧相靄。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而方去。皐懼且惡之。遂罷宴。時故河南少尹豆盧署客於蜀。亦列坐。因起曰。公何為色憂乎。曰。吾聞虹蜺者。妖沴之氣。今宴方酣而沴氣止吾筵。豈非怪之甚者乎。吾竊懼此。署曰。夫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為戾。降於正則為祥。理宜然矣。公正人也。是宜為慶為祥。敢以前賀。於是具以帛書其語而獻。公覽而喜。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出祥驗集）

## 卷三百九十七　山

### 玉笥山

漢武帝好仙。於玉笥山頂上。置降真壇。大還丹竈。道士日夜祈禱。天感其誠。乃降白玉笥置壇上。武帝遣使取之。至其壇側。飄風大震。卷玉笥而去。因此則為玉笥山焉。（出玉笥山錄）

### 大翮山

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因而召之。凡三徵不致。次仲懷道履真。窮數術之妙。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行次。忽化為大鳥。出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廟。東有溫湯水口。溫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北水熱。甚諸湯。療病者要須別消息用之。（出水經）

### 山精

吳天門張蓋。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烟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猿。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屋中。十餘日。復送故處。又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面有毛。此即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却。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

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

又或如龍有五赤色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為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出述異記）

### 石雞山

晉永嘉之亂。宜陽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為長沙賊所擄。時娥負器出汲於溪。還見塢壁已破殆。不勝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去溪邊。將殺之。際有大山石壁。娥仰呼皇天。山靈有神不。我為何罪。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路平如砥。群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于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為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溪有娥潭。（出幽明錄）

### 新豐山

唐高宗朝。新豐出高山二百尺。有神池深四十尺。水中有黃龍現。吐寶珠浮出大如

阜。山中有鼓鳴。改新豐縣為慶山縣。（出廣德神異錄）

慶山

昭應慶山。長安中。亦不知從何飛來。夜過聞有聲如雷。疾若飛。黃土石亂下。直墜新豐西南。一村百餘家。因山為墳。今於其上起持國寺。（出傳載）

覆峯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覆之狀。名曰覆肚峯。玄宗嘗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外望見之。諫官上言乃止。（出開天傳言）

夸父山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出朝野僉載）

插竈

荊州有空舲峽。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有一火爐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傳云。洪水時行舟者泊爨於此。餘爐插之。至今猶曰插竈。（出洽聞記）

河山石斛

融州河山有泉半巖。瀉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鐫造。嘗有人攜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出酉陽雜俎）

終南乳洞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的歷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出酉陽雜俎）

古鐵鏁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鏁。大如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於此。（出酉陽雜俎）

崖山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泊女。故河泊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出酉陽雜俎）

聖鍾山

黎州聖鍾山。古老傳此山有鍾。聞其聲而形不見。南詔犯境。鍾則預鳴。唐天寶大和咸通乾符之載。蠻來寇。皆有徵也。昔有名僧講大乘經論。鍾亦震焉。乾寧中。刺史張惠安。請聞僧京師右街淨衆寺惠維。講妙法蓮花經一遍。此鍾頻鳴。如人扣擊。知向所傳者不謬矣。（出黎州圖經）

嵩渠山

澧州嵩渠山。今名石門。永安六年。自然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幕。（出十道記）

石鼓山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驢。俗傳石鼓鳴。則驢鳴人哭。而縣官不利。後鑿破其鼓。遂不復鳴。（出歙州圖經）

射的山

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山遠望。射的有如射候。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謂之射室。傳云羽人所遊憩。土人常以此占穀貴賤。諺云。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

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石水數十丈。其清見底。其西有山。上參烟雲。半嶺石室曰仙人射堂。水東高巖。臨潭有石的。形甚員明。視之如鏡。又會稽錄云。仙人常射于此。使白鶴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出洽聞記）

怪山

會稽山陰郭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山。時天夜雨晦冥。旦而見在此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出廣古今五行記）

鳴鐃山

鳴鐃山。蕭子開建安記云。一名大戈山。越王無諸乘象輅。大將軍乘鳴鐃。載旗畋獵。登於此山。古老傳天欲雨。其山即有音樂聲也。（出建州圖經）

頳臺

虔州頳臺縣東南二百六十三里。南康記云。山上有臺。方廣數丈。有自然霞。如屋形。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聲。即山都木客。為其舞唱。（出十道記）

上霄峯

補闕熊皎云。廬山有上霄峯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為竅。以繫纜焉。磨崖為碣。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則知大禹之功。與天地

不朽矣（出玉堂閒話）

## 麥積山

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其半崛起一石塊高百萬尋望之團圞如民間積麥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石成佛萬龕千室雖曰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於東閣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銘記刊於巖中古記云六國共修自平地積薪至於巖巔從上鐫鑿其龕室佛像功畢旋旋折薪而下然後梯空架險而上其上有散花樓七佛用金蹄銀角犢兒由西閣懸梯而上其間千房萬屋緣空躡虛登之者不敢回顧將及絕頂有萬菩薩堂鑿石而成廣古今之大殿其雕梁畫栱繡棟雲楣並就石而成萬軀菩薩列於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謂之天堂空中倚一獨梯攀緣而上至此則萬中無一人敢登者於此下顧其群山皆如培塿王仁裕時獨能登之仍題詩於天堂西壁上曰躡盡懸空萬仞梯等閒身共白雲齊簷前下視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絕頂路危人少到古巖松健鶴頻棲天邊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題時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題於今三十九載矣（出玉堂閒話）

## 斗山觀

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云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方於斗底故號之辟蘿松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基三畝許陷為坑此蓋連地而上昇也仁裕辛巳歲於斯為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於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公昉一家飲八百洗瘡一家酒醉而上昇）不覺全家住絳霄拔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遼廓拋塵夢八景雲烟事早朝為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鎖金飈舊說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於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真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說者無不異之（出玉堂閒話）

## 大竹路

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於巴州其路則深谿峭巖捫蘿攀石一上三日而達於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緪蔓繫腰縈樹而寢不然則墮於深澗若沈黃泉也復登措大嶺蓋有稍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若儒之在武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人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遁歸西楚蕭相國追之及於茲山故立廟魏王仁裕嘗佐襃梁帥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題於淮陰祠詩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猶說漢淮陰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曾懸去住心不是冕旒輕布素豈勞丞相遠追尋當時若放還西楚尺寸中華未可侵峭崛險峻之狀未可殫言（出玉堂閒話）

## 溪

## 溪毒

江南間有溪毒疾發時如重傷寒識之者取小筆管內於鼻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致卒矣（出錄異記）

卷三百九十八　石

## 黃石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實一是土之精墜於穀城山下其精化為圯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房云讀此當為帝王師異日求我於穀城山下黃石是也子房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果得黃石焉子房隱于兩山從四皓學道其家葬其衣冠于黃石焉古者常見墓上黃氣高數十丈後赤眉所發不得其尸黃石亦失其氣自絕（出錄異記）

## 馬肝石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長以水銀養內於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國人長四尺唯餌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金肝石碎之以和丸轉丹吞之一丸彌年不饑渴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嘗坐群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願拭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唯可近髮（出洞冥記）

## 石鼓

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出錄異記）

## 採石

石季龍立河橋於雲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於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樓殿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出錄異記）

## 青石

唐顯慶四年漁人於江中網得一青石長四尺闊九寸其色光潤異於眾石懸而擊

之。鳴聲清越。行者聞之。莫不駐足。都督滕王。表送納瑞庭。（出搜章記）

### 石文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爲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千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士國主尚任諤獎文通於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屬手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古忠孝爲喜勑禮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并同所奏。（出錄異記）

### 石連理

永昌年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渦義得石連理樹三株。皆白石。（出洽聞記）

### 太白精

金星之精墜於中南圭峰之西。因號爲太白山。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玄宗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翌日令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間嘗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爲玄元像。高二尺許。又爲二眞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已來。（出錄異記）

### 古鐵鏵

天寶中。玄宗以三門河道險阨。漕轉艱阻。乃令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人。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鑿堅石。匠人於堅石之下。得古鐵鏵。長三尺餘。上有平陸兩字。皆篆文也。玄宗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出開天傳信記）

### 走石

寶歷元年乙巳歲。資州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躍。下山越澗。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執鋤趕至止所。其石高二丈。（出朝野僉載）

### 石橋

趙州石橋甚工。磨礲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爲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出朝野僉載）

### 石磨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正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駛則年豐。遲則歲儉。欲知歲之豐儉。以石磨候之。無差焉。（出續齊諧記）

### 釜瀨

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如眞。唯石中耳。（出酉陽雜俎）

### 石魚

衡陽相鄉縣有石魚山。山石黑色。理若生雌黃。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畫焉。長數寸。燒之作魚腥。（出酉陽雜俎）

### 墮石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在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嘗入山採藥。暴風雨。避於檀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墮地。倏而晴朗。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其上平齊如削。中有竅。其下漸潤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左小缺。色理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棋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爲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無言。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出酉陽雜俎）

### 立石

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出酉陽雜俎）

### 孤石

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出酉陽雜俎）

### 網石

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員外入蜀時。親覩其事。（出酉陽雜俎）

### 卵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常閑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玩之。行一里。劃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出酉陽雜俎）

### 臥石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祭而舉之。小雨小舉之。大雨大舉之。相傳此石忽見如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出酉陽雜俎）

### 僧化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澗漸有山。山十許里。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嚥氣。不覺饑渴。其同行之僧饑甚。詣食市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饑渴。速還無苦。或飡啖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饑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穴而出。飡物之僧。立化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濱矣。（出錄異記）

### 霣石

唐天復十年庚午夏。洪州霣石於越王山下昭仙觀前。有聲如雷。光彩五色。濺十丈。

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烟霧。經月而散。有石長七八尺。圍三丈餘。清碧如玉。墮於地上。節度使劉威命舁入昭仙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長三尺。又齋數日。石長尺餘。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觀。（出錄異記）

### 目巖

平樂縣有山林。石巖間有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曰目巖。（出荊州記）

### 石駞

于闐國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駱駝。溺水滴下。以金銀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執之。令人身臭皮毛队。（出洽聞記）

### 石柱

翅比他國。中天竺之屬國也。有石柱高七十尺。紺色有光。或觀其身。隨其罪福悉見影中見之。（出洽聞記）

### 石響

南嶽峋嶁峰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之有響石高三丈五尺。闊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

---

獨石也。（出洽聞記）

### 石女

桂陽有貞女峽。傳云秦世數女取螺於此。遇雨。一女化為石人。今石人形高七尺。狀似女人。（出王韶始興記）

### 藏珠石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沅江之南小山下。有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石有光景。相傳云珠藏於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掘其處。覓求不得。（出錄異記）

### 化石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玩。用為書鎮焉。偶有蚊集其上。驅之不去。視已化為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擲落地重。與石無異。（出錄異記）

### 松化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於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出錄異記）

### 自然石

洪州建昌縣界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石龜。散在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鐫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多倒臥者。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焉。（出錄異記）

### 熱石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躡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吼。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耳。又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以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病。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坐即雷鳴。西邊者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出錄異記）

###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墮於谿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與推之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出稽神錄）

### 龜形石

潘祚為鄱陽縣令。後連帶古城。其中陵荒數十畝。祚嘗與家人望月於此。見城下草中。有光高數丈。其間荊棘叢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處。以誌之。明日掘其地。得一

甕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歸其家。發其口不可開。令擊碎之。乃一石如甕之形。若氷凍之凝結者。復碎而棄之。訖無所得。（出稽神錄）

### 三石

處州石人山在泥水口。近有三石。形甚似人。居中者爲君。左曰夫人。右曰女郎。（出鄧德明南康記）

### 人石

昔有夫婦二人。將兒入山獵。其父落崖。妻子將下救之。並變爲三石。因以爲人石。（出[illegible]地圖記）

### 金蠶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爲浙西廉使裴璩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圓石如球。形式如磨。斷乃重疊如殼相包。斲之至盡。其大如拳。復破之。中有一蠶如蠐螬。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下蜀。與鄉人夜會。語及青蚨還錢事。仗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至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蠐螬也。（出稽神錄）

### 坡沙

### 飛坡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麥壟。依然仍舊。（出朝野僉載）

### 鳴沙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無復有聲。（出國史異纂）

## 卷三百九十九　水

### 帝神女

山海經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云。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離騷所謂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是也。河圖玉版云。堯之二女爲舜之妃。死葬於此。冢在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

### 劉子光

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出獨異記）

### 益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益水在其陽。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停覽。曠移晷。乃漸散滅。縣去長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裏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冥像所傳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禪梁父。是日山靈炳象。構成宮室。昔漢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闕館宇。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出錄異記）

### 醲川

沈醲川者。漢鄭弘靈帝時爲鄉嗇夫。從宦入京。未至夜宿於此。逢故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沽酒無處。情抱不申。乃投錢於水中而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便名爲沈醲川。明旦分首而去。弘仕至尚書。（出博物志）

### 石脂水

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明。（出酉陽雜俎）

### 元街泉

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隨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出酉陽雜俎）

### 銅車

荆之清水宛口旁。義熙十二年。有兒群浴此水。忽見岸側有錢出於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復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腳。徑可五寸許。豬鼻轂有六輻。通體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出酉陽雜俎）

### 神牛泉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耆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駮身。自山而降。下導九十九泉。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出水經）

### 燕原池

燕原山天池。與桑乾泉通。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與桑乾原得穿魚。猶爲不信。又以金縷拖羊蕭射着此大魚。久之。又與桑乾河得射蕭所。山在嵐州靜樂縣東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連泊。（出洽聞記）

### 丹水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為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改為懷水。（出國史異纂）

### 陸鴻漸

元和九年春。張又新始成名。與同恩生期於薦福寺。又新與李德裕先至。憩西廊僧玄鑒室。會總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數編書。又新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題云。煮水㪅。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赴郡。抵揚子驛中。將食。李曰。陸君善茶。蓋天下聞。揚子江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乎。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見者累百人。敢紿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盪半。懼其尠。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欺乎。李大驚賞。從者數十輩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此所經歷之處。水之優劣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出水經）

### 零水

贊皇公李德裕博達士。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於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出中朝故事）

### 龍門

龍門人皆言善游。於懸水接木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掃。必於河濱。終為水溺死也。（出國史補）

### 漏澤

漏澤。據酈元注水經云。姚墟東有漏澤。方十五里。緣水泓澄。凡三大澤。曲際有阜。俗謂之媯亭。側有三石穴。廣圓三尺。而有通否。水自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竭波澤中矣。左右居人。識其將漏。預以木為曲。拔物障穴口。魚鼈異鱗。不可勝載矣。今按此澤漏。凡穴區別。所謂車箱漏。鼓漏。土漏。雞漏。豬漏。春夏積水。秋冬漏竭。居人知之。不過三日之中俱盡。在今兗州泗水縣治東七十里。

### 又

兗州東南接沂州界。有陂周圍百里而近。恒值夏雨。側近山谷間流注所聚也。深可

衰丈。屬春雨。即魚鼈生焉。或至秋晴。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無餘。故彼之鄉里。或目之為漏陂。亦謂之陷澤。其水將漏。即有聲聞四遠數十里。分若風雨之聚也。先迴旋若渦勢。然後淪入於穴。村人聞之。日必具車及驢乘駝。就拾其魚鼈。輦載而歸。率一二歲陷。莫知其趨向。及穴之深淺焉。（出玉堂閒話）

### 重水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彩煥發。鄭人滎水釀酒。近邑水重斤兩。與遠郊數倍。（出國史補）

### 湘水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碎石若摴蒲子。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出羅含湘川記）

### 暴水

青城山因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憂摧壞。俄有堅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為勞。自此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廚內。其味甘香。冬夏不絕。（出錄異志）

### 仙池

渝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縣界。岷江南岸。其池周迴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傳者有仙人姓然名獨角。以其頭有角。故表其名。自揚州來居此。池邊起樓。聚香草置樓下。獨角忽登樓。命僕夫焼其樓。獨角飛空而去。因名仙池。見有石巖一所。向岷江而見在。（出渝州圖經）

### 渝州灘

渝州城灘。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縣東北。泝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騰。乍停乍發。多覆舟之患。古老傳昔有仙居和來為巴州刺史。過此灘。舟翻溺水而死。和女與凡同行。女有兩兒方稚蟲。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繫致兒頸。然後乘船至父沒處。叫聲投水。凡六日。與凡夢云。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凡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而出。今碑在城灘側。（出渝州圖經）

### 清潭

新康縣西百里。有清潭在章浦溪源。極深。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糞擲潭中。即有大雨暴水。至今有驗。（出錄異記）

### 驅山鐸

宜春界鍾山有硤數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迴環澄澈。深不可測。曾有漁人垂釣得一金鏁。引之數百尺。而獲一鐘。又如鐸形。漁人舉之。有聲如霹靂。天晝晦。山川振動。鍾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沉舟溺水。其山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識者云。此即秦始皇驅山之鐸也。（出玉堂閒話）

### 井

### 烏山龜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堆於函旁。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至。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子義之船。（出酉陽雜俎）

###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圓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傳云。汲飲此水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遂以巨石填之。邇後雖時有產女端嚴。則七竅四肢。多不完全。異哉。（州界有一流水。出自雙角山。合容州畔。為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益取美人生當名矣。出嶺表錄異）

### 臨沅井

葛稚川云。余祖鴻臚少時。嘗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名家。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出抱朴子）

### 火井

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昔時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後火轉盛熱。以盆著井上煮鹽。得鹽。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即滅息。至今不復然也。（出博物志）

### 鹽井

陵州鹽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周迴四丈。深四十尺。置竈煮鹽。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萬貫。百姓貪其利。人用失業。井上又有玉女廟。古老傳云。比十二玉女。嘗與張道陵指地開井。遂奉以為神。又俗稱井底有靈。不得以火投及

穢污。曾有汲水。誤以火墜。即吼沸涌。煙氣衝上。濺泥漂石。甚為可畏。或云。泉脈通東海。時有敗船木浮出。（出陵州圖經）

### 御井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井。地卑水柔。宜用澣濯。開元中。以駱駝數十馱入大內。以給六宮。（出國史補）

### 王迪

唐貞元十四年春三月。壽州隨軍王迪家。井忽然沸溢。十日又汲。見井底有聲如嬰兒之聲。至四月。兄弟二人盲。又一人死。家事狼狽之應驗。（出祥異集驗）

### 賈耽

賈耽在滑臺城北。命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人鑿此井也。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耽聞之曰。吾是井大夫也。（出玉泉子）

### 八角井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為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碗就井承水。誤墜井。經月餘。碗出於渭河。（出酉陽雜俎）

### 李德裕

李德裕在中書。嘗飲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遊其門。雖布素皆引接。僧曰。德裕相公在位。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感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頷頤之曰。大凡為人。未有無嗜慾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況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有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為上人停之。即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謁相公者。為足下通常州水脈。京都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脈相通。德裕大笑。真荒唐也。僧曰。相公但取此井水。曰。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但以惠山一甖。昊天一甖。雜以八瓶。一類都十瓶。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山寺與昊天。餘八乃同味。德裕大奇之。當時停其水遞。人不告勞。浮議弭焉。（出芝田錄）

### 永興坊百姓

唐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似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遂

令塞之。據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因地中井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抑知厚地之下。或別有天地也。（出酉陽雜俎）

### 獨孤叔牙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處。輒生黃菌。（出酉陽雜俎）

### 紫都

東方有紫都焉。在齊國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霓從井中出。出則敗五穀。人常以紫塞之。不塞則霓為患。故號紫都。（出郭氏玄中記）

### 濠州井

戊子歲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積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浚之。有工人父子應募者。其子先入。倚鍤而卒。其父遽下亦卒。觀者如堵。無敢復入。引繩出尸。竟不復塞。（出稽神錄）

###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厓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者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息。井中唯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數間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出稽神錄）

### 軍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後焚毀。以為軍營。有大井湮塞。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獲。有一人請復入。曰。以繩縋我。我急引繩。即亟出之。既入久之。忽引繩甚急。即出之。已如癡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見城郭井邑。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機務甚繁。府署甚盛。懼而遽出。竟不獲二尸。建州留後宋斤畫使填此井。（出稽神錄）

### 金華令

王祝啟子某為金華令。營私第於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注東南隅。如灌漏巵。頃刻而盡。其地成井。深不可測。以絲貫縋石以測之。數十丈乃及底。繫一新捻頭而上。與人間常食者。無少異也。（出稽神錄）

---

## 卷四百　寶一

### 金上

### 金

西方日宮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也。淮南子術曰。餌丹陽之為金也。（出神異經）

### 翁仲孺

漢時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於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翁世世富。（出神異經）

### 霍光

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鈠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皇飛去。莫知所至。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翅翮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轄上鳳凰。嘗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嵇康遊仙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是也。（出續齊諧記）

### 陳爵

漢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有胡皖氏。少兒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已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往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歸取竿綸。去挺三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爵以為銅也。涉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共取之。竟不能得。乃入深淵中流。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摝。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吏。字君賢。驚曰。安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賢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言於相。相言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裕躬奉獻。且言得金狀。（出論衡）

### 苻堅

前秦苻堅建元五年。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城。化為銅鼎。（出異苑）

### 雩都縣人

南康雩都縣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形入穴中。因號此石為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遥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石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食。訖。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內。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出述異記）

## 何文

張奮者。家巨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鄴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出列異傳）

##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為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適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比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却復昔日生計。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儐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出玄怪錄）

## 成弼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居山數十年。有成弼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而不告以道。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銅。則黃金矣。足以辦葬事。弼乃還。如言化黃金以足用。辦葬訖。弼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丹。道者不與。弼乃持白刃劫之。既

不得丹。則斷道者兩手。又不得。則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滋怒。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者也。弼大驚。而謂弼曰。吾不期汝至此。無德受丹。神必誅汝。終如吾矣。因不見。弼多得丹。多變黃金。金色稍赤。優於常金。可以服餌。家既殷富。則為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盡天下之銅。乃以弼造金。凡數萬斤。而丹盡。其金所謂大唐金也。百煉益精。甚貴之。弼既執窮而請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實不知方。詐之。帝謂其詐。怒脅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為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為別寶。帝入庫遍閱。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奇異。而謂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濕。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為寶貨也。（出廣異記）

## 玄金

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尺。（出酉陽雜俎）

## 鄒駱駝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將钁斸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附馬。時人語曰。蕭佺附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為錢相知。（出朝野僉載）

## 裴談

裴談為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黃金馬。可數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鋌。皆長尺餘。因以石窒穴。且志之。又數日往。則迷其處。樵者頗諳山谷。即於洛城。懷州遣開石物。鎚鑿數車。州有崔司戶。知而助之。將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奏章請命。奏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語裴談。吾太行山天藏開。比有樵夫見之。吾已遺金五鋌。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重求不獲。乃興惡將開吾藏。已造鎚鑿數車。若開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開鎚鑿。此州人且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戶與其同心。但語崔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異之。即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沒其開石具而禁止之。妻尋有間。（出紀聞）

## 牛氏僮

牛肅曾祖大父皆葬河內出家童二戶守之開元二十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質於裴氏齒牙為疾晝臥廐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湯含之可以愈疾何忍焉小安驚顧不見人而又寢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豈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叢掘其根根轉壯大入地三尺忽得大磚有銘焉揭磚以下有銅鉢㪷於其中盡黃金鋌丹砂藏其中安不知書既藏金則以磚銘示村人楊之侃留銘示人而不告之銘曰磚下黃金五百兩至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賊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澤州城北二十五里白浮圖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兩亦此人得之諸人既見銘道路諠聞於裴氏子問小安且諱執鞭之終不言於是拷訊萬端不對捫而閉諸室會有畫工來訪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訪問之畫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於人處用錢一百市砂一斤砂既精好故來更市張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畫工示之安曰掘得銘後下得數金丹砂今無遺矣金實不得則又加箠笞治之卒不言夜中亡去會裴氏蒼頭自太原赴河內遇小安於澤州小安邀至市酒飲酣招去意者小安便取澤之金乎及蒼頭至裴言之方悟（出紀錄）

## 宇文進

夏縣令宇文奉猶子進嘗於田間得一崑崙子洗拭之乃黃金也因寶持之數載後財貨充溢家族蕃昌後一夕失之而產業耗敗矣（出紀聞）

## 蘇遏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無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甚多有扶風蘇遏悾悾遑若貧窮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纔立契書未有一錢歸主至夕乃自攜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已後未寢出於堂傍徨而行忽見東墻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遏視之不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咄西墻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沒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鏘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階中庭呼爛木曰金精合屬我緣沒敢叫喚對曰不知遏又問承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曾殺傷耳至明更無事遏乃自假鍬鍤之徒先於西墻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於東牆下掘兩日近一丈方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長一丈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為德又自為計曰我得此寶然修德亦可禳之沉吟未決

至夜又歎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為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於昆明池中自是不復撓吾人矣有德許之明晨更掘丈餘得一鐵甕開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還宅價修葺送爛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為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出博異志）

## 韋思玄

寶應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慕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思玄於是求煉金之術積十年遇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後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瘦俄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門謂思玄曰吾病亡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其後居士身疾癰盡潰血且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詔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是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璨然真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也而銳字兌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出宣室志）

## 李員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樂如是久不絕俄而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音闃員且驚且異朝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又聞其聲悽越且久亦歌如前詞員心知為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潰其堂之北墉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若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呼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洗去塵蘚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座右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出宣室志）

## 虞鄉道士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忽有異光自井中發俄有一物其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於井

自是每夕輒見道士與其妻。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兕甚小。奇光爛然。即置於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渭涑。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兕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 趙懷正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賀當以女工致。一日有人攜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枕輒復聞。或喧悖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歲餘。趙病死。妻令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如模鑄者。所函挺處。其模似預鑄勘入。無絲髮隙。不知從何而入也。挺各長三寸餘。潤如巨指。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賀今住洛惠節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紉針。親見其說。（出酉陽雜俎）

## 金蛇

隋咸初。宮中有黃色蛇。夜則自寶庫中出。遊於階陛間。光明照耀。不可擒捉。宮人擲珊瑚玦以擊之。遂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庫內。得黃金蛇。而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后。今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頷下有阿麼字。上憮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麼即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係蛇於玉彘之前足。其後竟不復有所見。以彘食蛇也。（出杜陽編）

## 卷四百一　寶二

## 金下

## 張珽

咸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將於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珽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黃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來。欲一遊龍門山耳。乃共閑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遊龍門山。經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於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見一宅。甚荒毀。既扣門。有一子儒服自內而出。見象之顏喜。問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張珽秀才也。李特黃真即我同鄉之書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甚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黃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蒸庶。雖諸黃盛長。又將若何。黃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

諸君何至亟預人家事。波及我孫耶。珽性素剛決。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又攜我至此。適見高論。我竊疑之。黃家弟兄竟是誰也。且君輩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懼。但實言之。象之笑曰。黃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王精也。黃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樹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詣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既君不怯。故聊得從容耳。珽又問曰。鄭秀才既與我同科。奚不語耶。鄭適曰。可命筆寫詩一首以贈。詩曰。昔爲吟風嘯月人。今是陰風嘯月身。冢壞路邊吟嘯罷。安知今日又勞神。珽覽詩愴然。歎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化精。人不復化。象之輩三人皆聞此歎。怒而出。適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門外。迴顧已見一壞冢。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金盃精皆中劍而踣。唯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迴。反見一故玉帶及一金盃在路傍。珽拾得之。長安貨之。了無別異焉矣。（出瀟湘錄）

## 龔播

龔播者。峽中雲安監鹽賈也。其初甚窮。以販鬻蔬果自業。結草廬於江邊居之。忽遇風雨之夕。天地陰黑。見江南有炬火。復聞人呼船求濟。急時已夜深。人皆息矣。播即獨棹小艇。涉風雨濟之。至則執炬者仆地。視之即金人也。長四尺餘。播即載之以歸。於是遂富。經營販鬻。動獲厚利。不十餘年間。積財巨萬。竟爲三蜀大賈。（出河東記）

##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居從同爨。所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弟子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妝。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忻然近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自業。年少而敏俊。見此婦人有色。遂囑其乳嫗別灑掃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遂升榻就之。其婦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擊鼓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出玉堂閑話）

## 張彥

巴巫間民多積黃金。每有聚會。即於席上羅列三品以誇尚之。雲安民有李仁表者。

施澤金臺盞。以此相高。亂離之後。州將皆武人。競以貪虐。蜀將張彥興忠州。暴惡尤甚。將技若之。因而作叛。逮及黨與數千家。張搜其金銀。莫知紀極。後於蜀中私第。別搆一堂。以貯其金。忽一日屋外有火烟頻起。驟入驗之。乃無延爇之處。由是疑焉。及開篋視之。悉已空矣。即向時火烟。乃金化矣。（出北夢瑣言）

## 康氏

偽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為業。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邊。尊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為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長。遂為富人。有李潯者。為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為李言如此。（出稽神錄）

## 豫章人

天復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發之得金人十二頭。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

戴十二辰屬。數歎精麗。殆非人工。其家寶祠之。因以致福。時兵革未定。遂為戍將劫取之。後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 陳濬

江南陳濬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為詩。里人謂之陳白舍人。比之樂天也。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間聞二客牀壞。訇然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臥於壁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矣。自是致富。（出稽神錄）

##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經舍南大冢。冢旁恒有一黃衣兒與之較力為戲。其主遲之。奴以實告。覘之信然。一日挾撾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兒復出。即起擊之。應手而踣。乃金兒也。因持以歸。家自是富。（出稽神錄）

## 蔡彥卿

廬州軍吏蔡彥卿。為拓皋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明夜彥卿挾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方舞。即擊之。墮地乃白

金一餅。復掘地獲銀千兩。遂為富人云。（出稽神錄）

## 水銀

## 呂生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目以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夕。生獨寢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不除之。必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是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復以臂揕生。其餘又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揕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為數狀。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為十餘嫗。各長寸許。雖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者一嫗謂書生曰。吾將合為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為一嫗。與始見者

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為耶。嫗笑曰。君言過矣。若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蟻耳。今夕願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為一嫗。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為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出宣室志）

## 五

## 沈攸之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輒躑躅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

見一白駒。以絲繩繫腹。直從外來。圉者具言。彼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為怪。檢內人唯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至夜有時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下有泥。後彼之敗。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 玉龍

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出聲如琴瑟。水盡乃止。（出酉陽雜俎）

### 江嚴

江嚴於富春縣清泉山。遙見一美女紫衣而歌。嚴就之數十步。女遂隱。唯見所據石。如此數四。乃得一紫玉。廣一尺。又郎浪於九田山見鳥。狀如雞。色赤。鳴如吹笙。射之中。即入穴。浪遂鑿石。得一赤玉。如鳥形狀也。（出列異錄）

### 唐玄宗（已見三百九十六卷）

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玄宗端坐。略不為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載誕之三日。後以珠絡衣褓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及。玄宗即位。每京師愆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玄宗復祈禱。而涉旬無雨。帝密投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既還京。為小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李輔國常置於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之。已亡其所。（出明皇雜錄）

### 五色玉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此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諫。獨李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虜二千人

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矣。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命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水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出酉陽雜俎）

###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鏁之於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囅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遂碎之為粉。投於廁中。自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安邑里。芬馥彌月猶在。蓋舂之為粉。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始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而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蝶。沖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識。夏即於堂中設迎涼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於杉。雖若乾枯。未嘗凋落。盛暑則之牕戶間。涼自至。鳳首木高一尺。而雕刻如鸞鳳之形。其木頗似枯槁。故毛羽禿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於高堂大廈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曰常春木。縱以烈火焚之。終不焦黑。涼草鳳首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云。火林國出也。（出杜陽編）

### 軟玉鞭

德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其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也。瑞妍節文。光明可鑒。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德宗歎為神物。遂命聯蟬繡為囊。碧蠶絲為鞘。碧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亦連延十數里。小者亦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捩撚為鞘。表裏通瑩。如貫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絃。鬼神悲。為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為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所在。（出杜陽編）

### 玉猪子

執金吾陸大鈞從子某。其妻常夜寢中聞有物咽啾鬪齧。既覺。於枕下攬之。得二物。

處以火照皆白玉儲子也大數寸狀甚精妙置之枕中而寶之自此財貨日增家轉蕃衍有求必遂名位遠騰如此二十年一夕忽失所在而陵氏亦不昌矣（出紀聞列異）

## 卷四百二　寶三　珠

### 隋侯

隋侯行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啣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出搜神記）

### 燕昭王

燕昭王坐握日臺時有黑鳥白頸集王之所啣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照如雲母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言波瀾常圓轉而流有黑蚌飛翔而來去於五山黃帝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生之上故知驗矣昭王時其國來獻王取實璋水洗其泥沙而歎曰懸日月已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千迴此蚌千歲一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握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珠焉（出王子年拾遺）

### 漢高后

漢高后時下書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會稽市販珠乃獻之賜金百斤魯元公主私以金七百斤從仲求珠復獻四寸者（出列仙傳）

### 漢章帝

後漢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明耀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圓四寸八分（出列仙傳）

### 梁武帝

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寶珠梁武有喜色虞寄上瑞雨頌（出酉陽雜俎）

### 火珠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於羅刹國得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出國史纂異）

### 鯨魚目

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凡珠有龍珠龍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云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名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者合浦有珠市（出述異記）

---

### 珠池

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自監珠戶入池採以充貢賦者舊傳云太守貪即珠逐去皆採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又池水極深莫測也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彈丸者亦時有得徑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說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貫之以篾曝乾謂之珠母容桂率將脯燒之以薦酒也肉中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出嶺表錄異）

### 少城珠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太侈焚之即合在此地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出酉陽雜俎）

### 青泥珠

則天時西國獻毗婁博義天王下頷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則天懸頷及舌以示百姓頷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縱視目不暫捨如是積十餘日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故欲買珠耶胡云必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醻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西國僧尋聞奏則天敕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已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價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則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出廣異記）

### 徑寸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風逆旅見方石在主人門外盤桓數日主人問其故胡云我欲石擣帛因以錢二千求買主人得錢甚悅以石與之胡載石出封外剖得徑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內便還本國隨船汎海行十餘日船忽欲沒舟人知是海神求寶乃偏索之無寶與神因欲溺胡胡懼剖腋取珠舟人呪云若求此珠當有所領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出廣異記）

### 寶珠

咸陽岳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不以為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底裹珠放金剛腳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

揚州收債。違次陳留。宿於旅邸。夜聞胡鬬寶。士人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歎恨。苦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今往揚州所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尚存。持還見胡。胡等喜扑。飲樂十餘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胡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羣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鐺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前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故執不與。後數日。復持諸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問所贖悲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羣龍惜女。故以諸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顧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共買此珠。何爲獨專其利。卿既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所煎醍醐塗船。當得便風還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出廣異記）

### 水珠

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寺僧議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是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酬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恥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酬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偕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亡珠後。行軍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泠。流汎而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出紀聞）

### 李勉

司徒李勉。開元初。作尉浚儀。秩滿。沿汴將遊廣陵。行及睢陽。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殆。思歸江都。知公長者。願託仁蔭。皆異不勞而獲護焉。勉哀之。因命登艫。仍給饘粥。胡人極懷慙愧。因曰。我本王貴種也。商販於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計必有求吾來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國內頃亡傳國寶珠。募能獲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鑒而貪其位。因是去鄉而來尋。近已得之。將歸即富貴矣。其珠價當百萬。吾懼懷寶越鄉。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將死矣。感公恩義。敬以相奉。即抽刀決股。珠出而絕。勉遂資其衣衾。瘞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含之而去。即抵維揚。寓目旗亭。忽與羣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相接。傍有胡雛質貌肖逝者。勉即詢訪。果與逝者所敘契會。勉即究問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瘞其所。胡雛號泣。發墓取而去。（出集異記）

### 李灌

李灌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常次洪州建昌縣。倚舟於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數日而卒。臨絕指所臥黑氊曰。中有一珠。可徑寸。將酬其惠。及死。氊有微光溢耀。灌取視得珠。買棺葬之。密以珠內胡口中。植木誌墓。其後十年。復過舊邑。時楊平爲觀察使。有外國符牒。以胡人死於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梏訊經年。灌因問其罪。因具言本末。灌告縣寮偕往郭墻伐樹。樹已合拱矣。發棺視死胡。貌如生。乃於口中探得一珠還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出獨異志）

又尚書故實載兵部員外郎李約葬一商胡。得珠以含之。與此二事略同。

### 上清珠

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卧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出酉陽雜俎）

### 守船者

蘇州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數十隻於廟前。守船者夜中雨過。忽見廟前光明如火。乃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或吞之。船者不知何物

乃以竹篙遙擲之。此物驚入草。光遺在地。俯視之。乃一珠。徑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恐光明為人所見。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寶物怕穢。乃脫褻衣裹之。光輝不出。後無人知者。至揚州胡店。賣之獲數千緡。問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出原化傳）

## 嚴生

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橐中有奇寶。願有得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為價。曰。此寶安所用。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歲。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踰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鑑。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價而去。（出宣室志）

## 張文觀

張文觀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願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冢。近亦曾聞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椀。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冢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言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冶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後自京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出尚書故實）

## 衛慶

衛慶者。汝墳編戶也。其居在溫泉。家世游墮。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隴畝中。若流星。慶掩而得之。遂藏諸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纇。乃裹以縑囊。緘以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寶也。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甚寶之。常置於臥內。自是家產日滋。飯牛四百蹄。墾田二千畝。其餘絲枲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為富家翁。至乾符末。慶忽疾。雖醫巫並進。莫有徵者。踰月病且亟。忽聞枕前鏗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暈若蝕色。如墨矣。數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貨鬻以供耨酒之費。未釋服。室已如懸磬矣。（出三水小牘）

## 鬻餅胡

有舉人在京城。鄰居有鬻餅胡。無妻。數年胡忽然病。生存問之。遺以湯藥。既而不愈。臨死告曰。某在本國時大富。因亂遂逃至此。本與一鄉人約來相取。故久於此。不能別適。遇君哀念。無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寶惜多年。今死無用矣。特此奉贈。死後乞為殯瘞。郎君得此。亦無用處。今人亦無別者。但知市肆之間。有西國胡客至者。即以問之。當大得價。生許之。既死。破其左臂。果得一珠。大如彈丸。不甚光澤。生為營葬訖。將出市。無人問者。已經三歲。忽聞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胡見大驚曰。郎君何得此寶珠。此非近所有。請問得處。生因說之。胡乃泣曰。此是某鄉人也。本約同問此物。來時海上遇風。流轉數國。故愆五六年。到此方欲追尋。不意已死。遂求買之。生見珠不甚珍。但索五十萬耳。胡依價酬之。生詰其所用之處。胡云。漢人得法。取珠於海上。以油一石煎二斗。其則削以身入海不濡。龍神所畏。可以取寶。一六度也。（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第三十二冊終

太平廣記第二十三册

# 卷四百三　寶四

## 雜寶上

宋　李昉編

### 馬腦

帝顓頊時，丹邱之國獻馬腦甕，以盛甘露。帝德所被，殊方入貢，以露充於厨也。馬腦，石類也，南方者為上。今善別者，馬死則扣其腦而視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腦色黃者，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外；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駑。今為器，多用赤色者。若是人功所製者，多不成器，成器亦拙。其國人聽馬鳴，別其腦色。（出王子年拾遺）

### 犀

犀牛，大約似牛而猪頭，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為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點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俱粟文，堪為腰帶。千百犀中，或偶有通者，花點大小奇異，固無常定。有偏花路通者，有頂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五色無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點奇差，則價計巨萬，乃希世之寶也。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觔者，云是牯牛額上者。必花多是撒頭豆點也，深者堪為銙，散而淺即拍為盤楪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羣雞見之驚散）、辟塵犀（為婦人簪梳，塵不着也）、辟水犀（云此犀行於海，水為之開，色於霧之中不濕矣）、明犀（處於暗室則有光明）。此數犀但聞其說，即不可得而見也。（出嶺表異錄）

### 月鏡

周靈王起處昆昭之臺，有侍臣長弘，巧智如流，因而得侍，長夜宴樂，或俳諧儛笑，有殊俗之伎，百戲駢列，鐘石並奏，亦獻異方珍寶。有如玉之人，如龍之錦，亦有如鏡之石，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玉人皆有機類，自能轉動，謂之機妍。長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弘媚諂而卒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出王子年拾遺）

### 秦寶

漢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所驚異者，有玉五支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啣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結華彩，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

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琴筑笙竽皆作，與真樂不異焉。玉琴長六尺，上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嶙相攻，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洞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見腸胃五臟，歷歷無礙。人有疾病在內者，則掩心而照之，必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則殺之也。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并將以東，後不知所在。（出西京雜記）

### 珊瑚

漢宮積草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曰烽火樹。夜有光，常欲然。（出西京雜記）

又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忽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衰之徵也。（出述異記）

又篩蘇國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飛橋渡海而西，至且蘭國。自且蘭有積石，積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於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海中，初生之時，漸漸似菌，經一年，挺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者三尺，大者丈餘，三年色青，似鐵鈔，發其根於舶上，為絞車舉鐵網而出之，故名其所為珊瑚州。久而不採，却蠹爛糜朽。（出洽聞記）

### 四寶宮

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按、屏風、雜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出拾遺錄）

### 延清室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蓋石文如畫也。石體咸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為盤，如屈龍，皆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耶？侍者屏扇，以手摹之，方知有屏風也。偃又以玉精為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潔徹。侍者言以冰無盤，必融濕席，乃和玉盤拂之，落階下，冰玉俱碎，偃更以為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皆猶有此器，而多殘破。王莽之世，不復知所在。（出拾遺記）

### 玉如意

吳孫權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

及蟬形其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博物者也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埋寶以當王氣此蓋是乎（出酉陽雜俎）

## 七寶鞭

晉明帝二騎潛入窺王敦營敦覺使騎追之帝奔仍以七寶鞭顧逆旅嫗扇馬屎王敦追之人見馬屎以爲帝去已遠收寶鞭不復前追（出世說）

## 犀導

晉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路一屍已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鳥鳥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鳥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王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褚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床頭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終不獨受枉酷江夫人惡之月餘遂亡（出續齊諧記）

## 玉清三寶

杜陵韋弇字景昭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弇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殆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眞塵外境也願偕去弇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出十里得鄭氏亭端空危危横然四峙門用花闢砌用烟矗弇望之不暇他視眞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既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杳眇殆不可識有一人望弇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亭斜欄層去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弇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次爲何所女郎又何爲者願一聞知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向也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雖云不可滯世間人君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即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然泠然凌玄越冥不爲人間聲曲酒既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樂一曲曰紫雲願授聖主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羣仙曰君既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寶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寶始出一

杯其色碧而光瑩洞徹顧謂弇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曰紅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澈則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謝別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茫然無有弇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玉清眞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出宣室志）

## 寶骨

長安平康坊菩提寺緣李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意多識故事云李相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一僧嘗讚佛施鞍一具賣之價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口經數年次當讚佛因極祝林甫功德冀獲厚襯畢簾下出綵篚香羅帊藉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大失所望慚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攜至西市示於胡商索價一千胡見之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寶價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出酉陽雜俎）

## 紫靺羯

乾元中國家以尅復二京糧餉不給監察御史康云間爲江淮度支率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補時用洪州江淮之間一都會也云間令錄事參軍李惟燕典其事有波斯胡人者率一萬五千貫腋下小瓶大如合拳問其所實詭不實對請率百萬惟燕以所納給衆難違其言詐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當不違價僧試求五千而去胡人至揚州長史鄧景山知其事以問胡胡云瓶中是紫靺羯人得之者爲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物而無其價非明珠雜貨寶所能及也又率胡人一萬貫胡樂輸其財而不爲恨瓶中有珠十二顆（出廣異記）

## 紫貝

紫貝即砑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爲貨南越志云土産大貝即紫貝也（出嶺表錄異）

## 魏生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勳戚歷任王友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罷匱爲士旅所擯因避亂將妻入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於砂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石間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覆片又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試取以歸致之書匣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

以求敘錄假屋以居。市肆多賣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自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坐上。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生於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徑寸餘。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寶。至坐末。諸胡戲笑。戲謂生。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座首。禮拜各足。生初爲見謔。不勝慚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萬。衆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此歸皆獲厚賞。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得財。倍其先資也。（出原化記）

## 卷四百四　寶五

## 雜寶下

### 肅宗朝八寶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爲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皂衣。引真如東南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整肅。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戴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諸天坐。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厲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皂衣者送之。翼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以縣狀示從事盧恒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訊之。恒至縣。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墜。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恒。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潤若凝脂。辟人間兵疫邪癘。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復。其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恒曰。玉信美矣。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恒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翼日。侁至。恒白於侁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即具事白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觀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色瑩澈。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筯。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寸許。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焰爓如

月。其所壓勝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事。爲若何。圓懼而止。侁乃遣盧恒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是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得寶之故。即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既登位。乃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號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壖高廠。境物潤茂。遺址後爲六合縣尉崔理所居。西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出杜陽編）

### 靈光豆

代宗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因其國有海。東北四方里。國西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鑒人五藏六腑。亦謂之仙人境。國人有疾。輒照之。使知起於某臟某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華之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可長數尺。本國亦謂之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稱之可重一

勵。帝嗤一丸。數其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饑渴。龍角釵。類玉。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帝賜獨孤妃子。與帝同汎舟於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於舟中。帝由是命置之於堂內。以水噴之。化為二龍。騰空東去矣。（出杜陽編）

## 萬佛山

上崇釋氏教。乃舂百品山。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色氍毹及萬佛山。可高一丈。上置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氍毹之巧麗。亦冠絕於一時。每放之內即有歌舞之樂。列國山川之狀。或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鸞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其真假。萬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辮縷金玉水精為幡蓋流蘇。菴薝蔔羅等樹。構百寶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勢若飛動。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闊三寸。以蒲牢銜之。每擊鐘。行道僧禮拜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聲。蓋關綟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計。上置九光扇於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見有光出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出杜陽雜編）

## 玳瑁盆

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云其國有酒山紫海。而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醉。則經日不醒。紫海色。大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魚龍龜鼈砂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及盛夏。上置於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為嬉戲。浮光裘。即紫海色。染其地也。以五彩絲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仍綴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獵於北苑。為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為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隙暴雨。而裘無纖毫沾濡。方歎為異物。夜明犀。其狀類通天犀。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十重。終不能掩其耀煥。上遂命解為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其蠟炬。有如晝日。（出杜陽編）

## 辟塵巾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甲。知廻易。折欠數百萬。廻之外縣。去州二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甲。甲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為設酒食開解之。座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甲曰。余嘗遊東。獲二寶物。當為君解此難。甲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

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謂高曰。玄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甲性命。高遂曰。甲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甫請避左右。言某於新羅獲巾子。可辟塵。欲獻此贖甲。即於懷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清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甲之性命。恐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翼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驂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霑塵坌。豈遭逢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故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甲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余一針。力差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甫即於巾上抽與之。針色如金。監軍乃劄巾試之驟於塵中。唯身及馬騣尾無塵。高與監軍且具禮欲謁。將請其道。宴一夕。忽失所在。（出酉陽雜俎）

## 重明枕

有海外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類於水精。中有樓臺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鏤木丹青。真人之首簪帔。無不悉具。仍通瑩焉。（出廣德神異錄）

## 三寶村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今人莫得之。其啟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益議其事。開成元年春。村中民夜夢一丈夫。耆黑。簪幘。被廣袂之衣。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嘗得南人之寶。其後馬公遭譖。以為多掠南貨。盡藏以歸。光武怒。將命案其家。吾懼且及禍。故埋於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即以所夢具告於儕伍中。是歲仲夏夕。雲月陰晦。有牧豎望見西京原下。烱然其光。若曳練焉。久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即馳往視之。其光忽甚。至明夕亦然。於是里人數輩。夜尋其光。俯而觀之。其光在土而出。若焰新火。里人乃相與植準以表之。其明日。揭插其處。表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寸許。製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寶劍一。長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鏡一。徑一尺餘。皆歷跡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發硎其劍。濯然若水波之色。雖利如切玉。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為尺。乃古三尺。其鏡皆文跡。磐會有異獸環繞鏡鼻。而年代綿邈。形理無缺。乃命磨瑩。其清若上水之潔。真天下之奇寶也。

縣令劉君曰。此為古之珍玩。宜歸王府。可與天球和璧。焜燿於上庠。遂緘滕其事。聞岐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無人知者。（出宣室志。）

### 火玉

會昌元年。扶余國貢三寶。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風松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中。冬則亦不復挾纊。宮人常用。澄明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風松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然而涼颸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殿內。稍秋氣颼颸。即令徹去。（出宣室志。）

### 馬腦櫃

武宗好神仙術。遂起望仙臺以崇朝禮。更修隆真室。舂百寶屑以塗地。瑤楹金拱。銀檻玉砌。晶熒炫燿。看之不足。內設玳瑁之帳。火齊之床。焚龍光之香。薦無憂之酒。此皆他國所獻也。帝每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真以下。用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更遇渤海貢馬腦櫃。方三尺。深色如茜。所作工巧。無以為比。帝好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紫瑰盆。量容半斛。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一寸。舉之則若鴻毛。帝嘉其光潔。遂處於仙室。以和藥餌。後王才人擲玉環。悞缺其半菽。上猶歎惜久之。（出杜陽編。）

### 岑氏

臨川人岑氏。嘗遊山谿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捕而獲之。歸置巾箱中。其夕夢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來侍左右。既寤。益知二石之異也。恒結於衣帶中。後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問之。君有寶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萬為市。岑雖寶之而無用。得錢喜。即以與之。以錢為生資。遂致殷贍。而恨不能問其石。與其所用云耳。（出稽神錄。）

## 卷四百五　寶六　錢　奇物附

### 淯陽童子

晉義熙十二載。淯陽縣羣童子浴於清水。忽見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隨流去。又以衣感裹。各有所得。又見流錢中有一銅車。以小牛牽之。勢甚奔迅。兒等奔逐。掣得一輪。徑可五寸。豬鼻轂有六輻。通然青色。釭內黃脫。狀如恒運。於是沈敞守南陽。求得此物。然莫測之。（出洽聞記。）

### 文德皇后

錢有文如甲跡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所為也。初進樣日。后掐一甲跡。因是有之。（出談賓錄。）

### 岑文本

唐貞觀中。岑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扣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為吳王進入見漢帝。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無餘物。惟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出傳異志。）

### 王清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語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下得大甕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如歸。十餘年巨富。遂鑄錢成龍形。號王清本。（出酉陽雜俎。）

### 建安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見谿中。賣薪為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可及山半。有大樹。下有大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覆小缺。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搘之。以衣襟貯五百餘而歸。盡率家人復往。將盡

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覓。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為覓畝以五百屋爾正之。餘不可妄想也。（出稽神錄）

徐仲寶

徐仲寶者。長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合數大抱。有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亦獲數百。自爾每須錢。即往掃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仲寶後至揚都。選授舒城令。假日與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氣甚勁烈。斜飛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蛺蝶。製作精妙。人莫能測。後為樂平令。家人復往於廚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即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止於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不知所之。（出稽神錄）

邢氏

建業有庫子。姓邢。家貧。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其妻竊聚錢。埋於地中。一夕。忽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窗戶而去。有觸墻壁墜地者。明日視之。皆錢。其妻乃告埋瘞之處。發視皆亡矣。邢後得一自然石龜。其狀如真。置庭中石榴樹下。或見之曰。此寶物也。因收置巾箱中。自爾稍充足。後頗富矣。（出稽神錄）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嘗為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為禍。於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則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為富人云。（出稽神錄）

曹真

壽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數十而已。又舒州桐城縣雙戍港。有回風捲錢。經市而過。市人隨攫其錢。以衣襟貯之。風入古墓荊刺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錢歸家。視之。與常錢無異。而皆言亡八九矣。（出稽神錄）

奇物

徐景

晉陵。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襆。至家開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出酉陽雜俎）

中牟鐵錐

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出酉陽雜俎）

毒槊

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入地中。呼為鐸刃。（出酉陽雜俎）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坐。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狄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寞。累局連北。狄對御就脫其裘。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出集異記）

謝靈運鬚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於南海祇洹寺。為維摩詰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樂安公主。五月鬭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絕。（出國史纂異）

開元漁者

開元末。登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近水煙霧朦朧。人衆填雜。若市里者。遂前。見多賣藥物。傳道尤聚。良久視。悉無所覩。唯拾得青黛數十。斗許大。亦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人矣。（出還史）

楊妃襪

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馬嵬媼得襪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覩。獲錢無數。（出國史補）

紫米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米。上異之。翼日。出示術士白兀佐李元戢。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衣裳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御風。紫米有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鬢髮縝黑。顏色不老。（出杜陽編）

嘉陵江巨木

閬州城臨嘉陵江。江之游有烏陽巨木。長百餘尺。圍將半焉。漂泊搖撼於江波者久

矣而莫知奚自閭之耆舊相傳云先時汎洪水而至亦靡據焉襄漢節度使渤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書舍人牧閭中下車未幾亦嘗見之因以為異矣忽一日津吏啟事曰江中巨木由來東首去夜無端飜然西顧高崗奇之即與賓寮逕往觀焉因廣召舟子洎軍吏輩民輩則以大索羈而出之初無艱阻隨拖登岸大半之後屹而不前雖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既竭復如前時自是日曝風吹僵然沙上或則寺僧欲以為窣堵波之獨柱或則州吏請支分剸劚以備眾材高以奇偉異常皆莫之許每擬還之於江但慮勞人逡巡未果開成三年上元日高准式行香於開元觀寮吏畢至高欲因眾力得共牽復其木焉及至則又廣備縻索多聚勇力將作氣引拽之際而巨木因依假藉看自轉移輕然已復於江矣拒江尚餘尺許歘然驚迸百丈巨索皆如斬截其木則沿洄汨沒徑去絕江上及中流歘然遂隱高遣善泅者數輩逐往觀之江水清澈毫髮可見善遊者熟視而迴皆曰水中別有東西二木巨細與斯木無異適自岸而至者則南北叢焉高顧坐客靡不駭愕自是則不復得而見矣有頃高除諫議大夫制到詳其授官之日即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旬朔未獲移徙高之新命既至則那復留意乎轉遷俾之仍舊（出集異記）

## 江淮市人桃核

水部員外郎杜涉嘗見江淮市人桃核扇量來止容一升言於九疑山溪中得（出集異記）

## 玉龍膏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曰此膏不可持北來茍有犯者則禍且及矣大和中韓約都護安南得其膏及還遂持以歸人有謂曰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無有悔於後耶約不聽卒以歸焉後約為執金吾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豈玉龍膏之所歸禍乎由是南去者不敢持以北也（出宣室志）

## 段成式

段成式羣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大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之見有四足如綖舉之足亦隨縮（出酉陽雜俎）

## 李德裕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輔及朝士晏語時畏景爀曦咸有鬱蒸之苦軒蓋候門已及亭午縉紳名士交扇不暇時共思憩息於清涼之所既延入小齋不覺寬廠四壁施設皆有古書名畫而炎鑠之患未已及列坐開鐏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颸凜冽如涉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察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坐末（龍皮有新羅僧得海中海旁居者口得自魚庵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贖之又跋金帶斗麈簪皆希世之寶及李南遷悉於恩溪沉溺使善沒取之云在鱷魚穴中竟不可得矣）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縈迴疏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峰九派迄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竹間行徑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莊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雅好山水李居廊廟日以白衣累擢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於山谷間遠其勢也）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多以土產異物奉之故數年之間無所不有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花錢威勢之使人也（出劇談錄）

## 夏侯孜

夏侯孜為宣宗山陵使開真陵用功尤至鑿皇堂深及袤丈於堅石中得折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工乃扶取以獻孜孜以寢園方近其事稍異因隱而不奏（出唐闕史）

## 嚴遵仙槎

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堅而不蠹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為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已來失之槎亦飛去（出洞天集）

# 卷四百六　草木一（木）

## 夫子墓木

魯曲阜孔子墓上時多楷木（出述異記）

又曰曲阜城有顏回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出述異記）

## 五柞（青梧附說）

漢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上枝覆陰數十里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判其脅為文字是秦始王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有神皆含血屬筋焉（出西京雜記）

## 白銀樹

平原郡高苑城西晉寧州刺史辟閭允墓前有白銀樹二十株

## 合離樹

終南山多合離樹葉似江蘺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羅勒其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藂條狀如車蓋一青一丹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於熊耳山中（出西京雜記）

## 玉樹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為假稱珍蓋未詳也（出國史纂異）

## 豫樟

豫樟之為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也漢武寶鼎二年立豫樟宮於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出述異記）

## 茘枝木

南海郡多茘枝樹茘枝為名者以其結實時枝條弱而蔕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為名凡什具以木製者率皆茘枝（出扶南記）

## 酒樹

頓遜國有酒樹如安石榴華汁停瓮中數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樹出典遜國名展酒（出扶南記）

## 娑羅綿樹

黎州通望縣有銷樟院在縣西一百步內有天王堂前古柏樹下有大池池南有娑羅綿樹三四人連手合抱方匝先生花而後生葉其花盛夏方開謝時不背而墮宛轉至地其花藥有綿謂之娑羅綿善政鬱茂違時枯凋古老相傳云是肉齒和尚住持之靈跡也縣界有和尚山和尚廟皆肉齒也（出黎州通望縣圖經）

## 剌桐

蒼桐不知所謂蓋南人以桐為蒼桐因以名郡剌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叢生繁茂不知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株憔悴不榮未嘗見花反用名郡亦未喻也（出嶺南異物志）

## 黃漆樹

日濟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各相去數十里其島出黃漆似中夏漆樹彼土六月破樹腹承取汁以漆器物若黃金其光奪目（出洽聞記）

## 木蘭樹

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也木蘭舟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出述異記）

## 椰子樹

椰子樹亦類海椶實名椰子大如甌盂外有粗皮如大腹子次有硬殼圓而且堅厚二三分有圓好者即截開頭砂石摩之去其皺皮其斕斑錦文以白金裝之以為水罐子珍奇可愛殼中有液數合如乳亦可飲之而動氣

## 菩提樹（自此木下凡二十五種木並見酉陽雜俎）

菩提樹出摩伽陁國在摩訶菩提樹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此日國王人民大小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下有銀塔周迴遶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遶樹下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高宗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有梵名二一曰賓撥梨婆刀義二曰阿濕曷咃婆刀義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為稱故號菩提婆刀義漢翻為道樹昔中天無憂王翦伐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燄之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迦王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以甘蔗汁其焦爛後摩揭陁國滿胄王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如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石垣上二丈餘

## 娑羅樹

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為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為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榮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 獨梃樹

獨梃樹頓邱南有應足山山上有一樹高十丈餘皮青滑似流碧枝幹上聳子若五綵囊葉如亡子鏡世名之仙人獨梃樹

## 波斯皁莢樹

波斯皁莢出波斯國呼為忽野詹默拂林呼為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枸櫞而短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內各有一子大如指赤

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噉亦宜藥用

### 木龍樹

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甎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榦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為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

### 貝多樹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尺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刀義多二者多梨婆刀義貝多三者部婆刀義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婆刀義者漢言樹葉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貝多葉似枇杷並蹊交趾近出貝多枝林中第一

### 沒樹

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阿縒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如槐而長花似橘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 槃碧穡波樹

槃碧穡波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為羣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為油以塗身可出風痒

### 齊暾樹

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為齊虛（陽兮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六月熟西域人壓為油以煮餅果如中國之巨勝也

### 通脫木

通脫木如蜱麻生山側花上粉主治惡瘡如空中有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 山桂

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葉簇生與慎火草出丹陽山中

### 五鬣松

松凡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段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兩株大材如椀結實味與新羅者不別五鬣松皮不鱗唐中使仇士良水磑亭子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謂孔雀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 三鬣松

唐衛公李德裕言三鬣松與孔雀松別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 魚甲柏

洛中有魚甲柏

### 合掌柏

唐太常博士崔石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柏及暮秋葉斂俗呼合掌柏

### 黃楊木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

### 青楊木

青楊木出峽中為牀臥之無蚤

### 俱那衛

俱那衛葉如竹三莖一層莖端分條如貞桐花小類木槲出桂州

### 山茶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 夏州槐

夏州唯一郡有槐樹數株鹽州或要葉行牒求之

### 赤白檉

赤白檉出涼州大者無炭入以灰汁煮銅可以為銀

### 楷木

蜀中有木類柞眾木榮時如枯枿隆冬方萌芽布陰蜀人呼為楷木

### 御名楮

穀田久廢必生葉有瓣大曰楮小曰構

### 文理木（凡十八種並見酉陽雜俎）

### 宗廟文木

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各得其宜也

### 文木簡

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丈。得沸泉。泉中得木簡長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

### 古文柱

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下得柱十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秦漢時柱也。

### 三字薪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 天尊薪

唐都官員外陳修古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為薪。有天尊形像存焉。

### 太平木

異木。唐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於秘閣。

### 天王槐

長安持國寺。寺門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及別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焉。

### 色陵木

臺山有色陵木。理如綾窠。百姓取為枕。呼為色陵枕。

### 馬文木

鳳翔知客郭璩。其父曹主作坊。將解一木。其間疑有鐵石。鋸不可入。遂以新鋸兼焚香祝之。其鋸乃行。及破。木文有二馬形。一黑一赤。相齧。其口鼻鬃尾蹄脚筋骨。與生無異。（出聞奇錄）

# 卷四百七　草木二　異木

### 主一州樹

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樹主一州。其高千丈。圍百丈。本上三百丈。木有枝條。數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樹主一州。南北並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復。其州有福。創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亡言州死復者木創復也出神異經）

### 偃桑

東方有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名曰桑。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繰一繭。得絲一觔。（有椹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桑是蠶桑。但樹長大耳。出神異經。）

### 不晝木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晝之木。晝夜火燃。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出神異經）

### 蚊子樹

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坼裂。蚊子羣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出嶺南異物志。）

### 聖鼓枝

舍沂縣滄水口下東岸。有聖鼓。即楊山之鼓枝也。橫在川側。衝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飛鳴。莫有萃者。船人慢以篙觸。必患瘧。（出酉陽雜俎。）

### 鹿木

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馬伏波所種。木多節。（出酉陽雜俎。）

### 倒生木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出東海。（出酉陽雜俎。）

### 黝木

黝木節以蠱歐。可以為鞭。

### 光榔樹

古南海縣有光榔樹。峯頭生。葉有麪。大者出麪乃至百斛。以牛乳啜之。甚美。（出酉陽雜俎。）

### 怪松

南康有怪松。從前刺史每令畫工寫松。必數枝衰悴。後因一客與妓環飲其下。經日松死。（出酉陽雜俎。）

### 楓人（四種）

嶺中諸山多楓樹。樹老。多有瘤癭。忽一夜。遇暴雷驟雨。其樹贅。則暗長三數尺。南人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具致靈驗。（出嶺南錄異。）

### 楓鬼

臨川記云。撫州麻姑山。或有登者。望之廬嶽彭蠡。皆在其下。有黃連厚朴。恒山楓樹數千年者。有人形。眼鼻口臂而無脚。入山者見之。或有砟之者。皆出血。人皆以藍冠於其頭。明日看失藍。為楓子鬼。（出十道記）

### 楓生人

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於楓樹下生。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曾有人合笠。於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旱時欲雨。以竹束其頭禊之

即雨。人取以為式盤。極神驗。楓木棗地是也。（出朝野僉載。）

靈楓

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人形。亦呼為靈楓焉。（出述異記。）

破木有肉

有人破大木。木中有肉。可五觔。如熟猪肉。（出稽神錄。）

江中楓材

循海之間。每搆屋。即命民踏木於江中。短長細大唯所取。率松材也。彼俗常用。不知古之何人斷截埋泥砂中。既不朽蠹。又多如是。事可異者。（出嶺南異物志。）

河伯下材

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漆水至此。沸騰鼓怒。樣木汎至此淪溺。竟無出者。世人以為河伯下材。（出酉陽雜俎。）

鬪蛟船木

樟木。江東人多取為船。船有與蛟龍鬪者。（出酉陽雜俎。）

交讓木

武陵郡記。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衆木敗榮後。方萌芽。亦更歲迭榮也。（出酉陽雜俎。）

千歲松

玉策記。稱千歲松樹。四邊披越。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出抱朴子。）

汗杖

東方朔西那汗國。迴得聲木十枚。帝以賜大臣。人有疾。則杖汗。將死則折。里語。生年未半。杖不汗。（出酉陽雜俎。）

化蝶樹

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結實。其子光明璨爛。如火之明焉。數日。皆化為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必前兆也。（出瀟湘錄。）

浩水材

梓潼郡縣。唐大曆七年夏六月甲子。浩水汎溢。流木數千條。梁棟榱桷具備。補內城屋。悉此木。喬林為之記。（出洛聞記。）

端正樹

長安西。端正樹。去馬嵬一舍之程。乃唐德宗皇帝幸奉天。覩其蔽芾。錫以美名。後有文士經過。題詩逆旅。不顯姓名。詩曰。昔日偏霑雨露榮。德皇西幸賜嘉名。馬嵬此去無多地。合向楊妃冢上生。風雅有如此焉。（出抒情詩。）

崇賢里槐

唐陳朴者。元和中。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槐樹。嘗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老狐異鳥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槎。並空中。一槎中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枚。中襁一死兒。長尺餘。（出酉陽雜俎。）

三枝槐

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日。而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

癭槐

華州三家店。西北道邊。有槐甚大。葱鬱周迴。可蔭數畝。槐有癭。形如二猴。相趂奔走。其迴顧口耳頭足。一如塑者。（出奇聞錄。）

荆根枕

賈人張弘者。行至華嶽廟前。忽昏憒。前進不可。繫馬於一金荊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寤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乃於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為一枕。獻於廟。守廟者常以匱鏁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出奇聞錄。）

五重桑

洛中顧會寺。魏中書侍郎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為五重。每一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為惑衆。命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流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出洛陽伽藍記。）

蜻蜓樹

昔婁約居常山。據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久芬芳鬱茂。有一鳥。身赤尾長。常止息其上。（出酉陽雜俎。）

無患木

無患木。燒之極香。辟惡氣。一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為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出酉陽雜俎。）

醋心樹

杜師仁嘗賃居。庭有巨杏樹。鄰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再三鉤之。得一白蟲如蠐螬。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出酉陽雜俎）

登第皂莢

泉州文宣王廟。庭宇嚴峻。學校之盛。冠於藩府。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第。則生一莢。以為常矣。梁貞明中。忽然生一莢有半。人莫諭其意。乃其年州人陳逖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仁穎恥之。復登進士畢。至同光中。舊生皂莢之所。復生全莢。其年仁穎及第。後數年。廟為火焚。其年閩自稱尊號。不復貢士。逮至於今。（出稽神錄）

辨白檀樹

劍門之左。峭巖間。有大樹生於石縫之中。大可數圍。枝幹純白。皆傳曰。白檀樹。其下常有巨虺蟠而護之。民不敢採伐。又西巖之半。有志公和尚影。路人過者。皆西向擎拳頂禮。若覩面其如來。王仁裕癸未歲入蜀。至其巖下。注目觀之。以質向來傳說。時值晴朗。溪谷洗然。遂勒轡移時望之。其白檀乃一白栝樹也。自歷大小漫天。夾路溪谷之間。此類甚多。安有檀香虵遶之事。又西瞻志公影。蓋巖間有圓柏一株。即其笠首也。兩面有上下石縫。限之為身形。斜其縫者。即袈裟之文也。上有苔蘚斑駮。即山水之像文也。方審其非白檀志公。不留影於此明矣。乃知人之妄傳者何限哉。（出玉堂閒話）

藤實杯

藤實杯。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成堅圓。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士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乃以其實消醒。國人寶之。不傳於中土。張騫入宛得之。事在張騫出關志。（出炙轂子）

鍾藤

松楨即鍾藤也。葉大者。晉安人以為盤。（出酉陽雜俎）

人子藤

安南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崙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出酉陽雜俎）

---

蜜草蔓

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結成蜜。如塞上蓬鹽。（出酉陽雜俎）

胡蔓草

胡蔓草。此草在邕間叢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黃白。葉稍黑。誤食之。數日卒死。飲白鵝白鴨則解。或以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不死。（出酉陽雜俎）

野狐絲

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如栗。秦人呼為野狐絲。（出酉陽雜俎）

## 卷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祇草

柰祇。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為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用之。（出酉陽雜俎）

三賴草

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梁三賴草。如金色。出於高厓。魁梁中最切用。（出酉陽雜俎）

席箕草

席箕。一名塞蘆。生北胡地。古詩云。千里席箕草。（出述異記）

護門草

常山北有草名護門。置諸門上。夜有人過。輒叱之。（出酉陽雜俎）

仙人條

衡嶽出仙人條。無根。多生石上。狀如帶三股。色綠。亦不常有。（出酉陽雜俎）

合離草

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一名離母。若土人所食者。呼為赤箭矣。（出酉陽雜俎）

老鴉爪籬草

老鴉爪籬。葉如牛蒡而狹。子熟時色黑。狀如爪籬。（出酉陽雜俎）

鬼皂莢

鬼皂莢。生江南地澤。如皂莢。高一二尺。沐之長髮。葉亦去衣垢。（出酉陽雜俎）

青草槐

龍陽縣裨牛山南。有青草樹。叢生。高丈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出酉陽雜俎）

### 銅匙草

銅匙草。生水中。葉如剪刀。（出酉陽雜俎）

### 水耐冬

水耐冬。此草終冬在水不死。段成式城南別墅池中有之。（出酉陽雜俎）

### 三白草

三白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蒔田。三葉白草畢秀矣。其葉似署預。（出酉陽雜俎）

### 無心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像形也。亦曰無心草。（出酉陽雜俎）

### 盆甑草

盆甑草。即牽牛子也。秋節後斷之。狀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龜蔓署預。（出酉陽雜俎）

### 女草

葳蕤草。一名麗草。亦呼為女草。江湖中呼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為名。（出酉陽雜俎）

### 媚草

鶴子草。蔓生也。其花麴塵色。淺紫蔕。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又呼為綠花綠葉。南人云是媚草。採之曝乾。以代面靨。形如飛鶴。翅尾嘴足。無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收於粧奩中。養之如蠶。摘其草飼之。蟲老不食。而蛻為蝶。亦黃色。婦女收而帶之。謂之媚蝶。（出嶺南異錄）

### 醉草

尸子。赤縣洲為崑崙之墟。其東則瀰水島山。左右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醉卧三百歲。（出文樞鏡要）

### 舞草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半相對。人或近之。則歌。抵掌謳曲。則搖動如舞矣。（出酉陽雜俎）

### 相思草

秦趙間。有相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孀草。又呼為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出述異記）

### 無情草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出酉陽雜俎）

### 忘憂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草。吳中書生謂之療愁。嵇康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出述異記）

###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人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懶婦箴。出南海地記。（出述異記）

### 千步香草

南海出百步香。風聞於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種也。葉似杜若。而紅碧間雜。貢籍云。日南郡貢千步香。（出述異記）

### 麝草

龜甲香。即桂香之善者。紫木香。一名金杜香。一名麝草香。出蒼梧桂林二郡界。今吳中有麝草。似紅而甚芳香。（出述異記）

### 治蠱草

新州郡境有藥。土人呼為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頓異。自謂即斃。以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人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遇毒者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而不詳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仆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右二豎哉。（出投荒錄）

### 蛇銜草

異苑云。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着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瘡。皆驗。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為名。抱朴子云。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出感應類）

### 鹿活草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青州劉炳。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炳密錄此草。種之。多愈傷折。俗呼為劉炳草。（出酉陽雜俎）

### 解毒草

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生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多誤食烏喙中毒。必急飛牧靡山。啄牧靡以解。（出酉陽雜俎。）

### 毒草

博落迴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莖葉如麻。莖中空。吹作聲如勃邏。故名之。（出酉陽雜俎。）

### 焦毒草

焦毒草。如芋巨。狀如雀頭。置乾地則潤。置濕地則乾。炊飯時。種於竈上。比飯熟即著花結子。人食之立死。（出感應經。）

### 牧麻草

有牧麻草。大毒。有此草。值風吹其氣。所至則數里內牲皆即死。李淳風云。其汁本清。得水則楓。見日則濕。入腹即乾。在夏欲涼。在冬欲溫。（出感應經。）

### 龍芻

東海島龍駒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語。一株龍芻。化為龍駒。（出述異記。）

### 紅草

山戎之北有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霞。齊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者之瑞。（出酉陽雜俎。）

### 宮人草

楚中往往有宮人草。狀似金登而甚芬氳。花似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怨曠。有因死於宮中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出述異記。）

### 焦茅

焦茅。高五丈。火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是謂靈茅。

### 銷明草

銷明草。夜視如列星。晝則光自銷滅也。

### 黃渠草

黃渠。照日如火。實甚堅。內食者焚身不熱。

### 闇退草

闇退草。服者輕身。葉如桂。莖如蘭。其國獻根。植之多不生。實草葉多萎黃。詔並除焉。（焦茅、銷明、黃渠、闇退四種。並出王子年拾遺記。）

---

### 始皇蒲

齊南城東有蒲臺。秦始皇所頓處。時始皇在臺下。縈蒲以繫馬。至今蒲生猶縈。俗謂秦始皇蒲。（出殷芸小說。）

### 夢草

漢武時。異國獻夢草。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善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出酉陽雜俎。）

### 漢武牧馬草

漢武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嘶嚙之狀。湖中呼為馬澤。澤中有漢武彈棊方石。石上有勒銘焉。（出述異記。）

### 水綱藻

漢武昆靈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倒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網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出酉陽雜俎。）

### 地日草

南方有地日草。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烏目。食此則悶不復動。東方朔言。為小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託。有人引之。令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履。因乘汎紅泉。得草處食之。（出酉陽雜俎。）

### 書帶草

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成書帶。（出三齊記。）

### 金登草

晉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異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如金登。時人未得知是何祥瑞也。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賑。有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廄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歲。姚襄即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於醉時。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為蓁麴。七澤麋鹿。不足以充庖俎。每言凡人稟天地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土木之偶。而無心識乎。好啜濁嚼糟。恒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為渴羌。及晉武踐位。忽見馥立於階下。帝奇其儻。擢為朝歌邑宰。馥辭曰。氐羌異域。遠隔風化。得遊中華。已為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馬圉之役。時賜美

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郡紂之故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而應曰、馬圉老羌、漸染皇教、溥天夷貊。皆為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為殷紂之比乎。帝撫玉几大悅、即遷為酒泉太守。其地有清泉、其味如酒。馥乘酒而拜之、遂為善政、民為立生祠。後以府第賜張華、猶有此草、故茂先金螯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二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為樹、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楊瓚之事。時有楊駿、楊珧、楊濟、號曰三楊。醉羌之驗也（出拾遺錄）

望舒草

晉太始十年、立河橋之歲、有扶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如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內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種於胡中。至今絕矣。其池尋亦平也。（出拾遺記）

神草

魏明時苑中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乃合作一莖。謂之神（出酉陽雜俎）

卷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節花

黎州漢源縣有旌節花。去地三二尺。行行皆如旌節也（出黎州漢源縣圖經）

野悉蜜花

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開時。遍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為油、塗甚香滑。

都勝花

都勝花、紫色、兩重心、數葉卷上、如蘆朵蘂黃。葉細。

簇蝶花

簇蝶花、花朵簇一蘂、如蓮房。色淺紅、出於溫州、

茙葵

茙葵、本湖中葵也、一名胡葵、似葵、大者紅、可緝為布。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有重臺者。

金燈花

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種之、故一名無義草。

金錢花

金錢花、梁時荊州掾屬雙六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毗尸沙花

毗尸沙。一名曰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來中土（已上七花並出酉陽雜俎）

木花

叙牡丹

牡丹花世謂近有、蓋以隋末文士集中。無牡丹謌詩、則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出尚書故實）又謝康樂集亦言竹間水際多牡丹、而隋朝種植法七十餘卷中。不說牡丹者、則隋朝花藥中所無也。（出酉陽雜俎）

白牡丹

唐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棵。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名士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詩尋訪未獲。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祭酒說、又房琯有言牡丹之會、琯不與焉（出酉陽雜俎）

紅紫牡丹

唐至德中。馬僕射總鎮太原。紅紫二色牡丹。得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多少耳（出酉陽雜俎）

正倒暈牡丹

長安興唐寺。有牡丹一棵。唐元和中。著花二千一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深紅、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無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有花面徑七八寸者（出酉陽雜俎）

合歡牡丹

長安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嘉。元和末、一枝花合歡（出酉陽雜俎）

染牡丹花

唐朝韓文公愈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悉為淩辱。韓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讀書。經旬日。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遂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盡遮

牡丹叢。不令人窺。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唯賫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根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黃紅歷綠。每朶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公出關時詩頭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遂乃辭歸江淮。竟不願仕。（出酉陽雜俎）

## 劚牡丹

長安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就翫為恥。金吾鋪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數萬者。元和末。韓令姪至長安私第。有之。遽命劚去。曰。吾豈效兒女子也。（出國史補）

## 月桂花

月桂。葉如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蘂。花盛發。如柹蔕。出蔣山。（出酉陽雜俎）

## 牡桂花

牡桂。葉大如苦竹。葉中有一脉如筆跡。花蔕葉三瓣。瓣端分為兩岐。其表色淺黃。近岐淺紅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枝紫。出婺州山中。（出酉陽雜俎）

## 桂花

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桂花耐日。及張曲江詩。桂華秋皎潔。妄矣。（出酉陽雜俎）

## 海石榴花

新羅多海紅。并海石榴。唐贊皇李德裕言。花中帶海者。悉從海東來。章川花差類海石榴。五朶簇生。葉狹長。重沓承。

## 南海朱槿

南海四時。皆有朱槿花。常開。然一本之內。所發不過一二十花。所開不能如圖畫者叢發爛熳。

## 嶺表朱槿

嶺表朱槿花。莖葉皆如桑樹。葉光而厚。南人謂之佛桑。樹身高者。（出酉陽雜俎）止於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於中冬方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蘂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有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朶。雖繁而有艷。且近而無香。暮落朝開。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采而鬻。一錢售數十朶。若微此花。紅梅無以資其色。（出嶺表異錄）

## 紅槿花

嶺南紅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開。秋冬差少耳。（出嶺南異物志）

## 那提槿花

那提槿花。紫色。兩重葉。外重葉卷心。心中抽莖。高寸餘。葉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蘂。莖上黃蘂。

## 佛桑花

閩中多佛桑樹。枝葉如桑。唯條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長一寸餘。似重臺狀。花亦有淺黃者。南中桐花。有深色者。

## 貞桐花

貞桐。枝端抽赤黃條。條復旁對。分三層。花大如落蘇花。黃色。一莖上有五六十朶。

## 梔子花

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貞白言。梔子翦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薝蔔也。

## 山茶花

山茶。葉如茶。樹高者丈餘。花大盈寸。色如緋。十二月開。

## 三色石楠花

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無花者。

## 比閭花

白州比閭華。其華若羽。伐其木為薪。終日火不敗。

## 木蓮花

木蓮花。葉似辛夷。花類蓮色。出鳴玉溪。印州亦有。

## 那伽花

那伽花。狀如三春。無葉。華色白。心黃。六瓣。出在舶上。

## 木蘭花

長安敦化坊百姓家。唐太和中。有木蘭一樹。花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十貫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

## 異木花

唐衛公李德裕。嘗獲異木一株。春花叢于思木中。一歲發花。唯木蘭。

## 碧玫瑰

洛中嘗花木者。言嵩山深處有碧色玫瑰。而今亡矣。（自劍撥橘花下並出酉陽雜俎）

### 刺桐花

刺桐花。狀比圖畫者不類。其木為林。三四月時。布葉繁密。後有赤花間生葉間。三五房。不得如畫者。紅芳滿樹。（摘錄宋去疾家於閩因括方風物去疾閩之泉州刺桐葉綠而花紅者無物家未嘗然與畫品者不同乃知此地所畫者實閩中之本非南海之所產也出投荒雜錄）

### 懷風花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出西京雜記）

### 躑躅花

南中花多紅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躑躅為勝。嶺北時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間悉生。二月發時。照耀如火。月餘不歇。（出嶺南異物志）

### 凌霄花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出酉陽雜俎）

### 分枝荷

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實如玄珠。可以飾珮。（出酉陽雜俎）

### 夜舒荷

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出酉陽雜俎）

### 睡蓮花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

### 碧蓮花

唐室中。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朶。公驚問之。答曰。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詰於太尉衛公李德裕。德裕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遍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朶。蓋神異耳。（出尚書故實）

### 染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姪。有種花之異。聞其說於杜給事孺休。與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命收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變為紅蓮。因異之。乃致書問染工。染工曰。我家有公世治靛甕。嘗以蓮子浸於甕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為種。即其紅矣。益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之。道士申匡圖又見人以雌矢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益信矣。偽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荊文獻王未薨前數年。清港城隍悉開白蓮。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山兆。又何疑哉。

### 三朶瑞蓮

偽蜀主當僭位。諸勳貴功臣。競起甲第。獨偽中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千梁萬栱。其諸奢麗。莫之與儔。後枕江瀆。池中有二島嶼。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種垂楊。或間雜木芙蓉。池中種藕。每至秋夏。花開魚躍。柳陰之下。有士子執卷者。垂綸者。執如意者。執麈尾者。譚詩論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蓮一莖。上分兩岐。開二朶。其時謂之太平無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豔。看者甚眾。趙廷隱畫圖以進。蜀主歎賞。其時歌者詠者不少。無何。禁苑中。有蓮一莖。岐分三朶。蜀主開筵醮。召羣臣賞之。是時詞臣已下皆貢詩。當時有好事者圖以繪事。至今傳之。

## 卷四百十　草木五

### 果上

### 柤稼櫏樹實

東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櫏。柤。柤梨也。稼者。株稼也。櫏。暱也。三千歲作花。九千歲作實。其花蓝紫色。其實赤色。亦高百丈。或千丈也。敷張自輔。東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葉長七尺。廣五尺。色如綠青。木皮如梓樹。理如甘草。味飴。實長九尺。圍如長。無瓤核。竹刀剖之。如凝蜜。得食復見。實即滅矣。如復見後實熟者。壽一萬二千歲。（出神異錄）

### 如何樹實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花色朱。其實正黃。高五十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廣二尺餘。似菅苧。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飴。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圍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刃刀之屬言地仙者不能飛在地從之法也出神異經）

### 仙梨

南方有樹焉。高百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尺。名梨。如今之柤梨。但樹大耳。其子徑三尺。剖之少瓤。白如素。和羹食之地仙。衣服不敗。辟穀。可以入水火也。（出神異經）

### 綺縞樹實

東南荒中有邪（音耶）木焉高三千丈或十餘圍或七八尺其枝有喬直上不可邪也葉如耳瓜三百歲晝落而生花形如耳瓜花復二百歲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歲而成熟成熟之後不長不減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長七八寸徑四五寸萼復覆生頂言發萼而得成實此不取萬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萼萼復生子如初年月復成熟復二年則成萼則復生子其子形如耳瓤少甝（音蚶）耳美食之令人身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羅之人緣能得之（多羅國名）一名無葉世人後生不見葉謂之無葉也一名綺縞人見無葉謂之綺縞（出神異經）

### 波耶婆樹實

波耶婆樹出佛林國呼為阿薩嚲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皮裹之殼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枚核中仁如栗黃炒之食甚美（出酉陽雜俎）

### 瞻波異果

瞻波國有人牧牛百餘頭有一牛離羣忽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鳴吼異常牛主異之明日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牛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作黃金色牧牛人竊將還為鬼所奪又一日復往取之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為石（出酉陽雜俎）

### 神仙李

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園三十六所潘岳閑居賦云房陵朱神之李又李尤果賦云三十六之朱李益仙李縹而神李紅陸士衡果賦云中山之縹李是也（出述異記）

### 武陵桃李

武陵源在吳中山中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亂吳人於此避難者食桃李實者皆得仙去（出述異記）

### 金李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謂之鼠李（出述異記）

### 漢帝杏

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色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出酉陽雜俎）

### 仙人杏

杏園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有冬杏主充果賦云冬實之杏春熟之甘晉郭太儀果賦云杏或冬而實（出述異記）

### 御李子

許昌節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武扶今還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即獻時所植至今有焉（出述異記）

### 朱李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出述異記）

### 兔頭柰

白柰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兔頭（出酉陽雜俎）

### 脂衣柰

脂衣柰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著衣不可浣（出酉陽雜俎）

### 朱柰

唐貞觀年中頓邱縣有一賢者於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子栽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奇味乃進之上賜綾一十匹後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存德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為從西域浮來礙渚而住矣（出朝野僉載）

### 文林果

唐永徽中魏郡臨黃王國村人王方言嘗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埋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珠點亦不多三數而已有如纈實為奇果光明瑩目又非常美紀王慎為曹州刺史有得之獻王王貢於高宗以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種於苑中西城老僧見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賜王方言文林郎亦號此果為文林郎果俗云頻婆果河東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諸郡亦有林檎皆小於文林果（出洽聞記）

### 聖柰

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聖柰大如盞以為常（出洽聞記）

木桃

桃之大者。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出述異記。）

東方村桃

東方村有桃樹。其子徑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壽。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溫潤。旣嗽人食之。即止也。（出神異記。）

仙桃

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求之者。桃落壇上。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出酉陽雜俎。）

句桃

鄴華林苑句桃子。重三觔。或二觔半。亦有名梨者。比衆果氣味甘美。入口消釋。人間有名果。李龍作蝦蟇車四箱。廣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中植之。則無不生也。（出洽聞記。）

一石桃

吐谷渾桃。大如石甕。（出洽聞記。）

偏桃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為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形似桃而濶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圓。其肉苦澁不堪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出酉陽雜俎。）

王母桃

王母桃。洛陽華林園內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栝蔞。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亦名西王母桃。（出酉陽雜俎。）

食桃核

楊子留後吳堯卿家。有傭賃者。役之旣久。一日。持一大桃核。可容數升。以獻堯卿。堯卿知其異。稍厚之。取食。食盡。頗覺輕健。堯卿為吏貪狠殘虐。畢師鐸之難。投所居後閣井中死。師鐸求得類堯卿有殺之。後有得其故居者。竊知其屍在井中。取而得之。舉體皆腐壞。而藏府有成金者。（出稽神錄。）

韶子

初寧縣里。有石榆子。一名山棗。人時呼為韶子也。（出南越志。）

羅浮甘子（柑二）

羅浮甘子。唐開元中。始有山僧種於南樓寺。其後進獻。幸蜀奉天之歲。皆不結實。（出國史補。）

天寶甘子

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於宮內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為禁中之華實。相傳云。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實時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出酉陽雜俎。）

北方棗

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高五十丈。敷張枝條數里餘。疾風不能偃。雷電不能摧。其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色如朱。乾之不縮。氣味潤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氣。故方書云。此棗枝條蔵於常棗。亦益氣安軀。赤松子云。北方大棗味有殊。旣可益氣。又安軀。（出神異記。）

西王母棗

鄴華林苑中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臘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圭角。亦三子一尺。（出洽聞記。）

仙人棗

晉時太倉南有翟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出酉陽雜俎。）

仲思棗

信都獻仲思棗四百枚。棗長四五寸。圍紫色。細文緺。細核肥有味。賢於青州棗。北齊時。有仙人仲思得此棗種之。亦名仙棗。時海內唯有數樹。（出大業拾遺。）

波斯棗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呼為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如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尺。黃白色。有核。熟則紫黑。狀類乾棗。味甜如餳。可食。（出酉陽雜俎。）

## 卷四百十一　草木六　果下

櫻桃

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三子覃及第。時鄴以故相鎮淮南。敕邸吏曰。以銀一鋌資醵置。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鄴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

狀頭已下。方議醵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樹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用享人蠻獻一小盤。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出摭言）

檽棗

晉趙瑩家庭。有檽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訪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主人小字相兒。得非此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其身。當在其子孫。其後瑩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出北夢瑣言）

柿

俗謂柿樹有七德。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出酉陽雜俎）

底檷樹實

阿驛。波斯呼為阿驛。拂林呼為底檷。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蜱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蜱子。味似乾柿。而一年一熟。

柿盤

木中根固。柿為最。俗謂之柿盤。（出酉陽雜俎）

融峰梨

仙梨融峰上有青壇。方五丈。有燒香行道處。古形銅器數種。有梨樹高三十丈。子如斗。至採落時。但見其汁核。無得味者。（出洽聞記）

六觔梨

洛陽報國寺梨。重六觔。（出酉陽雜俎）

紫花梨

清泰中。蔣遊京華。曾與盧泳遊宦。鄭袞博士僧希稚及三五知友。夜會於越波提僧院。是時清秋欲杪。明月方高。句聯五字之奇。酒飲八仙之美。柿新紅脯。茗瀹綠芽。一詠一觴。或醒或醉。座上因相與徵引古今。遂及果實之事。有叙及紫花梨者。衆云。真定有之。稚公獨聳膺而言曰。此徵僧先祖之遺恨。衆驚而問之。稚曰。昔武宗皇帝御天下之五載。萬國事殷。聖情不懌。忽患心熱之疾。名醫進藥。厥疾罔瘳。遂博詔良能。遐徵和緩。時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帝即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汲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疾尋愈。旬日之內。所賜萬金。仍加廣濟先生之號。帝從容問其丹為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頂有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之昔歲曾遊二山。獨獲兩實。合練成丹。五十年來。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遇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經數月。邢生辭帝。歸山後。疾復作。再詔邢先生於青城。則不知何適也。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時奏上。時恒州節度太尉公王遠。尚壽春公主。即會昌之女弟。聞真定李令。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檢。剪其旁樹。亞以朱欄。實惜纖枝。有同月桂。當花發之時。防蜂蝶之窺耗。每以輕綃紗羃遮加龍罩。為守樹者不勝艱苦。洎及秋實。公主必手選而進之。比達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雖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煩躁耳。是時有李遵來侍御。仕恒州記室。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擅美春林。綠蔕懸時。迎先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得書。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也。蓋以其表有脆難勝口之字。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後。以為貢賦之常物。縣官歲久。亦漸怠於實守。為至天祐末年。趙王為明德之所纂弒。其後縣邑公署。多歷兵戎。紫花之梨。亦已枯朽。今之真定。無復繼種者焉。當武宗時。縣宰李公名尚。即稚之祖也。嘗以守樹不謹。曾風折一枝。降為冀州典午。由是追感而聳歎也。（出耳目記）

胡榛子

阿月生西國。番人言與胡榛子同樹。一年榛子。二年阿月。（出酉陽雜俎）

酸棗

耆舊說周秦時。河南兩酸棗邃生野酸棗。今酸棗縣是也。酸棗之甚小者。為野酸棗。（出述異記）

蒲萄

俗言蒲萄蔓好引於西南。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招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為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勝奇。芬芳減之。瑾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出酉陽雜俎）

王母蒲萄

具邱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爲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焉。（出酉陽雜俎）

侯騷子

侯騷蔓生。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太僕所獻。（出酉陽雜俎）

蔓胡桃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似胡桃。或言蠻中藤子也。（出酉陽雜俎）

仙樹實

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出酉陽雜俎）

橄欖子

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出酉陽雜俎）

．東荒栗

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殼徑三尺三寸。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出酉陽雜俎）

猴栗

唐衛公李德裕。一夕。甘子園會客。盤中有猴栗。無味。陳堅處士云。度州南有漸栗。形如棗核。（出酉陽雜俎）

瓜

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有燉煌獻異瓜種。常山獻巨桃核。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其味奧如粘。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空洞靈瓜。四劫一實。東王公西王母遺種於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存。又說此桃霜下始花。隆冬可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此園皆植寒果。積冰之節。百果方盛。俗爲相陵瓜。故霜園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五萬歲矣。安可食乎。后崩。內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其非數。（出王子年拾遺）

五色瓜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獻。（出述異記）

瓜惡香

瓜惡香。中尤忌麝。唐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蔕不獲。（出酉陽雜俎）

菜

蔓菁

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劚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哉。劉禹錫曰。信矣。三蜀之人也。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出嘉話錄）

越蒜

異苑曰。晉安平有越王餘蒜。葉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曾於舟中作蒜。有餘者。棄之水而生焉。

三蔬

晉咸寧四年。立芳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名曰雲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滋。其根爛漫。春數夏密。秋榮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雲芝。其紫色者。爲上蔬。而味辛。其黃色者。爲中蔬。而味甘。其青色者。爲下蔬。而味鹹。常以此蔬充御。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饑渴。宮中招其莖葉者。歷月不歇。（出拾遺錄）

菠稜

菜之菠稜者。本西國中。有僧自彼將其子來。如苜蓿蒲萄。因張騫而至也。菠稜本是頗陵國將來。語訛耳。多不知也。（出嘉話錄）

芥葅

廣州人。以巨菜爲鹹葅。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貴尚親賓。以相餉遺。（出嶺南異物志）

芥末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長三尺。乃植於地。（出酉陽雜俎）

水韭

水韭生於水湄。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出酉陽雜俎）

茄子樹

南中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三二年者。漸長枝幹。乃爲大樹

每夏秋熟。則梯樹摘之。三年後。漸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出嶺表錄異）

### 崑崙紫瓜

隋煬帝大業末。改茄子為崑崙紫瓜。（出述異記）

### 茄子故事

茄子。茄子建根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昔段成式因就廊下食茄子數蒂。偶問工部員外張周封茄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料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臥壟。秋瓜正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為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即景天也。俗呼為護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理龜瘃。欲其子繁。候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嫁茄子。曾火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種。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長百里。上有大荻。荻浦下。有茄浦。（出酉陽雜俎）

### 僧崖瓠

僧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扵高者亦五六尺。子大如雞卵。（出酉陽雜俎）

## 卷四百十二　草木七　竹

### 敘竹類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出酉陽雜俎）

### 涕竹

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其笋甚美。煮食之。可止瘡癘。（出神異經）

### 棘竹

棘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為叢。南夷種以為城。猝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如繅車。食之。下人髮。（出酉陽雜俎）

### 䈽簩竹

䈽簩竹。皮薄而空多。大者逕不逾二寸。皮上有麁澁文。可為錯子。錯甲利勝於鐵。若鈍。以漿水洗之。還復快利。（出廣州記。古林之竹勁而利。削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嶺表錄異。）

### 篔簹竹

篔簹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闌隔。狀如濕麪。將成而筒皮未落。輒有細蟲齧處。成赤

跡。似繡畫可愛。（出酉陽雜俎）

### 慈竹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出酉陽雜俎）

### 筋竹

筋竹。南方以為矛。笋未成竹時。堪為弩弦。（出酉陽雜俎）

### 百葉竹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出酉陽雜俎）

### 桃枝竹

東官郡。漢順帝時。屬南海。西接高凉郡。又以其地為司監都尉。東有蕪地。西接臨大海。有長洲。多桃枝竹。緣岸而生。

### 癭竹

東洛勝境有三溪。張文規有莊。近溪。忽有竹一竿生癭。大如李。（出酉陽雜俎）

### 羅浮竹

唐貞元中。有鹽戶犯禁。逃于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南越志云。本只羅山。忽海上有山浮來相合。是謂羅浮山。有十五嶺。二十二峰。九百八十瀑泉洞穴。則山無出其右也。曾有詩曰。四百餘峯海上排。根連蓬島蔭天台。百靈若為移中土。嵩華都為一小堆。）遇巨竹萬千竿。連亘巖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節。二丈許。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為篾。會赦宥。遂挈以歸。有人得一篾。奇之。獻於太守李復。乃圖而記之。予嘗覽竹譜曰。雲丘帝竹。（帝陵上所生之竹。）一節為船。又何偉哉。南海以竹為甑者。類見之矣。皆羅浮之竹也。（出嶺表錄異。）

### 童子寺竹

唐李衛公言。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出酉陽雜俎）

### 竹花

山海經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子作穗。似小麥。（出感應經）

### 竹蒔

竹復死曰蒔。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則結實枯死。（出酉陽雜俎）

### 竹實

唐天復甲子歲。自隴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數千里內亢陽。民多流散。自冬經春。飢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飢民採之。舂米而食。珍于粳糯。其子粗。顆色紅纖。與今紅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內。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競置囷廩而貯之。家有羨糧者不少者。又取與葷茹血肉而同食者。嘔噦如其中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萬谷。並皆立枯。十年之後。復產此君。可謂百萬圓顱。活之于貞筠之下。（出玉堂閒話）

## 五穀

### 雨稻

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出述異記）

### 雨粟

呂后三年。秦中天雨粟。（出述異記）

### 雨麥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 彫胡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蘀綠節蒲叢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為紫蘀。菰之有首者。謂為綠節。其間鳧雛子布滿充積。又多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鵜鶘。鷓鴣。䴔鶄。鴻鶂。動輒成羣。（出西京雜記）

### 雨穀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雨穀三日。尋魏地奏。亡穀二千頃。（出述異記）

### 搖枝粟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子東有明之國人。來貢方物。言其鄉土在扶桑之東。見日出于西方。其國昏昏恒闇。宜五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者延年清腹。一粒歷年不饑。有搖枝粟。言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出王子年拾遺）

### 鳳冠粟

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枝葉屈曲。如遊龍。有瓊膏。色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出王子年拾遺）

### 綩明豆

綩明豆言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言莢形似人挾劍而橫斜生。有傾離豆。言見日則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出王子年拾遺）

### 延精麥

延精麥。言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腑。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淳和麥。麪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麥。穟中有露。甘如飴。（出王子年拾遺）

### 紫沉麻

紫沉麻。其實不浮。有實水麻。實冷而光。宜為油澤。有光通麻。食者行不持燭。則目勝也。食之延壽。後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遺）

### 雨五穀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于貧民家。富民家則不雨。（出述異記）

### 野粟石穀

宋高宗之初。當晉末饑饉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又淮南諸山石穀生。石上生穀也。袁安云。石穀衆名。穗之尤小者是也。（出述異記）

### 芋

天芋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出酉陽雜俎）

### 雀芋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處反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僵。（出酉陽雜俎）

### 甘蔗

南方山有肝𤏲（甘蔗二音）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齧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蚘蟲。人腹中蚘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減多益少。凡蔗亦然。（出神異經）

## 茶荈

### 敘茶

茶之名器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水。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紫筍。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壽州有霍山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浮梁商貨不在焉。（出國史補）

### 獲神茗

神異記曰。餘姚人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百青羊。飲瀑布水。曰。吾丹丘子也。

閒子善茗飲。常思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必相遺也。因立茶祠。後常與人往山。獲大茗焉。（出顧渚山記）

### 饗茗獲報

劉敬叔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飲。先輒祀之。二子患之曰。冢何知。徒以勞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冢三百餘年。母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嘉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于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子慙之。從是禱酹愈至。（出顧渚山記）

### 消食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內。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為水矣。眾服其廣識也。（出中朝故事）

## 卷四百十三　草木八　芝　菌蕈附

### 竹芝

梁簡文延香閣。大同十年。竹林吐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內通緜空。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周可五六寸。圓繞周匝。以罩柄上。相遠不相著也。其似結網眾目。輕巧可愛。其與柄皆得相脫。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出酉陽雜俎）

### 樓闕芝

隋大業中。東都永康門內。會昌門東。生芝草百二十莖。散在地。周十步許。紫莖白頭。或白莖黑頭。或有枝。或無枝。亦有三枝。如古出字者。地內根並如線。大道相連著。乾陽殿東。東上閤門槐樹上。生芝九莖。共本相扶而生。中莖最長。兩邊八莖相次而短。有如樹闕。甚潔白。武賁郎將段文操留守。圖畫表奏。（出大業拾遺）

### 天尊芝

唐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天尊。太守張景佚截獻之。（出酉陽雜俎）

### 紫芝

唐大歷八年。廬州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出酉陽雜俎）

### 參成芝

參成芝。斷而可續。（出酉陽雜俎）

### 夜光芝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出酉陽雜俎）

### 隱晨芝

隱晨。狀如斗。以星為節。以莖為綱。（出酉陽雜俎）

### 鳳腦芝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環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為鳳。乘昇太極。（出酉陽雜俎）

### 白符芝

白符芝。大雪而白華。（出酉陽雜俎）

### 五德芝

五德芝。如車馬。（出酉陽雜俎）

### 石桂芝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如大絃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出酉陽雜俎）

### 滴芝

少室石戶中。更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南度徑可一丈許。望之。蜜芝從石上墮入偃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屋後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偃蓋亦終滴也。戶上刻石。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置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之者也。（出抱朴子）

### 木芝

木芝者。松柏脂淪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焦。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雜以雞十二頭。籠之。去其處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出抱朴子）

### 螢火芝

良常山有螢火芝。其實是草。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中心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澈。可以夜書。（出酉陽雜俎）

### 肉芝

昔有人泊渚登岸。忽見蘆葦間有十餘晁崙偃卧。手足皆動。驚報舟人。舟人有嘗行海中者。識之。菌也。往視之。首皆連地。割取食之。菌但無七竅。抱朴子云。肉芝如人形產于地。亦此類也。何足怪哉。（出嶺南異物志）

### 小人芝

或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之。即仙矣。（出抱朴子）

### 地下肉芝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濘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旦。屈伸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日。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粒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即還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資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壘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茅。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明。力愈壯。貌愈少。髮之秃者。盡黰然而長矣。齒之墮者。亦斯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于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晤如是。道士因診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之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 異菌

唐開成元年春。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荊數株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綠。垂裙如鵝鞴。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茅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枋臺上。念經問佛。以爲善徵。後覽諸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于梁下。短柱是楠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節上。黃色鮮明。漸漸長。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莫不宛具。如金鍱起隱。厚之殊軟。嘗以春末泛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

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考。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壯年。（出酉陽雜俎）

### 石菌

宋州莆田縣破崗山。唐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簣。莖及蓋黃白色。其下淺紅。蓋爲過僧所食。云美倍諸菌。（出酉陽雜俎）

### 竹肉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竹皆向北。又有大樹雞。如杯棬。呼爲胡猻頭。廬山有石耳。性熱。（出酉陽雜俎）

### 毒菌

江夏漢陽縣。出毒菌。號如闖。非茅蒐也。每歲供進。縣司常令人於田野間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從下風而過。避其氣也。採之日。以竹竿芟倒。遽捨竿於地。毒氣入竹。一時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樺柳皮蒙手以取。用氈包之。亦樺柳皮重裹。縣宰封印而進。其貴致役夫。倍給其直。爲其道路多爲毒熏以致頭痛也。張康隨侍其父宰漢陽。備言之。人有爲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魚椹汁服之。即愈。僧光遠說也。（出北夢瑣言）

## 苔

### 叙苔

苔錢。亦謂之澤葵。又名蕫錢草。亦呼爲宣蘚。南人呼爲垢草。（出述異記）

### 地錢

地錢。葉圓莖細。有蔓。多生谿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連錢草。（出酉陽雜俎）

### 蔓金苔

晉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金。若螢火之聚。大如雞卵。投之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則以金苔賜之。以置漆椀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矣。帝慮外人得之。衒惑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入胡中。（出王子年拾遺）

### 如苢苔

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古苢。布於塼上。色如藍綠。輕軟可愛。談論僧義林。太和初。改葬基法師。初開冢。香氣襲人。側卧塼臺上。形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栴檀。（出酉陽雜俎）

### 石髮

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已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也。（出酉陽雜俎）

### 瓦松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於落陽以覆屋。前後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者。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淺。則瓦生松。大歷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時嘗瓦此殿矣。衆工不能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乎。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至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綖。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出酉陽雜俎）

### 瓦松賦

崔融瓦松賦序云。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奈。間紫苔而裛露。淩碧瓦而含烟。又曰。慚魏宮之烏悲。恧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第三十三冊終

---

## 太平廣記第三十四冊

### 卷四百十四　草木九　香藥

宋　李　昉編

### 荼蕪香

燕昭王時。有波弋之國。貢荼蕪香。若焚着衣。彌月不絕。所遇地土石皆香。經朽木腐草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出拾異志）

### 三名香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涪陽尉。時人謂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南海郡有村香戶。日南郡有千畝香林。名香出其中。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與人。有子往松秀聞十里。亦謂之三名香也。

###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為返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振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振靈丸。或名之為返生香。或名之為人鳥精香。或名為却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出十洲記）

### 沉香

唐太宗問高州首領馮盎云。卿宅去沉香遠近。對曰。宅左右即出香樹。然其生者無香。唯朽者始香矣。（出國史纂異）

### 龍腦香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為箇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于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出酉陽雜俎）

### 安息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心微碧。不結實。刻其葉而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明。辟衆惡。（出酉陽雜俎）

###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出酉陽雜俎）

### 訶梨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訶黎勒。長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覺腹痛。因快利十餘行。初謂訶黎勒為祟。因欲棄之。以問大食長老。長老云。此物人帶。一切病消。利者出惡物耳。仙芝甚寶惜之。天寶末被誅。遂失所在。（出廣異記）

### 白荳蔻

白荳蔻出加古羅國。呼為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朵如葡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出酉陽雜俎）

### 䕡齊香

䕡齊香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頂勃梨咃。長一丈。圍一尺許。皮青色。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百病。（出酉陽雜俎）

### 無石子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為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如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啖。（出酉陽雜俎）

### 紫䤵

紫䤵樹出真臘國。真臘呼為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不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霑其樹。枝條即出紫䤵。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陁沙尼拔陁言。蟻運土于樹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䤵。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出酉陽雜俎）

### 阿魏

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呼為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青黃。三月生葉。形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佛林國僧彎所說同。摩伽陁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出酉陽雜俎）

### 蓽撥

蓽撥出摩伽陀國。呼為蓽撥梨。佛林國呼為阿梨訶咃。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戢葉。子似桑椹。八月採。（出酉陽雜俎）

### 胡椒

胡椒出摩伽陁國。呼為昧履支。其苗蔓生。莖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于葉中。子形似漢椒。至芳辣。六月採。今作胡盤肉食皆用之。（出酉陽雜俎）

### 阿勃參

阿勃參出佛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瘳。其油極貴。價重于金。（出酉陽雜俎）

### 山鞠

熙安縣多山鞠。本草云。南山之陰。曰署預。消熱下氣。補五臟。（出南越志）

### 麻黃

麻黃莖端開花。花小而黃。簇生子。如覆盆。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出酉陽雜俎）

### 荆三稜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數年不可忍。囑其子曰。吾死後。必出吾病。子從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條脯。懸之久乾。有客竊之。其堅如骨。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為刀欛子。佩之在路。放馬抽刀子。劃三稜草。坐其上。欛盡消成水。客怪之。回以問同。同泣具言之。後病狀同者。服三稜草汁。多驗。（出朝野僉載）

## 服餌

### 服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眾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棄之。否則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為賫糧而送之。置山穴中。瞿居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日。有仙人行過穴口而哀之。具問訊焉。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于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愈瘡。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云。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遂具言狀。後服松脂不撤。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高越險。終日不倦。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晝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姝女二人。長二三寸。面目皆具。但為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長。如大人在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抱犢入山去。必地仙也。其間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有大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出抱朴子）

## 餌松漿

遁甲經云。沙上之福。雲陽之墟。可以隱居。雲陽氏古之仙人。方記曰。南岳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圍即數尋。而藥甘。仙人可餌。相傳服食餘行之人。採此松膏而服。不苦澁。與諸處松別。（出十道記。）

## 賜茯苓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枝。重一十二觔八兩。有表。（出酉陽雜俎。）

## 服茯苓

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瘢皆滅。面體玉光。（出抱朴子。）

## 服菖蒲

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須生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出抱朴子。）

## 服桂

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力舉千觔。（出抱朴子。）

## 餌柠實（柠與楮同）

柠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年。至百四十歲。能夜書。走及奔馬。入青龍山去。（出抱朴子。）

## 服五味子

移門子。食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出抱朴子。）

## 食朮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朮。云遂不饑。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倦。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岩上。有數人。對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之。文氏因聞其相問。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一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出抱朴子。）

## 服桃膠

桃膠。以桑木灰漬服之。百病愈。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矣。（出抱朴子。）

---

## 服地黃

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出抱朴子）

## 服遠志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出抱朴子。）

## 服天門冬

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二百里。（出抱朴子。）

## 飲菊潭水

荊州菊潭。其源傍。芳菊被涯澳。其滋液極甘。深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得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餘。其七十八十。猶以為夭。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有徵。（出十洲記。）

## 飲甘菊谷水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飲甘谷水。飲者無不考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小生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也。今所在有貢菊。但為少耳。率多生於水側也。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白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効。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菊谷水。南方氣味。亦未足言。而其上居民。以延年。況得服好藥。安得無益乎。（出抱朴子。）

## 食黃精

臨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饑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饑。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動。走以為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飄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細繩三面圍之。俄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值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

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即黄精也。復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出稽神錄）

## 卷四百十五　草木十　木怪

### 張叔高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留其使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盖數畝地。不生穀。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高怒曰。樹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數四顧。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是歲司空辟高爲侍御史。兖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竟無他怪。（出風俗通）

### 陸敬叔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記）

### 聶友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淦人。少時貧賤。常好射獵。見一白鹿。射之中。尋踪血盡。不知所在。饑困卧梓樹下。仰見所射鹿箭著樹枝。怪之。於是還家齎糧。命子弟持斧伐之。樹有血。遂截爲二板。牽置陂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言。友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官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忽隨至石頭。友驚曰。此陂中板來。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自爾後板出。或爲凶禍。今新淦北二十里餘。曰封谿。有聶友截梓樹版。濤牂柯處。牂柯有樟樹。今猶存。乃聶友回日所栽。枝葉皆向下生。（出搜神記）

###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映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家。鄉有小吏。言太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自稱爲方伯某第三子。有雋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奇氣强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絶矣。（出幽明錄）

### 趙巽

永嘉松陽趙巽。以義熙中。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在。經十日。自歸。闇空中有語聲。或歌哭。巽語之曰。汝既是神。何不與我相見。答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孫峰。名曰石樓。四絶壁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出異苑）

### 魏佛陁

梁末蔡州市席家空宅。相承云。凶不可居。有回防都督軍人魏佛陁。將火入宅。前堂止息。曛黄之際。堂舍有一物。人面狗身無尾。在舍跳躑。佛陁彀弓射之。一發即不復見。明日發屋。看箭飲羽。得一朽木。可長尺許。下有凝血。自後遂絶。（出五行記）

### 臨淮將

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備至。有一巨手。從窗中入。言乞一臠。衆皆不與。頻乞數四。終亦不與。乃潛結繩作彄。施于孔所。紿云與肉。手復入。因而繫其臂。牽挽甚至。而不能脫。欲明乃朴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至河上。以碎斷。往往有血。（出廣異記）

### 崔導

唐荆南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約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爲一丈夫。長丈餘。求見崔導。導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導遂出見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自欺君。乃上訴於天。是以令我合門爲橘。計傭於君。僅能滿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屬。復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爲我置一敝廡。我自耕鑿以卒此生。君仍盡剪去橘樹。端居守常。則能自保。不能者天降禍矣。何者。昔百萬之資。今已足矣。導大驚。乃皆如其言。即爲葺廡。且盡伐去橘樹。後五年而導卒。家復貧。其人亦不知所在。（出瀟湘錄）

### 賈秘

順宗時。書生賈秘。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秘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秘同席。秘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韞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偶嘗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爲警覺。以人間用捨爲擬議。又何必涉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

辭也秘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惟笑久而七人皆避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秘曰今既接高論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睢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纂嗣大寶開了言之路欲一叩象闕少伸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豁鄙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故來詣之幸無遐棄可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缺其一人曰已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當為我匿瑕矣乃笑謂秘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構大廈揮斤斧長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雖衆而欠梁棟我即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利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於古今但恨煬帝不回無人見知張緒效我空權載籍所喜者絮飛則才子咏詩葉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為不材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廈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斵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儻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呑無辭吐飼不異惟食蠶即繭繭而絲絲為紈綺紈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紈綺之美麗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為梁棟小為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唯漢武帝號為東束拔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為人所知也其次曰我雖處達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廟虔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慄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賡我地亦載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為不材我實常懷憤惋我不處澗底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廈之林驥不騁即駑馬也玉不剖即碩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構廈凌雲我即不可構廈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秘聞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秘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秘飲訖謝之而去（出瀟湘錄）

## 薛弘機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弘機營蝸舍渭河之隈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焉盛以紙囊逐其強而歸之常於座隅題其詞曰夫人之計將侚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於衆亦不可人生實難唯在處中行道耳居一日殘陽西頹霜風入戶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瓌古隆準龐眉方口廣顙嶷然四皓之比衣早霞裘長揖薛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遁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遠獨慕足下操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即便歌唫清夜將乂云漢興叔孫為禮何得以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圓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機好易因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書禮樂及春秋而亡於易其實五說是道之難弘機甚喜此論言訖辭去窣颯有聲弘機望之隱隱然丈餘而沒後問諸鄰悉無此色弘機苦忌藏經又不知所尋月餘又詣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微聞朽薪之氣藏經隱至明年五月又來乃謂弘機曰知音難逢日月易失心親道曠室邇人遐吾有一絕相贈請君記焉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訖情意蕭然不復從容出門而西遂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為烈風所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弘機往收之多為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弘機歎曰藏經之謂乎建中年事（出乾𦠆子）

## 盧虔

東洛有故宅其堂奧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汜陽盧虔貞元中為御史分察東臺常欲貿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于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將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即問之應聲曰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視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奧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既不懼吾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胸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室於屋瓦下得一瓢長約丈餘有矢貫其柄即將軍所執之瓢也（出宣室志）

##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宴坐。必求寒林淨境。殆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皁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門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無縫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七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久猶熒熒。智通焚之。其怪遂絕。（出酉陽雜俎）

## 江夏從事

太和中。有從事江夏者。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兆。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剨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其樹有枝梢折者。果巨人所斷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出宣室志）

卷四百十六　草木十一（木怪下）

## 竇寬

唐扶風竇寬者。家於梁山。太和八年秋。自大理評事解縣推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僕伐一樹。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且知為怪。由是閉門絕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左禁軍中。（出宣室志）

## 吳偡

有屬東縣民吳偡。家於田野間。有一女十歲餘。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後數日餘。偡夢其父謂偡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為祟。偡驚而寤。至明日。即於東北隅窮其跡。果聞有吁嗟之聲。偡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內。口甚小。然其中稍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極大。於是挈之而歸。然兀若沈醉者。會有李道士至。偡請符術呵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腹空入地下穴內。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出宣室志）

## 董觀

有董觀者。嘗為僧。居於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荊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館中。王生既寐。觀燭未滅。忽見一物出燭下。既而掩其燭。狀類人手而無指。細視燭影外。若有物。觀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觀謂王曰。慎無寐。魅當再來。因持梃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觀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觀因以梃揕其首。其軀若革所穿。梃亦隨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觀慮又來。迨曉不敢寐。明日。訪館吏。吏曰。此西數里有古杉。常為魅。疑即所見也。即與觀及王生徑尋。果見古杉。有梃貫其柯葉間。吏曰。人言此為妖。且久。未嘗見其真。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出宣室志）

## 京洛士人

京洛間有士人子弟。忘其姓名。素善雕鏤。因行他邑山路。見一大槐樹。蔭蔽數畝。其根旁瘤癭如數斗甕者四焉。思欲取之。人力且少。又無斧鋸之屬。約回日採取之。恐為人先採。乃於衣囊中取紙數張。割為錢。繫之於樹瘤上。意者欲為神樹。不敢採伐也。既捨去。數月而還。大率人夫并刀斧。欲伐之。至此樹側。乃見畫圖影。旁挂紙錢。實繁。復有以香醪奠之處。士人笑曰。村人無知。信此可惑也。乃命斧伐之次。忽見紫衣神在旁。容色屹然。叱僕曰。無伐此木。士人進曰。吾昔行次。見槐瘤。欲取之。以無斧鋸。恐人採之。故權以紙錢占護耳。本無神也。君何止遏。神曰。始者君權以紙錢繫樹之後。咸曰神樹。能致禍福。相與祈祀。冥司遂以某職受享酹。今有神也。何言無之。若必欲伐之。禍其至矣。士人不聽。神曰。君取此何用。客曰。要彫刻為器耳。神曰。若爾。可以善價贖之乎。客曰。可。神曰。所須幾何。士人曰。可遺百千。神曰。今奉百縑。於前五里有壞墳。縑在其中。如不得者。即復此相見。士人遂至壞墳中。果得縑。一無欠焉。（出原化記）

## 江叟

開成中。有江叟者。多讀道書。廣尋方術。善吹笛。往來多在永樂縣靈仙閣。時沈飲酒。適閿鄉。至盤豆館東官道大槐樹下醉寢。及夜艾。稍醒。聞一巨物行聲。舉步甚重。叟闇窺之。見一人崔嵬高數丈。至槐側坐。而以毛手捫叟曰。我意是樹畔鋤兒。乃貧邊舉卓耳。遂敲大樹數聲曰。可報荊館中二郎來。有大兄。大槐乃語云。勞弟相訪。似聞槐樹上有人下來與語。須臾。飲酌之聲交作。荊山槐曰。大兄何年拋却兩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當棄此位。荊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將至。猶顧此位。直須至火入空心。膏流節斷。而方知退。大是無厭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於道必

得為材用之木構大廈之梁棟尚存得重重碎錦片片真花豈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為煨燼耳大槐曰崔氏尚貪生吾焉能辨此事耶槐曰老兄不足與語告別而去及明叟方起數日至闋鄉荊山中見庭槐森聳枝榦扶踈近欲十圍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聞槐神與盤豆官道大槐王論語云云某卧其側並歷歷記其說今請樹神與我言語槐曰感子厚意當有何求殊不知爾夜爛醉於道夫乃子耶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師樹神有靈乞為指教使學道有處當必奉酹槐神曰子但入荊山尋鮑仙師脫得見之或水陸之間必獲一處度世蓋感子之請慎勿泄吾言也君不憶華表告老狐禍及余矣叟感謝之明日遂入荊山緣巖循水采訪鮑仙師即匍匐而禮之師曰子何以知吾而來師也須實言之叟不敢隱具陳荊山館之樹神言也仙師曰小鬼焉敢專輒指人未能大段誅之且飛符殘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師曰今不誅後當繼有來者遂謂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陳之叟曰好道辯於吹笛仙師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師歎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贈子玉笛乃荊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當召洞中龍矣龍既出必啣明月之珠而贈子子得之當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龍已腦疼矣益相感使其然也小龍必持化水丹而嚥其珠也子得當吞之使為水仙亦不減萬歲無煩吾之藥也蓋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師遂出玉笛與之叟曰玉笛與竹笛何異師曰竹者青也與龍色相類能肖之吟龍不為怪也玉者白也與龍相尅忽聽其吟龍怪也所以來觀之感召之有能變耳義出於玄叟受教乃去後三年方得其音律後因之岳陽刺史李虞館之時大旱叟因出笛夜於聖善寺經樓上吹果洞庭之渚龍飛出而降雲繞其樓者不一遂有老龍果啣珠贈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晝果有龍化為人持一小藥合有化水丹匍匐請贖其珠叟乃持合而與之珠餌其藥遂變童顏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無不歷覽後居於衡陽容髮如舊耳（出傳奇）

## 花卉怪

### 龍蛇草

後漢靈帝中平年夏陳留郡濟陽濟陰兗句離狐城旱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續漢志曰其狀五色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牛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起兵焚燒宮闕之應（出五行記）

### 鮮卑女

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為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妍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側北女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挂其莧莖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焉（出異苑）

### 蕨蛇

太尉郗鑒鎮丹陽也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潭潭欲吐因歸家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一赤蛇長尺餘尚動搖乃挂於簷前蛇漸焦經宿視之乃是一莖蕨耳猶昔之所食也病遂差（出續搜神記）

### 芥蟲

五嶺春夏率皆霧水霽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敗蒴膠氈罽無逾年者嘗買芥菜置壁下忘食數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蝗蜋但腰身細長耳（出嶺南異物志）

### 崔玄微

唐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术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僮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馥馥襲人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沈唫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輕佻翻酒汙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人不奉畏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知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諸侶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

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迴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處士每歲社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又尊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出酉陽雜俎及博異記）

## 卷四百十七　草木十二（花卉怪）

### 光化寺客

兗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涼天因閱壁畫於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絕異客詢其來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於室交歡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永奉恩顧然今晚須去復來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偏盡而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客即上寺門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究寺前舒平數里纖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踪跡暮將回望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偉客因劚之根本如拱瑰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啟其重付百疊既盡白玉指環宛在其內乃驚歎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斃（出集異記）

### 僧智訾

上元中蜀郡有僧智訾在寶相寺持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大如蠅金色迭飛赴燈焰或蹲於燈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於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其一乃薰陸花也亦無形狀自是不復見（出酉陽雜俎）

###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于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牖間有吟嘯之聲珪不之怪執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未見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矣於是緝絲為緡數百尋候其再來系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于牖間珪即以緡系其臂牢不可解聞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得無悔邪遂引緡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緡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出宣室志）

### 劉皁

靈石縣南嘗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大和年董叔經為西河守時有彭城劉皁假孝義尉皁頃嘗以書忤董叔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旁其狀絕異皁馬驚而墮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皁衣袍而自衣之皁以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皁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皁往視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其妖遂絕（出宣室志）

### 田布

唐田布田悅之子也元和中嘗過蔡此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若鵪鶉巢在葉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皁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出酉陽雜俎）

### 梁生

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梨樹十餘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霽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為吉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瘁固其常矣焉可謂之吉兆乎生聞之不悅後月餘梁生父卒（出宣室志）

### 蘇昌遠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艷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出北夢瑣言）

### 上黨人（以下藥怪）

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見。去宅一里。但見一人參枝苗。掘之。入地五尺。如人體狀。掘去之後。呼聲遂絕。時晉王廣陰有奪宗之計。諸事權要。上君也。黨與也。言朋黨比而譖太子。竟見廢。隋室因此而亂。

### 田登孃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之田氏。嘗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粗。皮若茯苓。香氣似术。其家奉釋。有象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孃。十六七。有容質。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嘗日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蹁躚。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於母。母疑其怪。嘗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為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啟。有一鴿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亦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舊說。枸杞茯苓人參术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慾。遇之。必能降真為地仙矣。田氏非類。故見怪而去之宜乎。（出酉陽雜俎）

### 趙生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生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盃座朱紱相接。獨生白衣。甚為不樂。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慙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為舍。生有書百餘編。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息。雖寒熱切饑。食粟襲紵。不憚勞苦。而生蒙憒。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終不易其志。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入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死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堅。老夫雖無術。能有補於郎君。但幸一謁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為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椴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出宣室志）

### 菌怪

### 郭元振

郭元振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瞚目出於燈下。元振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元振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久之。元振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出酉陽雜俎）

### 宣平坊官人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馱桶。不避道。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一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數尺。並樹枯根。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錔。樹溜津滿其中也。及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乃驢也。筆錔乃油桶也。菌則其人矣。里人有買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發。食者悉病嘔。（出酉陽雜俎）

###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黃姑蕈者。尤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視無人。唯釜煮物。以盆覆之。俄有小兒裸身。繞釜而走。倏忽沒於釜中。頃之。主人設蕈。工獨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出稽神錄）

## 卷四百十八　龍一

### 蒼龍

孔子當生之夜。蒼龍亘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出王子年拾遺）

### 曹鳳

後漢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見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二丈。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出水經注）

### 張魯女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裁。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後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遂送於漢水。既而女殯於山。後數有龍至其墓前成蹊。（出道家雜記）

### 江陵姥

江陵趙姥。以沽酒為業。義熙中。居室內忽地隆起。姥察為異。朝夕以酒酹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家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

然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出渚宮舊事）

## 甘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賫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觔。舉國會歛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出抱朴子）

## 南郵國

南郵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於殷殿置豢龍之官。至夏代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及四海會同。乃放於洛汭。（出拾遺錄）

## 龍場

王子年拾遺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餘頃。述異記。晉寧縣有龍塹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能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圍。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採取見之。論衡云。蟬生於腹中。開背而出。必因雨而蛻。而虵之蛻皮云。近蒲州人家折草屋。於棟上得龍骨。長一丈許。宛然皆具。（出感應經）

##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於新豐後湖觀音寺西岸。獲一五色石。大如斗。文彩盤屈。如有夜光。文猛以為神異。抱獻之梁武。梁武喜。命置於太極殿側。將年餘。石忽光照廊廡。有聲如雷。帝以為不祥石。杰公示之。對曰。此上界化生龍之石也。非人間物。若以洛水赤礪石。和酒合藥。煮之百餘沸。柔輭可食。琢以為飲食之器。令人延壽。福德之人。所應受用。有聲者。龍欲取之。帝令馳取赤石。如其法。命工琢之。以為甌。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以其餘屑置於舊處。忽有赤龍。揚鬐鼓鬣。掉尾入殿。擁石騰躍而去。帝遣推驗。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鬬龍所競之石。其甌遭侯景之亂。不知所之。（出梁四公記）

## 震澤洞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長城。乃仰公馳誤墮洞中。旁行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圍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闢水。霏如輕霧。晝夜光明。遇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馳在洞百有餘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彷彿說得歸路。尋出之。為吳郡守。時乃具事聞梁武帝。帝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枚。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岸。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鄮縣白水鄉即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鄮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為龍所害。汝龍門之仇也。可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於陵水羅水。龍為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龍。今龍化縣。即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化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古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在謹賫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風雨。召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數揚道義。許謐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觔。今亦應在。請訪之。帝勑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勑百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魚膠之。成二缶。大船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賫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聞。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歲龍。能變化出入人間。有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龍辭去。子春為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虵虺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六足二目。當其凹處有竅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為之上。有瑕者為下。珠蚌五千時與月盈虧。虵珠所致。隋侯噌參。即其事也。又問虵鶴之異。對曰。使其自通。帝命杰公記虵鶴二珠。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虵玄鶴

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啣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曲宛轉羣臣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光之遠近七八九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齎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為奉車都尉二弟為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馳往不為龍害之由為用麻油和蠟以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出梁四公記）

## 梁武后

梁武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忿怒投殿庭井中眾趨井救之后已化為毒龍烟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因冊為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出兩京記）

## 劉甲

宋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嘗讀佛經忽能暗誦法華經女所住屋尋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齋家為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玄又說人之災祥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解衣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參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門云魔邪尋至凡着道服咸勿納之真變服奄入女初猶喝罵真便直前以水灑之即頓絕良久乃甦問以諸事皆云不識真曰此龍魅也自是復常嫁為宣氏妻（出渚宮舊記）

## 宋雲

後魏宋雲使西域至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五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汎殺商人槃陁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塲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咒龍龍化為人悔過向王王即從之（出洛陽伽藍記）

## 蔡玉

弘農郡太守蔡玉以國忌日於昭敬寺設齋忽有黑雲甚密從東北而上正臨佛殿雲中隱隱雷鳴官屬猶未行香並在殿前聚立仰看見兩童子赤衣兩童子青衣俱從雲中下來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身長丈餘仰擲雲中雷聲漸漸大而下來少選之間向白蛇從雲中直下還入所出柱下於是雲氣轉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柱一人捧殿柱離地數寸一童子從下又拔出一白蛇長二丈許仰擲雲中於是四童子亦一時騰上入雲而去雲氣稍高布散遍天至夜雷雨大霔至曉方霽後看殿柱根乃蹉半寸許不當本處寺僧謂此柱腹空乃鑿柱至心其內果空為龍藏隱（出大業拾遺）

## 李靖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村中村翁奇其為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因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為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喧勿以為懼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裀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以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諾遂下階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鞴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缾子繫于鞍前戒曰郎乘馬無須銜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即取缾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隱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慚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靖曰我獵徒以鬬猛事今但

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為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敵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竊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于相豈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出續玄怪錄）

## 卷四百十九　龍二

### 柳毅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為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為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余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橘社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

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即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間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堅聽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罹搆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

是為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撝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巳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鉞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竪。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為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為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大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為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莫如。遂娶於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為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然君與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逾月。乃穠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為洞庭君女傳書。至今為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為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子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

違君之宛。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忠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為之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為志。尚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胷臆。酬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為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為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為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為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

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為神仙。弟為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嘆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為斯文。（出異聞集）

---

# 卷四百二十　龍三

## 俱名國

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名國。有一商人在澤中牧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離車穿鼻牽行。商人問離車。今汝牽此龍何用。云我將殺而為噉。商人欲以一牛易之。捕者邀至八牛方許。商人即放龍令去。既而復慮離車追逐復捕。取放別池中。龍忽變為人語。謂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大德。商人答言。龍性卒暴。嗔恚無常。或能殺我。答云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我受菩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君今施我壽命。願當加害。若不去者。少住此中。我先往掃除。商人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因問汝為何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為堅固。為離車所捕。以是被繫。龍女俄出。呼商人入宮。坐寶牀上。龍女言。龍中有食。能盡壽而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君欲何食。答言須欲閻浮提食。即時種種飲食俱備。商人問龍女。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乃言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復言曰。不得直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思龍宮中寶物莊嚴飾宮殿。即問汝有如是莊嚴。因受菩薩何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若何等為五。謂生時眠時婬時嗔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爆身。商言汝欲何求耶。答言人道中生為畜生。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復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着本國。以八餅金與父母曰。此是龍金。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曾救龍女。恩報彌重。況持大齋。受福寧小。（出法苑珠林）

## 釋玄照

釋玄照。修道於嵩山白鵲谷。操行精愨。冠於緇流。常願講法華經千遍。以利於人。既

講於山中。雖沍寒酷熱。山林險邃。而來者恒滿講席焉。時有三叟。眉鬚皓白。容狀瓌異。虔心諦聽。如此累日。玄照異之。忽一旦晨謁玄照曰。弟子龍也。各有所任。亦頗勞苦。已歷數千百年矣。得聞法力。無以為報。或長老指使。願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陽經時。國內荒饉。可致甘澤。以救生靈。即貧道所願也。三叟曰。召雲致雨。固是細事。但雨禁絕重。不奉命擅行。誅責非細。身首為憂也。試說一計。庶幾可矣。長老能行之乎。玄照曰。願聞其說。三叟曰。少室山孫思邈處士。道高德重。必能脫弟子之禍。則雨可立致矣。玄照曰。貧道知孫處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孫公之仁。不可診度。著千金翼方。惠利濟於萬代。名已籍於帝宮。誠為貴真也。如一言救庇。當保無恙。但長老先與之約。如其許諾。即便奉依。即以拯護之方。授於玄照。玄照詣思邈所居。懇誠祇謁。情禮甚謹。坐定久之。乃曰。處士以賢哲之度。濟拔為心。今者亢陽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於今。幸一開恩。以救危歟。思邈曰。僕之無堪。遁棄山野。以何功力濟於人也。苟有可施。固無所悋。玄照曰。貧道昨遇三龍。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誅罪非輕。唯處士德尊功大。救之則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設。僕無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後。三龍避罪。投處

士後沼中以隱。當有異人捕之。處士喻而遣之。必得釋罪矣。思邈許之。玄照歸。見三叟於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約一日一夜。千里雨足。於是如期汎灑。澤甚廣。彼翌日。玄照來謁思邈。對語之際。有一人骨狀殊異。徑往後沼之畔。喑啞叱咤。斯須水結為冰。俄有三獺。二蒼一白。自池而出。此人赤索繫之。將欲挈去。思邈召而謂曰。三物之罪。死無以贖。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脫之。兼以此誠上達。恕其重責也。此人受教。登時便解而釋之。攜索而去。有頃。三叟致謝思邈。願有所酬。孫曰。吾山谷之中。無所用者。不須為報。回請玄照。願陳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無闕。不須酧也。三叟再為請。玄照因言前山當路。不便往來。却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風雷為責。即可為之。是夕。雷霆震擊。及曉。開霽。寺前豁然數里如掌。三叟復來告謝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報。尤為奇特矣。（出神仙感遇傳）

### 王景融

唐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埏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出朝野僉載）

### 凌波女

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一女子。容色穠豔。梳交心髻。大帔廣裳。拜於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為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為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與琵琶習而翻之。遂宴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沒。因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出逸史）

### 陶峴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辯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為甓。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兼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

詣者。係水仙之為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遁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游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貫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為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為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遑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郡也。行次西塞山維州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為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汙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程。鶴鳴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出甘澤謠）

### 齊澣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救使齊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青水。平長淮之險。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禕糾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古墓。然狀如新築。淨潔。周視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丈餘。頭邊鯉魚五六枚。各長尺餘。又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毛九寸。如常龜。禕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澣。澣命移龍入淮。取龜入汴。禕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白魚數百萬。跳躍赴龍。水為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貢錫拔其一鬚。元昌差網送龜至宋。遇水泊。大龜屢引頸向水。綱戶憐之。暫放水中。水淵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龜焉。（出廣異記）

###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溢。蕩室廬。瀦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盡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遠徙。用逃墊溺之患。其吏於北庭沙洲者。皆先備牲酎

望祀於河瀆。然後敢視政。否即淫雨連月。或大水激射圯城邑。則里中民盡魚其族也。唐開元中。南陽張嵩奉詔都護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訊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騰水。以覬郡人望祀河瀆。我知之久矣。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執弓矢以俟於側。嵩率僚吏班於河上。搢冠斂板罄折肅躬。俄頃。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而出。俄然昇岸。目有火光射人。離人約有數十步。嵩即命數矢引滿以伺焉。既而果及於几筵。身漸短而長數尺。方將食。未及。而嵩發矢。一時衆矢共發。而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既死。里中俱來觀之。讙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獻上。上壯其果斷。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子孫承襲在沙州為刺史。至今號為龍舌張氏。

## 興慶池龍

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即位。其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負騰逸之狀。宮嬪內豎。靡不具瞻。後玄宗幸蜀。鑾輿將發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躍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環列之士。畢共觀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小龍翼舟而進。侍臣咸覩之。上泫然泣下。顧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

沃酹。上親自祝之。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出宣室志）

## 井龍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獅子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出國史補）

## 旃然

玄宗將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弓矢親射之。矢發龍滅。自爾旃然伏流。於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也。濟水溢而為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於旃然是也。（出開天傳信記）

## 龍門

舊說。春水時至。魚發龍門。則有化者。至今汾晉山中。龍有遺骨角甚眾。採以為藥。有五色者。（出國史補）

# 卷四百二十一　龍四

## 蕭昕

唐故兵部尚書蕭昕。常為京兆尹。時京師大旱。炎𤍠之氣。蒸為疾癘。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禱祀山川。凡月餘。暑氣愈盛。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於靜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昕於是詣寺。謂三藏曰。今茲驕陽累月矣。聖上懸憂。撤樂貶食。歲凶是念。民瘵為憂。幸吾師為結壇場致雨也。三藏曰。易與耳。然召龍以興雲雨。吾恐風雷之震。有害於生植。又何補於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誠不能滋百穀。適足以清暑熱而少解黔首之病也。願無辭焉。三藏不獲已。乃命其徒取華木皮僅尺餘。纘小龍於其上。而以爐甌香水置於前。三藏轉咒震舌。呼祝咒者食頃。即以纘龍授昕曰。可投此於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身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決渠。（出宣室志）

## 遺尺潭

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歷中村女。為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為龍。至今遂成潭。（出傳載）

## 劉貫詞

唐洛陽劉貫詞。大歷中。求丐於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見。意頗殷勤。以兄呼貫詞。既而攜羊酒來宴。酒闌曰。兄今汎遊江湖間。何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

耶。汎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貧。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懸。祈兄為回遂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蟲。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娘奉見時。必請與霞少妹相見。既為兄弟。情不合疎。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慧聰。使渠助為主人。百婚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久之。以為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使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貌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減。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為兄弟。小妹子即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即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辨慧過人。既拜。坐於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

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恐來。宜且徵侍。況令滿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凡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齎。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為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請。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取鎮國椀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風疾發動。祇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椀自隨而授貫詞曰。此罽賓國椀。其國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其下勿鬻。某緣娘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而行。數步回顧。碧潭危橋。又似初到。視手中器。乃一黃色銅椀也。其價只三五鐶耳。大以為龍妹之妄也。執鬻於市。有酧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來。閱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且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此。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罽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禳人患厄。此椀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為龍子所竊。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罽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由送之耳。慇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噬。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椀既出。渠亦當來。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濤洛波騰。濆瀁晦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過嶺。方敢來。復。貫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出續玄怪錄）

## 韋氏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歷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揚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中。忽然馬驚墜於岸下數百丈。視之杳黑。人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衰。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初似悶絕。少頃而甦。經一月。饑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竅。不知深淺。而視之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石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為龍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于空。韋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驚非其人。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揚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饑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飲食之物。韋氏問曰。此縣韋少府尚未到。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某即韋少府之妹也。倘為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韋生不信曰。十三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氏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詰其迍厄。顏色瘦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為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出原化記）

## 任頊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不喜塵俗事。居深山中。有終焉之志。嘗一日。閉關晝坐。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頊延坐與語。既久。頊訝其言訥而色沮。甚有不樂事。因問翁曰。何為而色沮乎。豈非有憂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因俟子一問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歲。今為一人所苦。禍且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輒來奉訴。子今幸問我故得而言也。頊曰。某塵中人耳。獨知有詩書禮樂。他術則某不能曉。然何以脫翁之禍乎。老人曰。但授我語。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頊曰。願受教。翁曰。後二日。願子為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此所謂禍我者也。道士當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當滿。道士必又為術。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報。幸無他為慮。頊諾之。已而祈謝甚懇。久之方去。後二日。頊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於湫旁以伺之。至當午。忽有片雲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有一道士自雲中下。頎然而長。約丈餘。立湫之岸。於袖中出墨符數道。投湫中。頃之。湫水盡涸。見一黃龍帖然俯於沙。頊即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訖。湫水盡溢。道士怒。即於袖中出丹字數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聲呼如前詞。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頃。乃出朱符十餘道。向空擲之。盡化為赤雲。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詞。湫水又溢。道士顧謂頊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為食。奈何子儒士也。與救此異類耶。怒責數言而去。頊亦還山中。是夕。夢前時老人來謝曰。賴得君子救我。不然。幾死道士手。深誠所感。千萬何言。今奉一珠。可於湫岸訪之。用表我

心重報也。項往尋之。果得一粒。徑寸珠。於淤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識。項後持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數千萬為價而市之。（出宣室志）

## 趙齊嵩

貞元十二年。趙齊嵩選授成都縣尉。收拾行李。兼及僕從。質劍以行。欲以赴任。然棧道甚險而狹。常以馬鞭拂小樹枝。遂被鞭梢繳樹。猝不可脫。馬又不住。遂墜馬。枝柔葉軟。不能礙挽。直至谷底。而無所損。視上直千餘仞。旁無他路。分死而已。所從僕輩無計。遂聞於官而歸。趙子進退無路。墜之翌日。忽聞雷聲殷殷。乃知天欲雨。須臾石窟中雲氣相旋而出。俄而隨雲有巨赤斑蛇。麤合拱。鱗甲煥然。擺頭而雙角出。蜿身而四足生。奮迅鬐鬣。搖動首尾。乃知龍也。趙生自念曰。我住亦死。乘龍出亦死。寧出而死。攀龍尾而附其身。龍乘雲直上。不知幾千仞。趙盡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體而行。趙生方能跨之。必死於泉矣。南視見雲水一色。乃南海也。生又歎曰。今日不葬於山。卒於泉矣。而龍將到海。飛行漸低。去海一二百步。捨龍而投諸地。海岸素有蘆葦。雖墮而雁有所損。半日乃行。路逢人問之。曰清遠縣也。然至於縣。且無伴從。遞據人不之信。不得經緯。迤邐以至長安。月餘日。達舍家。內始作三七齋。僧徒大集。忽見

趙生至。皆驚恐奔曰。魂來歸。趙生當門而坐。妻孥輩亦恐其有復生。云請於日行看有影否。趙生怒其家人之詐恐。不肯於日行。疎親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見趙生言。猶云乃鬼語耳。良久自叙其事。方大喜。行於危險乘騎者。可以為戒也。

卷四百二十二　龍五

## 許漢陽

許漢陽。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江波急。尋小浦路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方鴉。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調以游詞。又大笑。復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宅內廳。揖坐。云女郎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明宮。四面奇花果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者列拜。又引第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皆拜問所來。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奇樹高數丈。枝幹如梧。葉似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盎如杯。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命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欄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簡。諸樂絲管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眾樂俱作。蕭蕭泠泠。響如神仙。纔一巡。已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事辨之。則女郎一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筵宴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為讀一遍。女郎又請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語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請誦之。女郎及漢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書過矣。覩其筆乃白玉為管。研乃碧玉。以玻璃為匣。研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敏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一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悵悵而

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覩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灃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江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死而未甚。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之能言曰。昨夜水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取我輩四人作酒掾。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卻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如悉以人血為酒爾。三日方平。（出博異志）

## 劉禹錫

唐連州刺史劉禹錫。貞元中。寓居滎澤。首夏獨坐林亭。忽然間大雨。天地皆黑。久方開霽。獨亭中杏樹雲氣不散。禹錫就視樹下。有一物。形如龜鼈。腥穢頗甚。大五斗釜。禹錫因以瓦礫投之。其物即緩緩登階。止于簷柱。禹錫乃退立於牀下。支策以觀之。其物仰視柱杪。欻以前趾扶去半柱。因大震一聲。屋瓦飛紛亂下。亭內東壁上下餅裂丈許。先是亭東紫花苜蓿數畝。禹錫時於裂處分明遙見雷既收聲。其物亦失。而

東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禹錫亟視之。首猶如故。壁曾無動處。（出集異記。）

### 周邯

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灩澦。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邯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爇犀照水怪之濆。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闊可三丈餘。旦暮煙雲蓊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懼也。邯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此而劫之。水精飲酒。伏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覷。但邯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龍忽震怒。作用神化。捴天關。擺地軸。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為江湖。萬人為魚鼈。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愛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貪婪之心。縱使猾勒之徒。取寶無憚。今已喝其軀而斂其珠矣。澤赧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無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出傳奇）

### 資州龍

韋皐鎮蜀末年。資州獻一龍。身長丈餘。鱗甲悉具。皐以木匣貯之。蟠屈於內。時屬元日。置於大慈寺殿上。百姓皆傳縱觀。二三日。為香烟薰死。國史闕書。是何祥也。（出祀聞）

### 韋思恭

---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岳寺肄業。寺東北百餘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圍丈餘。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終無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於石盆。見一大蛇長數丈。黑若純漆。而有白花似錦。蜿蜒盆中。三子見而駭視之良久。王與董議曰。彼可取而食之。韋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漁父之梭。雷氏之劍。尚皆為龍。安知此名山大鎮。豈非龍潛其身耶。況此蛇鱗甲尤異於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納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縈而歸烹之。二子皆咄韋生之詐潔。餓而報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擊。韋生諫而不允。二子方舉石欲投。蛇騰空而去。及三子歸院。烹蛇未熟。忽聞山中有聲。殷然地動。覘之。則此山間風雲暴起。飛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對面相失。寺中人聞風雲暴起中云。莫錯擊。須臾。兩火中半下。書生之宇。並焚蕩且盡。王與董皆不知所在。韋子於寺廊下無事。故神仙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為善。但吐少善言。則蛟龍之禍不及矣。而況於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逮兩日。於寺門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韋自說至於好殺者。足以為戒矣。（出博異志）

### 盧元裕

故唐太守盧元裕未仕時。嘗以中元設幡幢像。置盂蘭于其間。俄聞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視見一小龍。纔寸許。遂盛諸盂水之內。投之于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雷。咫尺昏晦。俄有白龍百尺。拏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出集異記）

### 尺木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出酉陽雜俎）

### 史子氏

有史氏子者。唐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於懷中。坐食頃。覺懷中冷重。潛起觀之。其上鱗栗栗而起。史驚懼。棄林中。遂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烟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雨大至。（出酉陽雜俎）

## 卷四百二十三　龍六

### 盧君暢

故東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陽盧君暢為白衣時。僑居漢上。嘗一日。獨驅郊野。見二白犬腰甚長而其臆豐。飄然若瑩。俱馳走田間。盧訝其異於常犬。因立馬以望。俄

而其犬俱跳入於一湫中已而湫浪汎騰旋有二白龍自湫中起雲氣噎空風雷大震盧懼甚撥馬而歸未及行數里衣盡沾濕方悟二犬乃龍也（出宣室志）

### 元義方

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州遇海島中有泉舟人皆汲飲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海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雲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絕及雨霽見遠岸城邑乃萊州（出國史補）

### 平昌井

平昌城舊興荊水通有神出入焉故名龍城外國有寺曰咀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奴若常取米龍即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出外國事）

### 虎頭骨

南中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出尚書故實）

### 法喜寺

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去郡遠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居元和末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止於佛殿西楹蟠遶且久乃直東而去明日則雨如是者數矣其僧異之因語與人人曰福地蓋神祇所居固龍之宅也而佛寺亦為龍所依焉故釋氏有天龍八部其義在矣況郊野外寺殿宇清敞為龍之止不亦宜乎願以土龍置於寺楹間且用識其夢也僧召工合土為偶龍具告其狀而於殿西楹置焉功畢甚得雲間拗蜿蜒鱗鬣曲盡其妙雖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長慶初其寺居人有偃於外門者見一物從西軒直出飄飄然若升雲狀飛馳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將分始歸西軒下細而視之果白龍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數日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至午方歸因入殿視像龍已失矣寺僧且歎且異相顧語曰是龍也雖假以土尚能變化無方去莫知其適來莫究其自果靈物乎及晚有陰雲起於渭水俄而將逼殿宇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指西軒以入寺僧懼驚且視之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迫而覩之其龍鬐鬣鱗角若盡沾濕自是因以鐵鎖系之其後里中有旱澇祈禱之應若影響（出宣室志）

### 龍廟

汾水貫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橋其南橋下嘗有龍見由是架龍廟於橋下故相國令

狐楚居守北都時有一龍自廟中出傾都士女皆縱觀近食頃方拏奮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廟中出既出而廟屋摧圮其橋亦壞時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 豢龍者

牛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自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之慮為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漫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出尚書故實）

### 孔威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錄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百姓胡舉有青龍鬭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蘭蕊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擊觸聲血如釃雨灑蘭蕊上血不汙蕊漸旋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繞一柑橘即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柑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鬣皆魚唯有鬚長二丈有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其腹相自齟齬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剸之為數十段載之赴宜（出唐年補錄）

### 華陰湫

唐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其崖岸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開數十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峰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鑿京洛行旅無不枉道就觀有好事者自輦轂湔溱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音逮於累日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湫與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常有草木之葉飄於其上雖片葉纖芥必飛禽銜而去禱祈者多致花鈿錦綺之類啟視投之歘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於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之事其間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尋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俄而風雨晦暝車馬幾為暴水所漂爾後人愈敬服莫有犯者（出劇談錄）

### 崔道樞

唐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者屢屢一年春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五尺鱗鬣金色其目光射人眾視異於常魚令僕者投于江中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使者引至府舍廨宇

廡甚嚴肅。既入門。見廳事有女子。戴金翠冠。著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巾櫛。如宮內之飾。有一吏人。從後執簿領出。及軒陛間。付吏環青衣置于繡衣案上。吏引韋生東廡曹署。理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次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龍也。若潛伏於江海湫湎。雖為人所食。即從而可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食之。但難獲免。然君且還。試與崔君廣為佛道功德。庶幾稍減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且以所說話於親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纔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之姑子也。數日後寄魂於母云。己因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不久當受重謫。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表弟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暝。昏然而寐。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氏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文書字。立道樞於廡側。疾趨而入。俄見繡衣舉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崔道樞官至三品。壽至八十。後有判云。所害雨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案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亦減一半。時道樞冬季。其母方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妻某咸在京師。葉頗備述其事。後傳發及牛渚磯。是水府。未詳道樞所主何許。

### 金龍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氣出於昭德殿東隅。鬱鬱如烟。令大內留後司尋其所出。得金龍子一枚。長五寸許。羣臣稱賀。帝曰。朕不以金龍為祥瑞。以偃息干戈為祥瑞。卿等各宜盡忠。以體朕懷。門下奏請改文德二年。為龍紀元年。（出大唐雜記）

### 黃馴

荊州當陽縣。倚山為縣宇。內有井極深。井中有龍窠。旁入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唐光化中。有道士稱自商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黃馴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旁。溷穢流漬。入於井中。或有識之者。飾辭以對。旬餘馴及馬皆斃。（出錄異記）

### 臨漢豕

邛州臨漢縣內有湫。往往人見牝豕出入。號曰母豬龍湫。唐天復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靈跡求雨。於時邑長具牢醴。命邑宰潛往祭之。三奠迨終。乃張筵於湫上。以神胙客坐於烈日。鋪席以湫為上。每酒巡至湫上。黑氣如雲。氛氳直上。狂電燁然。玄雲陡闇。雨雹立至。令長與寮吏鼓舞去蓋。蒙濕而歸。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

---

然赤地焉。夫人之至誠。則龍畜亦能感動。享德澤果。勿謂不智。（出北夢瑣言）

### 燒龍

大江之東。蘆荻之間。往往燒起龍。唐天復中。澧州葉源村民鄧氏子。燒畬。柴草積於天井。山中穴也。火勢既盛。龍突出。騰在半空。縈帶為火所燒。風力益壯。狂焰彌熾。擺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斃。長亘數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湖南行軍高郁。酬其價而強取。於時府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出北夢瑣言）

### 柳翁

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鄱陽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呂師造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後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上。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為患矣。既深數丈。果得方木長數十尺。交搆疊之。累積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縈之。

刻削平正。非人力所及。自是累霖雨為患。呂氏諸子。將網魚于鄱陽江。召問柳翁。指南岸一處。今日唯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巨盆貯之。中有一鯉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避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 卷四百二十四　龍七

### 閻浮龍

龍經閻浮提者。五千七億。龍於其宮。既不降澍雨。秦西州人食滿則天罪。讓人思冷風雲不散。冷於弗婆提洲。不作雷電。東洲雨光華。天上雨作歌頌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光華。天上雨寶。世城雨羨。海中注雨不絕如連。阿修羅中雨兵仗。閻浮提中雨清淨水。（出酉陽雜俎）

### 吳山人

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北縣人有識之者。曰。我欲移居。暫假男牛。言訖而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號之特牛湫也。（出錄異記）

## 白將軍

僧元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嘗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遂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於衣箱。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劍劃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出酉陽雜俎）

## 溫媼

溫媼者。即康州悅城縣孀婦也。績布為業。嘗於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績筐中。不數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媼常濯浣於江邊。忽一日。見魚在水。跳躍戲於媼前。自爾為常。漸有知者。鄉里咸為龍之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媼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却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晦暝。風雨隨作。及明。移其冢於西。而草木悉於西岸。（出嶺表錄異）

## 柳子華

柳子華。唐時為城都令。一旦方午。忽有犢車一乘。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合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懽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

## 斑石

京邑有一士子。因山行。拾得一石子。青赤斑斕。大如雞子。甚異之。置巾箱中五六年。因與嬰兒弄。遂失之。數日。晝忽風雨暝晦。庭前樹下。降水不絕。如瀑布狀。人咸異其故。風雨息。樹下忽見此石已破。中如雞卵出殼焉。乃知為龍子也。（出原化記）

## 張公洞

義興縣山水秀絕。張公洞尤奇麗。里人云。張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衆未敢入。土訛姚生習道。挈杖瓶火。負囊以入。掬行數百步。漸漸明朗。雲樹依稀。近通步武。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對弈。曰。何人焉得來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餒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數斗。道士指曰。可食此。試探咀嚼。覺芳馨。食之遂飽。道士曰。爾可去。慎勿語世人。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偶胡賈見。驚曰。此龍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尋之。但黑巨穴。不復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復食。（出逸史）

## 五臺山池

五臺山北臺下。有龍池。約二畝。有餘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亭午。昏霧暫開。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覷。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時大作。如近池。必為毒氣所吸。逡巡而沒。（出傳奇）

## 張老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龍。時或雷風大作。損壞樹木。寺中有撞鐘張老者。術士也。而僧不知。張老惡此龍損物。欲禁殺之。密為法。此龍已知。化為人。潛告僧曰。某實龍也。住此水多年。或因出。風雨損物。為張老所禁。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其命。奉一寶珠。以伸報答。某即移於別處。僧諾之。夜喚張老求釋之。張老曰。和尚莫受此龍獻珠否。此龍甚窮。唯有此珠。性又怯惡。今若失珠。他時悔無及。僧不之信。曰。君但為我放之。張老不得已。乃放龍。夜後送珠於僧。而移出潭水。張老亦辭僧去。後數日。忽大雷雨。壞此僧舍。奪其珠。果如張老之言。（出原化記）

## 賁雞師

蜀川有一賁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而亦能為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時有一僧。言往者雙流縣保唐寺。寺有張二師者。因巡行僧房。見有空院。將欲住持。卒家人掃灑之際。於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師觀之。見一蛇在瓶中。復瓶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以杖觸之。隨手而長。衆悉驚異。二師令一物挾之。送於寺外。當擺撥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矣。一人擔之。方舉送者僉懼。觀者隨而益多。距寺約二三里。所在撼動之時。增長不已。衆益懼。遂擊傷至於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蜺。亭午時下。寺中僧有事至臨邛。見雞師。說之。雞師曰。殺龍女矣。張二師與汝寺之僧徒。皆當死乎。後卒如其言。他應驗不可勝紀。竟不知是術。章絢長兄為杜元穎從事。其弟妹皆識賁師。於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詢訪雞師之術。凡有疾者來告雞師。即抱一雞而往。及其門。乃持呪其雞。令入內。拭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遂號為賁雞師。又以石子畫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石子斷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符為灰。和湯水與人吞之。俄復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燒。人云。城南建昌橋下。其南岸。先有龍窟。咸常損人。至有連馬而溺者。如有擅挈於水當韋皐時。前後運石。凡幾萬斛。填之。石復失焉。後命道士投簡于內。以土築之。

方滿。自此之後。龍窟移于建昌寺佛殿下。與西廊龍井通焉。而建昌橋下。往往損人而不甚也。詢問吏卒。往時人馬溺於其間。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盡。而尸乃出焉。（出戎幕閑談）

### 汾水老姥

汾水邊有一老姥。獲一頳鯉。顏色異常。不與衆魚同。既攜歸。老姥憐惜且奇之。鑿一小池汲水養之。經月餘後。忽見雲霧興起。其頳鯉即騰躍遶巡之間。乃漸昇霄漢。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復來。如故。人見之者。甚驚訝。以為妖怪。老姥恐為禍。頗追悔焉。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我本惜爾命。容爾生。反欲禍我耶。言纔絕。其頳鯉躍起。雲從風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遺下一珠。如彈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衆人不敢取。後五年。老姥長子患風病。漸篤。醫莫能療。老姥甚憂。忽意取是珠以名良醫。其珠忽化為一丸丹。老姥曰。此頳鯉遺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恩也。遂與子服之。其病尋愈。（出瀟湘錄）

### 李宣

李宣宰陽縣。縣左有潭。傳有龍居。而鱗物尤美。李之子惰學。愛釣術。日往潭上。一旦龍見。滿潭水發。如舒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蓋釣術多以煎燕為餌。果發龍之嗜慾也。（出北夢瑣言）

### 濛陽湫

彭州濛陽縣界。地名清流。有一湫。鄉俗云。此湫龍與西山慈母池龍為昏。每歲一會。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嘗鄙秋雨後經過此湫。乃遇西邊雷雨冥晦。狂風拔樹。王睿縶馬障樹而避。須臾雷電之勢。止於湫上。倏然而霽。天無纖雲。詰彼居人。正符前說也。雲安縣西有小湯溪。土俗云。此溪龍與雲安溪龍為親。此乃不經之談也。或一日。風雷自小湯溪循蜀江中。而不至雲安縣。雲物回薄入溪中。疾雷狂霆。鹹可說有柳毅洞庭之事。與此相符。小湯之事。自目覩。

### 鹽井龍

王蜀時。夔州大昌鹽井水中。往往有龍。或白或黃。鱗鬣光明。攪之不動。唯沮沫而已。彼人不以為異。近者秭歸永濟井鹵槽。亦有龍蟠。與大昌者無異。識者曰。龍之為靈瑞也。負圖以昇天。今乃見於鹵中。豈能雲行雨施乎。雲安縣漢成宮絕頂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長咫尺。五色備具。躍於水面。象小龍也。有高過者。為刺史詣宮設醮。忽浮出。或問監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長於此。且未嘗見。漢成池中之物。高既無善政。諂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復水或浮出大木。橫塞水面。號為龍巢。遂州高棟溪潭。每歲龍見。一如狼山之事。（出北夢瑣言）

### 尹皓

朱梁尹皓。鎮華州。夏將半。出城巡警。時清霽。各有兵戈相持故也。曰。下馬於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愛。命左右收之。又行三二十里。見村院佛堂。寘於像前。其夜雷霆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燒佛堂。而不損佛像。蓋龍卵也。院外柳樹數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出玉堂閑話）

## 卷四百二十五　龍八

### 張溫

王蜀時。梓州有張溫者。好捕魚。嘗作客館鎮將。夏中攜賓觀魚。偶遊近龍潭之下。熱甚。志不快。自入水舉網。獲一魚長尺許。鬐鱗如金。撥刺不已。俯眄人皆異之。逡巡晦暝。風雨驟作。溫惶駭奔走。數里依然烈景。或曰。所獲金魚。即潭龍也。是知龍為魚服。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矣。龍潭取魚。亦宜戒慎。（出北夢瑣言）

### 郭彥郎

世言乖龍苦於行雨。而多竄匿。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內。若曠野之間。無處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郎有青將郭彥郎者。行舟峽江至羅雲灘。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夢見一黃衣人曰。莫錯。而於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覺來但覺咽喉中痛。於時篙工輩但見船上雷電晦暝。震聲甚厲。斯則乖龍入口也。南山宣律師。乖龍入中指節。又非虛說。所以孔聖之言。迅雷風烈必變。可不敬之乎。（出北夢瑣言）

### 王宗郎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中騰躍。曉有群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累接迹。行入漢江。却過廟所。往復數重。或隱或見。三日乃止。（出錄異記）

### 犀浦龍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青黑色。割為兩片。旬日臭敗。尋亦失去。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出錄異記）

井魚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往往游於井上。水必騰湧。相傳井中有龍。（出錄異記）

安天龍

後唐同光中。滄洲民有子母苦於科斂。流移近界望店。（音上聲）路逢白蛇。其子以繩繫蛇頂。約而行。無何擺其頭落。須臾一片白雲起。雷電暴作。攝將此子上天空中。為雷火燒殺墜地。而背有大書。人莫之識。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識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識字讀之曰。此人殺害安天龍。為天神所誅。係光子曰。龍。神物也。況有安天之號。必能變化無方。豈有一豎子。繩系而殞之。遽致天神之罰。斯又何哉。（出北夢瑣言）

曹寬

石晉時。常山帥安重榮將謀干紀。其管界與邢臺連接。鬬殺一龍。鄉豪有曹寬者見之。取其雙角。前有一物如簾。文如亂錦。人莫知之。曹寬經年為寇所殺。壬寅年。討鎮州。誅安重榮也。係光子讀北史。見陸法和在梁時。將兵拒侯景將任約於江上。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遂擊之。大敗而擒任約。是則軍陣之上。龍必先鬬。常山龍死。得非王師大捷。重榮授首乎。黃巢敗於陳州。李克用脫梁王之難。皆大雨震雷之助。（出北夢瑣言）

衛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衛聖神龍堂。亦嘗修飾嚴潔。蓋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別欲廣其殿宇。因晝寢。夢一青衣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宮外居止。宜于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子未許。后又夢見青衣重請。因遷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既就。繪事云畢。迎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歸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玄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即滂沱。或曰。衛聖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祥也。逾年國亡滅而去。土地歸廟中矣。（出野人閒話）

蛟

漢武白蛟

漢武帝。恒以季秋之月。泛靈溢之舟。於琳池之上。窮夜達晝。于季臺之下。以香金為鈎。縮絲綸。以丹鯉為餌。不踰旬而釣一白蛟。長三四丈。若龍而無鱗甲。帝曰。非龍也。於是付太官為鮓。而肉紫青。脆美無倫。詔賜臣下。以為神感所獲。後覓不得。（出王子年拾遺記）

---

潯陽橋

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出潯陽記）

王述

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於天台山。時熱。息於石橋下。臨溪飲。忽見溪中有一小青衣長尺餘。執一青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岐岩四望。見海上風雲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于虛樹中。見牽一物如布。而色如漆。不知所適。及天霽。又見所乘之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黑蛟耳。（出三吳記）

王植

王植。新贛人也。乘舟過襄江。時。晚日遠眺。謂友朱壽曰。此中昔楚昭王獲萍實之處。仲尼言童謠之應也。壽曰。他人以童謠為偶然。而聖人必知之。言訖。見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藤杖。謂植曰。卿來何自。植曰。自新贛而至於此爾。二人曰。觀君皆儒士也。習何典教。植壽曰。各習詩禮。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不語神怪。又云。敬鬼神而遠之。何也。壽曰。夫子聖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教。又言敬鬼神而遠之者。以戒彝倫。其意在奉宗之尊。二人曰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實非鬼神。又非人類。今日偶與卿談。乃天使也。又謂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環戴政俱商徒。以利剝萬民。所貪未已。上帝惡。欲懲其罪。於三日內。卿無此泊。慎之。言訖沒於江。壽植但驚異之。未明何怪也。及明。植謂壽曰。有此之不祥。可移於遠矣。乃牽舟于上流五百餘步。艤訖。見十餘太舟。自上流而至。果泊於植本處。植曰。可使拼問其故。要知姓字。於是壽杖策而問之。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壽心驚曰。事定矣。乃謂植曰。夫陰晦之間。惡人之不甚。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幽明者。以幽有神。而神之明。奈何不信乎。時晉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八月至十日。果有大風雷雨。而二商一時沉溺。植初聞二人之言。私告於人。及是。共觀者有數百人。內有耿諱者年七十。素諳土事。謂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蛇。長丈餘。往往見於波中。時化遊於洲渚。然亦不甚傷物。卿所見二人青衣者。恐是此蛟有靈。奉上帝之命也。（出九江記）

陸社兒

陸社兒者。江夏民。常種稻於江際。夜歸。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質。謂社兒曰。我昨自縣前來。今欲歸浦里。願投君宿。然辭色甚有憂容。社兒不得已同歸。閉室共寢。未曉。便聞暴風震雷明照。社兒但覺此女驚懼。制之不止。須臾雷震。只在簷前。社兒疑是有

物奕開。乘電光見一大毛手。攀此女去。社兇仆地。絕而復穌。及明。鄰里異而問之。社兇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頃。鄉人有渡江來者云。此去九里。有大蛟龍無首。長百餘丈。血流注地。盤泊數畝。有十萬禽鳥臨而啄之也。（出九江記）

## 長沙女

長沙有人。忘姓名。家江邊。有女下渚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鰕魚。女以己所生。甚憐之。着澡盤水中。養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為當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撲岸。天暴雨。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頭望母。良久復去。經年。此女亡。後三蛟一時俱至墓所。哭泣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嗥。（出續搜神記）

## 蘇頲

唐蘇頲始為烏程都尉。暇日。曾與同寮汎舟。沿溪醉謳、詠因至道礦寺。寺前有雷溪。最深處。此水深不可測。中有蛟螭。代為人患。頲乘醉步行。遂自駱駝橋過。橋壞墮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書出。遂冉冉至水上。頲遂得濟。（出廣異記）

## 鬬蛟

唐天寶末。歙州牛與蛟鬬。初水中蛟殺人及畜等甚眾。其牛因飲。為蛟所繞。直入潭底。水中便爾相觸。數日。牛出。潭水赤。時人謂為蛟死。（出廣異記）

## 洪氏女

歙州祁門縣蛟潭。俗傳武陵鄉有洪氏女。許嫁與鄱陽黎氏。將娶。吉日未定。蛟化為男子。貌如其壻。具禮而娶去。後月餘。黎氏始到。知為蛟所娶。遂就蛟穴求之。於路逢其蛟化為人。容貌殊麗。其壻心疑為蛟。視見蛟竊笑。遂殺之。果復蛟形。又前到蛟穴。見其妻并一犬在妻之旁。乃取妻及犬以歸。始登船而風雨暴至。木石飛騰。其妻及犬皆化為蛟而去。其壻為惡風飄到餘姚。後數年歸焉。其後道人許旌陽。又斬蛟于此。仍以板窒其穴。今天清日朗。尚有彷彿見之。（出歙州圖經）

## 洪貞

雞龍山。在婺源縣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迴環一十五里九十步。形如雞龍焉。唐開元中。有蛟龍變為道人。歙人洪貞。以弟子之禮師之。道流將卜居。尋諸名山。到黃山。貞問此山何如。道流曰。确而寒。次到飛布山。又問之。道流曰。高而無輔。到此山。又問之。道流曰。此山宜葬。葬者可致侯王。不然。即出妖怪而已。貞問其所以而不之告。道流于室中寢。貞入。但見蛟龍。由是候睡覺而辭歸。道流遂入鄱陽而去。貞歸。遷其父於此山。後二年。鄱陽洪水大發。漂蕩數千家。貞本好道。常焚香持念。頗有方術。居於祁南之迴玉鄉。鄉人遂稱其變現神通。將圖非望。潛署百官。州中豪傑皆應之。後州發兵就捕。獲數十人。而貞竟不知所在。（出述異記）

## 老蛟

蘇州武丘寺山。世言吳王闔閭陵。有石穴出于岩下。若嵌鑿狀。中有水。深不可測。或言秦王鑿取劍之所。唐永泰中。有少年經過。見一美女在水中浴。問少年同戲否。因前牽拽。少年遂解衣而入。因溺死。數日。尸方浮出。而身盡乾枯。其下必是老蛟潛窟。婦人以吮血故也。其同行者述其狀云。（出通幽記）

## 武休潭

王蜀先主時。修斜谷閣道。鳳州衙將白忘其名。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僕夫鉤至岸。漸忽化為大蛇。沒於潭中。白公以為不祥。因而致疾。愚因謁岑參招北客賦云。瞿塘之東。下有千歲老蛟。化為婦人。炫服靚粧。遊於水濱。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疾尋瘳。又內官宋愈昭。自言於柳州江岸。為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賦所言。斯足為證。（出北夢瑣言）

## 伐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鼉。以明蛟可伐。而龍不可觸也。蛟之為物。不識其形狀。非有鱗鬣四足乎。或曰虬蛟蛟蝠。狀如蛇也。南人傳說蛟之形。如馬蟥。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嗺其血。蜀人號為馬絆蛇。頭如貓鼠。有一點白。漢州古城潭內。馬絆蛇往往害人。鄉里募勇者伐之。身塗藥。游泳於潭底。蛟乃躍于沙汭。蟠蜿力困。里人擁噪以助竟斃之。（出北夢瑣言）

# 卷四百二十六　虎一

## 白虎

秦昭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如之。於是夷朐䏰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白虎。中頭三矢。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羣虎。遂大吼而死。昭王嘉之。白虎歷四郡。害十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約。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約。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不論。殺人不死。秦犯夷輸黃金一兩。夷犯秦輸清酒一壺。夷人安之。（出華陽國志）

### 漢景帝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爲虎。（出獨異記）

### 种僮

种僮爲歙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獸皆出境。吏目之爲神君。（出獨異志）

### 封邵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不治民。死食民。（出述異記）

### 亭長

長沙有民。曾作檻捕虎。忽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因問其故。亭長怒曰。昨被縣召。誤入此中耳。於是出之。乃化爲虎而去。（出搜神記）

### 嚴猛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此後猛行至蔚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猛卒獲免。（出法苑珠林）

### 袁雙

晉孝武太元五年。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暮還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與雙爲婦。五六年後。家資甚豐。又生二男。至十歲。家乃巨富。後里有新死者葬後。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脫釧挂樹。便變形作虎。發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飽後還變作人。有見之者。竊語其壻。卿婦非人。恐將相害。雙聞之不信。經時復有死者。輒復如此。後將其壻共看之。述知其實。後乃越縣趨墟。還食死人。（出五行記）

### 吳道宗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幼失父。與母居。未娶婦。一日道宗他適。鄰人聞屋中窣磕之聲。窺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屋中。鄰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鳴鼓會里人共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忽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衆共格之。傷數人。後人射虎。箭帶骹。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葬之如母。（出齊諧記）

### 牧牛兒

晉復陽縣里民家兒。常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出廣異記）

### 師道宣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紀。後有一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於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爲人。遂出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吾曾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噉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出齊諧記）

### 謝允

歷陽謝允。字道通。少爲賊所掠。爲奴於蘄鳳家。常於山中。見穽中虎饑。因出之。後詣縣自白。令長不爲申理。考訊無不至。允夜夢人曰。此中易入難出。汝自有慈惠。當相拯拔。覺見一少年。通身黃衣。送在柵外。與允語。獄吏以告令長。令長由是不敢詰係。既遣。乃上武當山。時唐公亮聞之。慰之。給以資僕。遂於襄陽見道士曰。吾師識先生者。成人君子。嘗言有志者與之俱來。得非爾耶。隨入山。齋三日。進見之。乃昔日所夢人也。問允欲見黃衣童否。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不饑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光紫氣蔭其上。芬馥之氣。遍於山谷。（出廣異記）

### 鄭襲

滎陽鄭襲。晉太康中。爲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其所。經日尋得。裸身呻吟。膚血淋漓。問其故。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虓躍。神怒。還使剝皮。皮已着肉。瘡毀慘痛。旬日乃瘥。（出異苑）

### 劉廣雅

彭城劉廣雅。以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路經竹里亭。多虎。劉防衞甚至。牛馬繫於前。手戟布於地。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獨取劉而去。（出異苑）

### 易拔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遠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設食。

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女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竪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為居。至麓。即變成三足大虎。竪一足。即成其尾也。（出異苑）

### 蕭泰

梁衡山侯蕭泰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村丐乞還。誤落檻裏。共開之。出檻。即成虎。奔馳而去。（出五行記）

### 黃乾

梁末。始興人黃乾有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肅。小珠共嫂入山採木實。過神廟。而小珠在廟戀慕。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見人即入草中。乾妻來告肅。肅以為更有他意。肅被縣召。將一伴。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牀上有衣。少間聞如有行聲。二人惶怖。入神牀屏風後。須臾見一虎。振尾奮迅。直至火邊。自脫牙爪。捲其皮。置牀上。着衣向火坐。肅看。乃小珠也。肅徑出抱之。與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家。乃閉置一室。擲生肉。則接食之。其恒看守。少日。又成虎。郡縣檢驗。村人乃將弓弩上舍。即發屋射殺之。明日有虎暴百姓。白日閉門。太守熊基表聞之。（出五行記）

### 酋耳獸

唐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由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也。（出朝野僉載）

### 虎塔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為虎塔。至今猶在。（出朝野僉載）

### 傅黃中

唐傅黃中。為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落崖。腰胯不遂。為人所得。（出朝野僉載）

### 郴州左史

唐長安年中。郴州佐史因病而為虎。將噉其嫂。村人擒獲。乃左史也。雖形未全改。而尾實虎矣。因縶樹數十日。還復為人。長史崔玄簡親問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見一婦人。盛服。諸虎恒參集。各令取當日之食。時某新預虎列。質未全。不能別覓。他人將取嫂以供。遂為所擒。今雖作虎不得。尚能其聲耳。簡令試之。史乃作虎聲。震駭左右。簷瓦振落。（出五行志）

### 巴人

巴人好群伐樹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群巴喜曰。天贊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群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未倒者無宜作意。巴輩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出廣異記）

### 峽口道士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即預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眾矣。自此成例。船留二人。上岸飼虎。經數日。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二人單窮。被眾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為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為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為其所害。某別有懇誠。請諸公能允許否。眾人聞其語言甚切。為之惻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自別有計較。但懇為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即任船去也。眾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為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即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更尋之。至一山。臨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即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一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于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謫在此為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為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剪指爪甲。兼頭面腳手及身上。各瀝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拋皮與吾。吾取披。已化為虎。即將此物拋與吾。取而食之。即與汝無異也。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

中依虎所教。侍之遅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虎。乃啗食而去。自後便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出解頤錄）

太平廣記第三十四册終

---

太平廣記第三十五册

卷四百二十七　虎二

宋　李　昉編

## 費忠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狄光嗣為刺史。其孫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婿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薮。忠以頭巾冒米袋。腰帶束之。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躩。既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為虎。天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為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觀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事覺。我當為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可代我否。老人許之。忠先持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腳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噉也。（出廣異記）

## 虎婦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為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經二載。其婦不之覺。後忽有二客攜酒而至。便於室中羣飲。戒其婦云。此客稍異。慎無窺覷。須臾皆醉眠。婦女往視。悉虎也。心大驚駭而不敢言。久之。虎復為人形。還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此。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夫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褰衣。婦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慚。遂不渡水。因爾疾馳不返。（出廣異記）

##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為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愕。問其來由。胡具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為吾食。案頭有朱筆及盃兼簿籍。因開簿以示胡。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為取免。久之乃

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為佳士因令置草人庭中置猪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着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嗥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為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出廣異記）

## 碧石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設機穽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樹候望見一倀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正之須臾一虎徑來為陷機所中而死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虎喉焉（出廣異記）

## 黿齧虎

天寶七載宣城郡江中黿出虎搏之黿齧虎二瘡虎怒拔黿之首而虎瘡甚亦死（出紀聞）

## 李徵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沒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為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謝秩則退歸閉門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衣食乃具裝東遊吳楚之間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宴遊極懽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至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傪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發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過於此者非晝而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決不可前傪怒曰我天子使衆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為害耶遂命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傪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傪聆其音似李徵傪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為誰得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呻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傪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一語傪即降騎因問曰李君李君何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問阻且久矣幸喜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為御史而出使乎傪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清峻分糺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傪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為不我見而自匿於草莽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今不為人矣安得見君乎傪即詰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釐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馳者則欲得而啗之既至漢陰南以饑腸所迫值一人腯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日化為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躍而吁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呻吟咨嗟殆不

自勝遂泣傪且問曰君今既為異類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故有撞突以悚以恨難盡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無狀之咎亦其願也然君自南方回車我再值君必當昧其平生耳此時視君之軀猶吾機上一物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於士君子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傪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有隱耶初我於逆旅中為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豈念我化為異類乎君若自南回為賫書訪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幸記之又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夙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任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傪亦泣曰傪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傪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稿盡皆散落君為我傳錄誠不可列人之閫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傪即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傪閱而歎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傳乎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兢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言哉傪亦與

之叙別久。而方去。傪自南回。遂專命持書及賵賻之禮。寄於儆子。月餘。儆子自虢略來京。詣傪門。求先人之柩。傪不得已。具疏其事。復傪以己俸均給。儆妻子免饑凍焉。傪後官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 天寳選人

天寳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馬置于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內。至院後破屋中。忽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麗。蓋虎皮。熟寢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覺。甚驚懼。因而為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別乘赴選。選既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納而宿。明日未發間。因笑語妻曰。君豈不記余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為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恥。豈徒為語耳。還我故衣。從我所適。此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於體。跳躍數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顧。望林而往。此人驚懼。收子而行。（出原化記）

## 卷四百二十八　虎三

### 裴旻

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甞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於山下四顧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出國史補）

### 斑子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寳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賫。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遥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卧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魈。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出廣異記）

### 劉薦

天寳末。劉薦者。為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為妖鬼。山魈怒曰。劉判官。我自遊戲。何累於我。乃罵我。遂於下樹枝上立。呼斑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懼。策馬而走。須臾為虎所攫。坐脚下。魈乃笑曰。劉判官更罵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捨薦。薦怖懼幾絕。扶歸。病數日方愈。薦自與人說其事。（出廣異記）

###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寳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為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恚。婦宅去家十餘里。當破吐蕃。得利劍。是晚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屬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呻唫。便前捫之。即婦人也。自勵問其為誰。婦人云。已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為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

憤恨莫已。遂持巾於宅後桑林自縊。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即自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入。故仗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取出。尋而月明。後果一虎至。見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復倒入。又為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尚無恙。（出廣異記）

### 宣州兒

天寳末。宣州有小兒。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見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則必死。世人云。為虎所食。其鬼為倀。我死為倀必矣。若虎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宜設穽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後數日。果死於虎。久之。見夢於父云。身已為倀。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穽。父乃與村人作穽。穽成之日。果得虎。（出廣異記）

### 笛師

唐天寳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梨園弟子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

伏而有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階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之。忽寐。乃咍嗐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歎云。不早食之。被其逆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集。笛師乃得隨還。（出廣異記）

##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咸備。有不專者。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寢。以求上昇之意。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具以此物白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玉籙洎冠帔及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為陵使所居。（出博異記）

## 裴越客

唐乾祐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為已赴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適。以畢嘉禮。春仲。距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乍在遠方。抱憂惕深。嘉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眾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眾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為。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週圍遠近。曾無蹤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為虎暴。乃名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而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眾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眾皆惶撓。則共闞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

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烈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閭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胗之。雖髻被亂。衣破服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即遣羣婢具以此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出集異記）

## 盧造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歷中。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而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為子娶焉。其吉辰。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雛。目尚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櫺折。陷頭於中。為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之。虎吼怒拏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元方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為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夕無損。而又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炬出視。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澈。扶入。復固其門。遂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爾。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能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歸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將制服。忽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且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當時聞者。莫不嗟異之。（出續玄怪錄）

# 卷四百二十九　虎四

## 張魚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之側有別瀆泊。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菴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菴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之。魚舟驚懼。伏不敢動。虎徐以足捫魚舟。魚舟心疑有故。因起坐。

虎舉前左足示魚舟魚舟視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為除之虎躍然出菴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劘魚舟良久回顧而去至夜半忽聞菴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肥甚幾三百斤在菴前見魚舟復以身劘之良久而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為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縣遂釋其罪魚舟為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㘅絹一匹而來一日其菴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知意遂別卜居焉自後虎亦不復來（出廣異記）

## 申屠澄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濮州什邡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衝雪寒甚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乞宿於此父嫗曰苟不以蓬室為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幬焉其女見客更修容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倍昔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當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

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使坐於側澄始欲探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盞曰請徵書語意屬目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復令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某雖寒賤亦嘗嬌保之頗有過客以金帛為問某先不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敢惜即以為託澄遂修子壻之禮祛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焉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鄰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君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別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浹其於厚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廝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慚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即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革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皆由前定後二十餘日復至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哮吼拏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 丁嵒

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坑穽靡不備設又重懸購俾一虎而酬十縑焉有老卒丁嵒者善為陷穽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既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穽沉無施勇力嵒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眾嵒銜其計得誇詫異常時方被酒因為衣襟罥挂樹根而墜穽中眾共嗟駭謂糜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嵒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嵒之親愛憂嵒乃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嵒自縛當遂引上或冀十一之全嵒得索則縱縛腰胯揮手外人

則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嵒因而誚之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翦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此中眾所未傍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眾人我氣未絕即當薪火亂投爾為灰燼矣爾若不從吾當啟白太守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群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踞聽若有知解嵒則引繩求共出之虎乃弭耳瞑目不復留嵒既得出遂以其事白於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群輩之暴況與試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嵒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嵒即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躅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群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吁保全軀命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況厄陷穽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嚙以洩其憤斯虎乃因嵒以圖全而果獲焉何其智哉而嵒能以言詞誘諭適於強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況免挂罥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為物也何其神歟（出集異記）

## 王用

虢州王戌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谷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遊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是谷中靈物。兄奈何殺之。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脫衣嗥躍變為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麞鹿類以食。如此三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為虎三年矣。何鬼假其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為虎。又因殺人。冥官笞余一百。今放免。傷遍體。汝第視余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為村人格殺。驗其身。有黑誌。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嘗至谷中。見村人說。（出酉陽雜俎）

### 張逢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烟嵐靄翠。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色如茵。其旁有　小樹。遂脫衣挂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卧而僵息。既而酣睡若獸。跳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理斑斕。自視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越嶺踰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饑。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

州鄭錄事。乃傍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主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吾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餓而鄭到。導從甚眾。衣慘綠甚肥。昂昂而來。適到。逢衝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雖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餘腸髮。既而行於山林。孑然無侶。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為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挂。杖亦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失逢也。訪之於鄰。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尋之。杳無形迹。及其來。驚喜問其故。逢紿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僕夫曰。今旦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獲。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回。憂負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有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紈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讎。眾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於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復渡。使逢西邁。且勸改名以避之。或曰。聞父之讎。不可以不報。

---

然此讎非故殺。若必死殺逢。遐亦當坐。遂遁去。而不復其讎焉。吁。亦可謂異矣。（出續玄怪錄）

## 卷四百三十　虎五

### 李奴

詞舉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嘗使一奴。奴頗惰慢。李數鞭箠。多有忿恨。唐元和九年。李與二友人會於別墅。時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數十。奴懷恚恨。出謂同儕曰。今是閏年。人傳多虎。何不食我。言訖出門。忽聞叫聲。奴輩尋逐無所見。循虎跡十餘里。谿邊奴已食訖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疊摺置於草上。蓋虎能役使所殺者魂神所為也。（出原化記）

###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沖淡。好尋山水。不擇峻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詣伏虎師佛室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令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何向。俄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乃謂

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僕夫也。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皮。改服禪衣。為一老僧也。拯甚怖懼。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奈何。僧怒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鴟鴞。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不隳。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內土偶賓頭盧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銀皿耳。其下兩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門曰。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云。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井。其僧即時化為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窩弓。樹上為棚而居。語二子曰。無觸我機。兼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來。二子悸怖。遂攀緣而上。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唫者。戲舞者。前至窩弓所。眾怒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

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遂詰獵者。曰此是倀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即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畢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班。貫心而踣。逡巡諸倀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吾今為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為鬼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將軍乃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耳。（出傳奇）

## 張昇

唐故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遂就攝洛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時為存問。言訖而去。所居近隣。夜聞章家大哭。翌日使問其由。言章夜辭其家入山。變為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翌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而尚能語。（出聞奇錄）

## 楊真

鄴中居人楊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畫虎。家由是多虎。每坐卧。必欲見之。後至老年。畫令家人毀去所畫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名兒孫謂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畫虎。我好之時。見畫虎則喜。不見則不樂。我每夢中多與羣虎游。我不欲言於兒孫輩。至晚年尤甚。至於縱步遊賞之處。往往見虎。及問同遊人。又不見。我方恐懼。尋乃盡毀去所畫之虎。今卧疾後。又夢化身為虎。兒又夢覺。既久。而方復人身。我死之後。恐必化為虎。兒孫輩遇虎。慎勿殺之。其夕卒。家方謀葬。其尸忽化為虎。跳躍而出。其一子遂出覷之。其虎回趕其子。食之而去。數日。忽家人夜夢真歸。謂家人曰。我已為虎。甚是安健。但離家時。使得一人食之。至今猶不饑。至曙。家人疑不識其子而食之。述於隣里。有識者曰。今為人。即識人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記為人之父也。夫人與獸。豈不殊耶。若為虎尚記前生之事。人奚必記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記前生。足知獸不靈於人也。（出瀟湘錄）

## 王居貞

明經王居貞者。下第歸洛之潁陽。出京。與一道士同行。道士盡日不食。云我咽氣術也。每至居貞睡後。燈滅。即開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他日。居貞佯寢。急奪其囊。道士叩頭乞。居貞曰。言之即還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於村

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馳五百里。居貞以離家多時。甚思歸。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貞去家猶百餘里。遂披之暫歸。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豬立於門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還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貞之次子夜出為虎所食。問其日。乃居貞回日。自後一兩日甚飽。並不食他物。（出傳奇）

## 歸生

弘文學士歸生。亂後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於道。遂昇木以避。數虎迭來攫躍取之不及。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躍。使人昇木愈高。既皆不得。環而守之。移時。有羣騾撼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者。乃巴西吏人。為虎所食也。（出聞奇錄）

## 鄭思遠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嘗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乃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虎殺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傍皮內尾端。佩之者臨官。使無官人所憎疾。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出酉陽雜俎）

## 李琢

許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損人不一。統軍李琢聞之。驚怪。其視事日。厲聲曰。忠武軍十萬。豈無勇士。有壯夫跳躍曰。某能除。琢壯其言。給利器。壯夫請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壯夫徑詣棲鳩尋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開。壯夫初不見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於琢。琢見空手來。訝之。曰已取得伊三兒。琢聞驚異。果取到。大賞賚之。給縑帛。加軍職。曰。嘗聞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壯夫竟除其巨者。不復更有虎暴。（出芝田錄）

## 譙本

偽蜀建武四五年間。有百姓譙本者。兗寧人也。不孝不義。隣里眾皆惡之。少無父。常毆罵母。母每含忍。一旦歸自晚。其母倚門而迎。本遙見便罵。母曰。我只有汝一人。憂汝歸夜。汝反罵我也。遂撫膺大哭。且歎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時便出門。近城沿路上望。忽大叫一聲。脫其衣。變為一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在城上。蜀主命趙庭隱射之。一發正中其口。眾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變虎。地震者耳。（出野人閒話）

# 卷四百三十一　虎六

###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嘗至滄州。州之饒安縣。有人野行。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貼耳。若請去之者。其人為拔之。虎甚悅。宛轉摇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歲餘。投野豕麞鹿。月月不絕。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改服。不識。遂齧殺之。家人收葬訖。虎復來其家。母罵之曰。吾子為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更來吾舍。豈不愧乎。虎羞慚而出。然數日常旁其家。既不見其人。知其誤殺。乃號吼甚悲。因入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見者咸異之。

### 閬庭雍

吉陽治。在涪州南。沂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設嚴麗。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閬庭雍妹。因過寺中。盜取常住物。遂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為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寺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郛外。經年而去。（出錄異記）

### 王太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徒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而限者數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故悶倒。尋復起去。太背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跳躍變成男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慘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迨死。言訖。入座上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為我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因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遇。理當佑之。後數日。宜持豬來。以己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為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豬。食畢。入堂為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更無患。（出廣異記）

### 荊州人

荊州有人山行。忽遇倀鬼。以虎皮冒己。因化為虎。受倀鬼指揮。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諸野獸。不可勝數。身雖虎而心不願。無如之何。後倀引虎經一寺門過。因遽走入寺庫。伏庫僧林下。道人驚恐。以白有德高。時有禪師能伏諸横獸。因至虎所。頓錫問

弟子何所求耶。為欲食人。為厭獸身。虎弭耳流涕。禪師手巾繫頸。牽還本房。恒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變人形。具說始事。二年不敢離寺。後暫出門。忽復遇倀。以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復成虎。篤志誦經。歲餘方變。自爾不敢出寺門。竟至死。（出廣異記）

### 劉老

信州劉老者。以白衣住持於山溪之間。人有鵞二百餘隻。請劉放生。恒自看養。數月後。每日為虎所取。以耗三十餘頭。村人患之。羅落陷穽。遍於放生所。自爾虎不復來。後數日。忽有老叟。白首長鬣。來詣劉。問鵞何以少減。答曰。為虎所取。又問何不取虎。答云。已設陷穽。此不復來。叟曰。此為倀鬼所教。若先制倀。即當得虎。劉問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之要路。倀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訖不見。是夕。如言布之四路。鼓後。聞虎落穽。自爾絕焉。（出廣異記）

### 虎婦

利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為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自說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都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為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來。常外宿。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云。已是某家新婦。諸人亦有是鄰里者。先知婦人為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憨憨乏精神。恒為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出廣異記）

### 趙倜

荊州有一商賈。說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物貨俱沒于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內。詢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為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卻出投交友。俄而倜輦物貨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至。既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侔十

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傭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衆。遂躍身化爲一赤色虎。叫吼而去。（出瀟湘錄）

## 周義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來。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坰。既獲兎。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恩也。義遂藏之于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死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心無二。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者。益欲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我實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棄急人之心。我即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二。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已誓報君之恩不忘。今夜既言誠實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恩言訖。復化爲一虎去。（出瀟湘錄）

## 中朝子

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於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承界。有莊。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勵志求名。名成。吾不違汝。此子遂發憤篤學。榮名京邑。白於舅曰。請三年以女見待。如違此期。任別適人。舅許之。此子入京。四年未歸。乃別求女壻。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歸去舅莊六七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殿。佛屋土榻尚存。此子遂寢焉。奴人於地持刀棒衛之。忽覺榻下有物動聲。謂是蟲豕。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明。忽一虎背負一物。擲於門外草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妝梳至美。但所着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其舅妹也。許嫁之者。爲虎驚。路猶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榻。後有虎子數頭。皆殺之。扶女却歸舟中。明日。至舅莊。遂聞哭聲。此子遂維舟莊外百餘步。入莊。先慰問內故。舅曰。吾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於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後。因如廁。爲虎所捕。求尸不得。生乃白其事。舅聞悲喜驚嘆。遂以女嫁此生也。（出原化記）

# 卷四百三十二　虎七

## 松陽人

松陽人入山採薪。會暮。爲二虎所逐。遽得上樹。樹不甚高。二虎迭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得朱都士應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細長善攫。時夜月正明。備見所以。小虎頻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攫。因以刀砍之。斷其前爪。大吼。相隨皆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說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士。往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暫出傷手。今見頓臥。乃驗其真虎矣。遂以白縣令。命群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士忽起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出廣異記）

##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叩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即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于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訝下。復寢。明旦少憶。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爲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閑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于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爲虎。又覩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爲妻兒所驚。但懷慚恥。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爲虎入山兩月。覺飢餒。忽於水邊蹲踞。見水中科斗蟲數升。自念常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乃見一兎。遂擒之。應時而獲。即噉之。覺身輕轉強。晝即於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數得麞兎等。遂轉爲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吾聞虎皆食人。試攫之。果獲焉。食之。果覺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即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曾爲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畢。却得復人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却爲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遂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聞鈴聲。於草間匿。人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

見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於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卻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卻歸又至澗邊卻照其身已化為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七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輩多為妄說此人遂陳己事以明變化之不妄主人驚異乃是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人為虎所殺今既逢讎遂殺之官知其實聽免罪焉（出原化記）

## 虎恤人

鳳翔府李將軍者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狀須臾負李行十餘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見人喜躍虎于窟上俯視久之方去其後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犬悉能陸梁乳虎因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己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云辛已相祐豈不送至某家虎又負李至所取處而訣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經二十日前後五六度村人怕懼其後又來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懼願勿來經月餘復一來自爾乃絕焉（出廣異錄）

## 范端

涪陵里正范端者為性軨了充州縣任使久之化為虎村鄰苦之遂以白縣云恒引外虎入村盜食牛畜縣令云此相惡之辭天下豈有如此事遂召問端對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倉內盜肉遇曉不得出吏遂圍之虎傷數人逸去耆老又以為言縣令因嚴詰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實至于東家欄內竊食一豬覺有滋味是故見人肥充者便欲噉之但苦無伍耳每夜東西求覓遇二虎見隨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將變然寀其巢擒如醉也縣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數日而歸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後野虎輒來至村外鳴吼村人恐懼又欲殺之其母告諭令去端泣涕辭母而行數日或見三虎其一者後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復見之母號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獨留前就之虎俯伏閉目乃為脫靴猶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後鄉人頻見或呼范里正二虎驚走一虎回視俛仰有似悲愴自是不知所之也（出廣異記）

##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號書生因向郭買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側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書生石井崖充食可令其徐去刀杖勿有損傷二童子因去訖石井崖見道士道士不見石井崖井崖聞此言驚駭行至店宿留連數宿忽有軍人來問井崖異要攜軍器去否井崖素聞道士言乃出刀拔鎗頭懷中藏之軍人將刀去井崖盤桓未行店主催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卻鎗頭而行至路口見一虎當路徑前躩取井崖井崖遂以鎗刺適中其心遂斃二童子審覘虎死乃謳謌喜躍（出廣異記）

## 械虎

襄鄧間多鷙獸州有採捕將散設檻穽取之以為職業忽一日報官曰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廚命賓寮將妓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穽之中官寮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帷幕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俱釘鐶四角系絙施于穽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鷙獸將欲出穽即遂還合其荷板虎頭纔出則闔而釘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設機械困而取之則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勢窮力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拽犬雖有纖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強敵者亦當如是乎（出玉堂閑話）

## 商山路

舊商山路多有鷙獸害其行旅適有騾羣早行天未平曉羣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叢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羣者莫敢回顧迨至食時聞遭攫者却趕來相及衆人謂其已碎于銛牙莫不驚異詭問其由徐曰某初銜至路左巖崕之上前有萬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數枚顧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崕側略不損傷而面其溪洞吽吼以呼諸子某因便潛伸脚于虎背盡力一踏其虎失脚墜于深澗不復可登是以脫身而至此某獸蓋欲生致此人按演諸子是以不傷真可謂脫身于虎口危哉危哉（出玉堂閑話）

## 陳褒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窗夜坐窗外即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窗下過徑入西屋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枝從壁隙中刺之婢忽爾腹痛開戶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已出即為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虎鬼者也（出稽神錄）

## 食虎

建安人山中種粟者。皆搆棚于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昇棚。見一虎垂頭塌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少骨爾。（出稽神錄）

## 周雄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衛嶺石筒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過。亦遭攫搏。時遞鋪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規避。仍持托杈利劍。前後于稅人場。逢見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常粧作長語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號為倀。須得一人代之。雖聞汎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監軍使魚全諲。特進自京搬家。憩于漢源驛。其孀嫂方稅駕。遂嚴粧倚驛門而看。為虎攫去。雖驅奪得之。已傷鉤爪也。僕嘗行次白衛嶺。時屬炎蒸。夜涼而進。一馬二僕與他人三五輩偕行。或前或後。而民家豚犬交橫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舊。虎豹之屬。又復何之。景福乾寧之時。三川兵革。虎豹晝行。任土貢輸。梗于前邁。西川奏章。多取巫峽。人虫作暴。得非係國家之盛衰乎。（出北夢瑣言）

卷四百三十三　虎八

## 張俊

宣州溧水縣尉元瀍家在懷州。先將一莊客張俊。秖承至官。官滿却歸。俊亦從之。俊有妻一子三歲。亦與同行。至宋地衛夜。俊抱兒從瀍。其妻乘驢在後十步。忽聞叫聲。俊奔視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今為虎所殺。傷苦欲報讎。今以孩子奉上。某儻生歸。當酬哺養之恩。不爾便為僕賤終身。元固止之不可。復挾兩矢攜弓腰斧。下道黑而行。去三十餘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漸至一處。依近山谷。有大樹百餘株。疑近虎穴。俊上樹伺之。時漸明。見山下數十步內。如有物蹲伏起動之狀。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為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偃。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在樹上見之。遂發一箭。正中虎額。其虎騰躍。又發一箭。中其腋。箭皆傅毒。虎遂驚躍狂亂。吼怒頃刻而死。俊復下樹。以斧截虎頭。并殺四子。亦取其首。爲蔓貫之。亦負妻屍。徒步而歸。日晚。追及瀍。瀍感歎之至。（出原化記）

## 潯陽獵人

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為業。於徑施弩弓焉。每日視之。見虎跡而箭已發。未曾得虎。舊說云。人為虎所食。即作倀鬼之事。即于其側樹下伺之。二更後。見一小鬼青衣髡髮齊眉。蹤跚而來弓所。撥箭發而去。後食頃。有一虎來履弓而過。既知之。更攜一隻箭而去。復如前狀。此人遂下樹下。架箭而登樹覘之。少頃。虎至履弓。箭發。其虎貫腸而死。其倀鬼良久却回。見虎死。遂鼓舞而去也。（出原化記）

## 柳并

河東柳并。為監察御史。入嶺推覆。將一書吏隨行。常所委任。至嶺下。宿孫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半夜月初上。眾皆卧。并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獮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并乃潛起。拔去之。復卧伺焉。少頃。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拔去之。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旦日汝當難免。自須為計。不可隨我。并有劒。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素強勇。攜劒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菴。入其中。不見有人。惟見席上紫硯朱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座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并取皮。仗劒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為計。即可免矣。吏即止。與之言。見其人狀異。不敢

殺之。僧曰。吾非殭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經數期。今強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厭之。吏問其術。僧令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劒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為禳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即取單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攫撦而吞之。良久復為人形。曰。子免矣。乃道去。竟無患焉。（出原化記）

## 僧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戲被於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於道旁戲鄉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潛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欻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齎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為之。忽一日被之。覺其衣著于體。及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樂于草間。遂捕狐兔以食之。芓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為鬼神所役使。夜則往來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于前。遂躍而噬之。既死將分

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幸而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為不善。活變為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號。聲未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自視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數件。走于鄰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眾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夏臘。修習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其僧言為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孽。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剎那之間。即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為虎。善念為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元反本。念不著。則人不為虎。虎不為人矣。方今閩中大善知識比肩。爾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尋詣于智作長老。長老往見之。以上人向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眈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出高僧傳）

### 王瑤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之人。多迂道以經焉。既至。瑤必盡誠接待。有曹瓦釜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甚異之。外覘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近晚將去。瑤曰。思王生居。為日久矣。今者幸願階焉。石生曰。吾敝止窮山。不足為訪。瑤即隨行十數里。暝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瑤曰。竊慕高蹈。願效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遂為巨壑。而身亦騰為白虎。哮吼顧瞻。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出集異記）

### 劉牧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侮。牧卒。虎乃去。（出錄異志）

### 姨虎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於人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為上。若為惡事者。我常令貓兒三五箇巡檢汝。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懼之焉。（出錄異記）

### 崔韜

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負笈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子。奇麗嚴飾。升廳而上。乃就韜衾。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寢。韜適見汝為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為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衾皮為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託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殞。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懽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將赴任。與俱行。月餘。復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韜又笑謂其妻子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著之。接衣在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纔畢。乃化為虎。跳躑哮吼。奮而上廳。食子及韜而去。（出集異記）

###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賈為業。常販鹽鬻於巴渠之境。路由興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徑鳥道。路眠野宿。杜絕人煙。鷙獸成羣。食啖行旅。行言結十餘輩少壯同行。人持一拄杖。長丈餘。銛鋼鐵以刃之。即其短鎗也。纔登細徑。為猛虎逐之。及露宿於道左。虎忽自人眾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連山。於數十步外奪下。身上拏攫之蹤。已有傷損。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眾持鎗圍使行言處於當心。至深夜。虎又躍入眾中。攫行言而去。眾人又逐而奪下。則傷愈多。行旅復銜而前進。白晝逐人。略不暫捨。或跳於前。或躍于後。時自於道左而出。於稠人叢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獲。終不傷其同侶。須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報。逃之不獲。（出玉堂閒話）

## 卷四百三十四　畜獸一

### 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最名為蠶。為人衣食。樹葉而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出金樓子）

新昌穴出山精。似秦牛。常與蛇同穴。人以嗅著手。夜入坎中取之。甚舌滑者是蛇。其舌燥者。則牛也。因引之而出焉。（出交州志）

野牛高丈餘。其頭若鹿。其角丫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出酉陽雜俎）

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見山穴開。中有錢焉。不知其數。田父入穴。負十千而歸。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謂曰。汝所失牛。其直幾耶。田父曰。十千。人曰。汝牛爲山神所將。已付汝牛價。何爲妄尋。言畢不知所在。田父乃悟。遂歸焉。（出記聞）

### 金牛

長沙西南有金牛岡。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曰。寄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于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出湘中記）

增城縣東北二十里。深洞無底。北岸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盤于此石。義熙中。縣人常於此潭石得金鏁。尋之不已。俄有魚從水中引之。掔不禁。以刀扣斷。得數段。人遂致富。年登上壽。其後義興周靈甫常見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鏁如繩焉。靈甫素驍勇。往掩之。此牛掣斷其鏁。得二丈許。遂以材雄也。（出十道記）

### 銀牛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迹。遺糞皆銀也。明年世祖封禪焉。（出酉陽雜俎）

### 青牛

桓玄在南。常出詣殷荊州。於鶴穴逢一老翁。羣驅青牛。形色瓌異。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靈溪。駿駃非常。玄息駕飲牛。牛走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經日絶迹。當時以爲神物。（出渚宮故事）

### 又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見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紅。戲於水際。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執鞭於其旁。久之。翁迴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躍而上。倏忽漸長。一舉足。踁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 牛鬬

九真貍牛。乃生谿上。貍時時怒共鬬。即海沸湧。或出鬬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靂。號曰神牛。（出異物志）

### 潛牛

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鬬。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出酉陽雜俎）

### 涼州人牛

天寶時。涼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長。不可拘制。因爾縱逸。他牛從之者甚衆。恒於城西數十里作羣。人不能制。其後牛漸凌暴。至數百。鄉里不堪其弊。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鷙獸。狀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問胡獻此何用。胡云。搏噬猛獸。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賞錢。當爲相取。於是以三百千爲賞。胡乃撫獸咒釀如相語之狀。獸遂振迅跳躍。解繩縱之。遥詣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已獨處中。埋身於土。獸乃前鬬。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坌成潭。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鬬。見獸大如蜀馬。鬬畢。牛已折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盆盛以飼獸。累啖之。漸小如故也。（出廣異記）

### 洛水牛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六其日將暮。見暴雨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海。濱江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曀間。有二青牛奮勇而出。相去約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湍。翕然遂低。（出廣異記）

### 牛拜

### 桓沖

桓沖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啟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皆異之。都督復曰。謂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泣如雨。遂遍拜。值沖醉。不得啟。遂殺牛。沖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也。（出渚宮故事）

### 光祿屠者

大和中。光祿廚欲宰牸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與子。遂殞於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乃定。（出原化記）

### 朱氏子

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勲貴。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常以暑月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熱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日。乃病。恒見此牛為厲。竟作牛聲死。（出稽神錄）

## 牛償債

### 下士瑜

下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傭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下父鞭之曰。若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牛。須臾之間。下父死。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橫給周匝。如人腰帶。右膊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下公。何為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着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瘞。（出法苑珠林）

### 路伯達

永徽中。汾州義縣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共錢主佛前為誓曰。我若未還公。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話訖。逾年而卒。錢主家特牛生一犢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達三字。其子姪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成縣啟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布施焉。（出法苑珠林）

### 戴文

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利。剝刻至多。鄰人積恨。乃曰。必有神明照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鄰人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毛字曰戴文。閭里咸知。文子恥之。乃求謝曰。以物贖去其字。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人妄稱牛有犢字。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則夜閉於別廡。經數年。方死。（出原化記）

### 河內崔守

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幾。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竟歸其寺焉。（出宣室志）

### 王氏老姥

廣陵有王氏老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硤浩氏為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西硤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去。（出稽神錄）

## 牛傷人

### 邵桃根

梁末。邵桃根。襄陽人。家有一犢。肥充可愛。桃根恒自飼之。此犢恒逐桃根遊行。每往官府聚會。犢雖繫在家。而吼喚終不住。後一日。桃根晨起開門。犢忽從後觝根。肋穿流血。舉家打去。已復嗔目復來。觝傷數日。氣絕。（出廣古今五行記）

## 牛異

### 洛下人

唐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腹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坊而乞。（出朝野僉載）

### 寗茵

大中年。有寗茵秀才。假大寮莊于南山下。棟宇半墮。墻垣又缺。因夜風清月朗。吟咏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茵啟關。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咏。故來奉謁。茵曰。某山林甚僻。農具為鄰。蓬華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遂延入語曰。然處士之業。何如。願聞其說。特曰。某少年之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之顯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輔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警擊其間。讀東漢至於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遂。今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況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味。俄又聞人扣關曰。南山斑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峻。旨趣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為荊蠻。斷髮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太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鬬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遠祖固。婕妤好詞章。大有稱於漢朝。及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絶。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相者曰。君當封侯萬里外。超詰之。曰。君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公侯相也。後果守玉門關。封定遠侯。某世為武賁中郎。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次月高。墻外閑

步閑君吟咏因來追謁沈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棊局在牀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逡欣然為之良久未有勝負酋觥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酋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班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中酋傾壺請飲及局罷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寅設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即不茹酋詰曰何故不茹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特稱小疾便不敢過飲寅曰誠何容易有酒如澠方擧杯為長夜之飲覺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鐘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動後二班飲過語紛拏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若相凌何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當為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為頭皮耳酋前有削脯刀長尺餘酋怒而言曰寡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二客悚然時吟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諺云鵜鴂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酋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酋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悲寡厭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為守蹄涔向北溟酋覽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寡生何黨此輩自古即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況

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而遂怒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敢有人言譽耳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寡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牛卧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山矣酋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出傳奇）

##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衆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為務臨洮已西至於疊宕嶓岷之境數郡良田自祿山以來陷為荒徼其間多産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純黑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重千萬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飲齕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壁獵人先縱火逐之俟其奔迸則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鏃則孥鍋釜負糧糗躡其蹤緩逐之矢毒既發即斃踣之如山積肉如阜（一牛致肉數十斤新者甚美嫩如紅絲線）乾穽中小小之獵遇牛羣于石家山㟂犬逐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腳墮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墮累累接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于崖下積肉不知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荷擔之不盡（出玉堂閒話）

## 卷四百三十五　畜獸二

## 馬

馬膺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護真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

馬八尺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瓜州飼馬以蓿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勃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

大食國解人語馬

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體名有輸鼠外兎烏頭龍翅虎口猪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後繫門三事落駒迴毛在頸白馬黑髦鞍下腋下迴毛在腋白毛左右後足白白馬四足黑目下橫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白郄槐並不可騎夜眼名附蟬尸肝名縣烽亦曰雞舌綠秩方言以地黃甘草啖五十歲生三駒（出酉陽雜俎）

吐火羅國波訕山陽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馬尿流出至七月平旦石崖間有石閣道便不見至此日厭噠人取草馬置池邊與集生駒皆汗血日行千里今名無數頗黎隨西域中浴須臾即回

圖記云吐火羅國北有屋數頗梨山即宋雲所云波訕山者也南崖穴中神馬糞流出商胡曹波比親見焉（出洽聞記）

浴馬港䟽水流也漢時常有馬數百匹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遂名其孔為馬穴初得此馬乘出沔水上浴之遂名其處曰浴馬洲沔頓消今名騎亭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馬十匹遜載還建業（出洽聞記）

漢章帝時蜀郡王阜為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縣治西水有龍馬身長八九尺龍形有鱗甲橫文五色龍身馬首頂有二角白色口銜一物長可三四尺凌波迴顧百餘步而沒（出洽聞記）

西陵北陸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馬穴常有白馬出此穴人逐之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出此穴相去數十里今馬穴山在峽州夷陵（出洽聞記）

## 周穆王八駿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馬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趨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遍而駕馬按轡徐行以巡天下之域

穆王神智遠謀使轍迹徧於四海故絕地之物不期而自報（出王子年拾遺）

## 漢文帝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騮六名綠螭驄七名龍子八名麟駒九名絕塵號名九逸有來宣能御馬代王號為王良焉（出西京雜記）

## 隋文帝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鬉曳地號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羣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敕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于朝邑市麪家挽磑騣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載）

## 唐玄宗龍馬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貌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邀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鬐鬣嘶鳴真塤篪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常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於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獻之上大悅詔內閑廄異其芻秣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出宣室志）

## 代宗九花虬

代宗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子儀固讓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尺毛拳如鱗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即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故號九花虬上往日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

鞭恐礙夜而九花虬緩緩然如三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有及者（出杜陽編）

## 德宗神智驄

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如上意故常謂之功臣耳中有毛引之一尺馬經云耳中有毛者日行千里一日花柳方春上遊幸諸苑侍者進瑞鞭指二驄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遂命酒飲之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曉日花開散碧蹄玉勒斗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即中書舍人韓翃詩也（出杜陽編）

憲宗幸梁洋唯御騅馬號曰望雲騅駕還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廄中貴戚盡為圖（出國史補）

## 曹洪

魏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曰白鵠與武帝乘此馬走唯覺耳中風聲脚似不踐地至深水洪不能得渡武帝引首上馬共濟深水行數百里瞬息而至下視馬足毛尚皆濕帝衣猶沾濡時人謂乘風行也為一代神駿諺云憑空虛躍曹家白鵠（出王子年拾遺）

##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為荊州宋公遣使圖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于牀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鞴之即不動鞴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出渚宮故事）

## 慕容廆

慕容廆初有赭白馬常自乘之既為石虎所圍力弱分將危陷棄衆將逃以此馬奔而鞴之馬見鞍輒蹄齧不得近乃止俄而鄴使至石虎國有難虎旋歸至是時馬年四十九歲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 秦叔寶

唐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嘗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出酉陽雜俎）

## 張納之

德州刺史張納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為數州刺史常乘此馬子敬之為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此馬敬之薨弟納之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為國

子孫酒。出為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極肥健。行驟腳不散。（出朝野僉載）

## 宋察

廣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歸漢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察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馬。種絕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兒。此其謂也。（出朝野僉載）

## 舞馬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為部目。為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寘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為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廄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

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出明皇雜錄）

## 續坤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頗得秦醫和之術。討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皆可預言。適有禁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服醫藥而愈。所酧帛甚多。仍以邊馬一匹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難制以銜勒。加之鞭箠。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還復。如此累月不售。鄰伍有王生貨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窶。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欲置於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不約當馬之價。自此經旬不至。謂其脫署亡逸。一旦復來。所置且踰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致僕馬。至於妻孥服飾。亦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帛兼資。計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惜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物。獲價頗多。但未知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云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迮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密詢左右。數日前。魏博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偶（御廄有馬毛色相類者或有其對）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榮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其後王生因大宗起價。遂以四百萬酬之。是以物逢時亦有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耕莘野。築傅巖。未遇良遂。奚異于此。（出劇談記）

## 楊翁佛（別馬語）

漢廣陵楊翁佛。聽鳥獸之音。乘蹇驢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佛謂其御者。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此馬亦罵之曰眇。其御不信。使往視之。目果眇焉。（出論衡）

## 李南

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白馬言汝南見一黃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快行相及也。須臾果逢黃盲馬。白馬先鳴。盲馬應之。（出抱朴子）

## 趙固

晉趙固所乘馬忽死。固問郭璞。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馬即能起。亦不見猴。（出搜神記）

## 韓晞

唐韓晞常知水磑。倉有一馬。乘來日久。遇過客有一蜀馬甚頗甚晞令取來繫于庭樹。晞謂客曰。此小馬豈能如此。但亦痛治耳。晞市圃人善騎調惡馬。即令召之。遣取鞭轡。此馬努目斜眄於晞。忽然掣韁走上堦。跑晞落牀。屈膝于地。將齧之時。晞所乘馬繫在別柱。見此。亦掣斷韁。來齧此馬。遂齧數口。方得免。求買此馬。殺而食之。晞自後彌愛其馬焉。（出原化記）

## 江東客馬

頃歲。江東有一客。常乘一馬。頗有重性。客常於飲處醉甚。獨乘馬至半路。沉醉。從馬上倚着一樹而睡。久不動。直至五更。客奴尋覓。方始扶策。而馬當時倒地。久乃能起。病十餘日方愈。此人無何以馬賣與宣州館家。經二年。客後得一職。奉使至宣州。知馬在焉。請乘此馬。此馬索視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躍此人於地。踐齧頗甚。衆救乃免。意恨其賣己也。（出原化記）

##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馬蹶而墮。頃之昇至。璋扶疾而去

昇至。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即殺。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圉人竊具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張。復召語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齕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斃。旬月。馬亦悲鳴而死。（出稽神錄）

# 卷四百三十六　畜獸三

## 馬

### 盧從事

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豢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常有銜橛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槽櫪。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黑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償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十數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群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櫪。于茲五六年。其心省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駑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愛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記備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賣此馬者。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驟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齕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表甥姓字。並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六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已上。請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故軍將曰。嗟。七十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出河東記）

### 韋有柔

建安縣令韋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門客善持呪者。忽夢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兼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皆奴之作也。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嘆其言不驗。頃之。裴寬為採訪使。以有柔為判官。裴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寬因受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五千。當應更來。數日後。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太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其事遂驗。（出廣異記）

### 吳宗嗣

軍使吳宗嗣者。嘗有父吏某從之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數之曰。我前世負汝錢。我今還矣。汝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吏白衣而至。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何為復來。吏不答。徑自入廄中。俄而廄人報馬生白駒。使詣吏舍問之。云翌日已死矣。駒長賣之。正得吏所欠錢。（出稽神錄）

### 孫漢威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廄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狀若散火。驚群馬。皆嘶鳴。漢威以為妖。伏劒斬之。數月。除廬州刺史。（出稽神錄）

### 于遠

鄴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馬。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廄中。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俠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為患。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起變色。回覩遠而言曰。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人賣。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為我昔日偶北邙山神。為物傷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秖如百里也。我常乘來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馬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來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兒。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矣。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遠姓辭。好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恡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暫留以訖賞數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殃。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遂令家僮十餘人共守

此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宅財寶。遂仍見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出瀟湘錄）

### 張全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為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廄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乃親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覩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駿馬一匹。遂奔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廄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為一畜。洩下入地。被地神上奏於帝。遂有命。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張公大驚異之。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間。婦人仰天號叫。自撲身。忽却化為駿馬。銜突而出。不知所之。（出瀟湘記）

### 王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能媚於豪貴。忽知有人貨駿馬。遂急令人多與金帛。於衆中爭得之。其馬白色。如一團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龍駒。馳驟之駿。非常馬得及。王武將以獻大將軍薛公。乃廣設以金鞍玉勒。間之珠翠。方伺其便達意也。其馬忽於廄中大嘶一聲。後化為一泥塑之馬立焉。武大驚訝。遂焚毀之。（出大唐奇事）

### 韋玭

京兆韋玭。小逍遙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縣莊。性不喜書。好馳騁田弋。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則市之。咸通末。因來汜水。飲於市。酣歌之際。忽有鬻白馬者曰。此極駔駿。玭乘之於衢曰。善。可著鞭矣。遂市之。日晏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絕馳十餘里。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溝畎。而玭酒困力疲。度必難禁矣。馬方驟過大桑下。玭遂躍上高枝中。以為無害矣。馬突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瞑目長鳴。仰視玭而長鳴。躩地少頃。齧桑木本。柿落如掌。卧即或齕草於十步五步內。旋復來齧不已。桑本將半。馬。玭懼其桑之顛也。遙望其左數步外有井。伺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纔至底。馬亦隨入。玭與馬俱殞焉。（出三水小牘）

## 駱駝

### 明駝

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卧。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出酉陽雜俎）

### 知水脉

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人於其所踏處掘之。輒得水。（出博物志）

### 風脚駝

于闐國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生子曰風脚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出洽聞記）

### 兩脚駝

悒怛國治烏滸河南。本漢大月氏地。劉播錄異云。出兩脚駱駝。

### 白駱駝

哥舒翰常鎮於青海。路既遙遠。遣使常乘白駱駝以奏事。日馳五百里。（出明皇雜錄）

## 騾

### 白騾

唐玄宗將登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倜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嘆異久之。謚之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槥櫝。壘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出開天傳信記）

### 推磨騾

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出酉陽雜俎）

## 驢

### 僧朗

晉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出酉陽雜俎）

### 厭達國

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出酉陽雜俎）

### 村人供僧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紿之曰驢。其人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咒効亦歇。（出酉陽雜俎）

### 張高

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久矣。唐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營販貴之。且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我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和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誂。父騎我二十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爲驢酬之。無何。汝飼吾豐。昨夜汝父就我。算使汝錢一緡半矣。汝父常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彊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二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由門賓之人酬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鼓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林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遂舍貨之。之酬不過緡半。且無敢取者。牽入西市鼓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緡半易之。問之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鄰有金吾郎將張達。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焉。云見驢言之夕。遂聞其事。且以戒貪昧者。故備書之。（出續玄怪錄）

### 東市人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錢五千四百文。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往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及詣麩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賣之。兩宿而死。（出酉陽雜俎）

### 賀世伯

北齊時。曲安賀世伯。年餘六十。家有小驢。未經調習。使兒乘之。二兒更亦被撲。世伯嗔之曰。猶劣小子。誠無堪。我雖年老。不須鞴鞍。猶能控制。遂即躡上。驢驚迸跳走。世伯荒忙跳下。僅得免撲。其夜在堂內與所親宴聚。世伯欲睡。忽然驚起。以手掩頭。家人怪問。云吾夢調此驢。以杖擊之。誤打吾額。今痛熱如湯。腫大如梨。往看其驢。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 王甲

隋大業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行。鞭其頭面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其日妹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悴。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門。尋之不見。唯見驢頭面流血。如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回。怪而問之。女以狀告。於是見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即爲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芻粟送王五戒處。後死。兄妹收葬焉。（出法苑珠林）

### 湯安仁

唐京兆湯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熙寧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以驢皮遺安仁。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遲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湯安仁。愿而念誦愈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之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得。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日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非我殺。何爲見追。諸君還爲我語驢。我本不殺汝。然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礪說之。安仁今見在。（出法苑珠林）

### 王薰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薰所居。既飯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身亦遁。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薰具言其事。即殺而食之。（出宣室志）

## 卷四百三十七　畜獸四

### 犬上

## 華隆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間。犬終不食。自此愛惜如同於親戚焉。（出幽明錄）

## 楊生

晉大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臥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即臥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己。許以厚報。其人欲請此犬為酬。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即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答。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繫之而去。卻後五日。犬夜走還。（出[illegible]記）

## 崔仲文

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劉府君撫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麞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和。守其主尸。和掘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拷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出廣古今五行記）

## 張然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唯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唯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出續搜神記）

## 楊褒

楊褒者。廬江人也。褒旅遊至親知舍。其家貧無備。舍唯養一犬。欲烹而飼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視褒。褒異而止之。不令殺。乃求之。親知。褒因將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入。褒妻乃異志於褒。褒莫知之。經歲餘。後褒妻與外密契。欲殺褒。褒是夕醉歸。妻乃伺

其外來殺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齧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傷甚矣。鄰里俱至。救之。褒醒見而按之。果獲其刀。鄰里聞之。送縣推鞫。妻以實告。褒妻及懷刀者並處極法。（出集異記）

## 鄭韶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閬中太守。韶養一犬。憐愛過子。韶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以刀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閬中。隋煬帝有使到。韶排馬造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將欲出。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於柱。韶出。使宅大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於元周懷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出集異記）

##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為諫議大夫。因得罪。黜於嶺外。超以清儉自守。凡所經州郡。不干撓廉牧以自給。而領二奴掌閣掌書。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資裝。乃共謀曰。可奉毒藥於諫議。我等取財而為良人。豈不好乎。掌書曰。善。掌閣乃啓超曰。人言有密詔到。不全諫議命。誅諸家族。將為奈何。超曰。然汝等當修饌伺吾食畢。可進毒於吾。吾甘死矣。掌閣等聞言。乃備珍饌。掌閣在廚修辦。掌書進之於超。超食次。忽見其犬。乃分與食之。涕泣撫犬曰。我今日死矣。汝託於何人耶。犬聞之不食。走入廚。乃咬掌閣喉。復至堂前。嚙掌書。二奴俱為犬所殺。超未曉其事。後經數日。敕詔還京。而復雪免。方知其犬之靈矣。（出集異記）

## 姚甲

吳興姚氏者。開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養二犬。在南亦將隨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壯。謀害其主。然後舉家北歸。姚所居偏僻。鄰里不接。附子忽謂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竄南荒。流離萬里。忽有不祥。奴當扶持喪事北歸。頃者以來。已覺衰憊。恐溘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故鄉。伏願圖之。姚氏曉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爾應之。姚請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奉觴哽咽。心既蒼黃。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值奴入侍。因撫二犬云。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自爾不食。顧主悲號。須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斷而斃。一犬遽入廚。又咋其小奴。喉亦斷。又咋附子之婦。殺之。姚氏自爾獲免。（出廣異記）

### 劉巨麟

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死。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出廣異記）

### 章華

饒州樂平百姓章華。元和初。常養一犬。每樵採入山。必隨之。比舍有王華者。往來犬輒吠逐。三年冬。王華同上山林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華。蹲踞於地。然猶未傷。乃踞而坐。章華叫喝且走。虎又捨王華。來趁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華被擒。突出跳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齅其主口眼鼻。即吐出涎水。如此數四。其主稍蘇。犬乃復以口齅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狀。一夕而斃矣。（出原化記）

### 范翊

范翊者。河東人也。以武藝授裨將。養一犬甚異人性。翊有親知陳福。亦署裨將。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綿綺。時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氣。而陵福。因成嫌恨。乃暗搆翊罪。潛收申主帥。主帥不曉其由。謂其擄貫。乃停翊職。翊飲恨而歸。福乃大獲補署。其犬見翊沉廢。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懼。將福首及領犬詣主帥請罪。主帥詰之。翊以前事聞。主帥察之。却歸翊本職。其犬主帥留在使宅。（出集異記）

### 郭釗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閽者甚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釗命市故錦綵帛百餘段。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笞於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閽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孩稚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嘆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釋放閽者。（出宣室志）

### 盧言

盧言者。上黨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見一犬羸瘦將死矣。言憫之。乃收養經旬日。其犬甚肥腯。自爾凡所歷郡邑。悉領之。後將抵亳。忽於市肆遇友人。邀飲大醉而歸。

乃入房就寢。俄而鄰店火發。犬忙迫。乃上牀。於言首嘷吠。乃銜衣拽之。言忽驚起。乃見火已熾其屋柱。遂走而出。方免斯難。（出集異記）

### 趙叟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傴僂。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皆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飡之。後歲餘。叟病寒。卧於龕中。時大雪。叟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於叟前。搖尾而嘷。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足擁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犬俱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出宣室志）

### 陸機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在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隨。機羇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筩。繫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啣筩作聲示之。機家開筩。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筩。復繫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爲墳。村人呼之爲黃耳塚。（出述異記）

### 石玄度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黃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愛之異常。每銜食飼之。及長成。玄度每出獵未歸。犬母輒門外望之。後玄度患氣嗽。漸就危篤。醫爲處方。須白狗肺。爲市索卒不得。乃殺所畜白狗。取肺以供湯用。既而犬母跳踉嘷吁。累日不息。其家人煮狗與客食之。投骨於地。犬母輒銜置屋中。食畢。乃移入後園中一桑樹下。掘土埋之。日夕向樹嘷吠。月餘方止。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於卒。終謂左右曰。湯不救我疾。實枉殺此狗。其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焉。（出述異記）

### 齊瓊

唐禁軍大將齊瓊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中衛。至於副憲。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囿。輒飼以粱肉。其一獨填始咽喉齒牙間以出。始隱盡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瓊爲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亦義者。奇嘆久之。乃命從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

爾後擒奸逐猾。指顧如飛。將邑獄驚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劾。又更律猾。齊亦殂落。犬嗥吠終夕。咻咻不輟。越月。將有事於邱隴。則留黃以禦奸盜。及懸窆之夕。犬獨來。足踏土城。扣首扣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出述異記）

### 石從義

秦州都押衙石從義家。有犬生數子。其一獻戎帥琅琊公。自小至長。與母相隔。及節使率大將與諸校會獵於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於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狀名。獵罷各逐主歸。自是其子逐日於使廚內竊肉歸飼其母。至有銜其頭肚肩膊盈於衢將之家。衢中人無有知者。（出玉堂閒話）

### 田招

田招者。廣陵人也。貞元初。招以他事至於宛陵。時招有表弟薛襲在彼。襲見招至。主禮極厚。因一日。招謂襲曰。我思犬肉食之。襲乃諸處覓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內犬何用。可殺而食之。襲曰。此犬養來多時。誰忍下手。招曰。吾與汝殺之。言訖。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覓。後經旬日。招告襲將歸廣陵。襲以親表之分。遂重禮而送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見襲犬在道側。招語而呼之。其犬乃搖尾隨之。招夜至旅店。將宿。其犬亦隨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銜歸焉。襲懼。遂以茲事白於州縣。太守遣人覆驗。異而釋之。（出集異記）

### 裴度

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碗與犬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裴令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讎於子。竊慮之。李以為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讎之。犬見未寢。又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牀。當喉而嚙。嚙訖。知謬。犬乃下牀。憤跳號吠而死。（出集異記）

## 卷四百三十八　畜獸五

### 犬下

### 李道豫

安國李道豫。宋元嘉中。其家犬卧於當路。豫蹴之。犬曰。汝即死。何以踏我。豫未幾而卒。（出述異記）

---

### 朱休之

有朱休之者。元嘉中。與兄弟對坐之際。其家犬忽蹲視二人而笑。因搖頭而言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那汝明年何。其家斬犬不殺。至梅花時。兄弟相鬭。弟奮戟傷兄。收繫經年。至夜。舉家疫死。（出集異記）

### 李叔堅

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請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堅亦無所怪。犬尋又於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愕。叔堅因兒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亦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災。而叔堅終享大位。（出風俗通）

### 王瑚

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人。夜半時。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迎之。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軀。猶故至閤。使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絶。（出搜神記）

### 李德

司空東萊李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牀上。顏色服飾。真德也。見兒婦孫子。次戒家事。亦有條貫。鞭朴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飽。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絶。如是四五年。其後飲酒多醉而形露。但見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出搜神記）

### 温敬林

晉秘書監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婦柏氏忽見林還。共寢處。不肯見子弟。兄子來見林。林小開窗出面見之。後酒醉形露。是鄰家老黃狗。乃打死之。（出幽明錄）

### 庾氏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美色。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燕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偽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真王便先舉杖打偽者。偽者亦報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痛打。遂成黃狗。王時為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發病死。（出續搜神記）

### 沈霸

吳興沈霸。太元中。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唯見牝狗。每待霸眠。輒來依牀。疑為魅。因殺而食之。霸復夢青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忍

乃加恥魅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埋岡上。從是乃平復。（出異苑）

## 田琰

北平田琰母喪。恒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攫廬銜衰服。因變為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愧病死。（出搜神記）

## 王仲文

宋王仲文為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惡。仲文與仲文奴並擊之。不勝而走。未到家。伏地俱死。（出搜神記）

## 崔惠童

唐開元中。高都主壻崔惠童。其家奴萬敵者。性至暴。忍於殺害。主家牝犬名黃女。失之數日。適主召萬敵。將有所使。黃女忽於主前。進退咋萬敵。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則隱。主家怪焉。萬敵首云。前數日。實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萬敵云。見埋其首所在。取以為信。由是知其冤魂。（出廣異記）

## 李義

唐李義者。淮陰人也。少亡其父。養母甚孝。雖泣笋臥冰。未之過也。及母卒。義號泣至於殞絕者數四。經月餘。乃葬之。及回至家。見其母如生存家內。起把義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復生。爾葬我之後。滑自來。爾不見我。義喜躍不勝。遂侍養如故。仍謂義曰。慎勿發所葬之柩。若發之。我即復死。義從之。後三年。義夜夢其母。號泣踵門而言曰。我與爾為母。寧無劬勞襁褓之恩。況爾少失父。我寡居育爾。豈可我死之後。三年跡不祭饗我。累來及門。即以一老犬守門。不令我入。我是爾母。爾是我子。上天豈不知爾若使不祭享。必上訴於天。言訖。號泣而去。義亦起逐之。不及。至曙。憂疑悵然。無以決其意。所養老母。乃言我子。今日何顏色不樂於稱。必以我久不去世。致爾色養有倦也。義乃泣言。實以我夜夢一不祥事。於母難言。今勿見罪。遂再猶操數日。復夢其母及門號呼。撫膺而言曰。李義。爾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極。自葬我。後累不及我塚墓。但侍養一犬。然我終上訴於天。爾當生是獲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爾。言訖又去。義亦逐之。不及。至曙。潛詣所葬之塚。祝其曰。義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豈無母之恩也。豈無子之情也。至於母存。見冬溫夏凊。昏定晨省。色難之養。未嘗敢怠也。不幸違慈顏。已有終天之痛。苟存殘喘。本欲奉祭祀也。及葬母之日。母又還家再生。今侍養不缺。且兩端不測之事。創哉無計。遷迴終日。何路明之。近累夢母悲言相責。即夢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從夢中母言。又恐傷在家之母。從在家之母言。又慮夢中之事實。哀哉。此為子之難。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訖大哭。再奠而回。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義而謂之曰。我與爾為母。死而復生。再與爾且同生路。奈何忽聚逆志。卻於今。塚前破其妖夢。是知我復死也。乃仆地而絕。義終不測之。哀號數日。復謀葬之。既開其冢。乃其亡母在是棺中。驚走而歸。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極老黑犬。躍出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志曰。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沾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為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進膳。方下箸。次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懾退不敢傍側。志忠徹炙。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曰。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斑兒何在。續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逆忠。又擊之。然冠隳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能救。乃以蓋擲羅曳。入於東閣。顛仆之聲。如壞牆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盤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閣。時時咨嗟而已。明旦將行。封署其門。囑館吏曰。俟吾回駕而後啟之。爾若潛開。禍必及爾。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恃勇禍必嬰。恃強勢必傾。胡為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逝魄趨府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毫髮風髓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啟其戶。而志忠與斑黑二犬。俱仆於西北隅矣。（出集異記）

##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乃令朴馬。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卧於廐舍。闔扉。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

躍儀化為一丈夫衣冠盡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過來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為犬園人驚異不敢洩于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逮曉方歸園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園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于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園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空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何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衣者曰愼毋泄泄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即編于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而黑衣馳去及曉園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誘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於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命致犬于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士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出宣室志）

###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醫術其妻即趙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姦私之心薛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即搖尾登其牀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奸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曰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歸薛贇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贇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薛氏直入恒山內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即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逡遲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詣薛贇以告薛贇乃令家人取至家後其所生子年七歲形貌醜陋性復凶惡每私走出去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贇患之欲殺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為賊薛家人必殺爾恐爾以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哭而言曰我果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我為過薛贇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果不容我我其逝矣不復來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又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相見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一來矣遂自攜劒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領羣盜千餘人自稱白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羣盜盡殺薛贇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擕母而去（出瀟湘錄）

### 袁繼謙

少將袁繼謙郎中常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之素多凶怪昏暝即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莫遂安寢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於甕中者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窓隙中窺之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晦覩之既久似黄狗身而首不能舉遂以鐵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叫而去蓋其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而安寢（出玉堂閒話）

## 卷四百三十九　畜獸六

## 羊

### 月氏稍割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羞亦稍自補復有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其欲萌為垣以遶之其臍連地不可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絕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為羣（出異物志）

### 西域大羊

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上有一村養羊大如驢（出酉陽雜俎）

### 罽賓青羊

罽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出酉陽雜俎）

### 齊訟者

齊莊公時有里徵者訟三年而獄不決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詛於社二子將羊而刺之灑其血羊起觸二子殪於盟所（出獨異志）

### 梁文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皂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殺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

知所在。殺之乃絕。（出搜神記）

### 顧霈

顧霈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於升平亭。時有沙門流俗者。在座中。言人欲殺一羊。羊絕繩。因走來投此道人。穿頭向袈裟下。主人命將去殺之。既行炙。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下。覺炙走行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焉。炙猶動搖。乃破肉視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疾。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而卒。（出搜神記）

### 潘果

唐京師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于塚間。見一羊為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卻羊舌。於夜殺食之。後經一年。果舌漸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其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官之時。彈指教令為羊追福。寫法華經。果發心信教。齋戒不絕。為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請官陳牒。縣官用為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為監察御史。自向說爾。（出法苑珠林）

### 李審言

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過羣羊。遂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作為一大羊。於眾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一大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快樂。人何以比。遂將歸飼養。以終天年。（出瀟湘記）

###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恒有青衣婦人。不知其所由來。每上堂。直詣諸女曰。天使吾與若女友。恚驚畏而避之。不可。則言詞不遜。所為甚鄙。或裸體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間。與男子調戲。猛而交識擒捕。終不可得。一日。恚取諸女囊中絲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輒來。恚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至。具為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臥。婦人果來。偽自留之寢宿。私令監其所曳綠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討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贖而殺之。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 陳正觀

潁川陳正觀所割羊頭極妙。天寶中。有人詣正觀。正觀為致飲饌。方割羊頭。初下刀子。刺其頸腕。正觀暫乃洗手。頭作羊鳴數聲。正觀便兩心悸。數日而死。（出廣異記）

### 安甲

邠州有民姓安者。世為屠業。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生亦驚異之。良久。遂致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刲宰。而迴遽失刀。乃為羔子銜之。致墻根下。而卧其上。安生俱疑為鄰人所竊。又懼詣市過時。且無他刀。極揮霍。忽轉身趯起羔兒。見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頓悟。解下母羊并羔。並送寺內。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投寺內竺大師為僧。名守思。（出玉堂閒話）

## 豕

### 燕相

朔人有獻大豕於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饑。伏君之靈。得化。今始得為魯之津伯也。（出符子）

### 杜願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死。後數月。豬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就捉殺之。有比邱忽至願前謂曰。此豚是君兒也。如何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願尋覘見在火中騰空而去。雲氣充布。彌月乃歇。（出法苑珠林）

### 都末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人都末出見野豕。欲殺之。乃人語曰。無殺我。為汝殺莎車。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出張璠漢記）

### 劉胡

後魏植貨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鬬。來觀之。乃豬也。胡即捨宅為歸覺寺。合家入道焉。（出伽藍記）

### 耿伏生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疋與女。數歲後。母亡。變作母豬。生在其家。復產二豚。伏生並已食盡。遂更不產。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憩。僧從一童子入

猪圈中遊戲。猪與之言。我是伏生母。為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疋與女。我生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為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林下。屠兒逐至僧房。僧曰。猪投我來。今為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否。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絹兩疋。又問姊妹幾人。生云唯有一弟。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夢其女云。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出法苑珠林）

### 李挍尉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賣。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挍尉。至懷州上翻。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猪。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挍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為汝家貧。汝母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作猪。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挍尉問此屠兒。贖猪。屠兒初不之信。餘人不解此猪

語。唯挍尉得解。屠兒語云。猪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話。屠兒為解放已。挍尉更請猪語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猪即語挍尉云。我今已隔。並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為挍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某寺有長生猪羊。汝安置我此寺。挍尉復語猪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挍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愧。為造舍居處安置。挍尉復留小氊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後寺僧並解猪語。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淚。猪至麟德元年猶閑平安。（出法苑珠林）

### 湯應

吳時。廬陵縣亭重屋中。每有鬼物。宿者輒死。自後使人莫敢入亭止宿。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廬陵。遂入亭宿焉。吏啟不可。應不聽。悉遣從者還外。唯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扣閤者。應遙問是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致詞而去。頃復有扣閤者云。府相聞。應復使君進焉。了無疑也。旋又有扣閤者云。部郡府君相請。應方疑是鬼物。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服。齊進坐定。稱府君者便與應談。而部郡者忽起。應乃回顧。因以刀砍之。府君者即下座走焉。追至亭後牆下。及之。砍幾刀也。應乃還臥。達曙。方將人尋之。見有血跡。皆得之。稱府君者是一老狶猪也。部郡者是一老貍。自此其妖遂絕。（出搜神記）

### 安陽書生

安陽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住此。遂住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何者書生在此讀書。適休。未似寢。乃喑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幘者來。呼亭主。問答如前。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問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誰。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鄰老雄雞也。汝復誰也。我是老蝎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曉。亭民來視。驚曰。君何獨得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鄉取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家得老雄雞。北舍得老母猪。凡殺三物。亭中遂安靜也。（出搜神記）

### 吳郡士人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送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欄中。見母猪臂有金鈴也。（出搜神記）

### 晉州屠兒

唐顯慶三年。徐玉為晉州刺史。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猪。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會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晚。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刀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至一賈者店內牀下而卧。市人競往看之。屠見執刀走逐。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嘗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嗔責屠兒。競出錢贖猪。諸人共為造搭。安置猪身。毛皮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塊。纔如臂許。出入來去。不污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十五年方卒。（出法苑珠林）

### 元佶

唐長安中。滁州人元佶居汝陽縣。養一牝猪。經十餘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陽壁為婦人。年二十二三許。甚有資質。進一大家門。云新婦不知所適。此須人養[illegible]故來求作主人。悅之。遂延與女同居。其婦人甚能梳粧。結束得錢。輒沽酒并買脂粉而已。後與

少年飲過。因入林醉卧。俄是牝豬形耳。兩頰猶有脂澤在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崔日用

開元中。崔日用為汝州刺史。宅舊凶。世無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掃。處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燭獨坐。半夜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階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問君輩悉為何鬼。來此恐人。其跛者自陳云。某等罪業。悉為豬身。為所放散在諸寺。號長生豬。然素不樂此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恒欲於人中說人見。悉皆恐懼。今屬相公為郡。相投轉此身耳。日用謂之曰。審若是。殊不為難。俱拜謝而去。翌日。寮佐來見日用。俱不驚其無恙也。衙畢。使奴取諸寺長生豬。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見也。歎異久之。令司法為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為造經像。收骨埋之。他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云不遇相公。猶十年處於穢惡。無以上報。今有寶劍一雙。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彌凶厲也。置劍牀前。再拜而去。日用問何當改官。答云。兩日內為太原尹。更問得宰相否。默而不對。（出廣異志。）

李汾

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張老莊。其家富。多養豕。天寶末中秋之夕。汾步月於庭。撫琴自適。忽聞戶外有嘆美之聲。問之曰。誰人。夜久至此山院。請聞命矣。俄有女子笑曰。莫覩長卿之妙耳。汾啟戶視之。乃人間之極色也。唯覺其口有黑色。汾笑問曰。得非神仙乎。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張家女也。夕來以得暇。暫過東村。竊至於此。私面君子。幸無責也。汾忻然曰。娘子既能降顧。聊可從容。女乃昇階展敘。言笑談謔。汾莫能及。夜闌就寢。備盡綣繾。俄爾晨雞報曙。女起告辭。汾意惜別。乃潛取女青氈履一隻。藏衣笥中。時汾欲枕假寐。女乃撫汾悲泣。求索其履。曰。願無留此。今夕再至。脫君留之。妾身必死。謝於君子。汾不允。女號泣而去。汾覺視牀前。鮮血點點出戶。汾異之。乃開笥視青氈履。則一豬蹄殼耳。汾惶駭。尋血至山前張氏溷中。見一牝豕。後足刖一殼。豕視汾。瞑目咆哮。如有愁色。汾以事白張叟。叟即殺之。汾乃棄山院。別遊他邑。（出集異志。）

徐州軍人

後唐長興中。徐州軍營將烹一牝豕。翌日將宰之。是夕。豕見夢於主曰。爾勿殺我。我之胎非豕也。爾能誌之。俟爾豐溼比明。忘而宰之。腹內果懷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質已具。雙牙燦然。主方悟。無及矣。營中洶洶。咸知之。聞於郡。按以紙緘之。聞於節度使

---

季敵周時人咸不測之。亦竟無恙。（出玉堂閒話。）

卷四百四十　畜獸七

猫

猫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者。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出酉陽雜俎。）

唐道襲

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唐道襲為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畜猫。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簷。忽爾雷電大至。化為龍而去。（出稽神錄。）

賣鮓人

建康有賣鮓人某者。畜一猫。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猫死。某不忍棄。置猫坐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棄秦淮水。既入水。猫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烏鋪吏獲之。縛置鋪中。鏁其戶。出白官司。將以其猫為證。既還。則以斷其索。嚙壁而去矣。竟不復見。（出稽神錄。）

歸係

進士歸係。暑月與一小孩子於廳中寢。忽有一猫大叫。恐驚孩子。使僕以枕擊之。猫偶中枕而斃。孩子應時作猫聲。數日而殞。（出聞奇錄。）

鼠

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腳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中獺。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有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萬。其肉極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則為鼠王。俗云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盖。無盖凶。（出酉陽雜俎。）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以金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也。得沙門咒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出異苑。）

不晝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人紡績其毛。織以為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淨也。（出神異記。）

北方層冰萬里。後百丈有磎鼠。在水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為災。此類也。（出神異經）

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隴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買而帶之。以為媚藥。（出嶺表異錄）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躑而去。秦州中有之。（出廣異記）

䶉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根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䶉鼠者。治其皮飾為帶。類能流溺。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寶之。（出錄異記）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為羣。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出錄異記）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污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尺。三年易之。俗呼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出異苑）

白鼠。身如皷。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出錄異記）

### 王周南

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至期。更冠幘皂衣而出。曰。周南。爾以日中死。亦不應。鼠復入穴。日適中。鼠又冠幘而出。曰。周南。汝不應。我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出幽明錄）

### 終祚

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當死。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其犬入戶必死。犬至果爾。祚常為商。閉戶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既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數宰。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時。戶猶閉也。都無所失。其怪亦絕。自後稍富。（出幽明錄）

### 清河郡守

清河郡太守。至前後輒死。新太守到。如廁。有人長三尺。冠幘皂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應。意甚不樂。催使吏為作主人。外頗怪。其日日中如廁。復見前所見人。言府君今日中當死。三言亦不應。乃言府君當道而不道。鼠為死。乃頓仆地。大如豚。郡內遂安。（出幽明錄）

###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性深沉。有恩義。少為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為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為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於前。（出搜神記）

### 徐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納。有色。密樂之。鼠乃託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體。便覺縮小。因化為鼠而走。（出幽明錄）

### 黎喜夫

宋前廢帝景平中。東陽大夫黎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形如㹠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居。鼠以前腳捧青紙裹二個珠。置奴前。啾啾似語。從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呂慶祖齋狗野獵。暫過遂齧殺之。（出異苑）

### 茅崇丘

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廚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飫之聲。及開門視之。即無所見。及閉戶。即依然聞。如此數旬。忽有一道士詣崇丘。問曰。君夜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謂崇丘曰。但釘於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訖。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廚中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於北壁。乃竟絕。（出窮怪錄）

### 蕭悉達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腰帶為鼠齧。楊遵彥以俗事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復齧其鞾。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事。（出談藪）

### 逆旅道士

唐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群寇晝伏夜動。行客往往遭殺害。至明旦。略無蹤由。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後有一道士。宿於逆旅。聞此事。乃謂眾曰。此必不是人。

當是怪耳。深夜後。遂自於道旁。持一古鏡。潛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呪語。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復逆旅。召衆以發掘。有大鼠百餘走出。乃盡殺之。其患乃絕。（出瀟湘錄）

### 李測

李測。開元中為縣令。在廳間事。有鳥高三尺。無毛羽。肉色通赤。來入其宅。測以為不祥。命卒擊之。卒以柴斧斫鳥。刃入木而鳥不傷。測甚惡之。又於油鑊煎之。以物覆上。數日開視。鳥隨油氣飛去。其後又來。測命以繩縛之。係於巨石。沉之於河。月餘復至。斷繩猶在頸上。測取大木鑿空其中。實鳥於內。鐵冒兩頭。又沉諸河。自爾不至。天寶中。測移官。其宅亦凶。莊事數日。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殪。視之。悉人也。後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車載棺。成服祭弔。有行葬于西階之下。及明。才發。測便掘葬處。得一鼠。通赤無毛。於是乃命人力尋孔發掘。得鼠數百。其怪遂絕。測家亦甚無恙。（出廣異記）

### 天寶彍騎

天寶初。邯鄲縣境恒有魔鬼。所至村落。十餘日方去。俗以為常。彍騎三人夜投村宿。媼云。不惜留住。但恐魔鬼客至。必當相苦。宜自防之。雖不能傷人。然亦小至迷悶。騎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後。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頃而忽覺。見一物從外入。狀如鼠。黑而毛。牀前著綠衫。持笏長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遂魘。魘至二人。次至覺者。覺者徑往把腳。鬼不動。然而體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詰問。鬼初不言。騎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鑊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鑊。乃言已是千年老鼠。若魘三千人。當轉為狸。然所魘亦未嘗損人。若能見釋。當去此千里外。騎乃釋之。其怪遂絕。御史大夫當為邯鄲尉崔懿。親見其事。懿再從弟恒說之。（出廣異記）

### 畢杭

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陷於祿山賊中。每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塚葬畢。遂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塚。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以事不尅。一門遇害。（出廣異記）

### 崔懷嶷

崔懷嶷。其宅有鼠數百頭。於庭中兩足行。口中作呱呱聲。家人無少長。盡出觀。其屋轟然而塌。懷嶷外孫王汶。自向余說。

近世有人養女。年十餘歲。一旦失之。經歲無蹤跡。其家房中。屢聞地下有小兒啼聲。掘之。初得一孔。漸深大。縱廣丈餘。見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旁有禿鼠大如斗。女見家人。不識主領。父母乃知為鼠所魅。擊鼠殺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為人所殺。家人又殺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療之。遂死。（出廣異記）

### 李甲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于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而報恩者亦宜力其報。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出宣室志）

### 王縉

唐相國王公縉。大歷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可舉。公啟視之。忽有一鼠長尺餘。質甚豐白。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繆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異物接於手足。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貶為縉雲守。（出宣室志）

### 郗士美

許昌郗尚書士美。元和末。為鄂州觀察。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於冊書。一日晨興。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鞾。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入座大怒。驚叱之。略無懼意。因擲鞾以擊。鼠即奔逸。有毒虺墜于鞾中。珠目錦身。尺長巽細。螫焰勃勃。起於舌端。向無鼠妖。則以致臃指潰足之患。參寥子曰。是知梟鳴鼠舞。不恒為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出闕史）

### 李知微

李知微。曠達士也。嘉遁自高。博通書史。至于古今成敗。無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衣服車乘。導從呵喝。如有位者。聚立於

古槐之下。知微側立屏氣。伺其所為。東復有坭垣數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而稍長。諸小人方理事之狀。須臾。小人皆趨入穴中。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閤舍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為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仙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執戟。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書者情意若有所持。喜似有果決者。嗚呼激切。皆請所欲。長者立盻睨。不復有詞。有似唯頷而已。食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叫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大為諸子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出河東記）

###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于地。俄而壁下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大不盈尺。手執長槊。直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旁。唯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出稽神錄）

### 盧嵩

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補興化尉。竟無他怪。（出稽神錄）

### 柴再用

龍武統軍柴再用。常在廳事。凭几獨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麼糜碎。再用後為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出稽神錄）

### 蘇長史

蘇長史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懼。此宅吾必獨住。始宿之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衣道士冠褐。來詣蘇曰。此吾等所居。君必速去。不然及禍。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之。獲白鼠三十餘頭。宅不復凶。（出稽神錄）

### 盧樞

侍御史盧樞言其親為建州刺史。暑夜。獨出寢室。望月於庭。始出戶。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其席一人曰。今夕甚樂。然白老將至。奈何。因嘆吒。須臾。坐中皆哭入陰溝中。遂不見。後罷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穴堂西階地中。獲白鼠七八。皆殺之。（出稽神錄）

### 朱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為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過。造其門。攜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是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述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半。試自熟驗察之。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黶記。遂迎驗。併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為作盜。伺而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為一大鼠走出。及曉却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問其夜。化鼠走去。（出瀟湘錄）

### 李昭嘏

李昭嘏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軸在枕前。看其題。乃昭嘏之卷。令送於架上。復寢。睛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出聞奇錄）

## 鼠狼

### 張文蔚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栢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伺蛇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第三十五冊終

太平廣記第三十六册

卷四百四十一　畜獸八

宋　李昉編

## 獅子

### 魏武帝

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眾。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哮吼奮迅。左右咸驚汗。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軛上。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于獅子頭上。獅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子。此獸還。未至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狗皆伏。無鳴吠者。（出博物志）

### 後魏莊帝

後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善。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出伽藍記）

### 雜說

釋氏書言。獅子筋為絃。鼓之。眾絃皆絕。西域有黑獅子。捧獅子。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舊說蘇合香。獅子糞也。（出酉陽雜俎）

## 犀

###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其角一尺。刻以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為叉導者。將煮毒藥為湯。以此叉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矣。（出抱朴子）

### 雜說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趁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段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皋。常職于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腳直。常倚木而息。木爛折。則不能起。犀角一名奴角。有鶴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出酉陽雜俎）

## 象

### 白象

後魏洛水橋南道東。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羅國所獻。背設五采屏風七寶坐床。容數十人。真是異物。常養于乘黃。象常曾壞屋毀牆。走出于外。逢樹即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出伽藍記）

### 閬州莫傜

閬州莫傜。以樵採為事。常於江邊刈蘆。有大象奄至。捲之上背。行百餘里。深入澤中。澤中有老象。卧而呻息。病瘠甚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舉足。足中有竹丁。莫傜曉其意。以腰繩係竹丁。為拔出。膿血五六升許。小象復鼻捲青艾。欲令塞瘡。莫傜摘艾熟挼。以次塞之。盡艾方滿。久之。病象能起。東西行立。已而復卧。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聲。小象乃去。須臾得一牙。至病象。見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頃之。又將大牙。莫傜呼象為將軍。言未食患饑。象往折山栗數枝食之。乃飽。然後送人及牙還。行五十里。忽爾卻轉。人初不了其意。乃還取其遺刀。人得刀。舉送至本處。以頭抵人。左右搖耳。久之。乃去。其牙皓大。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累自加直至四十萬。吾至他

人。肆胡遂以草席覆牙。他胡問是何寶。而輒見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見牙色動。私白主人。許酬百萬。又以一萬為主人紹介。伴各罷去。頃間荷錢而至本胡。復爭之云。本買牙者我也。長者參市。違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費。我豈無耶。往復交爭。遂相毆擊。所由白縣。縣以白府。府詰其由。胡初不肯。以牙為寶。府君曰。此牙會獻天子。汝輩不言。亦終無益。圖斬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龍。相躩而立。可絕為簡。本國重此者。以為貨。當值數十萬萬。得之為大商賈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並進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牙主曰。汝號貧賤。不可多受錢物。賜敕閬州。每年給五十千。盡而復取。以終其身。（出廣異記）

### 華容莊象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出朝野僉載）

### 安南獵者

安南人以射獵為業。每藥附箭鏃。射鳥獸。中者必斃。開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樹下。忽有物觸之。驚起。見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為將軍。視之而拜。象以鼻捲人

上背。復取其弓矢藥筒等。以授之。因爾遊騁行百餘里。入邃谷。至平石。迴望十里許。兩崖悉是大樹。圍如巨屋。森然隱天。象至平石。戰懼且行且望。經六七里。往倚大樹。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攜弓箭緣樹上。象于樹下望之。可上二十餘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導令復上。人知其意。遂上六十丈。象視畢走去。其人夜宿樹上。至明。見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見巨獸。高十餘丈。毛色正黑。須臾清朗。昨所見大象領凡象百餘頭。循山而來。伏于其前。巨獸躩食二象。食畢。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藥矢端。極力射之。累中二矢。獸視矢吼。奮聲震林木。人亦大呼引獸。獸來尋人。人附樹。會其開口。又當口中射之。獸吼而自擲。久之方死。俄見大象從平石入。一步一望。至獸所。審其已死。以頭觸之。仰天大吼。頃間羣象五六百輩。雲萃吼叫。聲徹數十里。大象來至樹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樹。上其背。象載人前行。羣象從之。尋至一所。植木如朧。大象以鼻揭檢。羣象皆揭。日旰而盡。中有象牙數萬枚。象載人。行數十步內。必披一枝。蓋示其路。訖尋至昨寐之處。下人于地。再拜而去。其人歸白都護。都護發使隨之。得牙數萬。嶺表牙為之賤。使人至平石所。巨獸但餘骨存。都護取一節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來去。（出廣異記）

## 淮南獵者

張景伯之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獵者。常逐獸山中。忽有羣象來圍獵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獵夫前。舁跛獵夫。置之于背。獵夫刀伏陸。羣象皆為取送還之。於是馱獵夫徑入深山。羣象送于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經大盤石。石際無他物。盡象之皮革餘血肉存焉。獵夫念曰。得無于此啗我乎。象負之且過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樹。象以背依樹。獵夫因得登木焉。弓墜于地。象又鼻取仰送之。獵夫深怪其故。象既送獵夫訖。因馳去。俄而有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毳毛鬈鬣。爪牙可畏。其大如屋。電目雷音。來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頃。一次象自北而來。遙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懼戰慄。獸見之喜。以手取之。投于空中。投已接取。猶未食噉。獵夫望之。嘆曰。畜獸之愚。猶請救于人。向來將予于山。欲予斃此獸也。予善其意。焉可不救。於是引滿。縱毒箭射之。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踣焉。宛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樹下。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所負象又以背承之。負之出山。諸象圍繞喧號。將獵夫至一處。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凡三百餘莖。以示獵夫。又負之。至所遇處。象又皆跪謝恩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出紀聞）

## 蔣武

寶曆中。有蔣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偉壯。膽氣豪勇。獨處山巖。唯求獵射而已。善于蹶張。每賚弓挾矢。遇熊羆虎豹。靡不應弦而斃。剖視其鏃。皆一一貫心焉。忽有物叩門。甚急遽。武隔扉而窺之。見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詰曰。與象叩吾門何也。猩猩曰。象有難。知我能言。故負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請話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餘里。有嵌空之大巖。穴中有巴蛇。長數百尺。電光而閃其目。劍刃而利其牙。象之經過。咸被吞噬。遭者數百。無計避匿。今知山客善射。願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衆各思報恩矣。其象乃跪地。灑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許行。便請挾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見雙目在其巖下。光射數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澱張端矢。一發而中其目。象乃負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躍出蜿蜒。或掖或蹶。數里之內。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殞。乃窺穴側。象骨與牙。其積如山。於是有十象。以長鼻各捲其紅牙一枝。跪獻于武。武受之。猩猩亦辭而去。遂以前象負其牙而歸。武乃大有資產。（出傳奇）

## 雜說

安南有象。能默識人之是非曲直。其往來山中。遇人相爭。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出朝野僉載）

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荊地象。色黑。兩牙。江豬也。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口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尤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下。潛刺殺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胷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出酉陽雜俎）

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者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死。共穵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出酉陽雜俎）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種。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唯西方佛林大食國。即多白象。劉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

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于百花樓。樓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繡垂身。隨拍騰蹋。動頭搖尾。皆合節奏。即天寶中舞馬之類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出嶺表錄異）

## 雜獸

### 蕭志忠

唐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為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事置羅。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瘧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悉窣有人聲。初以為盜賊將至。則匍匐伏于林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鞹。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駢匝百許步。長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畋獵。爾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鎗死。若干合網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言訖。群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即實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令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為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兄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群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即東行。群獸畢從。時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覘之。既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正熟寢。驚起見使者曰。闊別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當為謀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饑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知已喪偶。又聞宋東家第五娘子為歌姬。以妬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納之。則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醇醪賂之。則風立至矣。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艷。絳州盧司戶善醞醪。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黃冠乃謂使者曰。憶含質在仙都。豈意千年為獸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懷一章。乃吟曰。昔為仙子今為虎。流落陰崖足風雨。更將班毳被余身。千載空山萬般苦。然含質謫罰已滿。唯有十一日。即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別不無恨恨。因題數行於壁。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書北壁曰。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含質謫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澗飲。厠猿狖下。濁界景雲元紀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誦閱皆記得之。少頃老狐負美人至。纔及笄歲。紅袂拭目。殘粧妖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香氣酷烈。嚴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納一囊中。以朱書一符。取水噀之。二囊即飛去。薪者懼且為所見。即尋路却回。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獵矣。（出玄怪錄）

---

# 卷四百四十二　畜獸九

## 狼

### 狼狽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脛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狽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出酉陽雜俎）

### 狼冢

臨濟郡西有狼冢。近世有人曾獨行于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群狼遂競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仍相率掘此冢。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即狽也。（出酉陽雜俎）

###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傳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見貴人家賓從眾盛。中有一女。容色美麗。子悅而問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輒此狂妄。我幽州盧長史家娘子。夫主近亡。還京。君非州縣之吏。何詰問頓劇。子乃稱父見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驚駭。稍稍相許。後數日。野合。中路却還。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復詰問。然新婦對答有理。殊不疑之。其來人馬且眾。舉家莫不忻悅。經三十餘日。一夕新婦馬相蹋。遽使婢等往視。遂自拒戶。及曉。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見奴婢。至櫪中。又不見馬。心頗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應。令人壞窓門開之。有大白狼衝人走去。其子遇食略盡矣。（出廣異記）

### 王含

太原王含者。為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常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雅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即扃戶而寢。往往發怒。遇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而覘之。望見一狼自室內開戶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甚懼。且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潛窺。如家

人言。含甚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含。且令即市麋鹿。含熟以餉金氏。曰。吾所須生者耳。於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映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慙。是夕旣扃門。家人又伺而覘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還。（出宣室志）

### 正平縣村人

唐永泰末。絳州正平縣有村間老翁患疾數月。後不食十餘日。至夜輒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諸田採桑者。爲牡狼所逐。遑遽上樹。樹不甚高。狼乃立銜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額。狼頓仆。久之始去。村人平曉方得下樹。因尋狼跡。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說始末。子省父額上斧痕。恐更傷人。因扼殺之。成一老狼。詣縣自理。縣不之罪。（出廣異記）

又其年。絳州他村有小兒年二十許。因病後頗失精神。遂化爲狼。竊食村中童兒甚衆。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尋無所。小兒恆爲人傭作。後一日。從失兒家過。失兒父呼其名曰。明可來我家作。當爲置一盛饌。因大笑曰。我是何人。更爲君家作也。男兒豈少異味耶。失兒父怪其辭壯。遂詰問。答云。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兒。年五六歲。其肉至美。失兒視其口吻內有膿血。遂亂毆。化爲狼而死。（出廣異記）

### 張某妻

晉州神山縣民張某妻。忽夢一人。衣黃褐衣。腰腹甚細。逼而淫之。兩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飽。恆舐唇咬齒而怒。性益狼戾。居半歲。生二狼子。旣生卽走。其父急擊殺之。妻遂病恍惚。歲餘乃復。鄉人謂之狼母。（出紀聞）

## 熊

### 子路

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出異苑）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出酉陽雜俎）

### 昇平入山人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入來。瞪視此人。人謂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以置此人前。此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旣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果還。輒分此人。此人賴以延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旣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回家。（出續搜神記）

### 黃秀

邵陵高平黃秀。以宋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答曰。天謫我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其形盡爲熊矣。（出異苑）

## 狸

### 董仲舒

漢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風姿音氣殊爲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有此人。而疑其非常。乃謂之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卿非狐狸。卽是老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出幽明錄）

### 張華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爲幻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爲無不可。但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書生不從。遂詣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

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此。復商略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則是狐狸。書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旣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疑于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禦防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乃遣人伐之。使人旣至。華表嘆曰。老狸自不自知。果誤我事。于華表空中。得靑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還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嘆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出集異記）

### 山中孝子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作屐。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屐不已。婦人求眠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一狸

即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誣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男子因縛孝子赴官。應償死。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子。令因問獵事。能別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為老狸。乃射殺之。視婦人。已復成狸矣。（出法苑珠林）

## 淳于矜

晉太元中。瓦棺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洽。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赴期更集。將欲結為伉儷。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歸問其翁母。翁母亦願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生兩兒。當作秘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後。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咋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出玄怪錄）

## 劉伯祖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每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欲得羊肝。買羊肝于前切之。臠隨刀不見。兩羊肝盡。有一老狸眇形在案前。持者舉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出法苑珠林）

## 吳興田父

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往。父憂恐兒為所困。便自往。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積年不覺。後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白父。父大怒。師便作聲入。父即成一老狸。入床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出搜神記）

## 孫乞

烏傷縣人孫乞義熙中。賫文書到郡。達石亭。天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繖。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豔。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殺。繖是荷葉。（出異苑）

## 黃審

句容縣麋村民黃審。于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塍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鐮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為狸走去。視婢。但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出搜神記）

## 留元寂

長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嘗捕得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相包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為怪。以皮挂于屋後。其夜有群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無他。（出異苑）

## 鄭氏子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忽于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憚。自後恒至房。鄭氏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處者數月。婦人恒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寺。婦人又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後恒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効。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曰。豈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某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閣頭狸二娘耳。言訖不見。遂絕。（出廣異記）

## 晉陽民家

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林葦。里中嘗有會宴。置餘食于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貯繒帛于其室者。亦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號。有甚衆。迫而聽之。則閴然矣。明夕。又聞。民懼且甚。後一日。乃語里中他民曰。數多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地不當有嬰兒。懼其怪耳。即相與芟除其林。雉其葦。既窮。得一穴。中有繒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嚬而俯者。呻而仰者。嗥而乳者。偃而踣者。嗷嗷然若相悲狀。民盡殺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出宣室志）

## 蝟

## 費祕

梁末[illegible]人費祕刈麥。值暴風雨。隱于巖石間避雨。去家數里。遙望前路。有數十婦人。皆着紅紫襴衣。歌吟而來。祕竊怪田野何因有一羣綵衣婦女。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去祕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背向祕。祕到遍過看之。其面並無眉耳鼻。唯坐

烏毛而已於是秘驚怖心迷悶倒地至一更秘父怪不來把火尋之見秘卧在道旁左側有十刺蝟見火并散走秘至其家百餘日而死（出五行記）

### 許欽明客

唐東都仁和坊有許欽明宅嘗有入于許氏羈事冬夜燃火讀書假寐聞虫鼠行聲客視見一老母通體白毛上牀就爐炙肚撩攞形容短小不類于人客懼猝然發聲大叫妖物便撲落地絕走而去客以客舍牆高無從出入乃吽二奴持火院內尋索于竹林中見一大石發石得一白蝟便殺之（出西京雜俎）

### 戲場蝟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云二刺蝟對打既合節奏又中章程時座中有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出尚書故實）

蝟見虎則跳入虎耳（出酉陽雜俎）

## 卷四百四十三　畜獸十

### 麈

#### 吳唐

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嘗方春將其子出獵乃值一麈將麑戲馬麈覺有人氣引麑潛去麑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麈驚還悲鳴唐乃置麑淨地自藏草中麈來俯舐頓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麈張弩之間箭忽自發激中其子唐即投弓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麈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旁出逼前搏折其臂還家一宿而卒（出宣室志）

#### 李嬰

有李嬰者與弟縚皆善用弩嘗射得一麈解其四腳懸置樹間剖以爲炙立于火上方欲共食忽見山下有一神人長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悉斂肉及皮骨并列火上者于囊中還還山去嬰與弟縚驚駭莫知所措亦竟無他焉（出緒雜說）

### 麞

#### 劉幡

青州有劉幡者元嘉初射得一麞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幡怪而拔其塞草須臾還卧如此三焉幡密錄此種以求其類理創多驗（出述異記）

### 鹿

---

#### 蒼鹿

鹿千年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爲玄鹿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爲脯食之壽至二千歲餘千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鐫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蒼鹿（出述異記）

#### 科藤

合浦康頭山有一鹿額上戴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一丈許（出交州記）

雷郡有鹿腥無味不可食俗云海魚所化郡人嘗見魚首而身爲鹿者斯信矣與鷹鳩雀雉之化奚異哉（出投荒雜錄）

#### 銅環

胡向爲虢州時獵人殺一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環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

#### 鹿馬

洮陽縣東有華山去縣九十里迴跨峙嵥峰嶺參差昔有人因獵見二鹿其一者霜毛純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煥爛曜日獵人驚其奇異而不射前行數里見一人訶責云使君何來不見二馬耶答云唯見雙鹿曰吾爲虞帝所使至衡山與安邱道士相聞君所見鹿是吾馬也（出錄異記）

#### 紫石

晉安有東山獵人陳氏恒見山中有火光燭天伺之久乃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罝捕而獲之剖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孫奢縱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爲石何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矣（出稽神錄）

#### 陸紹弟

唐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時獵逐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是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强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出酉陽雜俎）

#### 唐玄宗

開元二十二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于前巍然其軀顧異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勑尉吏炙其胜已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

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問臣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遽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山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紿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宜歷八百歲而不為畋所獲乎況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乎果曰畢時武帝既獲此鹿將捨去之且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係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詔內臣高力士驗之凡食頃曾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謬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鋏鉗鉗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為毛革蒙蔽始不見耳持以進上命磨瑩[illegible]文字刓斅不可識矣上於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illegible]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illegible]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 彭世

鄱陽樂安彭世晉咸康中以獵射為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蹙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躍而去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却習其事曾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名字及鄉居年月焉覩之悔懊自此永斷射獵（出異苑記）

## 鹿娘

常州江陰縣東北石筏山者梁時有伐材人入此山見一麞鹿產仍聞小兒啼聲往覩見產一女子因收取養之既長乃令出家為道士時人謂之鹿娘梁武帝為置觀名為聖觀（出洽聞記）

## 張盍蹋

昔張盍蹋偶成二人並出家于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士因以鏡照之見是一鹿遂責問之曰汝草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訖化成老鹿而走去（出抱朴子）

## 車甲

陶潛搜神記曰有一士人姓車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獨坐忽有二年少女來就之着紫襦立其牀前共語笑車疑之天雨如此女人從外來而衣服何不沾濕必是異物其壁上先掛一銅鏡徑數寸回顧鏡中有二鹿在牀前因將刀斫之而悉成鹿一走去獲一枚以為脯食之（出五行記）

## 嵩山老僧

嵩山內有一老僧結茅居辟離閒修持不出忽見一小兒獨叅禮懇求為弟子僧但誦經不顧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僧乃問之曰此深山內人跡甚稀小兒因何至又因何求為弟子小兒曰本居山前父母皆喪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發願捨離塵俗來求我師冥欲修來世福業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于俗人志願雖嘉能從道心惟一乎小兒曰若心與言違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師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緣遂與落髮小兒為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或演法于僧僧不能對或問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為聖賢也後數年時在素秋萬木凋落涼風悲起谿谷淒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長生深山內更何入他不二門爭如訪取舊時伴休更朝夕勞神魂吟訖復長嘯良久有一羣鹿過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羣而去（出瀟湘錄）

## 王祜

岐州西二十里王祜者豪富之家也第宅華麗擬于貴顯常開館舍以待往來至于珍饌芳醪雖有千人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謁祜自稱華山道士學真攜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祜性且好道既聞之忻然出迎延于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祜曰君如是富足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祜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設食于門下以俟賢俊耶以待餓者而飼之耶若以待餓方今天下安樂餘糧栖畝人無乏絕又何飼之若以俟賢俊則不聞君延一賢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賢耳無訝我言我恐君有愚痴之名喧譁于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緣感君倍常敬仰我也祜遂慨然動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事縱橫者寔存遊說之志讀孫吳者那無爭戰之心哉某手攜一張琴負一壺藥者豈獨欲勞頓也抑有旨耳攜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濟于人與夫家累千金剝割人者則殊如以古之豪貴之家侍士則作矣必以賢愚有別慎保身名無反招謗耳祜復再拜道士乃命

酒自酌幾醉遂解而去祐令人潛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 雜說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烏脛骨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麀鹿聲則麚鹿畢集蓋為牝聲所誘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蓋遊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却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啖然後斃鹿何其苦也歟夫猶麝孔雀以有用賈害良可愍之（出北夢瑣言）

## 兔

### 嵐州

永淳年嵐勝州兔暴千萬為羣食苗並盡不知何物變化及暴已即並失却莫知何所異哉（出朝野僉載）

### 楊邁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于野遂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鞲行數十步回顧其處復見兔走又搏之亦不復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出稽神錄）

# 卷四百四十四　畜獸十一

## 猿上

### 白猿

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答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也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問女曰聞子善為劍得一觀之乎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節入之三女因舉杖擊之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出吳越春秋）

### 周羣

周羣妙閑讖說遊岷山採石見一白猿從絕峰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之刀以投白猿猿化為一老翁手中有玉板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今已衰邁忘其生之年月憶從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歷術至顓頊更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略雖驗未

得其門爾來世代不復可紀因以相襲至大漢之時有洛下閎得其大旨羣復其言更精勤算術乃考校年歷之運驗于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皆稱周羣詳陰陽之類也蜀人謂之後聖（出王子年拾遺）

### 猳國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伺道行婦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為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出搜神記）

### 歐陽紇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即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陵險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于

牀一蹋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令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于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歘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為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汍瀾者久，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為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于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于時。（出續氏傳）

## 陳巖

潁川陳巖，字叶夢，舞陽人，僑居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掩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姓侯氏，家于弋陽縣。先人以高尚聞于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蹤蓬瀛崑間，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為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真源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于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僕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及，妾不勝其憤，故

---

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援于塵世，適足為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嚬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愨，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雖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即以後乘駕而偕焉。至京師，居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即閉扉鍵其門，以巖衣囊置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已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忽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齧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已而嘷呼者移時。巖患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族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有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于世耳。民且告于巖，巖即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懼甚。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于瓦屋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于地，化為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于郊外。巖即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一黑犬見惠，其猿為犬所齧，因而遁去，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于秦州上邽尉。客有遊于太原者，偶于銅鍋店精舍解鞍，憩焉，于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為余道之如是。（出宣室志）

##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強正有幹識。其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廚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為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力，為我執爨，甚善乎。又常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鵂鶹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矣。元忠歷太官，至侍中中書令僕射。則天崩，中宗在諒闇，詔元忠攝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三日。年八十餘。方羲始元忠微時，常謁張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僕千里裹根而來，非徒然也，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盡勤勤之意耶。然當貴正由蒼蒼，何損公事。因拂衣長揖而去。景藏遽牽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後當貴極人臣。卒如其言。（出廣異記）

### 韋虛己子

戶部尚書韋虛己。其子常晝日獨坐閣中。忽聞簷際有聲。顧視乃牛頭人。真地獄圖中所見者。據其所下窺之。韋伏不敢動。須臾登階。直詣牀前。面臨其上。如此再三。乃下去。韋子不勝其懼。將出。內即以枕擲之。不中。乃開其門。趨前逐之。韋子叫呼。但遣一空井而走。迫之轉急。遂投于井中。其物因據井而坐。韋仰觀之。乃變為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見。視井旁有足跡奔蹂之狀。怪之。窺井中。乃見韋在焉。懸縋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說。月餘乃卒。（出廣異記）

### 王長史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里傳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常為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為長史于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質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勁。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其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長史厲聲叱之。其人便舉一足。蹶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患病。且甚。後旬餘。方少

愈。夜中又聞哀笑之音。家僮尋之。見一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發命中。其人嗥吽。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跡。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廐。因發重舍。內得一死猿。有矢貫腋。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爾。（出宣室志）

## 卷四百四十五　畜獸十二

### 猿中

### 張鋋

吳郡張鋋。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于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以請。願隨某去。鋋因問曰。爾君為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鋋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數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鋋于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鋋曰。客且入矣。鋋既入。見一人立于堂上。衣褐罽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鋋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鋋升階。謂鋋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鋋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置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㦸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獰。曰。白額侯也。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鋋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于東。五豹。鉅鹿。玄丘處于西。既坐。行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鋋曰。吾今夜尚食。君能為我致一飽耶。鋋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我腹。亦何貴他味乎。鋋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柰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耶。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頸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何為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

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為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置于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卧于榻。鋋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己身卧于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旁列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卧于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卧于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卧于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蓋所謂鉅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甚異。死于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鋋既見。大驚。即出山逕。馳告里中。里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其後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繒帛。塗至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其患也。（出廣異記）

### 楊叟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于郡中。一日叟將死。卧而呻吟。且僅數

月吏有子宗素以孝行稱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為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為生心故不可得也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即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賫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為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于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游諸山谷中盡能紹修祖業為林泉逸士極得吟笑人好為詩者多稱其善吟笑于是稍聞于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之遊于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菩提投崖以伺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捨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仁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其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于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于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為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既食矣當亦奉教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為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廣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奥義且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為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出宣室志）

### 孫恪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逕往叩扉無有應聲戶側有小房簾幃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搴簾而入良久忽聞啟關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

---

其烟媚蘭芬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慘容後因來褰簾忽覩恪遂驚慚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語以稅居之事曰不幸衝突頗益慚駭幸望陳達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況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覩豈敢更迴避耶願郎君少佇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詰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求適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愈于向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即無第舍便可遷囊橐于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少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妍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納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若服玩華麗頗為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士恪謂曰既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携衾綢一來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半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愚兄于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事之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未嘗有所遇也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消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氣色向觀弟神采陰奪陽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蕩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為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異焉張曰宜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為可異矣遂告張曰某一生邅迍久處凍餒因滋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為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為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驗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倘攜密室必覩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攜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不斷恩愛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攜劍隱于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責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為如此用心則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于人世也恪既被責慚顏惕慮叩頭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願以飲血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

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凶險。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無可使我捋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大夫為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壖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倘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齋蔬之類。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妝。攜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將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乃擲筆于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懼。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長馴擾于上陽宮內。及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攜二子而迴棹。不復能之任也。（出傳奇）

### 崔商

元和中。荊客崔商上峽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遲。江濱有溪洞。林木勝絕。商因杖策徐步。窮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茅舍。延流詰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詣。有尼眾十許。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見延內舍上。多曝果栗。及窺其室。堆積皆滿。須臾則自外齎負眾果眾栗而去。商謂其深山窮谷。非能居焉。疑為妖異。忽遽而返。眾尼援引留連。詞意甚懇。商既登舟。訪于舟子。皆曰。此猿猱耳。前後遇者非一。賴悟速返。不爾幾為所殘。商即聚僮僕。挾兵杖。亟往尋捕。則無蹤跡矣。（出集異記）

## 卷四百四十六　畜獸十三

---

### 猿下

### 楚江漁者

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唯一草衣小舟綸竿而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略無愧色。亦不言其姓氏。識者皆以為漁之隱者。或有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于青史。皆以為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明月風和浪靜。得魚供庖宰。一身足。餘則易酒獨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聞者深歎伏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經于此。其漁者見之。悲號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愴戀之情。其人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與余。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僧之義。其人驚念。遂特賜之。漁者常恩養是小猿。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屬。今日解爾輩歸之。遂跳躑化為一老猿。攜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 王仁裕

王仁裕嘗從事于漢中。家于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縻縶稍解。逢人必齧之。頗亦為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柏。上鳥巢不知其數。時中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越于樹梢之間。遂入漢高廟。破鳥巢。擲其雛卵于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群鳥遂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林間。即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縶。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畢。野賓已在廚內謀餐矣。又復縶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帥廚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污。而後登屋。擲瓦拆磚。主帥大怒。使眾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拆磚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猻。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胡猻躍上衙屋趕之。逾垣驀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體浴而伏罪。主帥亦不甚詬怒。眾皆看而笑之。于是頸上係紅綃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悵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縶在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嶓

冢廟前漢江之壖。有羣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于清流。有巨猿捨羣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而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涉山路。轉壑回溪之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冢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絏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出王氏見聞）

## 獼猴

### 翟昭

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娠。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為。乃殺猴及子。六妓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着黃練單衣。白紗帢。甚可愛。語笑如人。（出續搜神記）

### 徐寂之

太元末。徐寂之常野行。見一女人操荷。舉手麾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餚宴樂。數年。其弟眸之聞屋內群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後戶出。唯餘一者。隱在簀邊。眸之逕入。寂怒曰。今方歡集。何故唐突。忽復共言云。簀中有人。眸之即發看。有一牝猴。遂殺之。寂病漸瘳。（出異苑）

### 張寓言

山人張寓言。素有道術。博學多才。常寓居于朝士家。其宅大且凶。主人移出。寓言出飲甚醉而還。不知其家已出。遂寢于堂廡下。夜半後頗醒。豎告之。寓言懼。時夜昏黑。乃有引其架上書者。寓言自暗窺之。乃鬼也。集于書案之旁。寓言計將擊之。因起寓言多力。先叱之。鬼稱草寓言毆之。而踏其喉。就地又擊之。因絕聲大叫云。吾擒得鬼守者遂以火至。乃一獼猴也。被擊已死。方知悞焉。先是一沐猴。不知何來。每夜入人家偷竊。及寓言以為鬼而殺之。一里無患矣。（出紀聞）

### 薛放曾祖

薛放尚書曾祖為湖南刺史。罷郡。京中閒居。善治家。旦暮必策杖檢按其宅。常晨起因至廚中。見竈內有燈熒熒然。薛怒其爨者曰。燈不滅。又置竈中何也。及至竈前視之。忽見一獼猴子。長六七寸。前有如小臺盤子。方圓尺餘。內食品物皆極小而甚備。又前置一盞燈。猴對之而食。薛大駭異。乃以拄杖刺之。竈雖淺而盡其杖。終不能及。乃命妻子僮僕觀之。皆莫測。不知所為。其猴忽置燈于盤子上。以頭戴盤而出竈。人行至堂前階上。復設燈置盤而食。傍若無人。薛氏驚懼。乃令子弟出外訪求術士以禳之。及出門。忽逢一道士乘驢。謂薛氏子曰。郎君神精極甚倉卒。必有事故。適過此宅。見妖氣甚盛。某平生所學道術。以濟急難。如有事。請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下馬拜請至宅。使君具簪簡出迎。妻女等悉拜迎。坐于中堂。猴見道士。亦無懼色。道士曰。此乃使君積世深冤。今之此來。為禍不淺。使君及妻子悲涕求請。良久。道士曰。有幸相遇。當為祛除。然此物終當屈辱使君。方肯解釋。薛曰。苟得無他。敢辭屈辱。道士曰。此猴今欲將臺盤及燈上使君頭上食。必當去。可乎。薛不敢辭。妻子皆泣曰。此是精魅物。安可置頭上。乞尊師別為一計。道士曰。不然。先將臺盤子于頭上。後令于盤中食之可乎。妻子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然無計矣。薛又哀祈之。良久。道士曰。家有廚櫃之類乎。令使君入其中。令猴于其上食可乎。皆曰可。乃取木櫃中。抱裀褥。薛入櫃中。閉之。猴即戴臺盤提燈而上。乃置之而食。妻子環繞其旁。共憂涕泣。忽失道士所在。驚駭求覓之。次猴及臺盤燈亦皆不見。遂開櫃視之。使君亦不見。舉家號哭求覓。無

復蹤跡。遂具喪服。以櫃招魂而葬焉。（出靈怪集）

### 楊于度

蜀中有楊于度者。善弄胡猻。于闤闠中乞丐于人。常飼養胡猻大小十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參軍行李。則呵殿前後。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時。如弄醉人。則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來。胡猻即便起走。眼目張惶。佯作懼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寔巡檢內外主嚴重人皆懼之故弄此戲）一日。內廄胡猻維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蹻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奏楊于度善弄胡猻。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內廄胡猻亦在舍上窺覷。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猻。來手下胡猻一時上舍。齊手把捉內廄胡猻。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度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楊于度。胡猻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猻乃獸。實不會人語。于度緣飼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猻鸚鵡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獸食靈砂。尚變人心。人食靈砂。足變凡質。（出野人閒話）

### 獼猴

猢猻見僧即必倒逺狀如供養式瀘夷猿亦啗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禪則必相悅而來馴擾之遂巡衆去惟留一個伴假僧偶坐僧以斧擊將歸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擊之然衆竟不之覺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數十器列于野逕仍削木棒可長一二尺者三五十條於側邊其猴啗糟醉後拈棒相擊腳手損折由此併獲是知嗜酒者得不鑒斯獸之賈害乎（出北夢瑣言）

## 猩猩

### 好酒

猩猩好酒與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詈云誘我也乃絶走而去之去而復至稍稍相勸頃盡醉其足皆絆或圖而贊之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迨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其山高卧養真（出國史補）

### 能言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帊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知也（出朝野僉載）

## 焦封

前浚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遊于蜀朝夕與蜀中富人飲博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心亦疑是誤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峥嶸既堅請入封乃下馬入之須臾有十餘婢僕至並衣以羅紈飾之珠翠皆美麗其容質此女僕齊稱夫人欲披揖封驚疑未已有花燭兩行前引見大扇擁蔽一女子年約十七八殊常儀貌遂令開扇引封前拜揖于堂而坐前後設瓊漿玉饌奏以女樂乃勸金樽于封夫人索紅牋寫詩一首以贈詩曰妾失鴛鴦伴君方萍梗遊小年惟醉後只恐苦相留封捧詩披閱沉吟良久方飲盡遂復酌金樽仍酧以一絶詩曰心常名宦外終不恥狂遊誤入桃源裏仙家爭肯留夫人覽詩笑而言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誰怕留千年萬年夫人甚喜動顔色乃徐起佯醉歸帳命封伸伉儷之情至曙復開綺席歌樂宴荒又與封共醉仍謂之曰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少適王茂王茂客長安死妾今寡居幸見託于君子無以妾自媒為過當念卓王孫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復聞是語轉洪潛戀不出踰月餘忽自獨行而語曰我本讀詩書為名宦今日名與宦請未稱心而沉迷于酒色月餘不出非丈夫也侍婢聞者告于夫人夫人謂封曰妾是簪纓家女君是宦途中人與君匹偶亦不相虧耳至于却欲以名宦榮身足得請金闕謁明主也妾爭敢固留君身抑君顯達乎何傷歎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無使我虛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寶送封入關及臨歧泣別仍贈玉環一枚謂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復吟詩一首以送詩曰鵲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封覽詩受玉環愴情尤甚不覺沾灑留詩別曰但保同心結無勞織錦詩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見詩悲哽良久復勸金爵而別封雖已發志回京洛為名宦亦常悵恨別是佳麗方登閣道見嶮巇深所欝悒忽回顧遥見夫人奔逐遂驚異以伺之遲至封前悲泣不已謂封曰我不忍與君離因潜奔趕君不謂今日復覩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輦封疑訝復且喜遂相攜達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餘猩猩來其妻奔出見之喜躍倍常乃顧謂封曰君亦不顧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願自保愛言訖化為一猩猩與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 果然

劍南人之采猓然者得一果然其數十果然可得何哉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樂羊張仁願史牟則人之狀而禽獸心也（出國史補）

## 狨

狨者猿猱之屬其雄毫長一尺尺五者常自愛護之如人披錦繡之服也極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為暖座者是也生於深山中羣隊動成千萬雄而小者謂之狨奴獵師採取者多以桑弧檑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聞人犬之聲則捨羣而竄抛一樹枝接一樹枝去之如飛或于繁柯濃葉之內藏隱之身自知其好獵者必取之其雌與奴則緩緩旋食而傳其樹殊不揮霍知人不取之則有攜一子至一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則拔其矢齅之覺有藥氣則折而擲之嚬眉愁沮攀枝蹲于樹巔于時藥作抽掣手足俱散臨墮而却攬其枝揔是者數十度前後嘔噦呻吟之聲與人無別每口中涎出則悶絶手散墮在半樹接得一細枝稍懸身移時力所不濟乃墮于地則人犬齊到斷其命焉獵人求嘉者不獲則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則解摘其子擿去復來抱其母身去離不獲乃母子俱斃若使仁人覩之則不忍殺其皮食其肉若無惻隱之心者其肝是鐵石其人為禽獸昔鄧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葉塞瘡之曰吾違物性必將死焉於是擲弓矢于水中山民無識安知鄧芝之為心乎（出玉堂閒話）

# 卷四百四十七　狐一

## 說狐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出玄中記。）

## 瑞應

九尾狐者。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國。音如嬰兒。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氣。及蠱毒之類。（出瑞應編。）

## 周文王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詣塗山。得青狐以獻紂。免西伯之難。（出瑞應編。）

## 漢廣川王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欒書冢。其棺柩明器。悉毀爛無餘。唯有白狐一頭。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 陳羨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為西海都尉。其部曲士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其婦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見孝于空冢中。聞人犬聲。怪避。羨使人扶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索阿紫。阿紫。雌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于屋曲角雞棲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為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名曰阿紫。化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也。（出搜神記。）

## 管輅

魏管輅。常夜見一小物。狀如獸。手持火。向口吹之。將爇舍宇。輅命門生舉刀奮擊。斷腰。視之。狐也。自此里中無火災。（出小說。）

## 習鑿齒

晉習鑿齒。為桓溫主簿。從溫出獵。時大雪。于臨江城西。見草雪上氣出。覺有物。射之。應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腳上帶絳繒香囊。（出渚宮故事。）

## 陳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愁不樂。將行。卜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卜者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府君能放我。當深報君耳。斐曰。汝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年狐也。今守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難。若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日夜。有擊戶者。斐曰。誰。曰。伯裘也。曰。來何為。曰。白事。北界有賊也。斐驗之。果然。每事先以語斐。無毫髮之差。而咸曰聖府君。月餘。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懼為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使諸侯持杖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曳一疋絳。剨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縛取考訊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寵。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為府君所召。雖効微力。猶用慙愧。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出搜神記。）

## 孫巖

後魏有挽歌者孫巖。取妻三年。妻不脫衣而臥。巖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巖懼而出之。甫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逐之。變為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為婦人。衣服淨粧。行于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婦人著綵衣者。人指為狐魅。（出洛陽伽藍記。）

##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嘷叫。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出搜神記。）

## 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日。戒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于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出異苑。）

## 北齊後主

北齊後主武平中。朔州府門無故有小兒脚跡及擁土為城雉之狀。察之乃狐媚。是歲安南王起兵于北朔（出談藪）

### 宋大賢

隋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瞑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無妖怪。（出法苑珠林）

### 長孫無忌

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恒在美人所。美人見無忌。輒持長刀斫刺。太宗聞其事。詔諸術士。前後數四。不能却。後術者言。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恒謂其僚云。詔書見召。不日當至。數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謂美人曰。崔參軍不久將至。為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輒具以白。及崔將達京師。狐便遁去。既至。敕詣無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設案几坐書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頃之。宅內井竈門廁十二辰等數十輩。或長或短。狀貌奇怪。悉至庭中。崔呵曰。諸君等為貴官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賂也。崔令捉狐去。少頃復來。各著刀箭。云適已苦戰被傷。終不可得。言畢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爾昏瞑。帝及無忌懼而入室。俄聞虛空有兵馬聲。須臾見五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階小屈膝。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立視聽命。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煩執事取之。諸神敬諾。遂各散去。帝問何神。崔云。五嶽神也。又聞兵馬聲。乃縛一狐墜砌下。無忌不勝憤恚。遂以長劍斫之。狐初不驚。崔云。此已通神。擊之無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姦私。神道所殛。量決五下。狐便乞命。崔取東引桃枝決之。血流滿地。無忌不以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間五百。殊非小刑。為天曹役使。此輩殺之不可。使敕自爾不得復至相公家。狐乃飛去。美人疾遂愈。（出廣異記）

### 狐神

唐初已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出朝野僉載）

### 張簡

唐國子監助教張簡。河南緱氏人也。曾為鄉學講文選。有野狐假簡形。講一紙書而去。須臾簡至。弟子怪問之。簡異曰。前來者必野狐也。講罷歸舍。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適煮菜冷。兄來何遲。簡坐。久待不至。乃責其妹。妹曰。元不見兄來。此必是野狐也。更見即殺之。明日又來。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鬼魅適向舍後。簡遂持棒。見真妹從廁上出來。遂擊之。妹號叫曰。是兒。簡不信。因擊殺之。問絡絲者。化為野狐而走。（出朝野僉載）

### 僧服禮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稱彌勒佛。禮謁之者。見其形底于天。久之漸小。纔五六尺。身如紅蓮花在葉中。謂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為正身。禮敬傾邑。僧服禮者。博于內學。歎曰。正法之後。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于無法。像法處乎其間者。尚數千年矣。釋迦教盡。然後大劫始壞。劫壞之後。彌勒方去兜率下閻浮提。今釋迦之教未虧。不知彌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誠作禮。如對彌勒之狀。忽見足下是老狐。幡花旄蓋。悉是冢墓之間紙錢爾。禮撫掌曰。彌勒如此耶。具言如狀。遂下走。捉之不及。（出廣異記）

### 上官翼

唐麟德時。上官翼為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晚日獨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之。便爾戲調。即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云。我門戶難。難郎州佐之子。兩俱形迹。不願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來相就。此子遂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便留之。然漸見許。昏後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數日。而舊使老婢于牖中窺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斷。終不能制。魅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之盃椀。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貽兒。至手。魅已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搗毒藥。時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兩盤。以一置毒藥。先取好者作啖。偏與妻子。末乃與兒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啖與兒。魅亦將去。連與數啖。忽變作老狐。宛轉而仆。擒獲。登令燒煅。訖。合家歡慶。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堂後。並皆稱冤。號擗甚哀。中有一叟哭聲每云。若痛老狐。何乃為喉嚨枉殺腔幢。數十日間。朝夕來。家往往見有衣縗絰者。與渠變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出廣異記）

### 大安和尚

唐則天在位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宮前後所言皆驗宮中敬事之數月謂為真菩薩其後大安和尚入宮太后問見女菩薩未安曰菩薩何在願一見之敕令與之相見和尚風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悦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羅漢地則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不知所適（出廣異記）

## 卷四百四十八　狐二

### 李項生

唐垂拱初譙國公李崇義男項生染病其妻及女于側侍疾忽有一狐從項生被中走出倏失其所在數日項生亡（出五行記）

### 王義方

唐前御史王義方黜萊州司戶參軍去官歸魏州以講授為業嘗鄉人郭無為頗有術教義方使野狐義方雖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競來惱每擲瓦甓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即裂碎其書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出朝野僉載）

### 何讓之

唐神龍中廬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洛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邱三四皆亦號後漢諸陵故張孟陽七哀詩云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盤石可容數十人坐見一翁姿貌有異常輩眉鬢皓然着賨幪巾襦袴幘烏紗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没頭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為鄰俄有一貴戚金翠車輿如花之婢數十連袂笑樂而出徽安門抵榆林店又睇中橋之南北垂楊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綺陌軋亂香塵讓之方欵棲遲獨行躊躇已訝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孫翁老去何讓之遽欲前執翁倏然躍入邱中讓之從焉初入邱曛黑不辨其迹翁已復本形矣遂見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讓之却出至堂之外門東有一筵已空讓之見一几案上有硃盞筆硯之類有一帖文

書紙盡慘灰色文字則不可曉辨略記可辨者其一云正色鴻焘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負玄設嘔淪吐萌垠倪散截迷腸郁曲魍魎零林反霆驃入雀燬龜冰鍵馳御屆拿尾研動祩祩嗜嘫溜用秘功以嶺以穴柂薪伐樂并控蔦茵嘔律則祥佛倫惟薩壯盧無有顛咽藥脣瞽素未來晦明興滅甚二辭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旦涒徐蛇蛻其皮吾亦神攄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踝霞袂雲袖哀爾浮生櫛比荒墟吾復麗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書而懷之遂躍出邱穴後數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說云前者所獲邱中文書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禍福中國郎君必能却歸此他亦酬謝不諫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百縑欲贖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縑送讓之讓之領訖遂詒志靜言其書以為往還所借吏一兩日當徵之使可歸本讓之復為朋友所說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還之所納絹但諱之可也後志靜來讓之悉諱云殊無此事兼不曾有此文書志靜無言而退經月餘讓之先有弟在東吳別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與讓之話家私中外甚有道長夜則兄弟聯牀經五六日忽問讓之某聞此地多狐作怪誠有之乎讓之遂詰其事而誇云吾一月前曾獲野狐之書文一帖今見存焉其弟固不信寧有是事讓之至遲旦揭篋取此文書帖示弟弟捧而驚歎即擲于讓之前化為一狐矣俄見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狀跨白馬南馳疾去適有西域胡僧賀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歎讓之相紿讓之嗟異未幾遂有敕捕內庫被人盜貢絹三百匹尋蹤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讓之囊檢焉果獲其縑已費數十匹執讓之赴法讓之不能雪卒斃枯木（出乘異記）

### 沈東美

唐沈東美為員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家有青衣死且數歲忽還家曰吾死為神今憶主母故來相見但吾餓請一餐可乎因命之坐仍為具食青衣醉飽而去及暮僮發草積下得一狐大醉須臾狐乃吐其食盡婢之食也乃殺之（出記聞）

### 楊伯成

楊伯成唐開元初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詣門通云吳南鶴伯成見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鶴文辯無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屏左右欲有密語乃云聞君小娘子令淑願事門下伯成甚愕謂南鶴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識君

何得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為老奴我事汝女何敢有逆慢辭甚衆伯成不知所以南鶴遂脫衣入內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相隨而出女言今嫁吳家何因嗔責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餘輩擊之反被料理傷遇泥塗兩耳者伯成以此請假二十餘日敕問何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為狐惱詔令學葉道士術者十餘輩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縛無能屈伏伯成以為愧恥及賜告舉家還莊于莊上立吳郎院家人竊罵皆為料理以此無敢言者伯成暇日無事自于田中看人刈麥休息于樹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來伯成所求漿水伯成因爾設食食畢道士問君何故憂愁伯成懼南鶴附耳說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輩因求紙筆楊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猶恐其知覺戒令無喧紙筆至道士書作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放前云尊師喚汝奴持書入房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謔奴以書授之南鶴見書匍匐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為狐異常病瘵道士云天曹驅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君故不可徒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寶贈饋道士不受驅狐前行自後隨之行百餘步至柳林邊冉冉升天久之遂滅伯成喜甚至于舉家相慶其女睡食頃方起驚云本在城中隔子裏何得至此衆人方知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出廣異記）

##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括蒼人有道術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開元初供奉在內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旹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赴任于東門外親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旹見一婆羅門僧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比出城門車內婦人皆下從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尋車跡至北邙虛墓門有大冢見其車馬皆憩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繞冢口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婦人遂罵曰吾正逝聖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于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繞冢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于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詬叫至第竟夕號呼不可與言宰遲明問于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殺之不可然此狐齋旹必至請與俱來宰曰諾葉師仍與之符令置居門既置符妻及諸人皆寤謂宰曰吾昨見佛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後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乃是魅惑也齋旹婆羅門果至即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門喧言佛又來矣宰禁之不可乃執胡僧毆之見血面縛并之往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叫稱冤洛陽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請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宰言強與之去漸至聖真觀僧神色慘沮不言及門即請命及入院葉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師曰速復汝形魅即哀請師曰不可魅乃棄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師命鞭之百還其袈裟復為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遂亡（出紀聞）

---

## 劉甲

唐開元中彭城劉甲者為河北一縣將之官途經山店夜宿人見甲婦美白云此有靈祇好偷美婦前後至者多為所取宜慎防之甲與家人相勵不寐圍繞其婦仍以麵粉塗婦身首至五更後甲喜曰鬼神所為在夜中耳今天將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頃之間失婦所在甲以資帛傭村人悉持棒尋麵而行初從窗孔中出漸過牆東有一古墳墳上有大桑樹下小孔麵入其中因發掘之丈餘遇大樹坎如連屋有老狐坐據玉案前兩行有美女十餘輩持聲樂皆前後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數百頭悉殺之（出廣異記）

## 李參軍

唐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貞益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為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璿之族門地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紹介于蕭氏其人便許之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敬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蕭氏門館清肅甲第顯煥高槐修竹蔓延連亙絕世之勝境初二黃門持金倚牀延坐少旹蕭出著紫蜀衫策鳩杖兩袍袴扶側雪髯神鑒舉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叟懸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服玩隱暎當世罕遇尋為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宴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叙數十句語深有士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剋日須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釵絹兼手力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儐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姝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寶鈿犢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

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李王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在舍。婢等並妖媚蠱冶。眩惑丈夫。往來者多經過焉。異日。參軍王顒曳狗將獵。李氏羣婢見狗甚駭。多騁而入門。顒素疑其妖媚。爾日心動。遂牽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喘息。狗亦掣攣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詬曰。婢等頃為犬咋。今尚遑懼。王顒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為僚。獨不為李參軍之地乎。顒意是狐。乃決意排窗放犬。咋殺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變。顒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覆見諸死狐。嗟歎久之。昔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詣陶。聞訴言詞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顒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蕭。皆蕭陶對食。犬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剋然發狂。嚙王通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即欲開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姦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顒罪重。錮身推勘。顒私白云。已令持十萬于東都取咋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錢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謁蕭。對事。陶于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于常。俄犬自外入。蕭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為犬咋死。貞益使驗死者。悉是野狐。顒遂見免此難。（出廣異記）

卷四百四十九　狐三

## 鄭宏之

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為尉。尉之廨宅久無人居。屋宇頹毀。草蔓荒涼。宏之至官。葺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宏之無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強禦。終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獨臥前堂。堂下明火。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此。命牽下。宏之不答。牽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昇階。循牆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人前欲滅之。宏之杖。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漸來逼。宏之具衣冠。請與同坐。言詞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見損。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據土牀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不殺。鎖之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禍。乃爾。雖欲脫王。而苦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黃撅。多將翼從。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鏁。鏁為之絕。狐亦化為人。相與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為黃撅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誰有狗名黃撅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為黃撅。豈此犬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鏁繫將就烹。犬人言曰。吾實黃撅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君。豈不美歟。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為人。與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盜。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撅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盜。將行劫。擒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迴避。罔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出紀聞）

## 汧陽令

唐汧陽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誦懇至。月餘。有五色雲生其舍。又見菩薩坐獅子上。呼令。歎嗟云。發心弘大。當得上果。宜堅固自保。無為退敗耳。因爾飛去。令

因禪坐。閉門不食六七日。家人憂懼。恐以堅持損壽。會羅道士公遠自蜀之京。途次隴上。令子請問其故。公遠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與書數符。當愈。令子投符井中。遂開門見父。餞憒通令吞符。忽爾明晤。不復論修道事。後數載。罷官過家。家素郊居。平陸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門。遙見桑林下有貴人自南方來。前後十餘騎。狀如王者。令入門避之。騎尋至門。通云。劉成謁令。令甚驚愕。初不相識。何以見詣。既見升堂坐。謂令曰。蒙賜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歲。至是十六矣。令云。未嘗相識。何嘗有婚姻。成云。不許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須臾震動。井廁交流。百物飄蕩。令不得已。許之。婚期剋翌日。送禮成親。成親後。恒在宅。禮甚豐厚。資以饒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詣京。求見公遠。公遠曰。此狐舊日無能。今已善符籙。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懇請。公遠奏請行。尋至所居。于令宅外十餘步。設壇成策杖。至壇所罵老道士。云汝何為往來靡所忌憚。公遠法成。求與交戰。成坐。令門。公遠坐壇。乃以物擊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擊公遠。公遠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數十。公遠忽謂弟子云。彼擊余殪。爾宜大哭。吾當以神法縛之。及其擊也。公遠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為之備。公遠遂使神往擊之。成大戰恐。自言力竭。變成老

狐公遠既起以坐具撲狐盛之以大袋乘驛遣都玄宗視之以為歡笑公遠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殺宜流之東裔耳書符流于新羅狐持符飛去今新羅有劉成神土人敬事之（出廣異記）

###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孫女崔氏容色殊麗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見形為少年自稱胡郎累求術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學多智常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多質疑于狐頗狎樂久之謂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學乃引一老人授崔經史前後三載頗通諸家大義又引一人教之書涉一載又以工書著稱又云婦人何不會音聲箜篌琵琶此故凡樂不如學琴復引一人至云善彈琴言姓胡是隋旹陽翟縣博士悉教諸曲備盡其妙及他名曲不可勝紀自云亦善廣陵散比屢見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烏夜啼尤善傳其妙李後問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狐甚喜便拜謝云亦久懷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爾是日遍拜家人歡躍備至李問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門前有二大竹皆李氏家有竹園李因尋行所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猯狢及他狐數十枚最後有一老狐衣綠衫從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殺之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 焦練師

唐開元中有焦練師修道聚徒甚衆有黃裙婦人自稱阿胡就焦學道術經三年盡焦之術而固辭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已是野狐本來學術今無術可學義不得留焦因欲以術拘留之胡隨事酬荅焦不能及乃于嵩頂設壇啓告老君自言己雖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將隳言意懇切壇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雲高數十丈雲中有老君見立因禮拜陳云正法已為妖狐所學當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雲中作法有神王于雲中以刀斷狐腰焦大歡慶老君忽從雲中下變作黃裙婦人而去（出廣異記）

### 李氏

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聲音少異家人笑曰此又別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來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頃者我欲取韋家女造一紅羅半臂家兄無理盜去今我覲事不遂恒欲報之今故來此李氏因相辭謝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當來此大相惱亂可且令女搯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言訖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搯指節狐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飯椀中累擲不中驚歎甚至大言云會當入嵩岳學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婦持其藥者懼復棄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罵云何物老嫗寧有人用此藥狐去之後小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驗否家人皆辭謝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此人與天曹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皆當復至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載女行五六里甲騎追者甚衆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復來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板上作齊州縣鄉里胡綽胡邈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永無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也（出廣異記）

### 韋明府

唐開元中有詣韋明府自稱崔參軍求娶韋氏驚愕知是妖媚然猶以禮遣之其狐尋至後房自稱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語韋氏累延術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聞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為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為立壇治之少旹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韋氏來院中問尊師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術適聊縛之韋氏自爾甘奉其女無復覬望家人謂曰若為女婿可下錢二千貫為聘崔令于堂簷下布席修貫穿錢錢從簷上下群婢穿之正得二千貫久之乃許婚令韋請假送禮兼會諸親及至車騎輝赫儐從風流三十餘人至韋氏送雜綵五十匹紅羅五十匹他物稱是韋乃與女經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問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頗成人叔父令事高門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汝野狐為讎絕吾繼嗣耶崔無言但歡笑父母日夕拜請紿云爾若能愈兒疾女寔不敢復論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負心耳母頻為設盟誓異日崔乃于懷出一文字令母效書及取鵲巢于兒房前燒之兼持鵲頭自衛當得免疾韋氏行其術數日子愈女亦效為之雄狐亦去罵云丈母果爾負約知何言今去之後五日韋氏臨軒坐忽聞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謂韋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

杖我幾死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韋極屛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遛耶狐云獨不念我錢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錢今無可還受此荼毒君何無情至此韋深感其言數致辭謝徘徊復為旋風而去（出廣異記）

###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以騎射畋獵為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為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騁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嶺忽一兔起榛莽中景玄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尅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烏鵲甚多景玄即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即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即毀其穴翁遂化為老狐怗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為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出宣室志）

### 謝混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強暴為政河南著稱混之嘗大獵于縣東殺狐狼甚衆其年冬有二人詣臺訟混之殺其父兄兼他贓物狼藉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張曉往按之兼鎖系告事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疏其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為詐己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繫混之于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候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金剛有木室扃護甚固聞金剛下有人語聲其扃以鎖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我二弟詣臺訴冤使人將至願大神庇廕令得理有頃見孝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里正惶懼入寺至廁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不之識訟者言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勸令求獵犬獵犬至見訟者直前搏逐便跳上屋化為二狐而去（出廣異記）

## 卷四百五十　狐四

### 王苞

---

唐吳郡王苞者少事道士葉靜能中罷為太學生數歲在學有婦人寓宿苞與結驩情好甚篤靜能在京苞往省之靜能謂曰汝何得有野狐氣固答云無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婦始末能曰正是此者野狐臨別書一符與苞令含誡之曰至舍可吐其口當自來此為汝遣之無憂也苞還至舍如靜能言婦人得符變為老狐銜符而走至靜能所拜謝靜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于王家自此遂絕（出廣異記）

### 唐參軍

唐洛陽思恭里有唐參軍者立性修整簡于接對有趙門福及康三者投刺謁唐未出見之問其來意門福曰止求點心飯耳唐使門人辭云不在二人徑入至堂所門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辭以門者不報引出外廳令家人供食私誡奴令寘劒盤中至則刺之奴至唐引劒刺門福不中次擊康三中之猶躍入庭前池中門福罵云彼我雖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無道殺我康三必當修報于汝終不令康氏子侄死也唐氏深謝之令召康三門福至池所呼康三輒應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餘鼻存門福既去唐氏以桃湯沃洒門戶及懸符禁自爾不至謂其施行有驗久之園中櫻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檢行忽見門福在櫻桃樹上採櫻桃食之唐氏驚曰趙門福汝復敢來耶門福笑曰君以桃物見欺今聊復採食君亦食之否乃頻擲數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廣召僧結壇持呪門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誦甚切冀其有効以為己功後一日晚齋之後僧坐繩前忽見五色雲自西來逕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嚴謂僧曰汝為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長幼虔禮甚至喜見真佛拜請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壇上奉事甚勤佛謂僧曰汝是修道請道遠亦何須久蔬食而為法能食肉乎但問心能堅持否肉雖食之可復無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設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畢忽見壇上是趙門福舉家歎恨為其所誤門福笑曰無勞厭我我不來矣自爾不至也（出廣異記）

### 田氏子

唐牛肅有從舅常過澠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謁田氏子去田氏莊十餘里經峻險多櫟林傳云中有魅狐往來經之者皆結侶乃敢過舅既至田氏子命老豎往澠池市酒饌天未明豎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豎一足又跛問何故豎曰適至櫟林為一魅狐所絆因蹶而仆故傷焉問何以見魅豎曰適下坡背狐變為婦人遽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為所及因倒且損吾恐魅之為怪彊起擊之婦人口但哀

祈反捎殺爲狐屢云叩頭野狐叩頭野狐吾以其不是知因與痛手故免其禍田氏子曰汝無擊人妄謂狐耶豎曰吾雖苦擊之終不改婦人狀耳田氏子曰汝必誤損他人且入戶日入見婦人體傷遂首過門而求飲謂田氏子曰吾適榛林逢一老狐變爲人吾不知是狐前趨爲伴同過榛林不知老狐卻傷我如此賴老狐去餘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飲田氏子恐其見蒼頭也與之飲而遣之（出紀聞）

## 徐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爲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頗知之開元五年秋安遊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艷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安既還妻見之恩義殊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即飾粧靜處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他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籠從窗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于他室乃詐爲女子粧飾袖短劍騎故籠以侍之至二更忽從窗而出徑入一山嶺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劍擊之三少年死于座安復騎籠即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粧飾

矣（出集異記）

## 靳守貞

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萬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遠則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斷其髮有如刀截所遇無知往往而有唐曾邑人靳守貞者素善符咒爲縣送使至趙城還歸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縣五里見汾河西岸水濱有女紅裳浣衣水次守貞目之女子忽爾乘空過河逕緣嶺躡虛至守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帶將取其髮焉守貞送徒手猶持斧因擊女子墜從而斫之女子死則爲雌狐守貞以狐至縣具列其由縣令不之信守貞歸遂每夜有老父及嫗號其居哭從索其女守貞不懼月餘老父及嫗罵而去曰無狀殺我女吾猶有三女終當困汝於是遂絕而截髮亦亡（出紀聞）

## 嚴諫

唐洛陽尉嚴諫從叔亡諫往弔之後十餘日叔家悉皆去服諫召家人問答云亡者不許因述其言語處置狀有如平生諫疑是野狐恆欲料理後至叔舍靈便述怒約東子弟勿更令少府姪來無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謂諫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數來也諫後忽將蒼鷹雙鶻兒鵰獵犬等數十事與他手力百餘人悉持器械圍繞其宅數重遂入靈堂忽見一赤肉野狐即行屋上射擊不能中尋而開門躍出不復見因爾怪絕（出廣異記）

## 韋參軍

唐潤州參軍韋有隱德雖兄弟不能知也韋常謂其不慧輕之後忽謂諸兄曰財帛當以道不可力求諸兄甚奇其言問汝何長進如此對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寶可共取之諸兄乃與偕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見金寶甚多謂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見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諸兄歎美之問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當得一官無慮貧乏乃選拜潤州書佐遂東之任途經開封縣開封縣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後術士不能療有道士者善見鬼謂令曰今比見諸隊仗有異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遂候之後數日白云至此縣逆旅宜自謁見令往見韋具申禮請笑曰此道士爲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于人亦可憫矣韋與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縣橋至宅可少止入令百姓

見之我當至彼爲發遣且宜還家洒掃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見太夫人問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須臾有老白野狐自牀而下徐行至縣橋然後不見令有贈遺韋皆不受至官一年謂其妻曰後月我當死死後君嫁此州判司當生三子皆如其言（出廣異記）

## 楊氏女

唐有楊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爲主母所惜大胡郎謂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爾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鵲頭懸戶上小胡郎若來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楊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令人相傳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驗也（出廣異記）

## 薛迥

唐河東薛迥與其徒十人于東都狎娼婦留連數夕各賞錢十千後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迥留之堅婦人躁擾求去數四抱錢出門迥敕門者無出客門者不爲啓鎖婦人持錢尋審至水竇變成野狐從竇中出去其錢亦留（出廣異記）

## 辛替否

唐平晉否母死之後其靈座中恒有靈語不異平素家人敬事如生晉否表弟是術士在京聞其事因而來觀潛于晉否宅後作法入門見一無毛牝野狐殺之遂絕（出廣異記）

##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遠戍不在母與女獨居忽見菩薩乘雲而至謂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尋當來也村人競往處置適畢菩薩馭五色雲來下其室村人供養甚衆仍敕衆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來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說其事菩薩與女私通有娠經年其兄還菩薩云不欲見男子令母遣之兒不得至因傾財求道士久之有道士為作法竊視菩薩是一老狐乃持刀入斫殺之（出廣異記）

## 祁縣民

唐祁縣有村民因輦地征芻槀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旁謂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來困且甚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三四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于車轅下村民即以鎌斷之其婦人化為無尾白狐鳴嘷而去（出宣室志）

## 張例

唐始豐令張例疾患魅每有發動家人不能制也恒舒右臂上作呪云狐娘健子其子實持鐵杵候例疾發即自後撞之墜一老牝狐斃于四通之衢自爾便愈也

## 卷四百五十一　狐五

## 馮玠

唐馮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後得術士療玠疾魅忽啼泣謂玠曰本圖共終今為術者所迫不復得在流淚經日方贈玠衣一襲云善保愛之聊為久念耳玠初得懼家人見悉卷書中疾愈後入京應舉未得開視及第後方還開之乃是紙焉（出廣異記）

## 賀蘭進明

唐賀蘭進明為狐所婚每到時節狐新婦恒至京宅通起居兼持賀遺及問信家人或有見者狀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進明已下至其僕隸皆有續命家人以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並真物奈何焚之其後所得遂以充用後家人有就求胯背金花鏡者入人家偷鏡掛項下緣牆行為主人家擊殺自爾怪絕焉（出廣異記）

## 崔昌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小兒顏色殊異來止庭中久之漸升階坐昌牀頭昌不之顧方以手卷昌書昌徐問汝何人斯來何所欲小兒云本好讀書慕君學問爾昌不之却常問文義甚有理經數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兒暫出老人醉吐人之爪髮等昌甚惡之昌素有所持利劍因斬斷頭成一老狐頃之小兒至大怒云君何故無狀殺我家長我豈不能殺君但以舊恩故爾大罵出門自爾乃絕（出廣異記）

## 長孫甲

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異日齋次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簷際凝然不動合家禮敬懇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後供養數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為設禁遂擊殺狐令家奉馬一匹錢五十千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乘雲來至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呪如前盡十餘日菩薩問道士法術如何答曰已盡菩薩云當決一頓因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剛子否答云知之菩薩云狐剛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為道士當修清淨何事殺生且我子孫為汝所殺寧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畢謂令曰子孫無狀至相勞擾慚愧何言當令君永無災橫以此相報顧謂道士可即還他馬及錢也言訖飛

去（出廣異記）

## 王老

唐睢陽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雇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逆詬諸犬之下伏而不動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睢陽野狐犬（出廣異記）

## 劉衆愛

唐劉全白說云其乳母子衆愛少時好夜中將網斷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莊在岐下後一夕衆於莊西數里下網已伏網中以伺其至暗中聞物行聲覘見一物伏地窺網因爾起立變成緋裙婦人行而違網至愛前車側忽捉一鼠食愛連呵之婦人忙遽入網乃棒之致斃而人形不改愛反疑懼恐或是人因和網沒漚麻池中夜還與父母議及明舉家欲潛逃去愛竊云寧有婦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復往麻池視之見婦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腹斫之便成老狐愛大喜將還村中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當為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

其上。簽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瓿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臠豬肉。炙於瓿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瓿。候炙冷。復下兩臠。狐涎沫久之。炙與瓿滿。狐乃吐珠而死。珠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大為其夫所責。（出廣異記）

### 王黯

王黯者。結婚崔氏。唐天寶中。妻父士同。為沔州刺史。黯隨至江夏。為狐所媚。不欲渡江。發狂大叫。恒欲赴水。妻屬惶懼。縛黯著牀櫪上。舁行半江。忽爾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謂諸女郎輩。不隨過江。今在州城上。復何慮也。士同莅官。便求術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悉施牀屣。實黯於屋西北陬。家人數十。持更迭守。己於堂外別施一牀。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諸人得飽睡已否。適已中狐。明當取之。衆以為狂。而未之信。及明。見窗中有血。衆隨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見一牝狐。帶箭垂死。黯妻燒狐為灰服之。至盡。自爾得平復。後為原武縣丞。在廳事。忽見老狐奴婢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嬭。往者娘子枉為崔家殺害。翁婆追念。未嘗離口。今欲將小女。更與王郎續親。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納。黯甚懼。辭以厚利。萬計料理。遽出羅錦十餘匹。於通衢焚之。老奴乃謂其姊云。天下美丈夫。亦復何數。安用王家老翁為女婿。言訖不見。（出廣異記）

### 袁嘉祚

唐甯王傅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門素凶。為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廈宇摧殘。荊棘充塞。嘉祚剪其荊棘。理其牆垣。坐廳事中。邑老吏人皆懼。勸出不可。既而魅夜中為怪。嘉祚不動。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置我。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為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出紀聞）

### 李林甫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退朝。坐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出宣室志）

### 孫甑生

唐道士孫甑生。本以養鷹為業。後因放鷹入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

---

坐。送以傳授。甑生直入。奪得其書而還。明日。有十餘人持金帛詣門求贖。甑生不與。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寫一本見還。當以口訣相授。甑生竟傳其法。為世術士。狐初與甑生約。不得示人。若違者必當非命。天寶末。玄宗固就求之。甑生不與。竟而伏法。（出廣異記）

###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貌甚美。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丰姿端麗。雖僮幼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祗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端午及佳節。悉有贈儀相送。云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衆人笑之。然所得甚衆。後璿職高。狐乃不至。蓋其祿重。不能為怪。（出廣異記）

### 李麐

東平尉李麐。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賣胡餅為業。其妻姓鄭。有美色。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胡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風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充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催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村人為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燻。久之。村人為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腳上著錦襪。李歎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納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常呼李為野狐婿。李初無以答。一日晚。李與蕭攜手歸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共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謂李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為撫育。九泉無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人小兒不收。必將為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復敢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甚無恙。（出廣異記）

### 李揆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

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甚敢賀。至明日。果遷禮部侍郎。（出宣室志）

## 宋溥

宋溥者。唐大歷中。為長城尉。自言幼時。與其黨暝扱野狐。數夜不獲。後因月夕。復為其事。見一鬼戴笠騎狐。唱獨盤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以手搭狐頰。因而復迴。如是數四。其後夕。溥復下扱伺之。鬼又乘狐。兩小鬼引前。往來扱所。溥等無所獲而止。有談眾者亦云。幼時下扱。忽見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樹下。仰問樹上是何人物。眾時尚小。甚惶懼。其兄因怒罵云。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樹逐之。狐遂變走。（出廣異記）

## 僧晏通

晉州長甯縣有沙門晏通。修頭陀法。將夜則必就叢林亂塚寓宿焉。雖風雨露雪。其操不易。雖魑魅魍魎。其心不擾。月夜棲於道邊積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蹌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樹影也。乃取髑髏安於其首。遂搖動之。儻振落者。即不再顧。因別選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綴。乃褰擷木葉草花。障蔽形體。隨其顧盼。即成衣服。須臾化作婦人。綽約而去。乃於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馬南來者。妖狐遙聞。則慟哭於路。過者駐騎問之。遂對曰。我歌人也。隨夫入秦。今曉夫為盜殺掠去其財。伶俜孤遠。思願北歸。無由致脫。能收採。當誓微軀。以執婢役。過者易定軍人也。即下馬熟視。悅其都冶。詞意叮嚀。便以後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謂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舉錫杖叩狐腦。髑髏應手即墜。遂復形而竄焉。（出集異記）

## 卷四百五十二　狐六

### 任氏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壻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崟相得。遊處不間。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縶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蓁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崟。崟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敘歡。對曰。凡某之流。為人惡忌者。非他。為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已以奉巾櫛。鄭子許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崟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崟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崟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崟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崟迎問之。有乎。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崟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內妹。穠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崟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唇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崟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崟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崟別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崟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

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崟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為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崟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崟相視咍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崟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轝步。不常所止。崟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崟愛之重之。無所悋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為人寵媵。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為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崟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膚清潔。崟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豔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崟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崟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為賂。崟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崟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崟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為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並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為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眚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為。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登三萬。既而密向買者

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敝。乞衣於崟。崟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崟召市人張大為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崟曰。此必天人貴戚。為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為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崟資助。崟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為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為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馬借之。出祖於臨皋。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欻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為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為記。迴覩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崟見之喜。迎問曰。任氏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崟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為犬所害。崟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崟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為總監使。家甚富。有櫪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曆中。沈既濟居鍾陵。嘗與崟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後崟為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與金吾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沿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沈既濟撰。

### 李長

唐天寶中。李長為絳州司士。攝司户事。舊傳此闕素凶。廳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户必死。天下共傳司户孔子。長自攝職。便處此廳。十餘日。兒年十餘歲如廁。有白裙婦人持其頭。將上牆。人救獲免。忽不復見。長大怒。罵空中以瓦擲中甚手。表弟崔氏為本州參軍。是日至長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饒鷹犬。當大致之。俄又擲糞於崔杯中。後數日犬至。甚大獵。獲狡狐數頭。懸於簷上。夜中聞簷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殺我娘兒。欲就司士一飲。明日可具觴相待。長云。已正有酒。明早來。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見形影。具聞其言。長因與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盡。狐累飲三斗許。長唯飲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禮儀。司士可罷。狐婆不足憂矣。明當送法禳之。翌日。長將入衙。忽聞簷上云。領取法。尋有一團紙落。長便開視。中得一帖。令施燈心席。席後乃書符。符法甚備。長依行之。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 卷四百五十三　狐七

### 王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收拾舊業。將投於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柏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旁若無人。生乃叱之。不為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纔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遂緘於書袋中而去。其夕。宿於前店。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携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為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與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祕其書。緘縢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之事。期方賒緩。即乃典貼舊業田園。卜居近坊。為生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縗裳入門。手執凶訃。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家難矣。數日聞慟。生因視其書。則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願葬於外地。今江東田地物業。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業。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皆畢。然後自來迎節。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既而復監舁東下。以迎靈櫬。及至揚州。遥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謂其家貨之。今屬他人矣。須臾又有小弟妹搴簾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際。則其家人船上驚呼。又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見其母驚出。生遽毀其縗絰。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為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遂發使入京。盡毀其凶喪之具。因鳩集餘資。自淮却扶持有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至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以此為禍耳。其弟驚嗟。因出妖狐之書以示之。其弟纔執其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出靈怪錄。）

###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囊貲。為精絏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自良即詣軍門自上。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累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縱鷹逐一狐。狐挺入古壙中。鷹相隨之。自良即下馬。乘勢跳入壙中。深三丈許。其間朗明如燭。見塼塌上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良因掣得文書。不復有他物矣。遂臂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留文書。當有厚報。自良不應。乃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旦。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良。自良曰。仙師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裨將耳。某能三年內。致本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趨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節。玉童白鶴。徘徊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可不見乎。此豈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時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燧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秩崇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良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鎮。誰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記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將校當有耆舊功勳者。自良後輩。素所未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洽背。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自良對之。乃拜工

部尚書太原節度使也。（出河東記）

## 李令緒

李令緒。即兵部侍郎李紓堂兄。其叔選授江夏縣丞。令緒因往覲叔。及至坐久。門人報云。某小娘子使家人傳語喚入。見一婢。甚有姿態。云娘子參拜兄嫂。且得令緒遠到。丞妻亦傳語云。娘子能來此看兒侄否。又云。妹有何飲食可致之。婢去後。其叔謂令緒曰。汝知乎。吾與一狐知聞。逾年矣。須臾使人齎大食器至。黃衫奴舁。並向來傳語。同到。云娘子續來。俄頃間。乘四鐶金飾轝。從僕二十餘人至門。丞要出迎。見一婦人。年可三十餘。雙梳雲髻。光彩可鑒。婢等皆以羅綺。異香滿宅。令緒避入。其婦升堂坐訖。謂丞妻曰。令緒既是子侄。何不出來。令緒聞之。遂出拜。謂曰。我侄真大人君子之風。坐良久。謂令緒曰。觀君甚長厚。心懷中應有急難於眾人。令緒亦知其故。談話盡日辭去。後數來。每至皆有珍饌。經半年。令緒擬歸東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緒心矣。阿姑緣有厄。擬隨令緒到東洛可否。令緒驚云。行李貧迫。要致車乘。計無所出。又云。但許阿姑。家事假車乘。只將女子兩人。並向來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緒應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籠。令逐馳家人。每至關津店家。即略開籠。阿姑暫過

了開籠。自然出行。豈不易乎。令緒許諾。及發開籠。見三四黑影入籠中。出入不失前約。至東都。將到宅。令緒云。何處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於倉中甚便。令緒即掃灑倉。密為都置。唯逐馳奴知之。餘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來取之。阿姑時時一見。後數月云。厄已過矣。擬去。令緒問云。欲往何處。阿姑云。胡璿除豫州刺史。緣二女成長。須有匹配。令與渠處置。令緒明年合格。臨欲選。家貧無計。乃往豫州。及入境。見榜云。我單門孤立。亦無親表。恐有擅託親故。妄索供擬。即獲時申報。必當科斷。往來商旅。皆傳胡使君清白。干謁者絕矣。令緒以此懼。進退久之。不獲已。乃潛入豫州。見有人參謁。亦無所得。令緒便投。刺史君即時引入。一見極喜。如故人。云雖未奉見。知公有急難。久佇光儀。來何晚也。即授館。供給頗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歡讌。但論時事。亦不言他。經月餘。令緒告別。璿云。即與處置路糧。充選時之費。便集縣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親故擾。李令緒天下俊秀。某平生未展奉。昨一見。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諸公合見耳。今請赴選。各須與致糧食。無令輕尠。官吏素畏其威。自縣令已下。贈絹無數十匹已下者。令緒獲絹千疋。仍備行裝。又留宴別。令緒因出戟門。見別有一門。金花自內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見。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顏色曰。豈不能侍嫁二女。又云令緒買得甘子。不與令姑。太慳也。令緒驚云。實買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戲言耳。君所買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與令緒將去。命取之。一一皆碩大如拳。既別。又喚令緒迴云。時方艱難。所將絹帛行李。恐遇盜賊。為之奈何。乃曰。倩與金花將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當無事。令緒行數日。果遇盜五十餘人。令緒恐懼墜馬。忽思金花。便見精騎三百餘人。自山而來。軍容甚盛。所持器械。光可以鑒。殺賊略盡。金花命騎士卻擊馳。仍處分兵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緒問主人曰。是何疾。答云。似有妖魅。歷諸醫術。無能暫愈。令緒云。治卻何如。主人珍重辭謝。乞相救。但得校損。報效不輕。遂念金花。須臾便至。具陳其事。略見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結一壇。焚香為咒。俄頃有一狐。甚疥瘦。縛至壇中。金花決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及到京。金花辭令緒。令緒云。遠勞相送。無可贈別。乃致酒饌。飲酣謂曰。既無形跡。亦有一言。得無難乎。金花曰。有事但言。令緒云。願聞阿姑家事來由也。對曰。娘子本某太守女。其叔父昆弟。與令緒不遠。嫁為餘氏妻。遇疾終。金花是從嫁。後數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為天狼將軍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餘蔭。胡使君即阿郎親子侄。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門側役

使。此輩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銳騎救難者是天兵。金花要喚。不復多少。令緒謝之云。此何時當再會。金花云。本以姻緣運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緣斷絕。便當永辭。令緒惆悵良久。傳謝阿姑千萬珍重。厚與金花贈遺。悉不肯受而去。胡璿後歷數州刺史而卒。（出視聽異志錄）

## 裴少尹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為業。裴即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為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為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繒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為妖魅所繫。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

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為狐。乃坐方設席。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即為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為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為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為撓人乎。既而閉戶相鬬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及暮。闃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餘乃愈矣。（出宣室志）

## 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 張簡棲

南陽張簡棲。唐貞元末。於徐泗間。以放鷹為事。是日初晴。鷹擊拏不中。騰冲入雲路。簡棲望其蹤。與徒從分頭逐覓。俄至夜。可一更。不覺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燭之光。迫而前。乃一塚穴中光明耳。前覘之。見狐憑几尋讀冊子。其旁有羣鼠。益湯茶。送果栗。皆人拱手。簡棲怒呵之。狐驚走。收拾冊子。入深黑穴中藏。簡棲以鷹竿挑得一冊子。乃歸。至四更。宅外聞人叫索冊子聲出覓。即無所見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來索不已。簡棲深以為異。因携冊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問所往。簡棲乃取冊子話狐狀。前人亦驚笑。接得冊子。便鞭馬疾去。迴顧簡棲曰。謝以冊子相還。簡棲逐之。轉急。其人變為狐。馬變為麞。不可及。迴車入郭。訪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來奪之。其冊子裝束一如人者。紙墨亦同。皆狐書。不可識。簡棲猶錄得頭邊三數行以示人。今列於後。（缺文）

### 薛夔

貞元末。驍衛將軍薛夔寓居永甯龍興觀之北。多妖狐。夜則縱橫。逢人不忌。夔舉家驚恐。莫知所如。或謂曰。妖狐最憚獵犬。西鄰李太尉第中。鷹犬頗多。何不假其駿異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為然。即指西鄰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聞。為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縱犬與家人輩密覘之。見三犬皆被羈靮。三狐跨之。奔走庭中。東南西北。靡不如意。及曉。三犬困殆。寢而不食。纔暝。復為乘跨。廣庭蹴踘。犬稍留滯。鞭箠備至。夔無奈何。竟徙焉。（出集異記）

### 計真

唐元和中。有計真。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即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真即問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憩於賓館。即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沈醉。不覺曛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甯有間耶。真媿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議語。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設饌共食。食竟飲酒數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即留。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真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為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為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真至。大喜。生即話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甯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尚崩於沙丘。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為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眾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已歔欷不自勝。生亦為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猶在。以為君累。尚感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權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為嗣續。及某氣盡。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為讐。得全肢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

生驚悅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為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荊棘閑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繼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惡心（出宣室志）

## 劉元鼎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劉元鼎為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球場縱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跨巨犬至皆弭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命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以洞達陰陽（出酉陽雜俎）

## 張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為妖物所魅其妖來時女即濃妝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語笑其去即狂呼號泣不已久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廣袖楚宮妝獨步閑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為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曾讀書不知因何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鍇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出會昌解頤錄）

## 姚坤

太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榮達常以釣漁自適居於東洛萬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側有獵人常以網收狐兔為業坤性仁恒收贖而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舊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坤持其價而贖之其知莊僧惠沼行凶率常於閑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醉投於井中以磑石咽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飢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夜忽有人於井口召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於塚因上竅乃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躡虛駕雲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盼玄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矣坤曰汝何據耶狐曰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云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出於磑孔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事坤告曰但於中餌黃精一月身輕如神自能飛出竅所不礙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墜下約弟子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來窺僧已斃於井耳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夭桃詣坤云是富家女誤為年少誘出失蹤不可復返願持箕帚坤見之妖麗冶容至於篇什等禮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後坤應制挈夭桃入京至盤豆館夭桃不樂取筆題竹簡為詩一首曰鉛華久御向人間欲捨鉛華更慘顏縱有青丘今夜月無因重照舊雲鬟吟諷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犬將獻裴度入館犬見夭桃怒目掣鎖蹲步上階夭桃亦化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犬驚騰號出館望荊山而竄坤大駭逐之行數里犬已斃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悵悲惜盡日不能前進及夜有老人挈美醞詣坤云是舊相識既飲坤終莫能達相識之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云報君亦足矣吾孫亦無恙遂不見坤方悟狐也後寂無聞矣（出傳記）

## 尹瑗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為太陽晉原尉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即延入與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滯隱跡叢萩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為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即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即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為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即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井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為御史竊話其事時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 韋氏子

杜陵韋氏子家於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十年秋自邑中如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為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冀雪其恥韋諾之婦人即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韋方舉卮會有獵

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即東走數十步。化為一狐。章大恐。視手中卮。乃一髑髏。酒若牛溺之狀。章因病熱。月餘方瘳。（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第三十六冊終

---

太平廣記第三十七冊

卷四百五十五　狐九

宋　李昉　編

## 張直方

唐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滋燕土。燕民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嶽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為意。而酣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為其計者。乃盡室西上之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徼道之職。往往設罝罘於通道。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其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寘於法。乃降為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洛陽四旁。翥者攫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不中春官選。乃退遊於山川之上。以擊鞠揮觴為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介紹於直方者。直睹之。觀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皁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仍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羅弋之獲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出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彷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將半。長望間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亙。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閽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掺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閽者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唯閨閫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於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矢去。將安適乎。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

人傳謠。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櫳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畛。豺狼所嘷。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廳所欒櫨宏敞。帷幕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鲂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常託媒妁。為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慚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之望。唯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清音於鳳館。通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計。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儻獲託彼彊宗。睠以嘉偶。則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諧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遙。百兩成禮。事亦非僭。知古磬折而答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趨。唯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暈。室若雲迷。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時則月沈當庭。實為良夜。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誚曰。豈有縫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所遊熟者。固非己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無啟寇讎。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從秉猛炬。曳白梃而登階。知古倀偎趨於庭中。四顧逃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關闔扉。猶聞讙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歎久之。將隱頹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至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密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內則束蘊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燋頭爛額者。罥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出三水小牘）

## 張謹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爾日宿近縣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輒靚粧盛服。云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即為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聞簷上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為怒矣。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即都差。主人遺絹數十疋以謝之。謹嘗獨行。既有重齎。須得傔力。傭數日。忽有二奴請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嘗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愿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為奴。如役汝父。因絕走。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既而德兒亦不見。所齎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而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殺。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甯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為耕夫。邀與同作。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於汝乎。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即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出稽神錄）

## 昝規

唐長安昝規。因喪母。又遭火焚其家產。遂貧乏委地。兒女六人。盡孩幼。規無計撫養。其妻謂規曰。今日貧窮如此。相聚受飢寒。存活終無路也。我欲自賣身與人求財。以濟君及我兒女如何。規曰。我偶喪財產。今日窮厄失計。教爾如此。我實不忍。妻再言曰。若不如此。必盡飢凍死。規方允之。數日。有一老父及門。規延入。言及兒女飢凍。妻欲自賣之意。老父傷念良久。乃謂規曰。我累世家實住藍田下。適聞人說君家妻意。今又見君言。我今欲買君妻。奉錢十萬。規與妻皆許之。老父翌日送錢十萬。便挈規妻去。仍謂規曰。或兒女思母之時。但携至山下訪我。當令相見。經三載。後兒女皆死。又貧乏。規乃乞食於長安。忽一日。思老父言。因御藍田下訪之。俄見一野寺。門宇華

覩狀若貴人宅守門者詰之老父命規入設食兼出其妻與規相見其妻聞兒女皆死大號泣遂氣絶其老父驚走入且大怒擬謀害規規亦怯懼走出迴顧已失宅所在見其妻死於古塚前其塚旁有穴規乃自山下共發塚見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為老狐所買耳（出奇事記）

## 狐龍

驪山下有一白狐驚撓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溫泉自浴須臾之間雲蒸霧漲狂風大起化一白龍昇天而去後或陰晴往往有人見白龍飛騰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臨夜即哭於山前數日人乃伺而問其故老父曰我狐龍死故哭爾人問之何以名狐龍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龍者自狐而成龍三年而死我狐龍之子也人又問曰狐何能化為龍老父曰此狐也稟西方之正氣而生胡白色不與眾遊不與近處狐託於驪山下千餘年後偶合於雌龍上天知之遂命為龍亦猶人間自凡而成聖耳言訖而滅（出奇事記）

## 滄渚民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舊說也晉天福甲辰歲公安縣滄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婦人登木而墜為犬嚙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則正首之妖江南不謂無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漢邛蜀絶無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號為野犬更有黃腰尾長頭黑腰間焦黃或於村落鳴則有不祥事（出北夢瑣言）

## 民婦

世說云狐能魅人恐不虛矣鄭民有居近山林民婦嘗獨出於林中則有一狐忻然搖尾數步循擾於婦側或前或後莫能遣之如是者為常或聞丈夫至則遠之弦弧不能及矣忽一日婦與姑同入山擷蔬狐亦潛逐之婦姑於叢間稍相遠狐即出草中搖尾而前忻忻然如家犬婦乃誘之而前以裙袱裹之呼其姑共擊之舁而還家鄰里競來觀之則瞑其雙目如有羞赧之狀因斃之此雖有魅人之異而未能變任氏之說豈虛也哉（出玉堂閒話）

## 卷四百五十六　蛇一

### 率然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如率然也（出神異經）

### 蛇卵

東海有蛇卵地險多漸洳眾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出玄中記）

### 崑崙西北山

崑崙西北有山週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為長九萬里蛇常居此山飲食滄海（出玄中記）

### 綠蛇

顧渚山賴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類小指好棲樹杪視之若鞶帶纏於柯葉間無螫毒見人則空中飛（出顧渚山記）

### 報冤蛇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即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出朝野僉載）

### 毒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墳起變為沙虱中人為疾額上有大王字眾蛇之長常食蝮蛇（出朝野僉載）

### 種黍來蛇

種黍來蛇燒羖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出朝野僉載）

### 蚺蛇

蚺蛇大者五六丈圍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斑文如錦纈里人云春夏多於山林中等鹿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惟頭角礙於口外即深入林樹間閣其首伺鹿壞頭角墮地鹿身方嚥入腹如此後蛇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澤勇健於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出嶺表錄異）

### 又

一說蚺蛇常吞鹿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瘡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旬近尾（出酉陽雜俎）

### 蚺蛇膽

泉建州進蚺蛇膽五月五日取時膽兩柱相去五六尺擊蛇頭尾以杖於腹下來去

扣之。膽即飛。以刀割取。縛放之。不死。復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出朝野僉載）

### 雞冠蛇

雞冠蛇。頭如雄雞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會稽山下有之。（出錄異記）

### 爆身蛇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出錄異記）

### 黃頷蛇

黃頷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吼聲。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出錄異記）

### 藍蛇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脂。反解毒藥。（出酉陽雜俎）

### 巴蛇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食之。無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 蠻江蛇

南安蠻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張帽。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出酉陽雜俎）

### 兩頭蛇

韶州多兩頭蛇。為蟻封以避水。蟻封者。蟻子聚土為臺也。蒼梧亦多兩頭蛇。長不過一二尺。或云。蚯蚓所化。（出嶺南異物志）

### 顏回

顏回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合。而其身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得言。顏淵乃納履仗劍。前捲握其腰。於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出小說）

### 蜀五丁

周顯王三十二年。蜀使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為五嶺。直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女塚山。於平石上為望婦堠。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塚。（出華陽國志）

### 昭靈夫人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出陳留風俗傳）

### 張寬

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爭地山。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為二蛇。（出搜神記）

### 竇武

後漢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野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捧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出搜神記）

### 楚王英女

魯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少女英為魅所病。請少千。少千未至數十里。止宿。夜有乘蓋車。從數千騎來。自稱伯敬。候少千。遂請內酒數榼。肴餕數案。臨別言。楚王女病。是吾所為。君若相為一還。我謝君二十萬。千受錢。即為還。從他道詣楚。為治之。於女舍前。有排戶者。但聞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風聲西北去。視處有血滿盆。女遂絕氣。夜半乃蘇。王使人尋風。於城西北得一死蛇。長數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後詔下郡縣。以其日月。大司農失錢二十萬。太官失案數具。少千載錢上書。具陳說。天子異之。（出列異傳）

### 張承母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母呪曰。君為吉祥。勿毒噬我。乃篋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凌雲。以告承母。使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劍寶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街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是昔之精靈。今出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為名。及生承。名曰

生昭。位至丞相。為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鶴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 馮緄

東騎將軍巴郡馮緄。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五年。果為大將軍。每拜遼東太守。（出風俗通）

### 魏舒

晉咸甯中。魏舒為司徒。府中有蛇二。其長十丈。居廳事平脊之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數失小兒及雞犬之屬。後一蛇夜出。經柱側。傷於刃。病不能登。於是覺之。發徒數百共攻擊。移時然後殺之。視所居骨骼盈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出搜神記）

### 杜預

杜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閉齋獨眠。不聽人前。後嘗醉。外出齋中嘔吐。其聲甚苦。莫不悚慄。有一小吏。私開戶看之。正見牀上一大蛇垂頭牀邊吐。都不見人。出密道如此。（出劉氏小說）

### 吳猛

永嘉末。豫章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輒吸取之。吞噬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賊當平。既而果杜弢滅也。（出豫章記）

### 顏含

晉顏含嫂病。須蚺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含視乃蛇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出晉中興書）

### 司馬軌之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雊。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身故是蛇。晉中朝武庫內。忽有雉。時人或謂為怪。張司空云。此蛇所化耳。即使搜庫中。果得蛇蛻。（出異苑）

### 又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相慮人。當伐餘遺竹。一宿。見竿為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化。亦竹為蛇之化也。（出異苑）

### 章苟

吳興章苟。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鈠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鈠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於蛇穴中。蛇死者數十。（出搜神記）

### 太元士人

晉太元中。士人有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發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妝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出。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是蛇眼。（出續搜神記）

### 慕容熙

西晉末。慕容熙光始三年。熙出遊。還城南。有柳樹如人呼曰。大王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一丈。至六年。熙為馮跋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 卭都老姥

益州卭都縣。有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有角在梓之間。姥憐而飼之。後漸漸長大丈餘。縣令有馬。忽被蛇吸之。令因大怒。收姥。姥云在牀下。遂令人發掘。愈深而無所見。縣令乃殺姥。其蛇因夢於令曰。何故殺我母。當報仇耳。自此每夕。聞風雨之聲。三十日。是夕。百姓咸驚相謂曰。汝頭何得戴魚。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卭河。亦卭池。其母之故宅基獨不沒。至今猶存。漁人採捕。必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猶見城郭樓櫳宛然矣。（出窮神祕苑）

### 天門山

天門山。山多峻秀。巖谷遼邃。有大巖壁。直上數千仞。草木交連。雲霧擁蔽。其下有逕途微細。行人往。忽然上飛而出林表。若昇仙。遂絕世。如此者。漸不可勝紀。往來南北號為仙谷。時有樂於道者。不遠千里而來。洗浴巖畔。以求昇仙。此林下無不飛去。會一夕。有智能者謂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繫。而牽一犬入其谷。犬復飛去。然知是妖邪之氣。以喻之。乃遣近山鄉里。募年少者數百人。執兵器。持大棒。而先縱火燒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高下隱隱。垂頭下望。及更漸逼。乃一大蟒蛇。於是命少年鼓躁擊射。然後斫刺。而口張丈餘。尚欲害人。力不加眾。久乃卒。其所吞人骨與他獸之骸。稍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墮深泉澗者。無

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飢。體加輕便。能登巖岸。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其本質。（出博物志）

###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闕。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吾郎將來試此官。既至。夜獨宿廳中。二更後。見簷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為何神。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形。來至廳中。乃問何故殺人。蛇云。初無殺心。其客自懼而死爾。又問汝無殺心。何故數見形軀。曰。我有屈滯。當須府主謀之。問有何屈。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塚。爾來形體漸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時入塚。方得食之。今長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於使君爾。問若然者。當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餘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王村。村西有楸樹。使君可設齋。戒人掘樹深二丈。中有鐵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歸廳開之。有青龍從函中飛上天。還往殺蛇。首尾中分。蛇既獲死。其怪絕矣。（出廣異記）

### 餘干縣令

鄱陽餘干縣令。到官數日。輒死。後無就職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士人家貧。來為之。既至。吏人請令居別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牆宇。令獨處其堂。夜列燭伺之。二更後。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轉而來牀前。直躍升几上。令無懼色。徐以手振觸之。真是韋囊。而盛水也。乃謂曰。為吾徙燈直西南隅。言訖而燈已在西南隅。又謂曰。汝可為吾按摩。囊轉側身上。而甚便暢。又戲之曰。能使我牀居空中否。須臾已在空中。所言無不如意。將曙。乃躍去。令尋之。至舍池。囊遂滅。明日。於滅處視之。見一穴纔如蟻孔。掘之。長丈許。而孔轉大。圍三尺餘。深不可測。令乃敕令多具鼎鑊樵薪。悉汲池水為湯灌之。可百餘斛。穴中雷鳴。地為震動。又灌百斛。乃怗然無聲。因併力掘之。數丈。得一大蛇。長百餘尺。旁小者巨萬計。皆併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頒賜縣中。後遂平吉。（出廣異記）

### 王真妻

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適王真。洎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輒至趙氏寢室。既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甚大驚訝。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見隨前出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出瀟湘錄）

### 朱覲

朱覲者。陳蔡遊俠之士也。旅遊於汝南。棲逆旅。時主人鄧全賓家有女。姿容端麗。常為鬼魅之幻惑。凡所醫療。莫能愈之。覲時過友人飲。夜艾方歸。乃憩歇於庭。至二更。見一人著白衣。衣甚鮮潔。而入全賓女房中。逡巡聞房內語笑甚歡。不成寢。執弓矢於黑處以伺其出。候至雞鳴。見女送一少年而出。覲射之。既中而走。覲復射之。而失其跡。曉乃聞之全賓。遂與覲尋血跡。出宅可五里已來。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令人伐之。果見一蛇。五色。長丈餘。身帶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賓遂以女妻覲。（出集異記）

## 卷四百五十七　蛇二

### 蒙山

魯國貰縣蒙山上。有寺廢久。民欲架堂者。輒大蛇數十丈長。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出異苑）

### 秦瞻

秦瞻居曲阿彭星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從鼻入。盤其頭中。覺泓泓冷。聞其腦間食聲咂咂。數日出去。尋復來。取手巾急縛口鼻。故不得入。積年無他。唯患頭重。（出廣古今五行記）

### 廣州人

廣州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出續搜神記）

### 袁玄瑛

吳興太平袁玄瑛當之官。往日者問吉凶。曰。法至官。當有赤蛇為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玄瑛命殺之。其後果為賊徐馥所害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 薛重

會稽郡吏鄮縣薛重得假還家。夜至家。戶閉。聞婦牀上有丈夫眠聲。喚婦。久從牀上出。未開戶。持刀便逆問婦曰。牀上醉人是誰。婦大驚愕。因且苦自申明實無人。重家唯有一戶。既入便閉。婦索了無所見。見一蛇隱在牀腳。酒醉臭。重斫蛇寸斷。擲於後溝。經日而婦死。數日重又死。後忽然而生。說始死有人桎梏之。將到一處。有官寮問

曰。何以殺人。重曰。實不行凶。曰。爾云不殺者。近寸斷擲著後溝。此是何物。重曰。正殺蛇耳。府君愕然有悟曰。我當用為神。而敢殺人。婦又訟人。敕左右持來。吏將一人。著平巾幘。具詰其婬妄之罪。命付獄。重為官司便遣將出。重倏忽而還。（出廣古今五行記）

## 顧楷

陳時吳興顧楷。在田。上樹取桑葉。見五色大蛇。入一小穴。其後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隨。略有數百。楷急下樹看所入之處。了不見有孔。日暮還家。楷病口啞。不復得語。（出廣古今五行記）

## 樹提家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無數。從室中流出門外。其稠如箔上蠶。蓋地皆遍。時有行客云解符鎮。取桃枝四枚。書符繞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鍬掘之。深數尺。得古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是古銅之精。（出朝野僉載）

## 隋煬帝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

遐海窮山。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為三四。其斷之處。如刀截焉。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經久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相斷。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一顆。自斷不必千歲也。（出窮神秘苑）

## 興福寺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慮有摧圮。即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將毀撤。既啟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在地。蛇蟠繞如積。搖首咕喙。若吞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為天憫重勞。故假靈變。遂不敢除毀。（出宣室志）

## 張騎士

張騎士者。自云幼時。隨英公李勣渡海。遇風十餘日。不知行幾萬里。風靜不渡。忽見二物黑色。頭狀類蛇。大如巨船。其長望而不極。須臾至船所。皆以頭近船。橫截其舟。如風。舟人惶懼。不知所抗。已分為所吞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積。各自念云。彼人皆為此物所食。須臾風勢甚急。顧視船後。復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爭食之狀。二蛇放船。迴與三蛇鬭於沙上。各相蜿蟺於孤島焉。舟人因是乘風舉帆。遂得免難。後數日。復至一山。遙見烟火。謂是人境。落帆登陵。與二人同行。門戶甚大。遂前敲關。有人長數丈。通身生白毛。出見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纔上船。未及開。白毛之士走來牽纜。船人人各執弓刀斫射之。累揮數刃。然後見釋。離岸一里許。岸上已有數十頭。戟手大呼。因又隨風飄帆。五六日。遙見海島。泊舟問人云。是清遠縣界。屬南海。（出廣異記）

## 李崇貞

高宗光宅中。李崇貞任益州長史。廳前柑子樹。有一子。如雞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針。群官咸異之。方欲將進。久而乃罷。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長尺餘。崇貞後竟以罪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 又

連州見一柑樹。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兩頭蛇。（出廣古今五行記）

## 馬嶺山

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長丈餘。須臾二蛇鬭。白者吞黑蛇。到麤處。口兩嗌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嚙白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破五百餘家。失三百餘人。（出朝野僉載）

## 至相寺賢者

長安至相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熒滿堂。心甚怪之。因於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其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當無價。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歎伏。遂貴焉。（出廣異記）

## 李林甫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常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為奉御。遂從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為人畏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

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既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出宣室志）

### 韋子春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突然勁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既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囊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遶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迴視見二老在其身後子春即奮身揮臂駭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閤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出宣室志）

### 宣州江

宣州鵲頭鎮天寶七載江水盛漲漫三十里吳俗善泅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長十餘丈泅者往觀之乃大蛇也其色黃為水所浮中江而下泅者懼而返蛇遂開口銜之泅者正橫蛇口舉其頭去水數尺泅者猶大呼請救觀者莫敢救焉（出紀聞）

### 李齊物

河南尹李齊物天寶中左遷竟陵太守郡城南樓有白烟刺史不改即死土人以為常占齊物被黜意甚恨恨樓中忽出白烟乃發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尋烟出處云白烟悉白蟲恐是大蛇齊物令掘之其孔漸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甕命以鑊煎油數十斛沸則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動經日方死乃使人下塹塞之齊物亦更無他（出廣異記）

### 嚴挺之

嚴挺之為魏州刺史初到官臨廳事有小蛇從門入至案所以頭枕案挺之初不違遽持牙笏壓其頭下地正立妖想頃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術士所為尋索無獲而止（出廣異記）

### 天寶樵人

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動搖開視不得方知為物所吞因以樵刀畫腹得出之眩然迷悶久之方悟其人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出廣異記）

### 無畏師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圍五十尺魁魁若盤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曰後此蛇決水瀦洛城即說佛書義甚精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無畏乃憤之曰爾蛇也當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即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於地若有慚色須臾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出宣室志）

### 張鎬

洪州城自馬璦置立後不復修葺相傳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張鎬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隅遇一大坎坎中見二蛇一白一黑頭類牛形如巨甕長六十餘尺蜿蟺在坑中其餘小蛇不可勝數遽以白鎬鎬命逐之出乃以竹筏縛其頭牽之蛇初不開目隨牽而出小蛇甚多軍人或有傷其小者十餘頭然猶大如飲椀二蛇相隨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數丈其龜皆走出上岸為人所獲魚亦鼓鰓出水須臾皆死後七日鎬薨判官鄭從南昌令馬皎二子相繼而卒

### 畢乾泰

唐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邱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訖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槨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磚二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尚寒蟄未能動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盡其蛇金色泰自與奴開之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之不得其所也（出朝野僉載）

### 杜暐

殿中侍御史杜暐嘗使嶺外至康州驛騎思上白曰請避毒物於是見大蛇截道南出長數丈玄武後追之道南有大松樹蛇昇高枝盤繞垂頭下視玄武玄武自樹下仰其鼻鼻中出兩道碧烟直衝蛇頭蛇遂裂而死墜於樹下又見蜈蚣大如耕牛肅曾以其事問康州司馬狄公狄公曰昔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則得肉百二十斤至廣州市有人籠盛兩頭蛇集人眾中言汝識二首蛇乎汝見二首蛇則其首並出吾今異於是首蛇各一頭欲見之乎市人請見之乃出其蛇蛇長二尺頭在首尾市人伶者常以弄蛇為業每執諸蛇不避毒害見兩頭蛇則以手執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棄蛇於地加藥焉不愈其嚙處腫遂浸淫微而遍身伶者

死身遂洪大其骨肉皆化為水身如貯水囊有頃水潰遂化盡人與兩頭蛇失所在（出記聞）

### 海州獵人

海州人以射獵為事曾於東海山中射鹿忽見一蛇黑色大如連山長近十丈兩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見蛇驚懼知不免死因仗念佛蛇至人所以口銜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遙至一山置人於高嶺之上俄而復有一蛇自南來至山所狀類先蛇而大倍之兩蛇相與鬭於山下初以身相蛇蟠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己助乃傅藥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復射其目數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銜大真珠瑟瑟等數斗送人歸短大所也（出廣異記）

## 卷四百五十八　蛇三

### 李舟弟

李舟之弟患風或說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覆甕中加之麴蘖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須臾悉化為水唯毛髮存之（出國史補）

### 擔生

昔有書生路逢小蛇因而收養數月漸大書生每自擔之號曰擔生其後不可擔負放之范縣東大澤中四十餘年其蛇如覆舟號為神蟒人往於澤中者必被吞食書生時以老邁途經此澤畔人謂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無往時盛冬寒甚書生謂冬月蛇藏必無此理遂過大澤行二十里餘忽有蛇逐書生尚識其形色遙謂之曰爾非我擔生乎蛇便依頭良久方去迴至范縣縣令問其見蛇不死以為異繫之獄中斷刑當死書生私咨曰擔生養汝翻令我死不亦劇乎其夜蛇遂攻陷一城為湖獨獄不陷書生獲免天寶末獨孤暹者其舅為范令三月三日與家人於湖中泛舟無故覆沒家人幾死者數四也（出廣異記）

### 嵩山客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習業者也初秋避熱於二帝塔下日晚於塔下見一大蛇長數丈蟠樹身數回不得解眾駭而觀之一客曰可充脯食之厨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龍神役之恐為禍也書脯之膳宜在此乎不如勿為諸客決議不可復止善射發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墮地眾共殺之諸客各務庖事操刀剸割者或有入寺求柴蔬鹽酪者其勸不取者色不樂遂辭而歸去其寺數里時天色已陰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歸者而數客猶在塔下須臾雲霧大合遠近晦暝雨雹如瀉飄風四捲折木走石雷電激怒山川震蕩數人皆震死於塔下有先歸者在路亦死一客不欲殺者未到山居投一空蘭若門內雷電隨客入大懼自省且非同謀令其見害乃大言曰我不與諸人共殺此蛇神理聰明不可濫罰無辜幸宜詳審言訖雷霆併收風雨消歇此客獨存（出原化記）

### 鄧甲

寶歷中鄧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巖峭巖者真有道之士藥變瓦礫符召鬼神甲精懇虔誠不覺勞苦夕少安睫晝不安牀峭巖亦念之教其藥終不成受其符竟無應道士曰汝於此二般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天地蛇術寰宇之內惟一人而已甲得而歸馬至烏江忽遇會稽宰遭毒蛇螫其足號楚之聲驚動閭里凡有術者皆不能禁甲因為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須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將刖矣是蛇疑人禁之應走數里遂立壇於桑林中廣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飛篆字召十里內蛇不移時而至堆之壇上高丈餘不知幾萬條耳後四大蛇各長三丈偉如汲桶蟠其堆上時百餘步草木盛夏盡皆黃落甲乃跣足攀緣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篠

敲四大蛇腦曰遣汝作王主掌界內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卻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繼往以至於盡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筯其長尺餘懵然不去甲令舁宰來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縮難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長數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張口向瘡吸之宰覺其腦內有物如針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無苦厚遺之金帛時維揚有畢生有常弄蛇千條日戲於闤闠遂大有資產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無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與一符飛其蛇過城垣之外始貨得宅甲後至浮梁縣時逼春風有茶園之內素有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斃者已數十人邑人知甲之神術斂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煥然錦色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蛇漸立首隆數尺欲過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為水餘蛇皆斃儻若蛇首逾甲即甲為水焉從此茗園遂絕其毒甲後居茅山學道至今猶在焉（出傳奇）

### 蘇闓

俗傳有媪堰者嬴秦時嘗得異魚放於康州悅江中後稍大如龍媪汲澣於江龍

輙來嫗邊。率為常。他日嫗治魚。龍又來。以刀戲之。誤斷其尾。嫗死。龍擁沙石墳其墓上。人呼為掘尾。為立祠宇。千餘年。大和末。有職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摩小蛇。術禁之。藏祠下。目為龍子。遵令飲酒。置巾箱中。持詣城市。越人好鬼怪。爭遺之。職祠者輙收其半。開成初。滄州故將蘇閔為刺史。心知其非。且利其財。益神之。傳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軍吏為蛇嚙。閔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語嫗所。嚙者俄頃死。乃云慢神罰也。愚民遽唱其事。信之益堅。嘗有殺其一蛇。乾於穴。藏之。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猶然。（出嶺南異物志）

## 利州李錄事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為利州錄事參軍。居於官舍中。嘗晚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於庭。生益懼之。且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群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感其容者且久。後旬餘。生以贓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絕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僮震懼。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即李行樞也。（出宣室志）

## 咎老

長壽老僧咎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咎老若在。當勿慮。遂迎咎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據圍。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及其瘡。屍漸低。蛇縮而死。村人遂活。（出酉陽雜俎）

## 馮但

馮但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於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甕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出酉陽雜俎）

## 陸紹

郎中陸紹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嚙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也。因瘡毀其鼻。如削焉。（出酉陽雜俎）

## 鄭翬

進士鄭翬。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其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雨。發洪水。數家陷溺無遺。唯盧宅當中。一家無恙。（出因話錄）

## 張蛋子

梓潼縣張蛋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巂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祠。時人謂為張蛋子。其神甚靈。偽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凶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為蛋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為廟蛇之精矣。（出北夢瑣言）

## 邃仙場

南中有邃仙場。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為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昇。學道者築壇於下。至時則遠近冠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齋醮。焚香祝數七日而後。眾推一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至誠。端簡立於壇上。餘人皆慘袂別而退。遙頂禮顧望之。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躡五雲而上昇。觀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而作禮。如是者年一兩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選。忽有中表間一比邱。自武都山往與訣別。比丘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惟重此藥。請密寘於腰腹之間。慎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大覺山巖臭穢。數日後。有獵人自巖旁攀緣。造其洞。見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於巨穴之間。蓋五色雲者。蟒之毒氣。常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出玉堂閒話）

## 狗仙山

巴賨之境。地多巖崖。水怪木怪。無所不見。民居溪壑。以弋獵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測其所往。獵師縱犬於此。則多呼之不迴。瞪目搖尾。瞻其崖穴。於時有彩雲垂下。迎獵狗而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為狗仙山。偶有智者。獨不信之。遂繚一犬。挾弦弧往之。至則以麁絙系其犬腰。繫於拱木。然後退身而觀之。及彩雲下。犬縈身而不能隨去。嘷叫者數四。旋見有物。頭大如甕。雙目如電。鱗甲光明。令照溪谷。漸垂身出洞中。觀其犬。獵師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復再見。頃經旬日。臭穢滿山。獵師乃自山頂縋索下觀。見一大蟒。腐爛於巖間。狗仙山之事。永無有之。（出玉堂閒話）

## 李黃

元和二年。隴西李黃。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

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與金帛。貨諸錦繡。婢輩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悅。天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適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疏漏為誚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辭氣閑雅。神仙不殊。畧序款曲。翩然卻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何。深憂愧。李子曰。綵帛麁繆。不足以奉佳人服飾。何苦指價乎。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十千債負。郎君倘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乃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剨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炫煥。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行。李已漸覺恍惚。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出之僕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乃空園。有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十五千。餘了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便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為姓耳。

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使李聽從子琯。任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裝。頗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琯貴家子。不知檢束。即隨之。將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質。又麤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迴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已言矣。琯既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即出奉迎耳。車子既入。琯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琯乃下馬。入座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艷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及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冤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出博異志）

---

卷四百五十九　蛇四

## 僧令因

僧令因者。於子午谷過山。往金州。見一竹輿先行。有女僕服縗而從之。數日。終不見其人。令因乃急引簾窺之。乃一婦。人首而蛇身。甚偉。令因甚驚。婦人曰。不幸業重。身忽變化。上人何乃窺之。問其僕。曰。欲送秦嶺之上。令因遂與誦功德。送及秦嶺。亦不見婦人之首。而入林中矣。（出聞奇錄）

## 衛中丞姊

御史中丞衛公有姊。為性剛戾毒惡。婢僕鞭笞多死。忽得熱疾六七日。自云不復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窸窣有聲。潛來窺之。昇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為一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牀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驚駭。衆共送之於野。蓋性暴虐所致也。（出原化記）

##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餘。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鑿。忽墮深坑。蟄蛇如覆舟。小者與凡蛇等。其人初甚驚懼。久之稍熟。飢無所食。其蛇吸氣。因亦效之。遂不復飢。積累月。聞雷聲。初一聲。蛇乃起首。須臾悉動。頃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復入。人知不害己。乃前抱其項。蛇遂徑去。緣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於地而去。人往借問烽者。云是平州也。（出廣異記）

## 相魏貧民

相魏有貧民。劚園荒地。見一大蛇。钁而殺之。尋見一大穴。穴中十餘小蛇。又復殺而埋之。既暮歸家。明日。有人持狀訴論云。被殺一家大小。埋在園中。官捕獲此人訊問。了然不伏。於園中驗之。得一坑者。共十餘人。但言昨打殺者十餘條蛇。埋之於此。並

不識人。不知此禍而來若為就決。實為大枉。官疑之。勘本告者。尋覓無人。又令重就園檢驗昨所瘞之處。但見十餘死蛇。不復見人。乃得免焉。（出原化記）

## 番禺書生

有書生遊番禺。廣諸郡山中。見有氣高丈餘如烟。鄉人曰。此岡子蛇吞象也。遂告鄉里。振鼓呼噪。而蛇遂入一巖谷中。經宵。鄉里人各持鍬钁。往見一象尚立。而肌骨皆化為水。遂鍬破。取其水。里人云。此過海。置舟中。辟去蛟龍。又有官人於南中見一大蛇。長數丈。徑可一尺五寸。腹內有物。如椽榱之類。沿一樹。食其葉。腹中之物漸消無所有。而里人云。此蛇吞鹿。此木葉能消之。遂令從者採其葉。收之歸。後或食不消腹脹。乃取其葉作湯飲之。經宵及午不報。及撤被視之。惟殘枯骸。餘化為水矣。（出聞奇錄）

## 郫縣民

郫縣有民於南郭菜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割剔五臟。盤而串之。置於火焰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割剔腹中胃。置於火上。且今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割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兒亦平愈焉。（出錄異記）

## 游邵

汝州魯山縣所治。即元魏時西廣州也。今子城東南。有妖神祠。其前庭廣袤數百步。古老云。當時大毬場也。正門左右。雙槐各二十圍。枝幹扶疏。亦云當時植焉。至中和初。群盜起東夏。郡邑騷然。刺史游邵。許將也。令屬縣伐木為柵以自固。雖桑柘梓櫝。靡有孑遺。將伐雙槐。其夕。有巨蟒蟠於上。聲若震霆。目若飛星。鎮將李璠主其事。璠武人也。聞之以為妖。且率徒親斬之。下斧而流血迸。腥氣薄人。亦心動而止。雙槐至今尚存。

## 成汭

荊州節度使成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為節度使張瓌謀害之。遂棄本部。奔於秭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於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邇後招緝戶口。訓練士卒。移鎮渚宮。尋受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初姓郭。後歸本姓。〇出北夢瑣言。）

## 孫光憲

孫光憲。曾行次鉶谷。宿於神山。見嶺上板屋中。以木根為巨虺。前列香燈。因詰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楊守亮鎮褒日。有一蛇橫此嶺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無數。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過。盡阻絕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慮其遺毒。然後方行。明年。楊伏誅。（出北夢瑣言）

## 朱漢賓

梁貞明中。朱漢賓鎮安陸之初。忽一日。曙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壕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瞰於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數圍。跨於羊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餘尚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惱懼。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攻討。數日不破而退。豈神祇之先告歟。（出玉堂閒話）

## 牛存節

梁牛存節鎮鄆州。於子城西南角。大興一第。因板築穿地得蛇一穴。大小無數。存節命燼之。載於野外。十數車載之方盡。時有人云。此蛇穀也。是歲存節疽背而薨。（出玉堂閒話）

## 水清池

太原屬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禱雨澤。及投龍之所也。後唐莊宗未過河南。獵射都捕獵就池卓帳。為憩宿之所。忽見巨蛇數頭。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紅白色。遍見可圍四尺以來。其長稱是。獵卒齊彀弩連發射之。而斃。四山火光。池中魚鼈咸死浮在水上。獵夫輩共割剝食之。其肉甚美。莊宗尋知之。於時謡事者。以為梁之兆。有五臺僧曰。吾王宜速過河決戰。將來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斷白蛇之類也。（出北夢瑣言。）

## 王思同

後唐少帝朝。清泰王起於岐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同。統禁旅征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劇壘雍京僚屬。日登西樓。望其捷書。忽一日。官僚凭檻西向。見羊馬城上。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向。為從者輩。遂擲彈丸以警之。於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蜿蜒然墮於墻下。挺然不動。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於穴隙之間。識者竊議之曰。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為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王師不利乎。未逾旬日。羣師叛歸潞王。思同腹心都將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欵。同單馬而遁。竟沒於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出王氏見聞）

## 徐坦

清泰末。有徐坦應進士舉下第。南遊渚宮。因之峽州。尋訪故舊。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愁琴書訖。忽見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慘之容。坦遂詰其由。樵夫濡腰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孫竹。有妻先遘沈痾。歷年不愈。昨因入山採木。經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變。恐人驚悸。謂鄰母曰。我之身已變矣。請為報夫知之。及歸語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請君託鄰人舁我。置在山口為幸。如其言。遷至於彼。逡巡忽聞如大風雨聲。衆人皆懼之。又言曰。至時速回。慎勿返顧。遂敘訣別之恨。俄見羣山中有大蛇無數。競湊其妻。妻遂下牀。伸而復屈。化為一蟒。與羣蛇相接而去。仍於大石上捽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種李氏在焉。（出玉堂閒話）

## 張氏

王蜀時。杜判官妻張氏。士流之子。與杜齊體數十年。誕育一子。壽過六旬而殂歿。洎殯於家。累旬後。方窆於外。啟攢之際。覺其秘器搖動。謂其還魂。剖而視之。見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頃。徐徐入林莽而去。

## 又

興元靜明寺尼。曰王三姑。亦於棺中化為大蛇。其杜妻。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視聽步履。皆不任持。張氏顧之若犬彘。凍餒而卒。人以為化蛇其應也。（出玉堂閒話）

## 顧遂

郎中顧遂嘗話其先人。嘗宰公安。罷秩後。僑寄於縣側荊江之壖。四面多林木蘆荻。月夜未寢。徐步出門。見一條物。巨如椽。橫於地。謂是門閫。舉足踢之。其物應足而起。自胸背至於腰下。纏繳數十匝。仆於地。惽無所知。其家訝其深夜不歸。使人看之。見腰間皎晶而明。來往碾於地上。逼而視之。見大蛇纏其身。解之不可。於是取利刃斷其蛇。一段段置於地。彎彎然不展。繳勒閼絕。因而失喑。旬日而卒。（出玉堂閒話）

## 瞿塘峽

有人遊於瞿塘峽。時冬月。草木乾枯。有野火燎其峯巒。連山跨谷。紅焰照天。忽聞巖崖之間。若大石崩墜。轟磕然有聲。遂駐足伺之。見一物圓如大囷。碾至平地。莫知其何物也。細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驗之。乃蛇吞一鹿在於腹內。野火燒然墮於山下。所謂巴蛇吞象。信而有之。（出玉堂閒話）

## 新老

恒州井陘縣。豐隆山西北長谷中。有毒蛇。據之能傷人。里民莫敢至其所。採藥人新四翁。入北山。忽聞風雨聲。乃上一孤石望之。見一條白蛇。從東而來。可長三丈。急上一樹。蟠在西南枝上。垂頭而歇。須臾有一物。如盤許大。似蝦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樹下。仰視。蛇垂頭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鵶鵲雛為蛇所吞。有物如蝦蟆。吐白氣直衝。墜而致死。得非新老所見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出北夢瑣言）

## 景焕

景焕為壁州白石縣令。行涉巴嶺。峻險萬仞。約七八程。達玉女廟。或有巨虺橫亘其前。徑可七八尺。鱗甲不啻開扇許大。頭尾垂在山下。唯聞折木震響山谷。童僕輩盡股慄驚駭。莫能前進。於是且駐山穴。因登高望之。竟日方見其尾。欲謂之龍。龍之行動。必有風雨隨之。其日晴明。方見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魚。翳天之鳥。虫禽之絕大者。信有之焉。（出野人閒話）

## 舒州人

舒州有人。濳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為異。因負之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因告之曰。我殺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爾何在。曰。在爾前。何故不見。即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為怪。乃棄之。按此蛇生不自隱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出稽神錄）

## 賈潭

僞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為嶺南節度使。獲一橘。其大如升。將表上之。監軍中使以為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針微刺其蔕下。乃蠕而動。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長數寸。（出稽神錄）

## 姚景

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為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廄中。金嘗卒行至廄。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出稽神錄）

## 王稔

僞吳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為統軍。坐廳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狗

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唯一蝙蝠飛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出稽神錄。）

## 安陸人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安。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為事。積十年餘。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宿黄倍山下。夢老父云。為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觀步門。賣薪將盡。有蛇蒼白色。盤於船中。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即攜之至市。訪毛生。因以與之。毛始欲振撥。應手嚙其乳。毛失聲顛仆。遂卒。食久即腐壞。蛇亦不知所在焉。（出稽神錄。）

# 卷四百六十　禽鳥一

## 鳳（鸑附）　旃塗國

周時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以五色玉為飾。駕以赤象。至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經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未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燿。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及成王崩。冲天去。（出酉陽雜俎。）

## 鳳凰臺

鳳骨黑。雄雌旦夕鳴各異。黄帝使伶倫制十二籥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出酉陽雜俎。）

## 元庭堅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遂州參軍。於州界居山讀書。忽有人身而鳥首。來造庭堅。衣冠甚偉。衆鳥隨之數千。而言曰。吾衆鳥之王也。聞君子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夕。教庭堅音律清濁。文字音義。兼教之以百鳥語。如是來往歲餘。庭堅由是曉音律。善文字。當時莫及。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亦卒焉。（出紀聞。）

## 睢陽鳳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睢陽之郊。止叢木中。有羣鳥千類。俱率其類。列於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銜蜚虫稻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咸翼其旁。咸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止則環而向焉。雖人臣侍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為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出宣室志。）

## 鸑

堯在位七年。有鸑鶵歲歲來集。麒麟遊於澤。梟鴟逃於絕漠。有折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搏逐猛虎。使妖災不能為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留重明之集。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戶牖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刻畫為雞於戶牖之上。此遺像也。（出拾遺記。）

## 徐奭（鶴）

晉懷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奭言調。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佇。如何遇良人。中懷邈無緒。奭情既諧。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飲食而多魚。遂經日不返。兄弟追覓。至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杖擊女。即化成白鶴。翻然高飛。奭恍惚年餘乃瘥。（出劉敬叔異苑。）

## 烏程採捕者

隋煬帝大業三年。初造羽儀。毛氅多出江南。為之略盡。時湖州烏程縣人。身披科毛。

入山捕採。見一大樹。高百尺。其上有鶴巢養子。人欲取之。其下無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樹。鶴知人必取。恐其殺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人收得之。皆合時用。乃不伐樹。（出五行記。）

## 戶部令史妻

唐開元中。戶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駿馬。恒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鄰舍胡人。胡亦術士。笑云。馬行百里猶勸。今反行千里餘。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時。試還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還隱他所。一更。妻起靚妝。令婢鞍馬。臨階御之。婢騎掃帚。隨後冉冉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明往見胡。瞿然曰。魅信之矣。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歸堂前幕中。妻頃復還。問婢何以有生人氣。令婢以掃帚燭火。遍然堂廡。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掃帚。無復可騎。妻云。隨有即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遂騎大甕。隨行。令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須臾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帳帟幕。筵席甚盛。羣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合昵備至。數更後方散。婦人上馬。令婢騎向甕。婢驚云。甕中有人。婦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乘醉

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驢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烟爐而已。乃尋徑路。崎嶇可數十里。行乞辛勤。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久之何所來。令史以他答。復往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復去。可遽縛取。火以焚之。聞空中乞命。頃之。有蒼鶴墜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出廣異記。）

## 裴沆

同州司馬裴沆。嘗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荊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咮。翅下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少年。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身非人。惟洛中胡盧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至洛中干胡盧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胡盧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胡盧生初無難易。開襆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塗其鶴。復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漿。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飢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襆物。大如合。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誡也。裴復還洛中。路閱其所持將發之。襆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出酉陽雜俎。）

## 又

李松公遊嵩山。見病鶴。亦曰須人血。李松解衣即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不是。乃令拔眼睫。持往東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松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一老翁是人。李松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即為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見非遥。慎無懈惰。李公謝鶴。遂沖天而去。（出逸史。）

## 鵠

---

鵠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為白。壽三千歲矣。（出述異記。）

## 蘇瓊

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對。然目不干色。曾無穢行。嘗行田。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自以柳季之儔。亦復有桑中之歡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動色。後復重見之。少年問姓。云姓蘇名瓊。家在塗中。遂要還盡歡。從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鵠。（出劉義慶幽冥錄。）

## 鸜鵒

鸜鵒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鸜鵒四趾齊分。凡鳥下瞼向上。獨此鳥兩瞼俱動。似人目。（出酉陽雜俎。）

## 張華

張華有白鸚鵡。華行還。鳥輒說童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時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強之至庭。為鴟所攫。教其啄鴟喙。僅而獲免。（出異苑。）

## 鸚鵡救火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日。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出異苑。）

## 雪衣女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不離屏幃間。上命以近代詞臣篇咏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一旦飛於貴妃鏡臺上。語曰。雪衣女昨夜夢為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令貴妃授以多心經。自後授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祈禳者。上與貴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於步輦上。與之同去。既至。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上。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立鸚鵡塚。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慧。上令左右試牽御衣。輒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景。因獻鸚鵡篇。上以示羣臣焉。（出譚賓錄。）

## 劉潛女

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話。復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証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耶。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卻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晚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為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 鷹

### 楚文王

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為獵於雲夢。毛群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遠瞻雲際。俄有一物。鮮白不辨其鷹。便竦羽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墜地。度其羽翅廣數十里。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出幽明錄）

### 劉聿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於之罘山。懸崖自縋以取鷹雛。欲至巢而繩絕。落於樹岐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銜肉不敢至巢所。遂放肉下。聿接取肉。餧鷹雛以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而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 鄴郡人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即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百餘段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鶻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鶻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鶻獻焉。（出宣室志）

## 鷂

### 魏公子

魏公子無忌。曾在室中讀書之際。有一鳩飛入案下。鷂逐而殺之。忌忿其擊搏。因令國內捕鷂。遂得二百餘頭。忌按劍至籠曰。昨搦鳩者。當低頭伏罪。不是者。可奮翼。有一鷂俯伏不動。（出列異傳）

## 鶻

### 寶觀寺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即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侵之。（出朝野僉載）

### 落雁殿

唐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回。亦陸機黃耳之徒歟。（出朝野僉載）

# 卷四百六十一　禽鳥二

## 孔雀

### 交趾

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腊。人又養其雛為媒。旁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出嶺表錄異）

### 羅州

羅州山中多孔雀。群飛者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妒。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睞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腳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出紀聞）

### 王軒

盧肇住在京南海。見從事王軒有孔雀。一日奴告曰。蛇盤孔雀。且毒死矣。軒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軒怒。卒曰。蛇與孔雀偶。（出紀聞）

## 燕

### 漢燕

蓐泥為窠。聲多稍小者。漢燕。陶勝力注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燕。胸斑黑。聲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長。越燕不入藥用。越與漢亦小差耳。（出世說）

### 胡燕

凡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燕蟄於水底。舊說燕不入室。取桐為男女各一

投井中。燕必來胸斑黑。聲大名胡燕。其窠有容匹素者。（出酉陽雜俎）

### 千歲燕

齊魯之間。謂燕為乙。作巢避戊己。玄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要云。五百歲燕。生胡髯。（出酉陽雜俎）

### 晉瑞

魏禪晉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有飛翔去來。有司即聞奏。帝使羅者張之。得一白燕。以為神物。以金為籠。致於宮內。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師曠。晉人也。古今之議相符焉。（出拾遺記）

### 元道康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樓幽谷。靜掩衡茅。不下人間。踰二十載。服餌芝朮以娛其志。高歡為丞相。前後三辟。不就。道康以時方亂。不欲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書齋。常有雙燕為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見抑。不覺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徵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為樂。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為禽而語。何巢我屋。燕曰。我為上帝所罪。暫為禽耳。以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道。甯爲其德。為卿所謂。燕曰。海內棲隱。盡名譽耳。獨卿知道卓然。囂外所以神祇敬屬。萬靈歸德。燕曰。我來日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別。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為雙燕飛去。不知所往。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 范質

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於舍下。育數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為貓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時又與一燕為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諸雛相次墮地。宛轉而殞。兒童剖腹視之。則有蒺藜子在嗉中。蓋為繼偶者所害。（出玉堂閒話）

## 鷓鴣

### 飛數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於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出酉陽雜俎）

### 飛南向

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思北徂。

### 吳楚鷓鴣

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遠勝雞雉。能解冶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社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李羣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出嶺南異錄）

## 鵲

### 知太歲

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云。鵲巢背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爾。淮南子曰。鵲識歲多風。喬木巢傍枝。（出說文）

### 又

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卵。端午日午時。焚其巢。炙病者。疾立愈。（出酉陽雜俎）

### 張顥

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墮地。民拾取。即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祕府。顥後官至太尉。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上表言。堯舜之時。嘗有此言。今天降印。宜應復昌。

### 條支國

章帝永甯元年。條支國有來進異瑞。有鳥名鳻鵲。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國太平。鳻鵲群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致此鵲。馴善。有吉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此類也。（出拾遺記）

### 黎景逸

唐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餧之。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以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出朝野僉載）

張昌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豪恣。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鷂子七十籠矣。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鵲。有羣鵲隨之。見鷂迸散。唯白者存焉。鷂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出朝野僉載）

崔圓妻

鵲窠中。必有梾。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於後園見一鵲構巢。共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眾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出酉陽雜俎）

乾陵

大歷八年。乾陵上仙觀之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壞十五處。宰臣表賀之。（出酉陽雜俎）

鴿信

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出酉陽雜俎）

雞

陳倉寶雞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為媼逃。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曰。此二童子名為雞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之。逐二童子。二童化為雉。飛入於林。陳倉人告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立祠名陳寶。雄者飛南集。今南陽雉飛縣。即其地也。（出列異傳）

楚雞

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久矣。今真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獻耳。國人傳之。咸以真鳳而貴。宜欲獻之。遂聞於楚王。王感其欲獻己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值十倍矣。（出笑林）

衛女

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塚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出琴清英）

長鳴雞

漢成帝時。交趾越嶲獻長鳴雞。伺晨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鬬。（出西京雜記）

沉鳴雞

建安三年。胥圖獻沉鳴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聲處掘地。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謂寶雞。其國無雞。人聽地中。以候晷刻。道師云。昔仙人相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為藥。服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寶鼎元年。四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然鳴翔。此之類也。洛書云。胥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嘉瑞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孫休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還。羣臣莫不上諫曰。此小物。何足甚躭。答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之所以好也。（出語林）

吳清

徐州民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為征民。殺雞求福。煮雞頭在盤中。忽然而鳴。其聲甚長。後破賊帥邵寶。寶臨陣戰死。其時僵尸狼藉。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帥。遂取以聞。推校之。乃是寶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榮位。雞之妖更為吉祥。（出甄異記）

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教以一雄雞置棺中。此雞每至天欲曉。輒在棺中鳴三聲。甚悲徹。不異栖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出齊諧記）

祝雞公

祝雞公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下。晝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池魚。後登吳山。雞雀數百。常出其旁。（出列仙傳）

### 朱綜

臨淮朱綜遭母難恒外處。住內有病因見前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還綜曰自荼毒已來何時至內。婦云君來多矣。綜知是魅敕婦婢候來便即閉戶執之及來登往赴視此物不得去遽變老白雄雞推問是家雞殺之遂絕（出劉義慶幽明錄。）

### 代郡亭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上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為汝吹來。鬼曰。卿為我少指耶。乃復引手即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因拔劍砍之。得老雄雞。（出幽明錄。）

### 高嶷

唐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絕。

### 天后

唐文明已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 衛鎬

衛鎬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食欲前。適鎬所親者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雞。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雞也。遂命解放。是夜復夢咸欣然而去。（出朝野僉載。）

###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劉某。好食雞。每殺雞。必先刖雙足。置木櫃中。血瀝盡後乃烹。以為去腥氣。某後病。生瘡於鬢際。既愈。復生小雞足於瘡瘢中。每巾櫛必傷其足。傷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出稽神錄）

## 卷四百六十二　禽鳥三

### 鵝

### 史悝

晉太元中。章安郡史悝家有駮雄鵝善鳴悝女常養飼之鵝非女不食荀僉苦求之。鵝輒不食。乃以還悝。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鵝鄰家聞鵝向西。追至一水唯見女衣及鵝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為鵝溪（出廣古今五行記。）

### 姚略

義熙中。羌主姚略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皋。養之此溝。（出幽明錄）

### 鵝溝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溝。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聲。而眾鵝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因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有隱起元鼎元年字。（出酉陽雜俎。）

### 祖錄事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至僧寺。令放為長生鵝。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眾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出朝野僉載）

###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間。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為所繫。顧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囚。幸矣。周即問曰。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烏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出宣室志。）

### 平固人

虔州平固人。訪其親家。因留宿。夜分。聞寢室中有人語聲。徐起聽之。乃群鵝語曰。明旦主人將殺我。善視諸兒言之甚悉。既明。客辭去。主人曰。我有鵝甚肥。將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於是舉家不復食鵝。頃之。舉鄉不食矣。（出稽神錄）

### 海陵鬬鵝

乙卯歲。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鵝鬬於空中。久乃墮地。其大可五六尺。雙足如驢蹄。村人殺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亂海陵。（出稽神錄。）

### 鴨（附）

晉周昉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昉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晏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翁。昉遂擒之。化為雄鴨。昉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出述異記）

## 鷺

### 馮法

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縗服。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旦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去。法失絹一疋。女抱二束芻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鷺。烹食之。肉不甚美。（出幽明錄。）

### 錢塘士人

錢塘士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閤船載之。後成白鷺去。杜惡之。便病死也。（出續搜神記。）

### 黎州白鷺

黎州通望縣。每歲孟夏。有白鷺鶿一雙墜地。古老傳云。眾鳥避瘴。臨去。留一鷺祭山神。又每郡主將有除替。一日前。須有白鷺鶿一對。從大渡河飛往州城。盤旋栖泊。三五日卻迴。軍州號為先至鳥。便迎新送故。更無誤焉。（出黎州圖經。）

## 雁

### 南人捕雁

雁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晦。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雁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欲前舉燭。雁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昔有淮南人張凝評事話之。此人親曾採捕。（出玉堂閒話。）

### 海陵人

海陵縣東居人。多以捕雁為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為媒。一日。羣雁迴塞時。雁媒

---

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放我迴去。因騰空而去。此人遂不復捕雁。（出稽神記。）

## 鸜鵒

### 勾足

鸜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鬬狀。往往墜地。俗取其勾足為魅藥。（出酉陽雜俎。）

### 能言

鸜鵒。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出酉陽雜俎。）

### 桓豁

晉司空桓豁之在荊州也。有參軍。五月五日翦鸜鵒舌。教語。無所不名。後於大會。悉效人語聲。無不相類。時有參佐齆鼻。因內頭甕中效之。有主典盜牛肉。乃白參軍。以新荷裹置屏風後。搜得。罰盜者。（出劉義慶幽明錄。）

### 廣陵少年

廣陵有少年畜一鸜鵒。甚愛之。籠檻八十日。死。以小棺貯之。將瘞於野。至城門。閽吏發視之。乃人之一手也。執而拘諸吏。凡八十日。復為死鸜鵒。乃獲免。（出稽神錄。）

## 雀

###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是也。鵂鶹夜察蚤末。晝瞑目不見丘山。殊性也。（出感應經。）

### 弔烏山

蜀弔烏山。至雉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則不殺。（出酉陽雜俎。）

### 楊宣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出益都耆舊傳。）

## 烏

### 越烏臺

越王入國。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得入國也。起望烏臺。言烏之異也。（出王子年耆舊傳。）

### 何潛之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鐶貫之。（出酉陽雜俎。）

## 烏君山

烏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縣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專一爲志。貧居苦節。年久彌勵。與人遇於道。修禮無少長皆讓之。或果穀新熟。輒祭先獻虛空。次均宿老鄉人。有偷者坐而誅死。仲山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無辜而誅。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帶。抵承嚴法。所司疑而赦之。仲山又嘗山行。遇暴雨苦風雷。迷失道徑。忽於電光之中。見一舍宅。有類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顧仲山。乃稱此鄉道士徐仲山。拜其錦衣人。稱監門使者蕭衡。亦拜。因敘風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問曰。自有鄉無此府舍。監門曰。此神仙之所處。僕即監門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綰鬟髻。衣絳綃裙。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麈尾幢旄。傳呼曰。使者外與何人交通。而不報也。答云。此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年可五十餘。膚體鬚髮盡白。戴紗搭腦冠。白羅銀鏤帔。而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閑道教。以其夙業。合與卿爲妻。今當吉辰耳。仲山降言謝。致詞。起而復請謁夫人。乃止之曰。吾喪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爲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後堂備吉禮。既而陳酒殽。與仲山對食訖。漸夜。聞環珮之聲。異香芬郁。熒煌燈燭。引去別室。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廠舍。見衣竿上。懸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烏皮。又至西南有一廠舍。衣竿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鵂鶹。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問其夫曰。子適遊行。有何所見。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致萬里乎。因問曰。烏皮羽爲誰。曰。此大人之衣也。又問曰。翠碧皮羽爲誰。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除烏皮羽爲誰。曰。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又問鵂鶹皮羽爲誰。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監門蕭衡之倫也。語未畢。忽然舉宅驚懼。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云。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即向所見舍屋一無。其處因號其地爲烏君山。（出建安記）

## 魏伶

唐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爲魏丞烏。（出朝野僉載）

## 三足烏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書之。安用察其真僞。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之瑞。睿宗云。烏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墮地。（出酉陽雜俎）

## 李納

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羣烏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出酉陽雜俎）

## 呂生妻

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爲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黯其翼噭其鳴者。當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七日。果一烏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烏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唳。僅食頃。方東向而去。（出宣室志）

## 梁祖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烏止於峻坂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鳴也。將不利乎。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所掩。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此行遇朱瑄軍至。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匆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秤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副使李璠郡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身被十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 梟

## 鳴梟

夏至陰氣動爲殘殺。蓋賊害之候。故惡鳥鳴於人家。則有死亡之徵。又云。鴟巢食母眼精。乃能飛。郭璞云。伏土爲梟。漢書郊祀志云。古昔天子。嘗以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出曹植惡鳥論）

## 鴟（附）

鴟相傳鶴生三子。一爲鴟。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以鴟腦和酒。令人久醉健忘。（出酉陽雜俎）

又

世俗相傳鴆不飲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飲。（出酉陽雜俎）

鵂鶹目夜明

鵂鶹即鴟也。為圖（由）可以聚諸鳥。鵂鶹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虻。鵂鶹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亦名夜行遊女。與嬰兒作祟。故嬰兒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爍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為犬嚙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荊楚歲時記云。聞之當喚犬耳。又曰鵩大如鵠。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為炙。故莊子云。見彈思鴞炙。又云。古人重鴞炙。尚肥美。說文。梟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漢書曰。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鴞炙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出嶺表錄異）

又

或云。鵂鶹食人遺爪。非也。蓋鵂鶹夜能拾蚤虱耳。爪蚤聲相近。故誤云也。（出感應經）

夜行遊女

又云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落衣中。當為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產死者所化。（出酉陽雜俎）

禨梟

常壽為齊景公。以周禮之法禨梟。梟乃布翼伏於地死。（出感應經）

張率更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張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出朝野僉載）

雍州人

貞觀初。雍州有人夜行。聞梟鳴甚急。仍往來拂其頭。此人怒之。以鞭擊之。梟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數里。逢捕賊者。見其衣上有血。問其何血。遂具告之。諸人不信。將至埋梟之所。先是有賊殺人。斷其頭瘞之而去。又尋不得。及撥土取梟。遂得人頭。咸以為賊。執而訊之。大受艱苦。（出異聞錄）

韋顓

大中歲。韋顓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顓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語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顓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出劇談錄）

## 卷四百六十三　禽鳥四

飛涎鳥

南海去會稽三千里。有狗國。國中有飛涎鳥。似鼠。兩翼如鳥而腳赤。每至曉。諸棲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樹。口中有涎如膠。遶樹飛涎。沾灑眾枝葉。有他禽之至。而如網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獲。即空中逐而涎惹之。無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後半日即乾。自落。落即布之。（出外流記）

精衛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娃。往遊於東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為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出博物志）

仁烏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鴉繞烟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之木。木似柏而枝長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壽木之華。即此是。或云。此鴉有識。於焚介之山。數百里不復識羅網。呼之曰仁烏。俗亦謂仁烏。白臆為慈烏。則此類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鸐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鳥。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鸐。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鸐鳴。時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禹平水土。栖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讚至今不絕。（出拾遺錄）

韓朋

韓朋鳥者。乃鳧鷖之類。此鳥為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鸂鶒、鴛鴦、鵁鶄。嶺北皆有之。唯

韓朋鳥未之見也按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朋（一云憑）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塚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於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恒棲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之精魂故以韓氏名之（出嶺表錄異）

### 帶箭

帶箭鳥鳴如野鵲翅羽黃綠間錯尾生兩枝長二尺餘直而不睫唯尾梢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為帶箭鳥（同上）

### 細鳥

漢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大如蠅其狀如鸚鵡聞聲數里如黃鵠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蟲上得之放於宮內旬日之間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復得明年此鳥復來集於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蟬鳥宮人婕妤等皆悅之但有此鳥集於衣上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男子媚也（出洞冥記）

### 王母使者

齊郡函山有鳥足青嘴赤素翼絳額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出酉陽雜俎）

### 鸑鷟

漢時鄠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鸑一聲稱鷟晨夕開閉聲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為鸑鷟相隨飛去後遂改鄠為鸑城縣（出朝野僉載）

### 五色鳥

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沾地至葬日沖天上昇（出謝承後漢書）

###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衣迎三兒亦得飛去（出搜神記）

### 張氏

京兆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為禍也飛上承塵為福也即入我懷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鉤是後子孫漸盛資財萬倍蜀賈客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客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罹窮厄於是齎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出搜神記）

### 漱金鳥

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國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色黃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乃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為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於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於是媚惑爭以寶為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也魏代喪滅珍寶池臺鞠為茂草漱金之鳥亦自高翔（出拾遺記）

### 鸞

晉永嘉二年有鸞集於始安縣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寸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當身長丈五六尺

### 營道令

晉太元中營道令何僧之去職於縣界山中得一鳥大如白鷺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然有銅環形大小刻畫轉轆如攢子絕妙人功於是京邑皆傳觀之營道縣今屬道州（出酉陽雜俎）

### 紙鳶化鳥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為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出獨異志）

### 鵝

安定原上梁時莫祭設脈醊忽有一鵝飛於脈上因名鵝脈城後魏文帝天統中立為鵝脈縣（出窮神秘苑）

### 戴文謀

有戴文謀者。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畢。忽聞有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謀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謀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埽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謀於室內竊言之。其婦曰。此恐是妖魅依憑耳。文謀曰。我亦疑之。及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謀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出窮神秘苑）

### 瑞鳥

煬帝征遼回。次於柳城郡之望海鎮。步出觀望。有大鳥二。素羽丹嘴。狀同鶴鷺。沿自霄漢。翻翔雙下。高一丈四五尺。長八九尺。徘徊馴擾。翔舞御營。數著作佐郎虞綽製瑞鳥銘以進。上命鐫於其所。仍敕殿內丞閻毗圖寫其狀。秘書郎虞世南上瑞鳥頌。令敕寫於圖首。（出大業拾遺）

### 報春鳥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報春鳥。（出顧渚山記）

### 冠鳧

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冠鳧頭中有石也。（出海陸碎事）

###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產。此鳥大約似鸜鵒。嘴腳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雞子和飯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赤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出嶺表錄異）

### 韋氏子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遂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乃收貯於橐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於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焉。館者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又失其所。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為白鳥。飛於屋上。韋生命取焚之。乃飛去。（出宣室志）

### 烏賊

李靖弟客師。官至右武衛將軍。四時從禽。無暫止息。京師之西南。際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烏鵲就逐噪之。人謂之鳥賊。（出譚賓錄）

### 鳥省

為宛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出盧氏雜記）

### 劉景陽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吉了鳥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為言曰。其配為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出朝野僉載）

### 食蝗鳥

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出酉陽雜俎）

### 盧融

開元初。范陽盧融病中獨臥。忽見大鳥自遠飛來。俄止庭樹。高四五尺。狀類鵝。目大如杯。嘴長尺餘。下地上階。頃之入房登牀。舉兩翅。翅有子。持小槍欲以擊融。融伏懼流汗。忽復有人從後門入。謂鳥云。此是善人。慎勿傷也。鳥遂飛去。人亦隨出。融疾自爾永差。（出廣異記）

### 張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牛肅之姨也。開元二十五年。卒於伊闕莊。張寢疾。有鳥止於庭樹。白首赤足。黃腹丹翅。其鳴但云。懊恨也毋分。如是晝夜不絕聲。十餘日。張殂。鳥遂不見。（出紀聞）

### 王緒

天寶末。台州錄事參軍王緒。病將死。有大鳥飛入緒房。行至牀所。引嘴向緒。聲云。取緒。遂卒。（出廣異記）

### 武功大鳥

大曆八年。大鳥見武功。羣噪之。行營將張自芬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狀類蝙蝠。（出酉陽雜俎）

### 鸛鶴

鸛鶴。一名墮羿。形似鶴。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出酉陽雜俎）

吐綬鳥

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為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出酉陽雜俎）

杜鵑

杜鵑始陽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出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者主離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之法當為犬聲應之（出酉陽雜俎）

蚊母鳥

蚊母鳥形如鷁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蚊子亦呼為吐蚊鳥（出嶺表錄異）

桐花鳥

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每桐結花即來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人釵上客終席不飛人愛之無所害也（出朝野僉載）

真臘國大鳥

真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即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臘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劍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吞之乃死無復種矣（出朝野僉載）

百舌

百舌春囀夏至惟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出朝野僉載）

鸛

江淮謂羣鸛旋飛為鸛井鸛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出酉陽雜俎）

又南方有鸛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阞然而轉因得而啖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樹以篾縛其巢鸛必作法而解之乃鋪沙樹底俾足跡所印而倣學之（出北夢瑣言）

甘蟲

大中末舒州吳塘湖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鷂水禽山鳥無不馴狎如一更有鳥人面綠毛嘴爪皆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甘蟲時人畫圖鬻於坊市（出杜陽編）

戴勝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為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為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揮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出錄異記）

北海大鳥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里頭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鷖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飛而其翼相切如雷風也（出神異錄）

鵶

溫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一日聞挽鈴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鵶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來訴耳命吏隨鵶所在而捕之其鵶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出北夢瑣言）

仙居山異鳥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邛山章弘道所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馬步使趙弘約締構觀宇洎創大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將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餘人縛捜鼓噪震動遠近忽有異鳥三隻一紅赤色二皆潔白尾如曳練各長二尺餘栖於梁上隨縆索上下在衆人中略無驚怖工人撫搦戲玩之如所馴養者梁既上畢鳥亦飛去（出錄異記）

鶯

頃年有人取得黃鶯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畧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繞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出玉堂閒話）

卷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東海大魚

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產則百里水為血（出玄中記）

鼉魚

博物志云南海有鰐魚斬其首乾之椓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又聞廣州人說鰐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值網則不敢觸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鱉有魚有鼉有為蛟者凡十數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為雷電風雨此殆神物龍類（出感應經）

### 南海大魚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親見大異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遠望青翠如近開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狀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從山邊來者云有大魚乘流入二山進退不得久之其鰓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折魚因爾得去雷魚聲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氣也其二曰海中有洲從廣數千里洲上有物狀如蟾蜍數枚大者周迴四五百里小者或百餘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氣上屬於月與月爭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數千里每夏初則有大蛇如百仞山長不知幾百里開元末蛇飲其海而水減者十餘日意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十匝然後低頭飲水久之遂折蛇及山被吞俱盡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廣異記）

### 鯨魚

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鬬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出廣異記）

### 鯉魚

開元中台州臨海大蛇與鯉魚鬬其蛇大如屋長繞孤島數匝引頭向水其魚如小山鬐目皆赤往來五六里作勢交擊魚用鬐著上觸蛇蛇以口下咋魚如是鬬者三日蛇竟為魚觸死（出廣異記）

### 海人魚

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皆為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出洽聞記）

###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其最後舶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葉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己隨流得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人哀焉遂舶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瓈等諸寶不可勝數舟人莫不棄己賤貨取之既滿船胡令速發山神若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四十餘里遙見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為之奈何舟人莫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鬬神多不勝甚懼之今其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鬬良久蟹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出廣異記）

### 海鰌

海鰌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矣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安貨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復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經調黎（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也）深闊處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篙工曰非山島鰌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鬐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際日中忽雨霡霂舟子曰此鰌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及近魚即鼓船而噪倏爾而沒去（魚畏鼓物類相伏耳）交趾迴乃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鰌之難也乃靜思曰設使老鰌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墜眢井耳寧得不為人皓首乎（出嶺表錄異）

### 鰐魚

鰐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鰐嗥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為鰐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鰐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召舶上崑崙取之見鰐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鰐魚之窟宅也（出嶺表錄異）

### 吳餘鱠魚

吳王孫權曾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為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筯尚類鱠形也（出博物志）

### 石頭魚

石頭魚狀如鯖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蕎麥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於竹器任其壞爛即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頗脫俗（出嶺表錄異）

### 黃蠟魚

黃蠟魚即江湖之橫魚頭嘴長鱗皆金色南人臠為炙雖美而毒或煎爆乾夜即有光如

籠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棄其頭於糞筐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為不祥。各啟食奩窺其餘臠。亦如螢光。達明遍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疊疑頓釋。（同上）

### 烏賊魚

烏賊。舊說名河伯從事。小者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王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前一鬚下矴。（出酉陽雜俎）

### 横公魚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其横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出神異經）

### 骨雷

扶南國。出鰐魚。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宮狀。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魚。置於塹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鰐魚乃食之。無罪者嗅而不食。鰐魚別號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臨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聞記）

### 彭蚏

蟹屬名彭蚏。以螯取土作丸。從潮來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百丸。大彭蚏。（出感應經）

### 鯪魚

鯪魚吐舌。蟻附之。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蟻入其中。乃奮近則舐取之。（出異物志）

### 鯢魚

金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為漢水。溪水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金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魶魚。（出嶺表錄異）

### 比目魚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狀如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目。兩片相合。乃行。（出嶺表錄異）

### 鹿子魚

鹿子魚。赬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羅州圖經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跳出洲。化而為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為鹿。肉腥不堪食。（出嶺表錄異）

### 子歸母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潘州記云。鯌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驚則還入母腹。吳錄云。鯌魚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從臍入。旦從口出也。（出感應經）

### 鯸鮧魚

鯸鮧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戲鬧。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魘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遂為妻族所凌。執去毆擊至甦。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吳生親族。懼赦命到。而必有明時。為舉族之辱。因餉獄生鯸鮧。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為害。此其命與。（出錄異記）

### 鯽魚

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此魚狀即與江湖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 鱣魚

鱣魚。濟南郡東北。有鱣坑。傳云。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為鱣魚焉。

### 黃魟魚

黃魟（音烘）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槲葉。口在頷下。眼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並出酉陽雜俎）

### 蟕蠵

蟕蠵者。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楔出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黃明無日腳者（甲上有散黑暈為日腳矣）。煮而柏之。陷黑玳瑁花。以為梳篦盃器之屬。狀甚明媚。（出嶺表錄異）

### 海鰌

齊鹽官縣石瀆。有海魚。乘潮來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其聲如牛。土人呼為海鰌。（出廣古今五行記。）

### 鮫魚

鮫魚出合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堅彊。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鑢物。（出交州記。）

## 卷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 峯州魚

峯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其時。蓋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出朝野僉載。）

### 海蝦

劉恂者。曾登海舶。入柂樓。忽見窗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麤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盂也。北戶録云。滕循為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一丈者。堪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循方伏其異。（出嶺南録異。）

### 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蚶（音憨）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壠。故以此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猶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為天臠炙。食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性也。（出嶺表録異。）

### 印魚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印之。（出酉陽雜俎。）

### 石斑魚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窠大如壺。常螫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燕。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出酉陽雜俎。）

### 井魚

唐段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噏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見梵僧菩提勝說。（出酉陽雜俎。）

### 異魚

異魚。東海人常獲魚。長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狀。或號秦皇魚。（出酉陽雜俎。）

### 螃蟾

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蘿頭溺。一名螃蟾。其溺甚毒。（出酉陽雜俎。）

### 鱓魚

郫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鱓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出録異記。）

### 玳瑁

玳瑁形狀似龜。惟腹背甲有烘點。本草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薩石。兼云辟邪。廣南盧亭（海島夷人也。）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於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有驗。是飲饌中有蠱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出嶺表録異。）

### 海朮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寘於右脚。右脚中有齒嚼之。方內於口。大三尺餘。其聲朮朮。南人呼為海朮。（出酉陽雜俎。）

### 海鏡

海鏡。廣人呼為膏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足具。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出嶺表録異。）

### 水母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謂之鮀。（疑駕反）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盌。腸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云。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南中好食之。云性煖。治河魚之疾。然甚腥。須以草木灰點生油。再三洗之。瑩淨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椒桂或豆蔻生薑。縷切而煠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蝦醋。如鱠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食而煖補。其

理末詳。（出嶺表錄異）

蠏

蠏八月腹內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出酉陽雜俎）

百足蠏

善苑國出百足蠏。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鳳喙膠也。（出酉陽雜俎）

螗蠏

平原郡貢螗蠏。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水火照。懸老犬肉。蠏覺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錢。以氈密束於驛馬上。馳之至京。（出酉陽雜俎）

鯌魚

鯌魚。章安縣出焉。鯌子朝出索食。暮還入母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為河伯健兒。（出酉陽雜俎）

鸚鵡螺

鸚鵡螺旋尖處屈而味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盃。奇而可玩。（出嶺表錄異）

紅螺

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酒器。刳小螺為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也。（出嶺表錄異）

鶯龜

初甯縣里多鶯龜。[illegible]狹而燥。頭似鶯。不與常龜同。而能嚙犬也。（出南越志）

鯢魚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輒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出酉陽雜俎）

鱟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積於背。高丈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鱟殼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鱟帆。至今閩嶺重鱟醬。十二足。殼可為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為小如意。（出酉陽雜俎）

飛魚

飛魚。朗山朗水有之。魚長一尺。能飛。即凌雲空。息即歸潭底。（出酉陽雜俎）

虎蠏

虎蠏。殼上有虎斑。可裝為酒器。與紅蠏皆產瓊崖海邊。雖非珍奇。亦不易採得也。（出嶺表錄異）

蠔

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者。以斧楔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啟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虛市以易酒米。蠔肉大者腌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腸胃。（出嶺表錄異）

赤鯶公

鯉脊、鱗一道。每鱗上有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說赤鯶公。賣者決六十。（出酉陽雜俎）

雷穴魚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擊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為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出酉陽雜俎）

虬尾

東海有魚。虬尾似鴟。鼓浪即降雨。遂設像於屋脊。（出譚賓錄）

牛魚

海上取牛魚皮懸之。海潮至即毛豎。（出譚賓錄）

蝤蛑

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出酉陽雜俎）

奔䱐

奔䱐。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著岸上。聲如嬰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出酉陽雜俎）

係臂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浪覆船。（出酉

（陽雜俎）

雞嘴魚

李德裕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嘴似雞。身如魚。（出酉陽雜俎。）

劍魚

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為名。虎魚老則為鮫。江中小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出酉陽雜俎。）

嬾婦魚

淮南有嬾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為姑所怒。溺水死為魚。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鼓琴瑟博奕。則爛然有光。若照紡績。則不復明。（出述異記）

黃雀化蛤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至春復為黃雀。雀五百年。化為蜃蛤。（出述異記。）

天牛魚

天牛魚。方員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脇下。露齒無唇。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五尺。（出南越志。）

## 卷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鯀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植鬐振鱗。橫遊波上。見者謂為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於羽山之下。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此黑魚與蛟龍漂瀁而出。觀者驚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黿鼉為梁。踰峻山。則神龍為負。皆聖德之感也。鯀之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傳寫流誤。並略記焉。（出王子年拾遺。）

東海人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其侶懽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砍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出西京雜記。）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出西京雜記。）

徐景山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取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可以此誑之。乃畫板作兩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謂曰。聞卿能畫。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也。（出續齊諧記。）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刳其腹中。得頃時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出酉陽雜俎）

葛玄

葛玄見遺大魚者。玄云。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乃以丹書紙。內魚口。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主坐摟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取食之。（出神仙傳）

介象

介象與吳主共論鯔魚之美。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須臾得鯔魚。帝驚喜。乃使廚人切食之。（出神仙傳。）

龍門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為龍。又林登云。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矣。其龍門水浚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記。）

池中魚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字也。居宋城門。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傷良謹也。（出風俗通）

通川河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孔前。獺即不敢出。

去。郤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自喫。喫飽。即鳴板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去。（出朝野僉載）

##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出異物志）

## 陰火

海中所生魚蜃。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為怪異。土人常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中水遇陰物。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云。陰火潛然。豈謂此乎。（出嶺南異物志）

## 裴伷

唐裴伷。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矣。舉郡驚異之。未能諭。然已晝矣。裴公於是衣冠而出。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遽召參佐洎賓客至。則皆異之。但謂眾蝕。固非中夜而曉。即詢挈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因測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昇。良久。天色昏瞑。夜景如初。官吏則執燭而歸矣。詰旦。裴公大集軍府。詢訪其說。而無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訪。闔界皆然。即令北訪湘嶺。湘嶺之北。則無斯事。數月之後。有商船自遠南至。因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鼇出海。舉北向而雙目若日。照耀十里。毫末皆見。久之復沒。夜色依然。徵其時。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出集異記）

##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琅琊太守許誠言曰。貴部臨沂縣。其沙村有逆鱗魚。要之調藥物。（逆鱗魚。仙經謂之肉芝。欲見。欲以調藥也。）願與太守會於此。誠言許之。則令其沙村設儲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見誠言。誠言命漁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數百步。東西十丈。色黑。至深。岸有神祠。鄉老言於誠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於水釣得一物。狀甚大。引之不出。於是下釣數十道。方引其首出水。狀如猛獸。閉目。其大如車輪。人謂其死也。以繩束縛。繞之樹。十人同引之。猛獸忽張目。大震聲若霹靂。近之震死者十餘人。因怖喪其精魂。為患者二十人。猛獸還歸於水。乃建祠廟祈禱之。水旱必有應。若逆鱗魚。未之有也。誠言乃止。（出紀聞）

## 韓愈

唐吏部侍郎韓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鱷魚。約百餘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不瞬而盡。為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問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鱷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獸矣。即命廷掾以牢醴陳於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風雷聲動山野。迨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巨鱷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敘曰。刑部為潮陽守云。洞獠海夷。陶然皆化。鱷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矣。（出宣室志）

## 鄖鄉民

唐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飢。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群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見之。（出酉陽雜俎）

## 赤嶺溪

歙州赤嶺下。有大溪。俗傳昔有人造橫溪魚梁。魚不得下。半夜飛從此嶺過。其人遂於嶺上張網以捕之。魚有越網而過者。有飛不過而變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謂之赤嶺。而浮梁縣得名因此。按吳都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蓋此類也。（出歙州圖經）

太平廣記第三十七册終

## 卷四百六十七　水族（水怪）

宋　李　昉　編

### 鯀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之於羽山化爲黃熊入於羽泉今會稽人祭禹廟不用能水居曰能陸居曰熊也（出述異記）

### 桓冲

晉桓冲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湖中有敗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出法苑珠林）

### 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鏁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鏁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鏁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鏁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鏁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命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聚遶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鏁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即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出戎幕閒談）

### 齊澣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清水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禕糺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虛穴然狀如新築淨潔周廣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一丈餘鯉魚五六枚各長尺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九分禕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澣澣命移龍入淮放龜入汴禕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有魚數百萬首跳躍赴龍水爲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員錫拔其一鬚元昌遣人送龜至汴遇水泊暫放龜水中水闊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小龜焉（出廣異記）

###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愛其色持歸養之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歲來歸見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作神魚子英祠也（出神鬼傳）

### 洛水豎子

有人洛水中見豎子洗馬頃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之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間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黿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類也（出朝野僉載）

### 䰩鬼

鰭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汙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䰩（故子反）鬼幻惑祆怪亦能魅人其汙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祖卽田即倍豐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捉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踪跡所到之處聞嗾嗾之聲北部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魅書符於塼石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可行之（出錄異記）

### 羅州赤鼈

嶺南羅州辯州界內水中多赤鼈其大如匙而赫赤色無問禽獸水牛入水即被曳

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龍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 韓珣

唐杭州富陽縣韓珣莊。鑿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出廣古今五行記）

## 封令禎

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於江南泝流將木。至洛造廟。匠人截木。於中得一鯽魚。長數寸。如刻安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 凝真觀

唐懷州凝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廚人砍以為新。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 蜀江民

唐蜀民有於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為龍也。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出錄異記）

## 張胡子

唐吳郡漁人張胡子。嘗於太湖中。釣得一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出靈怪集）

## 栢君

唐金州洵陽縣水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漠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漠。命屬栢君。（出錄異記）

## 葉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縣人葉朗之。使奴當歸守田。田下流有鳥陂。陂中忽有物喚。其聲似鵝而大。奴因入水探視。得一大物。身滑宛轉。內頭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後。圍六尺餘。長二丈許。牽置岸上。剝皮剖之。比舍數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眾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脛。似鱓魚。異食之特美。餘以為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夢一人長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孫遊。誤墮陂中。為君奴所害。既厤王命。身罹殘辱。又析肌刳臟。焚煙充膳。冤結之痛。古今莫二。與君素無隙恨。若能殺奴。謝責償過。罪止凶身。不爾。法科恐貴門罹禍。朗之驚覺。不忍殺奴。奴明年為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舉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廣古今五行記）

##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常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荊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人。嚬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甚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為計。不爾。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荊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為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出宣室志）

## 王瑤

唐會昌中。有王瑤者。任恒州都押衙。嘗為奚邑案。瑤將赴任所。夜夢一人。身懷甲冑。形貌堂堂。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為漳川漁父之所得。將寘之刀几。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鯉鱠。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魚即鼓鬣揚鬐。軒軒而去。是夜。瑤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出耳目記）

## 柳沂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致於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齧嬰兒臆。沂悸然而寤。果聞嬰兒啼曰。向夢一大魚嚙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同。沂異之。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也。（出宣室志）

## 崔棁

晉太常卿崔棁遊學時。往至姑家。夜與諸表昆季宿於學院。來晨。姑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羅。拜。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茍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再拜而退。既寤。盥櫛。東帶至堂省姑。見缶中有水而泛鱉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略

同也。遂告於姑。具述所夢。再拜請之。姑亦不阻。即命僕夫寘於器中。躬詣水次放之。（出玉堂閑話）

## 染人

廣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夢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爾夕。舉家夢之。既旦。厨中得一白鱉。廣尺餘。兩目如金。其人送詣紫極宮道士李棲一所。置之水中。則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則白如故。棲一不能測。復送池中。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於魚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竅皆具。能動而不能語。傳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當殺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數十步。忽大笑數聲。躍沒於水。（出稽神錄）

## 法聚寺僧

法聚寺內。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聞門人曰。外有數萬人頭戴帽向貧道乞救命。急開門出看。見十餘人擔鼈子。因贖放生。（出蜀記）

## 李延福

僞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數烏帽三十人。伏於階下。但言乞命。驚覺。使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鼈三十頭。因悟所夢。遂放之。（出儆戒錄）

卷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水族為人）

## 子路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仆之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記）

## 長水縣

秦時長水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則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旦往窺焉。門衛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衛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何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矣。遂淪陷為谷。（出神鬼傳）

## 姑蘇男子

後漢時。姑蘇有男子。衣白衣。冠幘。容貌甚偉。身長七尺。眉目疎朗。從者六七人。遍歷人家。姦通婦女。晝夜不畏於人。人欲掩捕。即有風雨。雖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無不被害。月餘。術人趙杲在趙。聞吳患。泛舟遽來。杲適下舟。步至姑蘇北堤上。遙望此所。見路人左右奔避無所。杲曰。此吳人所患者也。時會稽守遣臺使過。亦避之於館。杲因謁焉。守素知杲有術。甚喜。杲謂郡守曰。君不欲見乎。因請水燒香。長嘯數聲。天風欻至。聞空中數十人響應。杲擲手中符。符去如風。項刻見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懼。杲謂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劍曰。誅之。便有旋風擁出。杲謂守曰。可視之矣。使未出門。已報去此百步。有大白鮫長三丈。斷首於路旁。餘六七者。皆身首異處。亦黿鼉之類也。左右觀者萬餘人。咸稱自此無患矣。（出三吳記）

## 永康人

吳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逐之。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舡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百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方熟。獻之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時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為元緒也。（出異苑）

## 王素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素因持資財以為聘。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語。江郎曰。我所不幸。故產此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駭。令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偃踣。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剌。素斫斷之。投江中。女後別嫁。

（出三吳記）

### 費長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郡患之。及費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變為老鼈。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出列異傳。）

### 張福

鄱陽人張福。舡行。還野水邊。忽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見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舡邊。三更許。雨晴月明。福視婦人。乃一大鼉。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長丈餘。（出搜神記。）

### 丁初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回顧後有小婦人。上下青衣。戴青傘。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伺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顧見婦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

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氾然作聲。衣蓋飛散。視是大蒼獺。衣傘皆荷葉也。此獺化為人形。數媚年少者也。（出搜神記。）

### 謝非

道士丹陽謝非。往石城冶買釜。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是誰。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鍤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出搜神記。）

### 顧保宗

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卧。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為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答曰。來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閑退。故來相話。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閑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亂。閑退何詞。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桓玄之志也。保宗因問若是有兵。可言歲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復哭。謂宗曰。後年易號。後一歲桓玄盜國。盜國未幾。為卯金所敗。保宗曰。卯金為誰。答曰。君當後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遠至。何所食。答曰。請君常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向前江。來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故驗災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戶外。乃趺去。及曉。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驤首四望。移時乃沒。是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為元興元。興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玄。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受晉禪。一如魚之所言。（出九江記。）

###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仍云已不樂嫁。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咒療。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即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慟哭云。失其同好。於是漸差。或問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殺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 寡婦嚴

建康大夏營寡婦嚴。宋元嘉初。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呵問。答云。我華督還府。徑沿西牆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變為鼉。察其所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歲久。因能為魅。殺之。遂絕。（出異苑。）

### 尹兒

安城民尹兒。宋元嘉中。父暫出。令守舍。忽見一人。年可二十。騎馬。張斗繖。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來。於門呼尹兒。求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床。一人捉繖覆之。

尹兒看其衣悉無縫五色爛斑似鱗甲而非毛也有頃雨將至此人上馬去顧語尹兒曰明當更來乃西行躡虛而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為之晦暝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湧丘壑淼漫將淹尹舍忽見大魚長三丈餘盤屈當水衝尹族乃免漂蕩之患（出廣古今五行記）

## 廣陵王女

沙門竺僧瑤得神呪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瑤治之入門瞋目罵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殺我夫魅在其側曰吾命盡於今因歔欷又曰此神不可與事乃成老鼉走出庭中瑤令撲殺之也（出志怪）

## 楊醜奴

河南楊醜奴常詣章安湖拔蒲將暝見一女子衣裳不甚鮮潔而容貌美乘船載蓴前就醜奴家湖側逼暮不得返乃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盤中有乾魚生菜食畢因戲笑醜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側日暮陽光頽託蔭遇良主不覺寬中懷俄滅火共寢覺其臊氣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戶變為獺徑走入水（出廣異記）

##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阜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娩來詣船因相為戲女即留宿歡宴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為朗中令籠三龜示之（出志怪）

# 卷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水族為人）

## 張方

廣陵下市廟宋元嘉十八年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壻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王纂者能治邪魅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異苑）

##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出幽明錄）

## 晉安民

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帢黃練單衣來詣之即同飲餟餟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慎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七八丈逕來衝網其人即刺殺之破腹見所食飯悉有其人家死亡略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 劉萬年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正端麗潔白如玉遙呼萬年謂曰君與今帝姓族近遠萬年曰望異姓同一人曰汝雖族異恐禍來及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何用見酧萬年欲請歸鎮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為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罷其位後果如魚所言（出江表異同錄）

## 微生亮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出三峽記）

## 蘆塘

耒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常至五日一奮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為美婦人或為美男子至於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後為雷電所擊此塘遂乾（出錄異記）

##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壻驚婦云君自有異志當為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視之為何物後所願還至故作其婦前卻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既上牀壻

捉之曰。夜夜出何為。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託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婿放之。與共臥。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出列異傳。）

## 朱法公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憩於臺城東橘樹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夕欲詣宿。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寢。至曉而去。明日復來。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來迎。復有男子可六七歲。端麗可愛。女云是其弟。後曉去。女衣裙開。見龜尾及龜腳。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來。即然火照覓。尋失所在。（出續異記。）

## 王奐

齊王奐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生。月瑩。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嘈女子之音。奐異之。謂諸人曰。江渚中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取葭蘆之陰。循洲北岸。而於蔽葦中見十餘女子。或衣綠。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在江漢。不意諸娘虛為上峽小兒所娶。乃自分離。立者一女子嘆曰。潮水有迴。而我此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奐急從蘆葦中出擒。悉化為龜。入水而去。（出九江記。）

## 蔡興

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與數人言笑。或云。當再取誰女。復一人云。家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入里人劉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戶。見一人黑色大罵曰。我湖長來詣汝。而欲殺我。即喚羣伴。何不助余耶。餘之即奮刀亂斫。得一大鼉及狸。（出幽明錄。）

## 李增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焉。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捉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之。何用問焉。為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出異苑。）

## 蕭騰

襄陽金城南門外道東有參佐廨。舊傳甚凶。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臨州。給府寮呂休蒨。休蒨常在廳事北頭眠。鬼牽休蒨。休蒨墜地。久之悟。俄而休蒨有罪賜死。

後令蕭騰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大夫著白紗高室帽。烏布袴。披袍造騰。疑其服異。拒之。行數里復至。求寄載。騰轉疑焉。如此數迴。而騰有妓妾數人。舉止所為稍異常日。歌笑悲啼。無復恒節。及騰至襄陽。此人亦經日一來。復畢辰不去。好披袍縛袴。跨狗而行。或變易俄頃。詠詩歌謠。言笑自若。自稱是周瑜。恒止騰舍。騰備為禳遣之術。有時暫去。尋復來。騰又領門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來去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逢歡羊口岸。結愛桃林津。胡桃擲去肉。訝汝不識人。頃之。有道士趙曇義為騰設壇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門。諸妾連悲叫。若將遠別。俄而一龜徑尺餘。自到壇而死。諸妾亦差。騰妾聲貌悉不多。諮議參軍韋言辯善戲謔。因宴而啟云。常聞世間人道黠如鬼。今見鬼定是癡鬼。若黠。不應魅蕭騰。故以此而度。足驗鬼癡。（出南雍州記。）

## 柳鎮

河東柳鎮字子元。少樂閑靜。不慕榮貴。梁天監中。自司州遊上元。便愛其風景。於鍾山之西建業里買地結茅。開泉種植。隱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為柳父。所居臨江水。嘗曳策臨眺。忽見前洲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來遊戲。迭間相呼求食聲。鎮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大魚驚躍。誤墜洲上。羣小兒爭前食之。又聞小兒傳呼云。雖食不盡。留與柳父。鎮益驚駭。乃乘小舟遲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為獺。入水而去。鎮取巨魚以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書齋柱題詩一首云。江山不久計。要適暫時心。況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出窮怪記。）

##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司宮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怪精耳。因戒宮人曰。若來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出廣古今五行記。）

## 大興村

隋開皇末。大興城西南村民設佛會。一老人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遂不見。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魚長丈餘。小而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割其腹。得秔米飯。後數日。漕渠暴溢。射者家皆溺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 萬頃陂

唐齊州有萬頃陂魚鼈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賜以蔬供食訖而去於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緝鱗鏤甲錦質寶章特異常魚欲齎赴州餉遺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并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過渡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絶（出朝野僉載）

### 長鬚國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沒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為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嬪姬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總無未必不如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顰蹙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絶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鰕所魅耳吾雖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入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出酉陽雜俎）

## 卷四百七十　水族七（水族為人）

### 李鷸

唐燉煌李鷸開元中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為江黿所舐俄然復生一鷸其形體衣服言語與其身無異鷸之本身為黿法所制縶於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黿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覺悟為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玄宗急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曰君何為者鷸以狀對靜能書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黿妖方擁案晨衙為巨石所擊乃復本形時張說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檝送鷸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瀝血於波中以此故也（出獨異記）

### 謝二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己困而無獲排徊揚州久之同亭有謝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為若欲北歸當有三百錢相奉及別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叩大柳樹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叩大樹久之小婢出問其故云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見姥充壯當堂坐謂士人曰兒子書勞君送今付錢三百千今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錢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錢而色小壞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黿窟恐是耳有敕使擊射之得崑崙數十人悉持刀鎗沉入其窟得黿大小數十頭末得一黿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錢帛數千事其後五年士人選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中東廢前忽見謝二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不之官徒侶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時人云以為謝二所損也（出廣異記）

### 荆州漁人

唐天寶中荆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也（出廣異記）

### 劉成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

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闃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鬐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酹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至于岸。明日還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州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出宣室志。）

##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設壇於室。卧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顏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遂去之。據胡牀。叱患人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劃然刀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跡。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紗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負而沒之。（出通幽記。）

## 趙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趙平原。漢南有別墅。嘗與書生彭城劉簡辭。武威段齊真。詣無名湖。捕魚為鱠。須臾獲魚數十頭。內有一白魚。長三尺餘。鱗甲如素錦。耀人目睛。髻鬣五色。鮮明可愛。劉與段曰。此魚狀貌異常。不可殺之。平原曰。子輩迂闊。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畢。忽見湖中有羣小兒。俱著半臂白袴。馳走水上。叫嘯來往。略無畏憚。二客益懼。復以白魚為請。平原不許之。叱庖人曰。速斫鱠來。逡巡鱠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風雷暴作。霆震一聲。湖面小兒腳下生白烟。大風隨起。二客覺氣候有變。顧望三里內。有一蘭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復下筯。于時飛沙折木。雨火相雜而下。霆電擊拽。天崩地坼。二客惶駭相顧失色。謂平原已為齏粉矣。俄頃雨霽。二客奔詣鱠所。見平原坐於地。冥然已無知矣。二客扶翼呼問之。良久張目曰。大差事。大差事。幸勤食鱠。盡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擲於湖中。吾腹今甚空之矣。其操刀之僕。遂亡失所在。經數月方歸。平原詰其由。云初見青衫人。於電火中嗔罵。遂被領將。令負衣襆。行僅十餘日。至一處。人物稠廣。市肆駢雜。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復至一繁會處。青衫人云。此是潭州。此夕。領入曠野中。言曰。汝隨我行已久。得無困苦耶。今與汝別。因懷中取乾脯一挺與某云。饑即食之。可達家也。又曰。為我申意趙平原。無夭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惡。再犯之。必無赦矣。平原自此終身不釣魚。（出博物志。）

##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為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蕖。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但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豔媚。瑩若神仙。其語曰。今夕闊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洲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愴惶。窟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府君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為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曉。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弔禮。將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步行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猱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遽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鼇。今適長沙。訪張法明威儀。昱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令

同舟弟子曰。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徙。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寐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為某啟先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東海。各以明珠為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為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週繞泝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昱乘舟東西耳。（出傳奇。）

## 僧法志

臺山僧法志。遊至淮陰。見一漁者。堅禮而命焉。法志隨至草庵中。漁者設食甚謹。法志頗怪。因問曰。弟子以漁為業。自是造罪之人。何見僧如此敬禮。答曰。我昔於會稽山。遇雲遠上人。為衆說法。暫曾隨喜。得悟聖教。適來見僧。即歡喜無量。僧異之。勸令改業。漁者曰。我雖聞善道。而滞於罟網。亦猶和尚為僧。未能以戒律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慙而退。迴顧見漁者化為大黿入淮。亦失草庵所在。（出瀟湘錄。）

# 卷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水族為人）

## 鄭元佐

鄧元佐者。潁川人也。遊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歷覽。因謁長城宰。延挹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誤入一徑。甚險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既至。見一蝸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許。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長城訪別。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慮為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當奈何。況又家貧。無好茵席祗侍。君子不棄。即聞命矣。元佐餒。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塌。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設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覺其身卧在田中。旁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來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嘔吐。視之。盡青泥也。元佐嘆咤良久。不損其螺。元佐至此棲心於道門。永絕遊歷耳。（出集異記。）

## 姚氏

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網中獲一人。黑色。舉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祝之曰。爾能為我致羣魚。以免闕職之罪。信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出稽神錄。）

##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水濱人物喧集。乃漁人得一大黿。黿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泊船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元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黿耶。曰。然。身即黿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為水族。見困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為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鳴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當先期歲月聞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甚衆。宋氏之子竟免。（出稽神錄。）

## 史氏女

溧水五壇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樹下。見一物。鱗角爪距可畏。來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養於盆中。數日益長。乃置投金瀨中。頃之。村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即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羣魚一至墓前。至今每閏年一至爾。又漁人李黑獺者。恒張網于江。忽獲一嬰兒。可長三尺。網為亂涎所縈。泱旬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視嬰兒口鼻眉髮如畫。而無目。口猶有酒氣。衆懼。復投於江。（出稽神錄。）

## 漁人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恬。見一大黿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彩舟。有十餘人會飲。酒妓樂陳設甚盛。歡醻久之。上流有巨艦來下。櫓聲振于坐中。彩舟乃沒。前之黿亦下。未及水。忽死於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黿為候望。而不知巨艦之來。故殛之。（出稽神錄。）

## 人化水族

## 黃氏母

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於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出神鬼傳。）

## 宋士宗母

魏清和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闔戶。家人於壁穿中。窺見沐盆水中。有一大黿。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出外去甚駃。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舍宅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出續搜神記。）

## 宣騫母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之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黿。騫兄弟閉戶衛之。掘堂內。作大坎。實水。其黿即入坎遊戲。經累日。忽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輒自躍。赴於遠潭。遂不復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 江州人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晉末以來。絕不復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 獨角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他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指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出述異記。）

## 薛偉

薛偉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傍。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覷羣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箸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敕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者。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坐門東。糺曹吏坐門西。方弈棋。入及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知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

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虛。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遊乎。旁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為足下圖之。決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閑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巘崿之情。投簮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為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捨之而去。饑益甚。有頃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于葦間尋得葦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弈棋。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汝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者方礪刃。喜而投我於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弈吏。三君之臨階。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投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出續玄怪錄。）

# 卷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龜

## 陶唐氏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伏滔述帝功德銘曰。朱書龜曆之文。（出述異記。）

## 禹

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

下有印。文皆古言。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為界。此之遺像也。（出王子年拾遺）

葛洪

葛洪云。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末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出抱朴子）

張廣定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步。又不忍棄之。乃縣龍於古塚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歸。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即餓。見其旁有一物。引頸呼吸。効之。故能活。廣定入冢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不妄矣。（出獨異志）

贛縣吏

晉義熙中。范寅為南康郡時。贛縣吏說先入山採薪。得二龜。皆如二尺盤大。薪未足。遇有兩樹駢生。吏以龜側置樹間。復行採伐。去龜樹稍遠。天雨懶復取。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先龜。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鞭狀。（出幽明錄）

郗世了

郗世了。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出靈鬼志）

孟彥暉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上聞。（出錄異記）

營陵

道州營陵中。龜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足。各踏一龜。踏龜有時行。或踰山越水。俗莫敢犯。（出錄異記）

興業寺

九曲靈龜池在襄陽縣東北三里。遍學寺東。古城舊有興業寺。今併入遍學寺。唐景龍元年。有陳留阮氏寓居襄陽。捨財於此寺東院。創造堂宇。時歲旱池涸。即掘廣深之。及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龜。高數尺。如半張牀大。岸側而行。衆即驚呼。龜遂躍入池中。寺僧靈幽云。院有折碑。云興業寺碑。碑文梁散騎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傳者。云此寺有靈龜一頭。長三尺五寸。冬潛春現。多歷年所。隨衆上堂。應時而食。刺史安陸王照頻遇此龜。其壞碑。因即扶竪。今在遍學寺東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見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襄沔記）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內難。於池內有白龜。遊於荷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為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出錄異記）

劉彥回

唐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有下寮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羣官畢賀。云得此龜。人壽一千歲。使君謝己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即至坑所。其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為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神。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彥回夢龜云。己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出廣異記）

吳興漁者

唐開元中。吳興漁者。於若溪上。每見大龜。四足各蹋一龜而行。漁者知是靈龜。持石投之。中兩獲焉。久之。以獻州從事裴裳。召龜人。龜人云。此王者龜。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特庭中有鵲。其雛尚鷇。乃驗試之。今卜者鑽龜焉。數日。大風損鵲巢。鵲雛皆死。尋又命卜其婢所懷娠。是兒女。兆云當生兒。兒生尋亦死。裴後竟進此龜也。（出廣異記）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有小黃門。思逞方深。而坐觀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聞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于旅館。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火如綖。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非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驟行旅。莫敢一蛇。象郡報冤。蛇必此夕為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

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出。止在道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患。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寃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袪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出錄異記。）

### 寧晉民

唐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常祈禱。忽有群蛇數千。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為二積。留南岸者。為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蛇。盡死。乃各登積。視蛇腹。悉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梨三龜來獻。（出酉陽雜俎。）

### 史論

唐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奩。奩中忽有金色龜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 徐仲

福州唐貞元末。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鱉人徐仲。以五鐶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籍龜而行。八龜為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出酉陽雜俎。）

### 高崇文

唐贊皇公李德裕曰。蜀傳張儀築成都城。屢有頹壞。時有龜周行旋走。至是一龜行路。築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嘗聞龜殼猶在城內。昨詢訪耆舊。有軍資庫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庫中。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為腰帶胯具。自張儀至崇文千餘載。龜殼尚在。而武臣毀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閒談。）

### 汴河賈客

唐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是夕忘出之。明日取視。殼已燋矣。拂拭去灰。置於食牀上。欲食。良久。伸頸足動。徐行牀上。其生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遊泳而去。（出錄異記。）

### 南人

南人採龜溺。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鬬噬。力小致斃者。採時。取雄龜置瓷盆及小盤中。於龜後。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焫熱。熨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得於道士陳釗。又海上人云。龜生三卵。一為吉弔也。其吉弔上岸。與鹿交。或於水邊遺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黃。復似灰色。號紫稍花。益陽道。別有方說。（出北夢瑣言。）

### 閻居敬

新安人閻居敬。所居為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迮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牀。乃牀腳斜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乃去。（出稽神錄。）

###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為業。嘗烹鯉魚十頭。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共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期年。所畜犬恒窺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撤戶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出稽神錄。）

### 李宗

李宗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據地而坐。不可推挽。不食不語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出稽神錄。）

## 卷四百七十三　昆蟲一

### 蜮射

玄宗記。蜮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紀年云。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取玉馬。玉化為蜮。以射人也。（出感應經。）

### 化蟬

齊王后怨王。怒死。尸化為蟬。遂登庭樹。嘒唳而鳴。後王悔恨。聞蟬鳴。即悲嘆。（出崔豹古今注。）

### 揖怒蛙

越王勾踐既為吳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見蛙怒。勾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吳。（出越絕書。）

### 怪哉

漢武帝幸甘泉。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帝乃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即按地圖。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散。（出小說。）

## 小蟲

漢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於樹枝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 蔣蟲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達無度。每自言我死當為神也。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山下。被賊擊傷額。因解印綬縛之。有頃而卒。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路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子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地神。爾下民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疾疫。百姓輒恐動。頗竊祀之者。未幾。乃下巫祝曰。吾將大降福孫氏。官宜為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也。俄而果有蟲蝱入人耳。即死。醫所不治。百姓愈恐。孫主尚未之信。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將以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百數。火漸延及公宮。孫主患之。時議者以神有所歸。乃不為厲。宜告饗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其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祠宇。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疾厲皆息。百姓遂大事之。幽明錄亦載焉。（出搜神記）

##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願以女妻之。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其實。一旦。有五色蛾出其旁。客取而薦之。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之狀。客與俱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瓮。繰一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濟陰人設祠祀焉。（出列仙傳）

## 烏衣人

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嘗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既寤。蟻嚙械已盡。因得出。錢塘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出齊諧記）

## 朱誕給使

淮南因史朱誕。字永長。吳孫皓世為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為姦。後出行。密穿壁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年少

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幪頭。給使以為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過為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在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為試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焉。所掊刮見有趾跡。誕自驚。乃詳問之。給使具道其本末。（出搜神記）

## 葛輝夫

晉烏傷葛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出搜神記）

## 蝘蜓

博物志。蝘蜓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稱滿七斤。治擣萬杵。以點女子肢體。終不滅。淮南萬畢術云。取守宮新合陰陽。以牝牡各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輒滅去也。（出感應經）

## 肉芝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在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出抱朴子）

## 千歲蝙蝠

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出抱朴子）

## 蠅觸帳

晉明帝常欲肆眚。祕而不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遍矣。（出異苑）

## 蒼梧蟲

博物志云。蒼梧人卒。便有飛蟲大如麥。有甲。或一石餘。或三五斗。而來食之。如風雨之至。斯須而盡。人以為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後因以梓木為棺。更不復來。（出博物志）

## 蚱蜢

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帳內。以與人共語。有舊

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窻户。瞥覩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前鐵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菖蒲根下。有青蚱蜢。雖疑此爲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絶。相去雖近。猶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不即道。語之曰。我始來直者。便見一青衣女子。從前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即來就己。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出續異記）

## 施子然

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雖出自單門。而神情辨悟。家人作田至穫時。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恒宿在中。其夜獨自未眠之頃。見一丈夫來。長短是中形。人著黃練單衣袷。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云。僕姓盧名鉤。家在粽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垤。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個獨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鉤。反音則螻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於是遂絶。（出續異記）

## 龐企

晉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祖坐繫獄。忽見螻蛄行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夜掘壁爲大穴。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焉。（出搜神記）

## 蟾蜍

晉孝武太元八年。義興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麗潔白。尤辯惠。性嗜膾。啖之恒苦不足。有許纂者。小好學。聘之爲妻。到壻家。食膾如故。家爲之貧。於是門内博議。恐此婦非人。命歸家。乘車至橋南。見罟家取魚作鮓。著岸上。可有十許斛。便於車中下一千錢。以與魚主。令擔鮓。乃下車。熟食五斗。生食五斗。當啖五斛許。極便悶卧。須臾据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從吐而出。遂絶。不復啖。病亦愈。時天下大兵。（出廣古今五行記）

## 蠅赦

前秦苻堅欲放赦。與王猛苻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于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敕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歎曰。其向蒼蠅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 髮妖

晉安帝義熙年。琅玡費縣王家。恒失物。謂是人偷。每以尙鑰爲意。而零落不已。見宅後籬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澤。試作繩罥施於穴口。夜中聞有擺撲聲。往掩。得大髮。長三尺許。而變爲蟺。從此無慮。（出廣古今五行記）

## 桓謙

桓謙字敬祖。太原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埳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陣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逕入穴中。寂不復出。出還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謙後誅滅。（出異苑）

## 青蜓

司馬彪莊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頭。不食而舞曰。此將爲珠。人笑之。博物志云。埋青蜓頭於西向户下。則化成青色之珠。（出感應經）

## 朱誕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頭髻。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買黐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絶。觀之。鉤簾下。已有數百人頭髻。（出幽明錄）

## 白蚓

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並張口。吐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出述異記）

## 王雙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襦。來就其寢。每聽聞薦下。歷歷有聲。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精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於時咸以雙暫同阜螽矣。（出異苑）

# 卷四百七十四　昆蟲二

## 胡充

宋豫章胡充。元嘉五年秋夕。有大蜈蚣長二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裁出户。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闔門時患。死亡相繼。（出異苑）

## 盧汾

妖異記曰。夏陽盧汾。字士濟。幼而好學。晝夜不倦。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將赴洛。友人宴於齋中。夜闌月出之後。忽聞廳前槐樹空中。有語笑之音。并絲竹之韻。數友人咸聞訝之。俄見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謂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適宴罷。友人聞此音樂之韻。故來請耳。女子笑曰。郎君真姓盧。甘乃入穴中。俄有微風動林。汾歎訝之。有如昏昧。及舉目。見宮宇豁開。門戶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戶謂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諸郎相見。汾以三友俱入。見數十人各年二十餘。立於大屋之中。其額號曰。審雨堂。汾與三友歷階而上。與紫衣婦人相見。謂汾曰。適會同宮諸女。歌宴之次。聞諸郎降重。不敢拒。言。因拜見。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後有衣白者。青黃者。皆年二十餘。自堂東西閣出。約七八人。悉妖艷絕世。相揖之後。歡宴未深。極有美情。忽聞大風至審雨堂。梁傾折。一時奔散。汾與三友俱走。乃醒。既見庭中古槐。風折大枝。連根而墜。因把火照所折之處。一大蟻穴。三四螻蛄。一二蚯蚓。俱死於穴中。汾謂三友曰。異哉。物皆有靈。況吾徒適與同宴。不知何緣不入。於是及曉。因伐此樹。更無他異。（出窮神秘苑）

## 來君綽

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煬帝盡欲誅其家。子君綽憂懼。連日與秀才羅巡。羅逖。李萬進。結為奔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旁有燈火。因與共頓之。扣門數下。有一蒼頭迎拜。君綽因問此是誰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當府秀才也。遂啟門。門又自開。敲中門曰。蝸兒也。有四五箇客。蝸兒耶。又一蒼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就館。客位牀榻茵褥甚備。俄見一小童持燭自中門出曰。六郎子出來。君綽等降階見主人。主人辭彩朗然。文辯紛錯。自通姓名曰。威汚蠖。敘寒溫訖。揖客由阼階坐。曰。汚蠖忝以本州鄉賦。得與足下同聲。青宵良會。殊是所願。即命酒洽坐。漸至酣暢。談諧交至。眾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欲以理挫之。無計。因舉觴曰。君綽請起一令。以坐中姓名雙聲者。犯罰如律。君綽曰。威汚蠖。實譏其姓。眾皆撫手大笑。以為得言。及至汚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為歌聲。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羅李。羅來李。敦皆懋其辯捷。羅巡又問君聲推之事。足得自此云龍。何王名之自貶耶。汚蠖曰。僕久從賓興。多為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羣士。何異尺蠖於汚池乎。巡又問公華宗氏族。何為不載。汚蠖曰。我本日氏。出於齊威王。亦猶桓丁之類。何足下之不學耶。既而蝸兒舉方丈盤至。珍羞水陸。充溢其間。君綽及僕無不飽飫。夜闌徹燭。連榻而寢。遲明敘別。悵悵俱不自勝。君綽等行數里。猶念汚蠖。復來見昨所會之處。了無人居。唯汚池邊有大螾長數尺。又有蝸螺丁子。皆大常有數倍。方知汚蠖及二豎皆此物也。遂共惡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汚水數升。（出玄怪錄）

## 傳病

隋煬帝大業末年。洛陽人家中。有傳屍病。兄弟數人。相繼亡沒。後有一人死。氣猶未絕。家人並哭。其弟忽見物自死人口中出。躍入其口。自此即病。歲餘遂卒。臨終謂其妻曰。吾疾乃所見物為之害。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腦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死。弟子依命開視。腦中得一物。形如魚。而並有兩頭。遍體悉有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試以諸味致中。雖不見食。悉須臾皆成水。諸毒藥因皆隨消化。時夏中藍熟。寺衆如水次作靛青。一人往。因以小靛致鉢中。此物即遶鉢馳。須臾間便化為水。傳靛以療噎。（出廣古今五行記）

##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身如火燒。數日方定。名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滎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道傍莊家。主人暫出未至。庭俊心無聊賴。因歎息曰。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即有老父鬢髮疎禿。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夫一無所解。而性好文章。適不知郎君來止。與和且耶連句。次聞郎君吟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雖曹丕門客子長異人。不能過也。老父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雖貧。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話耳。庭俊甚異之。問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來和。弟大。君何不呼為麻大。庭俊即謝不敏。與之偕行。遶堂西隅。過見二門。門啟。華堂複閣。甚奇秀。館中有樽酒盤核。麻大揖讓庭俊同坐。良久。中門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即降階揖讓坐。且耶謂麻大曰。適與君欲連句。君詩題成未。麻乃大書題目曰。同在渾家平原門館連句一首。使請為四句矣。麻大詩曰。自與渾家鄰。馨香遂滿身。無心好清靜。人用去灰塵。僕作四句成矣。且耶曰。僕是七言。韻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為一章。亦不惡。且耶良久吟曰。終朝每去依烟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苻王筆端坐。爾來求食渾家門。庭俊猶不悟。見門館華盛。因有淹留歇為之計。詩曰。田文稱好客。凡養幾多人。如次馮諼在。今希側下賓。且耶麻大相顧笑曰。何得相譏。向使君在渾家門。一日常厭飫矣。於是餐饍有饌。

引滿數十巡。主人至。見庭後不見。使人叫喚之。庭後應曰唯。而館宇并麻和二人。一時不見。乃坐廁屋下。傍有大蒼蠅。禿掃幕而已。庭後先有熱疾。自此已後頓愈。更不復發矣。（出玄怪錄）

## 張思恭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張思恭進牛窟利上蚰蜒。大如筯。天后以玉合貯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極是毒物。近有雞食爲百足蟲。忽死。開腹中。有蚰蜒一抄。諸蟲並盡。此物不化。朕昨日以來。意惡不能食。思恭頓首請死。敕免之。與宰夫並流嶺南。（出朝野僉載）

## 蝗

唐開元四年。河南北螽爲災。飛則服日。大如指。食苗草樹葉。連根並盡。敕差使與州縣相知驅逐。採得一石者。與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則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蓋地。浮休子曰。昔文武聖皇帝時。繞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觀之。對仗選一大者。祝之曰。朕政刑乖僻。仁信未孚。當食我心。無害苗稼。遂吞之。須臾有鳥如鸛。百萬爲群。拾蝗一日而盡。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則如勿生。天若爲厲。埋之滋甚。當明德慎罰。以答天譴。奈何不見福修以禳災。而欲逞殺以消禍。此宰相姚文崇失燮理之道矣。（出朝野僉載）

## 冷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冠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出酉陽雜俎）

## 李揆

唐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牆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蟇。俯于地。高數尺。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巨缶蓋焉。有解曰。夫蝦蟇。月中之蟲。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啟而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 主簿蟲

潤州金壇縣。大曆中。有北人爲主簿。以竹筒齎蠍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樹。後遂蕃育至百餘枚。爲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識。呼爲主簿蟲。

---

## 朱牙之

東陽太守朱牙之。元興中。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牀下出。著黃裳衿帽。所出之埳。滑澤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病癰。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果得虎陰。尚餘暖氣。使兒炙啖。瘡立斷。公常使董梳頭。髮如野豬牙。後諸祭酒上章。於是絕跡。作沸湯試澆此埳。掘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黃金一餅。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覓向金。乃是牛糞。計此即牙家鬼（出異苑）

## 樹蚓

上都渾瑊宅。戟門外。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蚓大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蚓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渾瑊時。堂前忽有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挂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出酉陽雜俎）

## 木師古

遊子木師古。貞元初。行於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見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內安止。其本客廳。乃封閉不開。師古怒。遂詰責主人僧。僧曰。誠非恡惜於此。而單吾人於彼。俱以承前客宿於此者。未嘗不大漸於斯。自某到已三十餘載。殆傷三十人矣。閉止週歲。再不敢令人止宿。師古不允其詞。愈生猜責。僧不得已。令啟戶灑掃。乃實年深朽室矣。師古存心信而口銳猶怒。及入寢。亦不免有備預之志。遂取箧中便手刀子一口。於牀頭席下。用壯其膽耳。寢至二更。忽覺增寒驚覺。乃漂沸風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復來。師古乃潛抽刀子於幔中。以刀子一揮。如中物。乃聞墮於牀左。亦更無他。師古復刀子於故處。乃安寢。至四更已來。前扇又至。師古亦依前法揮刀。中物又如墮於地。握刀更候了無餘事。須臾天曙。寺僧及側近人。同來扣戶。師古乃朗言問之爲誰。僧徒皆驚。擱詢其來由。師古具述其狀。徐徐拂衣而起。請人遂於牀右。見蝙蝠二枚。皆中刀狼藉而死。每翅長一尺八寸。珠眼圓大。爪如銀色。按神異秘經法云。百歲蝙蝠。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爲人。飛遊諸天。據斯未及三百歲耳。神力猶劣。是爲師古所制。師古因之亦知有服煉術。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終。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出博異志）

# 卷四百七十五　昆蟲三

## 淳于棼

東平淳于棼。吳楚遊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為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闢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簾幃殽膳。陳設于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祗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坐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為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殽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為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為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為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為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娣。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于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為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為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為婦之道。貴乎

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輿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嘩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于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于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轝之至。謚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于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嘆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己身卧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驚入處。二客將

謂狐狸木媚之所為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為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圬。嵌窞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薈。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覿淳于生棼。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出異聞錄）

## 卷四百七十六　昆蟲四

### 赤腰蟻

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俱赤蟻之大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蝮及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

### 蘇湛

唐元和中。蘇湛遊蓬鵲山。裹粮鑽火。境無道跡。忽謂妻曰。我行山中。都倒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繭矣。有黑蜘蛛大如鈷鉧。走集巖上。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

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巖。臭滿一山。（出酉陽雜俎。）

## 石憲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為業。常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屬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狀奇異。來憲前。謂憲曰。我廬于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俗塵甚遠。實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其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去。於是與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群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上。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畏。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己卧于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有蛙鳴。甚類群僧之梵音。于是徑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者。其僧乃群蛙。而憲曰。此蛙能易形以惑於人。豈非怪尤者乎。於是盡殺之。（出宣室志。）

## 王叟

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力田為業。一日耕於野。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九旬餘。有醫者云。此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藥有及。狀且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痛益甚。忽聞臂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數日。其聲益大。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乃卒。（出宣室志。）

## 步蚓

段成式三從房伯父。唐大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大二三丈。白項。當項下有兩足。正如雀腳。步於砌下。經數日方死。（出酉陽雜俎。）

## 守宮

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詈不已。因覆硯于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大呼曰。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嚙四支。疾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嚙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峩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貞官。乞賜餘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階下。有小穴如栗。守宮出入焉。士人即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出酉陽雜俎。）

## 冉端

忠州墊江縣吏冉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為卜地。云合有王氣群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彫刻。城內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脈。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壞。上以堅土為蓋。

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既覩。勑吏改卜。嚴師代其卜驗。為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為。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譏詈大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為祝蟻。療以雄黃丸。方愈。（出酉陽雜俎。）

## 蚓齒

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小時。見鄰居有姪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蚿。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戯因不得活。（出酉陽雜俎。）

## 韋君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後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人之患也。吾聞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又殺之。且觀其上有網為窟。韋乃命左右挈箒。盡掃去。且曰。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將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之。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即拂去。俄遂腫延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為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兄弟三人。其

二人為汝子所戲吾告上帝帝用憫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惡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寤所夢覺為夢日果其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出宣室志）

### 陸顒

吳郡陸顒家於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麵為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為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暉吾子峩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某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為羣胡不我欺旬餘羣胡又至持金繒為顒壽顒至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為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違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為朋友壽乎且大學中諸生甚多何為獨厚君耶君匿

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居於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于君耳幸望許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貨也顒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為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蟲禀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顒即以麵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禀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箇函其蟲又金函扃之命顒致于寢室謂顒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車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而去顒自此大富致園屋為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于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顒既以甚富又素用閑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放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藉中有一珠徑上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顒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回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顒貨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也（出宣室志）

## 卷四百七十七　昆蟲五

### 張景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為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慧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寐未熟忽見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歌身於女之榻懼為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懼且慮為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悟心謂吾為盜且亦誤矣謂吾為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錐貫鏤於其末且利鋩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至女強以言洽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密以錐傳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纏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蠐螬約尺餘蹲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即殺之自此遂絕（出宣室志）

### 虵醫

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表王傅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為慮李醉曰欲雨甚易

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覆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甕前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蛇師為親家（出酉陽雜俎）

### 山蜘蛛

相傳裴旻山行有大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旻旻引弓射却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出酉陽雜俎）

### 蟲變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嘗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一棘刺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雨韋試令踏地驚之蟲飛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脈馬良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何物（出酉陽雜俎）

### 蝎化

蝎負蟲巨者多化為蝎蝎子多負於背段成式嘗見一蝎負廿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又嘗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出酉陽雜俎）

### 虱建草

舊說虱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虱惡水銀人有病虱者雖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銀可去之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虱又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其名虱建草能去蟣虱（出酉陽雜俎）

### 法通

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上來者及叨利天梵天來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官也頭黑身赤儒吏也（出酉陽雜俎）

### 登封士人

唐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發火於牆堵下初為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觸四隅漸低轉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雞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出酉陽雜俎）

### 虱徵

相傳人將死虱離身或云取病者虱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虱行向病者背則死（出酉陽雜俎）

### 壁鏡

一日江楓亭會眾說單方段成式記治壁鏡川白礬重訪許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礬為膏塗瘡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鄧襄州多壁鏡毒人必死身匾五足者是坐客或云巳年不宜殺蛇（出酉陽雜俎）

### 大蝎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久矣（出傳載）

### 紅蝙蝠

劉君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為紅蝙蝠（出酉陽雜俎）

### 青蚨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其母必知處然後各致小錢子巾埋東行陰牆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者一名魚伯（出窮神秘苑）

### 滕王圖

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蜂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出酉陽雜俎）

### 異蜂

異蜂有蜂狀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嘗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為蜜（出酉陽雜俎）

### 寄居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出酉陽雜俎）

### 異蟲

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嚙不可取溫令燒之方落每對一眼

底有背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出酉陽雜俎）

## 蠅

長安秋多蠅。段成式嘗日讀百家五卷。頗為所擾。觸睫隱字。毆不能已。偶拂殺一馬。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聽。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芋根所化。（出酉陽雜俎）

## 壁魚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為白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為魚之義。（出酉陽雜俎）

## 天牛蟲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段成式七度驗之。皆應。（出酉陽雜俎）

## 白蜂窠

白蜂窠。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為巢。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疊鍾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帷幕變白。以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出酉陽雜俎）

## 毒蜂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為毒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出酉陽雜俎）

## 竹蜂

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卵。有蔕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出酉陽雜俎）

## 水蛆

水蛆。南中水溪澗中。多此蟲。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為虻。螫人甚毒。（出酉陽雜俎）

## 水蟲

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木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細微。（出酉陽雜俎）

## 抱搶

水蟲。形似蛣蜣。大腹。有刺如棘針。螫人有毒。

## 避役

南中有蟲名避役。應一日十二辰。其蟲狀如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始見於籬壁間。俗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辰狀。段成式再從兄尋常覩之。（出酉陽雜俎）

---

## 蟓蟜

蟓蟜。形如蟬。其子如蝨。著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煎食。辛而美。（出酉陽雜俎）

## 竈馬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則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出酉陽雜俎）

## 謝豹

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嘗掘穴獲之。小類蝦蟇。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出酉陽雜俎）

## 碎車蟲

碎車（赤郎反）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棲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終南有之。（出酉陽雜俎）

## 度古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許。首如鏟。背上有黑黃襴。稍觸則斷。常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唯腹泥如涎。有毒。雞食輒死。俗呼土蠱。（出酉陽雜俎）

## 雷蜞

雷蜞。大如蚓。以物觸之。即處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腹如蚓。馬或云。齧人毒甚。（出酉陽雜俎）

## 腹育

蟬未脫時。名腹育。相傳言蛣蜣所化。秀才韋翺。莊在杜曲。□□□□□□□□□□□□□□□□□□當冬中。持樹根。見腹育附施朽處。怪之。村人毒帶樹柄木所化也。翺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出酉陽雜俎）

## 蛺蝶

蛺蝶。尺蠖蠋所化也。秀才顏非雄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綠裾幅。旋化為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為大蝴蝶。（出酉陽雜俎）

## 蟻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鬭。俗呼為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段成式兒戲時。常以棘刺標蠅。置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尺。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齊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出酉陽雜俎）

### 蟻樓

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二尺餘（出酉陽雜俎。）

卷四百七十八　昆蟲六

### 飯化

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闇室地。入夏。悉化為赤蜘蛛。（出酉陽雜俎。）

### 蜈蚣氣

綏縣。多蜈蚣。氣大者能以氣吸兎。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出酉陽雜俎。）

### 蠮螉

蠮螉。段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出酉陽雜俎。）

### 顛當

顛當。段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秦人所呼）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牆角負網中者。）爾雅謂之王蛈蝪。鬼谷子謂之跌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牢守

門。蠮螉寇汝無處奔。（出酉陽雜俎。）

### 蜾蠃

蜾蠃。今謂之蠮螉也。其為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為己子。蜂亦如此耳。（出酉陽雜俎）

### 沙虱

潭袁處吉等州。有沙虱。即毒蛇鱗中虱也。細不可見。夏月。蛇為虱所苦。倒掛身於江灘急流處。水刷其虱。或卧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所咬處。如針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得術士禁之。乃刮其少許。因以生肌膏傅治之即愈。不爾。兩三日內死矣。（出録異記。）

### 水弩

水弩之蟲。狀如蜣蜋。黑色。八足。鉗曳其尾。長三四寸。尾即弩也。常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時彎其尾。自背而上於頭前。以鉗執之。見人影則射。中影之處。人身隨有道腫大小。與沙虱之毒同矣。速須禁氣制之。剜去毒肉。因保其命。不爾。一兩日死矣。後多蠱毒。行者尤宜慎之。凡入蠱家。慎告主人曰。汝家有蠱毒。不得容易害我。如此則毒不行矣。（出録異記。）

###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於吳。于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山魈。玄之利以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牀之西南隅。於花氈上置繒繳。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纛。并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戴劍操斧手執弓挺凡數百。翠幰幙簾榻盤樏鼎鑊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按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并甲士執戈戟者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幕。歌筵舞席畢備。賓旅數十。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伺。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備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幾。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上客曰。子深得任公之術。請以樂賓。乃持鈎于硯中之南灘。樂徒奏春波引。曲未終。得魴鯉鱸鱖百餘。遂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鞫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

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習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鬅焦禿。肌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為。肯折節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觀。一無所見。玄之舍卷而寢。方寐間。見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牀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獵於羊林之岸。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振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蟻虰追過宣諭。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逗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有赤衣冠者唱言。蚍蜉王大怒曰。披儒服。談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寘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曲法。遊觀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況修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恐貽戾。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讖。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

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拒蟹飛上疏曰。臣聞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復之戚。所謂自貽。令大王不究遊務之非。返聽詭隨之議。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黜。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我刑。是抉吾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為謬。卒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為非。果滅於句踐。非千百周羣。悉數果驗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華。王覽疏。即拜蟹飛為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為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蚳為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穀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後進旨。於是蚳言移市門。進宣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殷三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侍中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己昧於知人。爇棟梁於將為大廈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爾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于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頭氣竭。號斷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歷數。因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蕘之晨。是

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令蒙罕澤旁臨脃。此非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令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享國家之寵榮。報平王而不能効伯禹而安忍。況今天圖將變。歷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返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適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羣臣有司。皆頓首敬聽。曰。吾夢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為何如。羣臣皆拜舞稱賀曰。答鄰國之慶也。蟹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蟹飛曰。大王通觴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上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術之徒。自壞其宮。以禳厥夢。乃以安車送玄之歸。纔及攜玄之寤。既明。乃召家僮於西廡。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縱火以焚之。靡有孑遺。自此宅不復凶矣。（出纂異記）

## 短狐

搜神記及鴻範五行傳曰。蜮射生於南方。謂之短狐者也。有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淫以女為主。故曰多蜮。蜮者。淫分全亂之氣所生。（出感應經）

## 蜘蛛怨

頃有寺僧所住房前。有蜘蛛為網。其形絕大。此僧見蜘蛛。即以物戲打之。蜘蛛見僧來。即避隱。如此數年。一日。忽感熱。僧獨於房。因晝寢。蜘蛛乃下在牀。齧斷僧喉。成瘡。少頃而卒。蜂蠆有毒。非虛言哉。（出原化記）

## 蜥蜴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出三教珠英）

## 殷琅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牀就琅。便燕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出異苑）

## 豫章民婢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縗麻。具棺迎喪。山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出搜神記）

## 南海毒蟲

南海有毒蟲者。如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為十二時蟲。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亦呼為籬頭蟲。傳云。傷人立死。既潛噬人。即走於藩籬之上。望其死者親族之哭。新州西南諸郡。絕不產蛇及蚊蠅。余竄南方多年。竟不睹蛇。蓋夏露臥無噆膚之苦。此人謂南方少蛇。以為夷獠所食。別有水蛇。形狀稍短。不居陸地。非嗔毒齧人者。（出投荒雜錄）

## 諾龍

南海郡有蜂。生橄欖樹上。雖有手足。頗類木葉。抱枝自附。與木葉無別。南人取者。先伐仆樹。候葉凋落。然後取之。有水蟲名諾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俗云此蟲飲食。即出水據石上。凡水族遊泳過者。至所據之石。即跳躍自置其前。因取食之。有得者。必雙。雄者既死。雌者必至。雌者死亦然。俗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節間之。少頃。竹節自通。里人貨其蠻者。幻人以蜂俱用。為婦人惑男子術。（出投荒雜錄）

卷四百七十九 昆蟲七

## 蟻子

南方尤多蟻子凡柱楣戶牖悉遊蟻備逹奔走居有所營里棟相接莫窮其往來（出投荒雜錄）

## 蛙蛤

南方又有水族狀如蛙其形尤惡土人呼為蛤為蛙食之味美如鶉鴣及治男子勞虛（出投荒雜錄）

## 金龜子

金龜子甲蟲也春夏間生於草木上大如小指甲飛時即不類泊草蔓上細視之真金色龜兒也行必成雙南人採之陰乾裝以金翠為首飾之物亦類黔中所產青蟲子也（出嶺表錄異）

## 海山

又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蜈蚣也蝦鬚長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出嶺表異物志）

## 蜈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為脯美於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然火炬以驅逐之（出嶺表錄異）

## 蚊翼

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嘗曾有毈（徒亂反）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者知言蟲小食人不去也此蟲既細且小因曰細蠛（音蔑）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常春生而以季夏冬藏於鹿耳中名嬰蜆嬰蜆亦細小也（出神異錄）

## 壁蝨

壁蝨者土蟲之類化生壁間暑月齧人其瘡雖愈每年及期必發數年之後其毒方盡其狀與牛蝨無異北都廄中之馬忽相次瘦劣致斃所損日甚主將雖督畜藥療勤至終莫能究而斃者狀類相似亦莫知其疾之由掌廄獲罪者已數人矣皆傾家破產市馬以賠納然後伏刑有一裨將幹敏多識凡所主掌皆能立功衆所推舉俾其掌廄焉此人勤心養膳旦夕躬親旬月之後馬之殞斃如舊疑其有他乃明燭以守之二鼓之後馬皆立不食黑者變白白者變黑秉炬以視諸馬之上有物負之不可勝數乃壁蝨所嗜也五鼓之後壁蝨皆去一道如繩連亘不絕暨日而以其事白

於帥臣尋其去蹤於樓中得巨穴焉以湯灌之壞城門穴得壁蝨死者數十斛穴中大者一所長數尺形如琵琶金色焚而殺之築塞其處害乃絕（出錄異記）

## 白蟲

有人忽面上生瘡暑月即甚喀無完皮異常楚痛塗膏餌藥不能致效忽一日既臥餘燭未滅同寢者見有物如絲如線以著其面因執燭視之白蟲如蝨自瓷枕穴中出以嚙面既明遂道其事剖枕以視之白蟲無數因盡殺之面瘡乃愈（出錄異記）

## 蠶女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人聚族而居遞相噬侵蠶女舊跡今在廣漢不知其姓氏其父為鄰所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訢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齕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配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愈咆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沖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化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稽聖賦曰安有女感彼死馬化為蠶蟲衣被天下是也（出原化傳拾遺）

## 砂俘效

陳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號曰俘鬱旋乾土為孔常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悅愚有親表曾得此物未嘗試驗愚始遊成都止於逆旅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用乃砂俘與陳氏所說信不虛語李生亦祕其所傳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川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罹禍非細也（出北夢瑣言）

## 舍毒

舍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郴連界尤甚為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間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湘衡北間有

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麸鹽樹葉背上春間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為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而出。飛為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見。能晝夜害人。雖帳深密。亦不可斷。以粗茶燒之。煙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又如席鋪油帔隔之。稍可滅。（出錄異記。）

### 老蛛

泰嶽之麓。有岱嶽觀。樓殿咸古制。年代寖遠。一夕大風。有聲轟然。響震山谷。及旦視即經樓之陊也。樓屋徘徊之中。雜骨盈車。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手足則周數尺之地矣。先是。側近寺觀或民家亡失幼兒。不計其數。蓋悉罹其啗食也。多有網於其上。或遺其黏縻絆。不能自解而脫走。則必遭其害矣。於是觀主命薪以焚之。臭聞十餘里。（出玉堂閒話。）

### 李禪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廣陵宣平里大第。晝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竟以帚撲。皆不能中。久之。飛去院門。撲之亦不中。又飛出門。至外門之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卒。輀車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飛翔之所也。（出稽神錄。）

### 蝗化

唐天祐末歲。蝗蟲生地穴中。生訖。即衆蝗銜其足翅而拽出。帝謂蝗曰。子何罪。食予苗。遂化為蜻蜓。洛中皆驗之。是歲。羣雀化燕。

### 水蛙

徐之東界接沂川。有溝。多蟹車。相傳是吳仲試車之所。（徐州有吳仲墓。山上亦有溝。試車處。石上轍深數尺。）有水。水有蛙。可大如五石甕。目如盌。昔嘗有人於其項上得藥。服之度世。（出玉堂閒話。）

### 蚓瘡

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既畢。每為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頃之。其僧病苦癢。身皆癢。須得長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卒。（出稽神錄。）

### 蜂餘

廬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甚。久之告飢。翁曰。居家貧。所食惟野菜耳。即以設客

食之。味甜美與常菜殊。及就寢。惟聞訌訌之聲。既曙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常患風。因而遂愈。蓋食蜂之餘耳。（出稽神錄。）

### 熊通

信州有版山。川谷深遠。采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通。嘗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徒從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見甲士清道自東來。傳呼甚厲。通弟懼恐。伏於草間。俄而旗幟戈甲。絡繹而至。道傍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為所戮。至軍中。擁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而去。度其遠。乃敢起行。追曉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而西去谿灘險絕。往無所詣。安得有此人。即共尋之。可十餘里。隔谿灘。猶見旌旗。紛若布圍畋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遥呼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螘。取而碎之。皆有血云。（出稽神錄。）

### 螽斯

蝗之為孽也。蓋沴氣所生。螽斯臭腥。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故詩稱螽斯子孫衆多。螽斯。即蝗屬也。羽翼未成。跳躍而行。其名蝻。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木。赤地無遺。其蝻之盛也。流引無數。甚至浮河越嶺。踰池渡塹。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牀帳。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豢豕十餘頭。時於陂澤間。值蝻大至。羣豕作堆而啗食之。斯須腹飫。不能運動。其蝻又飢。唼齧羣豕。有若堆積。豕竟困頓。不能禦之。皆為蝻所殺。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謂天生殺也。（出玉堂閒話。）

### 蝻化

己酉年。將軍許敬遷奉命於東洲按夏苗。上言稱於陂野間。見有蝻生十數里。纔欲打捕。其蟲化為白蛺蝶飛去。（出玉堂閒話。）

## 卷四百八十　蠻夷一

### 四方蠻夷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中央之人。竅通於口。（出酉陽雜俎。）

### 無啟民

無啟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為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

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八年化為人。（出酉陽雜俎。）

## 帝女子澤

帝女子澤。性妒。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託。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為傖。（出酉陽雜俎。）

## 毛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具人形。身及頭上。皆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短㲘㲘。（㲘音生。㲘音管。）見人則瞑。（古陌反。）自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憙（許記反）食人。舌鼻牽引共戲。不與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麗。一名髯狎小兒。髯可畏也。

## 軒轅國

軒轅之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諸天之野。和鸞鳥舞。民食鳳卵。飲甘露。（出博物志。）

## 白民國

白民之國。有乘黃。狀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年。（出博物志。）

## 歐絲

歐絲之野。女子乃跪據樹歐絲。（出博物志。）

## 輆沐國

越東有輆沐之國。（音[illegible]愛反）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刳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而焚之。薰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為孝。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非也。見墨子。（出博物志。）

## 涅雛國

成王即位三年。有涅雛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濤之聲在上。或泛巨水。視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以中國正朔。則序曆相符。王接以外賓之禮也。（出拾遺錄。）

## 然丘

成王即位。然丘之國。獻比翅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參鼻。衣雲霞之布。如今霞布也。經歷百餘國。方至京師。越鐵峴。泛沸海。有蛇州蜂岑。鐵峴峭礪。車輪各金剛為輞。比至京師。皆訛說幾盡。沸海皆湧起。如煎魚也。魚鱉皮骨。硬強如石。可以為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龍蛇蛟不得近也。經蛇州度。則豹皮為屋。於屋內推車。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末。以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五十年餘。乃至洛邑。成王。封太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人並童稚。乃至京師。鬚髮皆白。及還至然丘。容貌還復壯。比翼鳥多力。似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玄木。而至其中。遇聖則來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神力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 盧扶國

盧扶國。燕昭王時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其國。人並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枝。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為衣。是謂之卉服。至死不老。咸和孝讓。壽登百歲已上。拜敬如至親之禮。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翳掩於尸。閭里弔送。號泣之聲。動於林谷。溪原為之止流。春木為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口。至死者骨為塵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至其地。為無老純孝之國。（出王子年拾遺。）

## 浮折國

元封元年。浮折國貢蘭金之泥。此金湯熾。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行者。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為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名曰銀燭。常以為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泥為印。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帝崩後乃絕。（出王子年拾遺。）

## 頻斯

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鎧。不食中國滋味。自有金壺。中有神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年。其國有大風木為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陰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牀。牀上有膝痕二三寸。牀前有竹簡。長二寸。如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世人莫能識。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倉頡造書之處。旁有丹石井。非人工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頻斯國民。皆多力拳頭。不食五穀。月中無影。食桂漿。其人髮引之則長。置則縮如螺。續此人髮以為繩。以汲丹井。方冬。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去來井上。征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吐杓以授子晉。取而飲之。乃有雲起雪

飛子胥以衣袖撝雪則雲霰雪止白蛙化為白鳩入雲搖搖遂滅此則頻斯人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使車馬珍服送之出關（出拾遺錄）

## 吳明國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刦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一歲之內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土德王遂願貢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似玉其色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而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疾不生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逾三二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異若螫人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白琉璃久食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逮及沉痾眇跛無不療焉（出杜陽雜編）

## 女蠻國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雲鍊水香麻以為色光耀映曜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於中華錦其國人危髻金冠頭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更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文采多異入水不濡云有龍油魚油也優者更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矣（出杜陽雜編）

## 都播

都播國鐵勒之別種也分為三部自相統攝其俗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為糧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為服國無刑罰偷盜者倍徵其贓（出神異錄）

## 骨利

骨利國居廻紇北方瀚海之北勝兵四千地出名馬晝長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東方已曙蓋近日入之所也（出神異錄）

## 突厥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為形盛於毛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兵衆之後也西屠俗染齒令黑（出酉陽雜俎）

## 又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得窟西射摩有神異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𠼪首領乃誓之曰自此之後須人祭天常取阿𠼪即取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部落用之射摩既斬阿𠼪至暮還海神女執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出酉陽雜俎）

## 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遮及諸者或云是尚結贊男女吐蕃乃收尸歸國有百餘人行哭隨尸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尸旁代語使一人問瘡痛乎代語者曰痛即貴藥塗之又問曰食乎代者曰食即為具食又問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裘衣之又問歸乎代者曰歸即具輿馬載尸而去譯語者傳也若此異禮必其國之貴臣也（出咸通錄）

##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清澄如鏡上有玉樽玉籩取一樽復生焉與天同休無涸時石邊有脯焉味如麞脯飲此酒人不生死此井間人□天同生雖男女不夫婦故言不生死（出神異記）

## 鵠民

□北海戌亥之有鵠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飛每為海鵠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機巧每為鵠患常刻土為己狀或數百聚於荒野水際以為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後見真者過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澗溪岸之旁穿穴為國或三十步五十步為一國如此不啻千萬春夏則食路草實秋冬食草根值暑則裸形遇寒則編細草為衣亦解服氣（出窮神祕苑）

## 又

一說四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誠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雖畏海鵠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鵠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公所言小人也（出神異錄）

## 契丹

盧文進。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又絕塞射獵。以給軍食。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粲然。衆皆懼。捕得蕃人問之。云所謂笡却日也。此地以為常。尋當復矣。頃之。乃明。日猶午也。又云。常於無定河。見人腦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云。（出搢神錄）

## 沃沮

毋丘儉遣王頎追高麗王宮。盡沃沮之東界。問其耆老。海東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

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兩袖長二尺。又得一破船。隨浪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即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出博物志）

## 僬僥

李章武有人腊三寸餘。頭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僬僥國人。（出酉陽雜俎）

# 卷四百八十一　蠻夷二

## 新羅

新羅國。東南與日本鄰。東與長人國接。長人身三丈。鋸牙鉤爪。不火食。逐禽獸而食之。時亦食人。裸其軀。黑毛覆之。其境限以連山數千里。中有山峽。固以鐵門。謂之鐵關。常使弓弩數千守之。由是不過。（出紀聞）

又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㐌。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㐌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旁㐌不知也。至蠶時。止一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悉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繰之。不供。穀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㐌常守之。忽為鳥所折。銜去。旁㐌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㐌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出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入。以金錐插於石罅。旁㐌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云。我欲如兄得金錐也。旁㐌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金如常者。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為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鬼。怒曰。是竊余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為我築塘三版乎。爾欲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塘三版。三日。饑困不成。求哀于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慙恚而卒。其後子孫戲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出酉陽雜俎）

又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昆山路。適桐廬。時遇西風而吹到新羅國。新羅國君聞行餘中國而至。接以賓禮。乃曰。吾雖夷狄之邦。歲有習儒者。舉于天闕。登第榮歸。吾必祿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華夏乎。因與行餘論及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所宜。不讀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義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辭之。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盡聞典教。不謂尚有無知之俗歟。行餘還至鄉井。自慚以貪吝衣食。愚昧不知學道。為夷狄所嗤。況哲英乎。（出雲溪友議）

又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於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

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酒。同為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為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為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縋而下。諸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出紀聞）

又近有海客。往新羅。次至一島上。滿地悉是黑漆匙筯。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偶取攪茶。隨攪隨消焉。（出酉陽雜俎）

又六軍使西門思恭。常銜命使于新羅。風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滄溟。罔知邊際。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疇物景。遂登陸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身如震雷。下顧西門。有如驚歎。于時以五指撮而提行。百餘里。入一巖洞間。見其長幼羣聚。遞相呼集。競來看玩。言語莫能辨。皆有歡喜之容。如獲異物。遂掘一坑而寘之。亦來看守之。信宿之後。遂攀緣躍出其坑。還尋舊路而竄。纔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

以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揮劒斷下三指指粗于今槌帛捧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纜舟中水盡粮竭經月無食以身上衣服嚙而啗之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漆而藏于內庫泊拜主軍寧以金玉遺人平生不以飲饌食客為省其絕粮之難也（出玉堂閒話）

### 東女國

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為王與茂州鄰有八十餘城以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為船以渡戶口兵萬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為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百人王死國中多斂物至數萬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為大王小者為小王大王死則小王立之或姑死婦繼無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裾下領衫其袖委地以文錦為小髻飾以金耳垂璫足履素鞣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為正每十月令巫者齎酒餚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鳥俄有鳥如雉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視之有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大災其俗名為鳥卜人死則納骨肉金瓶中和金瓶而埋之（出神異記）

### 廩君

李時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丹穴者名務相姓巳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婢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出而爭焉于是務相以矛刺穴能著者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不及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遇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以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出錄異記）

### 大食國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出酉陽雜俎）

### 私阿修國

私阿修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龜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龜作禮于是飲食悉具（出酉陽雜俎）

### 俱振提國

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珍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人驗之不妄（出酉陽雜俎）

### 牂牁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為器其死則屈而燒而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則焙沙自處但出其面（出酉陽雜俎）

### 龜茲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蛇龍時有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鏹並化為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為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劒默至龍所見龍臥將斬之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為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為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遂乘龍而行（出酉陽雜俎）

慧顏以衆人好淫僻故龜茲于闐置女市以收鏹（出十三州志）

龜茲元日鬬羊馬駝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婆邏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為戲焉耆元年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遊林五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祀生祖九月九日麻撒十月十日王為厭法王領家出宮首領代王焉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每日作樂至歲窮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瓦石棒棍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出酉陽雜俎）

### 乾陁國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緤兩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緤謁王緤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衣此手跡衣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緤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緤本有是非臣

所砦。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天竺國婆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藏細緤。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于緤上。千萬重手印即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婆陁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婆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婆陁婆恨王與羣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婆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為王。設于殿上。凡統領教習。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神來迎伽王。伽王知其偽。且自恃人力。因斷金人手足。婆陁婆恨王于窟中。手足悉皆自落。（出酉陽雜俎。）

乾陁國者。尸毗王倉庫。為火所燒。其中粳米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第三十八册終

---

太平廣記第三十九册

卷四百八十二　蠻夷三　　宋　李　昉編

## 苗民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腋下有翼。不能飛。名曰苗民。書曰。竄三苗于三危。四裔為人饕餮。淫佚無理。舜竄之于此。（出神異錄。）

## 奇肱

奇肱國。其民善為機巧。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下。奇肱人車至于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其國。去玉門西萬里。（出博物志。）

## 西北荒小人

西北荒小人中。有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為威儀。居處人遇其乘車。抵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為物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藥也。（出博物志。）

## 于闐

後魏宋雲使西域。行至于闐國。國王頭著金冠。以鷄幘頭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門戟二枚。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長四寸。即就平常。惟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于野。（出洛陽伽藍記。）

## 烏長

烏長國。四熱之稻。苗高沒駱駝。米大如小兒指。（出洛陽記。）

又烏長國。民有死罪。不立殺刑。惟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則當時即決。（出洛陽伽藍記。）

## 漢槃陁國

漢槃陁國。正在須山。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其土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期也。（出洛陽伽藍記。）

## 蘇都識匿國

蘇都識匿國有野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鑰。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中。其窟不知深淺。

（出酉陽雜俎）

## 馬留

馬伏波有餘兵十餘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飲食與華同山川移銅柱入海以此民為識耳（出酉陽雜俎）

## 武寧蠻

峽中夷風不改武寧蠻好著芒心接離名曰亭綏以稲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磐瓠初死置于樹上以笄刺之其後化為象臨邑縣有屬翅以槊者（出酉陽雜俎）

## 懸渡國

烏秅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迎二千里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出酉陽雜俎）

## 飛頭獠

鄯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氊臥焉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離身而去乃于岸泥尋蠏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無目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民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號落民昔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之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于海外（出酉陽雜俎）

## 蹄羌

蹄羌之國其人自膝以下有毛如水蹄常自鞭其脛日行百里（出博物志）

## 扶婁

周成王七年南垂有扶婁之國其人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于纖毫之裏綴金玉毛羽為衣裳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為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虎或口中吐火于掌中備百獸之樂旋轉屈曲于指間見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歘忽衒于時樂府皆傳此伎代代不絕故俗謂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也（出王子年拾遺）

## 交趾

交趾之地頗為膏腴徙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氣惟雄故今稱其田為雄田其民為雄民有君長亦曰雄王有輔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為雄將（出南越志）

## 南越

南越民不恥寇盜其時尉陀治番禺乃興兵攻之有神人適下輔佐之家為造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三萬人陀知其故却壘息卒還戍武寧縣下乃遣其子始為質請通好焉（出南越志）

## 尺郭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項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為食以霧為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黃父（出神異經）

## 頓遜

頓遜國梁武朝時貢方物其國在海島上地方千里屬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後為葬將死親賓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如鵝而色紅飛來萬萬家人避之鳥啄肉盡乃去即燒骨而沉海中也（出窮神秘苑）

## 墮婆登國

墮婆登國在林邑東南接訶陵西接述黎種稲每月一熟有文字書于貝多葉死者口實以金釭貫于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積薪燔之（出神異經）

## 哀牢夷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壺居牢山捕魚水中若有所感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出獨異志）

## 訶陵國

訶陵在真臘國之南南海洲中東波利西墮婆北大海竪木為城造大屋重閣以椶皮覆之以象牙為牀以椰花為酒飲之亦醉以手撮食有毒與常人居止宿處即令身上生瘡與之交會即死若旋液沾著草木即枯俗以椰樹為酒味甘飲之亦醉（出神異經）

## 真臘國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為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著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虫鳥（出朝野僉載）

## 留仇國

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即後流虬）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為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荊榴數十斤。木色如真金。密緻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精。可以為枕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彼土無鐵。朱寬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鏁。恐其道逃叛。還至江都將見。為解脫之。皆手把鉗。叩頭惜脫。甚于中土貴金。人形短小似崑崙。（出朝野僉載）

## 木客

郭仲產湘州記云。平樂縣西七十里。有榮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兒。歌哭衣裳不異于人。而伏狀隱現不測。宿至精巧。時市易作器。與人無別。就人換物。亦不計其值。今昭州平樂縣。（出洽聞記）

## 繳濮國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繳濮國。其人有尾。欲坐。輒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誤折其尾。即死也。（出廣州記）

## 木飲州

木飲州朱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為用。（出酉陽雜俎）

## 阿薩部

阿薩部多獵虫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于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出酉陽雜俎）

## 孝億國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木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駞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睛。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惟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軍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佩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仍通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繢鋪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鹹。土俗伺海潮落之後。平地收魚。以為食。（出酉陽雜俎）

## 婆彌爛國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岩峻嶮。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已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出酉陽雜俎）

## 撥拔力國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識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飲。無衣。惟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緤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出酉陽雜俎）

## 昆吾

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朱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白霜。味苦。月盡鹽亦盡。又其國累土為邱。象浮圖。有三僧。尸乾居上。尸濕居下。以近葬為至孝。集大氈屋中。懸衣服綵繒。哭化之。（出酉陽雜俎）

## 繡面獠子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有繡面獠子。蓋雕題之遺俗也。（出酉陽雜俎）

## 五溪蠻

五溪蠻父母死。于村外閣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

為棺。飲臨江高山半助鑿龕以葬之。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出朝野僉載）

## 墮雨兒

魏時河間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于庭。長五六寸許。自云家在海東南。因有風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傳述。（出述異記）

# 卷四百八十三　蠻夷四

## 狗國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劉恂云。頃年自青杜之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云是狗國。逡巡果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又經毛人國。形小。皆被髮。面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船人物上岸。伺潮落。閣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野蔬。忽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野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鎗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遂齊將弓弩鎗劍以敵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朋嘯而遁。洗

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來。野叉畏弩亦不復至。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噪。即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慮有災禍。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果見。捕得三四十枚以歸。烹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洲島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見人但聳視。並不驚避。既肥且偉。初疑島上有人牧養。而又絕無人蹤。捕之。僅獲百口。皆食之。（出嶺表錄異）

### 南蠻

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復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于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辟驚癇也。（出嶺表錄異）

### 縛婦民

縛婦民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白梃。往趣墟路值之。俟過即共擒縛歸。一二月。與其妻首罪。俗謂之縛婦也。（出南海異事）

###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縝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彘膏其髮。至五六月。稻禾熟。民盡髡鬻于市。既髡。復取彘膏塗。來歲五六月。又可鬻。（出南海異事）

南海解牛多女人。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于大木。執刀以數罪。某時牽若耕。不得前。某時乘若渡水。不時行。今何免死耶。以策舉頭。揮刀斬之。（出南海異事）

南海貧民妻方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腹賣。或己子未勝衣。鬻之。子稍可賣。往貸取以鬻。折杖以識其短長。俟己子長與杖等。即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子兩不戚戚。（出南海異事）

### 日南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為美飾。（出酉陽雜俎）

### 拘彌國

順宗即位年。拘彌之國貢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類燕。其聲清亮。不並尋常禽鳥。置于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異。遂盛于火精籠。懸于寢殿。夜則宮人併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將入江海。可長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遊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之於左臂。善龍長之。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潛于水中。良久復出。而遍體略無沾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于海池上。遂化為異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齎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消。嚼之即與中國冰凍無異。變晝草。類芭蕉。可長數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寶匣。其上緘以胡畫。及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貴也。命並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為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晝為異。今皇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矣。（出杜陽編）

### 南詔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遊于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避風善闡臺。極目見藤越。（鄰國之名也）悲哉古與今。依然烟與月。自我居震旦。（謂天子為震旦）翊衛類夔契。伊昔經皇運。艱難仰忠烈。不覺歲云暮。感極星回節。元昶（謂朕曰元謂卿曰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清平官趙叔達曰。（謂詞臣為清平官）法駕避星回。波羅毘勇猜。（波羅虎也毘勇野馬也驃信昔年幸此曾射野馬并虎）河潤冰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獻賝弄棟（國名）來。願將不才質。千載侍遊臺。（出玉谿編事）

### 獠婦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餉婿。婿擁衾抱雛。坐于寢榻。稱為產翁。其顛倒有如此。（出南楚新聞）

###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為僧。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閒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為師郎。或有疾。以紙為圓錢。置佛像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目曰除齋。（出投荒雜錄）

又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韜為容廣宣告使。敕文到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家。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編併去。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出嶺表錄異）

### 番禺

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諜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于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出玉堂閒話）

有在番禺逢端午。聞街中喧然賣相思藥聲。訝笑觀之。乃老媼荷揭山中異草。鬻于富婦人。為媚男藥。用此日採取為神。又云。採雀巢中。獲兩小石。號鶼枕。此日得之者佳。婦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璫而償其值者。（出投荒錄）

### 嶺南女工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為功。但躬庖廚。勤刀機而已。善醯醢菹鮓者。得為大好女矣。斯豈遐裔之天性歟。故偶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灼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即一條必勝一條矣。（出投荒錄）

### 芋羹

百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煮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為抱芋羹。又或先于湯內。安笋笴。後投蛙。及進于筵上。皆執笋笴。瞪目張口。而座客有戲之曰。賣燈芯者。又云介皮有最佳。擲于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矣。皮既脫。乃可以修饌。時有一叟聞茲語。大以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錦襖子。其味絕珍。聞之者莫不大笑。（出南楚新聞）

### 蜜唧

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出朝野僉載）

### 南州

王蜀有劉隱者。善于篇章。嘗說少年賫益部監軍使書。索于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入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于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車馬也。洎至近州。州牧亦坐籠而迓於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畧謁諸大

將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齋。大技三五人。逢迎極至。于是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置在盤筵。以筯和調在醯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為聖齏。若無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蟲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蟲。如今之刺猱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强餐之。明日所遺甚多。（出玉堂閒話）

## 卷四百八十四　雜傳記一

### 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為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為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至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勑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叩其門。俄有侍兒起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墻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母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不敢仰視。與之拜畢。叙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

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為廝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槖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踈絶相視而笑娃迎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絶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殁矣當與吾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詢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日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絶食三日遘疾篤甚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明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絶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于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即亭午歷舉輦轝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于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為眾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命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問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于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眾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于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持一破甌巡于閭里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廛肆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即連聲疾呼凍餒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

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母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所。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吾自貽其殃也。某為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凊。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苦勤。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父子如初。因爾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明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向後數歲。

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于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鷰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出異聞集。）

## 卷四百八十五　雜傳記二

### 東城老父傳　（陳鴻撰）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為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為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摶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鬬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童。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于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為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為常也。大合樂于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序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

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為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踣道穽。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于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為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于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搆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為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為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為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挽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轊連軏。坌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

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郎吏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為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靴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 柳氏傳

許堯佐撰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為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悋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于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為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駮牛駕輜軿。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

轔轔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强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力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俊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為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勲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凶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為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劫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即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于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

## 卷四百八十六　雜傳記三

### 長恨傳

陳鴻撰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勌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熀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淡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鬒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歡喜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其為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

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為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罹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使者還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盩厔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為

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 無雙傳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句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啟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外城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

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為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惟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為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為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為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啟使者。復云。殺卻也。且喫茶。夜深

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為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入。謂仙客曰。此乃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卻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為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 卷四百八十七　雜傳記四

###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辟。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為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閑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叩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于外。易姓為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

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于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于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為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閤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瞑。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為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于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眾矣。況

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為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至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給錢拾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床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

如此。足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丰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覯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俊馬十數匹。惟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卻。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僶勉之間。強為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沉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欷歔。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酹地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于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尸。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為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繐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石榴裙。紫榼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于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温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床。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于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蹔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床。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 卷四百八十八　雜傳記五

### 鶯鶯傳（元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温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兇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洩。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

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嘆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

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為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以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嘉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

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傭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

時有恨。綣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

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

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 卷四百八十九　雜傳記六

### 周秦行記　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皐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貴香。因趨進行。不知厥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大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閽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君不當來。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託命。語訖。太后命使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瑋。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太后曰。楊家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儀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卻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乃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疏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為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

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年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玉環。光照於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其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太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為伴。戚夫人先

起辭曰。如意兒長成。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宜負也。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乃顧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株累弟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回望廟宇。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何如。

##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近於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强。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菃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

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玄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值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生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翼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鴞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欷。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檞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門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檞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即飛毬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醼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鎗鏦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眾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一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曰。聞揚州連帥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女尋卒。

## 卷四百九十　雜傳記七

## 東陽夜怪錄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

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乃元和八年也）。翼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曀。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略辨佛廟。自虛啟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横數間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為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隣。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藉芻藁分用。委贊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頗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當還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踈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為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

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沓沓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瑀瑀（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為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為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山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

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為鷄）於維縶。巍巍道德。可謂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局（局當為揭用毛色而識之）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羈當為鷄）旅。雖勤勞夙夜。料入況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下增空[illegible]作皆[illegible]）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城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況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耶。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着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作慣）羈（羈當作[illegible]）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況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詠。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兎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若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慚恧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朵頤（謂齕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秪如八郎力

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為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為蹄）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事[illegible]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回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為正覺（覺當為角）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抉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為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越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袁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鸇。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畤。（此處地名苟家觜也）詠雪。有獻曹州房一

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污泥高鑒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颻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云。呼雪為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為君。後賢以為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今注）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六）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偽為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為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噱乎。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為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裏臧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

遠客一夕之歇。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荊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寗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嘆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乎。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為人。有甚瓜距。頗闕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搆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鬬伯比之直下。得姓於楚遠祖棼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也）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獰守酒旗。謟同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成薄藝。敖子謂我成秩無文。使諸人異日藐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為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我為盤瓠裔。如辰陽比房。於吾殊所乖闕。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為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棼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襜然若自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怍。今不得已。塵汙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兔皆變為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無

遊刃。中正將謂有識。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為讎。惡聞發硎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為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邱。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顧曾無寵鶴心。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儁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鍧然聲盡矣。注目畧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臊穢撲鼻。唯窣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摸。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齕柱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儑耳齝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夫曾以麥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又有盛餉田夫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踣雪齕草。次此不百餘步。合村悉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髹。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為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腳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餒凍且甚。事有不可率話者。大畧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魄者數日。

## 卷四百九十一　雜傳記八

### 謝小娥傳（李公佐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壻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矣。始

及笄。父與夫俱為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僮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為賊所殺。爾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此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為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牓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三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啟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鎖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舂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為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逕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為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既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仇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持。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仇。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 楊娼傳（唐千里撰）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媱。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數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為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為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童傍輕舠。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耗。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為。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卻帥之賂。廉也。雖為娼。差足多乎。

## 非烟傳（皇甫枚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嬴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為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覩。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后期。惚恍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為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回簡。徑齎詣烟閣中。武生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詠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謌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非烟因事切責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窆之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太平廣記第三十九册終

卷四百九十二　雜傳記九

宋　李　昉編

## 靈應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祓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鎭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肸蠁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鎭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雷震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數。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鍪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即君之閽者。效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靑衣歷階而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

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回翔。漸及卧所。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冤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寶遂命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園。綿歷多載。醉酒飽德。蒙惠甚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煢嫠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鄮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沈冤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仇庾吡羅自鄮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眞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期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自劓。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淸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貨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掎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衞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微。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貽範古今。貞信之教。故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具志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辭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烟塵在望。朝廷以西陲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矛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强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走兔。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況芊氏爲春秋之强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强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同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

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為齏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為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悲誠欵。然以多事為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酧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天明方寤。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欵。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詭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懵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弊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悵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為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佈。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歎息。

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鄰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尊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為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堦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橐鞬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為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恍惚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櫜鞬。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堦。余乃再拜昇自西階。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堦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進巡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敘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烟火不絕。請發兵相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敘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惸。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為辭。少匡不逮。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烟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驅。鼓譟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餘人。

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衆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吾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旌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艷態。愈更動人。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為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出。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千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為左右所聳。俄聞雷震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鈐入用。效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效粗立。洎遭釁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太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為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赤。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俄頃悄無所見。

## 卷四百九十三　雜錄一

### 夏侯亶

梁夏侯亶為九列。家貧而好置樂妓。無衣裝飾容。至即令隔簾奏曲。時人以簾為夏侯妓衣。（出獨異志）

### 王肅

後魏尚書令王肅。字恭懿。瑯琊人。肅齊雍州刺史奐之子。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北歸後魏。時高祖新營洛邑。凡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曰。王生。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入道為尼。亦來奔肅。見肅尚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為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逢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是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悵恨。遂造正覺寺以憩之。（出伽藍記）

### 李延實

後魏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將行。奉辭。帝謂實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閑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塼之義。私問舍人溫子升。子升曰。吾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懷塼叩頭。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塼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懷塼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

淑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者。外矯庶幾。內懷鄙恡。輕同毛羽。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促共歸之。苟無所資。隨即捨去。言其薄之甚也。（出伽藍記）

### 李義琛

李義琛。隴西人。居于魏。自咸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喧。納進退無所舍。徙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多喧鳴。商客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覩其狼狽。乃引於同寢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商客。竊知。固止之。仍資以道糧。琛既擢第。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避退。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後任監察。（出雲溪友議）

### 劉龍

劉龍後名義節。武德初。進計于高祖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木作樵。以易帛。歲取數十萬匹。又藏內繒絹。每匹皆有餘軸之饒。

使截剩物以供雜費。動盈萬貫矣。高祖並從之。（出談賓錄）

## 裴玄智

武德中。有沙門信義習禪。以三階為業。于化度寺置無盡藏。貞觀之後。捨施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此僧監當。分為三分。一分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分以施天下饑餒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養無礙。士女禮懺闐咽。捨施爭次。不得更有連車載錢絹。捨而棄去。不知姓名。貞觀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灑掃。積十數年。寺內徒衆。以其行無玷缺。使守此藏。後密盜黃金。前後所取。略不知數。寺衆莫之覺也。因僧使去。遂便不還。驚疑所以。觀其寢處。題詩云。放羊狼頷下。置骨狗前頭。自非阿羅漢。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出辨疑志）

## 度支郎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州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出國史）

## 虞世南

太宗將致櫻桃于酅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于虞世南。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出國史）

##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善奪矟。齊王元吉亦善用矟。高祖于顯德殿前試之。謂敬德曰。聞卿善奪矟。令元吉執矟去刃。敬德曰。雖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頃刻之際。敬德三奪之。元吉大慚。（出獨異志）

##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出談賓錄）

## 來恆

來恆。侍中濟之弟。弟兄相繼秉政。時人榮之。恆父護兒。隋之猛將也。時虞世南子無才術。為將作大匠。許敬宗聞之。歎曰。事之倒置。乃至於斯。來護兒兒為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出譚賓錄）

## 歐陽詢

文德皇后喪。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出談賓錄）

## 許敬宗

太宗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將罪之。（出國史纂異）

## 元萬頃

元萬頃為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流于嶺南。（出談賓錄）

## 郭務靜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於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又謂莊曰。今天有賊。昨夜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忽從靜房內走出。莊曰。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亡物。安知其賊。靜曰。但見其狼狽而走。不免致疑耳。（出朝野僉載）

## 唐臨

唐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出傳載）

## 蘇瓌李嶠子

中宗常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僮年。上近撫于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憶所通書可謂奏吾者言之。蘇頲應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出松窗錄）

## 婁師德

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不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而其保身遠害。皆類于此也。（出獨異志）

又則天禁屠殺頗切。吏人弊於蔬菜。師德為御史大夫。因使至於陝。厨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何為有此。厨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乃食之。又進鱠。復問何

為有此廚人復曰。對咬殺魚師德因大叱之。智短漢。何不道是獺。廚人即云是獺師德亦為薦之。（出御史臺記）

### 李晦

李晦為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常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出談賓錄）

### 宋之問

宋之問。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詩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出本事詩）

### 陸元芳

陸元芳為鸞臺鳳閣侍郎。居相國。則天將有遷除。必先訪之。元芳密以進。不露其恩。人莫之知者。先所奏進狀章。緘於函中。子弟未嘗見。臨終命焚之。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福必不衰也。吾本當壽。但以領選書銓擇流品。吾傷心神耳。言畢而終。（出御史臺記）

### 陳希閔

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疑滯。司刑府史目之為高手筆。言秉筆之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出朝野僉載）

### 李詳

李詳字審己。趙郡人。祖機衡。父穎代傳儒素。詳有才華。膽氣放蕩不羈。解褐鹽亭尉。詳在鹽亭。因考為錄事參軍所擠。詳謂刺史曰。錄事恃糺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為其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亦有其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考狀。遂授筆。詳即書錄事考曰。怯斷大按。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兩競。鬬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為談笑之最矣。（出御史臺記）

## 卷四百九十四　雜錄二

### 房光庭

房光庭為尚書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敗。御史陸遺逸逼之急。光庭懼。乃見時宰。時宰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曰。光庭與薛昭有舊。以途窮而歸光庭。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待光庭。時宰義之。乃出為慈州刺史。無他累。光庭嘗送親故之葬。出鼎門際。晚且飢。會鬻𩞄餅者。與同行數人貪之。業不持錢。無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從。光庭曰。與你宮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值。時人賞其放逸。（出）

###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岌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為陛下試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岌懼。逼宣家中訪妾。思兢乃于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于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閽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不知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語）

### 崔湜

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父揖亦嘗為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為侍郎。後三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出翰林盛事）

### 呂太一

呂太一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于牆宇自監棘。以備銓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同。何必豎籬種棘。省中賞其清俊。（出御史臺記）

### 許誠言

許誠言為瑯琊太守。有囚縊死獄中。乃執去年修獄典。鞭之。修獄典曰。小人主修獄耳。如墻垣不固。狴牢破壞。賊自中出。猶以修治日月久。可矜免。況囚自縊而終。修獄典何罪。誠言猶怒曰。汝胥吏。舉動自合笞。又何訴。（出紀聞）

### 杜豐

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供頓。乃造棺器三十枚。寘行宮。諸官以為不可。豐曰。車駕今過六宮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預備。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宮。見棺木陳于幕下。光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曰。聖主封嶽祈福祚延長。此棺器者。誰之所造。且將何施。何不祥之甚。將奏聞。刺史令求豐。豐逃于妻卧牀下。詐稱賜死。其家哭之。頗妻兄張搏為御史。解之。乃得已。豐子鍾時為兗州參軍。都督令掌廄馬芻豆。鍾曰。御馬至多。臨日煮粟。恐不可給。不如先辦。乃以鑊煮粟豆二千餘石。納於窖中。乘其熱封之。及供頓取之。皆臭敗矣。乃走。猶懼不免。命從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藥竟不能為患。而愈肥。時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出紀聞）

### 修武縣民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人嫁女。壻家迎婦車隨之。女之父懼村人之障車也。借俊馬令乘之。女之弟乘驢從在車後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於草中。一人牽馬。一人自後驅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與親眷尋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學。時夜學生徒多宿。凌晨啟門。門外有婦人。裸形斷舌。陰中血皆淋漓。生問之。女啟齒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師。師出戶觀之。集諸生謂曰。吾聞夫子曰。水石之怪夔魍魎。木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將非山精野魅乎。盍擊之。于是投以塼石。女既斷舌不能言。諸生擊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尋求至而見之。乃執儒及弟子詣縣。縣丞盧峯訊之。實殺焉。及白于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出紀聞）

### 李元皛

李元皛為沂州刺史。怒司功鄒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璉後至。將入衙。承明以琮璉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紿曰。太守怒汝衙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璉以為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皛見剝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璉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皛曰。為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戶。（出紀聞）

### 王琚

玄宗在藩邸時。每遊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飢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村妻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秫。備饎饌。酒肉滂沛。帝顧而甚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及韋氏專制。帝憂甚。獨密言于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親也。帝遂納琚之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實預配饗焉。（出開天傳信記）

### 李適之

李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為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為京兆尹。不歷御史及中丞。便為大夫。不歷兩省給舍。便為宰相。不歷刺史。便為節度使。（出獨異志）

### 白履忠

白履忠博涉文史。隱居梁城。王志愔、楊瑒皆薦之。尋請還鄉。授朝散大夫。鄉人謂履忠曰。吾子家貧。竟不霑一斗米一匹帛。雖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于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署排門夫。履忠特以讀少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雖不得祿賜。且是五品家。終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出譚賓錄）

### 夜明簾

姚崇為相。嘗對于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奸狀。以聞于說。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乎。公何靳于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于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之恩。思有以報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可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己所寶者。書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者有雞林郡。以夜明簾為寄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為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眷思加于張丞相矣。而今反用讒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

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出松窻錄）

### 班景倩

開元中。朝廷選用羣官。必推精當。文物既盛。英賢出入。皆薄其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為左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為郡守。西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塵。謂掾吏曰。班公是行。何異登仙乎。為之騶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駕。既而為詩投相府。以道其誠。其詞為當時所稱賞。（出明皇雜錄）

### 薛令之

神龍二年閩。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為東宮侍讀。時官僚閑淡。以詩自悼。書于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宿上闌干。飰澁匙難綰。羹稀箸多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因幸東宮。見焉。索筆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東歸。肅宗即位。詔徵之。已卒。（出閩川名士傳）

## 卷四百九十五　雜錄三

### 宇文融

宣宗命宇文融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為盧從愿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於一時。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從愿為多田翁。從愿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明經至吏部侍郎。纔十年。自吏部員外至侍郎。只七箇月。（出明皇雜錄）

### 哥舒翰

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濠。時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黷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又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事。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卻賜擢尸。更令翰決尸一百。（出乾𦠆子）

### 崔隱甫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與卿戲也。遂令曳出。至門外。立杖殺之。俄而復敕釋。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出國史補）

### 蕭嵩

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為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欲命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于侍臣曰。外庭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為刋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慙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于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也。（出明皇雜錄）

### 陳懷卿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于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爛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于舍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消得數千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 鄒鳳熾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為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為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客賓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繞。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麗者。至數百人。眾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矣。又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為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匱。又有王元寶者。年老好戲謔。出入里市。為人所知。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盛流于時矣。（出西京記）

又一說。元宗嘗詔王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啟曰。何故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出獨異記）

### 高力士

高力士既譴于巫山。州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為詩寄意。兩京五斤賣。五溪

無人採爽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其後會赦歸至武溪道遇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停車訪舊方知上皇已厭世力士北望號泣嘔血而死（出明皇雜錄）

### 王維

天寶末羣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門宫嬪樂工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于雒陽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還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樂工求訪頗切于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因相與大會于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于前後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于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于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為賊拘于菩提佛寺中聞之賦詩曰萬户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宫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出明皇雜錄）

### 史思明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左右贊美之皆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

居周至之下思明長驅至永寧縣為其子朝義所殺思明曰爾殺我太早祿山尚得至東都而爾何亟也思明子僞封懷王周至即其傳也（出芝田錄）

### 豆穀

至德初安史之亂河東大饑荒地十五里生豆穀一夕掃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實甚圓細美人皆賴此活焉（出傳載）

### 潤州樓

潤州城南隅有樓名萬歲樓俗傳樓上烟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貶開元以前以潤州為店闕董琬為江東採訪使嘗居此州其時晝日烟出刺史皆憂懼狼狽愁憤至死乾元中忽然又晝日烟出圓可一尺餘直上數丈有吏密伺之就視其烟乃出於樓角隙中更近而視之乃蚊子也樓下有井井中無水黑而且深小虫蠛蠓蛛蚊之類色黑而小每晚積出自於隙中作圓而上遥看類烟以手攬之即蚊蚋耳從此知非刺史亦無應矣（出辨疑志）

### 邱為

邱為致仕還鄉特給祿俸之半既丁母喪州郡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滉滉以為授官至仕本不理務特令給祿以恩養老臣不可以在喪為義命仍舊給之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出談賓錄）

### 裴佶

朱泚既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佶貌寢自出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出國史補）

### 李抱貞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為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僧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于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壇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出尚書故實）

### 楊志堅

顏真卿為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于高科身未霑于寸祿愚妻覩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污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悦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出雲溪友議）

## 卷四百九十六　雜錄四

### 趙存

馮翊之東宿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九十服精术之藥體甚輕健自云父諱君乘亦享遐壽嘗事克公陸象先言克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測度克公崇信内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梁百歲之後吾固當與汝等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數勝汝及為馮翊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

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努眼眶。銜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其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為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軍曰。爾所為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著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為所輸之費。其二參軍便為之。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為戲笑。其第三參軍又曰。爾之所為絕易。吾能于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為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為所輸之費。其第三參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為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兒等笑具。我豈為笑哉。初房琯嘗尉馮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於廣衢相遇。避馬遲。琯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琯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官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後數年。琯為弘農湖城令。移攝閿鄉。值象先自江東徵入。次閿鄉。日中遇琯。留迫至昏黑。琯不敢言。忽謂琯曰。携衾裯來。可以宵話。琯從之。竟不交一言。到關日。薦琯為監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琯在馮翊。兄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因途次會。不交一詞。到關薦為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琯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以為用之。班行間大伏其量矣。（出乾䐶子。）

## 嚴震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誠不可。旨輒如此。乃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怯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

## 盧杞

盧杞為相。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恐死於道路。不達君命。帝惻然憫之。謂盧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則羣臣少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曰。聞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爭肯到此。恐為拘留。以慢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歸東都。司徒杜佑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出嘉話錄。）

## 韋皋

韋皋在西川。凡軍士將吏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遊者將迎之。極其賦斂。坐有餘力。以故軍府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為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出國史補。）

## 陸暢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暢佞韋皋也。初暢受知於皋。乃為蜀道易獻之。皋大喜。贈羅八百疋。及韋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出尚書故實。）

## 馬暢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屋木皆拆入內。（出國史補。）

## 吳湊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聚之。故三百人饌。常可立辦。（出國史補。）

## 袁傪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偽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遣笞臀遣之。（出國史補。）

## 李勉

故相李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蠱。乃為木偶人。置勉名位。瘞于其壟。或發以告勉。勉曰。為父禳災。是亦可矜也。捨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貶黜。議曰不然。當李希烈之始亂。其鋒不可當。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罰也。矧應變非長。援軍不至。又其時關輔已做擾矣。人心搖動矣。以文史之才。當虎狼之隧。乃全師南奔。非量力者能乎。（出譚賓錄。）

## 于公異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無

如此者。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故坎坷而終。（出國史補。）

### 邢君牙

元貞初。邢君牙為隴右臨洮節度。進士劉師老。許堯佐。往謁焉。二客方坐。一人儀形甚異。頭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賓司引報。直入見君牙。拱手於額曰。進士張汾不敢拜。君牙從戎多年。殊不以為怪。乃揖汾。曾不顧堯佐師老。汾坐俄而有吏過按宴設司所失錢物。君牙閱歷簿書。將五十餘千散落。為所由隱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處。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辭。牙謝曰。某適有公事。略須次遣來。有所失於君子。不知遠告辭何也。汾對曰。汾在京之日。每聞京西有邢君。上柱天。下柱地。今日於汾前。與設吏論牙三五十千錢。此漢爭中。君牙甚怪。便放設吏。與汾相親。汾謂君牙曰。某在京應舉。每年當用二千貫文。皆出往還。劍南韋二十三。徐州張十三。一日之內。客有數等。上至給舍。即須法味。中至補遺。即須煮鷄豚。或生或鱠。覷而指師老堯佐云。如舉子此公之徒。遠相訪。即瞻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堯佐瞿然。逡巡二客告辭而退。君牙各贈五縑。張汾灑掃內廳安置。留連月餘。贈五百縑。汾却至武功。堯佐方臥病在館。汾都不相揖。後二年及第。又不肯選。遂患腰腳疾。武元衡鎮四川。哀其龍鍾奏充安撫巡官。仍攝廣都縣令。一年而殂。（出乾𦠆子。）

### 張造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華陰縣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出國史補。）

### 呂元膺

呂元膺為鄂岳團練。夜登城。女牆已鎖。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辯是非。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及明。擢為大職。（出國史補。）

### 李章武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唐太和末。敕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為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念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向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雲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出本事詩。）

### 元稹

元稹為御史。奉使東川。于襄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于解縣飲酒。余恒為觥錄事。嘗于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彷彿以識。問其前銜。即曩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尊。艤舟邀余同載。余時在諸葛所征之路。次不勝感。今懷古。遂作贈黃明府詩云。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聯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堪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邐迤七盤路。坡陁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聞千載名。（出本事詩。）

### 于頔

丞相牛僧孺應舉時。知于頔奇俊。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日而見。以遊客遇之。牛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錢五百。受乎。曰。擲於庭而去。于大怒。謂賓佐曰。某事繁總。蓋有闕遺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疋。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以書付。小將界外追及。牛不折書。揖回。（出幽閒鼓吹。）

### 薛尚衍

于頔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閹薛尚衍監其軍。尚衍至。頔初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暮歸第。幄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綵綾。尚衍領之。亦不言。頔歎曰。是何祥也。（出國史補。）

## 卷四百九十七　雜錄五

### 高逞

高逞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出國史補。）

### 呂元膺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日。呂請碁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姪列前。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于知聞。言畢。惆

然長逝。（出芝田錄）

### 王鍔

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後永寧為王鍔宅。安邑為北平王馬燧宅。後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弘正使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馬燧為奉誠園。所謂玉盞破而不完也。

又一說。李吉甫巳安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為玉杯。一破無復可全。金碗或復。庶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晉宅。晉自辨岡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年命相有按。晉必引頸望之。宅竟為僧孺所得。李後為梁新所有。（出盧氏雜記）

### 江西驛官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葅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出國史補）

### 王仲舒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出國史補）

### 周愿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外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出傳載）

### 張薦

張薦自筮仕至祕書監。常帶使職。三入蕃。歿于赤嶺。（出傳載）

### 蓮花漏

越僧惰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之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所差也。（出國史補）

### 唐衢

進士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發一聲。音調良切。遇人事有可傷者。衢輒哭之。聞者涕泣。嘗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坐不樂。主人為之罷宴。（出國史補）

### 脂粉錢

湖南觀察使。有夫人脂粉錢者。自顏杲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錢。是一軍將為刺史妻致。不亦謬乎。（出嘉話錄）

### 韋執誼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甲憐其羈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相庭。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事須請攝軍事衙推。（出嶺南異物志）

### 李光顏

李光顏有大功于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嘉婿。因從容乃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光顏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顏乃謝幕客曰。光顏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選得嘉婿。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為某女之匹也。即擢升近職。仍分財而資之。從事聞之。咸以為愜當矣。按光顏居鼎盛。丈朝慮弓藏之禍。事當遠害。理在避嫌。豈敢結强宗。因隳本志者歟。與夫必娶國高。求婚王謝者。不其遠哉。（出北夢瑣言）

### 李益

長慶初。趙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趙乃僕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出摭言）

###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為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橐鞬通謝。又數日。于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于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乃上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諠噪。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于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啟。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于宜州以酧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强悍激訐。為人所忌。又嘗為容州部內史贓罪狼藉。刺史今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出本事詩）

## 韋乾度

韋乾度為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刺首。除伊闕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為刺頭。僧孺心甚有所訝。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出乾𦠆子）

## 趙宗儒

趙宗儒檢校左僕射。為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朝會聘享不作。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關白宗儒。憂恐不已。相座責以懦怯不任事。改換散秩。為太子少師。（出盧氏雜說）

## 席夔

韓愈初貶之制。舍人席夔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無令子弟。豈不病陰毒傷寒。而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任有司。其事不舍與不潔。韓曰。席不吃不潔太遲。人曰。何也。曰。出語不當。豈不忿責。詞云亦有聲名耳。（出嘉話錄）

## 劉禹錫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為同袍見忽。嘗投贄于補闕劉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謝礱礪。終為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為非。況漢南尚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為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為上也。僧孺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向來名下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主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出雲溪友議）

## 滕邁

滕倪苦心為詩。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邁以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鷺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且曰。魏文酷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疎遠也。倪既秋試。捧笈告遊。及留詩一首為別。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與此子再相見也。乃祖于大皐之闕。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商於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國有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卻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無路接瑤池。（出雲溪友議）

## 卷四百九十八　雜錄六

## 李宗閔

李德裕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德裕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德裕入相。過洛。宗閔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一見。欲以解紛。復書曰。怨則不怨。見則無端。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勢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德裕為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用。宗閔多方沮之。及邠公杜悰入朝。即宗閔之黨也。時為京兆尹。一日詣宗閔。值宗閔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則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宗閔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宗閔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也。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曰。適宗相有意旨。令某傳達。邊言亞相之拜。德裕驚喜。雙淚遽落曰。此大門官也。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還報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竟為所隳。終致後禍。（出幽閑鼓吹）

## 馮宿

馮宿。文宗朝揚歷中外。甚有美譽。垂入相者數矣。又能曲事北司權貴。咸得其惟心焉。一日晚際。中尉封一合送與之。開之。有結巾兩頂。暨甲煎面藥之屬。時班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為信。馮大喜。遂以先呈相國楊嗣復。蓋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楚鮮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疋。鞍韉照地。無與比也。馮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窮極稱愜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按。則偽為不知。比就。果有按謁者。捧麻必相也。將宣。則謁者向殿執敕。聲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蕭倣。馮乃驚仆于地。扶而歸第。得疾而卒。蓋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謂近臣曰。馮宿之為人。似非沉靜。蕭倣方判鹽鐵。聯察之。頗得大臣之體。

遂以易之。（出玉堂閑話）

## 李回

太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謩。謩深銜之。會昌中。回為刑部侍郎。謩為御史中丞。常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閤門。謩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於此。回應聲曰。經（音磧）如今也不送。謩為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刺建州。謩大拜。回有啟狀。謩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不忿于杖。止恨停廢耳。因亡命至京師。投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亭午。憩於槐陰。顏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詰之。其人具述本志。於是導之曰。建陽伯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乎。盍詣之。言訖。見魏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騎自中對曰。建州百姓訴冤。魏聞之。倒持麈尾敲鞍子。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娶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為魏極力鍛成大獄。時李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獄。却回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于貶所。（出摭言）

## 周復

元稹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嘉之曰。質實如是。賢于能詩者矣。（出幽閑鼓吹）

## 楊希古

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熏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過之。希古性迂僻。初應進士舉。以文投丞郎。丞郎奬之。希古乃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嵓為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于先達。靡不私自衒耀。以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頹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蓋。所謂道場者。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出玉泉子）

## 劉禹錫

劉禹錫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當日傳于都下。有嫉其名者。白于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其累。奈何。不數日。出為朗州刺史。禹錫自叙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予為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荊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耳。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于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靜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出本事詩）

## 催陣使

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成功。賊之遊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邢洛懷孟。又發輕卒數千。偽為羣羊。散漫山谷。以啗官軍。官軍自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備焉。于是短兵接鬭。蹂踐相乘。凡數十里。王師大敗。是月。東都及墳上諸州。聞之大震。咸加備戒嚴。都統王宰石雄等。皆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賊。頻遣中使促之。尚聞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卿今日可為朕晚歸。別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供默聽命。德裕歸中書。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戎師。早見成功。慎無違也。回刻時受命。於是具名以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催陣使。帝曰可。即日李自銀臺戒路。有郎吏五十導從。至于河中。緩轡以進。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帥至翼城東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拔迎候儀。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二帥復前進數步。磬折致詞。回揖撫亦不甚顧之。禮成。二帥旁行。俛首俟命。回於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史安在。羣吏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鞠躬流汗。而請以六十日破賊。過約請行軍中令。於是二帥大懼。率觀軍而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攻拔潞城。梟劉稹首以獻。功成。回復令。後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芝田錄）

## 李羣玉

李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詩二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谷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俄而影滅。

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于潯陽。太守叚成式素與李為詩酒之友。具述此事。叚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于洪州。叚乃為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黄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出雲溪友議）

## 温庭筠

温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于勗。一日廳有客。温氏偶問客姓氏。左右以勗對、温氏遂出廳事前。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為。移時。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迨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出玉泉子）

## 苗躭

苗躭進士登第。閑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故意為將來通塞。可以響卜。躭即命子姪掃灑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所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躭復專其志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遂挈魚以入。其實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因怒之矣。又見或微割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卒錢死耳。何滯我之如是耶。初躭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見有以箄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即僦而寢息其間。至洛東門。閽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躭謂其誚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貧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閽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後躭終江州刺史。（出玉泉子）

## 裴勛

裴勛容貌么麽。而性尤率易。與父坦會飲。坦令（去聲）飛盞。每屬其人。輒自言狀。坦付勛曰。矬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慈恩寺連接曲江。及京輦諸境。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于此。勛常與親識游。見其父及諸家牓。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出玉泉子）

## 鄧敞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氣力。且富于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

當為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跡。敞顧己寒賤。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未幾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而歸、將及家。敞紿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翫好幙帳雜物。列于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為者。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耶。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于鄧郎。寧忍不為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于官。二女共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嗇尤甚。黄巢入洛、避亂于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為副使、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並為羣盜所得。（出玉泉子）

# 卷四百九十九　雜錄七

## 崔鉉

崔鉉。元略之子。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寬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為丞相。黄巢亂。亦其族。物議以為甚之報焉。初崔鉉雖隸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雖府職。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既下獄。與宰相書、則以己比孟子、而方瑄錢鳳。瑄既朋黨宏大、莫不為盡力。甚者出于單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為宰相。遂加誣罔奏焉。瑄自左補闕。出為陽翟宰。甚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回。遇瑄。囊出其喉。曰補闕。此盧甚結喉也。瑄殊不懌。京城不守。崔氏之子。亦血其族。嗚呼。謂天道高。何其明哉。（出玉泉子）

## 王鐸

故相晉國公王鐸。為丞郎時。李騈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腳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每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于京國糴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實關中。自江淮至京。兼濟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業已行。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官糴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次民無至者故也。于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出聞奇錄）

## 李蠙

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己在其後也。洎鐸出鎮。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將命鐸矣。蠙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

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堇馬。使巫奴傳言于鐸曰。一身可矣。願為妻兒謀。蠙驚曰。以吾斯酒為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出玉泉子）

## 韋保衡

韋保衡欲除裴修為省郎。時李璋為右丞。韋先遣盧望來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問某。盧以時相事權。設為權所沮。則傷威重。因勸韋勿除。（出盧氏雜說）

##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適且覺其臭。友生答曰。毳褐之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乃譏予與山野有道之士遊乎。南朝高人。以蛙鳴及蒿萊勝鼓吹。吾視毳褐。愈于今之朱紫遠矣。（出因話錄）

## 路群盧弘正

中書舍人路群與給事中盧弘正。性相異而相善。路清瘦古淡。未嘗言市朝。盧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路日謀高卧。有制草。則就宅視之。盧未嘗請告。有客族。則就省謁之。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盧將宴人。道過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鶴氅。構火命觴。以賞嘉致。聞盧至。大喜曰。適我願兮。亟命迎入。盧金紫華煥。意氣軒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潔。路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盧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相庭。以圖外任。路色慘曰。駕肩權門。何至于是。且有定分。徒勞爾形。家釀稍醇。能一醉否。盧曰。省有急事。俟吾決之。路又呼侍兒曰。盧六欲去。持早來藥糜。分二器。我與盧六同食。盧振聲曰。不可。路曰。何也。盧曰。今旦飯冷。且欲遐征。家饌已食炮炙矣。時人聞之。以為路之高雅。盧之俊邁。各盡其性。（出唐闕史）

## 畢誠

畢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為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為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為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之為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恒相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缺。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除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誠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王蜀偽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念之。洎迭秉蜀政。欲為楊會除馬長以酬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侍而博一虛名。馬長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矣。（出北夢瑣言）

## 李師望

李師望。乃宗屬也。自負才能。欲以方面為己任。因旅遊西蜀。備知南蠻勇怯。遂上書請割西川數州。于臨邛建定邊軍節度。詔書允之。乃以師望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陰通南詔。於是蠻軍為近之時。鄉豪所道。侵軼蜀川。戎技實滂不能止遏。師望亦因此受黜焉。

## 高駢

乾符中。太尉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嶺上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徒禮讚。螺唄間作。駢聞命軍候往。悉擒械之。來晨笞背逐去。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故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人髡人。據此寺為寨。凌脅州將。果叶所言。時稱駢好妖術。斯亦或然之驗歟。（出北夢瑣言）

## 韋宙

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貪所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出北夢瑣言）

## 王氏子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王氏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于西市運錢十萬入寺。（出中朝故事）

## 劉蛻

劉蛻。桐廬人。早以文學進士。其父嘗戒之曰。任汝舉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蛻後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于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常為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以蛻之通人。抑有其說。時未諭也。（出北夢瑣言）

## 皮日休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諸子必斥乎經史。聖人之賊也。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不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于死後。則萬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荀卿。翼輔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韓愈乎。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幼攻文。隱于鹿門山。號醉吟先生。初至場中。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其如一日何。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為錢鏐判官。（出北夢瑣言）

##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買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耽悅烟花。迷于飲博。三數年後。用過太半。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于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罹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數間茅舍之下。囊橐蕩空。旦夕以紉針度業。生之行李間。猶有一二千緡。緣茲復得蘇息。乃備舟與母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壖。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結纜于大檣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飜岸崩。樹臥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梢工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漂于怒浪。遲明。投于僧室。母氏以驚得疾。數日而殞。生慞惶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為之殯瘞。且復贈遺之。既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無有親識。日夕厄于凍餒。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船執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為捉梢郭使君。自是狀貌異昔。共篙工之黨無別矣。（出南楚新聞）

## 李德權

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為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于左右。遐邇仰奉。忻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為關節。數年之間。貯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為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為復州後槽健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為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李安効力。蓋慕彼衣食耳。尋獲為牧守圉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出南楚新聞）

# 卷五百　雜錄八

## 孔緯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晉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國杜邠公悰充弘文館直學士判館事。暮春。留余看牡丹于斯廳內。言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乃邠公子。終金州刺史。）居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子殊不知非久須為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慎厚端誠。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難其事矣。以吾今日而追念邠公之言。得其大概矣。是時昭宗纂承。孔緯入相。朝廷大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出聞奇錄）

## 李克助

李克助為大理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民絹事。刺史韓建令計以為贓。奏下三司定罪。御史刑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尚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助云。韓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贓。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數將及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華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爾。即鄭縣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論。乃捨崔令之罪。謫潁陽尉。（出聞奇錄）

##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怯。必由膽氣。膽氣若盛。自無所懼。可謂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膽氣。余實有之。衆人笑曰。必須試。然後信之。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鎖。君能獨宿于此宅。一宵不懼者。我等酹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實非凶宅。但暫空耳。遂為置酒果燈燭。送于此宅中。衆曰。公更要何物。曰。僕有一劍。可以自衛。請無憂也。衆乃出宅。鎖門却歸。此人實怯懦者。時已向夜。繫所乘驢別屋。奴客並不得隨。遂向閣宿。了不敢睡。唯滅燈抱劍而坐。驚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鼓翼。飄飄而動。此人凜然強起。把劍一揮。應手落壁。磕然有聲。後寂無音響。恐懼既甚。亦不敢尋究。但把劍坐。及更。忽有一物。

上階推門門不開于狗竇中出頭氣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劍前斫不覺自倒劍失手拋落又不敢覓劍恐此物入來牀下跧伏更不敢動忽然困睡不覺天明諸奴客已開關至閣子間但見狗竇中血淋漓狼籍衆大驚呼儒士方悟開門尚自戰慄具說昨宵與物戰爭之狀衆大駭異遂於此壁下尋唯見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鳥也乃故帽破弊爲風所吹如鳥動翼耳劍在狗竇側衆又遶堂尋血踪乃是所乘驢已斫口喙唇齒缺破乃是向曉困解頭入狗門遂遭一劍衆大笑絕倒扶持而歸士人驚悸旬日方愈（出原化記）

## 孟乙

徐之蕭縣有田民孟乙者善網狐貉百無一失偶乘暇持梢行曠野會日將夕見道左數百步荒冢歸然草間細逕若有人跡遂入之以梢於黑闇之處攪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動問爾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執吾梢而不置闇中應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誠告云我姓李昨爲盜被繫兗州軍候獄五木備體捶楚之處瘡痏徧身因伺隙踰獄垣亡命至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將歸置于複壁中後經赦乃出孟氏以善獵知名飛走之屬無得脫者一旦荒塚之中而得叛獄囚以歸聞者皆大笑之（出玉堂閒話）

## 振武角抵人

光啟年中左神策軍四軍軍使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鄰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纔貌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主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厨少頃而出遂掩綰衣服攘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遊曾于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桉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請設厨求得少醬擩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助宴設之歡笑耳有邊岫判官目覩其事（出玉堂閒話）

## 趙崇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格清峻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而崇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己者世以此少之（出北夢瑣言）

## 韓偓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帝面許用偓爲相偓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須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歎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輕佻贊又有嫌釁乃馳入請見于帝前具言二公長短帝曰趙崇乃韓偓薦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與大臣爭帝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病休看九局碁窗裏日光飛野馬桉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出摭言）

## 薛昌緒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稟自天性飛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轉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幃房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帥統衆于天水與蜀人相拒于青泥嶺岐衆迫于輦運又聞梁人入境遂潛師宵遁頗懼蜀人之掩襲涇師臨行攀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速促之薛在草莽下藏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提上馬鞍捶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此蓋人妖也秦隴人皆知之（出玉堂閒話）

## 姜太師

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爲黃巾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伐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節鉞官至極品有堂廄夫姜老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入廄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及其數將及數百後老不任鞭棰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因問得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腳心上有一黑子餘不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撻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捷從者（出王氏見聞）

## 康義誠

後唐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常軍中差人于私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詢其姓氏。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胤。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莫不驚異。（出玉堂閑話）

## 高季昌

後唐莊宗過河。荊渚高季昌謂其門客梁震曰。某事梁祖。僅獲自免。龍德已來。止求安活。我今入覲。亦要嘗之。彼若經營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鎮。可為子孫之福。此行決矣。既自闕回。謂震曰。新主百戰。方得河南。對勳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指云。我于指頭上得天下。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無憂。乃築西面羅城。拒敵之具。不三年。莊宗不守。英雄之料。頃刻不差。宜乎貽厥子孫。（出北夢瑣言）

## 沈尚書

有沈尚書。失其名。常為秦帥親吏。其妻狼戾而不謹。又妬忌。沈常如在狴牢之中。後因閑退。挈其妻子寄于鳳州。自往東川遊宦。意是與怨偶永絕矣。華洪鎮東蜀。與沈有布衣之舊。呼為兄。既至。郊迎執手。敘其契濶。待之如親兄。遂特創一第。僕馬金帛器玩。無有缺者。送姬僕十餘輩。斷不令歸北。沈亦微訢其事。無心還家。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鳳州。自至東蜀。沈聞之大懼。遂白于主人。及遣人卻之。其妻致書。重設盟誓。云自此必改從前之性。願以偕老。不日而至。其初至。頗亦柔和。涉旬之後。前行復作。諸姬婢僕。悉鞭箠星散。良人頭面。皆挐擘破損。華洪聞之。召沈謂之曰。欲為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後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劍。牽出帷房。刃于階下。棄尸于潼江。然後報沈。沈聞之。不勝驚悸。遂至失神。其尸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流來。日復在舊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繫石縋之。沈亦不愈。旬日。魂□□□□怨偶為仇也。悲哉。沈之宿有仇乎。（出王氏見聞）

## 楊蘧

王贊。中朝士名。有弘農楊蘧者。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心常愛之。談不容口。蘧嘗出入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于言曰。侍郎曾見楊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此言嶺外之地。非貶不去。（出稽神錄）

## 袁繼謙

晉將作少監袁繼謙。常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之。聞多凶怪。皆瞑即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莫能安寢。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于瓮中者。其聲重濁。舉家怖懼。必謂其怪之尤者。遂于窗隙窺之。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色晦。觀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舉。遂以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叫而去。蓋其日莊上人輸稅至此。就于其地而糜。釜尚有餘者。故犬以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舉家大笑。遂安寢。（出玉堂閑話）

## 帝羓

晉開運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歸國。殂于趙之欒城。國人破其腹。盡出五臟。納鹽石許。載之以歸。時人謂之帝羓。（出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第四十册終

# 蘇黃門龍川略志
別

畧志據叢書堂鈔本
別志據四庫全書本

# 龍川畧別志

---

## 蘇黃門龍川略志引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萬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無尤物有書數百卷盡付之他人既之龍川雖僧廬道室法皆不許入裒橐中之餘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補苴弊漏粗芘風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與子遠荷鉏其間既數月韭葱葵芥得雨坌出可菹可芼蕭然無所復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無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官學家也有書不能讀時假其一二將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略蓋亦無足記也遠執筆在傍使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龍川略志

# 蘇黃門龍川略志目錄

第一卷
夢中見老子言楊綰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養生金丹訣
愼勿以刑加道人
第二卷
醫術論三焦　王江善養生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第三卷
與王介甫論靑苗鹽法鑄錢利害
論榷河朔鹽利害　議遣八使搜訪遺利
第四卷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
張次山因一姊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契丹來議和親　議賣官麴與榷酒事
江東諸縣括民馬
第五卷
議定吏額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
不聽祕法能以鐵爲銅者
王子淵爲轉運使以賤價收私販乳香
辨人告戶絕事　言水陸運米難易
第六卷
享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
戚里僕隸不得改官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
李湜復議罷蒔竹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

第七卷
議脩河決
第八卷
陝西糧草般運告竭可撥內藏繼之
議罷陝西鑄錢欲以內藏絲紬等折充漕司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
第九卷
董敦逸黃慶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舊人
議奏薦門客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
第十卷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鄭仙姑同父學道年八十不嫁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
徐三翁善言人災福

蘇黃門龍川略志目錄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一

左迪功郎新授撫州宜黃縣主簿主管學事劉　信校正

## 夢中見老子言楊綰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予幼居鄉閭從子瞻讀書天慶觀治平初在京師夢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三二尺狀甚異能與人言問者非一也予亦謁而問焉謂予曰子知楊綰乎曰唐之賢相也子知高郢嚴震乎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賢曰郢震雖賢其不及綰遠矣曰此人皆終尚書僕射然綰不至上壽而郢震皆耆艾乃死子知其說乎曰不知也曰綰好殺生而郢震皆不殺此其所以異也子其志之予夢中固不詳三人之然否也起閱唐書三人官秩壽考皆信獨不見好殺與否耳

##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老僧（款缺席上輔談引此無僧字）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愼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席上輔談作以）分試（原本作紅前後均係子瞻此不當作試案席上輔談作試從改）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席上輔談作鋭）鍋中煅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班班相

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輕傳人三字席上輔談作聽傳）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愼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竟嘗二字席上輔談作一嘗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儀（席上輔談作試）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祕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 養生金丹訣

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眞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席上輔談作注）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眞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

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 愼勿以刑加道人

予在王公君貺大名幕府嘗有丐者以大扇傷一婦人而盜其首飾於法爲強盜當死予訊之盜曰我乃學道者且善相手魏人多知我我非盜也問之衆人信然然盜狀明白不可諱予言之君貺君貺曰道人勿加以刑使來吾自訊之卽曰此風狂人也釋之予退問丐者所從來曰我利州山峽民家子也少病癩父母弃我山中三日哭不絕聲嶺上有一人循微逕而下顧憐我我告之故曰吾家在谷中汝苟能從我爲我拾薪汲水足矣卽起從之因敎導引行氣數年癩疾良愈復謂我汝宿業厚當終身勤苦乃免於病此非汝所居出山行乞勿與平人齒若美衣甘食則病復作矣然汝無以免飢寒者誨汝相手可以自養有餘卽以與人勿畜也我遊四方久矣未嘗敢違其言也予以告君貺君貺善待之因爲與言吾昔登科謁退傅張公公曰君異日必貴有道人犯法愼勿刑也吾請其故公曰吾少以爲射洪令縣方捕刼盜弓手於山中執一人不知所從來曰此刼者也吾視其人非兇人也命脫械釋之官吏皆爭吾告之曰果刼也吾任其咎其人旣得釋乃前問曰公何以知我非刼也吾告之曰吾視汝非刼者耳曰公眞不可得我誠非刼而迹似之然我本學道有師在山後其徒僅十人使我出市藥不幸而執今歸告師三日復出見公矣如期卽至曰我師奇公不凡使我召公入山學道吾笑曰吾有官守妻子未暇從汝師其人曰我師固知公未能也有藥在此可日服一丸藥盡我復來見公藥可數合許貯以小合如其言服之藥盡其人復至問藥安在曰服之盡矣其人驚曰此藥有毒他人服之必病今不能病公公眞奇人也今世必享上壽貴極人臣若求白日上昇則來世矣吾自此未嘗以刑加一道人君貺孰視予曰君亦貴人也勿忘張公之言予應之曰諾後二年予爲戶部侍郎稅居張公舊第之西偏見公諸孫道公將薨之歲有道人叩門公見之曰此射洪故人也與之飲終日留藥遺公退如逆旅蟬蛻而去服其藥則射洪所服藥皆下命埋之第中三淸堂後沐浴盛服臥帳中使妓奏琵琶移時不止發帳視之公則蛻矣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一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二

## 醫術論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藏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羣匄相臠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 王江善養生

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飮酒醉臥塗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髽角戴花小兒羣聚捽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晩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飮醉飽卽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以此陳人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劉述古爲西京漕至陳欲見江方入城江當道大罵劉亦不知其江也俾州撻之明日召江愧謝江笑曰罵運使受杖分也亦不謝士大夫知其異百計欲問其術輒佯醉極口罵終莫能問者熙寧中予爲陳學教授屢以酒邀之飮不甚多曰年老氣衰不能劇飮如往日矣大肉硬餅亦皆不食每欲咯輒中止而噦若喉中時有流水者然畏其罵不敢問也一日言及養生事江怫然欲罵予曰予以畏罵久無所問今日語適然耳非欲盜法也且吾欲學道開卷求之雖不盡得亦過半矣顧方溺世故妻孥滿目前雖使呂公來其如我何而況爾耶江笑曰君言是也予因曰吾決不問子術姑告我昔本何人緣何學道而已江曰我本考城人少亦娶妻家不事生業妻父屢譴我至加毆箠一日閉門不納我傍待其門者累日忽發憤弃之而遊少嘗舉學究能誦周易試之不遺一字久之太守陳述古招劍州李昊使作符禁昊爲人大言多誕欲見江江卽逃去遂不知所在

##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高安丐者趙生敝衣蓬髮未嘗洗浴好飮酒醉輒毆罵其市人雖有好事者時常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相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誠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而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爾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梡水以灌漑子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極其妙生嘗約予會宿既而不至予問其故曰吾將與君出遊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所遊何處曰吾嘗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褻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亦

知相敬乎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吾也譬如鬼耳鬼入人家鬼能見人而人不見鬼也自歎曰此亦邪術非正法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予曰養氣從生說可矣至於養性柰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亦嘗夢先公乎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能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息（欒城集殼作殺息作自心二字）已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値其間不合如指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終弃之遊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揚州將君俱學將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將不循禮槁死無爲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其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與興國知軍楊繪見而

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嘗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爲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法震來見曰震泝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酒家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自掩故德順時見於外予觀趙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然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所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蓋雖能久亦未可以語古之眞人也古書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二

---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三

## 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鑄錢利害

熙寧三年予自蜀至京師上書言事神宗皇帝卽日召見延和殿授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時參政王介甫副樞陳暘叔同管條制（疑當作例）事二公皆未嘗知予者久之介甫召予與呂惠卿張端會今私第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君三人閱之有疑以告得詳議之無爲他人所稱也予知此書惠卿所爲其言多害事者卽疏其尤甚以示惠卿惠卿面頸皆赤歸卽改之予問謁介甫介甫問予可否予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重法不可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之費及其納錢雖富家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自此恐州縣事不勝繁矣唐劉晏掌國用未嘗有所假貸有尤其靳者晏曰民

僥（疑當有倖字）得錢非國之福吏以法責督非民之利使（疑當作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不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故自掌利柄以來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又何必貸也晏之所言則漢常平之法矣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舉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甚長當徐議而行之此後有異論幸相告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法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案宋史作淵元案陳襄通鑑長編及欒城集仍作廉）召議事閱條例司所撰諸法皆知其難行而廣廉常上言乞出度牒數十道糴而依關中漕司行青苗事春利秋斂以侔利與惠卿所造略相似卽請之以出施河北而青苗法遂行於四方予在條例司王介甫問南鹽利害對曰舊說有三而已其一立鹽綱賞格使官鹽少拌和則私鹽難行其二減官價使私販少利其三增沿江巡檢使私販知所畏若三說並用則鹽利宜稍增然利之所在欲絕私販恐理難也介甫曰不然但法不峻耳

對曰今私鹽法至死非不峻也而終不可止將何法以加之介甫曰不然一村百家俱販私鹽而敗者止一二其餘必曰此不善販安有敗此所以販不止也若五家敗則其餘少懼矣十家敗則其餘必戢矣若二十家至三十家敗則不敢販矣人知必敗何故不止此古人所謂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也對曰如此誠不敗矣但恐二三十家坐鹽而敗則起爲他變矣一日復問鑄錢對曰唐開通錢最善今難及矣天禧天聖以前錢猶好非今日之比故盜鑄難行然是時官鑄大率無利蓋錢法本以均通有無而不爲利也舊一日鑄八九百耳近歲務多以求利今一日千三四百矣熙寧初止此間後又增二千矣錢日濫惡故盜鑄日多今但稍復舊法漸正矣介甫曰何必鑄錢古人以銅爲器皿精而能久善於瓷漆今河東銅器其價極高若官勾鑄錢而鑄器其利比錢甚厚對曰自古所以禁鑄銅爲器皿者爲害錢法也今若不禁銅器則人爭壞錢爲器矣介甫曰鑄錢不如鑄器之利又安以錢爲對曰人私鑄銅器則官銅器亦將不售介甫曰是不難勒工名可也不對而退其後銅器行而錢法壞

## 論榷河朔鹽利害

張端與予同在條例司暘叔門下士也深非介甫論事時對予深言予曰君如此意將何事曰河朔財賦常患窘急然鹽獨未榷今誠口（百川本亦缺一字）之利不貲矣予曰予頃在河朔聞鹽本末稍詳河朔地鹻民刮鹻煎鹽不買而足用周世宗常榷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極苦之（原本作民無死者多注極苦之據宋朝名臣言行錄改）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原本十作千據言行錄改）萬緡而罷榷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原本河字下有提字據言行錄刪）橋作感聖恩道場父老至今能道之仁宗朝王君貺爲三司使復議榷法未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河朔歲有河隄國（原本作道據言行錄改）信之勞比之諸道（原本作諸國據言行錄改）爲苦恐不宜復榷鹽以困之仁宗慜曰朕不知也奈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爲朕撰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復（原本作斗據言行錄改）食貴鹽所請宜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京聖語至即刻石於府閣（原本作閤據言行錄改）騎山樓瓔木亭上及賈公（原本有由非二字據言行錄刪）守魏而提刑薛向密奏乞行榷法託以他事入議朝廷許（原本脫許字據言行錄補）之賈公具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原本作列據言行錄改）至騎山瓔木亭相對酒五行無他語向歷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榷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君奈何復言此論曰我初微聞此不意君知之詳也即不敢措口然元豐間竟聽議

## 議遣（原本誤作訪目作遣從改）八使搜訪遺利

陳暘叔雖與介甫共事而意本異所唱不深和之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陳[illegible]通經[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知儉王子韶作劉彝曾伉）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以迎合朝廷然莫敢言者予見暘叔暘叔逆問曰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心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按寔之耶其亦未知利害所在設遣出外總捕諸事也暘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暘叔曰吾昔奉勑看詳寬恤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皆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暘叔又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深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暘叔召予及惠卿端於密院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以議可以一劄子乞催行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設具草無益也然介甫竟不得暘叔胸中事及朝廷將命相以讓暘叔暘叔既得位不復肯行條例事三人遂相失天下謂

暘叔爲簽相（宋史陳升之本傳作叅相）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三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四

##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

知潤州許遵嘗爲法官奏讞婦人阿雲謀殺夫不死獄以按問欲舉乞減死舊說鬬殺劫殺鬬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以減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減士大夫皆知遵之妄也時介甫在翰苑本不曉法而好議法乃主遵議自公卿以下爭之皆不能得自是謀殺遂有按問然舊法一問不承後雖犯者自言皆不得爲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爲按問天下皆厭其說予至齊齊多劫盜而不知法有按問則未有盜而非按問者二人同劫先問其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其右則按問在右故獄之死生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又有甚者捕人類多盜之鄰里所欲活者輒先問之則死生又出於用情予見而嘆曰惜哉始議按問者之未究此弊

也因以語齊守李誠之誠之亦嘆曰吾儕異日在朝當革此弊予曰雖然遵議則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改之誠之曰信然柰何而可予曰昔劫盜賊三千而死今五千而死矣有常也必欲改是增至七千而死庶幾可耳後十餘年謫居筠州筠守許長卿遵之子也言其兄弟及諸子仕宦者十餘人而郎官刺史至數人予復歎曰遵之議妄甚矣而子孫仕者若是其多也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也哉

##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曲隄周氏以財雄於齊有祕書丞高者尤驕縱不法嘗自京師載妓妾數十人遊杭州其一人以妬害自沉死及還齊其父母邀賄謝不滿意訴之長請令張次山取證左治之亦無他矣會次山之婢本周氏隸也自牖窺之歷指所從來一人本高父妾嘗生一子次山即以長吏舉行之高坐刺配海島而死齊人快之李誠之嘗

語及此稱善予曰使我爲長請決不舉也誠之曰何故曰民間如此事不爲少也偶一婢子知之因而發之以爲明彼不知者獨何幸高獨何不幸也事發有端長吏不得已治之可也其發無端自非叛逆不問可也誠之曰此長者之論次山之流固不及

### 契丹來議和親

予從張安道判南都問（百川本亦作問疑聞誤）契丹遣汎使求河東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謂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諸將後取之不難及北使至上親臨軒喩之曰此小事卽指揮邊吏分畫使者出告人曰上許我矣有司欲與之辨卒莫能得予聞之以問安道安道曰昔慶曆中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未許燕人有梁濟世爲雄州諜者嘗以詩書教契丹公卿子弟先得其國書本以獻仁宗性畏愼時呂許公爲相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當徐議以答之者耳元（百川本亦作元疑元誤）深憂也仁宗深以爲然及六符至殿上讀書

如平日無所問六符失色咨嗟出至殿外幄次曰事已漏矣由此有司與之評議無甚難也今兩朝地界犬牙相入本非朝廷所詳若以實答之以付邊議定以問（疑問誤）邊臣以疆場爲職誰敢不盡力而其可否尙在朝廷事莫便於此何乃面與之決

### 議賣官麴與榷酒事

眞宗皇帝自亳還過宋御樓宣赦以宋爲南都仍弛其酒禁使民賣官麴十餘家共之更七八十年官課不虧有監麴院官神宗而（百川本亦作而疑初誤）監司建議罷賣麴而榷酒時轉運司方苦財賦不足其判官章楶大喜親至南都集官吏議之予曰南都賣麴與建都同一敕今都邑如舊而罷賣麴一不便也昔南都西都皆賣麴近年西都已榷酒矣此轉運司所據以爲例也然西都麴戶敗折列狀求罷官不得已而聽今南都麴戶未嘗欠官一錢無故罷之二不便也使改法而官獲厚利不顧而行尙可也今八家造酒每家父子兄弟同幹酒事欲分城內與河上爲兩務每務不過監官二人前四人共十二人此酒戶減半若較其忠志公私相遠至於官本於所費亦復不少但恐榷酒之利不如賣麴三不便也今不顧三害而決爲之柰何楶不能難但言本司窘迫萬一有利耳議未決而予謫筠州楶遂決成榷法後五年予過南都聞酒課不旋踵而敗又七年予適預議郊赦乃罷酒榷而復賣麴南都人大喜

### 江東諸縣括民馬

予爲績溪令適有朝旨江南諸都市廣西戰馬江東素乏馬每縣雖不過十餘匹而諸縣括民馬吏緣爲姦有馬之家爲之騷然予謂縣尉惇愿曰廣西取馬使臣未至事忌大遽徐爲之備可也吾邑孰爲有馬者惇愿曰邑有遞馬籍歲月遠矣然有無之實尙得其半也卽取籍封之又曰何從得馬牙人乎曰召猪牙詰之則馬牙出矣果得曾爲人賣馬者辭以不能曰吾不責汝以馬但爲我

供文書耳曰（疑誤）諸州符日至縣督責買馬乃以夏稅過期爲名召諸鄉保正副問之曰汝保誰爲有及格馬者相顧辭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誰當知者弟勿以有爲無無爲有則免罪矣汝等所具吾將使衆人訴其不實而陳其脫落者不可不實也人知不免皆以實告復喩之曰買馬事止此矣廣西取馬者至郡則馬出若不至則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馬者卒不至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四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五

## 議定吏額

予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重加詳定事已再上再却矣予偶坐局中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中孚昔常典其事知弊所起予曰其弊安在中孚曰昔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最繁莫過於此矣昔銓吏止十數今左選吏至數十事加如舊而用至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勤勞而不辭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若干分爲一人今誠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此舊不加多則吏額多少之限無處（百川本作所）逃矣予曰汝言似得之矣即以告屬官皆不應獨李誠之議曰是誠何爲即與之議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逐將大至紛怨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更不補塡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而見在吏知非身患則自安心事乃爲便諸公皆以爲然遂申尙書省乞取諸司兩月生事而又吏人不知朝廷意皆莫肯供再申乞牓諸司使明知所立吏額俟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徑有減損如此數月之間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時左相呂微仲也極喜此事以問三省諸吏皆不能曉有任永壽者本非三省吏也嘗預元豐吏額事以事至三省能言其意微仲悅之即於尙書省立吏額房使永壽典堂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原本作貟百川本同據宋史改）復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即撥出上名於他司凡閑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由三省法出中外紛然微仲既爲臺官所攻稱疾在告而永壽亦恣橫贓汙狼籍下開封府推治府官觀望久不肯決至宣仁后以爲言乃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率如予前議乃定

##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

予爲戶部侍郎有言買撲場務者人戶自熙寧初至元豐末多者四界少者三界緣有實封投狀添價之法小民爭得務勝不復計較實利自始至末添錢多者至十倍由此破蕩家產傍及保戶陪納不足父子流離深可愍卹乞取累界內酌中一界爲額除元額已足外其元額雖未足而於酌中額得足者並與釋放唯未足者依舊催理候及酌中額而止予善其說奏乞施行天下欠戶蒙賜者不可勝數或號以諫官呂陶所請

## 不聽祕法能以鐵爲銅者

有商人自言於戶部有祕法能以膽礬點鐵爲銅者予召而詰之曰法所禁而汝能之誠祕法也今若試之於官則所爲必廣汝一人而不能自了必使他人助汝則人人知之非復祕也昔之所禁今將遍行天下且吾掌朝廷大計而首以行濫亂法吾不爲也其人罷俛而出即詣都省言之諸公惑之令試斬馬刀所後竟不成

## 王子淵爲轉運以賤價收私販乳香

熙寧中王子淵爲京東轉運判官知密州海船多私販乳香即明召船客入官中以賤價收之自以爲奇言於朝廷中書戶房檢正官向宗儒得之喜曰此法所禁子淵爲監司知人犯法不能禁而出錢買之此罪人也子淵既得罪香皆沒官一時以爲奇策元祐初販香者訴之朝廷令戶部支還七分錢議者以爲過猶不及也

有傅永亮者自言嘗入香於官今二券具在然皆非其本名詰其故曰皆家人耳問其所在及其親屬之在亡皆曰亡之予笑曰安知此非姦人乎尙書李常郎中趙偁皆曰此大商家業數萬緡安得爲姦乎予曰爲姦不問貧富此事蓋有三說而已永亮實嘗入香今無以自明一也得闕遺文書以欺官二也殺此二人而得其書三也三說皆不可知而妄以錢與之本部吏必大有所受不可李趙皆曰永亮泉人可符下實其家財予曰永亮之可疑非爲貧也二人固爭之予不得已從之及泉中部家財止百餘千予笑曰今當如何二人猶執欲予會韓師朴爲戶部乃止然永亮竟訴都省都省與之時予已去戶部矣

### 辨人告戶絕事

廣州商有投於戶部者曰蕃商辛押陁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本獲一童奴過海遂養爲子陁羅近歲還蕃爲其國主所誅所養子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緡皆養子所遣也口（百川本亦缺一字）此於法爲戶絕謹以告李公擇既而爲留狀而適在告郎官謂予曰陁羅家貲如此不可失也予呼而訊之曰陁羅死蕃國爲有報來廣州耶曰否傳聞耳陁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曰無有也法告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何故告於戶部曰戶部於財賦無所不治曰此三項皆違法汝姑伏此三不當吾貸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尙書省訴之其人乃服并召養子所遣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搖撼汝耳亦責狀遣之然郎中終以爲疑予曉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許其所以不訴於廣州而訴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欲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郎中乃已

### 言水陸運米難易

元祐三年春關中水旱提刑司依法賑民不以聞朝廷呂微仲陝人憂之過甚有吳革者自白波輦運罷還欲求堂除因議水陸運米以濟關中之飢朝廷下戶部且使革領其事革言陸運以車營務車駝坊駝騾運至陝水運以東南綱船般至洛口以白波綱船自洛口般入黃河革見予於戶部予謂之曰吾已謂君呼車營務駝坊職掌人矣君姑坐待之既至問之車營務無車駝坊無駞騾予曰此可以賀君矣若有車與駝騾君將若之何革曰何故曰陸運至難君不過欲多差小使臣軍大將譴其發封耳車營務駝坊兵級多過犯配刺到既行必多作緣故使前後斷絕監者力不能及所至盜食且賣若不幸遇雨則化爲泥土君皆莫如之何也革無語復謂之曰至如水運亦且不易汴河自京城西門至洛口水極淺東南綱船底深不可行且方春綱先至者皆趁酬獎得力綱艘令曲去人情必大不樂及至洛口倉廩疎漏專斗不具雖卸納亦不如法白波綱運昔但聞有竹木不聞有糧食此天下之至險不可輕易吾已付輦過司令具可否矣然君難自言吾當見諸公議之及見微仲微仲業已爲之不肯盡罷予爲刷汴岸淺底船量載米以往未幾予罷戶部聞所運米中路留滯雖有至洛口散失敗壞不可計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五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六

## 享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

元祐四年上再享明堂三省以章獻皇后故事將竢禮畢百官班賀於會慶殿其儀注取旨太皇太后宣喻曰天聖中誠有此儀然以吾非薄何敢事依先后之舊況祀事既成皇帝賀於禁中百官皆賀於東門足矣復安用此爲羣臣稱歎以爲不可請及（百川本亦作請及疑）（及宮在請上）降手詔明示中外轍時在翰林請至都堂宣聖旨撰詔曰皇帝臨御海內晏然五經季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脩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賀於庭吾自臨決萬機日懷我（欒城集無我字）祇畏豈以非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於閤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 戚里僕隸不得改官

高氏之隸有安靜者嘗得三班借職舊法戚里僕隸雖有官不得改安靜援曹氏例乞改官三省進呈欲許之太后曰當如何對曰舊例可與太皇太后曰此非例也對曰此非例而何曰昔神宗臨御以慈聖故特爲彼人改官則孝慈之意也今吾在此而爲家僕改官其義安在依法而已衆皆服稱善轍退書之時政記

##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

上納后禮畢三省具景祐元年十二月慈聖入宮故事和劉從廣楊景宗改官移鎮故事今高氏向氏朱氏皆合以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吾輩人家所患官高不患官小罷之可也對曰本不謂官小當遷朝廷舊典不可闕耳太皇太后曰昔章獻垂簾郭后受策初無此例景宗等恩命蓋章后受尊號未久族人未有官高者仁

宗欲優其家故耳非垂簾之比也對曰太皇太后雖以高氏故欲深自抑畏其如故事何太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裁損又可增長乎對曰此盛德之事敢不奉詔當備錄付史官耳先是內降聖旨皇城使帶御器械朱伯材加遙郡刺史三省奏皇帝納后不遠舊例兩官及太妃閤皆當推恩親族今若先推恩伯材恐成重復乞且留竢詔可至是宣諭納后既不加恩外家今溫國長公主將下嫁舊例毋當進秩而太妃名位已隆無可復加可推與朱伯材對曰如此雖獨加恩伯材有名矣請竢溫國下嫁日施行三省又具內殿崇班孟固三班奉職孟陻右宣德郎孟昌齡滎陽縣尉董桓皆以皇后親乞赴闕朝賀今納后禮畢恐當擇其親近依景祐元年曹傳曹佑例轉官太皇太后曰見有親弟一人係白身須推恩對曰董桓亦係皇后姊夫太皇太后曰昔魯王亦慈聖光獻姊夫未常推恩對曰甚善皇后諸親將來年例恩典自可漸及也

## 李湜復議罷蒔竹

朝廷先使唐義問處置渠陽兵將敗亡僅乃廢之後使謝麟廢蒔竹麟以謂楊氏蟠據湖南北溪洞部族相連接湖北先廢渠陽湖南蠻知蒔竹必廢謀之已久今欲急行廢罷恐難以成功請稍遷延歲月以竢其便諸公疑其立異即罷麟潭州以李湜代之湜至議罷蒔竹復如麟說諸公相視而怒時予初爲尚書右丞謂諸公曰蒔竹之議經帥臣二人矣而所言如一胡不姑用其言若數月之閒其功不成責之未晚也諸公色解乃從其請未幾湜誘說蠻酋楊光潛使親帥部族裹送蒔竹兵民器械還漢奏至許之仍以蒔竹見糧分賜蠻中飢人凡蒔竹畜聚皆安然而至不遺一矢不殺一人蓋麟之議本不爲過也

##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

元祐初西邊諸將守朝廷約束不敢妄行侵掠夏人雖時遣信使

然初不言疆場之事朝廷深悉其意蓋欲彊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故亦忍而不問二年夏人始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復遣使求和請地朝廷始降詔許之然約先議定地界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能決三年春夏人多保忠以兵數萬壓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旣隱不問又遣劉仲馮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遣使入謝仍再以兵犯涇原四年乃復遣使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懷柔即指揮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與之尋覺其非即於地界之議多方艱難不守已定之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復違背前約侵築堡寨屢以數致寇予自爲諫官及任中憲隨事獻言或蒙施行或不納用今不復載（事具癸宗）五年備位政府明年六月熙州奏西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仍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之際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予問之呂微仲曰相公須先定議方今是欲用兵是不欲用兵然後議此事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予曰（原本脫曰字百川本同據欒城後集補）凡欲用兵先論道理曲直我若小有不直則兵決不（原本衍可字欒城後集無據刪）當用須（疑當作頃欒城後集作朝廷頃與夏人）朝廷與西人商議地界此理最爲簡直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住處當中爲界西人不從朝廷亦便不報蓋朝廷從來失在先易後難此則先易之也後來旣許用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寨中間侵係蕃地一抹取直西人黽俛是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西人亦又相許凡此皆後難之實也後來朝廷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西人地百數十里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且元約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立界仍言非所賜城寨係延州寨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即不言秦州隴諾堡係祖宗舊疆豈得名爲非

所賜城寨耶以此之故今執政太半知其不直而況於西人乎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肯未從來大言斷送朝廷用兵不過范育姚雄狂生一二人耳今西人壓境姚雄引兵於禬木岔中藏避不出王文郁引三萬於通遠軍閉城三日雖強弱衆寡不敵然亦足見此輩非如古人能以少擊衆可恃以制敵者也而朝廷信其妄言輕結邊釁難矣劉莘老（原本作莘老百川本同從欒城後集改下同）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予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分全敵人橫來相尋勢不得已然後可也今吾不直如此萬一兵起之後兵連禍結殺人費財三五年不得休奈何諸公乃許不行熙河之計然予欲結（疑當作詰）其妄作終不肯明日面奏之轍曰西人引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並不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其意可見非西人之罪皆朝廷指揮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原本作裰百川本同從欒城後集改）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西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不知秋深馬肥西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如此兵連禍結必從此始諸人皆曰今來朝廷已是不許轍曰幸而朝廷知其非而不許若不加詰責帥臣必自以爲是生事不已或復再有陳乞諸人曰竢其再乞詰責未晚太皇太后曰亦聞多緣引惹致寇且與約束轍曰領聖旨於今來文字添入約束語行下然諸人猶曲加保庇但添顯屬生事一句而已然蘭州六月已遣人深入西界以遠探爲名數十餘人予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示威但足以敗壞疆（原本作強百川本同從欒城後集改）議理須戒約不聽七月又以河灘打草遣兵防護爲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覺其不便欲送還生口予力贊之乃具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朝廷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然邊臣須當戒敕微仲曰近日延安將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故（本又）

（作攻百川本同從聞見後錄改）賣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太皇太后曰然便與戒敕乃行下然七年西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之計仍令熙河進築定遠城西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朝廷復議令熙河進築汝遮衆議皆允獨中書侍郎范子功立共（疑當作異謂城使集作孤子功獨不可）議詰之無說予度其意趙卨昔在延安議疆事欲以綏州二十里爲例熙河指其不便議久不決而卨死子功與趙卨姻家仲馮分廳行（五字未明疑城使集無）且告之曰公才地界之議欲依綏州於延安則可他路遠者或至七八十里槩以二十里可乎雖然此非特公才之失朝廷亦自不審耳方今共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韓劉撫掌稱善子功悖然不可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既而蘇子容以事罷相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似以汝遮故也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六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七

## 議脩河決

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不可復還故道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患也元祐初朝廷未能究悉河事文路公爲太師平章事爲重臣微仲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行西流入泊泛久必游淺異日或從北界北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皆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予爲舍人謂晦叔曰聞方欲回河公自視勇智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曰何敢擬也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勇智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條其未（原本作末百川本同據宋史改）備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

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然自是回河之議紛然而起予自爲戶部而論之至於中司章凡十餘年（年字疑衍百川本同）上中間晦叔爲司空病愈予間見之不復言河事晦叔自言曰河事終當與諸公講之尚可上也未幾公病不起竟莫之救予爲中司曰（百川本亦作曰）（疑是日字）最後言河上三事其一乞存東岸淸豐口其二乞存西岸披灘水出去處其三乞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及爲尙書右丞河北監司從二事惟鋸牙不可去予於殿廬中謂微仲鋸牙終當如何微仲曰若無鋸牙水則不東水若不東北流必有患余曰分水雖善其如北京百萬生靈每歲夏秋常有決溺之憂河（百川本亦作河疑何誤）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故道雖中間通流兩邊淤（原本作遊）（百川本同欒城集作見今淤合者多矣從改）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莘老曰今歲歲開撩正爲此矣予曰淤卻一丈開得三尺何益於漲水過後盡力脩完北流隄防今能勝任漲水徹（疑當作撤）去鋸牙免北京甚急之

患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皆不知此言（欒城後集作不如此言）爲之奈何予曰外官覩望故爾何以言之張遂明雖言鋸牙常存而乞大脩北京簽橫隄所費不訾則準備鋸牙激水之患耳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予曰彼此皆非目前見則須以公議言之也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某且奏上件語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爾轍曰朝廷若欲愼重乞候漲水過見得故道轉更淤高即併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鋸牙如此由且稍便既至都堂二相令批聖旨並依都水監所定予謂堂吏（原本作史百川本同從欒城後集改）適已奏知乞候漲水過則別行相度莘老大不悅微仲知不直意稍緩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至八年正月中進呈臺官言河事十章李之純董敦逸黃慶基乞回河東流揚畏乞差官相視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土（欒城後集作軟）堰閼（欒城後集無閼字）定河流以免淤塡時微仲在告子容以下皆言商量未定轍奏曰河事至大議論久不決須至具奏本末昔先帝自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只爲數年朝廷要回河故王孝先吳安持等橫生河事昔者北京已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欒城後集作闞村）樊村等三斗門迴河水泛溢即用（欒城後集無用字）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却入合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築西提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連年告急東流既久故今之東流遂多於往歲見今大臣力主分流之說然分流有利有害何者每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向東向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笑曰水官尚如此言他人又安敢保轍又奏臣今但欲徐觀（原本脫字百川本作徐觀欒城後集從改）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占穩而行方是朝廷處置若要行嶮徼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欒城後集作軟）堰既成有無塡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笑曰若令結罪須道執政恐持他他水官由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轍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可太皇太后曰縱令結罪事敗然後施行何補於事臣曰誠如聖旨昔條六塔河責李仲昌狀其後敗事隨加責降此昔富弼等之失今不足復用時微仲在告二月方出予具述上件所奏微仲口雖不服而意甚屈即日（百川本亦作日疑月誤）軟堰且令具功料中朝廷更行相度予曰如此終未得了當然亦且可初八日予在式假不預進呈三省得旨批云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具功料取指揮予謂非商量本意即入劄子論其不可至十二日入對奏曰臣近論河事今日呂大防不入不敢進呈然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容臣一一敷奏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有狀乞一面措置河事臣記得舊有朝旨馬頭不得增損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商量行下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不行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埽縴臣又知安持意欲得此指揮恩而多進埽縴約今北流入東即商量指揮令轉運司進埽縴不得過所乞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又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兩馬頭之名爲留河門以欺朝廷即又商量不行其言安持知說又用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大抵安持四次擘畫只是一箇回河意度朝廷必以其言爲是前來三次因何不行至今不見患害末後一次顯是不消行遣兼臣已令中書工房問水官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

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於斷將來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今來理合候取到上件二事方可予奪若不候此文字即便施行實大草草太皇太后皆以爲然二十四日同微仲等進呈微仲曰蘇轍所議河（原本作何百川本同從欒城後集改）事今來軟堰已不可作別無可施行蘇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水官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今依舊供職病根不去今後準前妄作萬一朝廷照管不到行其所言河朔生靈被害不小蘇轍所乞差官按實是非明示賞罰此言極當乞依此施行大抵安持小人不可信用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稍落不能東行却射西岸打破張包呂（疑是兩口字）外池（疑當作地）勢卑下水勢猛惡見與東流皆通行河難遙度恐須令逐司共議乃得其實上曰此事不小當使衆人議之方施行二十八日奏事罷上特宣喩曰黃河利害非小事也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等皆曰河上夫役將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視得太皇太后以謂水官久在河上由不能保河之東西今驟遣人恐亦難決上曰此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亦何損堯夫等唯唯退差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原本作來百川本同從欒城後集改）往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劉仲馮援舊例乞密院預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沖卿門下士也所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以罪出其後六年間河遂復故道而元符元年秋河又東決浸陽穀河執（疑當作勢）要不改舊而人事不可知耳明年河遂北流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七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八

## 陝西糧草般運告竭可撥內藏繼之

商賈入東南末鹽錢舊法屬榷貨務以應副河北見錢鈔熙寧以來諸路苗役坊場寬剩錢舊止在本路封樁非上供數元祐初苗役既罷寬剩錢所在山積諸公擘畫計綱般入京師特置元豐庫收管以應副陝西糧草元豐大抵以此錢爲根本其他蓋微末矣議者以爲左藏之外特置此庫與唐瓊林大盈何異後世啓人主侈心非良策也此庫時隸尙書予爲右丞有三老吏稍諳事呼問之曰末鹽錢其源無窮然辦河北軍糧所餘無幾矣所以應副陝西者賴苗役封樁錢耳此錢今雖尙多然十年後般運告竭柰陝西何二吏曰未嘗議及此請徐思之久之乃告曰此錢用盡則無繼矣然陝西糧草舊三司亦不能供蓋特內藏庫時有撥賜耳予曰我所聞正如此乃與微仲議之微仲愕然蓋初不慮此也予曰內藏不撥賜久矣紬絹絲綿至積久損爛出賣每疋二三百者由此故也若今不講後難復矣微仲以元豐蓄聚爲己功不樂予說然以相拒乃因陝西闕乏乞撥一百萬貫朝廷應副其半及宣仁山陵事起舊例內藏撥二百萬貫微仲曰不必請之內藏只元豐可了予曰雖然不若循例而愛惜元豐不得已見從

## 議罷陝西鑄錢欲以內藏絲紬等折充漕司

陝西歲鑄錢折二錢二百萬貫用本一百萬貫鐵錢（百川本亦作錢疑誤）銅貴而與銅錢並行又重而難徙由此陝西幣輕物重商販沿邊者回無以爲貨非換鹽鈔則負銅錢以出故銅錢日少鐵錢日多官吏卒伍月得料錢每一千當六百而已而入中邊糧及販賣絲絹者率要重價戶部一造飛鈔以給邊郡邊郡以給商賈持入元豐庫請錢尤爲私便是時四方商賈不行惟陝西道路如織微仲陝

人意尤主之議者言陝西舊不鑄錢而內藏庫歲以紬絲賜陝西漕西邊苦寒得之易售而今皆不行故陝西尤用（百川本亦作用疑因誤）元祐七年劉忱張景先以漕事同至京師見予於東府予問之曰聞鐵錢甚爲漕司之患今欲罷鑄一百萬貫漕司既收鑄本五十萬貫矣其餘五十萬貫以內藏紬絲綿止據元價折充漕司自以人般運於邊郡依時價出賣以收軍糧於君便否景先起謝曰本司之幸也忱觀望而不答然竟議不合而止

##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

元祐六年兩浙大旱米價湧貴上供米百萬斛無所從得官不罷糴則米價益貴糴錢不出則民間錢荒其病尤甚憂之無以爲計予偶止殿廬中謂知樞密院韓師朴曰浙中米貴欲於密院出軍闕額米中借百萬斛如何師朴曰安敢借曰米陝不免賤賣今欲逐時先借而合（百川本亦作合疑令誤）浙中以上供價四貫銀折還豈不兩便師朴曰如是無不可遂奏行之是歲浙中依常歲得錢而米不出故米雖貴不至甚

##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

三代舊禮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所祀神祇逐祭名異而一歲皆遍自漢以來每歲親祀天地或合或別已不可常矣至唐開元中始定每歲常祀皆有司攝事一如三代舊典惟三歲天子親郊則於南郊合祭天地及從祀百神國朝因之凡冬至圜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明堂大慶恭謝凡皇帝親祀皆用合祭之禮蓋每歲常祀與三年親郊禮全異行宜（疑有誤字）不可復合其來舊矣至元豐末神宗親祀圜丘罷皇地祇及從祀百神議者疑焉及元祐改元上將親饗明堂轍時爲右司諫奏乞依皇祐明堂神位諸公皆牽於古學不達時變奏入不省及七年上將親祀圜丘予與諸公面講前議多以合祭爲允惟呂微仲（微仲原本誤作惟仲今按宋史呂大防字微仲改正）本好古學鐫喻久之乃聽范子功横議意謂天子之事天地如家人之養父母雖不可一不養要不可同養於聽事耳予應之曰父母不可同養於聽事此禮之微文也三年祀而地不得預此則廢一養禮之大闕也爭之終不能合及議於上前轍奏曰合祭別祭各有所據若非朝廷酌量事體輕重大小斷自聖意臣恐無由了當竊見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祀南郊祭合（疑當作合祭）天地至今已十五年皇帝卽位又已八年人主並未嘗親見地祇臣謂此乃朝廷大闕典不可不正也議由未決他日復於上前議之轍奏曰周禮一歲遍祀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不（不字疑衍）同異自漢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百川本作饗）太清宮次享（百川本作饗）太廟然後合祭（百川本作祀）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又於人情有所不安故也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雜亂其間亦失之矣今別祭之議有欲常郊之歲皇帝先以夏至親祀北郊者有欲稽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者然夏至暑雨方作以行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於孟冬其爲非周禮與冬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舉大事力何以堪若天地之祀互用三年則天地均爲六年乃獲一祭而以地廢天以卑略尊尤爲不順此皆朝廷之大體今范百祿之言皆合周禮臣等亦知之但事不可行耳太皇太后宣喩曰卿等非不知此蓋事有礙也議尚未決他日將決於上前行至崇政殿門微仲驟謂予曰今廢三代舊典而行開元故事可乎予曰今捨三代而從漢唐者非止一事矣天子七廟今乃一廟九室廟祀一帝一后今諸后並配事各適時豈必三代微仲乃伏對太皇太后以衆議爲允於是始復合祭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八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九

## 董敦逸黃慶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

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臣轍不公事黃慶基言臣兄軾毀謗先朝事三省進呈微仲奏曰敦逸四狀言蘇轍多不應實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爲某之罪慶基三狀言禮部侍郎蘇軾任中書舍人日所撰李之純等六人告文涉譏先帝其間陸師告一道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然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大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民蓋理然耳昔漢武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好察多興慘獄章帝承之以寬厚當時天下悅服並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至如本朝眞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毀謗先朝者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凡有彈擊多以毀謗先朝爲詞非惟中傷士人兼亦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臣轍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東坡外制集作心）姑試伯（原本脫伯字百川本同據東坡外制集補）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毀先帝者耶然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乃是追述先帝美（疑有脫字）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有不善不肯諫止微仲曰聞永洛敗後先帝常曰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之微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知軍事差遣

##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舊人

元祐八年十月末上遣張茂則傳宣非久替換內中舊人却於轉出大使臣內抽取數人令寄資充內中差遣轍曰上左右須得是當人乃可況上初聽政中外觀望舉動不可不慎又太皇太后在日至公無私人情未免憎愛所用人尤宜愼擇留伏事祖宗歲久今此用人宜上選擇茂則唯唯而去十一月二日崇政殿門幕次密院出劉瑗以下十人姓名並換入內供奉官倉卒不審但將有過犯馮景等二人先持服劉瑗李慤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既退講議乃知祖宗無抽取寄資例至初四日見上論之轍奏曰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而推恩先於近習外議深以爲非臣等淺陋前日失不開陳今已無及陛下今後愼之而已至十日密院後出內批以劉惟簡隨龍權入內押班梁從政吳靖方先帝隨龍除從政內侍省都知靖方帶御器械十一日垂拱殿幕次商量本欲伸前議以非初政所宜方進呈未及開陳微仲卷起文字曰依已得聖旨衆愕然而退十一日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十二日中堂會議微仲曰先取六人祖宗無例密院倉卒將上失不理會予曰吾輩亦自失之不可推過密院堯夫曰侍郎言是也微仲曰宰執論事當據條例六人無例可以追改惟簡等三人皆有近例不可論也予曰追論六人而僉三人似畏強凌弱不如并論而罷之堯夫助微仲曰惟六人可論韓師（原本脫師字百川本同案宋史韓忠彥字師朴今補）朴繼至亦言此三人有例無可言者劉仲馮曰只論三人可也諸公若能協力何事不濟予曰相公欲并論六人亦無不可使六人雖去而三人不罷呂舍人何緣肯止縱改差姚舍人恥不若□（百川本亦空一字疑不缺）人亦須封還則益張皇愚謂不若并論縱不盡從徐更籌之但吾儕一心上前無一可一否之論即善矣微仲曰來日見上若未從即奏俟再見詳議可也予稱善十四日進呈希純狀上曰只爲禁中闕人衆有近例微仲曰雖知此衆議頗有未安師朴曰此與馮宗道梁惟簡例正相似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謂親政之初

中外拭目以觀聖德首先擢用內臣故衆心驚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聖意致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駁此皆臣等罪也仲馮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但以率施行爲非耳微仲曰致令人言浼瀆聖聽以實臣罪今若不從不言其餘舍人亦未必肯奉行轉益滋章於體不便况人君以納諫爲明若屈己從衆於聖聽愈光臣聞太祖一日退朝有不悅之色左右覺而問之太祖曰適對臣僚指揮事有失當至此悔之由此觀之人君以無失爲明以能悔改之爲善耳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也轍又奏曰臣竊聞仁宗聽政之初卽下手詔凡內批轉官或與差遣並未得施行仰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史記之是時上方親閱庶政中外聞之人情大悅正與今日事相類矣陛下誠以仁宗爲法天下之幸

---

## 議奏薦門客

舊例制（疑例制兩字衍一字）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元祐九年皇太后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舊未有法范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予至都堂與李邦直議之予曰上始親政皇太后閤下事自當遍議之車服儀制一也月給二也奏薦三也今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給尙書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后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量有所予亦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施行於禮（欒城後集作體）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給留俟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奏曰此可爲後法今姑與之可也上從之他日殿廬中邦直言仁宗朝殿前指揮使李璋違法有所陳乞仁宗重違之張杲卿時在密院固執久之乃從又以璋亂法乞加罪責仁宗罷俛許之韓魏公同在殿上歸而嗟嘆以爲不可及予曰此事他人不知邦直魏公之壻乃得知之雖然非知之難蹈之實難坐中皆晒而邦直安然無愧容

##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

九年二月初司農卿王孝先言賑濟之餘軍糧闕竭又送伴北使張元方等還言相滑等州飢民衆多倉廩空虛予見范堯夫鄭公肅議曰此事不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曰侍郎何以爲計卻恐上聞及予曰雖未知所出然當令上知之昔眞宗初卽位李沆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原本作閒從百川本改）奏參知政事王旦謂沆曰今天下幸無事不宜以細事撓上聽沆曰上少當令常聞四方艱難不爾侈心一生無如之何吾老不及見此奏（百川本亦作奏疑誤）參政異日憂也堯夫曰善劉仲馮曰誠宜先白若上先言及不便旣而堯夫先奏近日張元方自河朔來言流民甚衆轍曰元方言見相州見養流民四萬餘人通利軍一萬餘人滑州三千餘然軍中月糧止支一斗其餘諡令坐倉蓋廩已空矣恐別生事上曰爲之柰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糧萬石與之可以支持一兩月耳兼京東賑濟司準備糧食太多提刑司又太多已令安撫轉運司再相度去訖須俟見得去着更議應副又京城賑濟應副備至然省倉軍糧只有二年五個月備臣曾令王孝先具的實數劄子在此上曰何其寡備至此轍曰此非一日之故蓋累年官賣米太多去年臣曾與呂太防商量限市價九十以上乃賣今爲飢饉只賣六十蓋不得已也熙寧初臣在條例司竊見是時有九年已下糧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常以爲意愼事惜費令三五年間有三五年備亦漸可也臣之愚意以爲朝廷新經大喪繼以荒饉匱乏若災止如此尙可萬一更有水旱將何以繼之方今正是君臣恐懼脩省之日不可不知耳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九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十

##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李昊來陳時年八九十歲矣顏色已衰然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或去陳廼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居昊居其西堂鬼即爲止予問昊何以能爾昊曰廼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他術也間問其所以養生者昊曰人稟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歲者人自害之耳人生而知物我之辨內其在我而外其在物物我之情不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其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之大分不通因其所受之厚薄各盡其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無足怪也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此身與天地相通如五行之氣中外流注不竭人安有不長生者哉

## 鄭仙姑同父學道年八十不嫁

歙州鄭仙姑之父曰鄭八郎學道者也家於歙之東嶽廟前家有一小閣姑幼與父居閣上客至父見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率以爲常然人未常見閣上有煙火父死殮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門人或見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災福以此歙人大敬之予爲績溪令欲一見會邂逅到縣謁之聞其舊宅歲久摧壞是歲大風雨夜中屋毀有聲鄰居疑其壓死且往視之偶有一木斜倚床上得不壓而姑鼾睡未覺人尤異之予問其年曰八十矣然處女也予詰姑年八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余曰度人經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予曰姑誤矣安有人能出於（百川本無於字）天地上者曰此非他蓋亦道耳予曰道則能爾然何與姑事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予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略訪我當具一齋姑曰我隨有而食不擇葷素明日即至略能飲酒食肉予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予徧以術問之如導引嚥納燒鍊皆非是予曰竟以何者爲是徐曰人但長成嬰兒何事不了予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襁嬰兒往耶微笑不答予偶復謂曰姑家在嶽廟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常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常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淨經文意皆同姑誦清淨經予覺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蘊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予笑曰姑未常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則所謂色受想行識是矣姑默默而已

##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

成都道士蹇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居京城爲人治病所獲不貲元祐末自天壇來予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

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爲天心正法亦知此何等符耶且符既能制百鬼不免爲鬼所竊何也拱辰不能答反問予曰公豈知此符也予告之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拱辰稱善今不見拱辰六年矣聞其法不衰豈能信用吾言耶

## 徐三翁善言人災福

泰州天慶觀布衣（原本作政據百川本改）徐三翁不知所從來日掃觀中地非衆道士殘食不食時言人災福必應予兄子瞻自黃州起知登州見而問之曰君無作官即善子瞻信之而不能用其後果有嶺南海南之行時予亦自績溪被召爲校書郎至南鄆過秦觀觀適欲見翁予因託問之翁書靈寶度人經二句授之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道家言道士尸假謂之身經太陰後七年予自門下侍郎謫

知汝州自汝復來袁州未至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自執政爲散官居嶺南豈非身經太陰耶然方赴袁州過淮南復遣人往問翁翁復書二句授之曰十遍轉經福德立至謂所遣人曰十數也過去十見在十觀中人言翁每有所書未嘗自解釋宜謹識之予見之驚曰術者言予已過戌運十年多福見行酉運十年多厄豈翁所謂也按經文身經太陰與十遍轉經一章前後語也今子（百川本亦作子予誤）流竄患難已六年矣豈十年之間當有再生之理卽異日北歸當謁公謝之

#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十

---

# 龍川別志卷上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醵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擕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敕視之永德曰丈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句疑有誤）河陽守以爲然錐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卽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既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

能乾水銀爲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閒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且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資奉之藝祖既天姿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取給焉復告太宗又（以上八字商本作有副須輒以獻藝祖八字）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川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即械而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反膽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

周顯德中以（宋槧朱子名臣言行錄中作末年無以字）太祖在（言行錄作任）殿前點檢功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王溥亦陰效誠款今淮（言行錄無淮字）南都（言行錄作御）園則溥（言行錄溥下有夙字）所獻也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言行錄有命字）太祖以（言行錄有大字）兵出拒之行至陳橋軍變既入城韓勍以親衛戰於闕下敗死太祖登正陽門望城中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猝遣將吾儕之罪也爪入溥手幾血出（言行錄作幾出血）溥無語既入（言行錄無入字）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以上十九字原本無商本同從言行錄補）太祖（原本太祖上有此字商本同從言行錄刪）性仁厚流涕被面然質知事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慎勿負先帝舊恩太宗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言行錄作行）禮由此太祖深敬重質仍以爲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爲（言行錄有稱字）首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爲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爲狂而實非狂也

景德中契丹南牧眞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踐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得讓偶在駝車上坐利用下車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薄（商本作泊）利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爲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顧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爲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矜（言行錄作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以上七字原本無商本同從言行錄補）王欽若深患（原本作害商本同從言行錄改）之一（原本無一字商本同從言行錄補）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眞宗愀然不樂曰爲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厭吾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鎭服海內（言行錄作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言行錄有矣字）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言行錄作也）上久之乃可然王旦方爲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旦宜無不

可乘閒爲旦言之旦罷勉而從然（以上四十九字原本無商本同從言行錄補）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如（言行錄無如字）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意（言行錄作言）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酒於內中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以上四十七字原本無商本同從言行錄補）時王（言行錄無時王二字）旦爲相材（言行錄作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蓋旦（言行錄有之字）爲人類馮道皆倖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亂世生死（言行錄作死生）之際不能自立旦事眞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亦不能以正自終（言行錄有其實二字）與道何異

祥符（言行錄有之字）末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旦爲天書使常悒悒（言行錄作邑邑）不樂（祥符末至悒悒不樂接既疾至末句不得志也言行錄與上條銜接爲一條上之初即位至眞聖人也言行錄另爲一條）上之（言行錄作眞宗二字）初即位李沆爲相（言行錄有王字）旦參知政事沆（言行錄有日字）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若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言行錄有欲字）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既寢疾欲削髮披緇以殮素善（言行錄有楊字）大年死後諸子欲從之大年以爲（言行錄無以爲二字）不可乃止雖以（言行錄無以字）富貴終身而（言行錄無而字）實不得志也

眞宗初即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言行錄作帝深然之）故終帝之（言行錄無之字）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論（言行錄作納）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

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

眞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言行錄作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原本不疊公字商本同從言行錄補）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言行錄有舍字）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原本作皆商本同從言行錄改）花盤火筒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言行錄作白）於公公嚬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爲公道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言行錄有一字）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之字言行錄作諸人二字）呂（言行錄作許）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滄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言行錄有同字）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言行錄作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言行錄作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滄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言行錄置之二字作爲）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言行錄有沂字）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原本作道商本同從言行錄改）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四字原本脫商本同從言行錄補）神道碑略敍一二

眞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枕宦者周懷政（原本作正商本同案宋史亦作政從改下同）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言行錄有將字）遂議立太子廢劉氏（言行錄作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言行錄有邪字）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

用謀之誅懷政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作（言行錄無作字）一好麻（言行錄作竊）耳億乃少安準初爲此謀欲遣使四方宣示風指誅異己者使楊億爲詔書遣其壻王曙出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敗藏其詔書草使其妻縫置夾衣中及劉后既沒朝廷方欲理準舊勳曙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贈億禮部尚書謚曰文（言行錄作由此）（[illegible]）李淑爲之辭其略曰自昔天僖之末政漸宮闈能協元臣議尊儲極蓋（以上二十七字言行錄無）準爲人忠亮自信固無異心然使之得志必有恣橫失衆之事未必不爲國之禍也

楊文公晚年居陽翟素厚楊瑋瑋嘗辭赴舉求貴燿而行公命以千錢予之瑋本責辦於公既得此殊非本意然亦不動公熟視之良久亦無它瑋辭去公命乘驢於階瑋不肯公拊其背曰子他日不可今日可矣子異日必爲吾此官既而以錢百千貸之瑋遂及第名位率與文公等

眞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副（原本無副字商本同從言行錄補）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由此（言行錄由此二字作因）入直中書見同列召堂吏喻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言行錄有果罷二字）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卽從（言行錄有命字）謂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原本作[illegible]商本同從言行錄改宋宋史宋綬傳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成（言行錄作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羅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丁謂既逐李公（言行錄公字作文定二字）於衡州道中使齎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原本作東商本同從言行錄改案宋史誤作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言行錄作亭）主人恐亦未免也沂公踧然而懼因密謀去之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及山陵事起宦官多緣伏出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終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効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不於汝惜差遣因汝不知條法妄有舉動適爲汝累矣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爲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及山陵事起以下九十六字言行錄無作至陵是允恭爲山陵都監九字）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若（言行錄作井）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果（言行錄作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勘（言行錄作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言行錄作爾）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莫（言行錄作不）敢違卽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多子孫何惜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允恭曰以下十九字言行錄無）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原本無可字商本同從言行錄補）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原本無異字商本同從言行錄補）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爲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閒謂（言行錄作語）同列曰曾無

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爲疑太后聞之大驚卽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言行錄有之字）於簾前訴之移時有內侍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言行錄有本字）欲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內臣張惟忠者劉后閤下親信人也慶曆中監亦座信殺安道戮此本〇而公議不以爲非下言行錄有也字此條）

（言行錄與上條皆接爲一條）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爲開封（言行錄有府字）司錄及章獻崩黜爲汀州司馬程琳亦嘗有此請而人莫知之（言行錄作之知）也仁宗一日在邇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忠（言行錄作中）在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言行錄有錄字）仁宗性寬厚琳竟至宰相蓋無宿怒也

王沂公爲相兼玉淸昭應宮使宮焚而罷呂許公當國是時太后臨朝仁宗尙幼公能以智輯睦二宮無纖毫之隙及許公薨仁宗方親朝慟哭久之顧左右大臣曰呂夷簡死誰復能辨大事者及畢哀哭之甚慟遂以祭奠器皿盡賜其家張公安道時攝大常卿親見其事其後奉勑撰許公神道碑其家欲言和協二宮事安道於上前質其虛實上不喜曰吾不能復記此事良久乃曰明肅章獻嘗自言夢周王祐（真宗長子早夭）來告將脫生荊王宮中時允初始生（允初荊王少子）所謂五相公者太后欲取入宮養之呂夷簡爭之乃止上所言如此則許公信有力矣

章獻皇后崩呂（言行錄有許字）公以后遺令册楊太妃爲皇太后且復垂簾士大夫多不悅（六字言行錄無）御史大夫（言行錄大夫作中丞）蔡齊將留百官班爭之乃止許公歎曰蔡中丞不知吾心吾豈樂爲此哉仁宗（言行錄仁宗作上）方年少禁中事莫主張者其後盛美人等恣橫爭寵無如之何許公之意或在是矣然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家用事亦何所不至古今母后臨朝如宣仁后專奉帝室不爲私計蓋未有也

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仁宗謂劉氏大孃孃謂楊氏小孃孃（以上十四字言行錄無）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祕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其有後宜哉（以上十六字言行錄無）及殊作相八（言行錄有大字）王疾革上親往

問（言行錄有疾字）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言行錄無也字）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圖（原本無圖字商本同從言行錄補）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罪（言行錄下罪字作羅織二字）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疎呂公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其非（言行錄作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它客其子東（原本作東商本同從言行錄改下同）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授（言行錄作付）以事任李公謙不敢當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卽奏除東之西（言行錄作兩）浙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堪夷簡慢（言行錄夷簡下有公相二字慢作謾）欺具奏所以上召呂而（言行錄作圖）賀（原本有辨字從商本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門生某（三字言行錄作其門僧）求官二公

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閣本無奏字）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呂公爲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相容（言行錄作容之）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求復相以下十九字閣本脫言行錄補五字）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於（言行錄作以）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政（原本無政字閣本同從言行錄補）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言行錄有府字）所入三千緡上怒復召呂公面詰之呂公（五字原本無閣本同從言行錄補）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王公（原本無王公二字閣本同從言行錄補）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以（言行錄遂以二字作逐）王公知（言行錄無知字）鄆州呂公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亦（言行錄無亦字）皆罷去李公王公（四字言行錄作李王二公）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章郇公雖閩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就位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鄙其爲人宋宣獻時以尚書爲樞密副使許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自引去公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薨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無所爲然數公既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張公安道嘗爲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以上十三字言行錄無）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言行錄無矣字）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言行錄有天字）下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自王文正公爲相以下至此言行錄無）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言行錄作申）公（言行錄有爲政二字）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原本誤作攸閣本同從言行錄改）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鋭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言行錄作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格（言行錄作俗）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許公免相（四字言行錄無）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五字言行錄無）入參知（言行錄無知字）政事深疾許公乞（五字言行錄無）多置諫官以廣主（言行錄作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猶（言行錄作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帥（言行錄作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爲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許（言行錄作申）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輕重（言行錄作廢興）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逆

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許（言行錄作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越（言行錄作饒）州還朝出鎭（言行錄作領）西事恐許（言行錄作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讎（言行錄作仇）而去其後以參知政事安撫陝西許（言行錄作呂）公既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過悔之語於是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許公問（三字言行錄作問曰二字）何爲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許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爲之愕然（自其後以參知政事至此言行錄另爲一條其後作范公）故歐陽爲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龍川別志卷上

---

# 龍川別志卷下

寶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以上八字言行錄無）慢書始聞朝廷爲之忿然（以上六字言行錄無）張鄧公爲相卽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言行錄無人字）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且（言行錄無且字）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勑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言行錄有之字）閒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安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兀卒朝廷竟（言行錄有亦字）不問世乃以春卿之言爲然

元昊既叛陝西四路置帥夏英公竦爲總帥居長安不臨邊精兵勇將留寘麾下四路戰守出入皆取決焉既遠不及事而四路負敗罰終不及總帥知制誥張公安道爲諫官言自古元帥無不身（言行錄有自字）對敵雖齊桓晉文霸主亦親履行陣至於將佐有敗元帥必任其責諸葛亮爲大將軍馬謖之敗降右將軍此古今通義也今夏竦端坐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皆不問有總帥之名而無總帥之實乞據四路敗事加（原本作咨商本同從言行錄改）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臣自任戰守之計有事干（原本作于商本同從言行錄改）它路者（原本作咨商本同從言行錄改）遞相關報隨宜救應於事爲便朝廷從之英公降知別（原本無別字商本同從言行錄改）州而四路各任其事蓋始於此

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困弊而諸將恥於無功莫敢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輒勝而國小民貧疾於點集鹵獲之利不補所耗而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絹之直八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亦難於款塞張安道爲諫官乞因郊赦許諸帥納其自新之請以安西界生靈其言甚美仁宗覽之大喜退見許公政府公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歲勑書卽行之自是邊臣

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肩仁宗以至仁御物而許公審於安危之計不狥虛名不貪小利故讜言正論聞則能用雖遭元昊之變而不失太平之業有以也夫

賈昌朝始作國子監直講孫奭判監昌朝嘗候奭奭不出使人以唐路隨韋處厚傳示之曰讀訖乃相見既見奭曰知此意否足下異日以儒術作相正如此二人世謂奭能知人然其名位則類矣而邪正則未也若止論貴賤此但相師所能耳

慶曆中契丹使劉六符求和親賈昌朝館伴未有以拒之先是眞宗之弟號大弟者用事橫於虜中因信使嘗通書幣仁宗使昌朝謂六符欲因今使答之六符辭曰此於太后甚善然於本朝不便昌朝因曰卽如此欲以太子眞宗之子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答自是和親之議頗息

元昊未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爲憂乞城京城以備狄衆惑其說惟呂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柰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識者韙之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上十二字原本無商本同從言行錄補）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復得入張公安道爲諫官雖以數（三字言行錄作再以疏）論列皆留中焉（言行錄無焉字）富鄭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遂國（言行錄有之字）封鄭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安道見呂許（言行錄作申）公（言行錄疊申公二字）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相喜凡皆此類也

慶曆中刼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原本作姚商本同從言行錄改）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言行錄作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言行錄有公字）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三字言行錄作又不前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言行錄無所字）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商本作醵）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四字原本無商本同從言行錄補）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言行錄有之字）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原本作蹤商本同從言行錄改）不自（言行錄無自字）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京城舉人張彥澤事溫成皇后私作告身事敗陳升之鞫之事連溫成母及公卿家升之不敢窮治獄具朝臣杜樞請錄問駭之特旨不錄問殺彥澤公議枉之未幾張堯佐除樞密副使御史中丞包拯言其不當未決留百官班爭之樞在班中出班問曰樞密欲聞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留以實告之樞曰以此留樞可也人益壯之宋公庠頃亦預彥澤事疾樞奏言小臣不合越職妄言貶監江寧酒稅未幾而死識者哀之

宋公庠爲參知政事仁宗眷之許公當國疾公庠陰（以上十二字言行錄無）欲傾之（言行錄無傾之二字）而不（言行錄作未）得其要范希文在延安（以上六字言行錄作呂公從之會范公七字）擅焚元昊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聞（言行錄作王）朝廷諸公議之許（言行錄作申下）（詞）公謬謂大不可公庠信之亟於上前乞斬范公許公徐救之公

序倉卒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氏（言行錄有子弟二字）至今恨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言行錄有詔字）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言行錄有歉字）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英宗皇帝濮王十三子也故本宮謂之十三使母曰仙游縣君任氏或言幼時父兄不以爲子弟數仁宗晚年無子遣內夫人至濮宮選擇諸子欲養之禁中英宗初不預選選者無一可既晚內夫人將登車矣英宗匍匐屏閒見之驚曰獨此兒可耳衆皆笑內夫人獨異之抱之登車遂養於慈聖殿中時宣仁皇后以慈聖外甥亦爲慈聖所養稍長將以進御仁宗曰此后之近親待之宜異十三長成可以爲婦慈聖從之後卒成婚英宗（言行錄有初字）在藩邸恭儉好學禮下師友甚得名譽嘉祐末仁宗不豫大臣議選立宗室子仁宗勉從衆議立爲皇子然左右近習多不樂者帝憂懼辭避（原本無避字商本同從言行錄補）者久之及仁宗晏駕帝即位以憂得心疾大臣議請慈聖垂簾帝疾甚時有不遜語（五字原本無商本同從言行錄補）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知政事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遜（二字原本作疾商本同從言行錄改）狀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慈聖意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渦尋兔兒（以上十五字原本無商本同從言行錄補）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立（言行錄無立字）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以上九字原本無商本同從言行錄補）少閒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者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言行錄作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閒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令（言行錄作命）奉戴嗣君無一

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孰（言行錄作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原本無公字商本同從言行錄補）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退居潁上轍往見之閒言及此公曰（原本無曰字商本同從言行錄補）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昔上在潁邸方人情疑貳（言行錄作二）公招記室王陶使之（言行錄無之字）密勸（言行錄作說）王傾身奉事慈聖王用其言（言行錄有身字）執家人禮至親奉几筵（言行錄作案）進飲食慈聖由是歸心而大計始定

至和三年（原本作嘉祐二年誤商本同從言行錄改考宋史嘉祐元年帝不豫是年九月庚寅始改元嘉祐云至和三年者從未改元之稱也）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韓三公方議所立參知政事王公堯臣之弟正臣嘗爲宗室說書官知十三使之賢即言之諸公亦皆知之乃定議草奏書即欲上而上疾有瘳即止堯臣私收奏本後二（言行錄作果）年韓公當國羣臣相繼乞選立宗室子乃定立十三使爲皇子及仁宗晏駕皇子踐阼賞定策之功以韓公爲首及元豐末堯臣子同老上書繳進元奏時諸公惟文公富公在皆歸老於洛會文公入助郊饗神宗訪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悅焉故一時諸公例皆被賞而韓氏諸子惡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之罷平章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譽布於諸公則始於堯臣而其爲皇子嗣寶位則韓公之力不可誣也

韓魏公用郭逵簽書樞密院事衆多不服公謂人曰非不知逵望輕也英宗欲置李端愿於西府每日西府當用一武人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不然英宗欲用張安道知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補復舊上督其人無以應乃用逵耳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人（言行錄無人字）每人支

買弓箭錢二（言行錄作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忿撓而（言行錄有民字）兵紀律踈畧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言行錄有一字）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言行錄無而字）堂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勢方桀驁（原本桀驁作張）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原本作振商本同從言行錄改）慴君實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閒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閒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勑（原本作刺商本同從言行錄改下同）牓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閒皆憂此事未敢以勑牓爲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言（言行錄作語）之不信君實曰光終不敢奉信（言行錄有非爲光不敢信六字）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原本作也商本同從言行錄改）君實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假藩它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魏公默然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君實之言及君實作相議改役法事多不便予兄子瞻與其事持論甚勁君實不能堪子瞻徐曰昔親見相公言嘗與韓魏公言義勇無一言假借之者今日作相而不容某一言豈忘昔日事耶君實雖止實不喜也未幾子瞻竟罷役局事

臺官蔣之奇以浮語（言行錄無以浮語三字）彈奏歐陽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爲笑

元祐中蔡確坐弟碩事謫知安州作甑山公等詩意有所譏切諫官言之未決予兄子瞻方出守杭州密奏言若置確不問則於皇帝孝治爲未足若不少加寬畧則於太皇太后寬政爲少損竊謂皇帝宜降詔推治之太皇太后特加寬貸確若稍知義理當齰舌自殺太皇太后深以爲然兄已出城時遣中使賜茶藥等然文臣持確義不置確逐南遷新州時議者皆以爲用法太深然確頃自小臣擢用每遷皆以鞫獄被賞衆以爲善惡之報不可誣也孫和甫時在樞院予偶見之問及新州事予以所聞答之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

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言行錄有憂字）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於西邊深入掠（言行錄作探）虜巢穴以爲此議若行必不復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師入討夷夏被害死者無算新州之命則此報也（以上八字言行錄無）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淺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玉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新州之禍實出於此（以上八字言行錄無）

曹瑋之守秦州也州之西立（言行錄立作止於）文盈關關之所在最爲要害關之左右皆蕃俗（言行錄作族）也瑋以恩信結之咸爲之用故秦州每歲出兵以守文盈關（言行錄無關字）而已秦州（言行錄無秦州二字）所守既寡則州兵雖少而用足糧草可以自給自後帥臣守其舊規不改增（三字言行錄作不敢增改）文盈之西九十里號張小奇族（亦名遂移）與都族有怨而本帳兵馬衰耗常乞納土秦州前後帥臣皆以難守不許及范翔作陝漕權知秦州遂許之發兵城其地建於古渭州城既立知州劉渙與秦州商賈及居人二十餘家皆在城中翔亦親至其地犒設其族蕃人相約出兵截殺渙翔等翔等微知其語犒設之日晚還文盈次日兵起求翔不得遂於中路築城截殺商賈及修城兵民共五六十人道路隔絕賊兵居其閒糧道斷絕城中無食朝廷使張昇知秦州劉渙郭恩領兵苦戰攻破中路賊城朝廷猶不能棄古渭但罷不爲州置寨主監酒二人每季輪一將兵守之張氏世襲蕃巡檢然自文盈至古渭九十里其閒但通一路路旁即是界濠秦州每歲支

移省稅應付古渭而秦隴食則以貴價糴之自是秦州始困矣張氏既與蕃族不和讎秦之兵日向秦州駐劄當與同其患難於張氏則便而秦州實無所利也近歲患古渭之孤危乃命郭逵築治平等寨以通秦渭招來蕃族既盡而所招弓箭手皆浮浪之人無益於事秦州親與李氏爲隣屯兵益分糧草益少與曹瑋舊制絕異有王安石郎中者秦州白石人也其言如此予後見李師中待制問之言與之同師中在秦州嘗乞將約蕃部地土上所築堡寨付與蕃族守把却於曹瑋舊寨分屯重兵以制蕃部師中言今寨柵既多屯兵分散寡弱反爲蕃部所制若但付與蕃部却令邊裏寨柵兵力完強則蕃部畏威爲用其利害甚明然未及行而師中謫去安石又言秦州曹瑋舊城絕小自韓魏公文潞公作帥各增築一面今城比舊加倍而緩急難守也

李允則守雄州以知術顯世多能道之者予從事北都父老謂予

曰允則自雄入奏過魏魏守寇萊公也謂允則曰聞君在雄筵會特盛能爲老夫作小會否允則曰方入奏不敢留還日當奉教及還萊公宴之幄帟器皿飲食妓樂百物華侈意將厭之既罷謂允則曰君許我作會來日可乎允則唯唯公顧謂左右妓樂如今日每設百戲幄帟床榻留以假之允則曰妓樂百戲皆如今日其他隨行略可具也明日視其幄帟皆蜀錦綉床榻皆吳越漆作百物稱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戲入允則曰恐外尙有雜伎使召之則京師精伎至者百數十人公視之大驚使人伺之則床榻脫卸氈裹馳載雜伎變服爲商賈以入明日薦之於朝極稱其才雄之僚史尤之曰萊公尙氣柰何以此勝之允則曰吾非誇之示之以行軍出沒之巧耳予後從事齊州允則之孫昭敘爲兵馬都監試問其遺事昭敘曰雄州諜者常告虜中要官開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爐允則亦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且先期至則攜至推場使茶酒卒多口誇說其巧合蕃商遍觀之如是者三四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

慶曆中閤門使張亢知高陽關契丹方遣信使僥求諸事沿邊皆驚亢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爲屏人乃曰閤使錢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閤使所[illegible]非其人也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閤使劇我一外甥女予自少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壻須紫竹鞭閤使所執可與也其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富公知青州歲穰而河朔大饑民東流公以爲從來拯饑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氣薰蒸疫疾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牓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問有健吏募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場掘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胥所在手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忻戴爲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作叢冢葬之其閒強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相能者待之不報人爲公憂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

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借兵南詔以

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罷去轉運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移檄屬郡勸民遷入城郭且令遂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洶洶待亂文潞公爲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即車載關中器甲入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都於道中見所運關中器用（疑當作甲方與上文符）即令所至納下仍罷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安歸田畝公徐問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蕃牙郎號任判官者所爲遂呼至成都詰其敢虛聲動搖兩蜀情狀將斬之以狗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數十口繫雅州獄身自入蕃窮問智高詣實逾月不至請舉家爲戮公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爲南詔所殺公乃釋任而奏其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在亡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參知政事錢若水少時讀書嵩山佛寺有一童子日來撓之禁之不可其師曰此田家子此寺其家所建也昨爲衙校家破死亡略盡將死以此子見屬吾憐其功不忍禁也若水曰然則試以經授之不數日誦寺中所有經殆遍遂去不知所在若水既貴護宗室葬事舉者若干人將宿常失其一行則復在怪而閱之則昔之童子在焉若水曰子乃在是耶子實何人也對曰世之如我者多矣顧公不識耳姑置我我將食而復見置之則走入衆中不復識

慶曆中西羌方熾天下騷動仁宗憂之餘杭徐復者高人也博通數術有旨召之上親臨問焉復曰今日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上問所以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物西羌之變起於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運雖惡無能爲也不久定矣上稱善欲官之不願賜處士號罷歸復少時學六壬聞州一僧善發課州有一衙校偶問之僧曰大凶法當死於市校曰吾幸無他事安至此僧曰君還家夜漏將上有一異姓親叩門坐未定外有馬相踶不解取火視之其一牝馬也有胎已墮駒三足若有此君死無疑不然亦不死也其人歸候之皆如僧言大驚且起問僧所以脫禍僧曰吾無禳除法惟有遠行可以少解用其言乞歸農州將憐而許之遂爲遠行計既登舟適有事當略還家將登岸與一人相遇排之墮水死州知其故以可愍讞之得減罪復從僧學其術僧曰吾術與君術無異而所以推之者則不可傳也復曰姑告彼課日時我自推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也復推之累日盡得僧所見而不見駒所墮三足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終不復告

乖崖公張詠家在濮州少時尙氣節喜飲酒每遊京師寄封丘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初不相識而意相喜也日會飲酒及將去復大飲至醉張公曰與子傾蓋於此不知何人異日何以相識客曰吾隱者何用姓名固問之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至祥符中成都亂張公爲成都守始異其言西行常以物色訪之然一時入蜀終無所見後修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榜曰望仙閣每暇日輒出遊焉屛騎從門外步而登閣燕坐終日冀有所遇如此者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將絕意於此日暮出東廡下得一小逕入得一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掃塵視之中有一道人髣髴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所見正此也按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

張安道知成都日以醫官自隨重九請出觀藥市五更市方合而雨作入五局觀避之至殿上見一道人臨階而坐往就之相問勞已道人曰張端明入蜀今已再矣醫曰始一至蜀耳曰子不知也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相好

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裾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醫曰張公雖好道然性重慎恐未信也道人曰所以二圓正爲爾也取一圓并水銀一兩納銚中以盞蓋之燒之良久札札有聲揭盞以松脂末投之當有異三投而藥成當如此非凡藥也醫徑歸白公試之如其言每投松脂燄起先所坐小亭至三投燄如金色傾出則紫金也乃服其一圓而使醫遍遊成都冀復遇焉後見之孔明廟前復得一圓藥然服之亦無他異

龍川別志卷下

---

右龍川略志十卷別志二卷宋蘇轍撰宋藝文志題蘇轍龍川志六卷晁公武讀書志載略志六卷別志四卷稱轍元符二年夏居循州杜門閉目追維平昔使其子遠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其秋復紀四十七事今案百川學海略志十卷凡三十九則無別志稗海別志二卷凡五十一則無略志與公武所載不符四庫提要以爲商刻離析卷帙誤竄略志中一事入別志中並轍序所稱十卷之文亦商氏所追改其實二書百川稗海分刻商氏何由合之而離析卷帙且轍序在略志前爲百川所刊即謂轍序十卷之文爲刊者追改商氏亦不任其咎也又別志稱八卷檢閱庫書實祗二卷與稗海本同當由手民誤二爲八也茲本略志爲叢書堂舊鈔亦三十九事首載左迪功郎授撫州宜黃縣主簿主管學事劉信校正與錢塘丁氏所藏明覆宋本同略志爲四庫全書本以宋槧朱子五朝三朝名臣言行錄校略志中惟得榷鹽利害一事別志中得二十九事其中有稗海列爲二事而言行錄所引銜接爲一者二見稗海列爲一事而言行錄所引分列二處者一見則稗海所刊分段有誤固未能定爲若干事也惟言行錄所引無略志之名均云龍川志其云龍川別志者祗二則疑公武所見不惟分卷與今本不同編次亦異言行錄所稱龍川志即公武所謂略志與宋志六卷相符宋志亦不稱略也別志則宋志不著錄其今本略志或出宋人合兩書刪節爲之故名略志其曰十卷者合兩書卷數言之而今本別志則又掇拾略志所遺不出宋人之手歟惜不得公武所見本一證之己未仲春新建夏敬觀跋